

王鈺根先生編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 百弊叢取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序

昔何邵公述春秋之義曰。惡不可隱也。賢者識馬不肖者懼馬。夫處今之世。鬼蜮踞於朝。魍魎行於市。不有人馬出而鉤稽探討窮其好。僞發爲著述。以戒今儆後。若鼎之鑄。奸犀之燭。怪使壽張之徒。惕然而懼。則流毒且遍。兼垓世所謂物質文明日進而道德日益墜落者。非與往者坊肆有黑幕之輯。老成明達者憂之。謂非以防奸實導人作惡。予亦云然。方思託諸篇章。有以止沸及讀百弊全書。乃復爽然所徵引皆實事所指摘皆大論。無穢蝶茫。淼之說。而其旨則在使賢者得防姦之具。不肖者又悚然生其悔愧之心。以勉趨乎上流。然則是書之作。匪唯防奸實以化俗。視世之假善名欺流俗射鱗貨。

者。用。心。不。誠。遠。哉。沃。丘。仲。子。

百弊叢書 序

# 序

鄉人魯君。囑予主編百弊叢書。情不可却。而予苦事冗。弗能多所盡力。幸有沃邱仲子。指嚴冥飛豁公野鶴。是龍士諤諸先生。秉筆相助。既感且歎。然予於全書。終未能親加校勘。忝居總纂之名。無以對讀者也。抑予於弊之一字。重有感焉。世界人類。孰不好名。好色。好貨。財好而取之。不以其道。斯爲弊矣。故作弊者。不必初心。欲之。洎爲環境所迫。乃有不作弊而不能者。如資本家之慳吝。以賤值雇人。人不足。以瞻其生。於是乎受雇者。作弊如婦女之不能治生。悉仰給於男子。於是乎男子。作弊如風俗奢侈。女子治容。誨淫以求悅於多財之男子。無財者。貪慕女子。而不得。於是乎無財者。作弊如人情之勢。

利懷才者需求資本而人。不信較不若矯作富商。吸取人財之易。於是乎集資者作弊。如社會之盲視質樸者爲人所不齒。必盜竊虛名始得立足。於是乎建名者作弊。古人言時勢造英雄。作弊之時勢乃造成。作弊之英雄。理固宜然。無足怪也。予一介貧士。恨不能轉移時勢。然有掬誠忠告之言。願爲潔身自好之士。進一商權。凡人能勘破虛榮。強制色欲。放低生活程度。則作弊之念不期絕。而自絕夫貴賤之分。庸耳俗目。中事賢者所不屑。道則貴有何榮。賤有何損。美醜之分不在容貌衣飾。而在性情。平日所見淫娃蕩女。雖妖冶奪目。娶之適以傷廉。竭汗血以供其揮霍。而結果買得精神上之痛苦。則亦何取明乎。此則居陋巷。饜藜糞糞。擁無鹽亦足怡然。自樂支出。既省收入。不患其微。生活既能自全。何必作弊。予友某銀行經理。嘗告予生平。但願以勞

力。易。工。資。不。願。以。智。術。戈。大。利。某。君。蓋。基。督。教。徒。也。其。言。誠。足。爲。救。弊。之。良。  
藥。愛。國。君。子。當。引。以。自。勉。焉。

中華民國八年十二月王晦鈍根序言

百弊叢書  
序

## 凡例

本書既名百弊叢書，自以揭舉弊政爲要義。惟所舉弊政，或已過去，或已改良，讀者不可刻舟求劍，遽向某署某局某機關責以現在有弊云云。苟如是必致冤及賢者，蓋本書之意，祇求現在某署某局某機關之主管者嚴密體察，有則改之，已改則加勉而已。

本書所及郵電路鑛等弊，多爲外人投稿，編者認爲過去之事，今已改良，讀者尤不可疑涉現在之郵電路鑛諸政。

本書所及作弊之人，概用代名以存忠厚。讀者亦不必妄想猜測，苛求其真姓名也。



本書所紀或據傳聞如有失實深望讀者指正

本書以多人分輯而成恐有瑣屑複出之處尙求讀者寬諒  
本書文字務求淺顯如有讀者責以陋俗編者不敢辭咎

# 百弊叢書目次

## 官場百弊

三百六十行作弊圖

概論

公府

國務院

外交部

內務部

財政部

百弊叢書

目錄

一

王鈍根

沃邱仲子

百弊叢書

目錄

陸軍部

海軍部

司法部

教育部

農商部

交通部

參謀部

將軍府

審計院

大理院(附總檢察廳)

稅務處

蒙藏院

鹽務署

平政院

全國烟酒公賣局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

國史館（各省通志局附）

清史館

弊制處

全國水利局

百弊叢書

目錄

步軍統領衙門

京師警察廳

各省督軍署

各省省長公署

教育廳

財政廳

實業廳

各關監督署

道尹署

縣知事

貨稅所統捐局

地方警察廳(水上警察附)

造弊廠

官場百弊補遺

縣署百弊

庸言

(甲)縣知事

(乙)警佐

(丙)承審員

(丁)總務科

(戊)會計科

百弊叢書

目錄

五

(己)教育科

附視學員

(庚)實業科

議會百弊

總論

議員醉話

葑菲遺臭

存廢問題

安福議員

討魚稅

阿備

指嚴

政黨百弊

外交百弊

(一) 拘守資格

(二) 遇事畏蒞

(三) 侵蝕公費

(四) 經手外債

(五) 專謀利己

(六) 借債營業

(七) 賣路吞款

軍界百弊

冥飛  
是龍

孤鶴



百弊叢書

目錄

八

# 司法百弊

總論

法官與律師

狀紙與印花

公費與罰款

債權與婚姻

送達與法警

習藝所與女監獄

法官不羈

法文舞弄

阿備  
守險

賄賂之門

承發吏之價值

審判官之生活

律師百弊

鄉紳百弊

(一) 引言

(二) 大鄉紳

(三) 小鄉紳

(四) 老鄉紳

(五) 破鄉紳

百弊叢書

目錄

鷗波  
憤世

(六) 假鄉紳

(七) 結論

警務百弊

(一) 引言

(二) 苛捐

(三) 擾商

(四) 縱賭

(五) 庇烟

(六) 通匪

(七) 虐民

阿 傭

(八) 納賄

(九) 吞款

(十) 結論

偵探百弊

暗號

嚇詐

誣陷

私販

軍探

警探

百弊叢書

目錄

守檢士  
觀渡西人  
合著

暗探

罪惡史

禁烟百弊

釐稅百弊

稅所長

司巡

局差

比較

扣薪

減折

文楚

俊狂

大頭小尾

下票

查艙

一票數用

鉛頭錢

尺寸箱

暗費

驗票

科收

洋價

百弊叢書

目錄

三

百弊叢書

目錄

守攆夫

巡船

會計

印子

領票

部委

遞信

查輪

信班

估本

一四

粗細貨

夾艙

認稅

船戶

包攬

眼線

罰款

移交

轉運

結論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鹽務百弊

目錄

一六

孫桐合著

總論

長蘆

山東

兩淮

兩浙

福建

廣東

東三省

山西

陝西

甘肅

新疆

蒙古

四川

雲南

鹽務通弊

鹽務人員

鹽署附屬

瑣聞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一八

路政百弊

觀瀝

礦務百弊

譚合著

總論

唐山礦務

山西礦務

江西礦務

開礦破家二則

航務百弊

阿備

總論

公司

旅客

船票

艙位

行李

茶房

餽貨

內河輪船

河工百弊

郵電百弊

電政之部

百弊叢書

目錄

蟄 廬

梅 郎

仲 燕

一九

百弊叢書

目錄

二〇

總論

總長

司長

局長

司事

報生

信差

工程

材料

郵政之部

孔好德

總論

總局

管理局

會計處

文案處

巡員

封發處

快信處

掛號處

包裹處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售票處

匯兌處

供應處

分信生

驛吏郵夫

投遞稽查

郊外信差

郵差

聽差

支局

代辦所

信櫃

信筒

附言

教育百弊

窮措大弄狡獪

意在師母

自由殷鑒

商會百弊

總論

百弊叢書

目錄

指嚴

公憤



百弊叢書

目錄

二四

私黨

結交

排斥

顛倒

阿諛

限制

進劣省

販米出洋

公司百弊

總論

守廉合著

招股

註冊

押柜費

分機關

拾股價

冒牌

翻戲

總協理及董事

某圖書公司

某布廠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 工廠百弊

總論

絲廠

紗廠

布廠

襪廠

鐵廠

印刷廠

營造廠

電燈廠

二六

誅奸

銀行百弊

總論

鈔票

存款

中行股東通告

錢莊百弊

總論

銀房

錢房

外賬

百弊叢書

目錄

士諤

錄新申報  
陸寅

莊客

上街

貸款百弊

總論

借債放

死期票

放鄉帳

包討債

塗改票據

放印錢

貴介貸款新法

商人貸款新法

股票百弊

士 諤

總論

重價收買二則

買辦百弊

士 諤

總論

取引所買辦

外國銀行買辦

攄客百弊

士 諤 合 著

百弊叢書 目錄

二九

百弊叢書

目錄

三〇

總論

搶價

換貨

倒閉誘訟

保險縱火

地皮捐客

骨董捐客

空盤百弊

總論

催出貨

守險

抬貨價

做抵款

假貨樣

京鈔買空賣空

地產百弊

總論

飛單

侵界限

浮產變實

薑積居奇

百弊叢書

目錄

錄報

謝合著



百弊叢書 目錄

聚零爲整

裂地索詐

地販與官產處

銀樓百弊

總論

店東

成式

秤估

鑲嵌

欺騙

三三

忍庵

珠寶百弊

士誤

總論

新光珠

藥水珠

寶素珠

骨董百弊

守險

總論

磁類

(一) 補袖

(二) 截口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三四

(三) 補碎

(四) 舊胎

銅類

玉石類

(一) 薦色

(二) 燒舊

(三) 膠繕

(四) 瑪瑙

(五) 水晶

竹木類

繡織類

書畫類

書籍類

碑帖類

書業百弊

總論

編輯

出版

買賣

報館百弊

百弊叢書

目錄

士  
謬

憤  
勵

三五

百弊叢書 目錄

三六

總論

通弊

編輯部職員

(一)編輯

(二)翻譯

(三)校對

(四)譯電

(五)投稿

(六)訪員

營業部職員

- (一) 經理
- (二) 發行人
- (三) 收發員
- (四) 廣告員
- (五) 發報人
- (六) 廣告捐客
- (七) 合計員
- (八) 賣報人
- (九) 派報人

報館趣聞

百學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收買

炸彈

騙術

敲詐

藥房百弊

總論

新鮮廣告

美麗裝潢

印刷假信

紀念贈彩

三八

魯濱生

應時出品

上街兜售

醫界百弊

總論

治梅毒

治膨脹

治喉痛

治腦膜炎

治霍亂

新流行之注射

百弊叢書 目錄

百之  
述紡  
合著



某女醫混用鹽酸與蘇打

大人先生之稱揚

醫生之廣告

醫生之場面

醫生之身價

醫生之妝腔

醫生之藝術

醫生之心腸

醫生之包拍

醫生之卸肩

米行百弊

總論

糴入

糴出

通常弊竇

特別弊竇

典當百弊

總論

老板

朝奉

百弊叢書

目錄

培  
合著

飯  
牛

百弊叢書

目錄

四二

爭價

白單紙

串當

期限

加利

捉看

掛失

扣水

劃當

其子攘羊

指  
嚴

善舉百弊

阿備

總論

彩券

積穀

防疫

消防

募捐

施醫

家庭百弊(官場家庭錄後)

守險

官僚殺女

百弊叢書

目錄

四三

百弊叢書

目錄

非姦而盜

新念秧

父母

子女

弟兄

姊妹

夫婦

妯娌

姑嫂

宗族

四四

外戚

妾婢

僕媪

僧道

三姑六婆

戲園百弊

緣起

排戲

內行老班

外行老班

百弊叢書

目錄

豁公

四五

包銀

請幫忙

租衣箱

伶界特名

伶界搗亂

暗人

騙財

愚弄台主

名伶帶角

管事之入款

場面之惡作劇

包响器

管衣箱

帳房之回扣

案目之吃座

游場百弊

總論

新式游場

(一) 門票

(二) 茶房

百弊叢書

目錄

大忍

四七



(三) 說書

(四) 戲場

(五) 影戲

(六) 彈子

(七) 跑冰

(八) 中西餐

(九) 水販

舊式游場

半新式游場

附錄趣聞

# 餐館百弊

慧儂

總論

大餐館

(一) 帳房

(二) 買頭

(三) 管工

(四) 廚夫

(五) 西崽

(六) 聚賭

(七) 藏奸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五〇

特別餐館

普通餐館

下等餐館

餐館趣聞

旅館百弊

總論

上海旅館之類別

兜客

房價

墊款

指嚴  
天涯一客

存款

贈品

茶房

誘奸

送信

假辦婚喪

串賣人口

謀財害命

串放白鴿

江湖百弊

百弊叢書

目錄

士誤

飯牛

五一

百弊叢書

目錄

五二

總論

儒教

釋教

道教

朱子

醫生

星家

卜家

地理

相士

書圖家

琴客

江湖瑣聞

苦肉計

鱗子成災

炸彈肉票

賠了夫人又折兵

人妖類誌

車夫詐財

紐約魔術

百弊叢書

目錄

指  
嚴

五三

百弊叢書

目錄

五四

# 僧尼百弊

總論

僧人之弊

結歡官紳

拜認師父

收蓄徒弟

窩藏盜賊

尼姑之弊

誦經調戲

結識少年

誅奸

虹口之仙舟

士誤

馬路之佛店

某尼與拐匪

寄名與脫白

指嚴

辦童喜子

羅漢送子

賭博百弊

守險

總論

組織方法

團體

百弊叢書

目錄

五五



百弊叢書

目錄

五六

分肥

守窟

老遷

量天尺

飛子

急眼神

添丁

提子

嵌螺

一聲電

牌九之認牌

亂筋

對筋

雲頭

準頭

牌九之看路

牌九之掉牌

袖箭

拍準

挖角

百弊叢書

目錄

擲跳

牌九之使骰

結統

羊方

攢殺

變盆

花會之內容

大筒

聽筒

航船

撲克之秘術

虹  
禪

引言

概略

普通之弊

擇坐

洗牌

切牌

發牌

夾張

藏牌

百弊叢書

目錄

五九

點睛

抬轎

平撲之弊

恩特

燒香

開價

跟進

掉牌

看牌

劇撲之弊

誤開

派司

偷雞

互比

雜弊叢錄

人數過多

掉換底牌

結論

麻雀之弊

總論

百弊叢書

目錄

造冰

百弊叢書  
目錄

認牌  
開相  
鉛骰  
手令  
口令  
藏牌  
撈尸  
冒和  
過搭  
放鷓

大賭窟之破獲

指嚴

賭徒之末路

彩票百弊

守險

總論

抽號碼

發獎銀

分末尾

迷對券

介紹券

暗易彩珠

百弊叢書

目錄

六三



百弊叢書

目錄

六四

偷改號單

隱字券

贈品券

嫖界百弊

野鶴

引言

妓院方面

妓女方面

游客方面

妓院之弊

堂唱

打茶圍

做花頭

轎飯票

住夜

梳櫛

挨城門

贖身

嫁人

撒榜

包節

百弊叢書

目錄

六五

百弊叢書

目錄

六六

包局

開果盤

打底

帶擋

落帳房

包妓

押妓

跟局

妓女之弊

斫斧頭

抄小貨

惚浴

上台基

借小房子

過山籠

假身上來

天明局

小姊妹行

零售派

隱語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出游

吃司菜

賣戲券

棚戲子

游客之弊

拆白

捐客

賭徒

# 百弊叢書附刊之一目錄

## 監獄百弊

吳友

### (甲) 獄官

對付員役

剋扣囚糧

分別待遇

侵蝕工場

需索監費

抵賣物產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乙)職員

要挾

偷竊

騰寫

其他

(丙)男看守

賣紙烟

賣鴉片

賣藥酒

賣菜點

代典質

代匯款

賣輕錄

租被褥

餽物分肥

攻計上官

(丁)女看守

私設燈下工作

勒令賣身賣淫

出入需索監費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目錄

代鬻物產子女

(戊) 雜役

做買辦

偷洋油

偷菜油

偷飯鍋巴

偷糞

送信

(己) 獄囚

賣食物

作抵押

賣鴉片

吃香烟

典賣囚衣

竊公物

裝假病

賭博

敲詐同囚

開飯

越獄

百弊叢書

目錄

百弊叢書

反獄

目錄

六

# 百弊叢書附刊之二目錄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沃邱仲子

總統眷屬

總理眷屬

總次長眷屬

總裁總辦署長眷屬

諮議顧問眷屬

館長眷屬

大禮官侍從武官眷屬

百弊叢書 目錄

普通京官眷屬

外交官眷屬

巡閱經略使眷屬

省長眷屬

政財教實四廳長眷屬

道尹眷屬

知事眷屬

警官眷屬

軍官眷屬

稅官眷屬

普通外官眷屬

附議員眷屬

滿蒙官僚眷屬

舊官僚之家庭

大商人之家

留學生之家庭

醫生家庭

苦力家庭

女醫生家庭

天主教徒家庭

耶穌教徒家庭

回教徒家庭

律師家庭

女學生家

洋奴之家庭

女教員之家庭

農人之家庭

新劇家家庭

坤伶之家庭

妓女之家庭

賭棍之家庭

工人之家庭

軍人之家庭

價白以游術禪十是趣秘牆亂啊偶頂的上嫖妙都最  
 以全上戲師八所著術的角筋然手海尚賭七新  
 一書所聞傳手載棋凡游牌涉跳段北白兩總百出  
 千洋說如授揚列於戲實撩夾九足舞京天台事有七  
 部裝不跳遣的家陣這新在河棍啊場講津基這百  
 為十過舞與身十佈書舊這奇底不咧得口鹹書多  
 限一略筋八局的劇書妙單搖憂清漢蘇肉關種  
 冊舉游試游手象的有卓懂雙寶開待楚口鹹書多  
 定書泳驗秘本有棋唱京明的不挖  
 價六十跑情七百新工劇這已明挖  
 元分冰以是把攜拿手無窮的等傑作說餘齣明更必那受賣敦福東什  
 特一撲及西裝東裝豔裝淡裝更有圍閣的游戲十競張通窮揜多  
 價二諸球裝東裝豔裝淡裝更有圍閣的游戲十競張通窮揜多  
 上海月君要秋纜豔裝淡裝更有圍閣的游戲十競張通窮揜多  
 四每部懂世積上子戲種動作舞沒有一大家請說明其贈書閱了只  
 馬路祇售洋一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第一洋一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中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國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書集成公司發行  
 集成公司發行  
 成公司發行  
 公司發行  
 司發行  
 發行  
 行

中外游戲大全

新出諸君要尋中外游戲的快樂全要書中說人的喜與戲現在  
 諸君要尋中外游戲的快樂全要書中說人的喜與戲現在  
 要書中說人的喜與戲現在  
 書中說人的喜與戲現在  
 中說人的喜與戲現在  
 說人的喜與戲現在  
 人的喜與戲現在  
 喜與戲現在  
 與戲現在  
 戲現在  
 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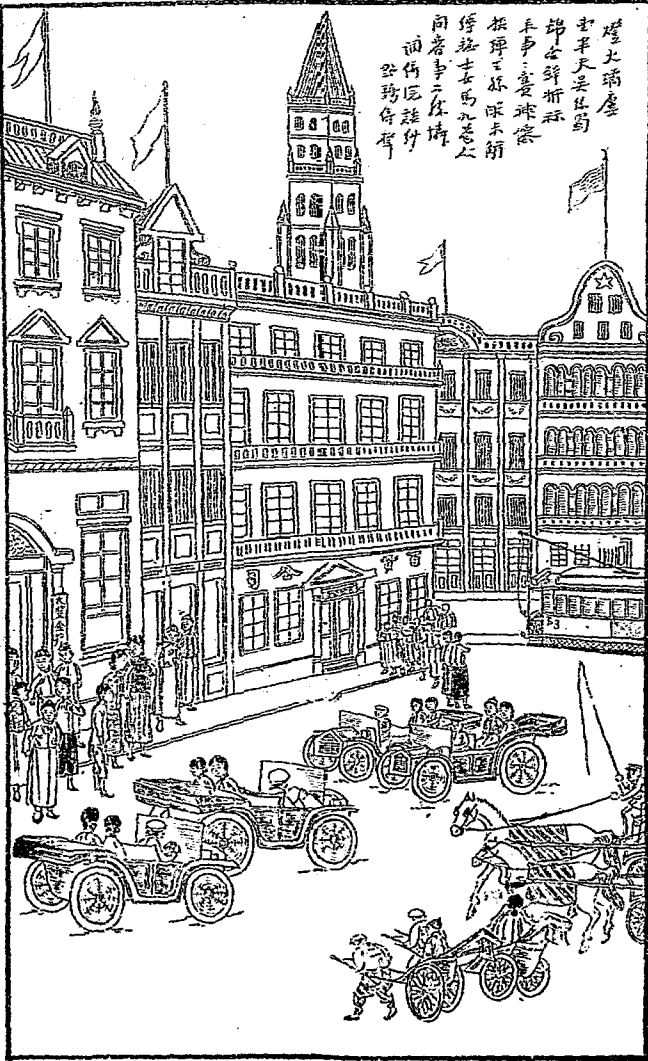
# 小 說 博 覽 會

本公司歷年搜集海內外名家小說六千餘種，體裁無不備，茲選布新書，立意新奇，首當世人，豪心所構，成定名目，小博覽會，每月出三四冊，言成爲十萬集，特價一元二角，郵費一角，附印銅版，精美圖。

## 目 要

- 窮人致富談 ●松江才子越史 ●上海妓院沿革史 ●三十年老鴉
- 經驗譚 ●參觀長三妓院記 ●參觀么二妓院記 ●參觀野雞妓院記 ●
- 上海私門頭游記 ●上海東洋妓院記 ●松江私門頭游記 ●蘇州私門
- 頭秘史 ●蘇州妓院沿革史 ●惠泉山尼姑秘史 ●十姊妹會議記 ●梳
- 頭娘姨致富譚 ●試驗妓女梅毒譚 ●女淌牌黑手黨記 ●松江台基秘
- 史 ●小老婆捲逃始末記 ●姨太太貼灘記 ●甯波婦女出租記 ●異想
- 天開之情書 ●姨太太團體始末 ●大餐館密室記 ●老鴉虐待妓女記
- 男女拆白黨會話 ●大少舊妓相罵記 ●文明女之招夫牌 ●女學生
- 之怪團體 ●老姑娘新婚日記 ●女學生離婚自述 ●新嫁娘說趣 ●姨
- 太太索命記 ●影戲場中吊膀術 ●游戲場之怪現狀 ●滑稽管理夫婿
- 法 ●老夫小婦之條件 ●蘇太太之賭病 ●大賭窟探險記 ●蕩子罪惡
- 史 ●買官越史 ●相面先生問答譚 ●西牢兩年記 ●守財奴之遺囑 ●
- 風雅之女狐 ●拉馬毒 ●愛國新山歌 ●一月青樓夢 ●小大姐雇用譚
- 上海大女賊 ●比利時游記 ●社會之惡魔 ●勢利家庭 ●橡皮公司
- 騙局記 ●小說家之情書 ●紹興師爺破奇案 ●假美人之騙局 ●騙子
- 翰林 ●新官場彈詞 ●拿破崙秘密日記 ●懶婦之笑史 ●畫家之笑史
- 優大姐嫁夫譚 ●老婆婆燒香史 ●如夫人洗足記 ●翻戲殺人案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外埠各大書局經售



燈火滿塵  
 半天下是出寫  
 錦金鮮折紙  
 長身三裏珠袋  
 振彈三杯隊未銷  
 停務士女馬九卷人  
 向者事二休情  
 酒何區註行  
 空跨停齊

雨後雨後  
 不勝隔有鄉  
 思走予酒予  
 向老推房款



青橘

撮八機

賣方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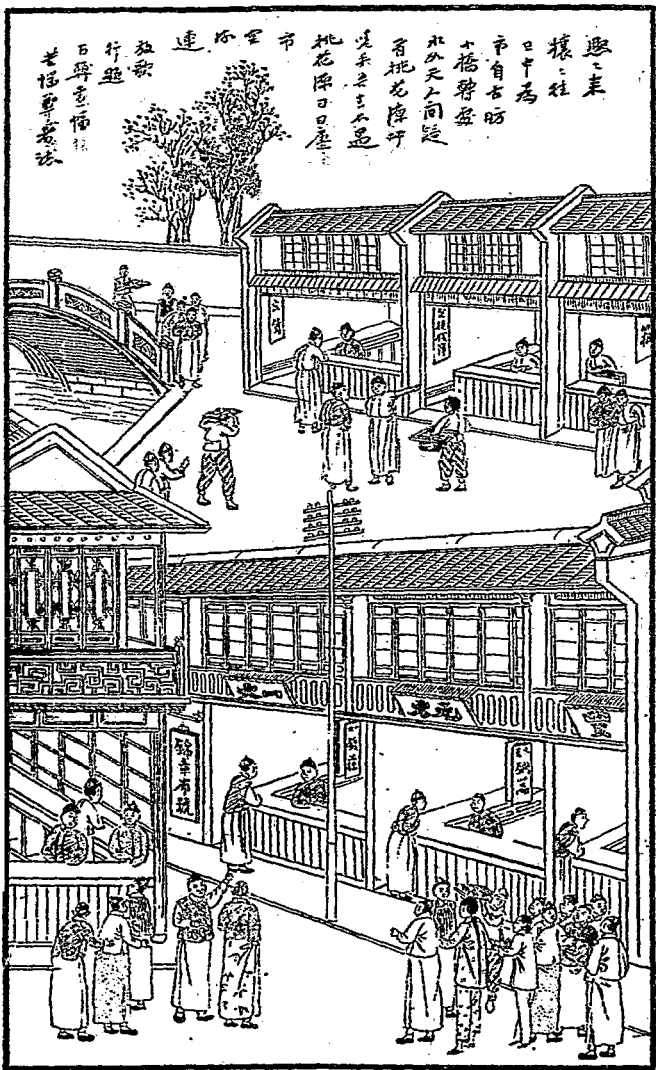
賣燈籠

賣雞毛帚

賣磁碗

賣腳爐茶草架

賣金漆桶  
拜墊



遊之走  
樣之往

日中為

市自古晒

十橋碧空

水以天入向疑

香枕花障汗

流去去之不思

枕花障日已塵

市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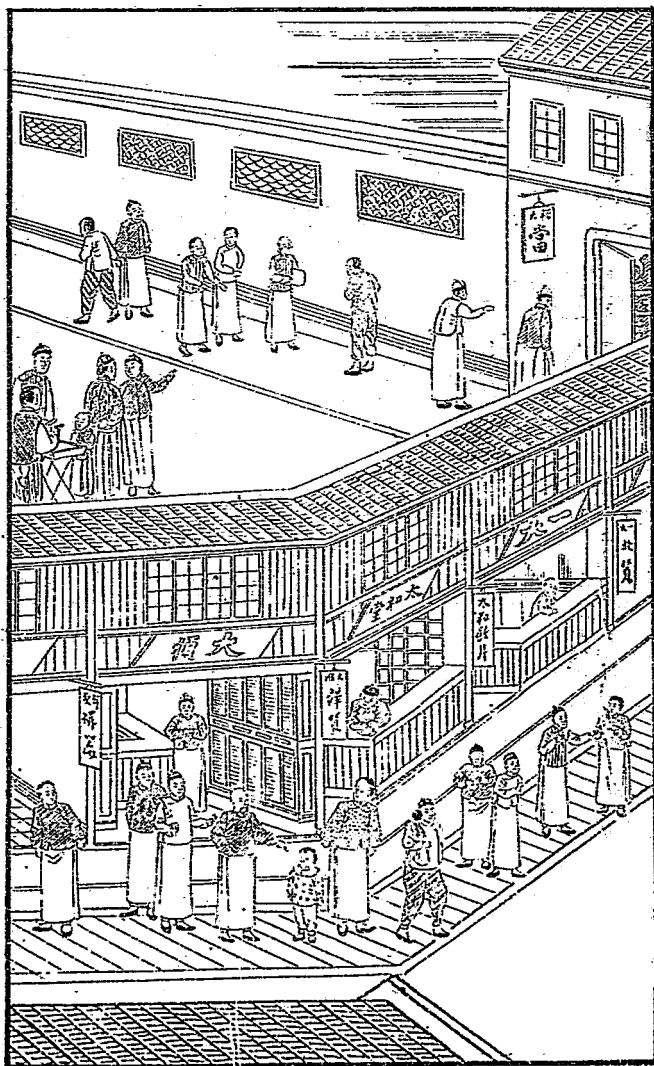
連

放歌

行遊

古舞空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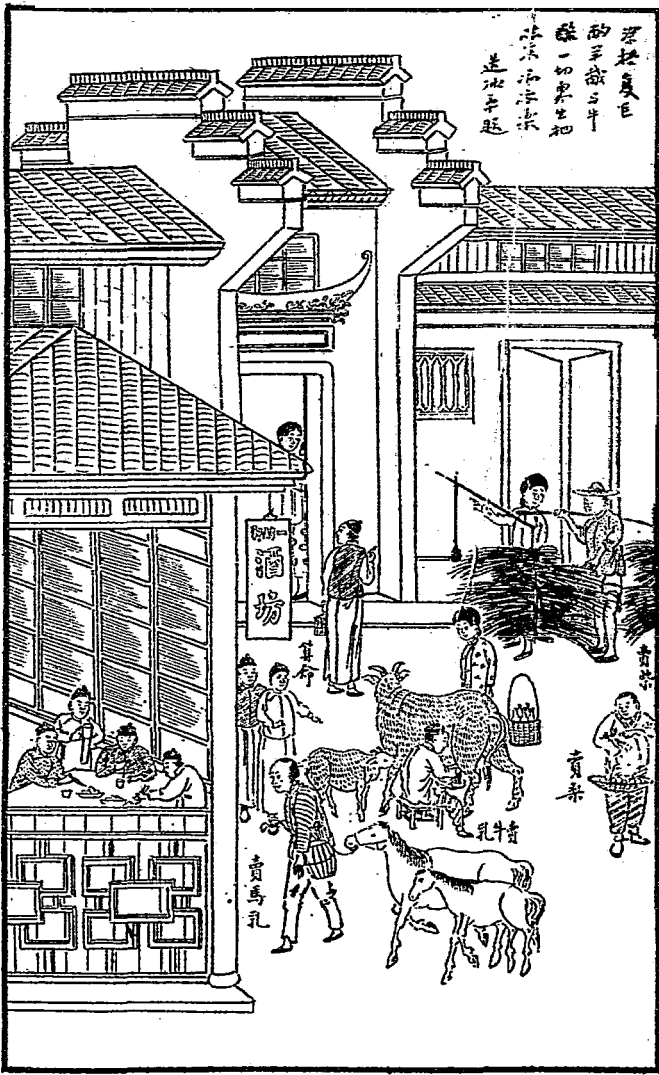
世恒尊若法





賣解登場筵  
此後不致  
不採指也空門老  
無從憶誰忘坊何  
世西橋 撰仔題句

君松度已  
酌量欲三牛  
蘇一切如生和  
沐沐沐沐沐  
是地子題



酒坊

賣命

賣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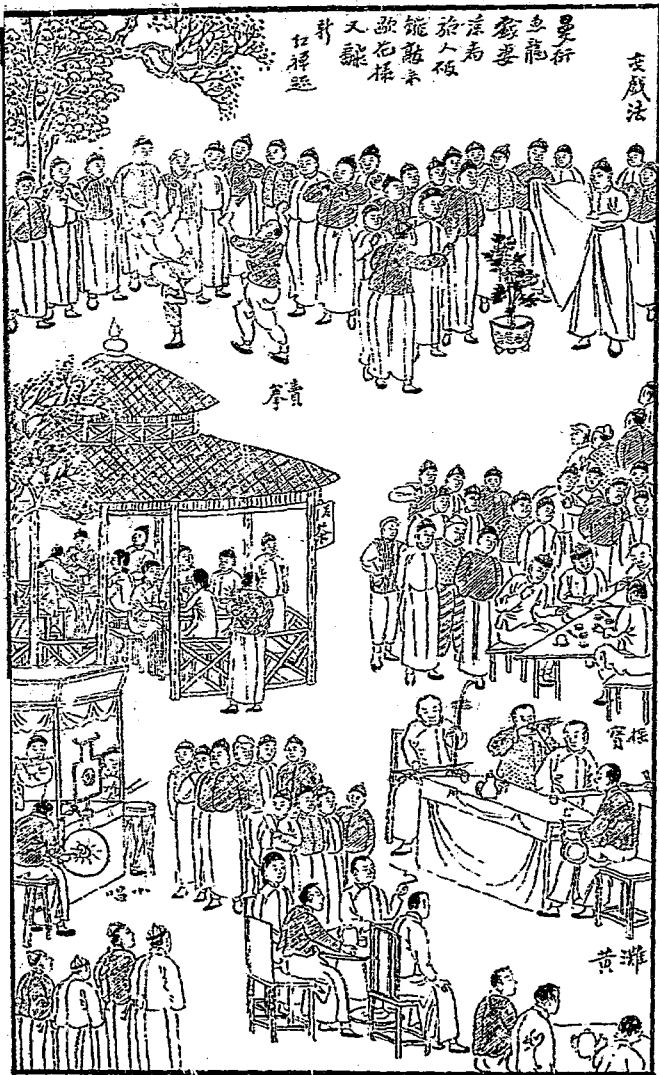
賣牛

賣羊

賣羊

玄戲法

曼衍  
多龍  
變要  
法為  
於人極  
能離去  
歌石極  
又蘇  
紅標  
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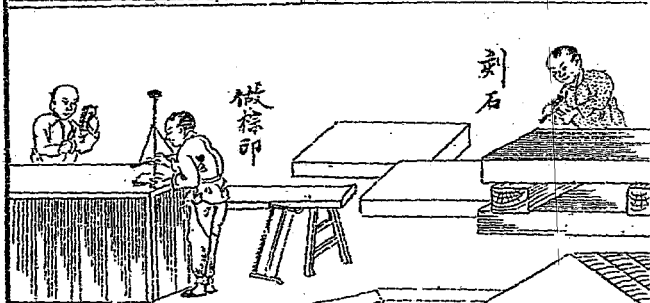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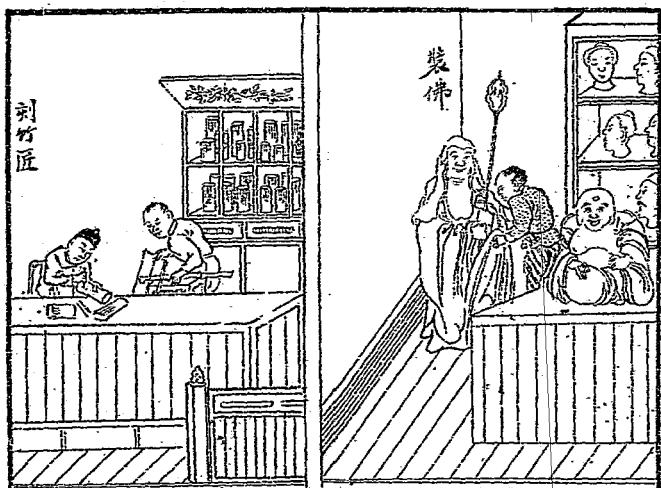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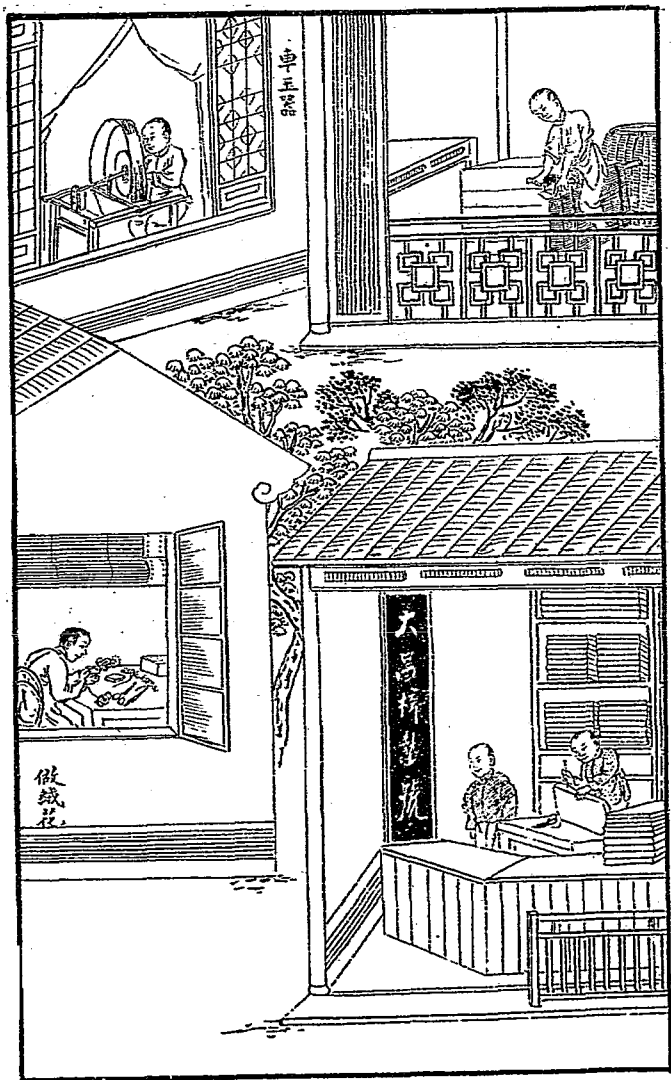
奉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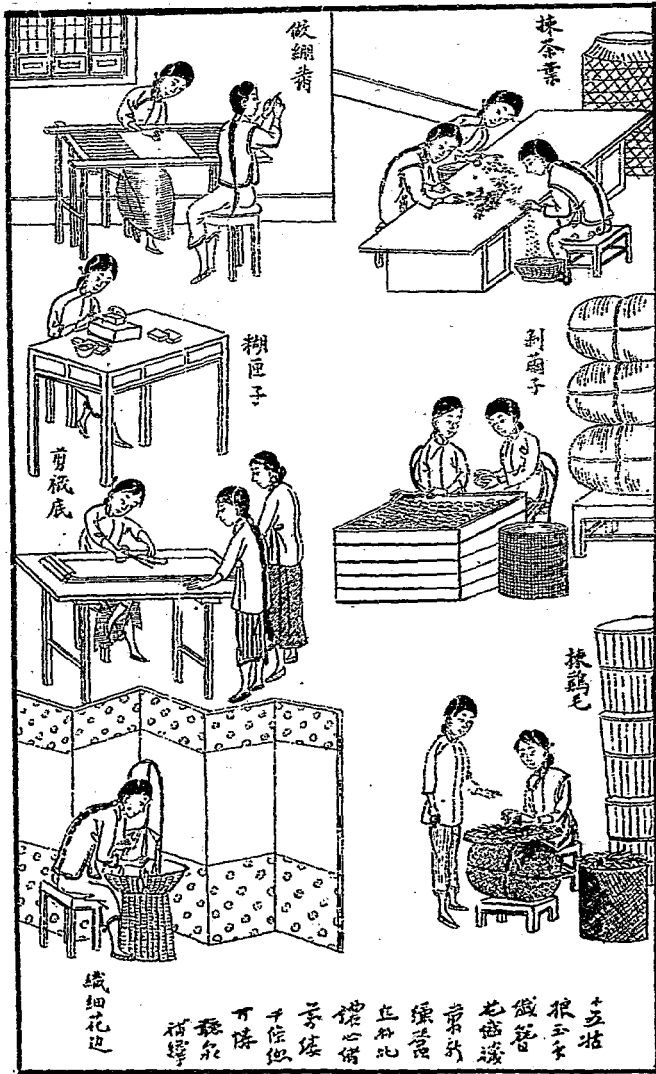
黃游











做綢緞

採茶葉

糊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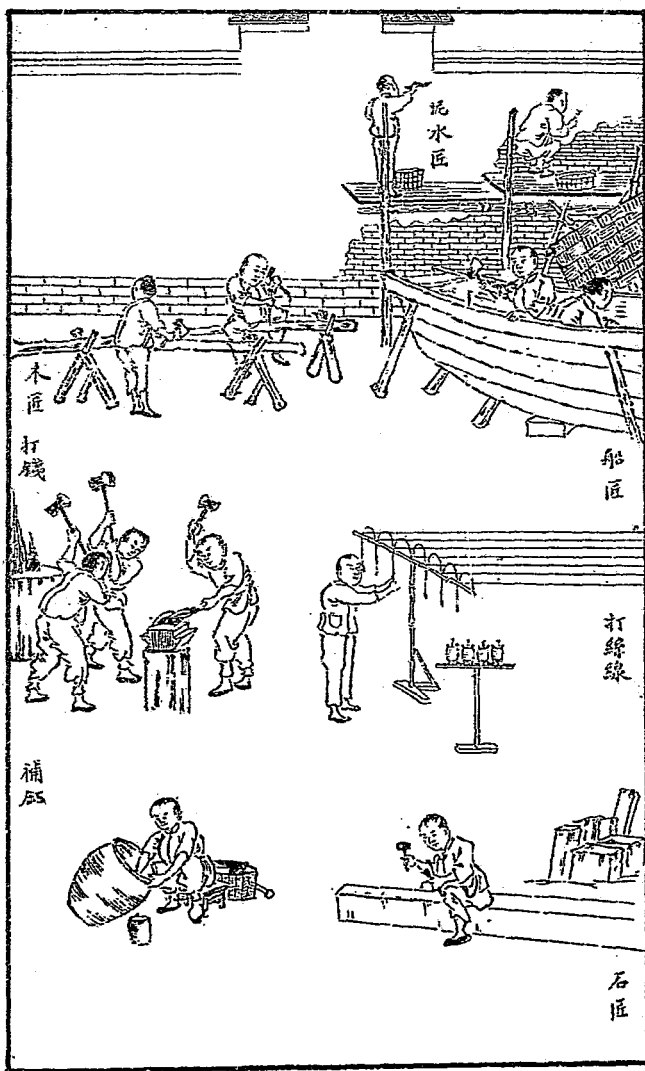
剝繭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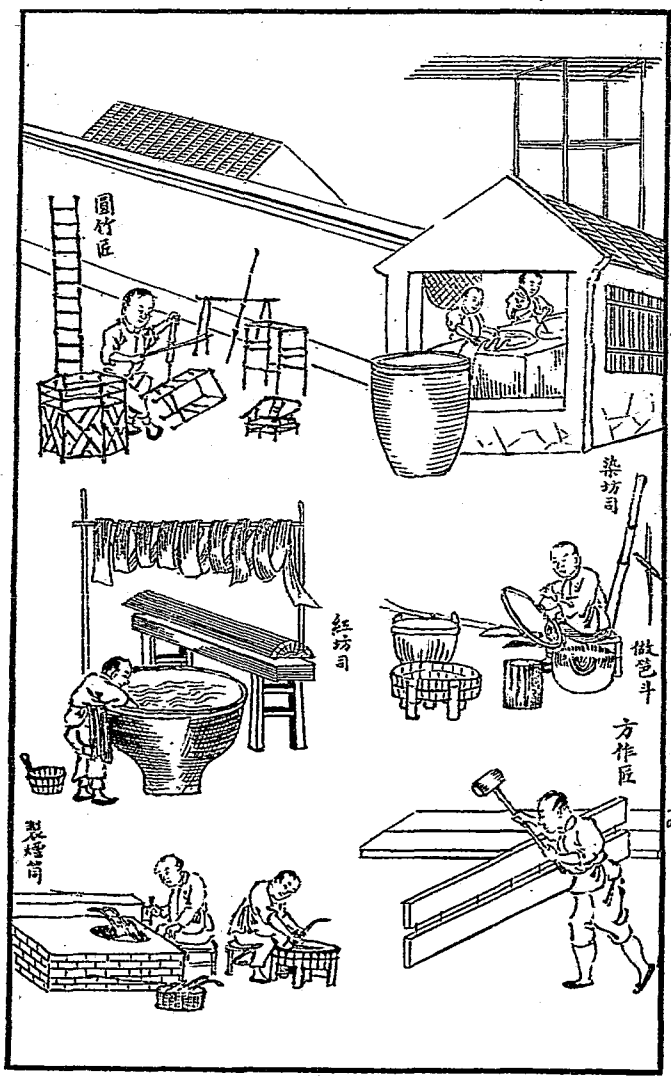
剪紙底

林鷄毛

織細花邊

十五站  
搬手  
做管  
七齒  
葉  
葉  
正  
德心  
茶  
千位  
下  
裁  
裁  
補





圓竹匠

染坊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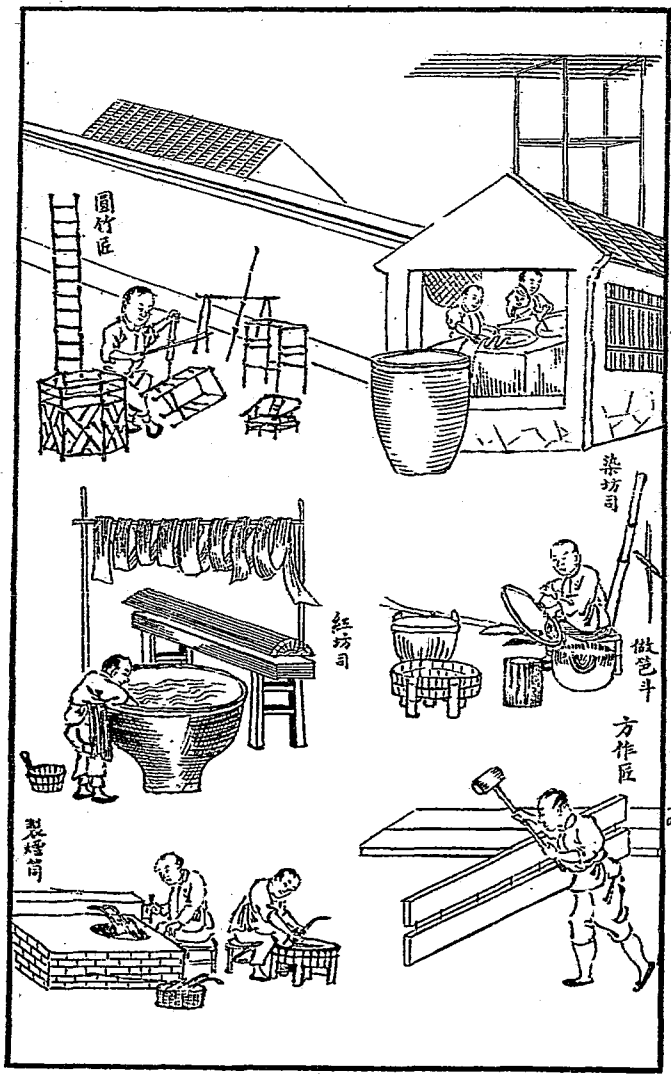
紅坊司

做芭斗

方作匠

製煙筒

十



圓竹匠

染坊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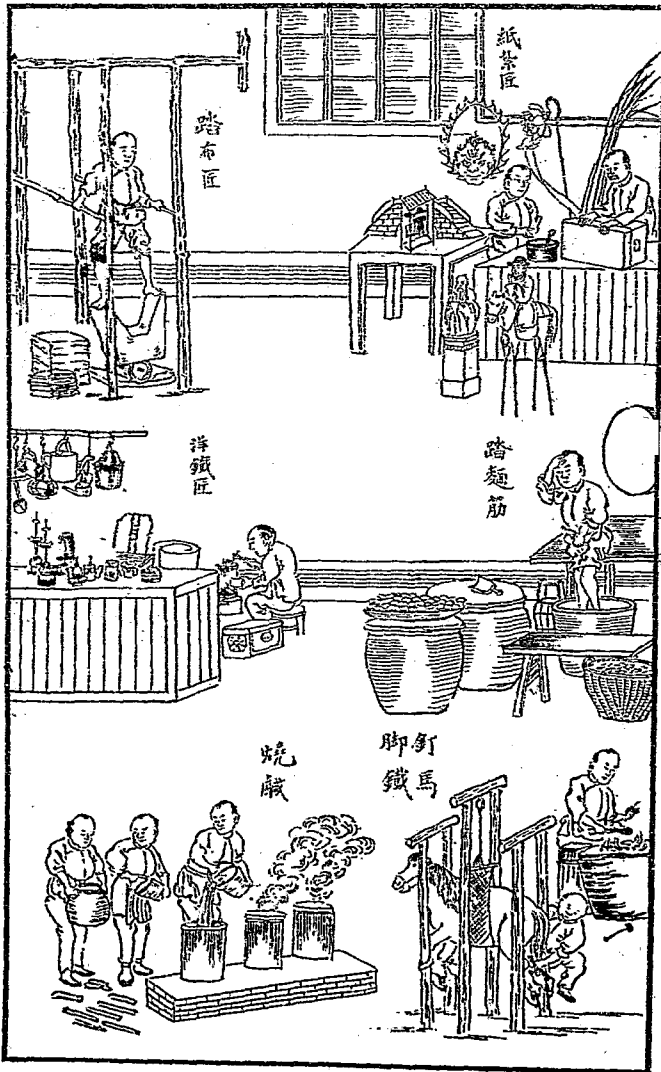
紅坊司

做芭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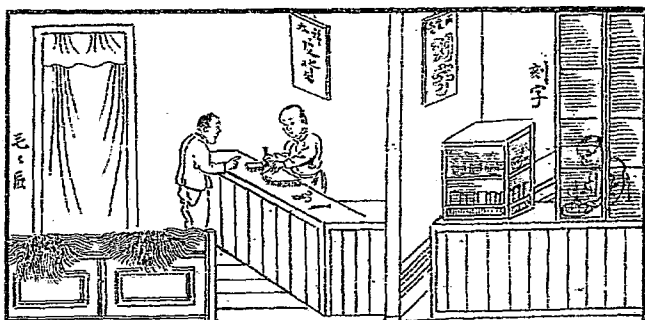
方作匠

製煙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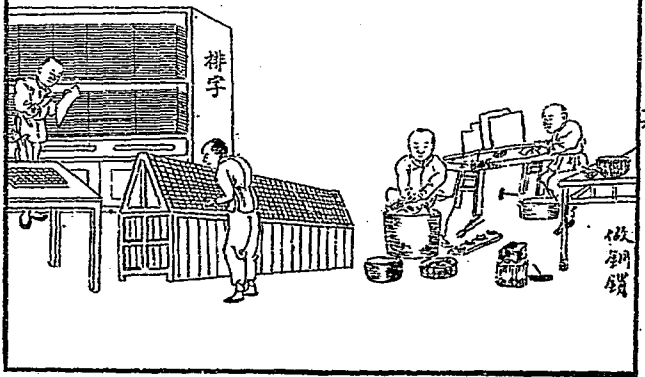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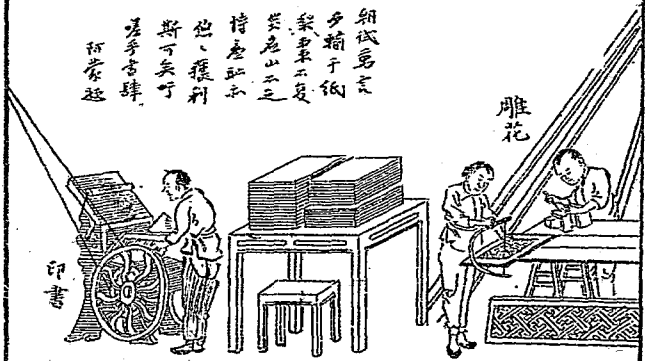
十







紙試寫文  
 少補于低  
 樂東不足  
 焚危山云  
 持座証亦  
 然、獲利  
 斯可矣可  
 法手古肆  
 阿蒙越



# 官場百弊

概論

鈍根

官場二字在今日已成爲詈人之代名詞。凡爲官場幾悉爲國民之敵。實則官場中儘有良心未壞之人。國民何以切齒痛恨。一至於此。則以官場中手辣心狠者居多。每致草菅民命。爲其富貴利祿之交換品也。惟普通人民僅知官場之可恨。而不知其可恨之所以然。黑幕之中。原因如何。手段如何。所獲之私利如何。非個中人不能道。而個中人又多不肯道。僕浪游濫交。所識官僚至夥。間有一二迂拘強項之士。不容於新式官場。罷斥窮居。心滋懺悔。遂以身所經歷奇謬荒唐卑污齷齪之怪史。盡情傾吐。囑爲刊布。以告國人。

俾知真。相宦海茫茫。得此不啻一座孽鏡台也。某君之言曰：新官僚之荒謬，實過於舊官僚。其進身也不以資格，不以才望，且不以正式公開之捐納，而惟以蠅營狗苟之賄賂。今之所謂名宦者，大多數爲日本某某大學有名無實之學生，甚或足未出國門一步，僅以金錢購得日本大學畢業文憑一紙，卽爲至高無上之出身。故西洋留學生恆鄙薄東洋留學生，而東洋留學生反於北京政局中占優勢，無他，東洋留學生善鑽營耳。鑽營之法，或以金錢或以美色金錢不能直接餽贈於權貴，則可求託權貴左右，權貴左右固爲權貴。四出兜攬賄賂者，得資則自取其十之二三，以其餘致權貴而行賄者，得官矣。旣得與權貴通往，來同飲博，則可假賭博以行賄。如邊省某督日必邀屬僚入署打麻雀，某督身後有黠僕侍立視某督所需何牌，則以手指暗

示於其餘三人其餘三人苟藏此牌者必立發俾某督和故屬僚侍某督雀戲者每次必輸銀元數千元或數百元苟不輸而反贏某督之錢者明日名挂彈章矣北京盛行撲克輸賄尤易行賄者與受賄者賭故爭加注迨加至巨數行賄者伴示怯狀擲牌不敢更加則受賄者勝盡取其錢行賄者牌雖極佳例無須看也某商人之得爲總長得力於此法居多至以美色獻媚則必有妖艷之妻妾託詞鄉誼或攀附世誼夤緣入顯者之門往來漸密或與顯者妾婢結手帕交或竟拜顯者爲義父出其媚術務使顯者迷戀昏惑言聽計從而覓封侯之夫壻爲顯者垂憐矣其有隻身求仕未攜妾妻者則遨遊於八大胡同擇紅妓之素爲貴官所賞識者不惜巨資娶而藏之金屋故使貴官知之伴與貴官往來酬酢貴官入其室則恆不見主人而遇舊好重

拾。墜。歡。主。人。見。之。而。不。怒。且。從。旁。貢。諛。焉。於。是。貴。官。大。悅。而。元。緒。公。破。格。飛。升。矣。某。賣。國。賊。之。驟。躋。顯。要。卽。用。此。法。更。有。既。獻。美。人。而。復。假。美。人。之。手。以。行。賄。者。其。效。尤。神。其。進。尤。速。某。財。廳。長。之。發。祥。史。是。也。

金。錢。與。美。人。柔。性。的。鑽。營。也。更。有。剛。性。的。鑽。營。則。爲。憑。藉。外。人。勢。力。壓。迫。當。道。使。不。得。不。加。拔。擢。有。綽。號。阿。瞞。者。留。學。某。國。時。大。得。某。國。內。閣。總。理。某。侯。爵。之。寵。遇。嘗。謂。左。右。曰。此。子。聰。慧。可。爲。我。國。用。也。於。是。資。以。金。錢。爲。之。揄。揚。阿。瞞。畢。業。歸。國。又。得。侯。爵。暗。中。推。挽。得。入。外。交。部。辦。事。某。國。逞。其。暴。力。時。向。我。政。府。提。出。無。理。之。要。求。外。交。當。局。交。涉。無。效。神。喪。氣。沮。阿。瞞。出。置。一。言。輒。得。某。國。少。許。之。讓。步。於。是。政。府。驚。歎。阿。瞞。爲。外。交。奇。才。而。阿。瞞。遂。由。司。員。一。躍。而。爲。堂。官。民。國。八。年。來。阿。瞞。藉。某。國。之。力。常。據。要。津。某。國。皇。帝。且。有。密。勅。

授阿瞞。蓋阿瞞之人格已非中國人。完全爲某國之間牒矣。去年爲學生風潮不安於位。辭職下野。然其潛勢力方有加無已也。

夫官場之黑暗如是。國事焉得而不壞。有人謂中國若亡。是無地理。中國不亡。是無天理。蓋觀於官場之敗象。雖樂觀者亦爲失望也。然而某君之言。猶僅舉其一斑。欲求較詳。則有沃邱仲子觀渡閒人庸言諸君之紀述。在分輯答後。

# 鈍根鬻字例

鈍根職務甚繁而索書者接踵於門鈍根苦不能應余等勸以辭去  
 他職專力作書鈍根曰其如生計何乃為代定鬻書例如左  
 名刺每枚一元(須製鋅版縮印木刻者不書)  
 書面每幅二元(須製鋅版或石印木刻者不書)  
 扇面或冊頁每幅二元  
 楹聯四尺者每幅一元 五尺六尺二元 八尺四元  
 屏條四尺者每條一元 五尺六尺二元 八尺四元  
 匾額每字二元大逾方尺以外者四元二尺以外者六元潤資先惠  
 約日取件外埠匯兌不通之處可以郵票代價寄紙不便可以代購  
 通信處上海寶山路順里二十五號或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  
 司

# 百弊叢書卷一

## 官場百弊

沃邱仲子

### 公府

公府官僚組織之法。開國以來。凡五變矣。因於中央行政制度上。無何等之關繫。故人皆以總統之內幕私吏視之。在袁氏時代。元首專柄。故府秘書長之權。直駕各部總長而上。自黃陂以降。元首權漸替。公府各職員。遂亦爲人所輕。中惟秘書長。既參機要。且有時可代表總統。與諸方接洽庶務。長以官僚而爲總統經理家事。皆非有密切交情者。不蒙畀任。其他翊衛處。禮官處。侍從武官處。雖不少。闊老若蒙滿之王公。退閒之上中將等。而實際上尙不



如傳宣處之爲人趨奉也。又如顧問諮議等固同一位置閒散。然頻年內外齟齬疏通奔走端賴羣材。所以高等顧問中其能得各省武人信任暨與在野名流通氣者待遇又自不同。故此謂名心重者任高等顧問以其苟得機會可出爲督軍省長也。利心重者任庶務以其可兼任京師稅務或插入財政機關也。名利雙收者任秘書長以其一量移間必爲關部總長也。至禮官侍從等則近於養老院過問者漸鮮矣。

秘書廳不僅掌管文牘凡事皆得先聞猶省公署之政務廳也。爲其長者必元首之心腹文學政事才所弗計也。以酬應煩劇薪俸不足供用故必兼營他職或以子弟分縮腴饒所屬亦分曹辦事而以書札聯額祭弔文褒勳詞及題畫序書諸務爲最煩皆元首私事恐俗吏不諳故必選前清南書房翰

林。一。二。人。爲。主。任。江。湖。名。士。非。有。內。援。者。莫。能。久。任。若。近。之。丹。徒。某。君。歷。兩。任。總。統。而。不。爲。人。所。排。擠。者。誠。罕。覯。也。亦。往。往。有。徵。逐。於。歌。場。酒。肆。以。傳。達。機。密。自。任。者。然。實。不。足。以。擬。院。秘。書。廳。惟。所。受。外。吏。餽。遺。較。豐。耳。

公。府。庶。務。處。長。純。粹。一。總。統。之。大。管。家。也。若。某。任。總。統。時。則。庶。務。長。且。須。兼。管。其。買。易。及。財。產。故。俗。又。以。大。掌。櫃。呼。之。某。甲。以。前。清。北。省。幹。吏。任。公。府。庶。務。員。二。年。餘。遂。擁。鉅。資。則。以。經。手。工。程。故。也。歷。任。庶。務。長。多。兼。任。崇。文。門。稅。務。歲。須。以。羨。餘。鉅。萬。報。効。總。統。夫。人。如。夫。人。男。女。公。子。等。故。諺。又。稱。之。爲。管。家。婆。惟。黃。陂。任。內。毫。釐。不。取。云。

傳。宣。官。猶。前。清。督。撫。之。巡。捕。日。得。與。部。院。諸。官。相。接。消。息。靈。通。故。位。卑。而。勢。重。外。省。軍。民。長。官。入。覲。元。首。者。傳。宣。處。必。荐。科。員。荐。書。記。荐。軍。需。及。副。官。等。

故一人任傳宣其家之雞犬皆昇至於府中一應吉凶事件爲各省傳遞消息者則庶務傳宣而處事其中多清代直奉兩督署號房若韓某者奉號房之一也。

粵人某任大禮官最久。蓋以北洋舊僚曾任奉天監司且通英語也。論其職掌不過備外使外人覲見而公府筵宴陳設建築等事苟用西式皆歸其經理。故禮官中惟彼之權力爲偉。

待從武官專任趨蹌奔走俸入亦薄所望能出外差少資津貼若派赴各省宣慰或犒軍皆可得優厚之贖儀。津人李某初隨西林於粵桂繼由陳二安援入公府其時袁氏接洽龍陸頻遣李將命衆視爲一等紅人焉。

國務院

國務院之組織始於民國元年六月。以各部總長爲國務員。內閣總理爲領袖。所屬則秘書廳。法制銓叙統計印鑄四局也。廳有秘書長。秘書各局有局長。參事若僉事主事辦事員。則廳局皆有之。而法制局又有編譯調查印鑄局。又有技正技士。乃全國行政之總機關也。然除國務會議外。各部總長對院事。從不過問。故秘書長局長等祇服從總理。能得總理信任者。視諸總長若弟兄。行甚且勢凌其上。觀徐樹錚孫洪伊往事可知矣。爲總揆者對外人之交際。本黨之私事類甚繁劇。每日到院辦公時間。至爲短促。故大柄恆操之。秘書長手近如張志潭等。以陸軍次長而兼院秘書長。蓋以一身當行政軍事之衝。爲各國所未有矣。

中國無以政見集合的政黨。任以何人組閣。所援引之國務員。政見必不能。

一。致。故。國。務。會。議。者。不。過。就。本。部。主。管。事。項。陳。述。一。二。若。事。關。全。局。利。害。則。置。議。者。不。過。陸。財。內。務。諸。總。長。農。商。教。育。司。法。等。第。默。默。列。席。其。荏。弱。不。喜。於。事。者。更。可。避。不。出。席。卽。總。理。亦。無。一。定。之。權。限。任。以。文。吏。則。權。絀。任。以。軍。人。則。權。重。總。統。與。總。理。親。善。則。國。務。員。皆。能。依。法。行。使。職。權。府。院。不。睦。則。事。權。落。於。秘。書。諸。人。掌。握。往。往。頻。開。會。議。而。不。能。議。決。一。事。總。理。能。兼。陸。軍。或。財。政。則。勢。力。尤。偉。譬。如。簡。任。官。之。進。退。亦。國。務。會。議。事。項。之。一。實。則。會。議。時。鮮。見。提。議。一。聽。元。首。總。揆。二。人。之。意。見。而。已。公。布。之。國。務。院。組。織。法。徒。存。其。名。仍。視。人。爲。強。弱。也。

院。秘。書。廳。事。繁。任。重。在。府。秘。書。廳。上。以。印。信。會。計。庶。務。亦。其。職。掌。也。其。撰。擬。命。令。者。如。前。清。之。軍。機。章。京。人。欲。探。刺。機。密。必。與。交。結。故。此。輩。應。酬。爲。最。忙。

監印者無論何項公牘皆得入覽亦便傳送消息會計事本不煩以任總理者多黨魁秘長往往爲之支配黨費因是頗勞籌畫而就中霑潤正復不少名爲整理本院庶務實則總理私宅晏會慶弔諸事莫不歸其經理故廳中必有少年精幹漂亮便捷者數輩支柱其間陪侍總理子弟冶游飲博者此輩亦優爲之故雖不必按日趨公而仍得邀上官青睞

法制局掌審定各部院擬訂之法律命令故職權重要此席例爲留學生所有頗易與各部院齟齬圓融者因仿照前清憲政編查館遺法遇事擇其不關緊要者駁易一二條餘皆如議通過此法一行事日清簡編譯員調查員長日無事雍容坐嘯而已

銓叙局猶清之吏部也所司皆例行事惟審查文官資格可上下其手四年

前有虧幣飭緝之吏。夤緣官於別省。竟請補知事銓叙局。並無糾正。人有訾之者。答曰。虧幣飭緝案在內財兩部。本局不知也。實則參事中有其姻。姪代爲覆掩。又恩給撫恤。雖不敢變亂多寡。而可緩急任意。待恤甚殷者。欲求其速議速行。亦非請託不爲功。至核對履歷。看憑照亦不免草率了事。嘗詢之個中人云。前清吏部於各省升遷調補。准駁參半。近之銓叙有准無駁。核履歷。驗憑照。毋乃多事。何怪草率。

印鑄在國務院四局中。銀錢經手事體爲最多。製造公文用紙。刊行公報。法令職員錄。鑄造勳章。徽章。印信。圖記。胥其職掌也。故於行政上責任較法。制諸局爲輕。而與總揆接近。或佔有其他勢力者。每樂就斯席。政府公報。篇幅寥寥。而紙張印刷費。視坊肆。貴至數倍。某任技正時。謂經手督造之勳章。徽

章多至萬餘枚。費不應手。祇好偷工減料。語爲項城所聞。特取入公府。比驗至播諸新聞。蜀中某將軍所得勳二位。勳章中嵌珠寶。皆較他人佩者爲巨製。亦精絕。則託人預爲致意也。鑄印爲清代禮部職掌。鑄資無可中飽。故大小一致。無畸輕重者。惟領費少。資津貼。今也不然。鑄工殆不可問。篆法惡劣。尤其餘事矣。

統計局依樣葫蘆。權利至爲微薄。某甲任局長時。欲以統計統一事項。及統計會議事項。操縱各官署。於送核表冊多所糾駁。內財交三部。苦其煩苛。爲秘書長言之。未幾甲遂他調。自是相戒。毋多事。

### 外交部

外交部內分一廳三司。外則各省交涉公署及駐外公使領事官等。邇以國



勢危弱不特外侮仰賴友邦之扶持即內訌亦欲斬與國排難解紛外力日益澎漲任總長者必與元首總揆同心合德始克有濟故外部尊貴豐腴亦不居財交之下特專利在總次長司長參事以下不克與交通比肩矣

總務廳分文書統計會計庶務出納五科電報圖書兩處惟庶務會計兩科掌管本部官產官物度支經費及直轄各官署之會計所司經費歲數百萬其關綽遂爲全部之冠庶務員日往來於利威烏利文六國飯店之間故私居陳設之奇麗煙酒之芳冽大有歐洲貴族之風餘則通商司可干預關稅外債事項所入亦豐然稅權爲稅務處所專外債不能恆借且秘密借款各部自由交涉往往迨事成外部始知大概宜梁敦彥以外務部爲繙譯處矣

交際司禮儀接待兩科主招待外賓而每值國慶及諸典禮大譟開支鉅費

皆庶務會計管理交際司不得過問職是易生衝突往往臨時指摘其佈置之未週曩以爭一白縐綢彼此大門著者親聞之商約科粵某君蓋每啓晏餐台中置新白縐綢一條安花瓶果蓋於上事後卽爲庶務員所有一日招待科某甲欲取之庶務謂爲向例所無致大參商人傳以爲笑云

交際司又有勳章科專管核准本國官民收受外國勳章及駐在本國之各國官吏僑民等叙勳事項職司之簡爲各部所無有猶太富商酷慕中國榮典以助工拯由外吏請獎特交部核覆適某任科長爲之狂喜意以鉅金可以立致久之殊無爲道地者數託人示意展轉往復僅得三百圓爲酬頽喪彌月不接賓客

政務司專理政治交涉略無活動餘地而界務裁判訴訟交犯等事及在外

本國人關係民刑法律事項皆無國際法可循宜某君稱爲嘔氣司然各省交涉公署行政事務之准駁強半皆操之此司故天津迄瓊州四十三公署俱服從政務司命令唯謹焉。

內務部

內務兼有前清吏戶工民四部之權事務繁曠冠於各部總務廳外有民治職方警政土木禮俗衛生各司每司分設四科或五科主事多至九十八人朱啓鈞任部事時銳意市政土木司公務旁午司官無一非總長之戚友以有調查直轄工程及補助地方工程經費二事鈎稽綜覈全權是寄前清京師木商無不交結內務府官吏者今則無不交結土木司者雖包工亦用投標立合同工竣亦派員驗收然有投標以最廉價而被屏者若被詰難則曰是

會調查其人浮僞不足信也。每一工程出諸大木商預得信息投標特敷衍門面而已。回用有九扣九五之分。驗收費聞亦取給於是。至收用土地發價尤多弊竇。故內部權利終以此司稱首。近聞以經費支絀諸工程多停不舉。辦故漸趨冷寂。本部所管經費爲總務廳職掌。所以土木司必與會計科合手。非是者核發工費時必生扞格。而近亦少歸清釐。非復項城時代比矣。各省任用知事等官。本內部職司。近則實權爲省長。所有特任命時。咨由內部呈請耳。然與總次長有關繫者必任優缺。參事司長有關繫者亦可得差委。此爲內部特有權利。他部所弗逮也。民治司主管地方行政及經濟事項。又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共團體行政及經濟事項所包者甚廣。而其權終爲省公署所分。惟辦理選舉事與諸政黨有連少可活動耳。職方司主收

放官地爲人所垂涎而實際上中央並無何等權力一聽省吏收放第墾荒公司資力較大者無不與內部通氣預備爲抵制地方官之後盾職方諸員賴有此耳

其足與土木司匹敵而勢力尤偉者警政司是也全國警察舉歸其管轄近各商埠及省會警廳長歲入豐富直擬稅關監督顯不實不盡而因內部絕無考核其故可想稽察著作出版亦其責任而視爲無關重要邇來淫僞出版物觸目皆是教育部尙能通令禁止學生購閱內部從不過問四川某君前清民政部外城廳僉事也入民國仍供職內務嘗告著者民治司管救災拯濟及習藝感化所等大體爲貧民而設可名之曰乞丐頭警政司主管警察受諸廳長之承迎趨奉而諸廳長又受烟賭等項之供養可名之曰流氓

頭。謔。而。虐。矣。

近年新藥暢行。大都中不西之質品也。少有效力者。無不參入嗎啡。苟呈請化驗。衛生司莫不照發。憑照或謂此卽生財之一道。然京師取締僞藥。春藥尙較外省爲嚴。則警署之力也。北京地方醫院亦歸部轄。經費由司綜覈。每籌辦防疫。則司中人忙碌異常。而皆欣欣有喜色。前清庚戌辛亥之交。東三省京津辦理防疫。用帑二百萬。官更大獲保獎。以今例。昔蓋同揆也。

### 財政部

前清戶部之弊在吏胥。自改度支。少少清釐。民國成立。上下交征。財政一部。百弊叢集。視戶曹爲尤甚。陳錦濤以名人任總長。而以墨敗爲法。吏所拘他。可想矣。總務廳外有賦稅會計泉幣公債庫藏五司。總長稱爲內閣台柱。周

緝之當官日視公府若家庭聲勢奕赫然亦最易結怨少欲裁汰浮費則四面楚歌若諸軍隊更難敷衍大約居此席者必略具外交手腕可以議借外債而又乘得武人驩心則勝任愉快矣其所入之豐視前清尙書奚止十倍而有時須代元首總揆填補虧空往者張警庵躊躇不敢遽任正爲防此一著其兩次長亦視他部富有實權蓋總長不盡善外交必賴次長中有一人與洋商或公使接近也自入民國人材消乏已達極點獨理財家輩出若周學熙熊希齡張弧張壽齡李思浩等皆自命專家司員中亦蔚爲風氣其把持部務大有清同光間戶部四大金剛之風雖黨勢不若交通之熾而總次長必與客氣周旋自近二年已然矣

總務廳分四科七課機要科可參預借款司會科掌管本部經費皆總長親

信。所。任。財。部。直。轄。官。署。最。多。其。會。計。皆。歸。總。務。廳。稽。核。求。無。斥。駁。必。先。應。酬。電。務。謄。錄。兩。課。事。煩。而。權。微。宜。周。緝。之。視。之。爲。可。憐。蟲。焉。

賦。稅。司。掌。征。賦。及。土。地。清。冊。會。計。司。掌。預。算。決。算。及。支。付。事。項。泉。幣。司。掌。貨。幣。紙。幣。及。監。督。銀。行。職。任。並。煩。重。然。賦。稅。司。與。征。收。官。吏。除。常。關。監。督。外。餘。均。由。財。政。廳。間。接。故。外。省。稅。員。中。飽。雖。多。司。官。不。能。分。潤。毫。末。也。會。計。司。職。掌。易。與。審。計。院。發。生。衝。突。故。司。中。官。吏。恆。結。好。於。審。院。之。第。一。廳。曩。者。法。財。兩。部。人。員。交。惡。因。於。編。製。預。算。時。將。司。法。經。費。故。意。漏。載。若。干。條。以。爲。報。復。計。亦。會。計。司。所。爲。也。泉。幣。司。管。理。造。幣。廠。及。各。銀。行。實。際。上。較。富。權。利。中。國。銀。行。爲。國。家。銀。行。性。質。自。與。本。部。有。密。切。關。係。此。外。則。交。通。殖。邊。勸。業。三。行。在。直。接。監。督。之。列。若。山。西。晉。勝。銀。行。東。三。省。官。銀。號。等。二。十。五。行。號。亦。由。部。



派。監。理。監。督。之。皆。受。成。於。泉。幣。司。焉。某。甲。任。司。長。時。兩。弟。一。子。一。壻。皆。執。事。銀。行。表。弟。則。供。差。天。津。造。幣。廠。至。整。理。幣。制。調。查。金。融。不。過。譯。書。抄。報。而。已。公。債。司。事。務。極。清。簡。私。入。極。豐。厚。人。稱。之。爲。福。地。焉。開。國。以。來。國。家。發。行。公。債。不。過。五。次。當。民。窮。財。盡。之。日。民。間。殊。鮮。購。票。者。八。釐。公。債。原。欲。借。以。抵。押。外。款。不。成。則。爲。諸。要。人。所。分。聞。實。收。不。及。四。成。其。他。六。厘。債。票。袁。氏。當。國。時。直。由。各。地。方。官。攤。派。勒。認。其。餘。則。爲。大。僚。軍。官。分。購。價。格。亦。在。實。收。四。五。成。之。間。及。洪。憲。禍。作。中。交。擱。淺。信。用。盡。失。七。年。債。票。直。無。人。過。問。而。仍。報。售。罄。其。中。黑。幕。不。揭。自。破。矣。此。種。債。券。流。入。外。人。手。者。甚。多。其。挪。移。以。供。政。府。植。黨。買。報。收。買。異。己。之。用。者。亦。復。不。少。皆。由。司。中。經。手。故。司。員。皆。有。債。券。若。干。在。橐。至。短。期。證。券。尤。多。弊。溷。某。君。京。師。竹。枝。辭。所。謂。紙。券。初。頒。押。品。賤。酒。樓。

高。宴。債。精。多。卽。指。此。也。

庫藏司掌收納支發。且有管理政府各種基金。及監督出納官吏之權。事煩任重。諺所謂當家官也。但有時所抱痛苦亦較他司爲甚。自民國四年後。軍費日增。中央收入專恃鹽稅餘款。當然杯水車薪。不供支持。總次長手腕少靈敏者。每屆月終。或年節。關必能預向銀行挪借。屆時庫藏司戶限爲穿儼然。香港之匯豐銀行。事過則門前冷落。大約一年之內。司中必有數十日忙亂。餘日則照式登記表簿。作刻板文章而已。某君任僉事時。自謂打聽借款成否。乃司員唯一天職。無論大小。苟有一宗外債到手。先儘強有力者提用。然後以之敷衍各部。署行政經費。此時有請託先發者。有求免核減者。有乞清結積欠者。雖至無權之司官。宅中亦復臣門如市焉。

有清末造。載澤掌度支。實行財政。獨立內閣。不敢干涉部事。民國則周緝之。長部時。本袁氏姻婭。又敢先以長電譏。祇黃興風采更著。梁燕孫長部時。得交通系之援助。取攜有自。指揮如意。此爲財部全盛時代。梁出前後。從馬十三騎。色皆純白。京諺所謂遙看白馬十三匹。知是黑心總長來是也。其時堂審園館第一流。爲總統府人員。次則財部諸軍官。反居其下。迨洪憲取銷中。央財力一落千丈。梁任公號稱段氏至交。其實權力有限。自是而降。純以拖欠挪移。度日。頗受武人攻擊。龔仙舟自謂飽嘔了五個月。氣而逐臭者。仍趨之若恐不及。其爲臚仕不察可知矣。

## 陸軍部

民國成立。軍燄熏天。陸軍部有管理全國陸軍軍政之權。宜有無上權力。冠

冕各部然一進窺其實際則尙不足以擬內務遑論財政交通蓋軍權純粹爲經略巡閱督軍所操初不服部節制其直隸部轄者亦師自專政西南固與中央脫離關繫卽北軍之在前敵者亦非陸部所能調遣觀於吳子玉以一師長總統且無如之何其他可想段芝泉任總長時聲勢較盛段香巖靳翼青雖稱紅人然次長以下權力大減矣

總務廳外分軍衡軍務軍械軍學軍需軍醫軍法軍牧八司無僉事主事而易以科長科員副官法官等副官居總務廳者皆總理親信充任秘書參事亦如之本部軍官佐等任用事項舉總務廳職掌故諸員升遷降黜其消息必於廳中探之宜厥勢重

軍衡軍需軍務三司事皆至繁然軍衡所掌皆例案直奉行故事而已某君

任科員時廳事以月老。祠聯揭諸壁。蓋所掌則軍人結婚事也。軍官佐及軍用文官之任免。雖事隸軍衡。然前清末年將官遷黜補充權尙操於陸部。今則純由督軍師長爲政矣。

軍務司掌編制訓練及要塞輸運等項。戰時事尤煩。頻年內訌。故此司軍書旁午。非學堂出身者不能濫竽。前代文人重科第。因之師生誼篤。近則文官罕有此習。而移之於武人焉。大約科長科員等。非總長之門生小門生。卽次長之門生。非具淵源者。殆不得入門。軍需司直接管轄各師之軍需官。服裝糧秣均歸其經理。檢查製造。購買所入自較。諸司爲豐。近年運辦軍米。特戶其名實無異商販。部發護照。往往爲人留難。弊更可知。陸軍用地亦本司管。理邇來範圍愈大。利權亦隨之而增。惟值財政奇窘時代。請款多不應手。亦

每有慙面相對之日特可諉責財部耳

軍醫軍牧兩司事爲至簡而軍牧司每值直轄諸師購馬尙小有起色軍醫則祇填寫統計調查表而已數年前津人某官此司建議欲大考各省各師軍醫獸醫等切實甄別風聲所播諸醫官大起恐慌不知以何法運動事竟中止

軍事司管轄武學審定教科書自入民國武學減少司事不繁近畿各陸軍學校校長非得軍學司歡心者卽難免辦事掣肘往年蔣方震致以此自戕全體學生指控軍學司司長其近鑿也司中又有纂譯官四人掌纂譯操典教範自歐戰作而軍學日益發明纂譯人員以多譯事煩要求增員否則加薪竟爲某次長斥駁諸員相率擱筆稍有譯述亦直抄東報而段黨乃自

矜軍學。日有進步。宜爲呂公望所笑矣。

軍法司本司高等軍法會審。而武人無一服中央之裁判者。則可斷言。若依軍法。傅良佐。范國璋。王汝賢等。或棄防逃竄。或臨敵退縮。政府且熟視無如之何。軍法司更蔑從過問。近匪特部。司不能執法。各督軍護軍鎮守等署。軍法科亦無所事事。幸搶劫盜匪。有割歸軍法辦理者。故每月猶得承審一二事焉。

陸部直轄機關。有衛生材料本廠。隸軍醫司。有呢革廠。製革廠。被服廠。皆隸軍需司。然大宗服裝。仍由各軍衣莊分包。業此者多。津人平時趨奉武人。或招其狎飲。或供其借賞。或代購辦物品。務如厥願。以償臨事。乃得大宗之貿易。其交結軍需司員。尤致殷勤。某司長爲公子完婚。不名一錢。凡事皆南

城某軍衣莊爲之備辦直轄學校則有陸軍第一預備學校陸軍軍官學校陸軍軍需學校獸醫學校憲兵學校等支費比較文學及諸專門學增多五倍教職員薪俸極優多與軍學司中人有關係者直轄兵工廠等自北京軍寶庫下則有保定三家店上海德州漢陽成都廣州等七處皆大廠也均隸軍械司此司有籌畫檢查軍用鎗砲彈藥之權各省各師購入外械必經其核准給照知會海關方能放入本饒實力奈以財政竭蹶對日購械借款成立小徐曹陸等數手包辦日人乃傾其無用之械以供給我國司中人俯首聽之檢查權亦俱喪失或謂借款回扣諸員實得分潤又謂回扣皆入包辦人囊橐是不得而詳然軍械司官仍復闊綽異常八大胡同之內撲克麻雀之場時復見此輩蹤跡焉然俸入固不足供揮霍其錢豈自天降耶



## 海軍部

中國自甲午以後。直無海軍之可言。合今之第一第二艦隊。練習艦隊。排水量不足。擬外國之數艦。而大部乃有四參事。四秘書。六司長。五十科長。百科員。十副官。八視察技正技士。猶不在此列。宜其安閒無所事事。且所入頗有優於陸軍者。軍械軍需兩司司員。間有乘坐汽車者。視他部總長。若伯仲。行海軍部者。易名卽福建省會館。蓋閩人之私產也。程玉堂以粵人任總長。宜不能指揮如意。劉冠雄以洪憲改元封公。故京師稱之爲公爺。公爺在前清並無大名。自沐袁寵。二次革命時南下。犒勞海軍。自是遂擁鉅資。每經一次內訌。海軍或南或北。皆有生財之法。故陸軍以勒餉掠民。挨費力得來之錢。尙不若海軍之時。而擁衛中央時。而護法保民。祇費一紙通電。立可攬得重。

金在外艦隊司令。若此大部可知。今數中國富人劉公爺已在前十名之列。段芝泉久總軍。寄對此有媿色矣。

軍械司艦政兵器機器三科造船購械歸其實地經理爲科長者皆總長心腹。上海部以純粹鄉誼結合而成。凡事略分。言情不拘儀式。諸員出入總次長之門如家人子弟焉。

陸軍部所轄軍區至廣。軍數至夥。而部員私利間且不及海軍者。以督軍視部。蔑如師長亦多自專。擅部與軍隊時有隔閡。海部則所轄僅兩艦隊司令處。二軍港司令處。聲氣貫通。艦械餉糈諸事莫不秉成於部員也。

直轄局廠則有江南造船廠。以僱用洋員之勤奮。又適當歐戰期內。北美合衆國亦來購訂船隻。遂爲全國之冠。餘則大沽造船所。福州船政局。烟台海

軍。練。營。海。軍。魚。雷。營。每。歲。皆。支。鉅。款。軍。械。軍。需。兩。司。有。稽。核。經。理。之。權。妬。之。者。因。謂。領。款。皆。平。分。然。實。無。稽。之。言。又。直。轄。各。學。校。則。有。南。京。之。海。軍。魚。雷。鎗。砲。學。校。烟。台。海。軍。學。校。福。州。海。軍。學。校。又。海。軍。製。造。學。校。吳。淞。海。軍。學。校。天。津。海。軍。醫。學。校。自。校。長。以。下。及。於。庶。務。書。記。莫。非。閩。人。津。籍。以。北。洋。關。系。素。爲。袁。氏。所。喜。故。學。校。教。職。員。尙。有。一。二。以。此。把。持。成。爲。風。氣。外。省。學。生。嘖。有。煩。言。校。中。時。起。風。潮。曾。聞。之。某。君。云。閩。人。嗜。食。紅。糟。酸。笋。田。螺。之。類。皆。他。省。籍。見。而。蹙。眉。者。校。中。本。閩。廚。日。以。此。類。供。饌。學。生。多。食。且。嘔。者。而。亦。無。改。良。之。望。也。

司法部

司。法。獨。立。立。憲。國。通。義。惟。中。華。民。國。不。然。法。官。受。制。於。武。人。政。客。罕。能。行。使。

職權故司法於國務院中實不關重要然審檢廳諸官之遷調升補除奉天  
外純由部司操權不受省吏之侵制法廢雖未能普通成立而就現有之省  
會商埠諸廳計算所用官吏數已不少賴此一端部中得不寂寞總務廳計  
分五科有稽核罰金贓物管理律師事項與本部經費及一切司法經費支  
出之款歲頗可觀計轄高等廳二十二高等分廳十地方廳四十三高等分  
庭三審判處三司法籌備處一除審判處權操都統其餘皆法部實地管轄  
何謂實地管轄財政廳長雖由財部委派而必先得督軍省長同意法官則  
軍人行政官均不甚干涉故廳長以次必聯絡司員而事總務廳尤謹有某  
者美國留學生也初任某商埠會審官其夫人本一名妓有私蓄萬餘金以  
之酬應總務廳羣譽其能某總長因破格調任第一商埠地方廳長實其原

籍鄰邑也。任事數月，聲名平常。未幾，某總長下野，民刑兩司長咸訾其短，遂移任邊地。高等廳推事幸在任，日趨奉軍官，得留供他差，藉免荒遠之行。然所蓄已罄矣。

律師者，近時大營業之一。然不能與部司通氣者，貿易必弗盛。當民國初元，許雋人任總長時，劉季衍等爲第一流紅員。其時法部已爲留日學生盤踞地，而律師亦泰半留日學生。結納自易，近京師著名律師，犯欺詐招搖案者，數見其人。或亦有曾任法官者。甲乙二人者，皆留東法政學生。在前清服官京外，亦著微名。改國後，並爲律師。以事齟齬，然乙勢豪，甲俛首聽之而已。無何，甲棄其業，展轉入部，任總務廳僉事，卽獻議限制律師，且搜隙覓短。卒將乙憑照取銷，不得在京兆地方行使職務焉。

大理院總檢察廳以下逮已成之法院八十餘處。其經費皆由部掌管。法官亦由部荐委。其足以自豪者。以此而總次長却不爲人所重。每視內閣易人。則司法教育農商三部。特以應酬闊人。未必皆親信也。其故在司法經費不能染指。而司員承前清刑部之習。把持盤踞。不必隨堂官爲進退。任用法官參事司長。皆得預議。各廳長推事等一歲之中。恆紛紛調動。鮮能久於其任。亦由部員主動也。某甲任廣東澄海地方廳推事。未半年。已他調。自謂初到不解土語。已而極力摹學。漸能操粵音。然已無端遷移矣。言之爲長嘆。又有法律編查會有正副會長。編查員事務員。雖位置閒曹地。而舊亦爲留東學生所盤踞。編查員四。事務員五。事務長一。一日忽生衝突。事務長固總長戚誼。因極言編查員之無用。編查員又謂事務人多而事少。宜裁汰。中一

人則與皖系武人有連者也會長無如何乃託言費絀裁去顧問數人了事其實顧問並未與競爭事也人謂爲池魚之殃云

監獄司管理各省監獄計已成立者自京師第一監獄而下約六十餘處典獄長之委任亦部操其權近年建築新監摹仿西式支帑甚鉅而多不合式分監報成者奉陝黔三省爲多某司長建議分派人員前赴各省查考而陝黔貧瘠人無請行者事竟中止然司官所薦員吏獄長必善遇之否則位不可保至監獄弊端別有專門述之

教育部

教育爲第一窮部富有勢力者類睡棄不顧每月廿五支發薪費內陸海三部例領現金以有軍警關係也他部署則搭發紙幣惟教育部不但無一毫

現金且積欠亦難望補發蓋以學生爲人輕視也自五四運動軒然大波學生頭角嶄然大露教育總長始少爲政府所重然內須對付學生外須敷衍政府大有左右做人難之概宜傅源叔夜渡蘆溝杳無下落某次長欲乘此一出風頭究之兩面皆不討好嗒喪以退從此學潮將愈演愈烈長教部者不特無權利可爭欲求爲舊日之清閒自在亦不可得而江蘇某教育家乃自謂非任總長不出則別有用意矣

計分一廳三司普通司事爲最煩總務廳會計科雖有管理學校經費之權其實省自爲政部吏無從干涉視學十六人每出視學諸校長惴惴然以奉之而褒多貶少或訾其不免私情故人有寧爲視學不爲司長參事之說  
審查學校應用圖書爲本部特權故書肆之雄於資本者必與部員通氣鄂



省某君任僉事年餘自謂除數赴大書坊筵謙外日惟看他部人員之應酬忙而已語殊冷雋故巨肆所呈請審查之書無一不邀嘉許者

管理留學生事項屬之專門司匯兌留學經費或謂其不無出入然不盡由其經手也又考試醫士藥劑士亦專門司然無人不及格者其至無味者則博士會事項及歷象事項是也

部中直轄學校自北大以降都十二校其開支經費由部規定管理然校長皆與總次長至有關係司官顧無如何而度支不繼向財部催討則司員事故司員皆苦其有義務而無權利又所轄京師圖書館等亦與此同而經費且日見裁減矣

農商部

農林水產。牧畜工商。鑛務皆農商部職掌。值近今財政奇窘。傾所入以備兵植黨。且不足自無餘力興辦實業。故勢力迴出財內。交通諸部之下。然每值總統總理就職。必爲敷衍門面。語曰。吾將以全力振興農商爲部長者。自不得不。少。少。注。意。然。經。費。無。出。不。過。令。四。司。多。訂。條。例。以。壯。觀。瞻。行。否。殊。不。過。問也。然其權力終在教育司法上者。以林鑛皆可抵押外款。而近歲名商實官之實業公司。不可勝數。俱賴部力維持。而對於國務席上。則責任無多。宜田煥庭據爲樂土。久無去志也。

以林鑛諸業抵押外債。匪特政府卽武人黨魁。亦可任意爲之。然終畏農商部之抗議。創辦實業。或間接以授之外人。或暗中摻入外股。任如何秘密。必爲人發覺。故尤畏農商部之阻駁。以此二者不但須結交總次長。卽司官亦

當。予。以。充。分。酬。報。若。事。屬。政。府。所。爲。部。員。自。不。敢。撓。而。回。扣。終。可。分。潤。特。非。要。人。不。能。染。指。勢。難。普。及。也。亦。有。政。府。秘。密。爲。之。事。後。始。知。照。部。員。部。員。抗。不。承。認。者。然。近。四。年。之。總。次。長。無。此。風。骨。矣。安。福。系。發。買。江。西。城。門。山。礦。爲。贛。民。全。體。所。阻。而。部。中。仍。貿。然。發。給。熱。照。至。爲。省。公。署。扣。留。尤。近。事。之。可。笑。者。也。

名。商。實。官。之。實。業。公。司。以。北。方。爲。最。多。皆。軍。官。政。客。所。組。織。以。壟。斷。衆。利。譬。如。以。賤。價。購。荒。與。墾。據。官。山。爲。己。有。以。開。礦。下。及。諸。轉。運。公。司。皆。依。附。公。家。託。名。商。業。更。有。並。無。資。本。之。滑。頭。公。司。是。非。與。部。員。通。氣。必。多。掣。肘。然。此。類。公。司。半。與。財。政。交。通。兩。部。有。連。勢。不。可。侮。故。請。照。注。冊。照。例。有。准。無。駁。若。民。立。商。業。毫。無。官。吏。臭。味。者。則。必。依。法。種。種。手。續。成。立。始。准。開。辦。且。非。有。人。情。

運動留難擱置亦所不免。

官有荒地處分事項屬之農林司本一大財源而內省荒地無多新疆鞭長莫及東三省則爲強有力之武人把持部吏無權處分往者金還陸大坊之墾荒於奉天明明在部註冊領照而大坊至爲張作霖所傳自是以後奉吉黑墾政皆讓之省吏主政焉故至今農部直轄機關有三省林務局而無墾務局其舊有墾荒公司亦奔走巡閱督軍之門不以大部爲意也。

有名實業家若張季直之流國內不過數人皆政府所尊重部吏奉令承教不敢與抗也有某甲者以僉事出任第二棉業試驗廠廠長偶開罪齎公一電達部立撤差察看後乞解於民黨某偉人乃以黨誼關繫責備谷九峯始准回僉事本任時九峯方爲總長也。

工商司管理官辦工商事業如官立造紙水電製革糧運諸公司皆所直轄是類財政內容不可盡問而多歸省吏主持部員無從稽查有時資本虧耗則推之部中請其維持故司員談及官辦實業咸蹙額相對工商業團體事項亦歸司轄然商會權力視時爲伸縮當中央勢力薄弱日且敢抵抗大部惟各要埠商會總理半知名之士多與部員友善故內外不致隔閼有時且可賴其維持之力焉

勘定礦區爲礦政司至難處斷之事以其有官私地之分而私地又有易姓易產願售不售種種膠轕自入國具呈領地開礦者幾於無日不有率多浮詞聳聽按之毫無實際其中且有串通外人或影射僑商者往往照所呈區域覆查而區內並無礦產者弊竇之多不可殫計率奔走於雇員書記之

門探聽。准駁消息。而司官不與焉。

司員供職。京師不免清苦。而可出爲場長處長局長。若第一二三棉業種畜試驗場第一二林業糖業試驗場梧桐河金礦局漢口商場籌備處中礦局商場。差爲最優礦區監督署未盡成立。近則併之於實業廳矣。

某甲者。陳鐸時任總長日之僉事也。其人在農商部資格至老。且與東海亦有舊其戚誼。某乙創辦礦務。絕無成效。而思推廣範圍。則靳甲援提倡獎勵礦業條例爲乙運動。部顧問竟朦溷成功。乙乃假顧問名義。再擴充股分。卒以沾及官地爲省吏所驅。逐咨部查辦。而礦政司諉爲不知。及某任總長始知事。出甲手。乃勒令辭職。聞今又資緣入奉天政界矣。

### 交通部

卽前清郵傳部也。當開創之初，唐紹儀爲侍郎，司員多引用粵人，自是遂爲粵籍所壟斷，而推爲領袖者，則梁燕孫也。梁以左參議管理鐵路，局轄有京奉、京漢兩大路，所入之豐冠諸京，曹凡任郵傳尙待者，莫不交通親貴，餽遺權要，而其資之所出，則鐵路局實供其渴注。故梁氏屢經臺諫，參劾謗書盈篋，而歷任堂官，皆代之洗刷，其黨中健將，則有葉恭綽、龍建章等，近稱之爲老交通系，其實卽粵系也。至今仍握重權焉。司員等統系分明，外人不得加入，以此根深蒂固，許雋人以東海舊僚，干木燮臣而任總長，時偶位置私黨，數人衆，卽嘖有煩言，緊要關頭，幾無人爲之帮忙，後卒失敗，以許倭之才調，且如此，他可知矣。

財政部總綜財權而收入較豐之鹽務、海關稅爲外人所監督，烟酒公賣又

另立專署視交通部之自操主權別無分支者蓋不可同日語且交通事項軍人外吏都不復干涉用人之柄總於部長在國務員中差有獨立氣象非與總理有密切關係者斷無此席希望然有時補助黨費接濟軍用亦歛費經營而應酬尤爲繁賸若迎送顯者之專車權門之免票文武官署之長電皆以公款作私情用者稍慳吝者即開罪於人故歷來任交通總次長者手筆皆異常闊大不僅梁燕孫爲然也施植之爲第一任總長雖非粵系而爲唐少川快壻以是少得融洽夫交通之屬粵系人多知之不知粵系上尙當冠以北洋兩字蓋非出於袁門之粵系亦不能長處也觀於唐少川以開山祖師自見疑項城跳入民黨對交通系即無絲毫權力其故可想矣

四司者路郵電航是也路政司利權至偉計轄京漢等管理局十三處川粵



漢等鐵路總公所四處。又寧湘工程局一處。內以京漢津浦京奉京張滬甯等五局稱五路財神。而京奉京漢爲之魁。本司又有監督陸上運輸事業之權。故能以官力組織轉運公司。取資自肥。或謂各局長歲須以重資應酬司員。此乃門外漢語也。蓋羨餘之款。總之司長及總務廳。然後貢之。總次長並分潤諸員。司並非取之路局。若借款築路。例有回扣。以路押款。則回扣尤豐。司中人皆具外交敏腕。至於購辦車路材料暨購煤等事。弊竇尤多。各路局自不能專利。是亦本司之利源也。

航政司事本清簡。以中國航業。祇招商大達。甯紹三公司較大而皆官置。運輸國內所無。招商局雖初有半官性質。近以盛氏脫離政界。楊杏城中死。故部局漸不通氣。日者握有軍政全權之某督。辦建築園林於津門。堆砌假山。

須用南石。總次長聞信，即囑之航政司辦理。司員手忙足亂，卒無良策。幸招商局聞信，自請報効。運石以挽回，與某督辦惡感。部員大喜過望。故日來申津招商輪船所運，皆花綱石。又收沒敵僑船隻，郵海兩部數相爭，持外人攘奪。尤力部員某君建議，由部立一航政局，專管敵輪以之載運商貨，而建築碼頭貨棧等，須費不貲。某君又爲老交通系人物，爲衆所嫉。議遂中止。某大實業家以子壻之力，新交系之助，秘密運動，歸其公司承購。價格并不宣布。是時航政司中人至爲忙碌。聞數日之間，西餐費至千餘金。乃甬商某聞之，立提出抗議。一時傳說，謂某實業家之公司並無此魄力，特爲間接轉售外人。之計。某黨以政治臭味，素不附大實業家。於是司員中大起風潮。民國成立以來，航政司事務殷繁，僅此一時也。

郵政實權本操之外人。嗣收回部管外權。漸替然各分支局用人之柄猶在洋員手。某甲任司長時嘗曰。鳴未引一私人。雖實情而飾辭也。然郵務日漸發達。且兼辦儲金。頻年收入多有贏餘。宜司長不願外任監督矣。此前年事也。

電政擴張日有進步。而司權亦日增。在清代電政局設於上海。另置監督。如周萬鵬之流。用人購料。純其主持。司員從不過問。自滬局撤銷。諸權皆移之部。司各局局長直接委充。不受省吏干涉。其中不少腴局。勿論滬漢。卽一哈爾濱局。當羅卜價未跌落日。收羅卜解銀圓中飽數已不少。其重慶成都雲南諸局。轄地遼遠。工程尤便。染指商埠大局。則祇分譯費。已屬大宗。進項初議非電報。學生不得派任。寢假而前議弁髦。如前滬局長之汪子實。則許俊

人嫖友也。故電司權利實在郵司之右。惟電生升班加薪斷不可錯誤。以此輩資格較深者。頗有人置身通顯。且滬校學生聯絡一氣。往往假事發難隱。含同盟罷工之意。某任司長時。頗提倡多立學堂。多用土任學生。語少少外洩。羣情惶惶。適梁燕孫猶在公府秘書長任。當其官卑日。歷任電局總辦。知舊生之不可侮。遂囑總次長打銷此議。電生聞之。自謂得占上風。竟有要求司員亦必以學生充任者。而事卒不行。

電話亦歸部轄。京津粵各埠電話局歲入之豐。視電局無差。經手者羨餘尤富。局長皆由部任用。不拘資格。傳聞某局報銷不實。爲司所駁。詰賴與商會總理稔交。總理又次長某之戚。因爲調停得寢。京師電話竄敗。屢經指摘。而卒不能改良。一日公府某要人出狎游。以電話招友。催甚急。交換手不知也。

竟報以惡聲。翌日言於項城總長。竟受申斥。自此傳答始少靈捷。部轄學校凡四。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二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三郵電學校。四鐵路管理學校。以經費出自本部。故並充裕。而學生出路亦優。人多樂就。中惟滬學本名南洋公學。改歸部轄未久。畢業生無實在用途。郵電供不給。求鐵路管理卒業後。分別甲乙派在各路局實習。甲班月給補助費三十五元。乙班減十元。實習期滿。派職定薪。非與堂司官有舊。或有要人囑託者。京奉京漢諸局不易派往。派往者亦不易入洋帳房。有學生某秘書至戚也。以甲班派至道清路局。事至苦瘠。秘書不悅。以責讓司長。未幾遂調京奉。亦弊端之一也。

參謀部

參謀掌國防用兵之事。原無所爲弊竇。自陳二安任次長。恐不見信於袁氏。遂分布調查探刺亂黨。坐是部務漸繁。適黎黃陂在鄂。不問部事。遂由陳一手操縱。然其人守潔。雖部中額外支費日增。而堂司官無所染指。故亦無所爲弊竇也。自洪憲改國謀。亟參陸之權。並爲統率辦事處。所奪部員尤奄奄無生氣。蔭午樓任事日。請領經費。財部間置之不理。幸次長陸錦善聯絡。素奔走段門。遂倚以對外。以是參部實權恆握。次長手而局長等遂不免退。有後言矣。

各省軍任用參謀人員。名雖由部。主政然不過據督軍師長等之請。以呈乞任命耳。此外京外陸軍測量局。亦歸部轄。測量經費。民國初元規定較前清大爲擴充。而成績亦殊寥寥。南省某局藏費鉅萬。其局長爲羣所指目。適部

中一科員病歿衆爲公函糾致賻儀某局長認送十元衆怒其吝令調查員發其舞弊情形擬令免職查辦某乃急投是省將軍門下將軍函致統率辦事處力言司員吹毛求疵假公報私之無狀袁氏召次長至擲原函與閱令約束司員而某局長處分遂無形取銷焉

本部分六局局置局長一人副官一人共三十四科每科科長一人科員總一百三十五人調查員六十人庶僚濟濟而職事無多初成立時局長科長等以鄂人爲多若劉一清之流皆陳二安所援引也其中民黨偉人之爪牙羽翼亦復不少徒支薪俸而已故衆稱之爲安樂窩其時萬寶成軍衣莊主王壽安日出入參謀部部員多與之狎游謙飲者

張子志者北洋武人中至無學術幾於日不識丁者也一旦被命長參謀爲

運籌帷幄之司。宜其不甚了了。然人實直實蒞事日。頗以開誠布公。鼓勵屬員。衆方嫉陸錦之把持專橫。以爲得此機會。當可一快傾吐。於是摭其弊端。加以附會。提出公呈。同請查辦。其中事跡。自不能盡實。而謂之全誣。則原告諸人。官部有年。何致於此。等事件。竟憤憤提出。絕不計及利害。聞公呈初上。陸氏頗涉恐慌。張子志亦標示必秉公查辦。當日卽有強有力者。召張於私邸。告以此風若長。以子之忠厚。他日必爲羣下挾制。張爲所動。因歸而求計於副官某某。擔任願爲調人。乃以翌日。遍邀原告諸人。晏於西飯店。殊無一到者。某大失望。更以危詞聳張。而陸適亦彌縫無跡。張遂以查無實據。上覆再交陸部覆按。仍無出入。於是反坐原告等。以挾制誣控。均各免職。夫誣控罪名。關係個人。當然訴之法庭。自非免職所能了事。若言挾制。則陸氏經手。



款項果無牽溷屬吏何從挾制而重案輕結於以完事京師謠譏紛乘有謂原告不服須再訴者有謂原告不久即別有位置者傳聞不一而調查諸款由來已久清厘正非易易也

凡軍事大學皆屬之參謀部此東西通例也自入民國本部以種種規畫始將預備陸軍大學成立其他無聞焉則由始無總長繼雖有總長而權力迴在陸長之下殊不爲人所重視屢催海部合力籌建大學而海部不欲也某局長憤之遂提起升吳淞海軍學校爲大學之議海部軍學司恐權爲人所攘而又無理由可以拒絕於是建議改吳淞一校爲海軍師範學而名目不經終不能成立蘊釀至於今日冒昧將升學期與見習期更易烟台學生痛明年薪水之不可得適有粵人從中慫恿遂全體罷學從此建置大學更茫

茫。無。期。又。航。空。事。業。屬。之。軍。隊。者。亦。參。部。職。掌。航。空。學。校。舊。已。成。立。可。笑。者。自。飛。機。借。款。之。說。興。遂。視。飛。艇。飛。機。爲。生。利。之。具。而。不。視。爲。戰。時。偵。察。之。具。人。有。就。某。局。長。詢。其。預。聞。此。事。否。某。對。軍。械。借。款。陸。部。若。不。預。聞。則。此。事。本。部。亦。不。越。俎。誠。痛。快。語。也。

### 將軍府

將軍府乃洪憲皇帝位置投閒軍人之地。名爲軍事之最高顧問機關。直隸於大總統焉。然依其組織之法。則應置上將軍一人。將軍二十六人。參軍二十五人。參謀四人。秘書二人。副官四人。事務置廳長一人。事務員四人。袁氏時代。以段芝泉領將軍府事。未幾而張金波以振威上將軍。段芝貴以輔威上將軍。並入府辦事。竟有三上將軍人傳以爲談柄。參軍者與將軍有連帶。

關繫者也。譬如某以陝西督軍調京，則其參謀長當然辭職。於是，以督軍爲將軍以參謀長爲參軍焉。而將軍二十六人，參軍祇二十五人者，則以綏威將軍那彥圖、襄威將軍帕勒塔二人皆蒙古王公，合得一參軍也。將軍月俸千元，安富尊榮，清閒自在，實在各總長督辦之上。而陸建章乃噉爲養老院，捨去不就，而流爲南北游說之士，以斷送其身命，是亦可憐矣。

將軍府中人物，如胡文瀾、張鳳翹、湯薌銘、孟曙村等，皆曾任督軍，擁有厚資，不過假此崇銜娛情朝市，其餘若丁衡、三本、富家江、朝宗，亦多財足以自娛。每冬日行六街間，見乘汽車、擁海驢、豐貂外套，怡然自得者，皆將軍府將軍也。

李烈鈞、積文蔚、胡漢民、陳炯明、呂公望五人，皆將軍而實領南軍以抗政府。

河間當國日。仍飭照送薪俸。聞爲合肥所阻。其實諸人亦不欲尙領政府俸錢也。武漢起義功臣之孫堯卿。以激烈派而投黃陂幕。下由黃陂幕。又轉儲項城夾袋。說者謂孫不附袁。則二次革命。武漢正不可保。未知鹿死孰手。蓋篤論也。然其銳氣已盡。又爲民黨所嫉。播爲種種流言。甚有訾以穢語者。北洋派卽援爲口實。以攻之。故將軍數十人。雖苦樂不均。而至無聊者。則堯卿其人矣。

明威將軍陳宦。以廉幹有聲清季。入民國任參次。以誅張方功。復有寵於袁氏。後授四川將軍。見機不早。初附帝制。迨持正論。已爲人所輕。周駿銜袁命。逐之。倉黃逃出。所餘資皆囑前鋒馮玉祥攜以先行。而竟爲其乾沒。陳宦不名。一錢名譽。則掃地不可挽回。旣授湘督。復爲人拒鬱鬱居。將軍府賴月俸。

以活尤難者其仇敵周駿亦封翺威將軍與之同處一府輕薄者每并晏周陳然陳恆不至周則高談雄辨摹擬陳氏反覆逃避之狀以資談柄又毅威將軍胡景伊保威將軍周道剛皆以士官學生由陳氏保薦拔擢得至今日然景伊以陳有攘位之嫌周則輕其爲過時之客皆與之貌合神離且景伊已鉅富而陳轉蕭然更不免相形見絀人謂將軍府鄂人有二難蓋指孫堯卿之無聊與陳二安之忸怩也

張金波者袁世凱之盟見張作霖之義父巍然北洋派之前輩而私囊爲兒子所有兩手空空快馬之概爲之不振終年在津門時共許世英等觀劇又小麻雀爲消遣計視前清爲奉淮兩軍翼長時氣燄大挫矣然偶至將軍府衆仍以老輩之禮奉之

事務廳經手薪俸月三萬餘數不爲少然財部以閒曹視之積欠孔多而窮將軍賴此爲活者則日向廳員催討某廳長苦之乃密函京外武人謂以軍事最高顧問機關而人視等養濟院未免令老將耆勳寒心於是諸軍官爭鳴不平財部大駭立籌發數月焉

### 審計院

審查收支計算以定歲出歲入權皆屬之審計院實全國財政總監督也然一實地考查則京外官吏皆視之若不足重輕者其弊則在一窺字譬如富家巨室財用綽裕當然延友司賬會計井然若窺人子西移東挪朝不謀夕有用卽屬幸事何暇考正度支今國內所有利源抵押將盡政府已貧無立錐端賴親日系老交通系居間向日美兩國揭債此兩系雖不必入政府而

實。掌。中。國。財。政。之。生。命。宜。武。人。政。客。皆。引。爲。腹。心。焉。財。政。部。人。員。固。未。必。皆。能。假。外。債。而。當。青。黃。不。接。之。際。恆。仗。其。挹。注。彌。縫。之。力。以。敷衍。一。時。故。其。重要。僅。亞。親。日。交通。兩。系。焉。審。討。院。斯。不。然。矣。掌。現。成。之。會。計。以。挑。剔。爲。能。事。人。之。視。之。匪。第。爲。贅。旒。實。一。障。礙。當。公。路。帝。制。自。爲。之。日。乃。特。任。其。鄉。人。丁。振。鐸。爲。院。長。振。鐸。老。朽。頑。固。麻木。不。仁。然。猶。皇。皇。然。援引。私。誼。如。湘。人。柳。旭。之。流。皆。不。知。財。政。學。審。計。法。爲。何。物。者。從。此。院。勢。日。益。頹。落。視。平。政。且。不。若。矣。

第一廳主審查外交、財政、教育等部收支計算中惟財政事繁第二廳主審查陸軍、海軍、交通等部收支計算中惟交通事繁第三廳主審查內務、司法、農商等部收支計算中以內部管警察支出較多然外交、陸海軍憑勢壓人

自非本院所敢挑剔北洋派以軍警組成內務部長非有統率北警能力者不能勝任故內部經費偶有出入亦不敢苛求教育司法農商則所謂礮田無良苗雖搜剔亦鮮所得於是全神皆注之財政交通兩部焉故第一廳第二廳爲富廳第三廳爲窮廳某甲爲協審官年餘自謂初入時按照表冊核閱一過三月後則閱而不核半年後並閱亦不復完矣又有某核算官核算教育部普通司所轄經費數月一簿未完人有覘之者則一手握算一手支頤而睡鼾聲且達戶外叩以若此將無了日答曰子何駭催日卽了日也蓋踰限久長官如催卽含溷繳卷也。

書記室中有機要收發會計庶務編譯五科本院行使職權勿關秘密故機要科幾同虛設汴人某任此無可解嘲則曰本科備戰時審查軍費也人皆



掩口。編譯分編纂繙譯兩處。主編譯東西洋財政審計政學書籍。及表冊式樣。往熊秉三隨端午橋考查憲政歸。所攜外國會計簿記格式。蓋盈箱篋。自負爲理財專家。後任東三省財政監理官。卽據以實施。然所派檢查人員。莫不徇私。而各署局購物發票。又皆自假刊店號圖記開單粘卷。財政實未絲毫清釐。不過官廳添用僱員數人。專司統計。及一切表冊。卽已今之編譯新書者。正復如此。外國文牘。無可摹仿。法規則試行之初。弊卽因之。以生。趙智庵謂紙張潔白。字畫勻細。復能款式勿誤。俾可搪塞。議會便是審計能手。若以他人千辛萬苦借來之外債。而徒供審計官之挑剔。恐無人能甘心。俛首者。是何言之痛切也。

與書記室並立者。則有外債室。邇年揭債度日。此室人員。確有日不暇給之

勢據組織法。則稽核外債事務。屬斯室焉。然自洪憲僭國。迄乎今日。借款不必盡由財部。且無一非秘密。從事借到之款。先提大半。以供黨費。臨時兵費。及收買異己。離間他人。諸費。是皆無可稽察者。某君主計日見報。紙登一借款消息。卽致函國務院詰問。院秘書廳。苦其煩置不答。復事已寢矣。未幾某項借款。輿論一致反對。干木憤甚。查從何所洩漏。秘書某復謂此審計院外債室人員所爲也。彼曾有函來探問干木。赫然囑院長逐之去焉。然自某甲任副院長。以善西語。工交際。時代政府經營外債。於是監督官一變而爲行政官。經手既多。自饒回扣。外債室亦黍谷生春。生機勃發矣。海軍部員有專司鳴放午炮者。月支薪百數十元。某君簽出駁詰廳長某見之曰。是何不達時務也。遂置弗問焉。

平政院

平政院猶行行政裁判機關。所以察理行政官吏之違法不正行爲者也。分記錄。文牘。會計。庶務四科。皆直隸於院長。外分第一第二第三三庭。每庭設庭長一人。評事四人。中須有法官出身者一人。或二人。周少樸以前清巡撫資格。自居老輩。而又不能忘情新朝。遂受任爲院長焉。按其職務。本分彈劾。審理兩端。袁氏摹仿帝制時。曾附設肅政使。以莊思緘爲都肅政。其他若王瑚之流。在清代俱有廉名。諸人興高采烈。日事彈劾。於是京師市上都老爺名號。復生。然北京尹王治馨之罹鎗斃。實以口供攀及袁皇子。非肅政白簡之力。迨洪憲改元。專事籠絡。許世英。參案袁氏授意。王祖同。敷衍查復。自是諸諫官氣爲小挫。黃陂正位。肅政裁撤。而平政院遂無彈劾之事。純乎行政裁

判然民國有勢無法少有憑籍者斷非平政院所能裁制其無勢力者先自默爾與人無競更不勞裁判奉天有官吏被劾實非其罪者欲控其兼省長於平政院適有友方爲評事因先探之友駭然戒之曰若某兼省長大總統且畏之敝院猶雞肋不足當老拳請無下顧又某邊地都統以特別區域名義與內地省吏爭行政權經院裁判不直都統所爲都統不甘爲書致將軍訴巡按之凌已將軍以同袍誼責讓巡按巡按竟讓權都統以了事無何巡按去將軍兼任左右告以事權不當讓人遂復具牘索回之事凡三變平政院所判初無絲毫效力也蓋彈劾審理俱託空言特以院長位置者碩宜近有特任趙爾巽之說某君任評事時嘗告人曰敝院設一院長足矣餘官皆閒曹亦實情也

平政院尤有爲難者。則所處理之事不可妨及。司法官署之行使職權也。衆知其然。往往以行政訴訟牽及私德。變而爲刑事訴訟。遂歸法庭裁判。又事苟與軍人有聯。更須歸之軍法會議。客有晉謁周少樸。暢言時政之不修。誘諸天命者。少樸作色曰。此官不能舉職也。果舉職。政安有不修者。客曰。若然。則審理行政違法正鈞院事。而今日違法之甚者。莫若督軍護軍使等干涉行政。至省吏不能依法行使職權。公能先平此政職。斯舉矣。周默然。舉茗盃送客行。又某某兩部員以私意變更法律。控其長於平政院。以理由不充足。駁斥弗理。二人憤甚。則撫其臆。私訴之法庭。法庭亦不理。適其臆官肅政。竟據以告元首奉命。仍歸平政審理。有人爲俚詩以諷之曰。昔日駁不准。今日親自審。有政未能平。院長大受窘。云云。然其時尙治事。視邇來之高臥南閣。

者又不侔矣。

大理院 附總檢察廳

爲國立最高審判機關。在司法獨立國中當然非他人所能干涉。卽吾華帝制時代。法司之強毅者。亦稱曰執法如山。可以想見其丰采焉。民國肇興。尙略具司法精神。其時勿論何等要人。苟被控訴於大理院。傳訊不敢不到。判罰不敢不遵。自宋教仁擊斃。上海審判廳據供依法。稟提國務總理趙秉鈞。赴滬備訊。且以稟逕寄京師檢察廳代傳。趙智庵氣憤幾死而不能加法官以罪也。袁氏始知欲鋤異己。法界必當收爲我用。於是以大理院爲下手處。所自院長以下皆餌以好爵。加以殊遇。北洋舊僚更聯翩加入法界。從此貫注一氣。迨第二次革命事定。總檢察廳卽提起內亂訴訟。指控諸民黨大理。

院。卽。據。以。呈。請。通。緝。命。下。開。國。偉。人。皆。褫。爵。官。職。勳。位。嚴。緝。歸。案。訊。辦。無。一。得。免。者。適。袁。氏。晏。外。使。某。席。問。盛。言。已。意。未。嘗。不。欲。成。全。民。黨。奈。民。國。以。法。治。今。諸。人。爲。司。法。機。關。依。法。指。請。拏。辦。雖。總。統。亦。無。如。何。言。竟。狀。若。懊。惜。者。某。使。信。之。退。而。告。人。曰。司。法。官。皆。舊。黨。故。主。排。除。新。黨。此。事。在。歐。洲。歷。史。上。亦。恆。見。之。非。項。城。罪。也。某。甲。以。留。學。生。適。任。推。事。聞。之。立。請。辭。職。曰。果。若。此。他。日。革。黨。再。起。我。輩。且。上。斷。頭。臺。矣。是。時。民。黨。報。紙。竟。大。書。特。書。袁。賊。收。買。軍。人。收。買。議。會。收。買。法。官。實。地。調。查。上。二。者。固。不。免。餌。以。金。錢。法。界。則。確。無。所。得。不。過。經。理。此。案。者。或。超。擢。或。他。調。腴。缺。皆。能。速。化。故。衆。謂。一。呈。請。褫。奪。緝。拏。勳。將。若。干。人。實。大。理。院。第。一。露。頭。角。日。亦。大。理。院。諸。官。第。一。邀。寵。元。首。日。也。

迨西南自主。孫中山開元帥府於廣州。朱淵源抄襲東文呈請政府。下令通緝。而元帥府亦如法以報之。朱氏竟附段芝泉。梁卓如。湯濟武。三人之後。標列大名。由是段寵益專。移法長兼內長。安福系且欲請其組閣。此大理院第二露頭角日。而法界乃實行歸入政黨旋渦。獨立精神掃地無餘矣。

清代京控多發回原省。罕有提歸部訊者。大理自不能覆循此轍。然原被告或已爲高等地方廳判決罪名者。一經起解。慮其潛逃。又不能如前清之委員專解。准理提訊。殊難率爾。然呈訴手續若果完備。復不得效。往代聽訟以情理兩字爲准。駁除當發還原廳。更爲審判。或指定其上級法庭受理者。自可依法核辦。若案須提院審理者。則至爲不便。某報謂大理院當改爲不理院。正謂此也。



大理院爲上告審。不能於違法問題外。爲本案事實之調查。祇有發還原廳。原庭。依法更爲審判之一法。故原審官判決任如何疏忽武斷。既不能如前代予以處分。又不能如歐美之法官倚重私譽。宜其聽斷可以任意矣。往者旗人錫光。墾地被宛平人王祿侵佔。因係清代恩賜地。龍票遺失。故於辯論中願放棄土地所有權。祇求收回先人遺骨。京師高等審廳推事並予斥駁。錫乃上訴於大理院。適旂籍人員煩言勃興。而自治局管墾人及原告家譜。證據確鑿。皆可明所訴之非誣。大理院不得已。乃撤銷原判。發還原廳審理焉。又田土訴訟。在前清時。勘明始判。判詞中必指明東西南北。四至以爲管業之據。此州縣衙門戶工兩房書吏所諳練者。不謂大理院以國立法院法官。皆法律大學之畢業生。乃竟不諳此例。如雷鏡超雷維傳以爭樹場涉訟。

終審判決。並無四至。原被告均無從管業。律師張孝琳爲之聲請追加判決。始定明四。至在上訴。人經此手續。所費不資。而當日原判之某法官。實以亟赴妓筵。神智已昏。故留此遺漏。人多傳爲笑談云。

許世英長法部時。援其奉天舊僚鄂人劉某爲總檢察長。劉留學日本。以患穢瘡歸。並未卒業者也。嗣隨管鳳銖至日。乃討得一文憑。後任奉天審廳推事。許矮方爲廳丞。二人排日游平康里。交若昆弟。迨許擢總長。拔茅連茹。則遂一躍而爲總檢察長。然其人除嫖賭外。無一長。以與陳二安戚誼。故鄂籍軍官亦多共狎。游勢頗熾。赫嘗宴客於王廣福斜街某妓院。徵侑觴。娼至百餘人。識之者曰。此間不媿總廳足下。長留此地。檢察可矣。聞者絕倒。蓋京津以妓館爲廳。故呼龜奴爲跑廳者。劉以數染梅毒。頭頂濯濯。建議宜仿日法。

按旬。檢。查。妓。女。下。體。故。人。以。是。諷。之。也。又。許。矮。會。召。集。司。法。會。議。劉。爲。副。會。長。一。日。開。會。人。已。畢。集。而。副。會。長。久。不。至。衆。嘩。嘩。有。怨。詞。當。事。四。遣。人。速。之。始。至。坐。方。定。衣。袖。間。一。物。墜。地。有。聲。幸。爲。一。侍。役。立。拾。去。人。不。及。見。後。此。侍。役。告。人。曰。是。蓋。一。麻。雀。牌。之。紅。中。劉。是。日。方。爲。雀。戲。以。催。促。勉。強。赴。會。故。是。物。藏。衣。袖。間。後。持。以。還。之。慨。賞。以。三。十。元。而。戒。其。勿。告。外。人。云。

### 稅務處

以海關皆稅務司主政。而稅務司初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繼屬外務部。後乃以那桐爲稅務大臣。那未任外官。未管內務府。而家產豐富。冠旂籍。金魚胡同住宅費至百萬。其來源皆資之稅務也。入民國後。文官鮮得久任。獨孫慕韓任稅司督辦。幾及五年者。第一原因以數任使事與外人融洽。稅司洋

員更爲水乳。並非藉項城餘力也。（孫袁戚誼）第二原因。以不過形式上爲稅務司之主管衙門。實際上洋員既不服從。而各關監督之補黜。皆財政部事。若滬津粵各關。有時財部且不得專柄稅務處。更無從過問。夫前清以外部尙書兼管稅務。關道奉命。唯謹不但。餽遺主管大臣甚豐。卽稅務處司員年得冰炭敬。亦屬不資。（其時泮籍曾某以外部司員兼稅務差。謂一年可多得萬餘金）今則事權不屬外款。寥寥孫慕韓。謂尙不足敷用。宜不爲人所垂涎矣。

某甲諳英語。丰采翩翩。以善皮黃爲抱。存公子所賞。薦之入稅務處。充科員。月薪不過百元。彼乃行賄督辦之汽車夫。每日督辦到處。後彼卽衣冠楚楚。乘此空間之磨托車。以遨遊於洋行及諸巨肆之門。日以爲常。處事本簡。督

辦復倦。勤科員辦公與否。本無人稽查。故督辦到署之時。遲片刻。甲卽翩然出矣。行肆中人固識此車。以爲甲必督辦至。戚有擬之爲義兒者。有擬之爲快婿者。彼乃乘此機會。向各處賒取貨品。數月間。款幾踰萬。而所取貨則半入質庫。易爲現銀。供其消耗矣。知事不可終掩。乃託詞省親。出京一去不返。如黃鶴。然又滬關某監督病故。以爲第一腴缺。京員紛紛運動皖籍某甲。在清代。以道員曾隨使英倫。李瀚章戚也。適在京。託李偉侯等爲運動。殊無效。一日邂逅某乙。蓋留英學生。在倫敦時舊識也。叩執何業。答供差稅務處。甲卽邀之至妓館。告以所欲。乙答此財部主政。無與處事。但已否定。人督辦必先得消息。吾當爲君探之。約翌日報命。次晚果如約。至則喜形於色。謂不特人未定。且有機會。可爲君經營。蓋督辦欲南下掃墓。正闕二萬金子。能如數。

報効者督辦卽破格薦君於元首事必諧甲約必揭曉始付資乙亦慨諾無難色惟謂人心不古恐多糾葛命下時交款不得踰一句鐘甲亦署諾越數日乙晏甲某妓寮談讌正驩一客闖入狂呼賀喜甲視之則舊友某丙供差印鑄局者也謂甲已授江海關監督彼得信狂喜至其家道賀始知設讌此地當有以款我且語且探懷出印刷品蓋政府公報樣張甲之委任炳然在焉驚喜交集乙掀髯笑曰予言何如語未竟一華服僕人入附乙耳語竟垂手旁立以待乙拉甲密告曰此督辦家人來取資者也原約不得踰一句鐘尙乞勿食言甲方忻怵因立引之至家出所蓄鈔票二萬圓如數畀之越日興閱報不見任命亦無賀喜者至往詢乙謂已因公赴美矣往詢丙丙不承認有是事謂昨方病不出門一步君豈見鬼乎以無證據且已亦干行賄罪

竟默爾以息從此去京適滬不再作春明熱夢矣

蒙藏院

五族共和。蒙藏乃民族之一。當然無別立官署之必要。徒以俗尚不同。封爵未除。故其事項不能隸之各部。署一也。自入民國。外蒙首先獨立。經幾多之勸導。始改自治。而內蒙如廓爾羅斯諸旂。亦時有蠢動。西藏則自達賴私歸後。意在爲虎作倀。窺伺川邊。征防化導。事以日煩。二也。蒙古王公在京者。無所事事。而其中儘有明達事理。聲勢足號。召蒙人之材。勢不得不設此院。以處之三也。其組織法。設總裁副總裁各一人。參事二人。司長三人。秘書二人。僉事十二人。主事二十四人。編纂繙譯十四人。總務廳轄七科。第一第二兩司各轄三科。外有秘書室。任總裁者。以貢桑樂亭爲最久。其人明敏英銳。敢

任事。當陶克陶煽惑內蒙之日。頗賴其維持防制之力。第輕跳好冶游。故蒙藏院官吏相習成風大半。稱嫖界鉅子焉。

旂籍榮某。本成都將軍恭壽子。榮祿之姪壻。項城之舊交也。遂被任爲副總裁。院章總裁。主持大計。若本院事務。皆副者管理。榮固擅綜覈。頗撙節小費。屬官銜之刺骨。報紙亦頗有譏詆。然項信之專無如何也。恭壽在日。曾權川督。司閹者張姓。索賄得十餘萬金以歸。庚子以賤價收屯京官宅邸賣品。因以益富。後啓照相館於京師。民國剗鋤階級制度。遂希冀入仕籍。而經營蒙藏院會計。尤力。榮以乃父因張不得良死。恭壽以參案吞金自盡。死拒之甚堅。張愧憤。乃串通僱員捏造條件。謂榮中飽院款五萬餘。刊爲傳單。散之衆人。適院員方惡榮甚。遂擬集合呈訴。幸參事某有識力爲解釋。事始得。



寢而榮終不安其位焉。

江南某君以拔貢服官北洋，後入陸軍部，嘗權侍郎。少少讀李若農何願船諸人著作，遂自謂諳習蒙事。數條陳邊務，復刊書以貽人，因是得微名。入民國，遂躋口北宣撫使，蒙藏院副總裁。其口北之行，凡蒙古、台吉、王公、富者，莫向之借貸，因獲重金以歸。素爲駐京蒙員所鄙棄，袁氏聞之，笑謂某服官多年，何由不改招搖行徑？副總裁位，遂不保。聞其在院日，頻設宴，宴蒙古王公，而每宴必有請託，衆皆苦之。嘗爲那彥圖所面詆，不以爲報也。又其私寓陳設亦以責之庶務科科員某皖人，故意爲鋪張地毯、壁鏡、銅牀、檀椅，並摹西式，且與約曰：「購物至苟，合公意。」乞簽字發票。上科中，卽照付資。某以利昏忽忽許之。踰時，是科員手其簽字發票來謁，謂算結實欠五千元，乞立付。免

下吏爲難。某大錯愕。然又無詞拒絕。後賴某司長調停。始允。陸續歸結。而見者謂諸物實不值三千元也。自是始不敢責庶務科。供應今其人無聊甚。騙得東海萬金。南下組織政黨。不踰日。以內閣改組。黨中多流氓。過門者皆唾棄不顧云。

鄂人某甲者。夙肄業。自強學堂。爲梁星海得意弟子。亦略讀朔方備。諸書。自負邊才。蒙藏院成立。卽任爲參事。是時院權皆操其手。遂壹意援引私誼。又倩其鄉人能文者。擬爲條議。上之袁氏。素服其才。數傳見諮。詢邊事。蒙古王公以其得主峯驩。多與論。交甲亦揮霍應酬。周至。自是望日隆。遂擢爲邊地都護。使辦事。大員嘗聞僉事某君言。甲腹儉而喜獵。文譽蒙古貴人之喜吟咏者。多與唱和。又時流覽佛書。多記梵典。以資談助。編纂科編纂蒙藏回。

圖籍成甲欲矜淹博頗有塗改編纂員憤而與爭甲笑謝乃已

冊封祭奠凡奉使至蒙者例得厚餽清代乃乾清門侍衛差使民國屬之蒙藏院院員奉差自口外歸者他不具論必有良馬數騎以壯行色京師市上乘騾車而頂跟馬並矯健者必蒙藏院官吏也曩者理藩院司員於台吉王公承襲冊封事索賄必飽慾壑始已民國初亦欲沿故習而外蒙已叛內蒙勢亦岌岌袁氏專主懷柔頻戒諸司於蒙事勿留難故至今皆隨意酬勞不取定價婪取也

當袁氏謀僭帝號頻優賚蒙王等誘之勸進是時院員亦大有生色司長某謂新君踐阼蒙回翌戴實本院運籌之力今蒙回王公已晉封加俸院員未便向隅開單呈總裁請獎而所擬則兩司長兩參事均封男爵也聞者皆笑

至失聲。

蒙回各旂。有被匪被災者。例須撫恤。其數目則由院擬定。咨呈國務院。轉財政部照發。然損失情形。輕重則當據各辦事長官等呈報。而核稿者。則第一司民治科員也。有某旂章京。以被匪搶掠。呈請撫恤。原呈損失約五千元。乃議給恤費三千元。而定章按照損失價值三分之一給恤。是此數計多出一千餘元。則以科員與該旂章京有連也。後爲司長所核駁。始以筆誤了事。蓋起稿時數目字。竟填小數也。

### 鹽務署

鹽政之設專署。始於清宣統二年。爲度支尙書載澤集權中央大計之一也。今之鹽務署。粗觀之似爲清鹽政處之後身。實際則因有五國大借款外人

始。監。督。鹽。政。外。人。既。監。督。鹽。政。始。立。此。署。爲。機。關。卽。民。國。三。年。五。月。十。五。日。所。宣。布。者。也。然。其。源。則。由。於。二。年。四。月。善。後。借。款。合。同。成。立。是。年。卽。設。稽。核。總。所。於。京。師。署。督。辦。以。財。政。總。長。兼。司。別。置。署。長。一。人。兼。稽。核。總。所。總。辦。洋。顧。問。一。人。兼。稽。核。總。所。會。辦。以。下。則。參。事。廳。長。秘。書。僉。事。主。事。共。三。十。四。人。各。運。使。權。運。局。長。運。副。等。委。任。皆。由。署。主。持。自。饒。實。力。較。之。清。代。督。撫。分。兼。鹽。政。者。中。央。權。勢。尤。爲。鞏。固。惜。鹽。稅。除。歸。還。外。債。外。政。府。欲。提。用。餘。款。必。得。稽。核。總。所。洋。會。辦。署。諾。始。可。而。洋。會。辦。則。銀。行。團。所。委。託。者。以。此。原。因。署。長。必。聯。絡。外。人。擅。長。交。際。始。能。勝。任。愉。快。此。張。岱。樛。之。所。以。久。踞。斯。職。雖。經。罷。免。仍。得。復。任。也。

張岱相以湯蟄仙之薦。而迴翔於東三省。復出其敏腕以承迎。長官於是徐。

派之陳昭常。趙派之熊希齡。皆引爲腹心。入民國初。賴鳳凰汲引。得財政。次長。乃日費千金。以飲博狎邪。以買諸要人。權心故北洋派。皆樂與交。以調查鹽務。丁恩服其勤懇。爲譽揚於銀行團。遂有今日當周緝之長部。時署權本操諸督辦。後以提用鹽餘督辦之言。弗爲洋會辦所信。必仗署長宛轉。調停始發生效力。自是署長權漸重。卽保任運使。亦得參預。且有時可援引私人。孫慕韓以老輩督辦稅務。而權利無多。宜汪伯棠有前賢畏後生之說。近以結婚王揖唐。更大得段寵。暗地爲安福系籌措經濟。而殊不出面。社會上幾澹然忘其人矣。

署置三廳。一曰總務。掌視察鹽運使權運局辦事之成績。及鹽務官升遷降調事宜。由運使下迄場課知事。凡三百餘官。加之科長科員稽查員。員數何

止二千僉事。主事都可薦托。何論廳長參事。故運使必留數場。知事缺以酬報廳長等之戚友。而歲時餽遺之豐。更不待言。所以人稱總務爲第一廳。言第一紅且闊也。場產廳掌鹽場倉棧建築及編練場警管轄緝私營隊之權。雖勢力不逮總務之偉大。而掌管建築則核辦工程報銷時。或準或駁。權由自操。往者吉林官運局議重建長春等處鹽倉報費甚鉅。廳中並不核減。張岱相告所屬曰。我曾司鹺。奉吉深知情形。今所報當浮至五倍以上。諸君信勿輕輕放過。衆噓其意。相與一笑。罷緝私營隊。搜贓分肥。舊稱利藪。統領歲入亦不薄。奈多爲督軍等所勒薦。部署不敢拂其意也。然對於廳員亦不能一無應酬。故場產稱爲第二廳。言其權利亞於總務也。運銷廳。綰理文牘及運銷事宜。本例行公事。故稱第三廳。而近日大運亨通。各省借運借銷之案。

層見疊出如湖南等省雖利歸武人而廳員何竟默爾其道可思矣要之鹽署無貧員與交通部等京師人莫不知之也

民國成立八年鹽稅收入較前清大有進步此皆稽核分所稽核認真之功自爲不可掩之事實署長等翊爲己力未免赧顏唯當鹽署初立任用官吏頗考求人材其時運使權運局長儘有聞人已而權運局長漸爲各將軍勒滌元首唯命是聽已而任用運使亦須得武人之同意如沈致堅以熊秉三之游投張岱相門遂得任爲雲南運使乃爲唐繼堯所拒雖由沈之聲名惡劣而實軍官干涉齟政之始鹽署某君憤之知政府爲軍人所制弗能矯正乃訴之丁恩欲假其力以固中央權力丁曰此用人不關行政吾不預也某更告以用人不當行政亦將因以弗靈丁信之宴見日微達於項城項城卽



示。意。北。洋。派。某。要。人。自。是。鹽。署。事。權。少。專。河。間。初。欲。洊。其。副。官。長。某。爲。兩。淮。緝。私。統。領。終。不。得。當。迨。攝。總。統。日。始。授。意。財。部。與。鹽。署。委。任。而。總。長。則。王。叔。魯。馮。氏。之。帳。房。總。管。也。

某。運。副。者。籍。壽。春。其。兄。則。河。南。之。滑。吏。名。震。北。省。者。也。某。亦。豪。縱。賴。族。人。某。硬。洊。於。鹽。署。鹽。署。將。界。以。贛。省。某。權。運。局。長。某。不。願。竟。乞。得。袁。克。定。洊。函。指。名。要。求。某。運。副。缺。所。駐。地。則。中。國。第。一。商。埠。也。洪。憲。倒。幕。署。員。首。議。另。易。他。人。其。兄。適。司。權。鳳。陽。關。聞。以。急。電。相。告。某。遂。乞。援。於。某。護。軍。使。固。厥。鄉。人。又。素。受。其。應。酬。者。因。爲。解。於。鹽。署。署。長。重。違。其。意。事。遂。寢。某。乃。安。居。四。年。排。日。以。花。酒。自。娛。焉。

某甲以留學生供職鹽署。雖新登仕版。而和平穩練。可步陸潤生後塵。因有

寵於署長。凡秘密計畫。無不與之共謀。長蘆運使某。不時假公遊京師。至必宴要客。甲恆與焉。一日在座。有財政部司長某乙。總長婚媾也。總長例兼署督辦。故對客殊傲慢。不爲禮。以爭觴。致與甲鬩勢。幾動武。甲隱忍去。乃專意謀鹽。署獨立初擬爲一綱。四日言財部牽掣之弊。洋洋灑灑。幾萬言。而署長不敢上。乃運動洋會辦。而洋人不甚了了。事卒不行。甲心終不死。一日總長爲武人索餉所逼。無法應付。函致署長。往取鹽稅餘款。甲自請行。不知運用何等手段。語言洋會辦。竟拒弗撥。總長莫名其妙。堅囑署長調處。署長度甲爲繫鈴者。勉以解鈴。甲概諾。且請先謁總長。既見。乞屏人。蜜告曰。近部員狎遊豪賭。其挾妓爲撲克戲於西飯店。外人實目擊之。某前日往取鹽餘。洋顧問謂司員侈泰。若此。部庫何至匱乏。某固無言以應也。望長官先戒所屬。容

某再往商之洋員總長唯唯於是手諭戒飭諸員辭頗嚴厲衆後知出甲報復雖恨之甚而自是不敢輕視署員矣

民國初熊秉三掌財政時鹽務猶未設專署卽以各省鹽課關係重要不容虧欠雖事在前清亦應一律追繳固正辦也後鹽署成立仍秉斯旨飭屬追欠滇運使卽以前石膏井提舉李慶恩虧幣幾四十萬揭報而李固李經羲私人時方夤緣爲財部司員總長兼督辦亦皖人與經羲爲至戚遂示意署長擱置不理焉又蜀人楊尙懿以滇白鹽井提舉挾款潛逃後化名寶民自稱總司令以討洪憲羅佩金保授少將人有言於鹽署者署長以李虧款鉅萬且未究楊挾武人力更無如之何遂不復過問

晏安瀾者清戶部老司官後任鹽政參議負有清望者也入民國授四川運

使其視鹽署人員皆後輩有所干求殊無裁答廳吏因指摘其公牘以示意晏憤甚竟不通慶弔自是十呈九駁以激其去晏果請辭而稽核分所洋員見其勤懇廉直急電總所乞留總辦乃致函挽留且戒署員毋吹求迨洪憲禍作川屢被兵晏皆留蜀者亦洋員之力也

稽核總分所皆置洋員其職爲監督鹽稅之收支經存徵收之稅款以保護債權爲主勢力較小於海關稅務司然以產場及權運局所舊弊難澹而權運員竟有挾款潛逃者稽核洋員始逐漸干涉此一原因也頻年內訌武人意猶割據政府不能節制非賴洋員維持鹽政亦將失其統一精神此二原因也

淮南殷富者莫過贛人周扶九周碌碌無他長而能奉張季直爲司命張亦

利其多財。藉資營運。在前清時。卽持改革鹽務議。未及行。改國後。又言之。項城頗躡其說。熊秉三助之尤力。然諸齟齬。商多不以爲便。丁恩。考查各省鹽務。還亦納衆議。謂張說不能行。袁氏無所折衷。令部署從長。籌計時。張門下健將楊廷棟。卽揚言不用其說。則淮鹺先不可理。且彼將結政黨。以抵制鹽署。要人。於是參事秘書廳長等。僉以此輩得步進步。今已大肆要挾。若從其議。勢必紛引黨羽。把持盤踞。我輩且無噉飯所。於是盡情痛駁。議以不行。政府尙欲少事周旋。某署長以是等空論。絕無經驗。深爲洋員所惡。若強行之。後恐提款多杆。格袁意亦息。其時新聞記者。時搜索鹽署隱事。登之報章。加以醜詆。或謂出楊氏指。然莫能指實。平心論之。張議實直切可行。惜用人難得。廉士也。

全國烟酒公賣局

袁政府財政非不充裕。以圖謀稱帝。盡耗於無形之暗支。其時賣國借款。尙不至如今日之盛。故周緝之長財政時。建議重徵奢侈。消耗品稅。以補助入帑。公府會議。袁已首肯。而在座者謂非先改海關稅。則徒重徵於內地。既傷國體。而稅入亦無多。不如其已。衆以其說中肯。多附之者。周氏說暫輟。退而謀於僚吏。有才士某者。以烟酒收歸官賣之說。進喜甚。立告之。袁氏適公府顧問。濟濟如思。逞能結寵。乃創爲名公賣。實加稅之議。袁亦韙之。於是烟酒公賣之制。頒而京師。全國烟酒局成立。其組織法。設總辦一人。會辦一人。文牘主任二人。科長三人。科員十六人。調查辦事員各若干人。直隸於財政部。除文牘處專理文牘外。置三科治事。而分科之法。至不倫類。蓋第一科掌稽

查各省公賣情形及稅捐與征收款項之稽核本署經費之會計第二科則管京兆迄黑龍江十三省區之公賣及稅捐第三科則管江蘇迄四川十三省區之公賣及稅捐是第一科以事分第二第三科以地分已覺可笑且第二三兩科似須受第一科之監督故識者皆訾其支離焉

英法於殖民地發賣鴉片烟皆歸官立公司故煎膏發行並公家事今酒仍商釀烟仍民種商購商運特分區設局另徵其稅而名之曰公賣實即洪憲無賴政策之一也初仿鹽務署辦法總辦多以財政次長兼充後某次長頗專斷總長患之乃另易一人爲總辦其人巽順謹克事皆請示於總長故部局滯沅一氣至今日以議行烟酒借款局竟獨立總辦直隸於大總統焉公賣初行慮羣情反對勢須仰仗地方官之維持故各省會局長皆將軍巡

按所指薦甚有以軍巡兩署秘書兼任者其下各區分局長遂爲省吏所有京局徒爲署諾而已鈕元伯任事少少集權中央然浙江煙酒公賣楊善德勒薦其秘書雲韶雲江蘇奉賢知事並非簡任職存記人員且亦毫無財政學識財部初擬駁復而鈕氏知楊爲段芝泉腹心竟勉強從命各省睹此狀紛紛效尤鈕不能復耐多拒弗納因此頗開罪北洋派後之免職拏辦斯亦一原因也

第二科轄地以東三省爲第一煙酒並產在清代稅已甚重而燒鍋皆晉籍富商按季輸稅無一欠漏餘則直隸山東諸省甘肅雖產烟而近年爲紙捲煙所奪第三科轄地以江浙廣東四川等省爲最以是兩科權利相等而居第二科者則羨三科多南省煩盛商埠三科又羨二科多轄煙酒出產之地



因羨生忌。忌則恆起衝突。往往兩省區交壤地方。偷漏稅課。外局呈京請示。則互相推諉。甚且第二科謂曲在四川。第三科又謂曲在陝西。蓋四川屬之。第三科。陝西屬之。第二科也。總辦善之謂若然。則本局內當專置一平政院矣。況兩相爭持。都無利益。徒爲報館口實。曷若其已。乃屬所親置。酒爲兩科人員和解。吾聞之贛人某君。蓋曾充京局科員者。某君謂某總辦初接事日。洊員者紛至沓來。所收銜名荐條多至二千餘。張總長無法應付。囑文牘主任函告各省局長。令爲置頓。各局長覆謂督軍省長指洊員甚多。已苦人浮於事。若予拒絕。以後商民發生抵抗。不藉力於地方官。又無從維持。若既受武人省吏之洊。復加以京局囑用人員。則照現設缺額增多十倍。亦恐不敷總辦。殊無以難也。

鈕元伯初任四川。納贄爲沈秉堃弟子。揣摩迎合。皆有師承。其在民國初任觀察使。繼巡按陝西。總辦菸酒公賣。雖始由李九汲引於袁氏。而實賴辦帥之力。因其屬贛籍也。故其任事以後。凡辦帥所荐人。舉得優差。有某局歲入至豐。固皖籍某員所任。而辦帥適荐其門人。鈕遂移皖員劣地。而以遺缺授之。辦帥門人皖員本段系辭職赴京。逢人輒毀鈕。未幾復辟事作。鈕附張且以鉅款接濟辦軍。及馬廠軍興。段閣復現。鈕遂褫職。拏辦名固附逆嫌疑。實則以荐人種成惡感。近乃展轉投入陸幹卿幕。而取銷通緝令焉。

烟酒公賣。本託名官督商銷。然局由官辦。棧由商辦。而各局有徵無賣。實與各國專賣之制大相逕庭。所定公賣費率。復因省界區分。絕不一致。最重者京兆地方。有至百分之五十。最輕者熱河。僅抽百分之十。又奉天之牛莊。高

梁通銷。南北黑龍江之烈酒。暢行俄邊。浙江之紹興酒。全國所嗜。飲皆產酒。區域之最盛者也。當定公賣費率。日本擬加重。是三省適某甲任科長。與奉天燒鍋商有連。因言奉稅本重。若再加數倍。沽業必爲日人所奪。蓋日商舊啓釀肆於瀋陽。並不納稅也。故僅定爲百分之十二。紹酒則賴某署長力定爲百分十五。署長則紹人戚舊。多業沽也。一日者。第二第三兩科科長會議。欲定爲普通費率。俾無畸輕畸重之弊。總辦亦首肯。而科員紛紛不以爲然。繁徵博引。就各省利病。指陳得失。遂仍舊貫。或謂科員各有所私。實則外省糧價酒價生烟價熟烟價貴賤懸殊。欲求劃一。談何容易。以價之不同而費率高下亦異。固情理所應有。特奉行未善。與商民時起衝突。視貨稅局所尤甚焉。

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

附司法官懲戒委員會

熊秉三任熱河都統。組織官吏懲戒會。自謂行之有效。迨爲國務總理。遂呈設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於京師。所司則議決高等官之懲戒事件也。置委員長一人。委員十人。凡行政官吏。除贓私案屬刑事。應提交法庭外。其餘瀆職違法等情。凡當受處分者。皆由此會議決懲戒。前清吏部議處。以革職爲止。適乎此者。則交刑部治罪。與今制略同。惟清代分公私罪。公罪准抵銷。較今少詳耳。鄂人某君。曾充懲戒會委員。謂有十不可解。嘗舉以告著者。今忘其三。而記其七。特錄之。以供讀者談助焉。

清代處分。至輕者罰俸三月。其實官不恃俸爲生。而所領亦多經折扣。己爲掩耳盜鈴。今則改爲減俸幾個月。幾分之幾。並無標準。徒爲煩費。一不可解。

也。清代官多實任。故罰俸法可行。民國實任官無幾。凡交付懲戒者多。已經撤任。俸本無有。待乎減二不可解也。記大過大功。從前乃督撫藩司專柄。并不報部。以功過隨時可抵銷。且實際無關乎遷黜。今凡付懲戒者。強半以應受記大過處分。請大總統訓示施行。母乃不勝其煩乎。三不可解也。清制凡實犯專案之官吏。始由部議處。若疲軟不謹諸官。則或勒休或革職。不待議處。誠以論事則空洞。論人則斷不可使之臨民。今則有以侵吞浮冒衰弱放縱而付懲戒者矣。四不可解也。往者在官人員或署事或供差。本身必有實職。今人人可以供差。撤差之後。即與政界脫離關係。懲戒會雖執法繩之。實同具文。五不可解也。平政院本爲行政裁判機關。事務清簡。官吏處分固應歸其職掌。今乃特立專會。不類不倫。六不可解也。議處事歸吏部者。以官

吏履歷皆部執掌。雖一案議處，仍須調查前後事實。故奏案中必聲叙某官或前因某事已受何等處分，今又受何等處分，或某官應得降級處分而係公罪，可准其查級抵銷。今則懲戒會並無官冊，委員十人匆匆議決，更不暇旁參曲證，七不可解也。而此乃其組織之闕點，更請言其事實。

會設十委員，有老官僚公事嫻習而不甚解新法律，有學生雖知新法律而公事生疏，更有新留學歸全不知國內情偽，遇官吏以私罪付懲戒者，應輕應重都屬茫然。且事須開全體委員大會，必多數同意議決書，乃能成立。往者某委員長頗明達事理，衆議不倫者多，所裁正羣以其專斷，閉會半闕，席不到，往往元首交付懲戒案件數月不能呈覆。京外各縣署具文催促，府秘書廳因致函責讓，而衆猶不肯。至會委員長對人言之憤激，至不可耐云聞。

請託亦所難免。每有據被劾人員聲辯不加詳查。遽從輕議者。陳二安知其然。兼任四川巡按。日劾治貪吏多。皆一面呈請褫職。一面卽自行收押追款。從不請付懲戒。董鴻侍已輦鉅金至京。以此卒無所施其伎倆。

尤異者。前黑龍江嫩江縣知事姚明德。以侵吞公款。交代踰限。訥河縣知縣楊魯以承辦工程。款項不實。此關繫公帑與私人操守。當然褫職。仍勒追款。項而姚明德僅受減俸八個月。三分之一處分。楊魯受記大過處分。又肇州縣知事孫之忠。以縱容痞棍。勾結朋比。此案情若重。卽應提交法庭。至輕亦當褫職。而亦僅得記大過處分。見者莫不絕倒。或謂是時委員會長爲某代理。難免瞻徇。此道揆法守。所以蕩然無餘之由也。而熊氏生平以經世才自負。而蒞官數省。一無成績。執政數月。請並罷。會其於首坊。吏治寧寧。系善舉。





王鈇根先生編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 百弊叢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益耶。

司。法。官。懲。戒。委。員。會。組。織。與。文。官。高。等。懲。戒。會。同。惟。少。一。委。員。法。官。舞。文。枉。法。已。成。民。國。習。慣。而。不。聞。有。置。重。典。者。某。地。方。官。推。事。以。受。人。請。託。判。決。不。公。提。交。懲。戒。並。未。褫。職。又。某。書。記。官。長。塗。改。供。辭。事。已。證。實。以。其。威。方。爲。法。部。參。事。遂。據。其。聲。辯。僅。以。疏。忽。從。輕。議。懲。了。事。焉。

國史館 各省通志局附

湘綺老人以遲暮之年。游戲三昧。而膺館長之職。時幾三年。一帙未就。有同虛設矣。其時纂修協修。半皆湘綺門人。嫻經訓詞章者。固濟濟。而未必皆史才也。故並居京師。支乾俸。優游於文酒聲歌之會。儼然清代翰詹衙門官。而俸入十倍之眞玉堂仙人矣。

湘綺以撰湘軍志得名。其書不諱私親。不避權要。專持公論。而紀事之詳。絜有法。遠過魏默深輩。袁慰庭雖不學。獨嗜是書。故議立史館之日。卽內斷於心。以隆禮聘此老。他有薦引者。並置不顧。然此老頑固深。不以共和爲然。到館年餘。人叩以纂至何處。笑答曰。方纂孫文本紀。猶未就也。又謂歐陽修五代史。創伶官傳。今當仿之。創偉人傳。宋婁子謂人物當依三國志通稱傳。固正論也。湘人某以王氏弟子。有寵於袁。適任府秘書。意不爲然。蓋欲尊總統爲紀也。某協修草開國史。全歸功項城。於武昌起義者。有微詞。他民黨則醜詆之。館長雖不賞其文。而嘉其義。正擢爲纂修焉。其時財政已窘。京官俸既。有折扣。復不能按期發給。獨史館仗館長老面。元首諭部庫。按月動支。一時。夤緣入館者。實頗有徒周緝之方。長財政主裁汰。冗員。嘗一單汰館員二十。

餘人湘綺憤而與爭賴某總長設晏調解始已。

清代史館第傳人物皆依據呈送事實履歷匪特無裁制且亦難免舛錯民國肇興以國體改異自不能仍循舊日史裁如開國事蹟在前代則另有方略館以編纂之而今併歸史館幾於無從著筆某爲收掌年餘未收一藁本乃襍被還鄉去館中人若無知之者一日有大總統交下某武人事蹟應付史館立傳者某纂修欣然命筆爲之傳成送館無人收納親交之館長館長謂其多諛詞竟竄改加入諷語聞黃陂正任後以與武人有舊始囑史館更正焉。

湘中輕薄子某甲少從湘綺游者也時供差國務院而無所事事排日必至史館諧談人以爲必館編纂一富商死以生前曾蠲資興舉公益拯濟災區

其子乙欲宣付史館立傳。費萬金餽送同鄉京官爲具呈。一日啓讎。甲亦在座。大言曰。不厚酬。史館諸公雖奉命宣付。亦無褒美詞也。乙信之。立出千金。畀甲囑爲打點。甲以入囊。事後館中人。有知之者。迨爲乙父立傳。故先擬貶辭。因人以示乙。乙憤甚。欲訴甲於理。甲以無憑證。初不懼。已而館員亦多起鳴不平者。至令門者拒甲不聽。入館大窘。求救於館長。館長笑拒之。乃貸資於楊皙子。以六百元遺司編。是傳者遂易褒詞。事始寢。或人謂甲雖取得千金。而館員無分其毫釐者。未知孰是云。

自湘綺歿。館勢幾渙。後以經費不繼。而黃陂頗欲恢張。共和功。乃以屬蔡鶴卿。蔡慨然受任。適方爲北京大學校長。因改館爲國史編纂處。附之於大學焉。蔡自兼處長。下設編纂七員。皆用聘書。弗爲官吏。中多淹博之士。而名並

不。彰。者。如。江。甯。人。鄧。之。誠。之。流。至。此。費。視。前。減。數。倍。而。纂。成。史。反。多。於。前。未。必。非。蔡。氏。之。力。乃。以。五。四。運。動。京。大。罷。課。當。路。謂。出。蔡。指。而。欲。敷。衍。學。生。又。不。能。不。復。其。職。遂。以。國。史。編。纂。處。改。歸。國。務。院。另。任。處。長。以。示。裁。抑。其。實。蔡。初。不。以。此。爲。重。輕。而。編。纂。諸。君。別。無。與。援。竟。一。律。解。職。而。易。以。老。官。僚。多。人。焉。

新。受。任。之。處。長。徐。鳳。書。籍。蜀。之。榮。陽。程。德。全。鄉。人。也。本。清。老。吏。曾。歷。東。三。省。以。能。詩。稱。文。學。並。非。所。長。也。奉。天。平。康。里。倡。寮。多。其。詩。詞。聯。語。殆。亦。報。館。名。士。之。一。流。國。史。前。途。可。知。矣。

### 清史館

清史館有前代之實錄、方略、會典事例、國史稿本，可據前事，則少爲整齊排

比。後事之待編纂者。固寥寥無幾也。趙次珊自奉天都督還朝。不甘野處。自願編修清史。以酬故君。袁氏卽如其意。以畀之。然趙氏雖起詞林。僉工帖括。著者嘗接其幕僚。浙人陳某。謂次老擅長文字。在簡明告示。則其學可想矣。且修清史之難。不在乎搜輯編纂。而在持論之公允。蓋民國開基之人物。半勝朝之老吏。趙氏已身卽附載。澤以起而私取奉天財政局帑事。乃徐菊人所彈劾。又釀成四川革命者。則其介弟爾豐。就此數點論欲無曲筆。已非易易。況對於袁徐馮段諸人哉。然其進行則較國史館略速。大約及趙氏之身。可以蒞事。纂協修等約分四派。趙之私人。若金還葉景葵之流。一派也。前清遺老。若沈子倍秦幼衡之流。一派也。旂籍文人。若慶博如之流。又一派也。眞實學者。若張孟劬之流。亦一派也。第二派以僚友舊誼。第四派賴之以編書。

第一派。多富人。特籍此。挂名。朝籍。第三派。則與趙有連者。蓋慶父嵩昆。曾任黔撫。藩爾巽。官知府。賴其荐達也。他可類推。遺老之供此差者。按時支薪。並不到館。亦從未編纂。隻字焉。故俗亦稱清史館爲養老院。志士羞附之。若葉爾愷。章授諸人。趙雖堅聘。不赴。葉且其婚媾也。

某君供職史館四年。歸告著者曰。唯張孟劬所纂。后妃傳。差有史法。他無聞焉。叩以德宗本紀。後半如何。著筆答曰。一言以蔽之。則爲袁氏洗刷而已。某纂修者。狂士也。嘗上書館長。論史裁頗褒貶人物。趙陽嘉納。未幾。以經費不繼。裁員。某與其列焉。

趙爲老吏中之最新者。有時着西裝。踢球打彈。以表示開通。隨從者。則其妻妾。與史館事務員。或謂事務員某某。皆其戚誼。故出入趙邸。若私室。且時共



內眷爲麻雀戲。趙所倚重者，則胡軍巡閱使張雨亭。有時張胡與中央齟齬，必賴趙爲調停。則館員亦因之生氣勃發。蓋薪俸積欠可發，而有寵館長者，且可因此乞荐入政府焉。

某旗員雖起家甲科，而儉於學，入民國以世伯軒力荐之清史館。初以諮議等挂名職，進而爲纂修。任纂大臣傳，頗有錯誤。同事者微諷之。某因欲炫博，則附會小說稗史，雜入諸臣傳中。若索額圖、明珠、年羹堯、于成龍、施仕綸等，說部中多有其事蹟，並爲纂入。趙私事煩館事，特總大綱，史藁多不屬目，固弗知也。後爲沐籍某君所見，乃強某改之。某謂小說不足信，何林、琴南爲社會所歡迎，而蔡鶴卿且提倡水滸紅樓。哉！聞於明珠傳中，載有其子成德小說家名之曰賈寶玉云云。悖謬至此，或告者之過與。

## 幣制處

幣制處何爲而設。袁慰庭特爲位置。梁卓如計也。溯遠因於戊戌。二人本深仇。然華夏光復。梁不能不歸國。而爲民黨所醜。詆勢不得不託庇於袁。於是結共和黨。以主持中央集權。示與國民黨立異。袁未必不知其意。而可藉以排除孫黃諸人。從此乘仇尋好。深相結納。熊秉三組織第一流內閣。梁爲國務員。閣倒。連帶辭職。袁乃設是處。以處之。特任爲總裁。其名則司改良幣制。然幣制改否。付之國務會議可矣。安有專設機關之必要。故其時卽有改幣借款之說。其議固發於熊秉三。梁熊則一鼻孔出氣者。衆皆知袁之任梁將。賴以借款而歐戰大作。銀行團無力續借。梁亦自知終不容於項城。遂去之。津門以著述自娛。是時雖有總裁之名。而幣制處已無形渙散矣。

當梁爲總長時。共和黨中人多任參事。司長者湘粵籍。居半。未幾梁去。衆并  
不安。其位適幣制總裁。命下衆視如稅務鹽政。以爲必員多俸優。遂紛紛請  
辭。仍投梁乞位置。梁初擬處制亦頗鋪張而上之。袁氏久不見交院議。施行  
催之以原稿遺失對再進。仍無消息。惟飭財部送梁以總裁俸。知旨故僅設  
秘書等數員。諸人不得位置者。乃分薦之教育部經界局焉。

曩者幣制之爭。焦點在七錢二分與一兩二者。長篇大論殊爲可笑。梁初主  
金本位。洋顧問某謂無財力整頓。任何本位皆不能行。衆俱知其意在借款  
也。然梁猶愛名譽。若損失主權過巨之借款。所不敢借。故其任總裁時。日本  
資本家屢叩其邸。卒不得要領去。其時梁尙主親日也。已而洪憲禍起。任公  
南下舉義。幣制總裁遂不復設。近歐戰已定。大借款說復興。周子廩以親美

派。靳。翼。青。邀。爲。財。政。總。長。而。安。福。系。拒。之。近。聞。將。畀。以。此。席。雖。幣。制。改。良。無。望。而。周。果。受。任。必。因。此。以。謀。借。款。而。處。中。組。織。亦。必。大。擴。張。焉。

### 全國水利局

導。淮。計。畫。張。季。直。提。倡。爲。最。力。自。第。一。流。內。閣。倒。幕。梁。既。授。幣。制。總。裁。張。遂。授。爲。水。利。總。裁。設。全。國。水。利。會。於。京。師。其。組。織。法。直。隸。於。大。總。統。設。總。裁。副。總。裁。各。一。人。視。察。僉。事。主。事。技。正。技。士。辦。事。員。各。若。干。人。掌。理。全。國。水。利。並。沿。岸。墾。闢。事。務。說。者。謂。袁。政。府。特。設。之。署。局。皆。意。主。因。以。借。款。此。則。因。導。淮。借。款。而。設。也。然。外。債。盡。用。之。稱。帝。及。國。內。用。兵。導。淮。議。遂。虛。懸。總。裁。則。早。已。南。下。回。籍。自。營。實。業。初。尙。以。副。總。裁。代。行。職。權。已。而。副。亦。無。人。然。各。省。水。利。協。會。均。各。存。在。測。量。墾。地。尙。在。進。行。水。利。局。或。終。有。轉。運。之。一。日。乎。

局初成立。元首交議事件。則奉天遼河柳河直隸永定諸河之修治。然需費皆不資。故某副總裁卽建議大借款治水。而令其門人某至奉視察。日本某報遽登載。奉天治河借款當先儘日本。且工程及墾務亦當聘日員經理。省吏大駭。促某速反京。副總裁冒然言之。項城謂奉地方官不應逐客而奉吏又謂某招搖冀私借日款。雖敷衍息事而直隸河工局亦成立。屬之內務部自是水利局視察。鮮有外行者。又僉事某師範生也。以與耆老有舊。得任是職。自以兼理墾關。必饒權利。遂化名立一湖田墾關公司。以其戚某爲幹事。將從事招股矣。以爲私藉公力。必進行無礙。而農商部謂與墾荒公司註冊手續未符。適導淮借款議寢。中央無心及此。水利局大裁員。某亦在內。事竟消滅。而民國官吏恆倚仗官力以營農商業。往往致富。宜某與忒人之慕矣。

## 步軍統領衙門

民國官制採雜。步軍統領衙門其一也。清代凡明時太監職掌皆易以旗員。步軍統領卽明之提督東廠太監也。主管九門門政。故又稱九門提督。管巡捕東西南北中五營。司緝捕盜賊奸宄。所轄兵士皆旂籍。番卒則漢人也。民國初元本擬裁撤趙智庵謂其足補警政所不逮。乃託言事關旂制遂付緩議。其後袁以心腹江朝宗任事。權力日增。於是設總參議廳。其下有總務廳。軍事科。執法科。軍需科。以營制向分左右兩翼。故又設營翼總稽查處。直轄則四郊車捐總局。總軍械庫。將校研究所等。當前清凡都門之私倡私鑄窩戶等類皆行賄提督署隸卒乞其包庇。今則權操警廳。步署專司城門啓閉。四鄉車捐有事時幫同彈壓而已。

京城內外城車輛向歸工巡局收捐。復移歸警廳。而附近鄉郊地方。則撥由步署征捐。大約騾車。駝驕牛車等。皆在當納捐之列。爲數甚鉅。歸總務廳管理。聞之數年前。有收捐員照式私刊捐照付之鄉人。款則入己。凡數月。囊橐已富。請假挾資去。又有以中交鈔繳捐者。尤多折扣。譬如市價五六。此則作五一五二不等。至俟照補。請或買賣。駕車牲畜。亦往往受人敲詐。故近畿游棍假步署名。義磕索鄉人車夫者。實繁有徒。皆由車捐以起。前聞有公民提議。改歸自治會收納者。事卒不行。

游緝隊專司偵察。近來販運私土者。觸處皆是。亦不肖隊士生財之一道也。有晉商某甲。舊營車店於京師。八年前歇業。則來往大連哈爾濱之間。販運紅土。一日以騾車裝運而上。坐一婦人。車距城約三里。突遇翦徑者。大聲呼

救游緝隊方出巡近地聞往救捕則匪已去驗所載纍纍皆土也將執而獻諸官適卒伍中有與甲舊識者爲排解獻若干圓了事蓋車站及崇文門稅局搜檢嚴此輩奸商多由他站下車而僱車飾爲載婦女或病人者稽查不及覺而是毒品已運及目的地矣

近所練兩翼五營名皆旂籍實不盡然以旂人雖貧甚而不能耐勞苦者多也大約番卒易名承充者不少又京旂咸以官爲業鮮治生者國體旣改官不易得其匱乏者自縱婦女賣淫以爲活故邇來京師暗倡之多不可勝數警察勢難遍稽而步署吏卒轉知之甚稔名同旂籍不能勸導維持反從而魚肉之輒近人情如此可爲一嘆

江朝宗以步軍統領受黎命代理內閣而從來任此職者皆有寵於元首近



之王茂軒則舊之東三省總督中軍徐門第一紅人也。每京師有意外事，警力不敷，彈壓則步軍出而維持秩序，又有護軍管理處，設都護使副都護使各一人，下轄總務司法兩科，亦以位置滿蒙人員者，實無所事事。

### 京師警察廳

京師警察廳隸屬於內部，置總監一人，都尉九人，警正三十九人，警佐百廿人，技正二人，技士四人，分總務行政司法衛生消防五處，以居首善爲中外觀瞻所繫，枉法舞弊之事自較外省爲少，而限於財力衛生及諸工程多未設置完備，加以京師遍地貴官勢燄熏天，警士對之安能行使職權，致數言整頓而警政了無起色。今試述其弊之在總監者在諸員司者在偵探者在警兵者。

總監歲入之豐過於內務總長京師人類能言之然歷任諸人不聞有枉法者則經餉收捐出入至鉅宜可自豪惟地方官有京兆尹而維持秩序又有步軍統領及諸軍隊故爲總監者例不甚負責任某任此事頻來往於元首總揆之門到廳日寥寥苟有意外事則以電話分致各處要其維持彈壓故人稱爲電話總監又自孫伯蘭長內務市政廢弛至於今日凡關係保安衛生上之種種工程皆可諉諸內部與市政公所某總監嘗謂日日在戒嚴期中左右詫其言進而叩之曰戒嚴則地面治安自有戒嚴司令部負責吾擔其少輕乎此弊之在總監者

總務處掌會計行政處管理營業建築衛生司司清潔化驗此在劣員皆可上下其手者往聞某司會計清釐撙節人無能干以私者同事惡之一日送

總監俸中忽有假鈔若干。總監怒甚。某竟不保其位。或謂此有人串通。總監左右所爲也。又某管建築。凡商肆建屋。築牆呈送圖樣。初則擱置不核。以待請託。甚且多方斥駁。衆苦之。訴諸商會。時馮潤田爲總理。可直接與元首談話。勢等貴官。經彼一言。某遂調他處。或謂所得並非某獨有。衆皆有分也。又某司醫藥化驗。凡藥房皆有定餽。嘗以辦理防疫。請加清潔經費。而諸務仍舊。唯通衢要道。增加清道夫。共不過百人。按月多購石炭酸若干瓶而已。而預算月費。須加萬金。實可駭人聞聽。其各區警署。則視人之手段。何如爲財政之豐歉。然不致若外省之包庇煙賭也。此弊之在諸員司者。

偵緝隊司探訪。凡充探員者。必先熟知盜賊奸宄之情形。乃能勝任。故大半皆過來人。否亦流民奸胥之流。欲求其奉公守法。難矣。其大宗進項。莫踰煙

賭京師煙窩至秘密。下流社會不得入。且皆名營他業。但必與警探通氣耳。販買烟土者頗多。探士之雄於賞者則多。布爪牙以偵私土多數。報官少數。入已達官貴人之賭。不敢拏。光棍地痞之賭。不能拏。其可拏者中下等之商民耳。聞有粵人某暗啓賭館於京師。一探士爲司風遞信。月得賄五百元。他可想矣。此弊之在偵探者。

警兵作弊不易。京師尤難。惟截獲賊贓。竟有隱瞞不報者。其他規費大約有頭目人取之。人民而後分之。衆警者個人單獨索賄之事。却不恆見。往有警兵某素苛刻。車夫衆所痛心。一日站崗梁家園西。突爲人擊傷。且搶其槍枝。去以示報復。此弊之在警兵者。

### 督軍署

督軍本軍官而實握一省政權。省長必得其驩心。乃能久任。權力視清之總督。省長則巡撫也。署中有參謀副官兩處。軍需軍法各課。及秘書廳。軍務廳。而諮議顧問等官不與焉。經費年約三四十萬。凡不屬國防軍隊。舉其所轄。且有以督軍仍兼師長者。任何操行。捐潔之人。一任督軍。莫不立致巨富。歷年久者。數或百萬。或數千萬以上。其生財之道。取之餉。需建。築。服。裝。者。爲。小。數。取。之。軍。米。軍。械。者。數。較。豐。若。取。軍。費。以。營。商。業。鑛。務。甚。且。販。鹽。販。烟。或。遇。戰。事。防。務。勒。索。重。餉。於。中。央。則。數。皆。不。資。宜。督。軍。皆。富。家。有。開。一。壽。筵。而。用。資。至。數。萬。者。清。代。督。撫。視。此。誠。小。巫。之。於。大。巫。矣。陸。朗。齋。於。陝。西。以。私。種。私。運。獲。金。千。餘。萬。而。隻。身。脫。難。張。敬。堯。以。鹽。富。張。雨。亭。以。收。荒。地。富。楊。樹。棠。旣。歿。第。四。師。軍。需。處。挂。失。之。票。捌。萬。元。而。其。妻。認。爲。己。資。夫。以。督。軍。夫。人。存。款。

軍需處何以知其數。日與夫支券號數。是誠不可思議矣。唐莫賡熊錦帆。皆假託護法。大開煙禁。禁開則總師干者。即可攫得重金。大約一省美缺。腴差必先儘督軍所薦員。委用而省會警廳長。財政廳長。尤必須得其同意。否則軍警必交闕。財政必坐困於軍需督署。秘書恆兼他差。至參謀長副官長等。則父兄子弟。必居優差。優缺外交。則讓之文官。遇亂事勝。則晉勳發財。敗亦無絲毫處分。失地逃避。苟有人情。仍可穩居將軍府。月取千元。相彼督軍。真氏國之驕子矣。

參謀長者。督軍之腹心。副官長者。督軍之咽喉。非大得寵者。不能任。更有以參副兩長兼管衛隊者。所入尤豐。某甲本夔人子。以習日士官學校歸。後得任某督參長。適值新建軍署。及置地築營。皆所經手。富踰十萬。更有萃力以

緝捕黨人圖分賞金者亦有挾制督軍分其贓私者大約必與副官處通氣事方靈敏副官即清代督撫之巡捕以傳達稽查爲職恆代其督軍經營私業某任某軍署副長時至侵扣遣散黨人費以自肥又某省某師開赴前敵爲人煽惑勢已岌岌副官長請行囑攜五萬金勞軍而先據三萬爲已有後實費僅萬五千金爲師長一人所得叛謀遂中止而某則三萬五千元入橐矣又某軍署參謀長副官長均督軍弟子軍需課長則督軍快婿也三人皆精幹互相爭權衆稱之爲珍珠瑪瑙金剛鑽珍珠指參謀長謂其圓到漂亮若走盤之珠也瑪瑙指副官長謂其雖紅而價賤忝列入寶中也金剛鑽指軍需長謂其尖利無堅不破也一日爲督軍所聞值宴客謂幕僚曰三人被此美號吾將何居時諮議某已被酒含醉對曰明公其盛寶之櫛乎有此大

櫛諸珍。乃備督軍。不知其爲諷辭也。軍需長在座。惡其狂。後假事。誣以亂黨。嫌疑。非賴人救。幾罹槍斃云。

參謀副官。非軍官。不能任秘書科長科員諮議。則不拘資格矣。鄂人某以留日法政學生歸。倚黃陂力。得爲某省軍署軍法長。其人固吸煙身弱。不能早興。一軍官參謀長戚也。以侵餉歸軍法課訊辦。某不受囑託。依法嚴懲。參謀長銜之。自是每晨六鐘。卽速之來。不容少遲。未半月。某已委頓不能起。乃告督軍。以其癮作曠。公然督軍實吸煙。特妻妾外。無人知之者。聞以爲諷。已某因此乃得保其差使。

某軍署譯電員某。月俸五十元。然爲狎遊。纏頭費一擲百金。不惜服御。九輝煌。同事者妬之。紛騰謠譏。後副官長所賞妓。復爲某眷。醋海波興。而某弗覺。



也。一日督軍親率侍弁突蒞其臥室檢查見服用華美督軍怒甚跌足嘆息謂吾竟爲小子所誤呼弁縛之某惘惘不知犯何罪已而搜其篋得滬某銀行函蓋其中某獎券二彩得萬金由銀行匯來者也督軍恍然問得彩何事秘密曰是間多親友恐告家長則已不得恣用也遂略申斥數語皆誠其奢侈者遂解縛了事未幾副官長竟免職

其尤易滋弊者則偵緝處當袁政府時代此爲各軍官考成歲糜巨帑爲偵緝費於是有調查員探員探士之別且各分頭二三等非投誠之黨人則無賴之遊棍每一統率辦事處電至則此輩財源開矣平日捏造報告甚且偽製證書符號及宣言書名冊等以聳動故偉人之名大半皆偵探所造成果能緝獲民黨重要人物賞金雖豐而將軍參謀副官層層剝削探員到手不

過十分之二。於是紛紛自向中央接頭。而統率辦事處、軍政執法處、與參陸海三部之調查員亦聯袂南下矣。

### 省公署

省長爲一省之最高級行政長官。道尹縣知事等。其正轄屬吏也。財政司法。則以受政府特別委任。有監督權。近復兼轄教育實業兩廳。其權力視清之巡撫焉。然以武人權重。不得不屈節以事督軍。又畏省會彈劾。不得不聯絡議員。故營私舞弊之事。雖不能免。而心終惴惴。某任四川巡按。本爲將軍汲引。於是財政廳官、銀行等。皆畀任私人。部有駁詰。則挾將軍力以抗之。經徵員各視所入報効三成。巡按與財廳長勻分之。又多製紙幣以屯購軍米。收實官產現金。盡入私囊。其幣竇爲各省省公署之冠。其人後雖提交法庭。而

卒賴金錢運動力僅坐輕罪。又蜀人某署甘肅巡按委員知事皆懸定價盡廢資格一陝人素販帽纓售之京師富至數萬入民國失業乃以三千金爲其子運動署甘肅某縣知事履歷捏書前清後選道皆巡按署所代造是尤荒謬之甚矣。

某省長以經衆醜詆知不久其任適有奸商請弛米禁遂大膽批准實納其賄十萬也已而賴某要人力政府久其留任而訪壻軍署財政廳得米商賄且二十萬而省議會質問則第詆省署以爲過歸已而賄乃視他人爲薄大憤欲更前批而軍署持之力竟無如何大約販米運煙賣鑛皆前代奸商劣紳所爲者今利歸地方長官矣任用知事等官前代有扣選有部駁且須兩司上詳而實缺人員必奏經飭部核准今則實缺少委用隨心無論何省知

事官非他有。與援必不能在任。至三年而江浙兩省更調。尤煩更以某缺調。某缺者爲多。宜人言嘖嘖。釐稅雖歸財政廳任用。而省長囑委者固當如命。以報如江蘇稅局。以上海無錫下關爲最優。無錫爲省長姪壻下關爲省長世姪。上海則傳聞所得之款。歲提若干以報効省公署。某甲任某省長未抵任時。卽通書某地某大老。執後輩禮甚恭。旣受事。又畀大老子爲第一科員。弟爲教育廳科長。自是報紙士論皆有頌言。所送預算案。省議會絕不吹求。卽爲通過。無何突以霹靂手段。攘某地礦廠爲官有。爲之鼓吹贊助者。卽亦某大老也。已而二人竟參商。大老幾以忿死。衆莫解其故。後聞所親知內容者曰。大老垂涎鑛廠久而不欲歸公司。辦甲知其意。許以先收歸官。間接以歸諸彼。喜甚。故畢力贊助。目的已達。甲竟食言以之抵押債項入私。至

三十萬。自是與大老疎闊。大老身被衆譏。而一絲未得託人。告甲謂將以老命拚之。甲笑置不理。此老愈忿。乃告督軍督軍果怒省長。亟以十萬元爲壽事。乃已。

省長爲封疆大吏。而冶游飲博。則有同駟儉。許俊人官福建。賃屋城外。貯妓時共幕僚驪宴。孟秉初官吉林。游長春。日大召南北妓女。優侑酒。竟以罷官尤奇者。邊省某省長。微服偕庶務員出宿。倡家庶務員乃串通他人。就青樓中。困之費二萬元。始得出。某尤不悟。謂非得庶務爲調護。已將不免。酬之以甲等知事。缺某竟娶是妓之官。省長聞之。忿欲死。假其經手浮支事。劾罷之。政務廳長者。省公署之主任。佐省長爲治者也。然亦視其人爲何如。若浙省之廳長某甲。則權尙不逮秘書長。蓋省長本欲擢秘書長某乙。掌政務。適乙

方。覬。覦。省。關。監。督。以。政。長。例。不。得。兼。差。遂。薦。甲。自。代。未。幾。乙。果。兼。省。關。而。省。署。用。人。行。政。權。仍。操。其。手。甲。特。代。表。省。長。蒞。會。見。客。人。擬。之。爲。省。長。模。型。焉。又。鄂。人。某。任。前。清。四。川。道。員。以。善。烹。調。得。上。官。驩。入。民。國。劉。心。源。荐。任。湘。政。廳。長。務。頗。賄。賣。官。缺。其。法。則。一。缺。出。彼。卽。擬。人。請。委。而。托。詞。曰。此。人。將。軍。戚。友。也。不。速。委。且。見。怪。時。將。軍。亦。其。鄉。人。否。則。謂。是。人。與。京。中。權。貴。有。連。劉。本。衰。老。竟。聽。其。捉。弄。又。皖。人。某。前。清。山。東。道。員。三。年。前。任。陝。政。務。廳。長。其。人。起。家。營。伍。喜。狎。遊。爲。省。長。所。斥。則。以。開。烟。禁。事。反。唇。相。譏。省。長。無。如。何。也。某。督。軍。任。省。長。以。其。弟。爲。參。謀。長。不。厭。所。慾。乃。令。兼。政。務。長。以。格。於。例。故。稱。兼。署。凡。半。年。積。資。五。十。萬。則。鬻。官。販。鹽。所。得。也。又。某。省。長。以。宿。逋。重。日。恆。鬱。鬱。政。務。長。淮。曰。近。有。商。人。願。以。重。賄。乞。開。賭。禁。軍。署。已。運。動。成。熟。公。如。許。彼。

償宿逋。且有餘。省長喜過望。矚某爲說。和己而禁。開賄。殊不至。問某。某錯愕。若未前聞者。知爲所給。議收。回前命。督軍誚之曰。我武人。祇知諺。所謂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而過。河折橋之行。所深惡也。省長忸怩去。而京電已來。調某人。都供他職矣。其運動費亦取之於賭賄也。

科長科員或歸政務廳。節制而爲科長者。必與省長有密切關繫。故廳長對之。不得不假以辭色。若嫌其無能。或厭其作梗。則反爲之營求。調劑。使離省署。特不能得優差缺耳。聞某省公署科員某者。實省長之西賓。以假道學善談因果爲省長太夫人敬重。以月俸代束修。某雖排日到科。然一至卽行。初不辦公。一日復辟。耗至某靴帽袍袿。詭譎入署。勸廳長卽懸龍旂。復宣統年號。廳長厲聲斥之。某忿稱病不蒞館。太夫人慮其孫廢學。令人往速駕。某乃

吐實。太夫人怒責省長。不應。慢賢。省長弗獲。已乃調之爲秘書。始復來授書。蓋以政務長一斥。遂由五十元進爲百元。後且酬之以統捐焉。

秘書者。省長之內幕。爲其長者。必腹心。餘則界在遺老之舊官僚。與夫報界知名之文豪。數人所司。則私書、訓詞、演說、藁之類。近世富商巨室。凡爲長者。稱奇必廣徵詩文。所尤重。則督軍省長之聯額。遇此類事。則秘書財源開矣。撰書聯額。有贈代表往賀。又有贈浙硤石某商。爲其母稱壽。秘書某代表省長。往致賀。獲贖二百元。他珍物。稱是以歸。衆羨其行。已而上海某洋商。慈善家也。園林落成。省長題聯額。爲贈某。復請行秘書長尼之。另畀之所親焉。獲餽遺果多於前。

某君古文家也。以某逸老。落得爲某省公署科員。月薪六十元。碌碌隨人。未



嘗邀長官春暎。一日有慣弄風雲之武人號稱小扇子者。至省長署之席間。盛談古文。謂己嘗刊吳摯甫評選史記。又友林琴南。問公署中幕僚。亦有林乎。主人不能對。適某遺老在座。舉某以對。翌日小扇子以家傳來屬撰。某乃師零川。摹望溪。以應。大獲稱賞。未二日已擢任第二科科長矣。然實迂闊不能治事。政務廳長患之。乞省長調爲秘書。某以薪減拂袖竟去。無何入段幕省長。乃任其子爲某縣警佐。而於政務廳長深致不滿云。

交涉公署

有特派交涉使。除江蘇駐於上海。餘皆駐省。會又有交涉分署。則駐劄商埠者也。二者或置專員。或以道尹與稅關監督兼充。初無定制。世謂弱國無外交。而中華交涉。轉須按省按埠。設官者以失治外法權。事涉外人者。卽脫內

務範圍也。官雖隸於外部行政，則當受省長之監督。組織法則特署置四科分署，置三科補黜之權。純操外部以缺，非甚腴而易招侮辱。故民國官吏鮮久任，獨次缺得數年不易。人且可前後數任，如陳安生、楊小川之於江蘇是也。自光復以來，民教案漸鮮。除奉吉山東與日本接近，外交無理可言。此外租界地方亦時有糾葛，餘則發給游歷護照招待外國領事，直無事可辦。聊備一官而已。

粵人某甲以道尹兼任某省外交特派員。蓋前清時之出使大臣也。欲假事恢復租界上訴權，已於署中置公堂，且示審期矣。外人乃禁原被及律師均不得上堂。甲候兩日獄訟不至，用大頹喪。一日有德奧人獵于內地，爲鄉民所侮。外人照會來詰責，甲立飭警拘鄉人送之租界審判。署其不明事理，喪

失主權。至如此。而以顏厚喜邀譽。能演說當道。遂信其能。數罷數起焉。又某特派員以督軍開煙禁。頗受外人責讓。忿極。數干冒軍威。以爭之。督軍佯遜。謝暗令人伺其過。而總務科長者某之僚壻也。素嗜煙。一日爲警察所拘。督軍因晏外人席間。起言予極主厲行禁烟。柰官吏多陰違。今警察所拘烟犯。則交涉署科長也。可奈何。某固在座。聞之。赧甚。越日卽辭職。

與外人交際。歲時宴會。禮不可缺。鄂人某任東省。分交涉員務。爲苟儉。公費皆以入囊。遇國慶日。則讓之道員。謂主人當屬地方官。外人請宴。則以病辭。道尹某疾之言於省長。電部撤之。去計所私。公費不及千元。既還京。師運動復官。爲公府侍從。武官某所騙費三千金。而消息渺然。竟忿死。春明客舍。留日學生某。任某特派署通商科長。時洋商所運棉紗。偶爲釐局留難。領事

來。文。抗。議。適。縮。釐。局。者。某。之。鄉。人。也。乃。爲。密。函。告。之。曰。洋。商。以。留。難。久。須。責。賠。償。現。奉。部。飭。賠。款。擬。責。之。貴。局。望。速。以。資。來。便。爲。營。免。是。釐。員。素。拘。囿。得。函。竟。仰。藥。死。亦。無。人。爲。申。理。也。某。交。涉。署。譯。員。者。翹。翹。美。少。年。也。初。與。外。政。科。長。之。女。公。子。訂。婚。已。而。背。約。爲。交。涉。員。所。知。嚴。斥。其。非。某。隱。懷。恨。遇。日。領。來。晤。或。公。文。至。繙。譯。故。入。以。錯。誤。坐。是。交。涉。益。齟。齬。日。人。言。諸。外。部。卒。免。其。職。云。

### 教育廳

教育廳職專而權弱。地方官不盡受其指揮。索款過急。復易開罪。長官與寅僚滑吏紅員所弗樂就也。且積欠學款甚多。欲更一校長。必清結舊欠。而中學以上之校長亦如督軍同盟其黨。盛望重者視廳長蔑如也。邇上某君以

堅附河間得簡安徽廳長乃爲倪嗣冲所拒不得之官至今以諮議顧問等職往來京省不求復任蓋亦深知此席之不易且無味也

某省教育廳長清代老官僚也蒞任後爲所屬藐視某殊不以爲意然自是遇學界風潮頗右學生管理員窘甚後請辭遂盡易以私人其中校積習重號稱難治則以附亂嫌疑解散之或謂校中藏炸彈爲督軍搜得實某囑管理員所爲也於是各校皆從嚴取締衆竟無敢與抗者當道器之非病死者且任督軍矣教育會長某甲初與反對後甲以其前任某校校長時有經手建築製辦儀器款項不實事爲人所控賴某爲覆掩得無事以是感激遇事皆與表同情焉

教育廳之科員及省視學所希冀則委任校長也然本籍要紳及有名教育

家遇各校長出缺往往硬荐却之有所不能受之則缺額不敷乃手啓通告以用人一秉大公不顧私交乞京外寅僚見原毋頻賜薦函已而某中學校缺出省公署第一科長薦其弟京師大學學生也拒之踰月省立商業學校校長缺出所委任則本廳科長之內弟高等師範學生也省署大嘩自是事事掣其肘廳長思入訴于京部已稟辭行矣省長乃電國務院謂其擅離職守竟易他人焉

某省教育廳由廳長發起儉德會有爲會長在廳人員皆布衣蔬食幹事長則某科長幹事則庶務員也學界入會者頗衆成立年餘推及各縣有人調查其內容則本廳科長科員視學以及各校校長等無一非儉學德會會員衆始知其爲特別機關教育會至投書質問賴運動力調任他省焉

財政廳

財政廳掌一省收入支出釐稅員皆歸其委任卽縣知事之遷調亦得參議其間誠外官之津要也其大省之廳長皆財政總長選腹心充任能別開生面多籌收入者可上邀元首眷注而內爲財部次長鹽務署長菸酒總辦焉聞之關中某君歷爲廳長者也其言曰方今無米自炊討好實非易第能僅守四字訣則官運亨通必矣一曰軟應付本省軍需無論有錢無錢而對於軍官總須軟求巧推切不可露一絲鋒芒以觸其怒二曰硬收入祇有此數而政府命令不曰推廣教育則曰振興實業實皆敷衍衆人耳目計耳於此等處當一手握定勿絲毫放鬆萬勿勉強支付使後來者接續而起至報章之毀譽更所不計矣三曰奇何爲財政家能開源是也但自袁政府以降

驗契公產沙田鹽稅煙酒公賣已搜索殆盡矣非能異想天開另闢路逕收入必難增加於是乎種種新奇之苛歛法出焉四曰正此一字爲今日官場字典中所不見而任政廳者有時反籍其力約言之則能以正論非絕私交而後用人之權爲己操能以正言應付議會而後行彈劾之風潮可免他若催征比稅亦當嚴令正色以行之而拖欠短少乃是一己之操守則不預焉夫軟硬奇正道不並行斯獨以一身兼之宜其可膺上考邀顯擢矣

滇人陳某固牧令官貴州緣事罷職入民國乃夤緣得爲財政廳長所轄釐金四十餘處無一非賄賣者過付人則坐省也（他省官場坐省皆家人滇獨稱省號爲幕友一各屬解款皆由坐省經手上庫因有所挾制坐省者於解款到日竟留以營運非年終不爲清解陳嚴催之衆竟反唇以對無何有



兩省號以官款買空賣空虧幣鉅萬逃之港滬陳乃因是褫職焉。財廳例設總務徵推制三科置科長科員如額而另有庫員以司庫藏某甲任廳長日三科長則一僚壻一甥一爲督軍所荐其人恆在京若支乾薪者事皆科員某代辦則廳長之表弟也科員爲其猶子人稱之爲親貴內閣焉然四人中其三皆留東學生自命爲經濟專家於廳中開財政會議召所屬官咸赴會演講者則兩科長一庫員也所刊表冊簿記式並精番又月以四百元津貼省垣某報爲之鼓吹甲雖已半白猶西裝革履每各團體開會必至演說坐是聲望日隆得遷擢去去之日送者載塗然其在任日以公款販米賄賣稅差又佐督軍暗借外債得回扣若干囊橐固富有矣某廳長以撙節爲衆所惡稱之爲猶太人在任兩年齎出豐入庫有餘金省長思撥用嚴

詞拒之一日。忽傾所有以清欠餉數。至百六十萬。蓋師長某將卸職。乃因官銀號經理某爲說合。實領七折計廳長入私者四十八萬。酬說合人以五萬。省長微有所聞。阻不任發事。猶未決而財廳來報城外兵士有挾械入市者。勢洶洶。警力不能阻乞示方略。省長大駭。猶太人進曰。禍在眉睫矣。不速發者。變立起。省長無如何。聽其所爲。地方得無事。商民中竟有稱頌之者。某廳長者性奇。齎當官日頗舞弊。自肥而所屬幕僚殊不得分潤。以同盟罷工。傲之笑答曰。今求事者踵相接。若輩去莫愁。無人爲替。衆果不到廳辦公。且列舉其舞弊條款來質問。限日答復。某不得已。倩人爲調解。調解妙法。則後有稅差出當先儘廳員委用也。以此事得解。已而某聞諸員尙有秘密條件。則一人調劑出外。必按照所得提半津貼在廳者款歸總務科經理。年終

均分之後得調劑者多背約年終分數寥寥衆忿之務挑剔公牘以快報復某則必爲平反衆喻意津貼竟停止又有疑爲總務科長中飽者某科員乘醉毆之於倡寮致爲警察干涉某乃書於省長謂廳員積習難除非盡予撤換不可省長亦憤諸人不守官箴許其所請於是什易其八諸人欲再揭其舞弊事則已彌縫無跡矣某今尙居顯要其智計誠有過人哉

浙江某廳長民黨偉人也洪憲倒幕後財長爲其留東日舊友因畀以是席焉某則賄賣稅差上中下皆有定價一日委候補知事某任浙東某統捐腴稅也聞爲杭垣一錢莊所說合先付千元接事三個月後再付二千元其人到差兩月後以病重辭職某方思覓人繼續且擔認是二千金賄款而督軍已指薦一人勒之立委雖不敢拂武人意而心終怏怏不能忘情前賄無何

是人以病愈來謁。微露前千金擲虛牝意。某慰遣之。乃囑錢莊告以果能補致二千金者。當有以酬報。其人諾。遂薦於省長。委任某縣知事。已而賄竟不至。索之報以惡聲。方思報復。則己已免職。或謂其人病非眞。督軍薦之。卽其內弟。其在差兩月。正逢旺收。私入己豐。後且賴以得權。知事所費僅千元耳。又聞某嘗許其同學友某甲。允某地繭捐。以索賄不遂。中道撤換。甲欲扭之。鳴於省公署。餽以三百元。始息事云。

汴省財政廳長者。前清滑吏。以河南佐雜起家。東海之紅人也。入民國。曾徵漢口貨捐。國內第一腴稅也。而卸任時。尙有虧欠。其豪縱可想矣。旣就汴任。其廳中科員強半。追逋者私邸。以姬妾衆多。月費以千金以上。而所入則視漢稅大減。鬱洶甚。制用科長某。乃獻計請發行本省公債三百萬。於折扣中。

取。其。什。二。亦。六。十。萬。矣。某。喜。甚。言。於。兼。省。長。以。某。地。礦。廠。爲。保。證。事。爲。實。業。廳。所。聞。執。不。可。又。慮。財。部。不。能。通。過。議。遂。輟。未。幾。復。有。獻。計。者。請。按。川。等。省。例。每。縣。置。經。徵。員。知。事。不。預。財。政。而。經。徵。員。必。由。廳。若。此。則。範。圍。擴。張。生。財。自。易。某。肆。其。說。議。實。行。兼。省。長。本。武。人。無。所。可。否。而。諸。官。僉。以。爲。不。便。乃。暫。止。然。某。仍。欲。進。行。且。時。搜。索。羨。餘。紹。興。某。君。任。修。武。知。事。竟。面。斥。其。非。焉。

### 實業廳

實業教育兩廳設立未久其重要皆不及財政然吾國賴外債爲活揭債必先籌抵押品稅鹽各項爲質已罄幸地大物博外人方資我原料故言財政則借債借債則以實業爲質二者息息相通權勢自在教育之上說者謂實

業抵押外債。第二步則必有人受政府意旨而糾資設立公司。若無人反對。卽由此直截引渡以歸外人。若有反對則政府佯爲不省而卸其責。實業廳長設以此免職不久卽他有位置且視此爲優焉。斯卽民國振興實業之大計畫而各省設立實業廳之所由來也。

某甲已被命爲某省廳長。堅辭不赴。或叩其故曰：已成實業寥寥無幾。卽有亦握諸強有力者之手。吾輩無從干涉。其他則商工各會恃團體以抗官。則優爲地方開利源。則紕政府已屆破產。安有餘力以謀惠通。吾何樂就此哉。乃荐其表弟某乙以代。乙至任。林業借款成。以一手經理。獨得回扣十餘萬。乃呈請撥官荒若干頃。謂將置模範農場。又撥官山若干座。謂將置模範林場。久之開辦經費不至。告省長曰：費紕聽地荒廢可惜。不若招商辦理。或以

山地貶價售之人民適省庫如洗竟從其議山與地皆爲某墾荒公司以賤價得之組織公司者非他卽乙化名所爲領荒費則取諸林業借款回扣也以此營運年年寄家至三十萬且驕甲曰今竟何如甲太息曰今而後始信諺所謂事在人爲

清代某殿撰入民國以公府秘書外任贛省實業廳長行之日贛巨紳隸安福系而充國會議長者設盛筵款之謂將集資以營本省礦業某知其有異漫應之抵任未久城門山賣礦案作蓋安福黨欲間接以售諸外人爲黨中擴充經費也某卽託人達巨紳謂茲事體大不敢負責任巨紳以空言報之謂事成當爲營遷擢某志固不在此也俟議會及人民質問竟送礦照於省公署雖農商部申斥亦弗之顧而輿論仍多詆譏內復不容於段徐自請

辭職去。至今不得置頓。或謂江西富竹產紙。自歐戰作。紙價增至數倍。某上將欲營紙業。攝元首日某以秘書得上寵。故以是畀之。安福系素以某上將爲勁敵。因並惡某使不得著手進行云。

某甲自謂卒業於日本農學。或則謂其文憑爲捏造。某廳長初調之。充科員事。同官若前輩言必稱晚衆皆暱之。縉科長某乙訾其卑鄙。而乙則廳長腹心也。甲仍謹事之。而暗探刺其劣跡。舊有劣紳某丙領照開礦。中有鬼蜮乙實得其賄五千元。衆無知之者。至是爲甲所悉。通信報館揭其事於報端。地方紳民紛起。應之爭攻。廳長甲秘密請見。謂事屬乙。而公被謗。某所不甘。故已調查。得其收賄月日及寄資地點。立送之法庭。某願爲證人。以洗公誣。廳長殊踟躕不能決。甲曰。若此則彼之行可也。廳長喜如法爲之。卽以科



長缺。酬甲既操事權。復出證據。囑某丙再餽以五千元。始已。  
皖北某甲。清宰相裔也。北洋派多出其祖父門下。甲以揮霍。幾罄先業。投入  
安福黨。師賣城門山礦產法。議售其鄉某礦山於外人。黨中資以重金。令南  
下議辦實業廳科長某乙。爲運籌借之。至滬日。共狎游。兩月費二萬金。又蹙  
之蕪湖數展。轉間。曾未半年。十萬元告罄。乙所入居其半。數同官忌之。言於  
廳長。廳長以詰乙。殊不諱。且曰。剋日卽便令其奉三萬金爲公壽。何如。廳長  
慍解。未三日。果如數以獻。蓋以行賕。議員欺甲。甲方懼省會異黨者。攻擊故  
奉酬無難。包然後以內外責難事。竟暫輟而運動費二十萬去。不復返矣。

各關監督署

海關權握之稅務司。爲監督者。所得則公費撥餉。賠款生息。皆以官銀號司

之。故。官。銀。號。委。員。卽。監。督。之。帳。房。也。（滬商會總理某卽袁樹勳任上海道時之官銀號委員）其兼有常關者用人徵稅權皆操於監督贏餘卽可入己故以兼有常關者缺分爲優民國成立各設專署分置科員不以地方官兼充職務極簡而歲入豐者仍不下十萬金然非有奧援難邀簡任但既任之後苟能循分自安不與稅司發生衝突亦可久於其事故稅司實不服監督節制而監督則事稅司唯謹也。

鄂人某前清道員也以善夤緣入民國仍得爲營口關監督其當官第一妙法卽善事稅司對日本人之充稅員者尤恭謹其署中每星期必晏外賓然接客訥訥殊不能置一辭洋員皆笑之遇商人有所求請則蹙額搖頭以權不已操對然所屬自科長至僱員無一非私人宜昌某君嘲之曰吾入君署

誤。以。爲。禹。王。宮。也。蓋。鄂。人。素。以。禹。王。宮。爲。鄉。館。其。署。員。多。鄉。人。而。某。則。形。若。木。偶。猶。宮。中。所。祀。之。神。也。

科。長。科。員。無。他。私。入。故。皆。願。調。劑。爲。分。關。員。但。分。關。員。缺。亦。有。優。劣。之。分。大。約。地。勢。可。放。私。便。作。弊。者。爲。優。初。不。視。徵。收。之。多。募。爲。準。也。邊。省。某。關。監。督。查。分。關。過。嚴。支。費。亦。多。裁。節。衆。員。咸。怨。遇。有。偷。漏。漫。不。攷。查。奸。商。皆。繞。道。赴。之。新。關。稅。遂。繼。稅。司。有。煩。言。某。自。負。辦。事。認。真。必。無。弊。端。竟。與。洋。員。關。總。稅。司。言。於。部。處。立。免。其。職。焉。

其。他。專。屬。常。關。監。督。若。鳳。陽。辰。州。夔。州。臨。清。諸。關。柄。由。獨。操。指。揮。如。意。善。理。財。者。一。二。年。間。卽。可。致。溫。飽。皖。壽。係。某。以。張。勳。力。皆。任。鳳。陽。關。監。督。署。設。蚌。埠。某。終。年。居。京。津。在。差。不。過。歲。一。二。月。而。已。以。其。揮。霍。甚。囊。無。餘。資。然。所。親。

爲之計算。蓋賞急。逋三萬金。應酬費萬餘金。私用浪費約四萬金。是一年私入在八萬金上矣。當清代馮夢華以鳳六穎四道兼關歲入不及三萬金。視此殆有媿色。

常關員司私入富者。以驗貨員簽子手爲最。地少偏僻者尤易留難。某監督以釐局司事起家。宿諳諸弊。蒞事日條分縷晰。指剖弊端以戒所屬。以爲衆當洗心。已未幾。收數大細細研其弊。卒不可得。恐以短收被議。自請辭職。既去官。始有告之者曰。公在位分關皆溢收。絀獨在總關者何耶。蓋分關減價招徠。稅作六折。故諸商爭赴之。經總關時。驗貨員與簽子手僉稱貨票相符。公能逢貨得自爲查驗耶。此而不能則分關與總關驗貨簽手通同一氣。任何明察之監督。其弊仍不能破也。特利歸商人。彼輩非深恨長官亦不輕用。

此術某始恍然而已。補救無及矣。

近年來洋關發現弊端。如關役私收商稅。賣放私貨。是皆弊坐華員者。若江海關。曾控告稅員某俄人。種種營私舞弊。是洋員亦不免矣。近以禁販烟土。弊竇尤多。而各關監督。絕不敢提議整頓者。蓋以所轄常關亦魯衛之政。或視此爲尤甚焉。

道尹署

道尹者。各縣知事之監督。然環顧各省道尹。曾有能秉公舉劾屬員者乎。吾固知其無有也。沿習至今。道尹自道尹。知事自知事。除例行啓轉公牘外。百事皆不過問。故兼關監督。兼交涉員之道尹。職務少繁。餘則安閒。類請代之。教職且鮮。優缺所得。公費僅敷開支。非以其可升轉省長。當無人樂就矣。其

附郭省城者稱爲首道。時與督軍省長相接。勢力較重。蓋於本職外必有兼差也。浙人某任川西道。尹時身兼五差。人呼之二巡。接又某道尹以兼充督軍。署諮議乞省長調任首道。省長弗允。然某纒被駐軍署。殊無去意。催之督軍代答曰。某扞醫術。特延來診疾。何催爲知其勢強。竟與首道對調焉。

道尹受省長委任。監督所屬境內財政及司法。此見之於公布者也。然實際上稅員法官並不受道尹之節制。已成爲習慣矣。某道尹者以元首世兄弟之資格當清代。亦曾任監司。抵任後苦缺瘠。且宿累多。乃納其快壻某甲之計。實行監督財政知事。署及稅局。逐時派檢查員往查。且大張示諭。各縣徵收錢糧。有於規定外多取一錢。准人民立卽來署控告。稅局若此。商民亦勿庸隱忍。示出知事果有致賄求涵蓋者。而某稅局長固簡任職。且曾充軍書。

秘書長匪特無所餽遺。檢查員至時拒絕不聽。檢查且多微詞。一聞而大怒。揭諸省公署。請撤委省長。不敢搜其中。飽迹不可得。衆問及他知事。聞之皆效法。所爲同倡。盟不承認。道尹之說遂播人口。更怒請辭。省長念其爲元首故人。乃設法乞京部調爲某關監督焉。

道尹遇緊要時間。除呈省長外。得一面逕呈總統。蓋指非常變故言也。閩人某任道尹。署員皆其鄉誼。聯合爲麻雀戲。日設四局。客十六人。初局設署中。嘗爲報章揭載。乃賃屋署左偏。開便門以通之。適警察區員某少年好事。受人聳恿。夜分率警往捕。諸員與方豪且輕其爲轄警。衆中有謾詈者。警員遽開鎗示威。乃開門逃回。署有踰垣遁者。道尹聞署旁鎗聲。方驚駭。比見衆狼狽逃歸。問故有答以警察生變者。遽沿向例逕電總統。事後幾罹重罪。賴投

籌安會得免

縣知事署

知事位卑而近民。庶政蔑一非所司。故弊端煩多。然亦視省分而異。略言之。則北省知事威儀排場依然。前清牧令而羨餘多。提取歸公。竟無腴缺。南省表面雖非而缺分實不惡。往日竟有視清代爲優者。就蘇浙論。浙又遜于蘇。西南邊省以護法闕餉不免苛斂。或有開烟禁爲籌餉之方者。地方官因緣爲奸。不無染指四川。則不經手錢糧甘肅則完全清習。就中唯山西一省官吏皆閭系以奉公守法爲宗旨。他省不能望其肩背。湖南官以賄得自不能不取之百姓。故張敬堯轄境直無一良吏。可尋斯則各省之大略也。

聞之。懋南某君曰。凡任知事者第一要義則能聯絡境內武官。可倚其力上。



通軍署則終身受用不盡次則能出資爲部民運動省議員又次則逢迎要紳若三者兼備指日道尹矣。至教育界報界亦宜以餘力點綴署中養一二文士爲代擬實業計畫書或勸學演說辭若是則知事能事畢苟背乎此雖廉其守勤其事愛養其民終不能久任也。誠有慨乎其言之矣。某君固江蘇之幹吏也。

凡幹吏其署中科員必有與本地紳民通氣者以備有事時爲幹旋也。若汴省某知事逕委本地要紳子弟爲科員則尤異矣。自洪憲倒幕議會復興輿輪少重知事果過受攻擊有輿援者他調無援者撤任其有輿援而痕跡太重者雖撤任不久卽他有調劑輿援爲誰本省軍官第一就地巨室京中大老第二省議員第三也利害若此故民國地方官以敷衍二字爲秘訣欲求

其破除情面難矣。

某甲任東省知事。聽訟則索賄。徵稅則搜索。獨對於縣內諸團體如學會商會之類。則異常優待。幾於有求必應。人叩其故。曰：預備撤任時。囑此曹以公呈留我也。已而果然。商會總理致爲縣人唾辱云。

知事某甲請委其舅乙爲承審員。乙以老病。諸獄皆甲自斷。管理一械鬪案。得賄萬元。乙知之。諷以所判不公。意在分賄也。甲怒。呈省撤換。乙瀕行。邀紳商學諸界茶話。盡舉甲贓私以告衆。大譁笑。甲聞。竟遣警拘乙。禁之。各界不服。擁入署釋乙。出護之。至商會。而其人老邁。且氣忿。至卽驟殂。衆大駭。甲乃飾媪爲其舅母。登商會總理門。索贖聞破。費至二千金。甲得其什七焉。某甲任知事所治。大商埠也。有奸商暗設烟膏店。月以千五百圓餽縣署。及警佐。

等衆聞而惡之。舉某巨紳呈准省公署組織禁煙局。不受知事節制。方著手破其弊竇。而烟商已具二萬元乞甲爲抵制。甲乃出萬元運動省公署。取銷前批。謂禁煙爲警察及自治區責任。不必另立機關。自是月賄增至二千元。知事猶得千元津貼。選出之省議員三百元。餘七百元則警察重事均分之。某知事兼警備營務處。以其叔祖任省公署秘書長也。以苛刻爲紳民所惡。嘗假修河議加畝捐。而委其妾弟爲工程員。衆愈不服。一日議事公所衆面詆之。怒甚。歸以營務處名義宣布戒嚴。發警圍自治會。指紳士某某爲亂黨。縣民大駭。逃者紛起。後爲人民所控。批道尹查復。以叔祖力僅。以悞聞譌。耗臨事張皇。撤任。未幾復出任某貨稅所所長。

紹興某甲以醫起督軍公子。疾得任某縣知事。署中科長科員等。半會垣折。

字起課之流人各給薪三五元不等承審員則其從子乙曾爲軍隊書記者也月界以十二元以此刻削中飽公費其豐喜而告人若此更不必覓意外財矣故賄賂不入然諸人實無賴烏能安貧竟聯合乘甲臥病盡捲其衣飾財物以去(甲喪妻故無眷屬)中並有徵存萬餘金唯承審員以醉臥未預謀甲終疑之收繫諸獄乙忿服毒死甲亦隨歿計其在任不踰三月也或見所爲呈文有知事所學者包公也斷盡奇案又到任告示有青天已到告狀者速來又門聯曰共和大國大一統無所不大大清正知事知百里何事弗知皆其科長某素賣卜號稱言必中者手筆也

南省某知事私刻官紙以漁利蜀中某知事假鑄徽章取富民人財廣東某知事以救災私發獎券湖北某知事官販私鹽浙江某知事圖賴經徵經費

爲人扭控於上海此皆近事之可笑可恨者也。

貨稅所統捐局

是皆厘金之變名百弊叢伏等於清代唯值米禁期中能賣放大宗私運數萬金可以立致則清代委員所無也其膽大者并敢賄放私土故米禁煙禁愈嚴稅局弊端愈大其大局希冀留差者枯月則籌款墊解亦有由司書等湊資者然不免受其挾制矣上海貨稅所一填票司事月薪不踰三十元而實入在二百以上朝夕狎飲鉅博若豪商則其所長可知然是等大局應酬至重所得亦未必盡能入己也

民國稅制省自爲度惟局卡之密視清代蓋加數倍初以爲偷漏不易矣孰知水則船戶包運可以賄免陸則繞道越卡可以賣放故局愈多則弊愈煩

湖北平善壩稅局。向專稅土藥。近則兼收百貨。其查貨之嚴。甲於各省。一簽子手。歲入在二千元以上。謀充是役者。非預費千金不可。某局長抵任。議盡裁舊役。意在索賄也。衆無應者。遂一律更換。未二月。稅收大絀。蓋商船夾帶藏法。奇妙非熟手查貨。必不能知其處所。故此輩盤踞把持。雖精綜覈者。爲之長。亦無可何也。

某省自督軍假託護法。大開烟禁。釐金收入驟增。所填厘票。上書山貨。若干件。騎縫上有一小虞字。其真山貨。則無虞字。厘員舞弊者。則私刻虞字。票以給商人。唯須與經過局所通氣。方免截驗。故其地雖瘠苦。而厘稅員私入獨豐焉。

某省當清代。已行統捐銷場。值百徵二。出產值百徵一。五其法。按旬由商店

以簿記呈局核明納稅順天某甲任局長時按稅規九折實收七折填票商人樂得一成免稅其二成則入私囊若零星稅款仍照章徵收填票故風聲不露而兩年得七萬元以歸浙人某都督族人也任烏鎮統捐素吸煙以秘密外人無知者文牘員任某乃設危詞以恐嚇之某問計對曰公時駐滬而託言在省居都督所庶無他虞某從其策自此局權皆落任手年餘腰纏纍纍而以多金恣縱竟吸煙日須數錢焉

高等審檢地方審檢廳

法官舞弊自光復以還數見不鮮矣承發吏書記法警無一不可通賄賂尤甚者則承發吏大約不肖者居其什八推事以上奉公守法者固多而交通

律師或直接納賄者亦復不少其見諸報章者已指不勝屈今特摘其爲人所未知者數端以饗讀者焉

某商埠審判廳著名弊叢承發吏歲入至每人千餘金二千金不等留美學生某甲任廳長蒞事日卽布告招考承發吏謂舞弊者革除缺額以考中者充補不受私落昭示大公報名者數百人及考試後又定期口試衆已少疑之蓋取吏何重文字耶迨口試後諭衆曰三日外榜示已而數改期至年終始發表則取中八人無一非以賄得者衆大嘲笑其弊一也

某甲任高等廳長預囑某內兄設旅館於法署近地宿膳費視他店減半蓋藉爲通賄機關也凡控訴人至省咸宿是店店中人卽爲說合幾於無案不行一年餘所得已鉅萬忽出示謂訪聞旅館主有招搖情事當傳訊而館主



己先期遁矣。未幾甲亦調任。其弊二也。

某甲任推事。以辯才稱。同官忌之。乃暗偵其陰事。則得判決某姓家產案。事後曾得其餽遺。乃設法告之。訟負者傳言將提起。上訴甲不爲動。則囑訟負者。逕以函傲之。甲卽據函送檢察官。起訴。謂是有意索詐者。而訊得賄無證。據投函者竟坐罪。其弊三也。

某丙任書記官。長而以其戚誼爲承發吏。內外勾結。在家置二人抄繕文件。備人探問。分別輕重。以索賄賂。其弊四也。

破產案件。若執行拍賣。弊竇尤大。如某省有木商某丁破產。負債二十餘萬。肆中有貨值三萬。而各山定貨照原價。則值銀四萬餘。照市價。則值七萬。丁戚某願以十萬承受。其產法庭不允。賴律師某說合。外加法官萬金。始爲所

有其弊五也。

地方廳判決不服。當上訴於高等廳。故地廳必與高廳通氣。駁雖不能以情理爲準。而期限手續規條種種。故准者可駁。而駁者亦可准。往四川某地方廳長。高等廳長習法政時之教員也。以長者自居。狀涉傲慢。而自是上訴案。什准其八。每准不撤銷。原判其判決書駁詞。犀利多予。人以難堪。時在四年前。一離婚案。地方廳認清代新刑律爲有效。而高廳則引案比證。謂久已無形。取銷其弊六也。

### 地方警察廳

水上警廳各縣警佐附

省會及緊要商埠。例設警察廳。其職任則受省長或道尹之指揮監督。辦理警察衛生消防等事務也。然任廳長者。恆聯絡武人有寵於督軍。或奉省長

爲上官道尹則絕無節制能力也蓋其人多已晉勳位列中少將少遷則全省警務處長或鎮守使若滬廳之徐國且鄙山東警務處長弗爲而津廳之楊以德且爲段門健將又月俸雖薄而私入甚富苟不取外款則計廳長正入尙不敷其汽車費也凡置廳地方非有督軍卽有護軍鎮守使廳長當納贖門下否則與參謀副官長聯盟此關既通官運必亨再以餘力恭維省長聯絡諸團體交通言論界則八面玲瓏無往不利矣

警察辦事秘訣除戒嚴時代防範亂黨外餘俱以敷衍二字了之蓋若按照違警律事事認真則必開罪長官巨室及各團體譬如租界巡捕嚴搜行人痛責車夫是其常事若內地警察仿行之煩言立起報紙亦從而譏詆矣故著者遍遊各省見省會商埠警察於保安衛生則以經費不繼絕未講求正

俗則以畏勢畏譏不敢管理終日立街頭若木雞然見有鬥毆或滋事者則移行他處以避之是皆奉長官戒也求如光緒時天津警察之精神蓋已渺不可得矣。

歲支警餉馬乾軍裝器械諸費一廳恆數十萬十數萬不等廳長生財之道自多其警正以下則以烟賭等項爲大宗規費若未設工巡局地方各項雜捐并歸廳收而建築給照築路發價等項尤便上下其手斷非清代巡警道警察總辦所可擬也。

烟禁爲巡警之利源除山西外大約各省皆然而內地諸縣尤甚以報紙不致訪登而愚民可任意私罰也又有一種流民專以訛詐私土爲事或更冒充警察此則實足分利故明幹警員下車伊始必盡收此輩爲之用其奸商

以原力組織販土挑膏機關者恆在商埠地方事前必交通警滌按月包賄若干暗中爲之保護但有一二家歲賄便成鉅萬對於零星私土務從嚴偵察以報其酬猶前代官府既納鹽商餽賂必爲之嚴懲私販也

消防事務有歸民辦者有歸警辦者歸警辦者附置消防隊某省會警廳長以其庖人某甲充消防隊長缺額侵餉購辦器械軍裝中飽大半廳長得什七甲得什三有言於省長者頗申斥廳長然經年會垣無火憲遂聽其舞弊自私焉

商埠警察有接近租界者須與捕房通氣辦事乃順手故對於總巡捕頭之繙譯華探之頭目或給以乾薪或時通來往庶臨事可免隔閡各鄉鎮警區生財尤易爲警官者苟能逢迎巨室則烟賭規費取之無礙浙

江。硤。石。某。商。人。稱。之。爲。硤。石。大。王。凡。任。其。地。警。官。者。必。先。卑。辭。厚。幣。以。奉。之。然。後。任。事。方。無。阻。礙。杭。人。某。者。對。大。王。獨。落。落。後。卒。以。納。賄。事。繫。禁。耐。其。嫂。爲。營。救。始。得。釋。

水。上。警。廳。轄。境。綿。長。製。備。船。械。視。地。方。廳。尤。便。作。弊。某。任。廣。東。第。一。水。警。廳。長。駐。地。爲。番。禺。僅。二。年。積。資。三。十。餘。萬。龍。王。部。下。要。人。也。又。某。任。四。川。第。二。水。警。廳。長。甚。至。串。販。私。鹽。分。取。賊。贓。某。任。浙。江。外。海。水。警。廳。長。終。年。安。居。四。明。苟。游。杭。滬。則。借。名。出。巡。偶。以。海。盜。倡。獗。擄。及。外。人。嚇。甚。親。巡。於。鎮。海。部。下。故。作。驚。惶。謂。盜。且。至。某。卽。脫。去。制。服。裝。束。如。水。手。焉。蓋。使。盜。不。注。目。以。便。逃。逸。也。

### 警備隊

此仿前清之巡防營制。所以補警力之不足。以備大股盜匪者也。爲省長所轄。合數營置一統領。統領可侵餉。可借緝捕。以漁利。壽州人某。以楊善德落充浙江溫州統領。其部下皆皖北人。發審員陳某。日吸烟。須銀十元。大作威福。以索賄賂。而壽人爲拐販者尤多。亦皆入其隊中。以此控案。疊出。省長不敢撤。迨善德死。始另易他人。一方稱慶焉。又某乙。以五千金投張敬湯門下。委充湖南某地警備統領。竟縱所部大掠。而誘之土匪也。又河南某警備統領。以嬖人杜姓充營官。衆論不服。將鼓噪。某竟積衆自設誓。謂杜乃其世弟。並非嬖童。人莫不匿笑者。

鹽運使署

運使缺分長蘆兩淮爲優。四川兩廣次之。浙江河東福建山東等省又次之。

場知事等歸其委任緝私營隊歸其節制且不愛地方大吏干涉可謂利權並擅所畏者獨稽核分所之洋員耳故幹吏必以接交洋員爲先務得其吹噓或可以內擢署長其委用知事先儘部署所落後之私人下等缺則以應酬本省文武大吏閩人某以督軍力卽任其本省運使親戚族鄰爭求委任闕於其署招警察入始解圍又自清季淮巖之權移至十二圩督銷故運使缺漸瘠入民國後始復往制是皆張岱杉聯絡洋員力也以分稽核耳目近其他中飽侵漁弊自較少

### 造幣廠

銀銅局在清代卽爲優差以薪水之外有紅可分也贏餘多者督撫署年終亦提若干成以奉之今則利皆歸廠且各省分廠裁撤者多現僅有總廠一



設。之。天。津。分。廠。六。設。之。江。寧。瀋。陽。成。都。漢。陽。廣。州。昆。明。外。則。河。南。有。銅。元。局。  
廠。愈。少。則。利。愈。專。故。今。之。廠。長。遠。勝。清。之。總。辦。但。民。國。幣。制。較。爲。劃。一。若。清。  
代。吉。林。等。省。所。鑄。之。銀。幣。當。不。致。復。現。然。銅。元。則。厚。薄。輕。重。猶。可。任。意。鑄。銅。  
元。愈。多。則。利。愈。厚。每。購。買。洋。鈔。不。但。廠。長。得。大。宗。賺。款。卽。采。辦。員。亦。所。護。不。  
資。每。廠。分。總。務。鑄。造。化。驗。三。科。而。實。權。則。廠。長。與。總。務。科。長。技。師。三。人。勻。操。  
之。有。廠。長。卑。視。技。師。後。鑄。幣。力。爭。成。色。不。少。通。融。至。年。終。竟。無。紅。利。可。分。云。

## 官場百弊補遺

京官例得冰炭敬沿習已久各部署辦公室裝置煤爐則始自清季度支部垂及今日交通部乃獨擅其利焉自九月杪然罏至次年二月杪止煤由京綏鐵道運京不取運費較之市煤價賤六七成初則專供部署繼而凡交通人員私邸皆用是煤再進則製爲煤票以餽親友農商部羨之起而與爭謂鐵道屬交通而煤礦則屬本部也亦復言之有故持之成理終當有所分潤焉

往者津浦鐵道租車係由日本漢森公司承辦共租篷車二百輛每日租金四元以十五年爲限到期該車仍歸漢森公司然核計車價每輛價值不過

四五千元。購入不過百萬元。而每車每年租金至一千四百四十元。年合二十八萬八千元。十五年需四百三十餘萬元。而車卒不爲我有。經手此項者。謂毫無弊端。人其能信之乎。又彰德至石家莊鐵路。爲京漢津浦兩路間之重要幹線。歷年議案。均主張國有。突有商人曹姓。呈請承辦。部竟核准。或者謂曹卽曹汝霖。雖無確據。而中有黑幕。則不問可知矣。又京奉路某站長。呂姓。以侵款撤差。爲時未久。忽委充東三省電政監督。其實呂絕無電政知識。世謂交通部爲弊藪。舉上三端可見一斑矣。至其部員而分花紅。津貼。光復後。議裁革。而次長王姓。獨反對。首先領用。衆皆效之。弊遂莫挽。留學生之獵得廡仕者。囊橐旣豐。初以交接外人。須以骨董書畫爲餽。繼則已亦搜古求珍。若曹汝霖之流。舉自命博士。兼美術家也。故都門古玩字畫。

價大增行賕買官者有時亦藉力於此焉此則京官之雅者降而品題男女優各奉黨魁撰爲側豔之詞以相誇炫其在劇館擊掌高呼如飲狂藥毫不爲怪又有一輩則孜孜談利純然買辦行逕而外債或資厥力故其位置恆優

外官則分發各省之簡任蔭任職日益擁擠非奧援與賄賂則十年不得一差故昌言運動絕無忌諱桂人某錢幹丞門生也曾權本省某道尹既而以簡任職發浙仗師力而寧波統捐海寧知事然其人實庸妄無何錢閣倒某立撤任虧公款至四萬蓋考績報最之法不行於民國惟恃金錢勢力欲知事之盡心民事顧安可得又浙人某以名家子權湖北江寧知事頗愷悌得民譽而新省長欲另易私人竟懸牌調任上游總司令吳光新見而不平力

爭於省公署始暫留任焉。

各省舉行吏治課以津貼窮員最優等月可得三十元凡數試第一者可得差委然非有人情及工運動者亦不得列第一浙省以首道兼吏治研究所長其人除探刺督軍省長好惡以進退屬員外他無一能人稱之爲泥塑道尹又有自信絕不能文者則包人鎗替無論取弗取月給以數元此惟新到省者可行其應鎗者則無聊之酸子也。

浙東某君素負清望及爲某省政務廳長碌碌隨人著者怪而叩之蹙額對曰行政莫要於用人而今日文官受制軍人凡所囑託百勿一拒而軍界中之佔勢力者又皖北人爲最多其地風氣一人服官九族皆至蓋始自合肥文忠公時矣故一督軍署軍官課員百餘彼之親戚族鄰羣賢畢至皆思噉

飯。於。政。界。於。是。省。公。署。財。政。廳。菸。酒。公。賣。局。苦。矣。不。觀。參。謀。長。某。非。巢。縣。籍。耶。今。巢。人。之。在。本。省。政。界。者。儼。然。乾。隆。朝。之。張。姚。兩。姓。也。孰。從。而。言。治。理。乎。余。亦。爲。之。太。息。不。已。

絕良補品 **自來血**

大瓶二元每打二十元  
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

功能補血生精開胃健脾滋陰潤肌療虛益損長精神培原氣烏鬚髮壯筋骨爲世界唯一補劑

清血解毒 **海波藥**

每瓶二元每打二十元

專治一切花柳毒症新舊蘊毒如筋骨酸痛膿瘡腫潰爛成穴下疳橫痃魚口便毒以及各種險疥疔瘡金錢惡癬皮膚濕爛諸瘡兼治婦女月經不調赤白帶下子宮內爛等症服之必能搜除淨盡非但諸患消滅且從此血液清潔紅輪滋生而體力加強健矣總發行所上海五洲大藥房

# 官場百弊

有引

觀渡聞人

今。之。人。猶。古。之。人。也。今。之。官。猶。古。之。官。也。然。古。人。爲。富。而。仕。今。人。爲。貧。而。仕。爲。富。而。仕。者。欲。以。官。耗。其。資。財。故。力。圖。國。利。民。福。爲。貧。而。仕。者。欲。藉。官。飽。其。囊。橐。故。但。知。殖。黨。營。私。是。其。爲。官。也。雖。同。而。所。以。爲。官。之。志。趣。固。已。判。若。天。壤。矣。或。謂。今。人。不。逮。古。人。其。言。豈。虛。語。哉。且。諺。有。三。百。六。十。行。行。有。弊。之。說。所。謂。弊。者。損。人。利。己。之。謂。也。吾。意。一。般。社。會。之。弊。竇。強。半。皆。係。個。人。與。個。人。或。一。部。分。與。一。部。分。之。交。涉。是。其。爲。弊。也。猶。小。若。官。僚。則。皆。享。四。海。之。奉。攬。無。上。之。權。軍。國。大。事。彼。實。決。之。是。其。爲。弊。也。足。以。危。害。邦。本。戕。賊。兆。民。蓋。弊。之。至。大。且。劇。者。也。鈍。公。以。官。場。爲。百。弊。冠。殆。有。深。意。



存焉。予也不才，亦嘗爲委吏矣。故於官場種種之流弊知之特詳。然弊端千萬紛亂如絲，不得不藉一人一事爲綱領，因而旁及其他。現時在野之鉅公，徐某綽號徐矮子者，卽暗地操縱時局者也。茲特將此公半生行實告之。讀吾文者，雖曰未窺官場內幕之全豹，亦可以見一斑矣。

徐某人，也身長不滿四尺，而狡詐百出，心雄萬夫。御下至爲嚴厲，雖至細極微之事，亦必再三審慎，不使在下者稍占便宜。先哲所謂察及秋毫者，徐氏有焉。顧雖如是，彼對於上官尤能吮癰舐痔，曲盡恭維之能事。試觀予下述各節，當能信吾言之非妄。

此公出處言人人殊，有謂彼來自田間者，有謂彼出身商賈者，亦有謂彼祖若父皆曾任閒曹散職者。究竟何者屬實？下走亦難斷定。然此事無關重要。

存爲疑問可也。今宜述予所應屬之事矣。前此六七年徐爲交通部僉事。職非顯職。然處於承上啓下之地位。佐以徐氏靈活之手腕。故入款至豐。據彼親信人云。爾時徐氏之入款一歲可數萬金。正堂俸金不過十分之一。餘皆來自外間。試叩以生財之道。則不外爲交通部所轄機關之人員（如輪船局郵政局電報局鐵路局等類）作居間者。大抵此項人員在差者。遇有舞弊情事。爲人所告發。或爲上官所察覺。於此而欲保全其位置。或欲求未減無差者。欲求占一席之地。均不啻授與徐氏以絕大索賄之機會。蓋彼自到部以還。對於分所應治之部務。百不縈心。惟以逢迎上官。聯絡同事爲唯一宗旨。此無他。不過欲闔部上下之人與彼融如水乳。因以遂其居間之事耳。彼具是魔力。遂爾隨心所欲。無所不能。故對於一般待罪之人員。得賄則以事。

出有因查無實據等字樣爲之開脫。否則加以似此如何如何（卽貪污枉法之類）若不從嚴懲辦何以警既往而勸來茲等字樣使受重創。又雖在平時亦嘗向各該局所私索月費。苟或不予則遇事百般挑剔。雖呈文字中略有一二省筆或挖補或措辭微欠斟酌亦必聳恚上官加以申斥。人慮其從中敗事亦唯有出錢買安耳。彼既藉是術以羅致金錢更藉金錢之能力以保其位置。每月除酬應費家用外餘錢悉以供揮霍。緣是八大胡同間（京師官娼聚居處）無日不見此公之足迹。偎紅倚翠選色徵歌爲樂。固未有艾而樂極生悲。竟因狎妓餘波致使毒瘡遍體。如是矮子先生遂得大瘡。僉事之徽號其後居間事發某總長欲科其罪矮子急懇權要羊某力爲緩頰始得以撤差了事。未幾爲京東某縣知事下車伊始首發嚴禁賭博之布。

告然而知事公署中固無日不又麻雀也讀者試思以如此狡滑無賴之官僚安有不刮地皮者故到任未及綦年復以貪墨解職攜眷返都門賃住椿樹頭條(街名)某號宅其妾寶珍蘇產也曩年曾在韓家潭賣淫故京人多識之者內務部次長吳某卽爲彼舊時狎客之一偶相值於公園或劇場輒復笑與攀談冀重温其向日墮歡之舊夢寶珍慮徐氏知而見責勉答三數語輒逃然次長續舊之心猶未已也或有以此中事告徐者徐聞而大喜謂此事果確吾又且慶彈冠矣或誤解其語意胡盧而去徐入問寶珍曰聞汝識內務部吳次長信耶寶珍慚懼不能答徐笑慰曰卿毋爾卿果與渠有舊吾尙有求於卿因附耳授以方略寶珍笑領之他日遇次長急以笑領迎之遂偕往某飯店夜午始散自是時作幽會情好甚密有時且邀吳至家背人

作團圓夢。吳既習慣自然。遂亦視爲常事。一夕復往。正歡笑間。一侏儒忽破門入。蓋卽徐矮子也。吳與寶珍皆失色。矮子暴怒如獅叱。臧獲捉將官裏去。吳急哀免言。願以千金爲壽。徐怒視吳。面佯作駭狀。曰我謂伊誰。乃次長耶。立揮臧獲出。屈一膝曰。適間冒瀆乞原宥。小妾獲事次長。幸莫大焉。如不見棄。卽以奉贈。何如。吳喜出望外。顧慮其詐。弗敢應。矮子疾聲曰。公毋猶豫。徐某不食言也。卽呼臧獲治夜。海錯山珍。咄嗟立辦。徐肅吳就坐。已與寶珍坐於側。履襪交錯。主客盡歡。撤席後。徐卽爲吳道。晚安反扃其門。而出。吳心雖駭愕。顧無如何。遂安之。翌晨赧然興辭。徐詢以藏嬌。何許。吳不能答。固問之。始囁嚅曰。僕廬西四牌樓某號宅。徐笑頷之。比夕竟以馬車送妾往。吳內不自安。遂以某處道尹兼海關監督。酬之矮子。如是乎。大得其所。緣該關既

屬名關其道亦非小道他人欲求其一不可得矮子兼而有之是安有不發財者彼初視事時亦復猶人惟於歲杪使用一種特殊之手續籠絡關署人員使爲己盡力聚斂其法係於夜靜無人時密呼一司員至袖出朱提授之曰歲聿云暮雨雪飄搖吾知君無力度歲敬以此數奉贈不足爲外人道也此司員感謝去另招一司員至仍以前法待之如此者數夜署中當事人員已無一不墮矮子術中矣在各該司員之意以爲監督獨厚於己己不可無以報之如是徵稅防維無所不盡其力既無偷漏之虞更無以多報少之弊以故每值月晦結算稅資時往往較其他監督任內多至數倍比較固極其優異監督之腰纏亦已盈滿諺云名利雙收正矮子此時之謂矣矮子既富不復安於下位如是輩金入都日周旋於奚某梁某羊某王某（按皆項城

幸臣之左右婢膝奴顏無所不至未幾遂拜某省巡按使之命一行作吏九族尊榮緣是矮公起節時乃有五虎將隨往五虎將者卽郭宏勛黃格庵王大海麻繩武徐孝候也矮子蒞任後以郭爲警備隊總司令黃爲財政廳長王爲實業廳長麻爲秘書長徐爲第一科長之五人者胥爲矮公之義弟正當學問僅得皮毛吹拍工夫乃造峯極渠輩與矮公聯爲昆季詢可謂難兄難弟也吾前不云矮公之爲人精明強幹事必躬親不使在下者得便宜耶今試舉一事證之渠自京師起程時奚梁羊王諸公各以親友之名條交矮有三五人者亦有八九人或十數人者約而計之無慮百數就中以縣知事爲最多餘則軍界人物亦間有爲小司事長隨者矮公蒞任之始一時無從位置因派員巡視各縣名爲考查縣治實則吹毛求疵冀消納其夾袋中

所藏人物是固官場中恆有之事不足爲矮公責者惟此項巡視委員舟車一切之費用例應出自公家矮公慮委員藉此浮冒開支因定一特別限制凡委員所有支出之款項概以得有蓋章之收據爲憑否則不生效力以理論之此等手續誠爲公允辦法然實際決難做到例如出坐舟車付款時但能易得舟車之客票並無所謂蓋章收據者且此舟車客票乘坐後亦爲收票人收去決不能留爲客人用款之證據又如僕夫搬運什物例應與以工資此輩苦力畢主未見名章之形影欲彼於收款時出一蓋章收據怨天下無此辦法(餘事可以類推)今矮公竟定如此之限制名爲重視國帑實無異逼令委員貼錢辦事獨不思如此辦法爲委員者果爲潔身自好之士則必不能奉命反是則於沿途索賄於各縣正不患不得大宗之入款又何恤



於區區旅費。矮公生平治事類於此者極多。此特舉其一耳。某日矮公方與王大海共坐閒話。忽有一臧獲倉皇入白。謂主母新自北京來。暫住於某某街某旅館。乞主公着人迓之。矮公怒叱曰。蠢奴無目。主母見在內室。又安有所謂主母者。此必女流氓招搖撞騙。可令警察廳派警驅之。臧獲諾而退。徐私謂王曰。渠意爲誰。吾思必香妃也。大海搖首曰。香妃與幼爭情好。甚密。恐未必念及我公。今來此間者。必爲阿翠無疑。矮公疾聲曰。豈謂天橋（北京地名）唱大鼓之賽寶翠耶。大海微頷曰。想當然耳。徐愈駭曰。此女頗不易與。且爲奈何。言至此。又一臧獲入白。謂夫人在棧發怒。果主公更不遣人往迓者。彼卽乘肩輿來與主公理論矣。矮公駭極。欲泣。大海笑云。公勿懼。公但不惜巨款。弟能爲公遣之。徐問幾何。大海曰。萬金足矣。徐有難色。大海

作沉思狀。伸五指指示徐曰：然則公給此數，再少則弟亦難爲力矣。矮公無語。立給五千元支票，命往財廳支錢。大海欣然領命去。徐心仍戚戚，恐寶翠不允，則來日大難，正不知作何了局也。明日大海來言寶翠怨公薄情，且給資少，故憤不能平。經弟百計勸導，頃已安然北返矣。徐聞而大喜，厥狀如釋重負。此渠居官時之政績也，而與彼相依爲命，助桀爲虐之五虎將亦各有其特殊之政績，足爲我人作文之材料，但限於篇幅，實不能一一詳載耳。憶徐視事匝月之一日，讌僚屬於公署，五虎將咸在座中，酒酣，座客縱談往事，以爲樂。有言及軍事者，黃（格庵）因盛稱某少將（時爲該省軍署參謀長，兼任清鄉司令），功績謂渠曾以五百人破匪巢數處，歸時馬項懸人頭數十胥爲積匪首級，雖古之飛將軍恐亦無以過之。言時，睨郭（宏勛）微

笑○意○似○藐○之○蓋○黃○與○郭○固○莫○逆○時○因○爭○狎○一○妓○遂○如○水○火○勢○不○相○入○爰○當○大○庭○廣○衆○中○遙○談○某○少○將○事○譽○某○卽○所○以○諷○郭○也○郭○揣○知○其○意○因○大○言○曰○此○何○足○異○曩○吾○以○七○千○兵○守○潯○陽○戢○軍○十○數○萬○始○終○不○敢○犯○境○此○豈○某○少○將○夢○想○所○能○及○耶○麻○（繩武）向○無○酒○德○醉○後○恆○不○擇○言○因○笑○謂○曰○然○然○微○將○軍○（郭○係○中○將○故○麻○以○將○軍○稱○之）鎮○守○潯○陽○袁○項○城○雖○欲○稱○帝○不○可○得○也○座○客○皆○大○笑○郭○不○能○堪○因○怒○叱○曰○腐○儒○安○敢○嘲○我○豈○謂○吾○劍○鋒○不○利○不○能○斬○汝○頭○耶○言○次○旌○以○熊○掌○拍○然○有○聲○麻○痛○且○恚○急○以○酒○瓶○投○之○郭○頭○觸○瓶○竟○釀○出○極○醇○之○紅○酒○痛○恨○之○餘○欲○以○手○搶○報○復○羣○客○勸○阻○均○無○效○公○慮○將○肇○禍○厲○聲○呼○喝○曰○汝○二○人○欲○造○反○耶○須○知○吾○爲○省○長○有○約○束○羣○僚○之○權○決○弗○聽○汝○曹○滋○鬧○卽○論○私○誼○吾○爲○汝○曹○之○兄○亦○有○干○涉○之○必○要○今○宜○聽○吾○言○安○坐○暢○飲○敢○再○違○抗○

者。吾。當。命。人。縛。之。郭。麻。無。奈。勉。強。終。席。而。散。讀。者。當。知。之。數。人。者。皆。一。時。有。名。人。物。或。爲。行。政。長。官。咸。爲。統。兵。將。帥。今。竟。在。席。間。演。出。如。許。怪。劇。則。其。平。時。之。政。績。當。然。不。問。可。知。吾。書。至。此。雖。欲。言。不。忍。言。矣。噫。

# 野 間 鶴

## 鬻 潤 字 例

---

墓表碑錄六十元

傳記壽祭四十元

序跋題誌三十元

聯語雜件面議

胡撲庵 葉楚儉 劉三 王鈍根  
干右任 費龍丁 楊了公 姚鶴雛 代定

潤須先惠一星期取件處收件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百弊叢書續卷一

## 官場百弊

庸言

### 縣署百弊

縣公署爲行政之起點。握一邑之政權。知事之下。有警佐。有承審員。有各科科長。更有科員、技士、書記、等職。警佐有一等二等三等之別。承審員每縣一科。科長每縣四人。(一)總務科長。(二)會計科長。(三)教育科長。(四)實業科長。各科科員一二人不等。技士每縣一二人。書記各科一人。此縣署組織法之概要也。觀於縣公署組織。儼然一地方小政府。職權頗廣。事務頗繁。弊竇亦因之叢生。不避煩瑣。分述如次。

(甲)縣知事之弊。知事官俸繁缺。每月三四百元。簡缺每月一二百元。然而孝敬上司需費。應酬同寅需費。資助親戚需費。其他若太太若老爺小姐若姨太太。凡衣服首飾。無不在在需費。區區月俸。似乎不足開支。豈知爲知事者。非但不憂虧孔。往往空箱登台。滿囊歸去。古諺有言。一任清知縣。三千白銀子。迄於今日。豈止三千。試觀曾作縣太爺者。孰不積斃巨萬耶。此種進款。果從何來。一言蔽之。曰作弊而已。弊有多端。大概如右。

(一)侵吞公費。丁漕兩項。爲縣知事收入大宗。民國以來。每石每兩。俱帶征手數料。大者五六厘。少亦三四厘。以蘇省各縣論之。或有地丁十許萬兩。或有漕米二三十萬石。其手數料。平均以四厘計算。則一忙一漕。可得已近萬元。其他若附加稅。若契稅。若牙帖稅。煙酒牌照稅。屠宰

稅。漁雜稅。以及房捐典捐。每年征收手數料。多或逾千。少亦數百。而實在開支。不過造串。催征解款。及櫃書之些微津貼。糧差之些微工食而已。故各種支出。僅及收入十分之三。四其餘悉飽縣私事之私囊。

征收丁漕公費之外。尚有行政公費。司法公費。大縣每月二三千元。小縣每月亦一千餘元。縣知事爲侵吞計。行政用人。往往減少。使一人兼二人之職。卽司法一股。除延請一承審員外。他若司法警察。應用十名者。減用八人。錄事書記。應用三四人者。減用一二人。所節省之公費。卽爲個人收入之巨款。

此外遇春秋祭祀。國慶紀念。苟可作正項開支。無不左盤右算。必侵吞若干。不肯稍漏絲毫。



(一)存款生息 凡丁漕兩項縣知事決不隨征隨解多活存於錢莊銀行藉以生息大概以本月收進解上月之款常措一月收數私自存放若丁漕額巨之縣月有萬金之流轉每年能得數百元或千元之息金其善理財者遇收數極旺月份向錢莊銀行做買銀厘買錢市等交易獲利尤厚惟丁漕關係正供攸關考成稽延不過月餘至雜稅雜捐往往任意延解有遲至半年之久者其獲利可知矣。

(二)隱沒罰款 自民國以求罰金一項爲縣署大宗收入此種案件烟賭最多凡煙犯賭徒一經破獲但求早脫囹圄故處以罰金自覺萬分僥倖無不竭力籌繳縣知事收納以後雖於收條上如數填寫而於存根上必隱沒若干犯罪者固不得見上級官廳亦無從得悉更有犯罪

者。係。體。面。之。人。竭。力。運。動。無。論。罰。款。如。何。巨。額。不。願。宣。布。則。縣。知。事。可。全。部。隱。沒。無。絲。毫。報。解。

(四)花銷公款 凡一縣之中。必有地方公款。以南數省而論。富庶各縣。多至百餘萬。卽貧瘠各縣。亦有數十萬。此種公款。大概由昔時於丁漕項下。帶征積存。或由地方捐置。其用途。無非辦積穀。育嬰。浚河。興學。恤養。養老。等各種慈善事業。要知官署對於金錢。納入則易。支出甚難。例如近年。蘇省。滬海道。屬各縣。虫荒。水荒。連年不息。耕鑿細民。謀糊口於四方者。有之。鬻子女以求生活者。有之。而各縣積穀。大都數十萬石。地方人士。請求開倉發賑。縣知事藉鄭重公款之美名。始而批駁。繼而調查。繼而造報。轉輾數月。窮民以實惠之難得。言論稍形激烈。舉動稍涉。

張惶而縣知事遽以秀民藉荒滋事等詞電達上官上官卽以格殺勿論四字壓迫之間或上官通飭辦理荒政當散粟散財之際必多方剋扣迨造報時又浮冒名額一轉移間私囊中又多盈千累百矣且勸荒派員施賑派員設局立所巧立名目一筆開支帳軌輒數十百千金於是頻年積儲公款遂花銷過半矣積穀如此其他公款之花銷亦大率類是

(五)收受壽禮 縣知事爲一邑長官用入行政具有特權凡爲其椽屬者鮮不事之如神明每遇知事本身生日或太太生日降而至於少爺小姐姨太太生日其父母在堂者更有老太爺老太太生日眷口衆多者幾乎何月無之一般屬員爲獻媚計孰不備豐厚禮物送之如遇太

太小姐姨太太生日尤必備華美之衣料珍貴之飾品每歲之中此亦收入之一種。

(六)公行賄賂 從前縣署關防甚嚴士紳交結長官甚至懸爲厲禁縱有不肖知縣欲收賄賂既鮮過手之人又畏森嚴之法自民國以來法紀蕩然事無鉅細以運動二字爲必要之手續一般無賴士紳甘心爲虎作倀黃金獻入黑白混淆古諺有言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洵足爲今日縣事知寫照。

(乙)警佐之弊 自警察職權獨立每縣設警察所縣知事兼所長之職實權多握於警佐之手其間遂有弊端種種

(一)浮收報告費 地方居民遇口角細故每報告警所以判是非理應

具報告書一紙。照例納報告費百數十文。近來各縣警察所對於此種報告額外浮收恆有增三四倍者。名爲補公費之不足。實則爲警佐所朋分。

(二)傳單費 警察所收報告書後。依法不在警務範圍者。應分別民刑。令當事人自向正當法署起訴。但邇來警察所爲生財起見。一遇報告。卽發傳單。原報告人應納傳單費一元或五角不等。此種浮費除酌給值差警察一二角外。餘亦爲警佐之私收益。

(三)拘留費 警察所傳到犯事人後。先拘留於警所中。受拘者應納拘留費。或按日計算。或因事而定。否則有不給飲食。不使安臥等之虐待。拘留費多寡無定。少或一二元。多則七八元。

(四) 賸錄費 此種私費凡遇不能解決之事須申送縣署者始行收之名爲原報告人繳納實則被報告人亦不能免

(五) 侵吞公費 自警察所成立關於路燈清道修築道路等地方事業悉歸其掌管而握所中特權者實惟警佐例如一區城內有路燈五十盞每日應用燈油十二三斤乃包於路燈夫一日祇七八斤或十許斤而燈光之明暗不顧也又如清道應用夫役十名乃減少二三名而街衢之污穢不問也至遇修築道路一切工食材料對下則折扣報上則浮冒種種盈餘有同事者則朋分之或入一人私囊

(六) 收受賄規 賭規一項爲警察所私收益之大宗吾國賭風之盛歐美各國所不及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鄉何他無賭何時無賭於是警

察所賭規亦終年不絕。或按日收之。或躉數收之。一月之中。多者百數十元。少亦十幾元。例如蘇省松江縣西鄉某警察分所。其區城內常有賭局十餘處。據穀中人言。每局每日繳規費於警所。小者六七角。大者一二元。平均計算。每日不止十元。故該所警吏。每年祇賭規一項。總有一二千元之盈餘。但是警吏之私囊。滿百姓之脂膏。竭矣。

(七)抽收煙捐 民國以來。煙禁頗嚴。無如一般黑籍之民。似與結生死之交。終不肯斷絕往來。故無論城鎮市鄉。無處不有私售私吸。警所耳目甚近。若輩不得不以金錢孝敬。以免舉發。任警務之職者。目的原在金錢互相利用。於是私煙最盛之地。視爲警吏最優之缺。以予調查所得。蘇省青浦縣有兩處警所。煙捐之巨。爲全省內地各縣冠。該兩所居

該縣著名首鎮商務發達居民衆多吸烟之戶聞有百餘家售煙之處亦有數十該警所對於在家自燒自吸者每季收煙捐五六十元或百餘元視烟癡大小而定至售烟者每日繳捐至少一元致該處人士有宵爲警吏母作知事之趣談

(八)隱沒罰款 依警察條例有得處十五元以下罰金之權但實際上警所罰金往往有數倍於此者何以受罰者能甘心忍受耶其中有說焉例如破獲烟犯照現行改訂條例售者死刑吸者至輕應得有期徒刑十餘年之罪警所獲到此種烟犯暫拘警所中不卽移解犯罪者亦知解至法庭難免照律定罪於是急覓人關說願罰數百元但求含糊了案警所竹槓敲足卽以嫌疑二字表而上判罰十許元卽行開釋一



筆巨款。遂餉警吏私囊矣。其他如賭犯等類是者尤多。

(丙) 承審員之弊。一縣之民刑訴訟承審員實握裁審之權。權既重。斯弊乃多。茲分次述之。

(一) 賣批。無論民刑訴訟。先得批准。然後得有審理之日。民事訴訟固無不准之理。若刑事訴訟一遇批駁。雖有聲請再議之救濟法。而當事之人財力精神多費不少。且遇輕微傷等各種訴訟。稍延時日。傷痕平復。當此官官相護時代。即使上訴。恐有理難伸。而賣批之弊亦於是乎起。爲此種交易之介紹人者。大都屬檢驗吏。司法警察書記。及本地之律師。其費至少二三十元。予鄉有陸某爲村人。沈姓毆傷額角。赴縣請驗。奈陸係鄉愚。縣署無熟悉之人。竟遭拒却。沈姓聞之。趕投本地律師。

張某納費二百元。張某一面囑其於腰際用藥物塗成作青紫色。一面以五十金袖致承審員。并代遞狀詞。承審員受狀批准。傳兩造訊判。竟處陸某二個月之徒刑。後納金拆贖。諺云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足以描盡今日司法界之黑幕矣。

(二)改供 依據審理訴訟章程。當事人之供詞。書記照錄。後當庭宣誦無誤。乃令兩造簽字供詞之下。所以防改供也。近來承審員往往不肯遵此手續。故遇上訴案件。恆有供詞前後不符。致遭敗訴者。蓋大理判例。有上訴不得翻供之明文。夫供詞之前後不符。大都由被控拆人賄通承審員。將原供改易。此種弊端。幾乎何省蔑有。

(三)濫行拘押 刑事訴訟。無論原被集訊。後始得拘留之。民事訴訟。惟

被告人遇必要時得拘留之。今之承審員遇刑事案件往往有被告尙未傳到而原告投案待訊竟押於看守所者亦有民事案件被告無拘押之必要竟拘押累月而不釋者此種拘押之原因無非金錢之作用。例如甲理直而懦弱乙理曲而狡猾因事涉訟若依理判斷乙無倖勝之理乙於是賄囑承審員將甲突然拘押使受種種不自由之痛苦甲固懦弱遂有息訟之心乙再利用他人劫之以威餌之以利使乙自請撤銷或由旁人和解更有延爲宕案遂不了了之。

(四)延遲牌示 近來縣知事署審理民刑案件不用判決書以牌示行之於是勝訴方面恐其上訴賄通承審員將判詞故意延遲牌示例如刑事上訴期限祇有十天待至末日始行帖出而所標日期早已經過。

九天此時敗訴之人必羈押看守所中縱親屬在外探聽欲卽日具狀聲明萬難辦到若無親屬關切者更無論矣近來蘇省松青兩縣用此手段駁奪當事人上訴權利者已數見不鮮

(五)抽換案卷 此種弊端凡爭繼及田土訴訟最居多數承審員尤視爲發財生意多則二三千金少亦數百元予戚陳君無嗣贅一婿撫一姪以爲承繼人後陳君病故嗣子與贅婿爭產親族調解無效卒致成訟贅婿某納費二千五百金於承審員倒填半月捏伊岳父名在未死前已將家產分兩股支配具狀備案及集訊承審員卽據此理由仍判贅婿與嗣子平均分析又有陸某於前清光緒卅年間絕買方姓田八十餘畝至宣統三年春方姓忽然向其回贈陸某以絕產無回贖理當

然拒絕未幾成訟。陸某檢齊原有單契繳案備核。詎方姓納賄承審員及原代書人於契紙上添入十年內准原主回贖七字及集訊承審員居。然照此判決。

(六)顛倒刑罪 凡刑事案件承審員一經得賄往往避重就輕例如損壞罪依刑律得處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僅處罰金承審員於此視納賄之多寡以定刑罪之輕重一縣之中一年之內似此案件不下數十百起大概必有十分之五六件運動減輕爲承審員者遂得一筆巨款矣亦有爲爭熹氣運動改輕爲重亦恆不少。

(七)宣告緩刑 刑事犯既經判決當送執行然多財者苟不惜運動之費納賄於承審員請求宣告緩刑但使刑期以內不再有犯罪事實發

生則期滿之後與未嘗犯罪者無異一切公權仍得享有故犯罪之人稍有財力者第一運動宣告無罪不獲惟有運動宣告緩刑此亦承審員之利藪也。

(八)濫予假釋 刑事犯無期徒刑執行滿十年者得假釋之有期徒刑執行過刑期二分以上亦得假釋但假釋准駁之權操於承審員之手欲運動假釋不得不納費於承審員近來人民犯罪日多承審員每年此種收益於是不少。

(丁)總務科之弊 縣署之總務科儼如省公署之政務廳除有專管主科外其餘一切公事皆歸其掌握職權之廣不啻一小知事於是弊竇生矣。

(一)侵權 總務科名義含有總攬一切之意故爲該科之長者必稍具

才略之人。縣知事遇有不易解決之事。往往就商之。彼乃乘此以侵知事之權。亦有庸暗懦弱之知事。自知才不足以應變。遇事委其辦理。彼既大權在握。獨斷獨行。知事僅僅畫諾而已。凡爲縣署椽屬。不得握權。尙且弊端百出。稍得信任。卽無惡不爲矣。

(二)欺罔 知事昇其權於總務科。總務科握權以代行職務。遇事欲圖自利。不得不用欺罔之手段。例如修葺房屋。估計祇百元者。必曰工程浩大。非二百元不敷支用。又如添置雜具。實則數十金足矣。必曰百物昂貴。非百餘金不辦。一出納間。已有數百金飽其腰囊矣。

(三)受賄 縣署中民刑訴訟。歸承審員主管。若行政訴訟。依法縣知事自理。但爲知事者。誰不喜逸而畏勞。往往將此種職務。委諸總務科於

是乃開賄賂之門。昔聞松江某鄉朱某出身微賤而頗有資財欲充該鄉自治員恐受人攻擊先納費四百金於該縣總務科劉某徑然委任厥後地方反對卒藉庇護之力不致去職但朱某每年自治員公費爲劉某乾沒且不時貸款二三年間竟耗去千餘金云。

(四)引用私人 縣署中若技士書記及收發監印等職用人頗多總務科既爲知事信任往往以私人推薦於是通同一氣黨羽衆多舞弊更易上則朦蔽知事下則蹂躪地方爲害非淺。

(戊)會計科之弊 會計科主管一邑財政作弊較他科爲易且縣知事欲於財政中稍染一指必先與會計科勾通故會計科舞弊尤屬膽大氣粗以無人敢揭其私也。



(一) 移動存款 一邑之中必有公款數萬或數十萬。存放生息。會計科往往移動。以取利。例如有公款五萬。存於甲典。年息七釐。會計科提取三萬。移存乙典。年息一分。或八九釐。而報銷清冊。依然年息七釐。一轉移間。每年有數百金之私入矣。若存款多者。猶不止此。

(二) 挪移解款 縣署解款。地丁糟糧。不能過延。因攸關知事考成也。其他雜稅。可任意報解。會計科乃挪丁漕之款。私自存放。移雜稅之款。以解丁漕。迨雜稅催解。急逼。再挪丁漕之款。以解雜稅。輪轉週迴。一年中常有數萬金之存放。遂可得數百千金之利息。

(三) 墊解丁漕 丁漕兩項。有逾限加征。所以勸早完。懲滯納也。大概自開征之日起。一月內輸納者。作未逾限算。過此卽爲逾限。加價之數。以

蘇省論忙銀每兩二角漕糧每石五角大概限內完納者真正殷實之戶其餘陸續輸完會計科當將滿限前挪他項雜稅及輕息存放公款爲各戶墊解少或一二萬元多則七八萬元俟花戶陸續完納渠卽陸續收回無須一月則加價之銀皆爲其餘利

(四)折扣發款 凡縣署發給各款均須經會計科之手除各科薪水外大概多有折扣例廚夫茶役輪班門房等至少須扣百分之五若工匠等多扣一成至於米糧薪炭折扣多寡雙方另議此外如糧書櫃書差保等飯食費折扣尤巨又有催徵吏(卽舊時糧差)一項以其有格外出息竟全數乾沒此事予親問於松江何某非虛構也

(五)包辦雜捐 近來政府專事搜括捐稅繁重爲數千年所未有其中

如屠宰稅等。竟准人包辦。於是會計科乃得一莊生意焉。其法以他人出名承包。已則隱收其利。卽以蘇省松江縣而論。屠宰稅一項。每年實際收入有二萬六千數百元。而認商祇一萬三千餘元。中間有一萬數千元之餘利。致本年肉商鬧成罷市風潮。

(六) 浮收公費 凡牌照捐。牙帖稅。及契稅等。均征收公費。名曰手數料。此皆爲會計科主管。遇業戶領照領帖投稅之時。必額外浮收數角數元。細大不捐。以一縣之大。積成總數。便可盈千累百。

(七) 串吞公款 此種弊端。多與地方不肖士紳勾通。例如各項公益費。若備荒浚河。施醫之類。會計科勾通士紳。具名請撥。待批准發給時。扣去幾成。以入私囊。今歲疫厲盛時。各縣紛紛設時疫醫院。甚至有一所不

足添設二所三所者自表面之觀果然救濟貧民實則爲串吞公款起見者亦屬不少滬海道屬之某縣平日公款積儲最多附郭之地竟設時疫醫院三所而四鄉疫勢較城區尤盛數倍請款備藥稍行施濟多不得准此中秘幕可想而知矣

(已)教育科之弊 教育一科事較簡單似可弊絕風清矣豈知毅中弊竇亦層出不窮試分述之

(一)科長之弊

1 串盜學款 一縣學款掌於教育科近雖有勸學所組織不過領發而已教育科恆與縣立學校校長勾通借建築修理添置及開運動會等名目支用公款暗中互相分肥

2 分肥薪水 凡校長暨勸學員學務員均須縣知事委任教育科實主管其事。於是不肖者欲運動此職，宵犧牲薪水幾成以酬其勞。爲教育科長有一筆進款矣。

3 暗收貼費 近來各書肆欲推銷書籍用品，往往送津貼於各縣教育人員。予聞上海某大書館對於教育發達各縣之教育科長，月送二三十元之乾薪。故該書館每有一書出版，教育科即通飭各校採用。至於教科書尤以該書館出版爲定本。幾乎如科舉時代之四書五經無可更變。其所以然之故，不過因教育科受其乾薪，各學校不敢不採用耳。

(二) 視學員之弊

1 撤換校長 一縣之小學校長其成績若何悉憑縣視學之報告故小學校長須與視學員聯絡或以酒肉結納或以金錢餽送否則非曰教授不合法卽曰設備不完全更有指摘其管理之無方校務之懈弛而撤換公文立下焉

2 薦任教員 校長欲固其位置交權於視學員以得良好之評語視學員卽以私人薦於校長以充教員此項教員大都學問平常其擔任之教科尙須校長帮忙然而按月薪水不可過薄以全視學員之情面

3 合辦學校 鄉間添設小學須得縣署核准方有公款資助於是謀充教席者與視學員串同合辦如此不遭批駁校中課程爲校長者

任之領得公款視學員須分幾份之幾且此種學校無論內容如何腐敗而觀視學員評語必異常優美

(庚)實業科之弊 縣署各科弊竇最少者爲實業科以吾國農工商事業除少數通商巨埠外皆在幼稚時代故簡僻各縣實業科長往往爲總務科兼管卽衝繁各縣雖設專科不過調查造冊而已然任此科長者月支薪水閒來閱報打牌亦自有樂趣近來有縣立農場縣立工場等組織於開支項下稍得分肥又添一筆進帳矣

# 百弊叢書卷二

## 議會百弊

阿 備

議。會。者。全。國。的。意。思。機。關。有。神。聖。的。尊。嚴。藉。以。發。展。國。力。裨。益。民。生。者。也。中。國。之。有。議。會。自。民。國。成。立。始。迄。經。七。八。年。間。忽。而。召。集。忽。而。解。散。忽。而。恢。復。忽。而。改。組。紛。紛。擾。擾。幾。乎。寧。歲。論。者。多。謂。受。政。府。之。壓。迫。遭。武。人。之。打。擊。致。不。能。發。揮。民。立。政。治。似。乎。可。惜。實。則。議。員。諸。公。要。不。能。不。任。其。咎。也。

當。民。國。二。年。第。一。次。召。集。時。國。民。與。政。府。對。於。議。會。頗。有。尊。重。的。觀。念。倘。議。員。諸。公。盡。其。責。任。不。營。私。利。人。孰。敢。侮。之。無。如。選。舉。總。統。則。收。投。票。費。組。織。內。閣。則。收。通。過。費。物。腐。虫。生。穴。孔。風。入。議。會。先。自。喪。其。尊。嚴。外。界。亦。因。之。而。



輕視野心之袁氏乃敢乘機而施解散之手段

袁氏既歿黎氏當國議會又得恢復一般議員逃亡者歸國在野者入都記者曾憶當年滬上送行時新聞界都進忠告議員諸公亦有自矢改途易轍以補前愆者詎入都以後選舉副產卽有收受運動費數百萬元騰載於報章猶不自愛對於總理閣員忽而同意忽而彈劾種種作用無非爲一黨或個人爭權攘利之私謀最可駭怪者對德絕交已經贊同對德宣戰羣起反對外交大政視同兒戲授武人以口舌乃遭第二次解散之打擊

自是以後國事紛擾張勳復辟黎氏出走段合肥藉起義討逆之名迎河間入都重握政權深惡舊國會議員之搗亂重行選舉產生新國會今日禍國殃民之安福部亦乘機而誕生一般舊會諸公借仗南方武人之力自行召

集延殘喘於廣州日尋干戈並樹旗幟一國中遂有兩政府兩議會南北對峙以自相殘殺爲得意內訌既亟外患不顧及至國願吐罵外人勸告兩方始行罷兵然而國權之斷送國土之喪失致今日痛哭呼號而不可復設議員諸公當日稍以國家爲懷何至若此

現在南北和會雖已重開而和議之成尙無希望南斥北曰非法北斥南曰搗亂相持不下實則兩會諸公一邱之貉耳欲救中國惟有吾國民自覺自悟兩方議會皆爲鏟除悉本良心毋貪金錢之運動重行選舉庶幾得真正民意之代表或者於國計民生稍有裨益乎記者此作舉其弊之大者言之若夫議員個人之笑話趣史已有指嚴先生記述請讀者閱之

出恭也要通過

指嚴

北京自有新國會後，其最優美之成績，一爲恢復民國二年中行則例，以致惹起各地股東之反對。二則爲西北籌邊使之官制案，致演成極有趣味之武劇。當日籌邊官制案通過三讀，乃僅在五分鐘內，可謂迅速極矣。聞當屆門會議之際，笑談百出，而尤奇者，則惟新議員王沐身沐身，前於討議院法案，至以衆議員資格欲修改參議院院法人，皆傳爲笑柄。是日方以嚴格之閉門表決官制案，沐身忽奮門欲出，安福派議員大譁，並恐其有意反對規避而出也。副議長劉恩格主席見此譁攘，卽起詢王君欲出之理由，王不覺臉泛桃花，疊言並無他故，不過腹脹甚急，欲出恭耳。願議長千萬方便，於是全院爲之粲然噫。新國會往往扃門會議，竟獲此出恭結果，吾無以贊之贊之。曰佛說善哉善哉。

醉話和盤托出

指嚴

錢內閣以學生風潮爲安福派所利用因而推倒於是內閣問題變幻萬端。干木公獨反對小朱（朱深）乃贊成東海提周少模外間均謂安福派受一打擊。周內閣可望實現矣。卽不然亦必與東海磋商另提第三人爲調停地步。決不敢再提出小朱惹起干木公之唾罵。無何提朱之說偏洋洋盈耳。干木公竟置若罔聞。於是人咸懷疑。莫明其內幕情狀。一日有安福派議員於某宅會宴。席次帶有醉意。座中某客問曰：前日干木公反對小朱贊成老周。究竟是真是假？某議員答曰：干木公與東海相交有年。豈能像我等同東海。可以遽爾衝突耶？日前所以反對朱贊成周者。純係敷衍東海面子。並不是真正意思。表示某客又問曰：果爾則干木何必憤欲出京。幾與安福脫離關

係耶某議員答曰。干木公欲出京之說。實係我輩爲之畫策。一面所以證實。反對安福之說。一面再看東海之意。思何如留與不留。必有一番舉動。誰知東海亦係老實人。一聞此信。立遣心腹要人。特往挽留。以爲干木公在京一日。尙能代我疎通。指使我輩贊成。周內閣。殊不知干木公本與我輩一鼻孔出氣。換言之。如果干木公真心反對安福。決計出京。則非特東海挽留無益。卽在我輩亦豈能強留之耶。此中變故。固不難推測。而知某又問曰。東海旣反對朱公等。何不於朱外更提一人。孰謂人才濟濟之安福。竟無第二小朱哉。某議員又答曰。提起此事。我輩亦傷心已甚。就安福派人才而言。較之其他政黨。相差頗遠。除干木公。籌邊使城北公。又議長瑯琊公外。若光雲錦。康士鐸。爲澤深。克希克圖。鄭萬瞻。湯用彬。再連前日被打之袁茶叟。茲六七

人者便足爲黨中之鐵錚錚。備倭倭偷提出此輩組閣資格豈能相當。更惹出笑話。左思右想所以祇有提出朱博淵來。覺得此光雲錦輩差強人意。故我輩提朱也屬萬不得已。好在朱也明白。知悉資望甚淺。不是我輩捧戴。彼於總理一席安能夢見。因此我輩利用朱朱亦利用我輩。互相因依。非偶然也。某又問曰。公等利用朱設便。竟成事實。則於貴黨有何利益。某議員答云。國內和議遲早總得成功。到那時候。果使新國會取消安福部。解散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輩乘此時機。用最後一着拚命與東海一戰。力持要我輩中小朱組閣。若說安插幾十位薦任官。尙屬小事。要把那交通、財政、農商、內務諸部一齊霸佔住。搜括幾百萬現金。組織念三省支部。現雖已組織北十三省支部。尙未周徧。務使將來第二屆選舉人家化三千運動。我輩魚行出。

五千人。家化五千。運動我輩。魚行竟出一萬。還怕不當選嗎。當選以後。捲土重來。除了歲俸外。還有任重致遠之津貼。不特我輩吃着不盡。連黨員之子孫。孫也可吃着不盡矣。某聞此。醉談吐舌而罷。

葑菲遺臭

前人

新國會議員何某。初挈眷來京師。居然建設議員。老爺之公館無足異也。不踰月。卽納一妓爲妾。此亦議員老爺常有之事。亦無足異也。所異者。忽某公館中。宣告太太失蹤。或以爲回籍歸寧。尙無足異。會幾何時。而支離怪誕之黑幕。竟全盤發現。先是京師西城符姓。厲中雇一女工。操衡陽土音。其態度殊異。不類傭媪。時時面有戚容。且多淚痕。主人疑焉。詰其身世。初不肯承詢。之再四。始垂涕稱爲何某之棄婦。以寵妾故。欺其長厚而逐之者也。符君故

好事者立以電話招同鄉唐君等來寓會商處置方法僉議主張向何某面質棄婦理由比何至對於同鄉諸人耳紅面赤囁嚅不能語但求善於掩飾俾全名譽符等乃請每月津貼其婦銀二十圓作養贍費何允之至今婦猶居符宅也後有知其內幕者蓋何於既作議員老爺後有事往香港娶一粵妓攜來京師悍甚而何嬖且畏之婦之不能容起點於是近又在宣南八埠量珠購妓而畏妾故不散公然迎之乃假寓於爛漫胡同別營金屋未及半月爲悍妾所聞立率娘子軍馳往搗毀一空並令何某長跽一宵乃已既而指何妻慈惠何爲此舉以問已寵何欲白己之與婦不睦故立逐婦以見好於妾其逐也與妾突移居而置其婦於不顧婦人地生疏欲訴無門又畏何之兇惡故投媒介(卽薦頭店)求爲傭乃入湘人符氏寓此一段醜歷史之



所。由。露。布。也。

國會存廢問題

前 人

友人自金陵來申謂予曰坐車中二等座對面有一瞽然老者與白面少年  
媿媿談時局老者曰七零八落不整齊之舊國會與五官四肢不完全之新  
國會有攜手共同自決國會之說予堦則爲舊國會議員詢以新舊兩國會  
存廢問題彼對曰吾爲議員欲視此爲終南捷徑自信不足代表民意今廣  
州國會月可領二三百金於北京政府每月亦可享諮議夫馬費三百金衣  
食有資故對於國會存廢問題雅不欲過問予堦之言如此亦可代表一部  
份議員之心理矣少年曰令坦之姓氏可得聞乎老者乃附耳細語若懼第  
三者聞之或有不利也者少年亦點其首曰原來是此君小子固有一面之

雅也。

### 安福議員三大主義

前人

安福派把持政局。乃議定三大主義。(一)不組閣主義。自錢內閣倒後。迄今已屆數旬。正式內閣。渺無希望。安福非田。不通過。東海非周。不提出。兩方堅持。各不相下。近日竟不題組閣事。探其內幕。乃知此種主義。純爲安福派所主張也。蓋安福要人建議。謂吾黨所以欲同黨組閣者。其目的在占重要位置而已。刻下不組閣。交通、財政、內務、教育、司法諸部。已被本派佔住。如海陸軍、外交、農商等。雖非安福出身。究與安福有多少關係。無論如何。決不至反對。進一步言之。各黨即出而組閣。其結果。或不如今日。即最佔勝利。亦不過與今日等決。不能將陸、靳、劉、田諸人一齊趕走云云。此議既倡。該黨領

袖通盤打算甚以爲然遂決定自今以後東海如提出安福出身之人卽予  
通過否則卽令老龔永久代理諒老龔亦不能不願黨誼與安福決絕並  
聞與龔已接洽正式內閣未成立前龔決不辭俾安福得貫徹其主張據此  
則老龔終爲安福利用日前一再向東海辭退者實表面文章耳 (二)要  
錢主義龔長財政除賤售公債券外別無生財之道各機關官俸有欠至六  
個月者而對於安福派有求必應不敢以無錢辭邇來安福亦知財部搜括  
已盡一切經費不敷周轉乃奇想天開與老龔訂一密約謂此後無論售賣  
公債或借得鉅款須先儘安福提撥若干成以相接濟似此則財政不啻爲  
安福之帳房而安福得有鉅款更可爲所欲爲矣 (三)收買議員主義安  
福分裂一見於克希克圖之內訌再見於袁榮叟等之互毆兩議長因此不

寒而慄以爲組織。安福煞費苦心。一旦潰決。不獨前功盡棄。卽己之地位亦隨之消滅。乃振作精神力。加整頓其整頓之方法。卽將任重致遠之黨員。遞加一等發給津貼。如官員之進級進等。然其他不隸屬於安福者。如願加入。並予以特等津貼。而一般窮極無聊及素無黨籍之議員。聞此信息。卽紛紛投降該黨。而爲任重致遠之特種議員矣。邇來黨員驟增至三十餘人之多。人謂錢可通神。安福既覓得財源。尙何求而不得乎。要之該派議員。只計一黨之安。而不計天下之安。止謀一身之福。而不謀天下之福。日日在太湖開太平會。喝太平酒。而天下之太平與否則非所問也。嗚呼。

討魚稅拿手好戲

前 人

安福部開懇親會。乃演一怪劇。有體格魁梧之某議員。起詰龔代總理。謂議

員。歲。費。財。部。何。以。不。依。期。發。給。詞。氣。大。含。憤。龔。答。議。員。究。爲。錢。而。來。乎。某。議。員。謂。固。非。爲。錢。而。來。然。吾。等。頭。不。尖。手。不。長。不。能。如。參。院。某。君。以。議。員。兼。秘。書。長。兼。公。府。國。務。院。咨。議。某。報。編。輯。又。叙。交。通。局。暨。各。政。局。鹽。務。署。海。軍。部。暨。某。司。令。部。某。督。軍。署。某。省。長。署。各。種。顧。問。咨。議。名。目。月。得。八。九。千。元。之。乾。薪。自。然。不。靠。此。區。區。歲。費。若。吾。輩。則。非。此。不。足。贍。家。將。有。斷。炊。之。虞。故。不。得。不。一。言。王。揖。唐。氏。觀。此。情。形。無。可。置。喙。有。孫。籍。某。議。員。亦。大。表。同。情。以。手。抵。桌。詈。龔。不。止。會。場。中。人。遂。紛。紛。鳥。獸。散。矣。

# 百弊叢書卷三

## 政黨百弊

冥飛

政黨的名目。到了民國時代。才有彰明較著的組織。從前官僚所結合的朋黨。和秀才們所結合的文社。雖然都是要在政治上活動。無非是擁護個人。攻擊個人的利用品。絕不是今日政黨的性質。

世界上的政黨。是根據立憲政治而發生的。在憲法已經成立的國。其種種之政黨。才可以算得是政黨。在我國憲法尙未成立。種種之政黨。實在算不得是政黨。

各國的政黨。何以算得是政黨呢。因為他們政黨之所主張。雖然各黨各有

不同。卻都是在憲法的範圍以內發表各黨的政見。那般政客的活動都是有秩序的。

我國的政黨何以算不得是政黨呢。因爲面子上各有各人擁戴的黨魁。似乎各黨有各黨的主張。其實仍舊是各個人的主張。直捷痛快的講來。既無所謂黨綱。也無所謂黨議。更無所謂黨見。大家起哄。亂鬧。無非是各個人的權利問題罷了。所以專只相用現在憲法尙未制定的時候。拚命的想在政治上活動。絕對沒有一點秩序。

據各政黨發見的時期。自然是在省議會國會未成立以前。因爲辦起選舉來。若是沒有一個政黨的組合。那投的選舉票。一定是散的。所以政黨就乘時發生。可是政黨所宣布的宗旨。不是專爲哄騙一班有選舉權的人。投票

舉出代議士。就算完結。一班政客。做成了代議士之後。當然要貫徹從前所宣布的主張才對。而現在的政黨。除了哄騙或收買一班有選舉權的人。投了票之後。就無所謂宗旨了。豈不可笑。豈不可怪。

政黨成立的時候。既不正大。當然一班政客。要想活動起來。更不正大。在下從事實上指出他們的弊病來。真是奇醜萬狀哩。

政黨的怪現象。大約可以分爲三個時期。一是組黨的時期。二是選舉運動的時期。三是政治上活動的時期。

組黨時期。以拉人入黨爲目的。有名的拉。有勢的拉。有錢的更拉。沒有名沒有勢沒有錢的人。而可以供奔走指揮的也拉。由這人間接卽可以拉到有名有勢有錢的人。亦無所不用其拉。其有名勢錢三者兼全的人。就推他做



黨魁以擁戴之法拉之。其有名勢錢三者兼全。而名列他黨。或不肯入黨的人。就推他做名譽理事長。以強奸之法拉之。

選舉運動時期。以得票爲目的。有強迫得票法。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以勢力挾持之。使之不得不投本黨之票。有欺騙得票法。對於有選舉權之人。以未來之利祿誘之。使之投票。投票以後。所許之利祿。是否照條約履行。卻是另外一個問題。有拉攏得票法。請酒請花酒。天天與有選舉權之人。講交情。講友誼。使之不好意思。不替我投票。有買賣得票法。討價還價。儼然做生意。直捷痛快。無過於此。但是花錢不少。每一次運動。其間必有許多之人物。乘時做投機事業。其餘幫閒搨笑。亦均不可少之配角。如本黨勢力極其膨脹。則竟指定名字。命一班有選舉權之人。照名字投票。（洪憲時代選舉皇帝之

國會就是這樣辦法）或加倍製成選舉票任意填寫將投匭之票一律換卻。（現代號稱第二屆國會者就是這樣辦法）

政治上活動時期以各個人得有飯碗爲目的。做碗有無數之差別。有洋磁碗。屬於借外債一類。人員之有權力者適用之。有細磁描金花飯碗。屬於國務員督軍省長一類。大員之有權力者適用之。有粗磁四季花飯碗。屬於大員之私人紅人各機關主任一類。之有權力者適用之。有極粗糙之泥坯飯碗。屬於各機關之薦任委任一類。之人適用之。有叫化子所用馬口鐵筒或筒卷代替之飯碗。則府部院及各機關所安插之閒員冗員一類。之人適用之。政黨之所以能號召一班人者。即在有支配此種種飯碗之權能。而人之所以要投身政黨者。亦卽以爲解決個人飯碗問題。政黨之力較個人爲

鉅也。故政黨之勢力之權能之秘密之罪惡無不在政治上活動時期而一表見之。

政黨之政治上活動時期恰又有幾種分別。一是有他黨與之對抗時。則本黨搏挖之力似乎較強。蓋感於外界之激刺。內部不能不取一致之行動也。於是本黨對待他黨就有種種之陰謀詭計。一是無他黨與之對抗時。則本黨必然自行分裂。蓋內部權利之競爭。競爭之衝突。無時無地無事不可以發生也。於是個人對於本黨又有種種之陰謀詭計。

對於他黨之陰謀詭計。先之以吞併。吞併不成。卽引誘或收買其黨中之分子。使之叛黨就我。所以殺其勢。卽厚我之勢也。其有他黨中堅人物。引誘不行。收買不到者。則反間之。反間不成。則暗殺之。而種種不可告人之罪惡成。

矣。

對於本黨之陰謀詭計。先之以要挾。要挾不成。則排撥。或反激本黨中之分子。使之離心離德。所謂我不能得。則亦必不使汝得之也。其有根基穩固。不易推撼者。則煽惑本黨中人。處處與之爲難。使之維持不能。不維持而又不。可終必同歸失敗。而後爲快。則種種不可告人之罪惡。又甚矣。

總之。現世之人類。惟利是趨。得利與不得利。不問也。其有與我爭利。或破壞我趨利之事業者。我必與之性命相撲。大而言之。以國家人民爲孤注。小而言之。以身家性命爲孤注。逞一朝之忿。國不可必得之。金錢皆可以無所不至。今之政黨。則又今之人類之劣根性所結晶也。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 新出世界秘史

本書內容摘要

- 一 世界宮闈秘史
  - 二 世界外交秘史
  - 三 世界軍事秘史
  - 四 世界偵探秘史
  - 五 世界家庭秘史
  - 六 世界社會秘史
  - 七 世界優娼秘史
  - 八 世界商人秘史
  - 九 世界遊民秘史
  - 十 世界賭博秘史
- 是書係吳門周瘦鵑先生從歐美各種秘籍彙譯而成無一事無來歷無一事無興味即近日上海新舞臺所演拿破崙秘史一劇其材料亦出於是書讀之可知歐美社會習慣之情形洋裝一巨冊定價三元現售特價一元郵費一角

# 百弊叢書卷四

## 外交百弊

是龍

各國外交家均著有專傳垂示後人良以外交得失一國之榮辱存亡繫焉而執外交之樞紐者內則外交部外則各國使臣若以兩者之地位相較則固以總長然其責任則實使臣爲重雖使臣之所宜注意者祇在所駐之國總長之應周旋者初不限於一國然須使臣平日能偵察於幾微而後總長能應付於臨事爲使臣者苟靈敏機變堅貞忠永而又善於辭令者不難勝任而愉快然非有矢忠國事而具有世界眼光者爲之策應於內亦斷不能收指臂之效我國近百年來之外交史實一部痛史也自清康熙二十八年

第一次與俄羅斯訂黑龍江界約，尙能保全邊境主權。外以後交涉，無一不歸失敗。至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竟悍然提出二十一款要求，其侮辱我國直古今中外外交史上所無。且軼出外交常軌。逕由日使面呈大總統，奇辱大恥。蔑以加矣。而我國政府卒屈於五月七日最後之通牒，予以滿意之答覆。歐洲和會成由我國專使陸徵祥提出前項密約要求廢棄。而迄今尙未有結果。其所以積弱至此而在在失敗者，其原因雖至複雜，而其弊可得指焉。

### 一 拘守資格之弊

我國官吏之升遷，向憑資格。不問其學識經驗之如何。至於公使亦以循資而進。塊然老悖，茫然於世界大勢。對於普通英語，且亦有不能道隻字者。此

輩一旦遠涉重洋去國萬里恍如一罪犯之被流配祇知使署以俟俸滿陞遷除徇例受本國政府之命令轉呈國書於駐在國之外交部或慶祝宴會外他無所事絕不敢有自動的作爲以盡其使臣之職而助本國政府之所能及以關係綦重之使臣而其效用乃等於一郵務員其用人不當之弊政府不能辭其咎矣其在國內之主持則又傾其全力以保守自己之位置既欲保其位置則遇交涉不得不事敷衍以博外人之歡從未暇一舉其目以默察世界之外交而種種弊竇乃緣是而起良可歎也

### 一 遇事畏葸之弊

近年錄用外交人才對於一層雖已稍稍變通然當外交之衝不特須敏達有識尤須勇於治事即事不干已而其影響足以損及己國之國權威望者



亦必力與之抗。我今試述一二逸事以見各國外交家之勇氣。日本明治二年大阪造幣局落成。招駐京各使赴讌。時日本尙未廢刀。有荷蘭公使某目近視。誤踐某武士所佩之劍。俯首引咎。某怒不解。曰：夷奴以賤足污我武士精魂。斯罪不可恕。荷使正色曰：泰西之禮。凡無心犯人者。謝過則止。今君必不容僕。亦未可如何。無已其角鬪乎。惟囂囂筵席之間。慮失敬於主人。請出庭前一決勝負。於是某武士嘿然無語。諸客居間排解。反囑某向荷使引罪。乃已。如爲我國之公使。則謝罪不已。必至鼠竄而去。其何敢決鬪乎。又同治十一年八月。秘魯國馬利拉次船載華民二百三十二名。由瑪港至日本橫濱泊焉。一夕有華民亮水至英國軍艦求救。曰：船中華民均被拐騙。將載往絕地。自離瑪港後。囚禁艙內。飲食且不繼。我不願往。死苦役。寧出檻投水。速

華我命也。時日本與秘魯未立約。有船至應受地方管理。英公使威德生以  
付神奈川縣令。各國外交官有憎秘魯直華民者。有助船長故持異議者。衆  
論紛紜。莫衷一是。縣令陸粵宗光欲置不問。司法卿江藤新平及其部員。皆  
從其議。而外務卿副島種臣獨據正理。不欲通融。法美公使威反對。以書來  
勸副島不屈。請於太政大臣。飭神奈川縣令辦理。此事受外務卿指揮。旋奉  
日皇飭書三條。實美署名於下。畀副島全權。乃飭權縣令大江卓。據國權推  
問原被斷當拯救。隨將華民安置縣署。量給衣食。以其全案譯成洋文。頒送  
各國。並告我國江海關道沈秉成。兩江總督何璟。遣松江府同知陳福勳詣  
日本奉謝。並請領歸國。副島令大江以所救華民並全案付陳。十月各國政  
府致書於其公使。謂不圖日本能見義勇爲若此。此事實合萬國公法。各公

爭先報副島。頌揚其德義。馬利拉次船既釋。卽逃至舊金山。電訴本秘魯政  
府怒。以格爾茲充全權公使。率兩軍艦東行。欲爭之日本。行至舊金山。聞日  
本政府。意氣甚盛。遣軍艦歸。僅率從者數人。附美國郵船來。既開議。外務省  
不爲動。格無如何。欲稍存使節體面。微露轉圜意。副島夙知英俄兩國默許  
此事。乃告以將訴於俄。格大喜。報本國請俄國公斷。而日本終得直。而我國  
澳門地方。夙號販奴巢穴。旋亦立法嚴禁。法美兩公使。先時曾持異議。以書  
勸副島。至是亦大悔。自請撤消英國。並通飭駐東方各刑官。凡拯救外國船  
隻所販奴僕者。當法日本之判斷。馬利拉次云。而我國之外交家。對於國威  
之損。失僑民之被虐。雖至慘酷。無人道。惟恐其或聞不得已。而經人民之呼  
籲。始以一電着。就近公使詰問了之。卽不得直。亦不措意。以爲區區痛癢不

關之僑民何足介意。若其爲外國人民，則更不足措意。初不知一國之國權，威望卽從此掃地無餘。如近日日本之虐待我留學生，俄羅斯之鎗斃華工，墨西哥之慘殺僑民，皆未有如何之結果。而上海商民僅僅撕破一日皇之小影，則已遑遑然向領事署謝罪不已。此雖由積弱之故，而積弱正坐畏意之弊也。

### 一 侵蝕公費之弊

官方整飭四字爲官吏絕好之考語。爲公使者而亦以此四字相標榜，則大謬。各國公使於正俸之外，均有額定之公費。然又有所謂活支之運動費，其數之鉅，恆逾於公費數十倍而不定。我國之公使則不然，深居簡出，絕酬酢，每年所領十餘萬元之酬酢費，僅僅於國慶紀念日招所在國之留學生。

作一度之議會而此十餘萬金遂完全入其私囊以故彼國之跳舞會宴會場俱樂部鮮有我中華民國公使之蹤跡作公使數年被國政客及各國之公使且有不能舉其名者卽有公文傳遞傳亦恆由秘書爲之送達酬酢既疏情意亦闕外人遂亦藐視之等諸若有若無屏不與齒卽有要事親勞玉趾赴彼外部亦僅得與彼部中之科長作間接之談話若秘書往則僅得見其科員而已夫公使者直國際間之偵探也若此等公使並國家之體面亦不能保存如何能增進己國之利益其腦筋中祇知省錢而已雖然此等人卽使不省錢而其所使之錢亦毫無價值浪費而已然較之受外國政府之賄而拍賣己國之利權者則固高一等矣

一 貪借外債之弊

曹章輩賣國之歷史已喧傳一國矣。然此等罪孽實政府有以玉成之也。曹之始願祇求升官而升官之捷徑莫若取媚於日本。日本欲有所圖正不可無人爲之利用。每遇交涉苟以曹往事無不濟遂以成曹之名高曹之官。曹欲有所補報於日遂不得不力爲日謀。日又恆餌之以大利曹益樂爲之謀。然中國近年之外交恆爲借債所挾持遂不得不含垢忍認明之而故犯之。彼居間運動有利折扣有利又何樂而不忠於外人且形式上又極爲政府出力一若備經許多之困難實則與外人連結一圈套使政府俯首入之而鐵路礦產諸國家之命脈乃斷送於一朝向使政府不急急於借債則彼亦無所挾持交涉卽難尙不妨從容解決也。

### 一利己之弊

凡官吏之辦理不善者。例有處分。而獨於外交。則否。譬如外人有一無理之要求。政府毅然却之。而此無心肝之外交家。正以政府外強中乾之內容。洩於外人。外人益恃其兵力。以相恫嚇。而彼又鼙鼓其間。使政府知難而退。迨目的既達。則彼之私囊業已充物。若責其不善。則主權固仍操政府。彼初不負責任。即有所不滿意。而外人亦必暗爲之助。以固其位。於是賣國之機會益成熟。而無障礙。實則皆利己之念階之厲也。雖然。袁世凱欲求日人之贊助。帝制貸以鉅款。且不惜受二十一條之酷約。而不顧其他。又何論焉。

一借外資營業之弊

鐵路。礦產。銀行。皆全國金融之命脈也。外人欲企圖之。必先試以要素。政府拒之。必以自辦爲辭。而又苦於無資。外人乃誘以投資。政府惑於每年坐收。

餘利若干萬不勞而獲竊自欣幸遂訂種種喪權失利之約而實權遂入於外人之手卽有贏餘亦被暗中摺載而去政府之所得者直其餘瀝耳於是而贖回之望永永無期而彼則年收其利等於已產良可惜也

凡一國之實業政府苟無力舉辦官商合資可也乃政府以屢失信用於商民商民遂視爲禁嚮不敢投資外人乘機而入慨然以數百萬鉅資授之譬如以之開礦而其所要素者厥惟管理權監督權以及工程師材料機器之承攬權與所出煤鐵購買之優先權凡此數者均足以制人之命而在政府視之則方以爲得計以爲管理也監督也工程也我國本無此人才彼既投資其間其自謀也必較忠於他人他若機器材料本須購諸他國者又無分乎彼此所出之貨正恐推銷不易彼既訂約承購則可坐獲其利矣孰知此



乃大謬。例如大冶鐵礦，每年產額十五萬噸，祇以五萬噸供漢陽鐵廠，餘十萬噸須供日本。若松製鐵所訂三十年之合同，但鐵之需要隨工業之進步，遂漸增加。如我國近年來敷設鐵道、安置電報、電燈、電話及自來水，以及日用之器具，由英美德比諸國輸入者，約達二百五十萬擔，價銀七百萬兩。而我國之需，需出於日本、英、法者，據一千九百零七年之海關統計，已達二百三十萬擔，而價銀則僅一百二十萬兩。數量相去甚微，而價格則相去懸殊。蓋輸出者爲生鐵與礦鐵，而輸入爲製鐵與鐵器也。且輸出於日本之鐵價，猶係二十年前之舊價。歐戰時鐵價高至十餘倍，而我國以合同所在，大受其虧，苟非借款，何有此弊？我不能不憶及盛宣懷矣。

一賣路吞款之弊

賣路吞款。其人不一。有已經人指發者。有未經揭破者。數十年來。多不可計。茲述一最新最近之賣路案。觀此。亦是以見賣路舞弊之一班。我國有一由甘肅蘭州經陝西河南以至江蘇海州之大幹線。即隴海鐵路是也。於軍事商業上之重要。不下於京漢。該路於民國元年九月。向比公使借英金四百萬磅。八五回扣。五年二月。又借債款一千萬佛郎。九五回扣。兩共約合英金三百七十餘萬磅。合中國銀元四千四百餘萬元。而所成之路。僅開徐一段。計二百七十六公里。計其餘款。應在兩千萬元以上。詎工未及半。而款已告罄。又民國二年七月。同成鐵路借款一百萬磅。約合銀一千二百萬元。而至今未成尺寸。而款已化爲烏有。元年五年兩次借款四千四百餘萬元之外。尚有墊款兩批。共五千萬佛郎。合英金百九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五磅四

先零合銀洋二千三百餘萬元。而其支出項下。僅有收買洛潼鐵路二百五十萬兩。清揚鐵路一百五十萬兩。共合五百七十餘萬元。除支除應存一千八百餘萬元。款歸何處。渺不可知。此兩路之督辦何人。歟。則施肇曾是也。其僞造之帳目。支出項下有元年付交通銀行準備金九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二磅。八年先零。二年付公府軍需局。共一百四十七萬四千三百零八磅。六先零。三年歸併洛潼清揚等款。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一磅。二先零。又比公司酬勞金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三磅。夫交通及軍需兩款。即非虛僞。而擅以路款移作他用。其弊已不言而喻。至收買洛潼清揚。僅有二百五十萬兩。及一百五十萬兩之收據。而報銷乃多至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磅。合銀一千四百餘萬元。其中曖昧。又不問可知。借款有回扣。而又加以極鉅之

酬款。此尤爲巧立名目。以彌縫其侵吞之地。又暗與日本國結合。以包工之名。行賣路之實。夫國有鐵道。皆由中國專家建築。此項人才。投置閒散者。不乏其人。而施乃悍然不顧其心。迎敵且以已賣於比國之路。又盜賣於日本。一女兩嫁。招狼倭虎。不惟遺害地方。且將牽動交涉。前後無着之款。多至四千餘萬元。吞款之巨。誠亘古所未聞者也。

## 大理院解釋法令文件類編

是書係日本法律學士張葆培張尙律師所編輯舉大理院歷來解釋法令文件分爲民律之部刑律之部民事訴訟之部刑事訴訟之部按照現行法令分門別類并於篇首精要處細加眉批尤爲動目研究法律者不可不家置一編也上下兩冊定價大洋九角

## 中外賽會奇觀

此書係許指嚴童愛樓兩先生合著凡各省各地方著名勝會詳細紀實訂三十餘則如觀影戲歷歷在目前更有聖路易市紀念會巴拿馬博覽會日本大正博覽會南洋勸業會等凡當時結構佈置陳列狀況靡不詳叙令人恍如身親其境洋裝一冊實洋三角

# 百弊叢書卷五

## 軍界百弊

孤鶴

嗚呼。吾國今日之世界。其軍閥之世界乎。國家大事向之取決於極峯暨各該管高級機關者。今皆易其故轍。一。改就軍閥者。流取進止。似軍閥者。至高極貴。且具萬能。天下事事無大小。悉宜資之。否則於國於人。胥有不利。總統爲一國元首。發號施令。宜可以獨斷獨行矣。顧軍閥乃左右之。三權鼎立。立法爲先。立法機關者。產生司法行政一切機關之母也。顧軍閥乃監督之。司法爲高等獨立機關之一。法律所在。雖總統不得謬贊。一辭顧軍閥。乃干涉之。他如外交。財政。交通。鹽稅。一切殆無一不受軍閥之支配。是軍閥者。名

爲。掌。兵。之。官。其。實。權。直。凌。駕。於。大。總。統。之。上。是。孰。使。之。然。哉。武。力。而。已。矣。武。力。者。極。峯。授。之。軍。閥。軍。閥。因。而。據。爲。已。有。者。也。彼。藉。是。武。力。遂。爾。倒。行。逆。施。肆。無。忌。憚。凡。所。施。設。雖。吾。四。萬。萬。人。所。不。欲。彼。欲。爲。則。竟。爲。之。極。峯。與。他。執政。亦。惟。有。瞠。目。張。口。聽。其。所。爲。而。已。嗚。呼。軍。閥。誠。爲。萬。惡。之。渠。魁。哉。以。言。弊端。何。止。千。萬。吾。今。當。擇。其。最。關。重。要。者。略。爲。讀。者。陳。之。

武。力。附。屬。於。地。盤。故。軍。閥。率。以。保。持。地。盤。爲。主。旨。保。持。之。法。厥。惟。籠。絡。部。下。使。與。已。聯。爲。一。氣。指。揮。之。便。如。身。使。臂。如。手。使。指。團。結。既。堅。爲。力。自。偉。充。其。量。雖。大。總。統。不。能。褫。其。職。况。其。他。哉。讀。吾。文。者。當。知。軍。閥。者。流。之。兵。力。苟。在。一。師。以。上。且。能。得。部。下。愛。戴。則。其。樂。直。與。南。面。王。峙。蓋。彼。自。晨。及。夕。累。月。爲。年。耳。目。所。接。肢。體。所。觸。之。事。除。疾。病。外。殆。無。足。稍。拂。其。意。者。緣。彼。既。有。兵。力。

卽具有生殺予奪之特權。雖位至省長亦必仰其鼻息。他又何言者。設遇一二敢作敢爲之執政。對於彼輩橫蠻恣肆之行。爲欲有所遏抑。則彼輩唯一之抵制法。卽嗾使親信者散布該軍搖動之搖言。意卽使執政者知彼頗不易與果執政仍弗之顧。則彼第二步抵制卽實行。嗾衆嘩變。首當其衝者厥惟省長。以省長爲執政者之代表。刼省長所以威執政也。爲省長者旣爲彼軍所刼制。當然不能自由。則惟有致電政府力爲辯白之一法。措詞雖各不同。要不外乎謂該督治軍有道。功在國家。此次之事出於雙方誤會。部下過愛其主帥。激而爲此。情有可原。云云。爲執政者明知省長之言係受彼方之脅迫。然自顧無力致討。亦但能藉此下台。以不了了之。曩年某大總統當國時。某督軍卽用此法。據某省跋扈飛揚。無所不至。總統怒免其職。令甫下該



省軍隊已獨立總統欲張撻伐而無力不得已收回成名並慰勞之而某督軍之位置安如泰山矣惟彼既借重部下以保其官爵自不得不與部下以特別權利緣是所部將士驕恣放蕩匪所不爲甚至戕害民命亦如兒戲然而督軍不加誅他人雖欲誅之不可得也

國不可以須臾無軍警所以備外侮而防內亂也試觀夫吾國現時之軍警果足禦外侮而戢內亂乎吾敢下一斷語曰不能京師爲首善之區京師警察爲全國冠然吾觀京師警察之實力充其量亦但能維持京城以內之治安假使去城十里有匪警則彼輩無能爲力矣爲執政者亦深知警察之不足恃故遇有匪警輒捨警而用兵兵者所以禦外者也今以之剿匪宜可以勝任愉快矣顧乃大謬不然蓋匪爲亡命之徒其罪皆浮於死幸而能勝猶

可。望。生。否。則。決。無。死。所。故。惟。有。盡。力。奮。戰。之。一。法。兵。則。昧。於。大。義。不。知。殺。賊。衛。民。爲。彼。天。職。以。爲。事。不。干。己。且。勝。則。官。居。其。功。敗。則。我。喪。其。元。爲。人。作。嫁。甚。無。謂。也。緣。是。顧。後。瞻。前。百。無。所。可。雖。復。勉。赴。前。敵。一。遇。匪。軍。未。有。不。棄。甲。曳。兵。而。走。者。故。雖。匪。一。兵。十。最。終。之。戰。鬪。勝。利。必。在。匪。而。不。在。兵。爲。主。將。者。既。欲。藉。此。邀。功。又。恥。自。言。其。敗。往。往。乞。靈。於。管。城。子。謊。稱。某。日。某。時。與。賊。戰。於。某。處。某。也。身。入。賊。巢。某。也。運。籌。帷。幄。某。也。手。刃。渠。魁。某。也。生。擒。積。匪。鋪。張。揚。厲。無。所。不。至。而。獨。無。一。言。及。已。實。則。無。形。之。中。所。以。推。重。厥。躬。者。已。至。蓋。部。下。所。有。之。功。皆。主。將。一。人。功。也。故。元。首。得。此。報。告。必。首。獎。以。勳。位。及。文。虎。次。乃。及。其。將。士。或。給。勳。章。或。晉。官。秩。乃。至。多。數。之。兵。亦。各。矜。以。牛。酒。元。首。之。恩。彼。軍。人。可。謂。至。矣。然。匪。之。爲。匪。如。故。吾。民。其。奈。之。何。哉。

此猶是戰敗也。尙有爲匪所懾，未敢與匪交綏，而亦冒報功績者。如閩省統領陶某，是閩人某氏爲予言德化積匪蘇億，其始固非匪也。父業鑛富甲一鄉，億習舉業，補博士弟子員，素精拳術，得張三峯傳，又喜揮霍，好交遊，自工商以至乞丐，皆與友。官中人旣誕季子，多金復惡長公性誕，恆假公益名，勒令輸捐，億旣屢受官胥之敲詐，始知吾國法律不足恃，如是倒行逆施，結納亡命事急來歸者，悉資助之，羣呼爲閩南大俠。時知德化縣事者以索詐不遂，密報蘇億將謀反，當道不察，遽檄統領傅凱明率兵勤之，億聞而大恐，擬遁往南洋羣島，未成行，縣中邏卒已至村人見狀，皆大恚，競起執械，覓邏者悉毆斃之。蘇億勢成騎虎，遂率衆馳扼要隘，俟官軍至，邀擊之，死數十人。官軍潰，傅自馬上驚墜，狂奔得免，匿歸營中，不敢出，但電省乞援。蘇因邀諸山。

匪同時響應。又出錢廣購槍械歸者益衆。不數月已蔓延於德化安溪大田尤溪諸境。當道知傅非蘇敵。檄陶某往代其軍。陶有一馬。一日夜能行數百里。陶愛之甚。夜必親視。圉人加菹豆。一日忽失所在。陶怒鞭圉人。幾死。忽於案頭得小柬。陶不識字。急召書記讀之。云「公馬吾暫借乘三日。後當送還也。」蘇億白「陶聞大驚。立下戒嚴。令數日竟無迹兆。一夕後營火發。衆自夢中驚起。撲滅之。聞廐中有馬嘶聲。趨視則失馬已返。知來者決爲蘇億。意尙伏匿。左近大索。終夜竟不可得。他日諸將校聯騎過市。陶誤墜鞭。道旁一老者樞僕拾鞭進。陶受而獎之。次日忽接一函。略云「昨拾墜鞭時獲識使君顏色。吾當乘此餘暇。日日周旋左右。爲公醒睡也。」公意中之囚蘇億白「陶駭不能聲。自是蘇益猖獗。大縱其黨徒。四出掠劫。鄉人赴縣呼控者日數十。

起陶均置若罔聞當道聞之怒限陶以三月肅清否則以養寇論陶自知非蘇億敵不得已懸萬金賞購其首有陳狗者自承爲蘇黨謂果得賞金願導往秘密處縛蘇陶喜急遣人隨往夜奔十數里抵一嶺果見一人醉臥山洞中旁倚十三响槍一衆趨束之醉人驚醒檢其身有手槍一又一銀質印章篆書文曰「都司令蘇」問其名則曰我舒義也衆譁呼曰旣爲蘇億尙何言遂牽以行陶延令會鞠囚亟呼冤陶問汝果爲蘇億否囚曰我實舒義但無罪陶勃然曰蘇億尙無罪耶執各鄉報刼諸牘示之曰此汝之罪狀也言已三木齊下囚不能堪遂畫供陶因飛電當道並張其詞論血戰數晝夜始破賊巢擒億於山穴中有篆章手槍爲證云云當道令就地正法復電中央報肅清在事官兵皆得殊獎逾月陶復得蘇函蓋來自廈門者略云「公今在

吾掌握矣。既以質鼎爲億。正身復冒報肅清。以邀殊賞。果世界再見蘇億蹤。跡者公當自明其欺罔之罪矣。今與公約限一月內撤防。勿更窮捕吾黨。億亦暫遊海外。以全交誼。否則將以都司令名義捲土重來。與公帳下健兒角。公其毋悔。已正法之蘇億白。陶癡若石象。即日電省撤防。有更控蘇者。悉逐去之。而蘇黨益無忌憚矣。嗚呼。吾民所恃之長城。如是如是。不亦大可哀耶。

軍界最近發明之名詞。有所謂「開拔費」者。實爲個中大弊之一。開拔云者。卽將甲地軍隊調往乙地之謂。此與常人遷居無異也。然常人遷居。必自外間雇夫搬運什物。若軍隊則無僱夫之必要。蓋軍中有「輜重隊」者。卽專爲搬運軍用品而設。若夫日兵之衣服寢具（氈毯呢衣鞋襪手巾之類）槍

械子彈等項則日兵人自負之搬運食具（鍋瓢碗筷軍用灶菜蔬食米之類）有「火夫」搬運官長行李有「隨從兵」此稍有軍事知識者所共知也故論開拔一事捨途次乘坐商輪外實無需款之事至於火車則軍人平時乘坐猶不給錢開拔更無論矣乃近來各大軍閥對於開拔一事往往電索巨款自數十萬乃至數百萬不等吾不知此項巨款究竟用於何所也且往時須開拔費返時亦復如之只此一來一往國家財政上已受莫大之影響而軍閥之囊橐滿矣近更變本加厲並此開拔等項之名稱亦不假借統而言之曰餉即可向政府逼索千百萬元此千百萬元非他均吾民之脂膏也曩者吾國軍官固常有吞兵吃餉之舉矣自營制餉章頒布後羣知兵有定額餉有定數於是此項弊端遂爾無形消滅然以云澈底澄清固猶未也蓋

各團營之士兵常有因事開革者當夫甲兵既去乙兵未來之時此中餉銀謂之「切曠」在理切曠銀兩必於領餉時繳還公家近來各團營雖復奉行故事要皆以多報少藉飽私囊如切曠數爲十日彼只報一二日上官固無從悉也事誠細微然而集少成多漏卮正復不小今試以百分之一計算每營五百餘人開革者應在五人以上更假定平均一人十日則切曠應在十兩以上每師二十一營全國八十餘師每月切曠已達二萬左右若以一年計之不已數十萬耶試思以至細微之切曠每年漏卮且達此數其餘槍砲彈藥衣服冠履等項報銷之巨更何待言然而上峯不加察吾儕小民亦惟有袖手旁觀羨彼軍官之多利而已

上文所云皆正式之軍隊也此外尙有屬於軍隊範圍而形式又與軍隊迥



異者如軍事調查處是此項機關所用人員之薪餉初無定則同是一調查也而每月薪金之多寡往往判若天淵有數元或十數元一月者亦有數十元至百數元一月者惟處長所開之報銷則決不止此數他省吾不知若濱海某省調查處則吾知之特詳蓋該處所用調查僅五百人每月開支不及萬數然觀彼所開報銷冊則爲數一萬四千有奇也其後黎總統下令裁撤調查處該處長復大開其報銷謂該處所有調查曩皆異常出力今既裁撤宜人給數月薪金以示優異督軍然之某遂大措其油凡應得三月以上薪俸者某悉以三分之一與之人固不知其報銷若干也現時軍事調查處既已裁撤此種弊端固應不復再見然類於軍事調查處者又豈少哉噫狗苟繩營官場之惡習也神聖不可侵犯至高極貴之軍人宜若不屑爲此

矣。顧其實乃適相反。蓋彼糾糾武夫之詔事上官婢膝奴顏吮癰舐痔正與無賴官僚同一鼻孔出氣。然但進昏夜苞苴猶爲稍知自愛之士。其最下者往往廉恥喪盡。但求博長官歡。雖犧牲其妻妾之顏面亦非所恤。以予所聞於某省少將夏某卽實行此主義者。夏初爲下級官。光復時以多殺同胞之功獲充軍界要職。都督朱某係彼同學上官也。又有同硯之雅。當然可蒙其優待。不幸朱死。楊繼夏乃失所憑依。幸其妻姚氏有林下風。夏因異想天開。百計夤緣。楊督之左右。俾姚氏爲楊義女。已遂一躍而爲楊督之快婿。自是兩夫婦出入督署。無虛日。姚氏爲楊所污。而楊之姬妾亦有爲夏所染者。讀牆茨中蕘之章不禁重有感矣。竊思醉心利祿。猶是恆情。乃至以妻妾供人肉慾。他又何恤者。嗚呼。噫嘻。予欲無言。

## 家庭萬寶全書茲蒙內務部審定

認爲治家範本有益風俗人心特許給照通行註冊備案每部洋裝六大冊都三十萬言並附改良家庭惡習圖四百餘種祇收成本洋一元三角五分郵費一角五分加贈

內務部  
審定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一厚冊外埠郵票通用上海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 百弊叢書卷六

## 司法百弊

阿 傭

司法界之黑暗中國不自今日始試讀酷吏傳諸作誰不心慄而膽碎乎至於滿清季世民國紀元中間近百年吾儕小民爲一般獄吏破家產戕性命者正不能擢髮數所以東四列國與我通商咸有領事裁判權保障其人民之財產生命亦不得已也

清制訟案以知縣爲起點由此以上若府道若臬撫若刑部皆如今日上級審衙門有不服者可以伸訴表面觀之似無冤抑矣而不知大謬不然知縣聽訟所靠託者辦理刑名之幕友自己於法律多懵然不解間有號稱

幹練者亦祇竊取皮毛而已。猛如今日之縣知事兼理民刑訴訟其中眞研究法律者恐千百人中僅二三耳。況前清知縣不問民事刑事皮鞭藤杖咸得妄施。當問案時設有與之辯難者以責打關其口。卽遇生監未便擅責亦可以拘押困之甚且撫拾羅織褫去衣頂乃得惟所欲爲所握之權旣重所作之弊愈大。現在已改民國此事似成陳迹。要知中國政治改革虛有其名。實際上之腐敗仍如是耳。

從前知縣之問案也。先商於刑幕。刑幕方面催告有催告費。開差有開差費。自己無財告幫於親友。故一件命案往往破產數十家。亦有苦主懦弱兇手多財欲保全性命不惜以金錢運動。諺云千里做官只爲錢。官旣愛錢凡附屬於官之幕友等輩誰不愛錢。錢能通神錢亦能買命。但使金錢用足則故

意殺人可改而爲故失殺人因傷致死可改而爲傷後因病致死再賄託向上司衙門運動則一場人命不過坐監數年遇有恩赦仍得釋出此種黑幕民國時代亦已屢見不鮮。

前清監察知縣最近者爲府道猶今日地方廳上有高等廳也實則官署黑幕上級與下級相同無論何種案件被屈於下級官廳求伸於上級官廳其勢頗難卽有平反者不外情面金錢兩種若曰真正伸冤理枉恐百中不過一二耳況昔日之府道較今日之高廳尤爲尊嚴苟無線索十控九駁控者欲求其准或託有力紳士關說或覓其私人納賄幸而得准則費已不資但府道詞案甚少非委發審委員或仍發回原縣如是一上一下動輒經年累月不但兩造破家卽關係之人亦被累不堪矣大概尋常案件控至府道人

人震驚。若夫臬撫之前。瞻怯者不敢投狀。力薄者不能投狀。必力厚。膽大方得訴其冤。但能否邀准。據兩造稟詞以評是非。知縣卽依刑幕所懸斷出而判。兩造之曲直。故舊日狀詞必倩老訟者捉刀。蓋一言之輕重。足以定一案之勝負。不可疏忽也。若兩造狀詞工力悉敵。黠而多財者。乃納賄於刑幕。於是行賄者勝。不行賄者敗矣。如兩造皆納賄。賂則觀其多寡。如何多者勝。寡者雖敗。亦不傷其面子。并於堂諭中參以種種活筆。使其有上訴餘地。如是勝者色然喜。敗者亦曲爲恕也。

前之所述。爲田土財產爭訟之案件耳。卽今日所謂民治也。若遇盜案。命案。鬥毆案。拐誘案。如今日所謂刑事者。則大異是。譬如境內發生盜案。當場必不能捕獲。乃責限壯捕緝拿。如事主懦弱。者日月遷延。永無破案之日。設事

主極有能力。壯捕拘一形迹可疑者。解案塞責。知縣見解到一盜不問。是真。是假。藤條火鍊加諸其身。如痛苦難熬。雖非真盜。亦祇得低首伏罪。待死。固圍而一案。遂因之結束。此種案件。知縣衙門內而慕友外。而捕投最爲痛惡。因祇有勞精疲神。並無出息也。若遇命案。一經告發。兇手應出屍場費。苦主亦出檢驗費。如兇手當場獲住。案可早結。設兇手遠逃。則其親屬戚黨。一任捕投等敲剝。設不遂其欲。卽証以藏匿罪人。然而苦主益不能決。蓋臬撫兩署俱以候補人員辦公。此等人員。外間道府州縣均有孝敬。凡訟案而控至臬。撫大都關係非輕。官官相護。爲若輩要訣。况平日收受規費。豈肯輕傷實誼。爲小民伸冤乎。是以控者痛哭號呼。而受者往往以數字駁之。卽或情節重大。亦不過曰某道查復。某府再審而已。



滿清秕政。固不止此。然冤抑莫伸。人人懷怨。致革命軍起。國本立傾。足爲後世鑒戒。方民國成立。首重改良司法。其時保障人權。尊重法律之聲浪。洋溢全國。各級審檢廳。亦乘時成立。一若自今以後。國無冤民矣。豈知事有不能以常情測之者。今日司法界之黑暗。不但無減於滿清。更有甚焉。予友守險先生言之綦詳。記者不再贅。

自戊戌變政以來。行政與司法絕然劃界。司法因有獨立之精神。舉從前官吏之陋規。差役之索詐。掃除盡淨。民皆相慶。更始不知防弊愈密。作弊愈厲。所謂法官錄事者。不問資格。不問學行。但求一法政學校畢業文憑。儼然高坐堂皇。處理民事。小有頓挫。卽遭撤換。運動者又窺伺其後。但願有隙可乘耳。以致今日軒冕。明日泥塗。無怪其視法律如弁髦。視官廳爲傳舍。惟金錢

是務能作他日之富家翁。於願是笑。所謂送達法警者。卽舊時差役所變。相或者地方枵棍之積得作孽錢者。往往由運動充當此職。於是欲求弊絕。其可得乎。茲乃逐層證明於後。

(一)法官與律師 曩時代人訴訟者。謂之訟棍。謂之惡訟師。官廳懸爲厲禁。與之格不相入也。自歐西文化灌輸以來。美其名曰律師。公然包攬。一以金錢爲準繩。勝數敗數。早定于律師胸中。然審判之權在法官。律師雖有左右之力。何能決定勝負。不知法官與律師。同爲法政學堂畢業。往往出于同學者居多。聲氣已早相通。不過內外相隔。名爲迴避。實則聯絡。猶之同操一業。贏餘歸各股東均分也。而對於起訴人曰。運動費。公然行賄。恬不爲恥。法政改良。竟如是耶。

(一) 狀紙與印花 遞狀爲訴訟人第一步手續。必于廳前購領狀紙。雖規定數十文。或數百文一張。往往浮收過半。然區區一紙而賣百文。利息已不可計算。而猶欲浮收。其貪心已可概見。及遞狀時。如狀已膽真者。則多方留難。忽嫌過早。忽嫌過遲。甚至奔波終日。而狀紙仍未遞進者有之。如尙未膽真者。則亂索其膽錄費。曾見有一未滿五百字之狀稿。而索費至一元之多。此乃猶有限制者也。又有一種狡猾手段。每見起訴人不諳訴訟程式。閱狀稿後。忽冷笑曰。有如是不通文墨。而爲人弄刀筆耶。他日其爲敗數人可知。起訴人必急詢之。彼又曰。一字千金。欲改非易。轉輾哄騙其改稿費。及錢到手。復叮嚀曰。我是熱心人。肯作此事。無論勝負。切不可聲揚於外。起訴人唯唯。實則照原稿膽寫。始終不易一字。以避判結後之嫌疑。若印花之弊。更難

細述。或者浮收。黏遞之後。起訴人無從厲日。決無敗露之日。或者重用。舊狀紙多不經意。以致易以蒙溷。噫。今日之收發處。勝於昔日之門差也。

(一)公費與罰款 此兩項爲司法公然之索詐費也。昔日堂費歸吏役所分派。不敢故意多索。今日公費爲敗數人所擔負。決定後。歸官廳開示數目。不得短少分毫。設使兩造各有過失。則平均處罰。以作訴訟之結案。當時居然有收條掣執。致於月終之報銷。懸牌之公示。何遺漏者之多耶。甚至結怨於敗訴人。而爲之上控斥革者。已數見不鮮也。

(二)債權與婚姻 此兩項爲司法之絕大營業也。錢債細故。昔人每輕視之。今寓債權於五大法之中。卽債務人不能履行。必破其家而後已。然債權人一經訴訟。能有幾許可璧趙耶。婚姻之案。更覺離奇。夫婦小有不睦。卽起

離婚之心。官廳儼然爲再醮之媒。使豔婦偶有外好。而外好又爲當地之富豪。若起訴後。其判結案。必與前夫脫離關係。轉瞬間爲富豪之新人也。迴念枯槁販賣婦女。例干大辟。以此較之。爲何事耶。甚至不經法庭。一有律師作證。登報宣佈。正式夫婦。即可斷絕。此中弊竇。尤難究其底蘊也。

(二)送達與法警 送達吏。傳也。法警。提也。民事與刑事分別耳。而其作弊方法。處處相同。一則可以買放。一則可以買信。昔日差役下鄉。所謂講差費。必饜其欲而後去。今則註明路之遠近。按程計算。似較差役難以作弊。不知送達吏法警。有一種特別傳票。及提牌。隨意可以填入。若鑿事主於訴訟法一無所知。彼乃順道而過。甚至有十餘次傳提之多。每次必有路費。而路費之紙。必不肯入事主之手。以作他日憑證。其用心。較前之差役更密矣。

(一)習藝所與女監獄 罪犯習藝所善政也。無恆產無恆業之遊民窮極無賴。往往挺而走險。易觸法網。迨出獄後。反得一生工藝本領。不患無餬口之所。兼之歷年所有盈餘。規定幾成歸本人領取。藉此可充資本。不知却爲監獄官設一無資本之工廠也。設使罪犯向諳工藝。乃逼其盡力工作。稍惰者。卽加之以私刑。不患不竭。意於切磋琢磨也。而罪犯之出品。可強迫商人代售。較市貨易以出銷。迨年終報告。必謂津貼若干。實則皆飽私囊矣。又有女獄之黑闇情事。更爲不忍道及。老者縲絏。郎當終歲。不得一飽。少者塗脂抹粉。一刻不得自由。此中苦況。有非筆墨所可形容。閱者想已默會其意矣。司法爲審判民刑事件。統治權之作用。司法權以各級審判廳任之。審判官獨立審判。受特別之保障。不容立法行政兩權牽掣。固所以維持人道保障。

人權關係至爲重要。其制度則有高等司法。係管理上訴之民刑訴訟。於京師則有大理院總檢察廳。爲全國司法最高之機關。其次則有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於各省省會。則設高等審判廳。高等檢察廳。各一所。或數所。管理一省中上訴民刑訴訟之訟。又有分廳。酌量增設。各縣則有地方司法。於縣中設地方審判檢察兩廳。管理地方民刑訴訟。其於繁盛之市廛。又設初級審判檢察廳。然自民國成立。此等司法機關。亦不過敷衍紛飾。仍以壓抑民氣爲根本。徒遺訴訟上無形之危險。一則法有未密。二則人才太雜。無法治之精神。故徒見其弊而未見其利。自各縣有裁撤地方廳。由縣知事兼理審判事務。而弊益甚。其黑暗實較前清行政司法混淆時代。且又過之。茲約述其大略如左。

## 一 法官之不羈

裁判官爲裁判時。僅有服從法律之義務。而立於不羈之地位。故在司法行政之事項外。不須服從司法長官等之訓示。訓令。苟司法行政官欲訓示法律之解釋。及論評判例之當否。而誘導裁判官之思想。或牽制之。如此。則爲干涉裁判權。卽爲違法。又裁判官之職務爲終身官。依法律之規定。若非基於裁判之宣告。不得反其意。有免官及轉官。轉所停職。免職。減俸之事。以擔保司法權之獨立。與法官之不羈。於是而有現實之弊害。蓋此等制度。所謂與裁判官以職務之所有權者也。雖無學問者。遂亦得安其位。是此制度之功績。徒使無學無識之司法官。保有其官職。或顧戀祿位。忘其職分。恃終身之制。自安於無學無識。而受裁判者。乃大蒙其損害。蓋法官既不羈。法文又



至活。當其裁判時。儘可以己意附會法律。而加以自由之裁判。即使不當。而裁判官又不負責任。不若舊時之官吏。承審一案。苟有失察之處。必加以嚴重之處分。即使原被告不服判斷。提起上訴。難免不爲原判所惑。仍照原判宣告。即使得以平反。而於時效上。訴訟上所發生之損失。已無從索償矣。

一 法文之舞弄

法文至簡。事實至繁。以至簡之法。馭至繁之事。輕重出入。全視法官之所依據。及當事人之辨論。故此中弊害。隨在而生。不能枚舉。譬有趙甲向錢乙買某月份期某廠某牌麵粉一千包。付以定銀若干。尙未及期。錢乙將自己所有之定單。轉賣於孫丙。孫丙乃往晤錢乙。說明轉買原由。并照定單。徵付價銀。向趙甲索取棧單。趙甲將貨價收取後。約明日交付棧單。迨至翌日。孫丙

久候不至。急往趙甲行內尋覓趙甲。則趙甲已逃匿。而行亦倒閉。查其行中往來帳目。則知昨日面付之貨款。趙甲至未解付某廠。亦並未買存某廠某牌之麵粉。所有貨款。已付割他號之往來欠款。趙甲所言明日交付棧單之說。實係哄騙。按之法文。應得詐欺取財之罪。孫丙乃呈訴檢察廳。而檢察廳以錢債往來。應歸民事訴訟。着自行扭交審廳起訴。詎審判廳又指爲賣空買空。設計哄騙。有犯刑章。着向檢察廳起訴。此推彼却。而當事人爲實受其害。

民事訴訟法中。有一種所謂附帶私訴。凡關於刑事訴訟之原告訴人。請求追贓。例如竊盜案。請追竊取之贓物。或請求損害賠償。例如被人摔毀物件。此人犯摔毀之罪。原告可令其照價賠補物件。或請求回復名譽。例如被人

破壞名譽。可令其登報回復等項。均可由刑庭於刑事判決時。或判決後。附帶審理判決之。因刑事之事實已明。易於審判。無庸移交民庭也。然有時法官有意弄法。必按私訴暫行規則第十八條之規定。移於民庭辦理。使原告人繳納訟費。成爲獨立之私訴。蓋附帶私訴。免收訟費者也。如此則原告人。又必多費一番手續。而增益其訴訟上費用。且訴訟結果之期。亦因之而遷延。此不得不謂非法官之賜也。法官最易舞弊。而人不得指爲舞弊。蓋彼之舞弊。亦依據法律。何也。因律文之輕重出入。恆相懸絕。法官遂得以意爲之依據。而使分輕重。例如侵害生命之罪。凡殺人者。自死刑至一等尊親屬。則死刑。而過失致死。祇罰金五百元至一百元。尊親屬則三等。此故意與非過意之間。則視法官之意以爲出入矣。

## 一賄賂多門

法官既立於不羈之地位。而又有特別之保障。以維護其位置。故無人能束縛之。而加以干涉。然有一物。足以約束而干涉之。則黃金是也。暗中運動。暮夜苞苴。請託之風。於今爲烈。且賄賂之門。四通八達。蓋今之法官。不論廳長。庭長。推事。錄事。書記等。皆各有個人之私寓。以謀起居上之自由。不若前清官吏。深居簡出。難於謀面。無端入謁。又易惹人耳目。如以上海而論。則各處遊戲場。以及酒樓妓館。無不有若輩之蹤跡。故無在而非請託賄賂之門。不特此也。既有私寓。必帶家眷。既有家眷。必有親戚。於是而招謠撞騙到處兜攬。生竟。法官則恃以爲爪牙。明知之而故縱之。立法本省人不得爲本省之法官。防維杜漸。固不可謂不周。然司法有司法之統系。聲氣互通。未嘗不可。

交換意見。且自交通既便。省界之見業已消除。而法官與律師。又無不合絡一氣。部令雖禁。法官不得往律師公會。不得與律師往來。亦不得爲律師同居。以爲遠嫌地步。然必往律師公會。與律師同居。而後可以作弊。則愚笨之法官而已。機之凡有民事錢債案件。原被告之律師與法官。必有一共同之目的。原被律師。雖立於對抗之地位。當出庭時。各逞辯才。爲委託又出死力。實則兩律師朝夕聚首。互換意見。孰爲勝訴。孰爲敗訴。早已胸有成竹。出庭辯論。徒爲表面上之競爭。敗訴之律師。恆乞勝訴之律師。退讓一步。爭得一些面子。卽足以言盡職。好在律師之公費。初不因勝訴敗訴而有所折扣。惟酬勞費則從例外耳。

我言律師。乃憶及我鄉某公之軼事。某公者。我鄉之孝廉也。前清時代。苟博

得一第。卽足以驕鄰里鄉黨。取鄉民而魚肉之。鄉有訟事。必踵若輩之門。納賄請託。卽尋常細事。亦必往求一言。以爲斷。無敢違者。以與縣官近也。某年有鄉民二兄弟也。因析產事。爭一織布之機。機以木製。價兩三元耳。兄欲得。弟亦欲得。負氣不相下。共願訟諸公庭。誓必得機以爲快。兄乃往商孝廉。陳其所願。欲訟弟。孝廉曰。吾固能往見縣官。請官斷機給汝。然衙門之中。外而六房三班。內而門稿收發。以及親隨。在在需錢。以余之面。至省亦須百金。汝甘之乎。兄奮然曰。爭氣不爭財。區區之數。力能措也。遂訂期繳款而去。弟不知兄之已投孝廉也。方竊喜己之讖孝廉。可以求援。因亦踵門請教。誓欲訟兄以得機。孝廉復以語其阿兄者。語其弟。弟亦作色。誓不惜費。慨然以百金爲獻。迫兩造之金。旣已如期送到。孝廉乃宣言將於某日入城。面見縣官。越

數日。孝廉告其兄曰。吾已見官。官言汝爲兄。機應屬汝。汝可歸取之。弟如與汝爭者。官言當重懲。若弟決不寬貸。今姑恕之。兄聞此言。手舞足蹈。樂不可支。叩首謝孝廉不已。其弟聞信。踉蹌至。將致怨於孝廉。孝廉笑慰之曰。汝勝矣。無急也。官謂汝爲人佳。當得機。然機已舊得之。不榮。官特另製一機以賞汝。汝視之。較舊機如何。言次。左顧。則陳於廳軍之側者。果燦然一新機也。弟乃破涕爲笑。叩首如搗蒜。孝廉又語之曰。若先歸。明日當有縣差來。押此新機。送往汝門。并有酒食。爲汝兄弟言和。然汝獨得縣官之賞。汝榮幸多矣。弟乃欣然歸。驕其妻子。鄰里鄉黨。津津有餘味。翌日。果有人馘機至。並酒菜一席。賞兄弟兩人。兩兄弟遂和好如初。不知一機之費。及一酒席之費。皆僅二三元耳。孝廉得二百元之訟費。祇費去七八元左右。其計之工。得未曾有。且

調和骨肉。息事寧人。亦有微功焉。今日律師之手段。大抵類是。非一人不能受原被雙方之委託。特兩律師合作一孝廉耳。

### 一承發吏之價值

前清涉訟。每苦需索。往往有案未結而產已破者。然今之訴訟。亦未爲省。如爲民事。則訴訟有費。送達抄錄有費。證人鑑定人委託人有費。各項聲請有費。官紙印花有費。惟此等費用。均有規定。若訴訟費則勝訴後仍可收回。尙屬公而無私。無弊害之可言。而承發吏之額外索酬。乃無限制。試思承發吏一月之所入。薪水以外。連攤派所得之送達公費。卽以上海地方廳之繁雜而論。亦不過十餘元。而充當此職者。須具有司法上之常識。能受嚴密之考試。又須有三百元以下之保證金。而鑽謀請託。運動賄買者。猶絡繹不絕。上



海之承發吏。且有前清之廩貢生員混跡其間。一缺之價值。須洋三百元。方得補實。苟非有大利可圖。若輩又何爲擲鉅款以謀之。因當事人對於訴訟之進行。所能直接者。厥惟承發吏。當事人欲訴訟進行之加速。則必賂承發吏。請其照拂。例如票傳一人。原告如納以賄。則爲加緊。否則延宕。被告如納以賄。則爲掩飾。僞言人已他出。無從送達。或無人代爲接受。或被傳人無法到庭。以爲緩期之計。原被無律師者。則慫恿之。使請律師。或原被自願托渠代請律師。則彼既獲委託人之酬勞。而於律師處。又得三成之回扣。且有因事涉訟。未及開庭。經承吏之雙方哄嚇解勸。取消訟事。而向雙方索酬者。又善代當事人對於訴訟上之籌劃。必周必至。故當事人恆喜與商確。而彼乃儼然一律師。非此等事。雖云弊竇尙稱文明。有時當事人亦實受其益。我同

鄉某君。一古希外之老人也。繼妻年三十。老夫少妻。安難於室。恆潛攜所有。借意中人別謀。棲止財盡。則歸。歸則復攜所有而去。恆累月不歸。卽歸亦不理中饋。反由老人執炊以進。某日復歸。將席捲所有以去。揚言俟老人死後。再來襲產。老人有子。肄業某校。纔十餘齡。可欺也。故有是意。迨老人知。已登車矣。急阻之。遂爲所毆。警吏拘之去。連贓移送地方廳。某君擬與離異。以絕後患。急遣人具狀往。既至。則正在審訊。問官以夫婦不睦。係屬常事。某君又無傷痕。因諭領回管束。某君拙於言。不能聲辯。明知領回。則不能管束。徒受其累。惶急無狀。其友某。急以狀稿及銀幣十元。與承發吏。吏卽以未及繕正之狀稿上諸推事。始知該婦之不法。因改判覓保。然保出則逃。目前雖安。關係未斷。身後必受其累。該吏又爲設法。乃以無保暫押。後遂得以離異。俗語

云。得人錢財。與人消災。尙有道焉。若未設地方廳之各縣。則其黑暗。眞足令人髮指矣。

一 幫審員之舞弊

未設地方廳各縣。民刑事件。由縣知事兼理。例設幫審員一員。由高等廳委任。此輩專事舞弊。與承發吏狼狽爲奸。以各鄉鎮之警察所長爲爪牙。以故所長之權。其尊無比。包庇烟賭。隱匿罰款。視爲分內之職務。勾結地痞劣紳。魚肉鄉民。恆私擅逮捕。勒索重賄。卽有強項者。忿而訴諸縣。則吏役之需索。紛至疊來。苟不滿慾。事不得達。卽達矣。則彼輩本聯絡一氣。勢不得直。且加甚焉。鄉人畏之。遂莫敢如何。而此輩之舞弊益甚。錢債民事瑣案。不問曲直。先須論費。所索之奢。恆與所控之值相等。示期開庭矣。鄉人先宿而至。屆時

則又改期。多延一次。則若輩多索一次之傳達費。且傳達費依法應標載於傳票上。有法律所規定。不能多索一文。而彼等則否。任意要索。一若前清之差保。凡狀紙費。繕寫費。抄銀費等。亦無一按照法定之數收取。蓋欺鄉民之無知也。示期開庭。臨時而變。亦不盡屬幫審之弊。索賄未遂。而有意爲難者。事固有之。有時則係承發吏之舞弊。兩造實均到庭。而彼以某造不到。告幫審員。則訊期改矣。所苦者鄉人耳。輟其田事。負糧入城。除填若輩之慾望外。一切食宿諸費。已罄共一月之糧。殊可痛也。鄰近上海之各縣。若某某等。每一禮拜中。其承審員必旅瀛數日。稅居某某旅館。其所承審之訟事。乃於此期中磋商價值。以避鄉人之耳目。蓋官而商矣。其弊害尙可言乎。

### 一看守所與監獄之黑暗

看守所與監獄之弊。第一剋扣飯食。第二勒索陋規。若在女犯。猶有賣姦與強迫姦污之弊。而男犯之在看守所與監獄內者。苟有金錢或諳文墨者。則其自由。亦非意料所及。鴉片烟禁物也。而監役以得賄故。代爲購辦。一榻橫陳。毫無顧忌。烟三外則蓋以賭。三拾一色。以消永晝。而監役則爲囊家。坐收其利。其通文墨者。則爲其同犯作家信。傳遽消息。或在獄中包攬詞訟。爲無名之律師。而衆犯則供給其費用。亦講資格。以入獄最久者爲前輩。例得享衆人之所有。而尤可駭者。則爲縱酒納妓。常醉後高歌。聲聞於外。而典獄官則充耳無聞焉。此等弊害。卽今之某某高等廳。亦不能免。良可數也。

# 百弊叢書卷七

## 律師百弊

鷗波

吳諺。餓死莫做賊。氣死莫告狀。又云。八字衙門堂。堂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又云。窮不與富鬥。富不與貴爭。語似粗淺。頗含深意。世間俗事之衆。多大半由財色氣三字中來。兄弟分產。爭田奪地。爲財也。妻妾妬寵。暗有外遇。爲色也。朋友好勝。揮拳打架。爲氣也。宣尼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老之時。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夫人能戒此三者。則熙來攘往。揖讓雍雍。居官者亦無所事事。草生園室。花落訟庭。上古端拱而治。不難復覩於今日。

今之大張旗鼓。狂吹法螺。大律師。卽昔之賊頭狗腦。刀筆害人。之老訟棍也。時代不同。名稱各異。究其實。換湯未曾換藥。更覺變本加厲。昔之訟棍。欺騙尙屬藏頭露尾。作偷雞盜馬之勾當。今之訟師。敲詐公然明目。放膽具降龍伏虎之神。通吾故曰。人苟不幸。遇有訟事。或原告。或被告。如果理直氣壯。儘可挺身而出。若自知理屈力短。罪有應得。聽吃官司。可也。苟不明事理。又畏首畏尾。徒欲借金錢勢力。欺負良懦。則蚌鷓相持。不下。未有不遭兩敗俱傷。彼坐收漁翁之利者。卽門前高懸黃銅金字招牌。頭銜赫赫。日本畢業法學博士。中華民國之大律師也。說起律師。不寒而慄。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忽焉兄弟失和。家庭之間。起風波矣。妻妾邀寵。帷簿之外。有醜聲矣。朋友徵逐。酒肉之末。生嫌隙矣。小利害。僅如毛髮。比趁一

時憤恨，怒火不可遏，遂起訴公庭，而欲伸胸腹之憤。於是學時髦，請律師先講出庭公費，後講勝訴謝儀，所謂日本畢業之法學博士一注生意來矣。律師生意到，打官司朋友，霉頭觸進矣。

律師之排場，如何在下。一爲閱書，諸君道來租起高大舒暢房屋，賃定細巧玲瓏器具，翩翩書記招呼圓活俊俏茶役侍候周到，客堂擺設清潔整齊，寫字間佈置瀟灑古雅，大餐檯白布如雪，鋪地蓆淨無可唾壁，懸名人書畫，間雜照片案供，紫窰瓶，璧亂插花枝，報時之鐘，錚鏘錯響，辟穢之鼎，噴射沈香入此室處，已令人生敬慕之心，而佩服大律師必有驚才絕技也。

書記先與主顧敷衍侍役進芳茗，遞香烟，主顧一呼煙一吃，茶不啻死鬼上孟婆亭，吃了迷魂湯，心不由主，漸漸入其圈套。



少焉大律師從層樓下裝西洋裝短衣窄袖菱角鬚橫分八字氣宇軒昂書記笑顏紹介主顧行相見禮主顧僂僕致敬意大律師裝足身分略爲招呼一點頭卽坐於沿窗寫字檯手翻各種公牘作忙迫狀朗聲問書記王先生這兩件可是今早審判廳送來罷那兩件可是會審公堂送來麼書記走近寫字檯逐件檢出一一回答傳說張木林出獄後渠母昨晚來酬勞費遵照前議決不拖延彼一家已感恩不盡李士孫結案以前先付一半俟結案後算清其餘趙殿臣史芳洲黃羨雲今早新鐘八點敲門進來說二萬頭領到當日來謝大律師聽至此鼻中作一哼面上微露笑意兩只狼威凶毒之眼光從托力克玻璃片中斜出回視書記曰張木林真便宜煞俚如請了別位律師這樁官司起碼要宕五六年現在五百洋鈿謝儀連公費弗滿七百只

洋居然放出來真正便宜煞。俚趙殿臣史芳洲兩家頭最是壞貨。下面官司翻到上面銅錢還弗肯爽快。快快拿出來。真所謂人有良心狗弗吃。厨等到二萬頭公堂上領到總歸要經過我手。要搭俚從新講講來。書記含笑答道。是是。是律師說至此。即在皮夾中挖出一枝雪茄煙。侍者早已趕過來。劃了自來火。湊在大律師嘴上呼旺了。大律師伸了一個懶腰。將身體斜靠在活動圓椅上。眼皮一開。一闔。嘴脣一張。一閉。細細吸這雪茄烟。一若構思着。意者主顧至此時。卽驅身致敬。出其誠恪之聲浪。大律師兄弟有件不平事。須與大律師商量。可否必操勝訴。如仰仗大力。勝利將來。酬勞自當格外從豐。斷不過橋。拔橋有負。隆情。

大律師聞至此形似不甚經意。斜睨其目。一視主顧閣下。有何不平事。須將

事。實。理。由。說。得。原。原。本。本。清。清。楚。楚。我。方。可。按。諸。法。例。據。情。起。訴。縱。使。理。由。糾。葛。事。實。牽。強。我。亦。可。研。究。入。細。亦。可。於。無。中。生。有。強。辭。奪。理。着。輸。棋。變。贏。棋。騎。死。馬。當。活。馬。此。事。全。在。乎。看。律。師。之。法。例。熟。與。不。熟。口。才。之。好。與。不。好。交。情。之。廣。與。不。廣。手。段。之。靈。敏。與。不。靈。敏。分。高。低。見。雌。雄。說。至。此。大。律。師。作。洋。洋。得。意。態。復。大。吸。其。香。煙。

主。顧。將。父。死。後。兄。弟。三。人。分。產。事。從。頭。至。尾。一。一。說。明。長。兄。如。何。託。大。幼。弟。如。何。被。母。護。持。現。在。本。人。名。下。所。分。得。者。不。敵。長。兄。十。分。之。三。四。並。不。及。幼。弟。十。分。之。六。七。且。指。定。分。派。良。田。美。地。盡。爲。兄。弟。分。吞。我。本。人。所。有。物。盡。屬。下。身。劣。貨。自。以。心。懷。不。甘。欲。請。大。律。師。伸。冤。我。弗。想。喫。過。兄。弟。但。求。分。派。均。勻。於。願。已。足。如。能。達。到。目。的。當。從。優。酬。謝。

大律師曰閣下此事頗有研究之價值宜從速着力進行一失時機後悔難追主顧曰鄙意正爲此也於是袖中取出年歲籍貫名單家產數目講定公費三百元先付二百以後勝利提所得財產二成酬勞大律師囑書記立予收據交還當事人當事人去大律師付房金付米店付電燈費用人工資付書記薪水付老婆裁縫帳二百塊洋鈔不多半刻功夫祇賸五六元七八角而已

此後當事人一次一次的到律師公館來候音信彼兄弟亦早知第二房請律師訴訟矣於是亦請律師抵制各投門路各獻神通邀親覓友以壯聲勢日復一日遲之久久脚皮走脫鞋底奔穿而審判廳下通知書訂期禮拜七開庭矣

白居。易。琵琶。行。詠。潯。陽。妓。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請。律。師。審。判。廳。起。訴。仿。佛。似。之。當。事。人。頭。昏。胃。燥。意。懶。心。灰。欲。進。不。能。欲。退。不。得。一。庭。開。過。又。是。一。庭。勝。亦。不。勝。敗。亦。不。退。雙。方。律。師。舌。劍。唇。槍。推。事。聯。爲。一。氣。以。待。時。機。成。熟。視。各。人。之。能。力。以。定。勝。負。何。嘗。問。及。法。例。何。嘗。顧。及。公。理。此。方。勝。則。彼。方。敗。而。賢。昆。季。之。產。破。矣。諺。謂。殺。人。不。用。刀。今。之。大。律。師。定。評。也。嗚。呼。人。何。不。自。早。悟。尙。欲。與。若。輩。周。旋。哉。此。中。黑。幕。千。奇。百。怪。層。出。不。窮。此。不。過。顯。而。易。見。者。一。端。而。已。然。卽。此。一。端。已。如。是。其。餘。可。概。而。知。

# 百弊叢書卷八

## 鄉紳百弊

憤世

中國社會上有一大羣的人並不爲官。偏與農工商相來往。挾了特別的身分。成了特別的階級。一言一動。脫不了官場的模樣。一衣一食。儼然富貴的氣概。所作所爲。有時踞傲到萬分。有時卑諂到萬分。諸君知道這般人到底什麼人呢。就所謂鄉紳是了。

鄉紳二字當初命名的意思。表示他是鄉黨中的縉士。這般人物大概罷官歸里的居多。也有名登甲榜。並未作官的。平日遇着官有用民的事。賴他開導。民有疾苦的事。賴他向官陳情。這種鄉紳在從前官民都借他的力。仗他

的名。狠。做。些。裨。益。地。方。的。事。業。故。社。會。上。似。乎。少。不。了。這。樣。人。

到。了。晚。近。時。代。一。般。鄉。縉。幾。幾。乎。成。了。病。國。殃。民。的。害。物。這。什。麼。緣。故。呢。容。在。下。慢。慢。道。來。

現。在。的。鄉。紳。心。術。大。壞。有。利。自。己。的。事。拚。命。運。動。必。求。成。功。否。則。竭。力。反。對。必。使。破。壞。這。事。體。的。是。非。大。局。的。利。害。一。概。不。顧。

其。次。品。行。不。好。遇。着。勢。位。尊。的。權。力。大。的。他。就。卑。躬。屈。節。百。般。奉。承。見。了。沒。有。勢。位。的。沒。有。權。力。的。他。就。夜。郎。自。大。萬。分。驕。傲。於。是。所。做。的。事。專。圖。把。結。勢。要。不。顧。公。理。了。

還。有。一。層。權。利。的。念。頭。太。重。無。論。遇。到。什。麼。事。總。要。得。些。好。處。佔。此。更。宜。并。且。貪。心。不。足。有。了。白。的。還。想。黃。的。既。得。財。了。又。要。權。了。弄。到。地。方。糜。爛。亦。一。

些不顧

鄉紳的心術品行。事壞到這般地步。所以社會上聽了他的名字。人人厭惡。見了他的影兒。人人遠遠避然而這般鄉紳。你厭惡他。他越要掉鎗花。你遠遠避他。他越要轉念頭。心思的惡手段的辣。真是教人害怕。在下沒事講些列位聽聽。

無論那一省。總有幾位大鄉紳。不但做過前清大員。就是民國的總長。次長。咧督軍省長。咧他也曾做過這般大鄉紳。與援狼多神通。狠大一省之中。什麼財政啊。教育啊。實業啊。須得有他的分兒。一年要撈整萬銀子。方穀過用。還不算咧。遇着機會。又要將礦產啊。鐵路啊。森林啊。工廠啊。非抵卽賣。送到外國人手裏去。列位平日都看報紙。試問那一省沒有這種事情。就知道在



下說的不虛了。這是大鄉紳弊端。比這般鄉紳低一格的社會上稱他小鄉紳。他的權力設不上賣礦賣路。就求一縣之中作假公肥私的勾當。什麼積穀咧育嬰咧浚河咧辦學咧他總挨一脚。黃事就在這裏頭殺死要錢千思萬想慢慢侵蝕他的家私。日增一日地方的公款到底無盈有折。列位試看近來報紙載的蘇省某縣某董經手公頗五六年虧用十多萬金。雖現在派員清理將來一紙混帳而已。況人已死了向誰去追還呢。且這種款子斷非一人全沒共同辦事的都有分潤。若輩結成團體查的人多是用的人那有澈清道理。所以這般鄉紳任他本來如何窮告任了三五年董事就個個腦滿腸肥置田產造房屋娶小老婆。又大蕩雀安逸快樂一言難盡。這叫做小鄉紳的弊端。大鄉紳小鄉紳以外。

社會上還有老鄉紳靠着祖上做過官登過科甲遺下來有的財產外面官場中有親戚故舊的交情在鄉黨中算了一位紳士在地方上也有有的勢力就敢胆大妄爲漁肉良懦放債必取重利收租毫無體恤不遂其慾往往借官力去壓迫人見他與官通氣雖受剝膚的痛苦只得吞聲忍氣這般鄉紳有財有勢往往擇肥而噬侵占人家田地吞噬人家財產無惡不爲最奸惡的佔孤孀淫閨女縱慾篋理人亦敢怒而不敢言列位想想這不是鄉紳的弊害麼

鄉紳中最下等的大概稱他破鄉紳古人有句話青皮頭鄉紳脚其無賴可想見了這種鄉紳先世都是顯宦到了若輩狂嫖浪賭又要吸煙產業蕩然於是販私烟設賭局潛通匪類擾害鄰里蘇省某縣某鎮有一位破鄉紳混

號張大爺論到身分確然名孝廉的孫兒卽他的伯叔有出仕過的有中過鄉榜的親戚中尤多政界人物什麼表兄咧姑丈咧母舅咧有的是煌煌知事有的是赫赫議員還有一位姊丈現任官產駐辦他倚仗一般勢力就專幹不正經的事遇着私鹽來領了販賣從中分利遇着拐匪來婦女賣到人家做妾婢兒童賣到庵觀做徒弟他亦有媒金到手一到寒冬新春聚賭抽頭地方上的董事們警察廳非是親戚故舊都是同幫弟兄誰來與他認真家裏又開設一爿烟館他的奶奶時時來上海販土這販土的法制又別人睹不到的馬路上幾位有名偵探大半與他同山願全幫誼天然處處招呼沒有失風的事火車上的稽查月月送了規矩不但不來查問有時風聲緊急還肯忝他攜帶到了車站便有轎子等候接到駐辦公館裏去列位想

想他一人果然無法無天快意極了。試問地方糟也不糟。這是破鄉紳的弊害。

一省地方有了這大鄉紳、小鄉紳、老鄉紳、破鄉紳、四種人物，已擾得天昏地黑一般。良民時時有苦，嘸說處還不算數。尙有一種假鄉紳在地方上混攪這般假鄉紳到底什麼樣人呢？不是前清的刁生劣監，便是民國的縣市議員。平日把結幾位大老，認識幾個官署職員，奔走逢迎，卑鄙齷齪。於是到鄉黨中換一副面孔，擺起臭架子，裝出大模樣，遇着人家細微爭執，他就教唆涉訟，引了上衙門走門路，破人家產，把已私橐。至於孀婦再嫁，須送他一份媒禮，田土交易，須派他一份中金，平常時問什麼肉啊、酒啊、雞啊、蛋啊、柴米啊，必須供奉。還有年關月節借貸，咧合會咧，必須應受。如是他亦不與你作

對。方。得。太。平。度。日。不。然。他。就。無。風。生。浪。接。木。移。花。自。己。失。了。鴨。誣。說。你。偷。自。已。走。了。貓。誣。說。你。盜。條。而。報。告。警。局。條。而。起。訴。縣。署。弄。得。你。落。花。流。水。歸。根。結。蒂。仍。須。孝。敬。他。錢。饋。送。他。禮。纔。得。安。逸。這。就。是。假。鄉。紳。弊。害。

唉。唉。我。們。中。國。產。出。了。這。一。大。羣。鄉。紳。蠹。國。家。刮。地。方。弄。得。國。弱。民。貧。他。的。罪。孽。列。位。想。想。重。不。重。呢。在。下。敢。說。一。句。爽。快。話。要。中。國。富。強。民。生。安。樂。請。大。家。將。這。般。鄉。紳。先。革。起。他。命。來。

舉發被陷

指嚴

某。鄉。鄉。民。高。某。爲。人。私。造。軍。械。有。村。人。金。某。積。貲。頗。富。偶。閱。其。事。懼。其。接。濟。匪。類。於。已。不。利。也。酒。後。突。至。高。家。抄。出。器。具。多。種。因。思。此。犯。禁。之。物。必。須。呈。當。事。者。乃。往。告。鄉。董。某。紳。董。遂。立。遣。警。探。往。捕。既。獲。高。押。到。辦。公。處。假。詢。問。

爲名與之論價孰知高本棍徒略破費數元則可欲其多出則情願吃官司  
談判半日僅允十五元董無奈受之然慾壑未填意怏怏也高正嚼金甚屢  
思報復未得機會以告董董大中所懷乃謂之曰汝既處心積慮我薦錢先  
生爲汝謀當可得萬全計錢先生者居董處之包攬詞訟者也高以告錢  
領之越一日金家果發現風潮矣謂當金查抄之日失去洋鎗二枝以金賠  
償金與力爭無效訴董董不理正紛擾間錢忽入請金茶話金從之進而問  
計錢謂事須涉訟萬事我可擔任金問需幾何錢謂一二百元足矣金乃以  
棉花未售一時無款却之蓋因其開盤過大也錢見事不成乃退而招高至  
謂之曰汝由己名遣人去未能如願不如串他人往索謂係鎗之原主可也  
越日果有水姓者踵金門索取金計窮乃訴於水之同鄉某紳懇伊出任調

停某紳見其苦况允之爲往返再四始以百元賠償了事事既畢金以禮物送某紳不受乃設筵謝之爲董所聞大恚謂案自我鄉而謝筵不及彼縱以爲了事我却不可金既賠鎗我須辦彼之強盜罪名看彼如何對付金大窘乃加設二筵宴之復贈禮物若干至高所得百金不知如何分配也

# 百弊叢書卷九

## 警務百弊

維持社會之治安。舉發地方之奸宄。厥惟警察。是賴。故東西各國莫不注重警察行政。而任警務之職者。尤必遴選心地公正。才略機敏之人。才且組織完密。賞罰嚴明。所以各盡責任。既不敢瀆職。誤公。亦不敢越權。妄爲。於是國與民均蒙其益。中國警察行之。殆二十年矣。京師設警察署。各省設警務處。處處有處長。各縣設警察所。所有所長。全國警察費。歲計達千萬元。然而社會之治安。不能維持。地方之奸宄。不爲舉發。有耗於國。無益於民。其故何哉。一言蔽之。弊而已矣。



中國政治莫不弊多利少而警務之弊直接足以害民間接足以病國例如盜匪初起不過少數莠民假使警務整飭捕之治之即可弭平無如身任警職者放棄責任視如漠不相關坐使結黨橫行擾害閭閻尤不肖者受其賄賂暗與通氣匪徒之胆益大地方之害愈深迨釀成巨禍莫可隱諱更鋪張其詞倉皇告急政府則調撥軍隊厚集兵力如臨大敵而對於養癰成患之警察不加嚴責幸而早平反可邀上賞不幸而延長兵禍國家靡費餉饍人民喪失生命生產彼負保護地方責任之警察無損毫末昔年河南之狼禍近日各省之匪患皆由警察有名無實醞釀成之也

警務根本上之弊病凡任用警察官吏並非因材器使純爲敷衍情面警務總監居最上級之地位得膺其職者非某派之領袖卽某黨之要人至於學

問如何才幹如何經驗如何則不問也降而爲處長爲所長何莫不然此輩既以黨派關係攫得位置於是但就其黨派中人竭力安插營私植黨莫顧地方之利害夫如是警務廢弛弊竇叢生遂不堪聞問矣

中國警務之弊雖罄西山之竹不能盡書記者非好爲揚惡藉作芻蕘之獻深望當道諸公以國家利害爲重以人民痛癢爲懷毅然整頓斯則區區微意也茲就其弊顯著而莫能諱者條舉數端述之如次

(一)苛收捐款 警察屬於地方行政警費應就地方籌集若不足國家始補助之警察捐之名目甚多如房捐茶捐鋪捐航船捐車馬捐以及妓捐等不堪悉數在官廳言之警察捍衛地方取之似不爲虐在人民思之當此百業凋敝生活艱難供之力有不逮但果能示之以誠處之以公一般小民亦

當仰體上懷何妨曲諒然而收取者一味苛待毫無惻隱之心例如收房捐不願其租金之多寡收茶捐不問其生意之盛否其他各捐大率類此設不遂其慾即用暴橫威權或封閉或拘押任情妄作毫不顧忌記者本鄉僅一小鎮市面房屋計其房租每日不過數十文大半貧戶所畸藉以糊口而警局房捐多者每月千餘文少亦數百文即店鋪亦無充實資本每日貿易不過四五千文並無店夥祇夫婦二人自爲店員而警局鋪捐無一不每月千餘文此等捐款無異紕臂奪食但警所恃爲的款務須按月清繳稍有帶欠拘入管押不但捐款絲毫不得減少并且花消種種私費是以居民對於警察並不受保護之益徒然感剝膚之痛此警務之弊一也

(二) 擾害商民 民國成立捐稅疊出若印花稅也牌照捐也菸酒稅也一

般商民幾乎不暇應命。中國千百年來素以薄賦輕徭爲仁政之施。今政體共和而捐稅反重於君主時代。數倍人民。國家思想薄弱。因此已覺駭然。況施行之初章程條例容有未知。而政府祇圖收入之增加。不肯曲諒。輒加以違抗國稅之惡名。而寄調查監察之權於警察。警察恃上官之命令。於是種種擾害之弊。卽如印花一稅。照章有關信用之契據簿冊均須黏帖。警察於調查時。凡商家有閒雜簿冊而未帖印花者。卽指爲逃稅處。以苛罰亦有無足重輕之抄帳本。無黏貼印花之必要。而警察見之認爲票據。處以逃稅之罪。記者有戚某君。開米店於青浦店中。有家用日記簿一冊。此乃記其家中私事。照章無庸黏貼印花。詎爲警察查見。指爲逃罪。威嚇勒罰。某君不服。與之辯論。卽被拘押。所中某君自知理直。與警官抗辯。警官乃移花接木。

誣其抗拒調查侮辱警士移縣知事署縣知事張某素以貪婪著名暗中授意於商會會長希冀某君行賄和平了案而某君固執寧至玉碎毋爲瓦全而張知事亦怒竟處以一月之拘役三百元之罰金此雖知事非法判斷而追溯禍源實由警察有意擾害釀成之也此警務之弊二也

(二)縱容賭徒 賭博之事最爲擾害地方小則廢時失業大則窩盜藏匪警察負稽舉發責任宜如何嚴加取締乃近來各處警察非惟不加干涉且收受賄賂故意縱容此等賭徒於是胆益大而勢愈張往往終年失局引誘良家子弟喪業傾家其害不可勝言尤爲奇怪者偏僻村鎮所設之警察分所及派出所竟有以賭徒首領任爲巡官巡長者此種怪象幾乎無縣不有而水警尤多卽如江蘇某專署署長原一聚賭通盜之梟匪現各分署署長

皆係著名賭徒。此輩遇年關歲首，仍舊號召羽黨，設局聚賭，莫敢顧問。卽陸警之中，類此者亦不少。如青浦縣警衛隊官楊某，原以聚賭藏匪，屢犯劫案。於光復之前，被捕到案，定以永遠監禁之罪。今則一躍而爲警官矣。又有金山某分所巡官，曾以開賭抽頭，屢次犯案。今爲巡官，其舊時朋類專在其管轄區域內，設局聚賭。遇人告發，該巡官竭力爲之包庇。又如松江縣某派出所巡長，亦屬著名賭棍，嗚呼！以保護地方之重任，委諸此輩，宜乎各地賭風不息也。此警務之弊三也。

(四)包庇烟販。鴉片煙弱種弱國，貽害最大。久已垂爲禁令。警察負稽查舉發之責，果能實力奉行，烟氛早爲撲滅。無如各處警察，不但放棄職責，一味漠視，并且收受賄賂，爲之包庇。間或有烟犯獲案，大都是初出茅廬，未與

接洽。遂不能逃。免記者。故鄉烟禁之弛。罕所聞見。私售之家。有六七處之多。私吸之人。較諸未禁以前。有多無少。目前烟價。較昔日昂貴二三十倍。故以此傾家者。不堪指屈。卽記者。族人受鴉片之害。不下一二十八。其烟土之來源。皆由烟販。據穀中人言。一鄉之中。業販烟土者。共有七八人。此七八人中。有張某。金某。計某。三人爲首領。凡上海松江及本地之警察。三人每月各酬金若干。故攜帶往來。絕不檢查。至火車中之暗探。路警。亦按季報酬。大概每月此等私費。在四五百元左右。洵駭人聽聞矣。至於私售之家。警察中有烟癮者。由此數家。供食無烟癮者。每警察一名。合送小洋四角。名曰茶酒費。巡官巡長。都屬本地人或屬戚友。或係本家。雖不收例規。而四時之禮物。臨時之挪借。其中暗昧。不能確知矣。記者於民國六年夏秋間。曾作長途旅行。

由上海循長江航路抵漢口循京漢路綫轉正大鐵道抵太原復折回入京師又循京奉津浦滬寧路綫仍歸上海費時共四個月中間經過之地稍有名勝者皆暫卸行裝多則住一週少或一二日每向居停主人詢及鴉片烟毒僉云難於淨絕叩其何以不能淨絕之故莫不謂當地警察暗收規費不肯認真舉發以記者所到之處大概市面繁盛烟窟亦多至於蕪湖九江漢口天津濟南徐州南京下關蘇州閶門各巨埠旅館之中居然有一榻橫陳吞雲吐霧而警察夜間檢查旅客僅至賬房一閱循環簿卽爲了事且據茶房言按月皆送例規故明知有烟具亦置諸不問此警務之弊四也

(五) 通同盜匪 稽查盜匪爲警察責任且耳目較近易於盤詰故警察誠能實心實力認真辦理盜匪斷不能匿迹更何從而生患乃今之各處警察



往。往。有。通。同。盜。匪。情。事。雖。不。敢。謂。處。處。皆。然。其。間。要。亦。不。少。其。故。因。警。官。巡。士。非。盡。由。警。察。學。校。出。身。大。抵。爲。警。官。者。都。豪。猾。梟。黠。之。徒。爲。巡。士。者。都。失業。游。民。之。輩。未。任。警。察。之。前。本。與。盜。匪。接。近。既。任。警。職。以。後。勢。不。能。與。盜。匪。斷。絕。而。盜。匪。亦。知。不。勾。通。警。察。不。能。有。爲。於。是。或。借。舊。誼。而。相。往。來。或。納。賄。賂。而。相。勾。結。治。警。察。通。氣。可。達。其。劫。物。擄。人。之。目。的。矣。凡。警。察。與。盜。匪。既。通。聲。氣。遇。盜。匪。搶。劫。佯。作。不。聞。迨。其。事。畢。僞。爲。追。捕。或。約。定。時。日。乘。夜。深。人。靜。來。大。幫。盜。匪。先。包。圍。警。局。縛。其。人。奪。其。械。然。後。大。肆。搶。掠。當。地。居。民。無。一。幸。免。諸。如。此。類。俱。足。掩。人。耳。目。雖。事。主。亦。曲。諒。其。力。之。不。逮。不。疑。其。暗。通。線。索。昔。年。袁。氏。稱。帝。南。方。反。對。江。浙。交。界。之。州。縣。日。日。有。獨。立。風。聲。蘇。省。之。金。山。縣。知。事。某。增。添。水。陸。警。察。以。期。捍。衛。地。方。維。時。有。緝。私。營。官。某。密。謀。起。事。乃。

賄通警察驅逐知事宣布獨立時值忙銀旺收縣庫存積數萬金皆剖分之厥後聞大軍將至緝私營長捲款出走而水陸警察以克復報捷上司嘉其功實則暗中通同一氣其目的所在即互分此數萬金縣款而已不然猶是警察也獨立時抵抗力何其弱克復時又何其強耶又青浦縣屬濱近澱山湖之某鎮有警察局一所警額約二十名前年冬忽探報有大幫盜匪將至商民驚惶請警官率隊前往抵禦豈知已受運動以衆寡不敵爲辭羣衆駭然而事殊危急有少年好事者借警局軍械佐以民間自備鎗枝集得約三十人持以前往見匪船已有十餘號泊於市尾之西衆鎗齊鳴盜匪出於不備遂解纜颺去全鎮得以保全蓋盜匪恃其與警察勾通將謂如入無人之境初不料民團驟集竟來攻擊是以紛紛逃竄事後商民通稟上憲僅將警

官罷斥而已此警務之弊五也

(六)凌虐良民 警察章程有處分罰金及拘押職權但罰金之數目甚少拘押之期限亦短乃今日各地警察所即藉以凌虐良懦往往有並不涉於警察範圍之事加以罰金或拘押之處分者例如業主之於佃戶以租息糾葛發生交涉此乃債權債務關係或權利爭議明明屬於民事範圍依法應由正式法庭裁判非警察所得干預然而各地警察所受業主之私費即拘佃戶管押愚民失其身體自由便感痛苦雖非法之義務亦肯履行設佃戶稍有常識與彼爭辯則誣以侮辱警吏等罪移送法庭邇來法界人員其黑暗一如警界受到此等案件依其所訴擬定刑罪無論如何冤抑彼不問也又如鄉間以田地細故致起口角此乃經界問題依法亦應由法庭裁判但

一方面稍有財勢亦往往納費警察所拘相手方管押以剝奪其自由使之拋棄權利此等積弊到處皆有嗚呼警察以保衛人民爲天職竟甘爲勢豪傀儡凌虐良懦無所不至此警務之弊六也

(七)收受陋規 今日之警察所無一不收陋規其行爲之卑鄙名目之繁多較諸滿清末季佐雜衙門有過之無不及近來鄉鎮茶肆大半有麻雀挖花等小賭當地警察視桌數之多寡以定規費之輕重大概每日七八十文或小洋一二角美其名曰貼補油燭費其他酒館水菓店食物攤宰牲所或每月致送或每日收取數之多少不等如其不納此項規費警察即可借檢查物品以重衛生名義多方挑剔使不能營業甚且拘局判罰勒令閉歇亦時有所聞蘇省某縣警察所其區域內廁所亦收例規美其名曰糞捐有徐

某抗不從命。警所派警毀其廁所。徐乃以毀壞罪起訴警所。以有礙公共衛生。抵抗縣知事袒護。警察率判徐以不顧公益處五元之罰。金於是該處糞池莫不分其臭錢送諸警所。源源不絕。此警務之弊七也。

(八) 侵吞罰款 警察條例雖有判罰之權。但不得過鉅。然現在各處警察所。往往違例判罰。此等受罰之人。大都烟犯賭犯。如送法庭判斷。不能僅以罰金了事故。明知其違反警察條例。亦不敢抗例。祇有俯首聽命而已。警察所對於此種罰金。除以少數額呈報外。餘悉吞沒。大概每年此等款項。管轄區域稍廣之警所。不下千數百金。是以各處警吏。其出息實較前清捕廳典史爲優。予有舊友龔某。昔在外蒙某王教讀漢文。每年修金二千兩。吾輩窮措大。孰不歆羨。迨光復後。龔歸里任地方事。未幾謀得警察分所長。問其每

月薪水祇三十元。予常詰其何以舍尊就卑。龔謂遠游種種困苦。甯在梓鄉。盡義務。予初信之。龔雇用書記某君。亦予總角知交。一日論及此事。某君曰：此乃龔之欺人語。目前出息歲可三千餘金。予大爲詫異。詰所從來。某君曰：警所獲到煙賭人犯判罰。祇少百餘金。多者二三百元。若輩亦極甘心。此等罰款不給收條。完全吞沒。其他居民違犯警章零星罰款。給收條者不過十分之三四。其餘繳款完案不索收據。既不出給收據。其罰款天然可吞沒。除少數分潤所中諸人外。多數入警官私橐。是卽警所生財之法也。予聞某君言始恍然於龔之辭尊居卑。實有大利存焉。嗚呼區區一警察分所。終年罰款侵吞。有如是之巨。其他可想而知矣。此警務之弊八也。

以上八端舉記者所聞見者言之。其爲記者所未聞未見者。正復不少。警務。

百弊叢書卷九

弊。竇。之。深。若。是。願。負。責。者。加。意。焉。

# 百弊叢書卷十

## 偵探百弊

守險

偵探之名稱。亦倣效歐西制度。爲軍警兩界之緊要人物也。凡幽深秘密之處。無一不爲之揭破。防微杜漸。不致釀成大亂。皆此輩之力也。故用之而良。固足以衛民。用之不良。反足以擾民。無如中國之偵探。大半爲地痞流氓。所充當。素具敲詐性質。一旦就職。則強暴狠戾之手段。凡人所不忍爲者。而皆爲之。若歐西則反是。必求學識精深。心氣和平之人任之。遇事必先調查其形跡。歸則研究其實。甚至一事亘三年五年之久。而破獲者有之。以致弊少而利多也。而中國自有此名稱以來。蒙其利者固不多見。受其害者。恐罄



竹難書其弊竇也。

偵探有一種暗號。同夥中謂之切口。然偵探之有暗號固所合宜。而何以仿江湖下流名詞。亦稱切口耶。此種人之品行。可想而知矣。其切口最有關係於作弊內容。茲擇其緊要者錄之。如稱警探曰（本犬）。軍探曰（巡犬）。以人呼犬卑鄙已極。其意取犬能守夜。雖黑闇可尋覓之義。如稱錢洋曰（東風）。盜曰（大漢）。賊曰（小漢）。黨人曰（財生）。破獲曰（出公）。販賣婦女曰（開條子）。牌曰（葉子）。骰子曰（點子）。販土曰（黑老）。私烟間曰（燕子窩）。領賞曰（上清）。冒功曰（遮黑）。一切惡濁名詞。皆爲同夥中通談套語。以爲不熟此切口。必非同道出身。同夥中皆貶視之也。

袁政府時代。爲偵探風頭最健之日。種種罪惡書不勝書。致於誣害良民。私

押勒贖。強佔少女。誘拿黨人等等。社會中已朝聞夕見。不以爲異。最恨者。卽居住不得自由。每有無故闖入人家。任意搜索。偶有以法律抗者。則輕輕以亂黨二字贈之。羅織罪名。務使飽嘗囹圄苦況。甚至因此而致之死地。故人民尊之敬之。卽使奴我隸我。不敢少縱鼻息也。及袁帝罪盈暴死。政治革新。此風稍殺。宜乎此輩之飯碗絕矣。不意一轉瞬間。又發生南北界限。而此輩又嶄然露頭角。雖不如昔日之盛。遇之者恍若瘟神過境。有禍而無福也。茲將醞釀弊竇方法。略述於下。

(一)假獻功 嚴捕黨人爲偵探第一能手。然旣爲黨人。聯絡黨人必多。聲勢必大。偵探遇之。往往不敢過問。而時有捕獲之者。證據確鑿。明正典刑。皆從何處來耶。其弊竇非常深毒。每聞上官購某某黨魁。急彼預雇探夥數人。

謂夥曰。如此重賞。不知何人享受。然得其首領。固難。但願捕得黨夥數人。賞金雖微。不愈於無所獲乎。探夥問計將安出。曰。非汝輩作証不可。票布介紹堂。余所常備。設使硬捕市中無賴子一人。誣爲黨夥。彼必不肯承認。若汝輩有人挺身出庭。謂與此人同黨。以票布介紹書證實其罪。按必立決。汝能出首作證。非獨無罪。且有大功。余當爲汝再說明之。何患不遽得賞金耶。於是夥之愚魯者。允之。須臾。果牽一形以軍人者來。與夥同入法庭。法官問之。此人茫無所知。極口呼冤。夥卽將種種憑證。指明其罪。法官循例。每鞫黨事。見有實據者。立刻決定。而貪賞之探夥。亦飽嘗衛生丸風味。急欲辯冤。已無及矣。

(一)假索酬 凡鄉鎮有爲盜劫者。投狀報按。必飭偵探探明盜之出沒處。

所。然後派兵捕之。無如盜跡杳茫。久不得其痕跡。而事主一再催迫。不得不以素養白鴨以了此案。何謂白鴨。亦偵探一種名稱。平時搜羅年輕乞丐。衣之食之。兼以錢供給之。不少吝。及事急。央之曰。案久不破。法必隨之。汝能爲我一解此厄耶。最烈者不過監禁數月。余嘗拯汝出險也。白鴨素感其恩。愧無以報。必輕諾之。迨至法庭。先自承認盜黨。立遭大辟。而偵探即趨事主前。佯作困倦情形。謂破此案時。歷盡艱險。即探夥亦疲於奔命。雖原贓不能得。而恨氣因此消釋矣。事主聽其口吻。無他。要求酬謝而已。

(一)假贓證 煙土爲偵探大宗進益。凡久作私販者。無一不與之通同一氣。設有一二未與之接洽。終必爲具破獲。貨多者。則沒收而情放之。貨少者。乃報明于上。藉領賞資。然所呈報者。皆爲乞丐一流。非獨不能取信于上。兼

不能遮外人之耳目。不得不作弊以朦蔽之。其法以麻油渣等類。切成方塊。晒乾。用煙水灑之。外裹油紙。儼若紅土邊土形式。帶至近市之鄉。暗藏于古坑或茅廁之中。然後趨入該管區域內之機關。僞謂有私販四五人。交頭接耳。定有烟土夾帶。某即尾之至鄉。彼等亦明知某已察破情形。即將大包拋藏某所。某思當時緝獲。無如彼衆我寡。勢必不敵。故特奔回密告耳。機關中聞此消息。誰不奮起。然率衆起賊。貨能謹守秘密。乃會合當地禁煙局。同往該地。檢之。果有一大紙包。啓其覆。則烟土氣味。自鼻觀入。決不疑其僞也。然衆目昭彰之物。無可藏匿。少許。即以火油等惡劣之物灌之。使之不能復用。暫歸禁煙局收貯。以備他日焚燬。而偵探之功甚大。或者可領公賞也。

(一)假盜匪 偵探久無破獲。按件相形之下。未免見絀。使徒黨流言於外。

聲稱某處有大股盜匪約定某夜劫搶某村落。惟聚散無定。事前不能緝捕。并相戒該村於某夜緊閉門戶。聞有鎗砲之聲。不得出視。消息已探得確實。切勿兒戲云云。鄉人固唯唯聽命。而營中兵士素來但吃糧不管事。一聞某夜捕盜。莫不警惕於心。但願屆時做作聲勢。盜能聞風而走。誠屬萬幸。是晚居然排隊出發。偵探因爲嚮道。至附近村落駐筍。鄉人早已深匿戶內。誰敢少出窺探。迨夜方半。遠遠地果有火光一道。轟然起鎗砲之聲。兵士等以爲盜衆果至。咸手忙脚亂。不問其盜在何方。急攜鎗砲從火光處亂擊。靡費珠彈無算。後聞四處聲息。盜必聞聲遠竄。大唱凱歌而歸。至明日。誇示於人云。昨夜與盜匪接仗。差幸人人奮勇。方得大勝回營。不知皆中偵探一人之計。預使徒黨伏於遠村。用金錢砲假作鎗砲。冒充盜匪。以逞其探事之能。一

則可邀賞於官廳。一則可索酬於鄉村也。

(一)假嚇詐。敗類偵探與嚇詐黨往往聯絡一氣。否則嚇詐之事層出不窮。何破按者若是之少耶。其入手辦法。先遞恐嚇信於遊戲場。或大商號大宅居等。其投信之人。專雇當地癩三衣之食之。何樂不爲。設使當場捕獲。仍入偵探之手。謂其爲窮所迫。並非有意入黨。不過爲黨人供驅策耳。拘留數日而釋之。函中必註明地址。以便接洽。擇老婦之無依無靠者。以作臨時機關。使事主或捕役見之。無可加罪。不過曰黨人之有意誣讒耳。如事主堅執不允。不得不逞手術以相恫嚇。乃不傷人之空炸彈。時發現於幽密之處。急飭偵探以偵緝之。詎知偵緝者此人。擲彈者亦此人。何處能覓得耶。如再不允。則用旁敲側擊之法。遍寄信函於該場附近各商店。促其從速遷移。謂將

於某日。以若某重量之大炸彈。奉贈該場。諸君若不速遷。恐遭殃及。某等有言在先。決不任咎云云。一方面又致信與該場內執事。囑令迅速解職。慎毋戀戀於微末之薪俸。致蹈粉骨碎身之慘禍。語言大略全前。同時又致函於該場經理。增高其要素之款。於是各商店。首就該場辦理。磋商解決方法。執事等亦羣起恐慌。爭相獻策。該場經理無可奈何。祇能以金錢了此轆轤。而轉輾經理之人。仍爲當地偵探。噫。黨人雖狡。若無引狼入室。無敢如入無人之境耶。

偵探所以輔助司法行政之不逮。然我國之偵探。直同一有執照之匪徒。無惡不作。形同魑魅。特美其名曰偵探。以便魚肉良民而已。偵探係一種專門科學。非蠱心浮氣者。所能從事。既須富有學識。又須有觀察力。推斷力。以鑒



別其所遇之事物。物正確無訛。外國偵探大家。於俄頃之間。值一人。欲推索其人之歷史。及其業尙。祇一觀其人之容貌舉動。一觀其人之衣履。一觀其人之指甲。一觀其人之食指拇指上之胼胝。已足確定其人之所業。卽見其肌之一動。目之一瞬。亦能知其心中所思。而我國偵探之絕技。乃迥異乎是。試爲約述如左。

一 敲詐之技

每一偵探。必有偵夥數名。爲其爪牙。所謂探夥者。皆市中萬惡之棍徒。掀風作浪。無中生有。爲若輩之能事。凡鄉愚無知。忠厚懦弱者。流苟腰間。稍有黃白物。若輩卽百計詐之。必償其所願而後已。其敲詐之術。層出不窮。或冒認親友。捏造借據。譬如有某甲於此。若輩苟於其所帶之行李上。得知其姓名。

或聞其同伴之呼喚。或係平日所稔知。或係臨時設法探得。乃使其夥貿然向之招呼。殷勤笑語。歷道別後之思慕。若素相識。甲如年幼。則冒爲渠之父執。邀往酒樓。飽餐大嚼。慨然解囊。甲於此時。如愚魯者。必將信將疑。認爲父執。或係曾經叙首之戚友。其稍黠者。方私喜其誤認。白叨酒食。亦佯與親匿。歷道己之家世。以證其無僞。無何酒闌興盡。折入茶肆。叙談之間。彼乃提起債務。促甲理償。甲必愕然。竭力聲辯其誣。而同桌之夥黨。張三李四。羣起訕笑。或自陳爲中證。或自陳爲代筆。口講指畫。宛然如真。共責某甲之推懶。指爲無恥。僞債主則徐徐從懷中出示筆據。則果確然有某甲之姓名花押。於是旁觀譁然。咸不直甲。若輩則三言兩語。加以威嚇。其中之一二人。則居於調解之地位。百般排解。甲於此時。有口莫辯。懾於衆威。又不能脫身逃遁。

必至解囊而後已。他若私家之烟賭。男女之幽會。竊盜之銷贓。若輩必插身干涉。以飽慾壑。如不得志。則實行其偵探之職務。明正其罪。人必憚之。以故鮮有不得手者。

一 誣害之技

偵探誣良。其毒愈於蛇蝎。此風甚於嚴拿革命黨時。次則嚴查私土私吸私贓。其目的在邀功貪賞。與索賄報讐。其弊則在種贓與誣攀。誣指在嚴禁革命時代。此輩每偽造黨首委狀。誣指良民。且使互攀黨羽。以供魚肉。或遇真正黨人。則偽與之匿。引爲同志。往來既熟。廉得其情。則誘而執之。以他人之性命。易長官之金錢。或使其偵夥。僞爲黨人。四出煽惑。招人入黨。與以僞造之執照。迨既成熟。乃別遣一夥。以執之。彼等乃瓜分其賞。用心之險。無出其

右至查拿私土私吸私贓。真實者則遣其夥出爲排解。得賄則匿而不報。否則拘辦。使嘗種種痛苦。其虛誣者則恆懷土而去。指爲搜得。此弊如出一轍。已成偵探之慣技。又有買替之弊。譬如張三犯案發露。雖有厚賂。勢難隱匿。若輩則另買一人。出承其罪。而與以相當之報酬。至於各種贓物。則全視案情之輕重。及事主勢力之大小爲斷。輕而小者。雖得真贓。亦以賄隱。又有拘賊得贓。沒其贓而縱其賊者。卽或拘之。亦以無贓證而不能坐實其罪。於是偵探與賊。兩得其益。凡爲賊者。未有不感激圖報者也。

### 一 私販之技

偵探者。查拿私販者也。今以偵探而爲私販。人又孰敢如何。時且以查拿私販所得而私販者。其物維何。則烟土嗎啡是也。然亦非直接的私販。乃坐收

私販之利。而不負私販之名。蓋彼輩設有一私販保險公司。凡有人欲在其轄境內販運烟土嗎啡者。須先往公司掛號登記。認定每月保險費若干。而後可以暢所販者。君可惡者。彼私販人既將烟土嗎啡售於他人。而復以售主之姓名住址報告若輩。若輩則審其肥瘠。而復以查煙爲名。以肆要索。或攬回其煙土。重復易錢。然亦有已繳保險費。因其販運之額。與所認捐數不符。而重復抄出議罰者。其爲數之鉅。實足駭人聽聞。近如上海十六鋪已革地甲喬芝珊。與其親戚某甲。合組機關。專販煙土嗎啡。被警察廳偵探施蔭庭許得標張金海朱順泉陳長喜。及探夥陳錦章劉文明劉德清等。在南市電燈公司左近喬之房屋內破獲。由新充地甲羅某出爲調解。竟出重賄至七千餘元之鉅。又關橋堍裕泰米行主。因被查烟。爲探夥寧波阿方詐去現

洋五百元以上。廳中人莫不分肥。以故彌縫周至。不虞破露。詎此次因偵緝隊隊長翟世清請假回籍。由閘北四區區長張際平兼代。施等以其爲代理也。不分餘潤。適有知情而未得染指者。懷妬告張。張遂訴詰廳長。察查得實。立將施等三人先行斥革。聽候查辦。不知施等早已畏罪避匿租界。蓋此等劣探。一經犯事查辦。往往卽避至租界。託人繳銷執照了事。俟事過情遷。則再化名報充。固已視爲慣技。廳長如欲嚴究。則廳中之重要人員。勢必多所牽涉。有礙名譽。不得不含糊過去。故若輩常有恃而無恐。其平日對於行商過客之帶有煙土者。一經查出送局。未及移解法庭而已。由偵探之同黨出爲關說。罰款了事。彼等則煙財兩得。且不受局外人之運動請託。以保其專利之優先權。其團體之堅。上下一氣。內外相聯。故敢胆大妄爲。行所無事。而

莫敢誰何也。

軍探之誣陷

士諤

自民國建元。政爭不息。項城當國。排斥政敵之手段。最爲酷烈。各軍署均廣育軍事偵探。四出偵探。搜捕黨人。高懸賞格。捕得某偉人。正身賞若干。捕得某偉人。黨羽賞若干。於是各偵探多方羅織某害良民。不惜以他人之性命。易自己之金錢。軍署日獲國事犯。飛電報京。上下皇皇。而不知爲偵探者。方竊笑於旁也。湖州人沈某。當滬軍都督時代。曾在都督署充過某職。及滬督取消後。沈亦另就他事。二次革命等事。沈絕不預聞。不意搜捕黨人時。偵探竟以沈名報官。言沈是陳其美死黨。在滬暗召黨人。圖謀活動。一面卽設法與沈相交。和酒往還。漸漸要好。沈不知偵探在謀已。並不知其爲偵探也。竟

被誘入華界。解官領賞。一條性命。就此交代矣。類此之事。每月總有多起。偵探發財。良民喪命。可嘆也已。

### 警探之黑幕

前人

警署偵探。所偵探者。不過是尋常竊盜。在不知者以爲偵探密布。竊盜總有所顧忌。居戶總稍覺安寧。其實偵探與竊盜。同是圈子中人。本屬聯同一氣。且偵探之日用。全恃竊盜之孝敬。竊盜因孝順偵探。故愈不得不積極進行。其竊盜。故未有偵探。竊盜猶少。自有偵探。竊盜更多。每見偵探之黠計。在小客棧。老虎灶。小飯館中。遇見外來客賊。卽用隱語相問答。隱語者。竊賊之切口。江湖黑話也。問答既竟。卽索孝敬。而此小客棧。老虎灶。茶館。小飯館。三項。亦均偵探開設者居多。偵探於縱賊行竊。間接受利外。又能私運煙土。私賣。



燈吃。聚賭抽頭。開設台基。包庇私婚等種種事業。故偵探之自奉。盛於素封之家。倘遇案子緊急。務須破獲者。卽喉使探夥。捕一外來孤賊。以搪塞官廳。或揀一二良懦無能之輩。種賊誣害。以應命於真竊真盜。無害也。此種弊病。各地偵探無不皆同。固不僅通商口岸爲爾也。

公團之偵探

前人

公團之偵探。專司一事。其範圍固不若警署偵探之廣。然而拐匪之販賣人口也。皆有保險費之預送。聞之彼輩。石子一塊出口。保險費若干元。條子一條出口。保險費若干元。石子者。小孩之代名詞。條子者。婦女之代名詞。此皆是江湖黑話。彼輩之切口也。彼輩既出保險費。卽能平安無事。不妨公然拐販矣。或曰。誠如子言。則救濟會每年救出之數百婦孺。何自來乎。則告之曰。

拐匪非人人出保險費者。無保險費。卽遭破獲。有保險費。卽得平安。且出保險費之拐匪。所拐之人。卽經旁人看破。偵探亦必縱去。拐匪祇將被拐者送。至會中而已爾。故偵探之設。於拐匪實不甚有礙也。

續

觀渡閒人

偵探之事。泰東西人。視爲一種高尚專門學。虔心練習者。頗不乏人。歇洛克福爾摩斯之流。且以此名震當世。有談及福爾摩斯者。無論仕農工賈。蔑不心儀其人。獨吾中國人。膜然視之。微特不願學習。抑且不屑討論。吾曩年從事警界時。頗欲研究斯道。舉以問於甲。甲曰。此非吾人所當研究者。舉以問於乙。乙亦曰。此非吾人所當研究者。他日以問丙。丙曰。所言亦皆如是。吾念國人之蔑視偵探。實已臻於極點。恐雖至貧乏。無以自存。亦不願爲此事矣。

容知其大。不然。蓋凡蔑觀偵探。晉爲偵探。外之人。而偵探之爲偵探。則如故。繆是公府有偵探。將軍府有偵探。國務院有偵探。陸海軍部有偵探。參部步軍統領警察。廳有偵探。籌邊使及巡閱使護軍使有偵探。督軍有偵探。巡按使。偵探。此外各大政客各軍閥及一切行政機關亦莫不有其偵探。偵探之時義誠大矣哉。然試問操此業者。對於殺人越貨之盜匪。能捕獲其人乎。不能也。對於私鑄及造僞券之場所。能破其機關乎。不能也。若夫神奸巨滑。種種作奸犯科之案件。果令此輩承辦。吾決其畢生亦無破獲之一日。然則此輩又何敢自承爲偵探。且各該轄管之官長。又何故用之。此其中亦自有故。蓋吾國所謂偵探者。非爲民間辦案而設。特彼執政大老。欲自固其地盤。慮他方或有反對厥躬者。如是多用偵探。令刺取各反對

者之消息。以便預爲之備。其他非所計也。故凡受此等大老任命者。但能刺取消息。偵探之能事畢矣。而尤堪痛恨者。卽以此事爲敲詐復仇之具。就予所知。已不下百數十事。茲擇其尤爲顯著者。略述一二於左。亦足徵此輩之無心肝矣。

濱江某省督軍署。偵探某甲。事敗投誠之民黨敗類也。方其在民黨時。黨魁某頗信任之。未幾有圖某省之計畫。命甲往主其事。同黨夏某諫曰。甲剛愎自用。且又無堅忍心。幸而事成則已。否則甲必爲敵所用矣。黨魁不聽。卒遣之。後果如夏言。然甲已恨夏次骨矣。會袁氏帝制自爲。黨人欲推倒之。命夏往說某督軍獨立。某督軍者。革命起家之大人物也。顧是時已爲袁氏心腹。某甲卽隸其部下。夏某至該省時。首往督軍署求見。督軍不許。蓋避與黨人

通氣之嫌也。已命甲勸夏他往。甲聞而竊喜。曰：吾有以處吾仇矣。立往面夏。溫語曰：督軍極欲晤教。顧慮人見疑。故命某代表晉謁。公有所見教。但使有利於國。督軍匪不樂從也。夏時已忘前隙。見彼言頗入彀。且喜其爲舊同志也。遂袒然而不疑。所有計畫。一一告之。甲僞作欣喜狀辭去。明日更往。謂督軍極端贊成。某某將領均同意。請賜委任狀數紙。以便分給統兵諸將領。促令早日獨立。夏信以爲真。竟墊委任狀與之。是夕甲遂率兵往捕夏。夏知爲甲所賣。悔恨無極。甲禁夏於執法處。歸告督軍。謂夏運動某某諸將校獨立。將不利於督軍。某故捕之。已交執法處矣。隨出委任狀爲證。督軍且喜且怒。命將夏即時槍決。並欲治諸將校。甲云：反形未著。黜之可也。督軍從其說。而委狀上所書諸將校。遂以此嫌疑被黜矣。此諸將校者。皆非甲之所與也。

昔有滅門令尹。今也則無。然爲偵探者。其力實足使人滅門而有餘。光復以前。滿人仇視民黨。得輒殺之。從未寬貸。抑且偵騎四出。搔擾閭閻。勢所不免。而最足使人寒心者。卽爲某省某大帥所部之偵探。探凡四十餘人。以聶斌臣長之。聶湖北產。紅邦之積匪也。是人殘忍性成。慘無人道。初在江表。負隅殺人越貨。視爲常事。及隸某大帥麾下。益益助桀爲虐。白門人爲彼陷害者。前後無慮千數。有沙回子者。向以屠牛爲業。集資盈萬。居大廈中。然從未預聞外事。蓋守分之商人也。聶忽致函。向索白金二于兩。謂敢不與者。吾來破汝家矣。沙憚其威權。勉出三百金。交投書人將去。旋復攜回。謂聶大人云。二千金不可少也。沙氏大憤曰。吾輩安分商民。一鎊一銖。皆自血汗中來。非若道左貪泉。可任若曹恣飲也。急足以實告。聶心恨甚。他日命人以巾裹槍彈。

深夜投沙院中。翌日拂曉。聶卽率兵捕沙。謂汝家有槍彈。汝必革命黨也。沙不敢辯。從之去。家人託人往保。聶拒弗納。明日下午一旬鐘。此可憐之商人。已槍決於小營荒地矣。

金陵大中橋晚。有梨園焉。其名曰昇平。係故名伶張國泰所手創者。該園生涯頗盛。每當夕陽西下時。車馬紛馳。途爲之塞。園中顧客之多。於此蓋可想見。惟其多。故人類雜。遂生宵小覬覦之心。常一日而有三數人（皆顧曲者）失物。座客爲之大譁。僉謂茶房中必有習劫篋術者。園主慮拂衆意。盡驅茶房於一室。聽客往搜其身。顧一無所得。更搜其行李亦然。衆乃闐然散去。明日亦如之。園主大憂。念非捕獲此賊。吾園中無寧日矣。急往告警察區長。乞派人加意偵緝。區長許之。而園中失物愈夥。園主恨甚。賄託某要人代懇警

廳限令該區長。儘十日務獲竊賊。否則撤委。區長奉命後。焦急至難言狀。然竊賊之竊如故。爲區長者。亦但能呼負負耳。讀者聽之。此區長非他。予向硯友唐君次庵也。當昇平園發生竊案時。予適以事旋里。故未預知。比歸事已上聞。唐君且以此將獲失職之咎。予心竊憐之。因往謂曰。君毋恐。此事吾能了之。願得一警士。便服隨吾往。果得當。賜我斗酒足矣。次庵曰。君第爲我捕賊。欲飲酒者悉飲之。雖十石吾不惜也。予應曰善。遂及警士往。至則歌聲嘹唳。音樂鏗鏘。座客喝采笑語聲。與歌舞聲相應和。予急偕警士登樓而觀劇焉。是時萬目睽睽。咸集中於台上。予獨游目四矚。冀得罪人蹤跡。忽見樓下一老人作駭狀。曰。噫。予所佩金表亡矣。言下憤然。觀客驚起。爭詢失表狀。老人曰。吾表貯衣囊（盛表之衣袋也）內。短練則垂於囊外。雖未加緘。然表重



鍊輕。萬無墜落之理。今竟不翼而飛。此園內得母有賊耶。一衣服麗之胖人。應聲答曰。丈言然。大庭廣衆之間。竟敢爲此宵人之胆過量矣。吾爲丈往報警察。決不容彼逃也。言已。趨至樓上警察彈壓處。述老人被竊狀。口講指畫。憤懣異常。巡官某（吾友屬官）竟爲所動。立允爲搜老人鄰座諸觀客。予低語警士。命往捕胖人。警士愕然曰。是人貂其冠而狐其裘。相貌堂堂。安得有此。先生得毋誤耶。予曰。否。吾確知彼爲賊。汝趣捕之。遲則逃矣。警士躊躇未決。而胖人已偕巡官同至。老人許實行其搜查鄰客之主義。自甲而乙而丙。丁而戊已。搜查殆遍。迄未發現。老人之金表。正紛擾間。胖人突指一空椅言曰。此間尙有一人。今又何往者。言已作追尋狀。驟步欲出。余適偕警士降。見狀不復能耐。立前執其手曰。君且止。胖人驚失色。顛聲問曰。何爲。予曰。君命

警察官。搜查座客宜也。唯君亦鄰客之一。乃未受檢查。此事寧得謂公。吾今無他求。但須君亦受檢查耳。胖人大窘。期期而言曰。否。否。吾不能受彼檢查。予厲聲曰。何故。胖人愕然曰。君胡作此態。須知吾爲失主之代表。實不應受人檢查也。予詔之曰。不然。物失於廣衆中。其事甚怪。故雖失主。已宜檢查。他人更無論矣。卽顧謂警士曰。搜之。胖人惶遽曰。君胡武斷若此。豈君乃警官耶。予疾聲曰。我非警官。特偵探耳。胖人駭極不能答。警士解其衣搜之。果於脅下得金表。蓋卽老人物也。遂逮之。次庵大喜。張筵款予。問多人偵緝不得。君獨一擊而中。其故可得聞歟。予曰。可。實相告。此賊手腕誠靈敏。然實一笨伯耳。天下無竊賊。試探囊術。能於一處續續爲之者。彼果於竊後他往。則吾一時尙難爲力。彼乃逐日光臨。則吾擒之。易如反掌矣。凡事不外乎。

情理。吾知劇場中座有三等。其一曰樓廂。二曰池廳。三曰邊座。邊座者。苦力膏集之處也。故偷賊必不往。彼樓廂雖爲豪奢士女觀劇處。然座位俱在前。其後則爲侍從。竊之固難。逃亦不易。然則竊賊之託足。必爲池廳無疑。吾所以偕警登樓者。爲便於俯瞰池廳也。池廳所生人物。浮滑少年居多。數次爲普通紳商。真戲迷。不過十分之一二。大抵迷戲觀劇。恆以手輕輕拍板。側耳細聽。浮滑者。志在偷覷婦人。故戲之美惡。初不措意。但時時仰望樓廂。及池廳中所坐之婦女。普通人雖不知戲。而觀劇之意彌堅。故全神專注台上。他事概不之顧。吾默察全廳座客。胥不出吾所料。獨此貌似薦紳之胖人。既不偷覷婦女。亦無嗜戲之表示。而察其神情。又非全不知戲。徒以意別有在。故不及此。且頻以兩目。注視座客衣冠。似欲辨別其貧富。渠始坐於廳右。既

見彼叟（指失表老人）座後有空椅。遂爾移往坐之。予心知其有異。凝神視之。見彼微俯其身。作拾物狀。俄頃老人遂以失表聞。彼首起問訊。並爲奔告警察。彼意原欲藉此以掩人耳目。乃不知適以增吾之疑。吾命警士往捕。警士猶未敢也。彼忽指一空椅。謂坐此者失所在。彼卽趨出尋之。其欲藉脫逃。固已顯而易見。特巡官正在搜檢。座客紛亂如蛆。故無人能察其僞耳。次庵恍然大悟。遂與予浮一大白。在理。此章所述。胥爲偵探應有之智識。原無所謂弊者。特具此智識者。爲一局外之人。而身膺偵探之責者。反本本然無所知。則雖謂之弊端。不爲過矣。

## 香豔叢談

其中所述裝飾物品均係推陳出新所言美容秘術足使易媼爲妍堪作女界化粧之寶鑑至所列各種消遣之品戲玩之具尤足增閨房樂趣洋裝一冊實洋二角

## 新博物志

本書爲許指巖先生撰著凡各國著聞之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動物植物園水產館臘人館音樂室油畫館等均列叙其名物詳言其狀況洋裝一冊



王 鈺 根 先 生 編 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 百弊叢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百弊叢書卷十一

## 禁烟百弊

楚狂

前清季年。鴉片之毒。泛濫全國。八口之家。必有一嗜烟之人。三家之村。必有一開燈之戶。至於適商巨埠。省會城區。則街道之中。出售洋藥。象漿。雲土。礬土之店。以及冷籠清膏。陳老公班之市。招鱗次櫛比。觸目皆是。而鄉民之拔桑柘。廢稼穡。而植鶯粟。以牟利者。尤衆。嗜好之奇。傳染之廣。可謂曠世無疇。嗚呼。盛矣。而沈溺其中者。荒職業。廢時日。糜金錢。斂精力。遠父母。捐妻子。喪人格。百計以求一吸。嗚呼。慘矣。逮戊戌政變。庚子拳亂。以後。清廷行新政。始有禁烟之議。一時王公大臣。不能以身作則。因循延宕。迄未實行。其後。迫於



外人之責言始頒法令設立禁烟公所凡屬官僚以及商民其有沾染嗜好者均由公所隨時指名調驗勒令戒斷而在差在任之官僚且須互具保結（保得某人確無嗜好等語）爲負責任之證明禁煙二字之名詞始告成立當時且向外人鄭重聲明期以十年全國禁絕故不得不雷厲風行以掩飾一時之耳目然清季政令什九視爲具文有司者奉行故事而已但官僚者考成所繫雖曰行法不能自貴始對於官場只能敷衍而對於民間則尙能本禁令以行亦復四出清查見種煙者則拔而罰之有吸烟者則執而罰之一時犯禁者多罰款所入爲數甚鉅官僚者乃又視爲生財之大道惟恐齊民之不犯禁矣曾不幾時革命事起民國倏焉成立事事革新煙禁陡加嚴厲湘粵等處犯者乃至槍斃一時黑籍中人無不凜凜如冷水澆體顧法愈

峻。則。作。弊。之。事。得。錢。愈。多。其。中。奇。聞。怪。狀。不。一。而。足。至。近。年。南。北。戰。爭。雙。方。文。武。官。僚。苟。有。微。權。卽。人。自。爲。政。禁。烟。一。說。百。態。競。作。穹。極。乖。謬。事。實。所。陳。不。可。以。更。僕。數。約。而。言。之。不。外。三。事。一。曰。官。吸。二。曰。官。賣。三。曰。官。種。蓋。昔。之。所。謂。犯。禁。者。以。其。屬。於。人。民。一。方。面。故。曰。私。吸。曰。私。賣。曰。私。種。私。也。者。不。敢。彰。明。較。著。而。爲。之。者。也。茲。之。易。私。而。名。之。曰。官。以。其。明目。張。胆。肆。然。爲。之。雖。屬。有。勢。力。者。個。人。之。私。顧。其。人。無。不。官。者。如。其。實。而。予。之。以。名。其。所。由。來。可。陳。其。略。

昔。之。吸。戶。官。民。各。半。今。之。吸。戶。官。百。而。民。一。昔。之。吸。戶。苟。被。發。覺。官。民。皆。治。罪。今。之。吸。戶。民。無。不。受。罰。爲。官。則。灑。然。若。無。其。事。也。故。今。日。之。吸。烟。者。不。得。不。名。之。曰。官。吸。謂。余。不。信。試。一。調。查。今。之。軍。政。民。政。各。機。關。無。論。其。爲。南。爲。

北其有不陳列烟具高臥大吸者蓋眇而且公然供客誘人犯法此蓋由一班擁兵自衛之武人倡之而所謂禁烟之法令掃地盡矣

昔之賣戶商戶其名而官或助之資本今之賣戶則官居其什九而無賴之奸商居其一焉故又不得不比照多數而名之曰官賣官賣之弊之小者禁煙局大賣烟土烟泡烟灰警察廳人員賃屋開燈招徠主雇如某省禁烟局於搜查所得之煙土輒招人消售並予以特別之保證決不誘其朝購而夕往搜以故生意大旺獲利不貲今某商埠在火車站搜查旅客之警察分署亦由斯道大發其財以其官賣之餘送交審判廳且發生被竊煙土數百兩之笑案至禁煙局中出賣煙泡煙灰供人吞以抵癮者所在多有而以某省供人吸食者爲最妙法以瓦茶壺一枚實泥其中僅留以煙斗大之容積以

膏藥牢粘壺蓋。乃裝烟泡於壺蓋之汽眼上。吸者臥而觀書。以壺就口。以烟泡就燈。作飲茶狀。其事畢矣。某警廳人員。公營一秘密吸煙窟室。月獲純利千金。後以剖分紅利不均。互譟以致敗露。暫停營業。今聞又另起鱸竈矣。官賣之弊之大者。如北軍某某長官等。在四川合資販運煙土。滿貯火車兩掛。往京津一帶銷售。又如某某國務員。某某大政客。在雲南攜帶煙土數十箱。至滬被搜等事是也。

昔之種戶。由於人民自動。今之種戶。則官僚提倡之力爲多。又安得而不名之曰官種。有如某省軍民政長官。借禁烟之名。命各種戶。按畝納稅。是不啻促其種烟。蓋師洪憲皇帝派蔡乃煌爲禁煙督辦。實使之督銷煙土於蘇浙等省之意也。又如某省護國軍長。長抽收烟稅。每土一斤。納銀元若干。卽聽

其自由銷售。一時人民趨利者。聞風興起。乃至鄉間無處不有鶯粟。其餘小  
也。小革命團體。樹靖國護國軍旗幟者。多借烟稅爲軍餉。則又盡人能言之者。

嗚呼噫嘻。自禁烟十年期滿以來。烟價騰貴。人民趨利忘死。百弊競作。私販  
私運。怪象迭見。已非國家社會之福。乃不謂今之弊竇。無不由官啓之也。其  
又何誅。

# 百弊叢書卷十二

## 釐稅百弊

文俊

釐捐創設於前清道光年間。因洪楊之亂。餉糈不給。闢此利源。以供軍餉。彼時曾由達官奏準。亂平後即行取銷。詎料利之所在。相沿成習。藉此上下交征。竟難革除。似此病國殃民之蠹政。民怨沸騰。蓄久發暴。自古皆然。武昌舉義。各省從風。滿清亡國者。未始非失民心之所致。民國肇興。八載於茲。而一班亡國舊官僚。藉金錢之運動。滿佈於各關稅之中。任所欲爲。當道表面雖定極嚴厲功過之專章。無如若輩恃有奧援。往往趨利避害。久則弊竇愈積。愈深。竟成習慣。窮其弊竇。非筆墨所能形容。以記者所知種種之弊竇。分述

於次以備當道之改革。罣一漏萬。尙希海內明達君子鑒諒焉。

(甲)稅所長 政界金錢之運動。彰明較著。運動二字。已成政界最時髦。牢不可破之交際品。既有金錢以運動。而政界中流品之複雜。遂不堪聞問矣。因釐稅之利厚。凡運動之人。羣垂涎此席。捷足而有方者。羣由部中運動要人。以八行吹噓。省當道爲固己之位置。不得不虛與委蛇。而與差委。上自委員。下自司扞。大抵均由金錢魔力而來。省當道均有自己之私人。遇機而撤換。上不得罪要人。下可安插私人。一舉兩善。故亦何樂而不爲。委員如係省當道自己親信之私人。總有特殊之關係。所委之稅差。大都優美之位置。該員見當道之垂青。酬恩報德。人之恆情。有恃無恐。愈無忌憚。雖有商民控告。當道或竟置之不理。或囑調查委員以查無實據。

了之。或以例行之具文搪塞之。如控者係有勢力之人。勉將該稅員調委他處美差。以他處親信之稅員調補此處。以美換優。所謂換湯不換藥。如所控之稅員。係有力者之推薦。勉將其員減調一中缺。視該稅員報酬之多寡。卽定歲月去留之短長。後或報酬巨。卽可引爲同調。將來遇機。仍可升調美差。如報酬微。則難安於位。輕則調一劣差。重則藉事撤換。凡係推薦之稅員。大都係用金錢運動京中顯要者之函荐而來。只要財廳之安插金錢之到手。至於位置是否優劣短長。在所不顧。此輩之稅員。時存五日京兆之心。本因謀利而來。直如商人之將本求利。責其潔已從公。又豈可得耶。於是不得不籌諸多之方法。以遂其平昔之慾念。由此而種種之弊竇生焉。若推薦之稅員。與顯要者有特殊之關係。財廳卽可引爲腹心。



竭力調劑。以買該稅員之歡心。而達其互相爲助。以固己位之目的。財廳稅員既相互利用爲狼狽。責其不舞弊。千中寔難選一。

(乙)司巡 司事巡丁。如係稅員親信之人。即可任所欲爲。如係要人所函荐者。稅員不敢不收。初則不敢派其往優卡。因內容若被其偵悉。卽恐其藉端要挾。若函荐之司巡。要人指名索某分所之優缺。若行否認。恐生意外之枝節。若如其意。派往優卡。又恐破壞好事。因思一變通之方法。姑順其意旨。派往所指之分所。而此二三月中。暗中預囑自己親信之人。潔己從公。實足補稅。儘徵儘解。不準私辜徇私。以露破綻。遇有舞弊情形。卽行報告。以憑核辦。明則又當衆嚴詞取締。大凡謀司巡之輩。總是利慾薰心。俱多自恃有力者爲護符。豈有見錢不愛之理。委員此種例行之官。

話。又誰肯遵守區區微末之薪金。何能敷浪費及家計之用。不得不明目張胆以舞弊。一有過失。被稅費親信之人偵悉。報告所長。輕則調至中下分所。重則取銷其執務。稅員藉此書一詳細之覆信與原荐之要人。所謂自作自受。愛莫能助。稅員之眼中釘。拔去。即可任聽親信之人作弊。其中雖不乏廉潔之士。然而矯矯不羣。亦必遭鳴鼓之攻。謗議橫生。羣言可畏。勢必立足不穩而去職。而後至者。不得不借重於舊日之司巡。以爲虎之俎也。故其弊乃久傳而不失矣。

吾蘇稅所之弊竇。甲於他省。以致鑽營之人如鯽。此輩運動稅務之人。賃住省署左近之房屋。或小客棧。每日至夫子廟等處茶社聚晤。互通關節。一有調動。省署中人。卽預先透出消息。司巡得信。卽用金錢運動某科長。

或某諮議某顧問。間接之函荐。荐者視司巡金錢之多寡。卽定荐事之優劣。運動費一項。少則三十元。多則三百元。事不成功分文不取。聞謀下關鐵路稅所之巡丁。非三百元不能達到目的。小小一巡丁。竟出如此巨數之賂費。殊屬駭人聽聞。究其每月之進項。聞有二三百元之入款。無怪乎要挾如此之賂費。

(丙)局差 局差係扞巡之耳目。與商船有密切之關係。各項弊竇之接洽。非彼不克。所以彼之進項。不亞於扞巡。彼是下等之役。諺云換官不換役。凡遇稅所長蒞差。局差偵悉稅員最親信之司巡。卽用金俛其運動蟬聯。司巡因到差各事。茫無頭緒。俗言要知前途路。須問過來人。難得局差孝敬。又可做己之爪牙。豈有不竭力關說耶。互相爲用。而弊竇生焉。

以上稅員司巡局差運動大略之情形。以下種種之弊竇。竟由此發生矣。

(一)比較 財政當局防各稅所之短絀。定以比較。盈則留任。短則記過。辦法未嘗不善。詎知弊竇卽由此發生。蓋稅款收數。視年歲之豐歉。上月盈。下月絀。本無一定。若責以一定之數目。試問稅員有何把握。卽使有清廉之稅員。稅款涓滴歸公。豈不慮天災人事。臨時短絀耶。盈則不過留任。絀則卽可記過。稅員爲預防比較及固位置起見。設或上月盈。不得不預留稅款。以防下月之短絀。或曰稅票上明明註有月日。何能擅自更改。曰此可無庸通慮。上改責稅員以比較。稅員不得不以小比較。轉馭司巡。司巡爲顧小比較起見。無不減折無票。以廣招徠。若上月盈。下月絀。卽以上月之盈。補填下月絀之稅票。若上下月均盈。卽將盈餘酌留若干。以備下月之預備短絀之用。

多則稅員得十之六。司巡等得十之四。司巡之中又分等級。歸稅員任意之支配。即使比較月月短絀。稅員往往將不填票下票種種之盈餘。餉入羣衆私囊。上峯不過撤差而已。各分所比較總數之收入。較財廳原額加多。其所盈餘。既如上述自由支配。而此項分所之小比較。稅所視之極重。每逢稅所交替之時。後任之賬房。必出資向前任之賬房購買。否則若無小比較之賬略。各事即無標準。難於措手進行。

(二)刻扣薪金 稅員司巡局差局使等人。有額定之薪金。各處自改貨物稅以來。上恐各辦事人。慊薪微而舞弊。故特加厚其薪工。辦法雖善。無如空有加厚之虛名。司巡仍舊未叨實惠。蓋稅員顧前途利益起見。又防比較不足。不得不在衆人頭上抓一把。集腋可以成裘。兼之財廳方面。雖明加各司

巡之薪工。實則暗中與各稅員有聯帶之關係。各稅員自當竭力孝敬。以作酬報。委缺之恩。稅員卽藉口上峯刻扣。司巡每月之所得。不過數元之薪工而已。若局差局使。攬夫等人。每月一二串文不等。似此些微之資。零用尙且不敷。烏能贍養家口。各司巡大多數用金錢運動而來。似此得不償失。無不設法舞弊彌補。又鑒稅所因比較之短絀。常時更動。彼等時存京兆之心。此時若不舞弊。時機錯過。血本壙虞。所以司巡有此種種原因。而弊竇叢生焉。

(二)減折 照釐稅之定章。原定十足報稅。本無折扣之可言。無如各稅所限於上峯比較之取締。若照十足報稅。商船卽繞道而走。比較堪虞。因此不得不減折以廣招徠。若近港口之稅所。更要特別減折招徠。因港口河汊紛歧。各處可通。鬆則聞風而聚。稅收暢旺。緊則相率裏足。稅收減色。公私有損。

前程阻礙。有此原因。所以辦港厘。如市商之推銷貨物。須要特別大放盤也。

(四)無票 凡沿江港釐之進出口貨。司巡見無本分所之可驗。向例不填稅票。商船因不要稅票。尙可以格外減折。如有新進不識竅之外行。定要補票。則司巡見無利可圖。則加倍以徵之。如若不遵。往往將貨船扣留。報則放行。下次經過。決不稍於姑寬。必得達其最後希望無票之目的而罷。或曰不慮總巡之撞見耶。曰此正可無慮。蓋總巡之船用小輪單拖。必由港口經過。若知總巡進口。此刻照實填報。俟總巡去後。仍可自由作弊。致於進出口之零星貨物及旱卡之零件。雖有下卡查驗。亦不照例填票。稅歸中飽。

(五)大頭小尾 以客驗之票填多。根票填少之謂。稅所之聯票係三聯式。根存本所備查。上中兩聯均給商人。上聯備下卡之驗票。截中聯商人收。

執其舞弊時。法以將下一聯之根票。預先裁下。中縫及表面之貨物擔數。填最低之數。故名小尾。復將上兩聯之客票及裁驗備繳財政廳之聯票。照實填報。故名大頭。但此種弊竇。最爲危險。稅員非預先串通財廳中人。不肯輕易爲之。否則如司巡有意與所長爲難。不敢妄行此事。

(六)下票 下票者以報稅多填票少是也。此弊最爲稅所之通病。無一處不有是弊。票貨不符。商船豈肯服從。其中有特別之原因。樂於承認者。蓋商船之報稅。均由商家包於船戶。而船戶往來南北各處裝貨。素與稅所通同一氣。下票則兩方面均有利益。涓滴報公。兩方則俱有損。假定來船是一百擔貨。以六折填票。下票之四折。稅所與船戶各得其二折。利益均沾。來船豈有反對之理。曰不慮總巡之遇見。設或查出票貨不符。人贓現獲。從何抵賴。



曰此毋庸過慮。蓋各關稅之積弊相沿已久。消息甚爲靈通。秘法極爲完善。秘法維何。卽票上利用一種戳記。其字云「沿途加餞另行補報」。倘總巡在遠處撞見。查出票貨不符。卽以半途加餞之言詞掩飾。設或總巡在近處遇見。司巡預囑船商將下票之原票收藏。詭云貨客上街購物。票在彼身。稍停卽來。此刻卽着人上岸。明若促客上船。暗實飛報稅所。卽補一張足票。票既補來。僞言客已旋。將稅票呈驗。總巡核對無訛。仍然放行。不落一毫之痕跡。

(出江之無票者。亦以此法搪塞。)

(七)查艙 查閱貨物之艙。遲早不一。蓋同時到船數十艘。多或數百艘。倘有預先送足查艙費者。司巡卽提前查看。報捐後。立時可以開行。否則故意遲延。甚至後來之船已去。而前船尙有未查看者。沿江海一帶。每逢冬令水

滯時。船乘潮行。往往因遲數刻鐘。潮退難駛。以致耽擱。雖終有查看之時。而延遲二三日之行程。貨價既有上落。人工伙食。亦復虛靡。已受無形之損失。故知機者。泊船後。先送查艙費。以免留難損失。

(八)一票數用 一票數用。非上下稅所及船商通聯。不敢輕易爲此作弊之人。不起內訌。斷難查出此弊。其法維何。卽將稅票上之月日空白不填。可以往返能用數次。較不填票稍勝一籌。此亦係稅員對待司巡苛刻之報酬。商船如在半途遇見總巡。或總所之稽查。船商趁空卽將月日補填。加蓋出進口之紅戳。(此戳係私刻)一面着人赴原稅所報告。該所得信。將當日之批算簿票簿帳簿票分別記明貨稅擔數。局外人何能悉其內容。

(九)數船一票 此種與不填票同類而實異。此弊在沿江海口之港釐。

行之。例如稅員待分所吝刻。彼卽預先與船商及下卡接洽妥貼。遇一幫數船來此。各船全不填票。未免良心上說不去。所以祇填票一張。十足補稅。其餘之船。減折報稅。用暗標爲記。以備下卡核驗。倘在港口被總巡撞見無票之船。託詞避風或購物。俟出江撞見。云由左近開來。總巡雖精。又何從識其竅妙。總巡遇見實報之船。復扞票貨相符。必在稅員前嘉獎其舞弊之司巡。

(十) 船頭錢 若稅員之中。有認真辦事不稍徇情者。司巡鑒無利之可圖。卽預派同黨之局差。與貨商預先接洽。狡黠之奸商。將船靠在數里外之鄉鎮。隻身來稅所左近處與巡丁談判。約定船頭錢之厚薄。卽定減讓尺寸之多寡。大船十元八元。小船五角一元不等。若稅所處有行牙之處。均由彼輩包攬。通同一氣。聞口岸鎮之行牙。預先與關捐委員接洽。減折兩利條件後。

又與司巡暗地言明無論大小船隻均繳船頭錢多少不等然後爲招徠顧客起見猶如旅館接待寓客一樣預先着行夥赴泰州裏下河一帶迎接貨客接至鎮上後盛筵款待着妓陪侍枕席夜席資均歸行牙代給不取貨客分文另有特別通融法關捐故屬歸行牙代包凡一切之稅款均可歸行賒欠一月結算設或貨客貨未脫售逾限還款行牙可以代爲墊給以堅關捐之信用有此種種變通法江北各項米麥雜果之貨客無不樂趨彼口因而稅務甚爲發達兼之出口大達之輪運票可不填卽填票亦不過少數耳

(十一) 尺寸籀 凡扞量貨船均以紙籀記尺寸(籀卽紙條)稅員防司巡之舞弊預先將紙籀上編號加蓋自己圖章似此稅員以爲可以杜弊詎知大謬不然蓋司巡預先與包攬之行牙接妥下河扞量時將蓋章之尺寸紙

籀。放在一邊。另用他種紙籀用鉛筆將尺寸記上。回所後將稅員加章之紙籀。用墨筆減記尺寸繳上。將原鉛筆之紙籀。月杪與行牙結算。此種弊竇。口岸爲最通行。緣因彼處之行牙。均係包攬性質。關捐之欠帳。日月終結算之故。所以最容易作弊耳。

(十二)暗費。若來船係生客。併未接洽過船頭錢。又遇督扞辦事認真。扞手進艙扞量時。船戶暗遞暗號。一面將鈔票遞交扞手。如督扞防範嚴。卽交局差手轉遞。扞手見有暗費。扞量尺寸時。將深處情讓數寸。較實報便宜若干。

(十三)驗票。此利亦屬司巡。凡上卡已經報捐之船。經過各稅所。須持票請驗。如不送費。卽翻箱倒篋。逐件清查。遷延時光。稍有不符。除照章補捐外。

尤須數倍處罰。蓋報稅者大都八成報捐。六成填票。其不上票之二成。謂之盈餘。所長與司巡朋分。船客所省二成捐款。留爲沿途驗票之需。蓋不如是。即使十足報稅。沿途驗票。必遭留難。故有不得不然之勢。從前之驗票。凡屬本局舞弊之同志。只取驗票費數角。併不查驗貨物。即可隨意放行。自從江南北改組貨物稅後。出進口只報一道。沿途驗貨放行。別局利益微末。不得不藉驗票以爲彌補。大凡報過之貨船。票貨萬無相符之理。因此驗票之卡。卽藉口票貨不符。定係中途私行加儼。以備取巧。非行罰辦。不能以儆效尤。種種恫嚇之言詞敲詐。所補報之稅。全入私囊。併不補填加儼之票。如來客係歷練之行商。以內行話對答。該驗票卡。亦可通融從輕減讓。

(十四)科收 凡船貨未經行牙船戶所包攬。司巡見來客舉止像曲辦之

流。卽任意欺詐科收。例小則估本。例大則額外需索。

(十五)洋價。洋價本有一定之市價。無如漲落不一。因此稅所不照市價。藉口以防虧歇。例如市價每元一千三百五十文。報稅者如係銅元。稅所卽照一千四百文收之。若是銀元找尾。無銅元以繳稅。稅所卽照一千三百文找之。如報稅之人係狡點之輩。銅元洋錢均有。亦想估討便宜。則稅所卽託詞拒之。總之稅所如市儉。不佔利益卽留難。報稅是行商。稅所是主客。以逸待勞。損失不貲。何惜此區區之洋價哉。

(十六)局差。局差運動蟬聯。既如上述。要之各稅所之舞弊。均由彼之爲虎作倀。司巡初行到差。各事不諳。兼之礙與船商啓口。爲有局差素與船商相稔。做慣圈套。猶憶前清揚州灣頭有局差名郭三者。淮河狠有聲名。船戶

莫不知之。其人機詐百出。因彼在灣頭多年。卽調換委員。彼均用金運動蟬聯。因此來往大小船隻。無一隻不熟識。其舞弊法略記於下。凡遇司扞在局裏。午飯或打牌。彼卽賣法。暗囑爪牙命貨船私行開去。或此時有貨船走此經過。只要見郭三暗示之標識。來船卽行駛過。隨後該船照預約之規費。如數送來。設有狡黠之貨船爽約。郭亦付之不問。該船下次如再經過本局。郭在司扞前百般挑剔。勢必達到該船踐約而後止。因此彼之家道。竟有巨萬之富。聞光復後。彼已運動司扞之列。刻在瓜州稅所數年。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十七) 守攆夫 攆夫係下役。不知者諒彼無能爲弊。熟知不然。凡在夜間。彼有權能作弊。或曰攆端有鎖。彼何能啓。要知鎖內不過是一種機關。彼自



有法能啓彼之作弊。難逃局差之耳目。故彼與局差串通一氣。預先與船商接妥。夜間私將攔鎖啓下。將木攔放沉河底。來船即可駛過。彼仍將木攔撻起。仍舊將鎖上好。似此萬籟俱寂。豈不是神不知鬼不覺耶。

(十八)巡船 港口之巡船。弊竇頗多。攔夫局差夜間放船。難逃彼之耳目。故彼亦串同一氣。爲有一種鮮魚船。豬船。均是夜間乘潮駛行。因是鮮貨萬不能在途耽延。出口時難逃巡船之目。逃則恐被獲住。罰辦非一日所能了結。鮮貨大受損失。報則耽悞路程。所以預先不得不與巡船接洽妥貼。夜間駛近船時。悄悄將規費遞交。設或夜間被岸上窺知魚船。巡船假意進趕。回時詭云魚船行甚速。未曾赶上。之言詞掩飾。

(十九)會計 稅所之賬房。均是稅員之心腹。帳目有兩種。一公賬。一私賬。

公帳備總巡之查核。私帳月初支配。爲帳房弊竇甚多。私刻店戳。假造帳目。視其人之機詐。卽定侵蝕之多寡。此種心計之弊竇。非局外人所能知。記者不敢以懸揣之詞。強不知爲知之。尙希海內明達者諒之。

(二十一)印子 凡出進口零星及不填票之貨件。均以印子打在船板上爲標記。此種印子費一二百文不等。歸局差打印子。收入司巡按股均分。對船客詭言有此標記。本所稽查。就可不罰辦。商客只求安靜。無不樂從。因是習慣使然耳。

(二十二)領票 各稅所重視稅票。所以不填票之原因。一則故屬顧比較。二則自利。三則亦由財廳中人驅之使然。蓋稅員派人至財廳領票。非納重費不可。否則非稅票短少。卽紙張破碎。或印章缺點。或行延擱。種種留難勢。

必達其最終金錢之目的而後已。因此各稅所之不填稅票。以及臨時補填比較之票。亦係省費之一法耳。

(二十二)部委總巡 財政當局所委之部委總巡。係一種調劑屬員懷柔之一策略。此等委員大都攻於錢迷之心計。總巡是固定之差。各所均有月敬。省中亦有重託。爲部委係暫時之差。不得不藉此大敲關稅之竹槓。設或未會查出舞弊之處。而關捐處特別之程儀（其程儀少則五百元）若不送豐足。則暗中着人坐探。或扮客商投稅。或至當道處任意誣蔑。諺云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其是之謂乎。

(二十三)信息靈敏 凡遇部中或省中派員赴各處稽查稅務。人未舉足。交通不便之處。專丁絡繹於道。交通便利之稅所。電信交馳。蓋稅員司巡。均

係當道所推荐。設或弊竇被其察出。彼等固屬違法。難於庇護。已面亦屬難乎爲情。因此無不關心。自己所荐之人。所以部中及省中財政當道之一舉一動。彼等洞若觀火。如部委總巡等至某處稅所。該所即專丁飛函通知他處之關稅。互相聯絡傳報。以固團體。所謂兔死狐悲。勿傷其類。他處得此消息。即由所長飛條各分所特別戒嚴。各司巡又遍囑各商船留意。委員未返京省以前。來船照實報稅。免致臨時牽累。因此上下串通一氣。積弊頗難查獲。委員過去。仍可自由作弊矣。

(二十四)查輪 清鎮班之小輪。由灣頭車羅寶應等處稅局經過。照例停輪。以待稽查。停約半小時。扞巡如查獲貨物。即任意敲詐。如輪上貨客不遂其意。即命彼下輪投報。試問彼之輪票已付過資。若隨其至所投報。損失船

資。耽延日期。所以挾帶貨物之人。無不自認悔氣。情願照報。報後該扞巡併不填票。飽入私囊。貨客如花小費。包於該輪茶房水手。該扞巡即可循情。蓋暗中彼等有成約。每件言明若干。託帶用物。所以輪上不顧危險。將各件堆置蓬頂者。一則可收件資。二則亦大有用意存乎其中也。

(二十五) 信班 信船所認之月稅。淮河謂之板釐。向不填票。每稅所按月彙繳數十元不等。板釐之外。司巡另有特別之孝敬。來往任意婪索代物。稍不遂意。即將該船扣留。藉口板釐乃係零星之貨物。似此盛船滿載。非得另外加報不可。信班恐悞班期。不得不遂其貪慾。蓋信局擔任各店之代貨。亦係從中取利。若不順從稅所之意。隨後設或照章徵稅。已即無利可圖耳。

(二十六) 估本 各貨之捐例。價值本不劃一。有物價昂而例輕者。有貨價

廉而例重者。捐例紛歧。辦法不一。司巡見報稅之商是外行。又見來貨例輕。物價頗貴。卽照估本章程加倍徵稅。來客自必求讓。此時司巡卽可趁機以無票。或下票等弊竇。以要挾之。來客只要便宜。不得不從。照稅例之章程。零星之貨。本在豁免之列。無如關稅之司巡。鑿利之所在。向不照章程辦理。緣有估本之條例。藉此卽可肆其要挾矣。

(二十七) 粗細貨 凡藥材磁器衣包等。均有粗細中之名目。徵稅亦有輕重之分別。因此司巡卽可從中舞弊。例如細貨來客若識竅。能可額外孝敬。司巡卽可以粗貨而報稅。若來客雖係粗貨。併不絲毫賄託。若輩卽照中貨以報之。甚至照估本章程加倍以徵稅。如細貨兩下預先接洽妥當。卽照粗貨報捐。縱局長親自督驗。而司巡與船客串通。留有暗記。不難當面朦蔽。譬

如皮貨報捐二十件爲一包。凡四十包。略分大小。勢不能包包開看。局長必親檢大包者。點數。殊不知大包爲羊皮。固僅二十件。而小包爲狐皮。且五十件也。

(二十八)夾艙 浙之杭嘉湖一帶。航船常有夾艙。專工夾帶絲綢及貴物。有一般老作弊之司巡。每至一地。先設法與各商店聯絡。詢其售貨情形。與貨之來路。商店知其來意。與之暗訂契約。月送規費若干。如藥店但捐蘇葉薄荷等類。而參茸附桂燕窩等貴重藥品。均置於艙底。或距卡數里之僻靜地方。預先登岸。司巡既得月規。決不過問也。

(二十九)認稅 有一種落地稅。均由各業認繳。作弊之司巡。預先與彼業領袖接洽。能可如己意。認稅即可通融減少。否則卽百般留難挑剔。達到最

後金錢之目的而後已

(二十) 船戶 諺云十稅九漏。凡包稅之船戶。大都是奸猾之流。若不從中舞弊。卽有得不償失之虞。所包之稅。自必較客商投報減輕。關捐若待彼苛刻。彼見無利可得。卽用種種法則取巧。或串通局差巡船炮划攆夫以偷過。或預先與稅所接洽。如再不遂意。彼卽繞他處而走。逢船謗議。大凡此輩之船戶。均是通同一氣。聞風相率繞越。稅所比較不足。撤差堪虞。司巡勢必用種種招徠法以挽回。船戶仍可達最初希望之目的。

(二十一) 炮船 各稅所因國稅重地。防宵心覬覦。及抗捐起見。稟派炮船駐防護衛。以重要公。各稅所恐彼洩漏秘密。故有額外津貼。狡黠之司巡。卽利用爲施威之機械。倘有商船抗不遵報及偷漏闖越科罰等情。均要藉重



炮警嚇詐。有利則分肥於彼。以塞其口。凡有偷漏及賣放之貨船。難逃彼之耳目。船戶局差守攔夫。均要預先賄託妥貼。方可偷過。否則夜間砲船有守更之警。一經聲張。獲住。舞弊之人。均受懲罰。

(二十二) 包攬 各稅所處。除行牙外。另有一種包攬。此種包攬。係當地之地痞。或係失業之行夥。及關稅之胥差。凡遇客商貨船。未經船戶所包者。彼卽兜攬承包。該商不察。託其代包。卽入其彀中。如稅所與彼係通氣者。彼等卽利用科收。若稅所惡其包攬。加倍報稅者。彼卽聳商偷漏繞越。已做眼線。密告於稅所。船被稅所獲住。罰辦。包攬例受賞金之慾利。商船得科罰之實害。利則己得。害則商受。行商者。閱此不可不防。

(二十三) 眼線 眼線猶如軍營中之偵探。乃司巡之虎。貨船之偷漏繞

越。稅所無眼線之告密。百不獲一。因此凡有地痞。司巡無不囑託利用。查出私貨罰款中。提取若干獎勵。有此利益。一班眼線。用種種吊餌陷商船。法入其彀中。以遂其利慾之心。

(二十四)罰款 凡獲住偷漏闖越之貨船。如來船係結者之流。情願認少數之罰款。不索稅票。稅所見其知竅。卽以四五倍罰之。卽行釋放。若來船與之種種反抗。稅所始則着河快看押。繼加地保併管。俟則送區移縣。科以十倍八倍之罰金。稅所達到不填票而了之。

(三十五)河快 凡河下抗不遵報及偷漏闖越之商船。稅所均命其看管。彼卽帶領快夥上船。藉看押爲名。肆其要挾。茶館菜蔬烟館等之費用。每日至微一元。船商如待彼苛刻。彼卽在稅所百般蠶蠱。再不然彼用哄嚇詐騙。

術而結事。既可以受稅所賞賜。又可以索商船酬報。

(三十六)地保 若河下之事不解決。或旱卡有偷漏闖越抖葛情事。均由地保看押。以備送區移縣之作用。彼即如何快之法泡製。達其最終利慾之目的而了事。

(三十七)警區 警區與稅所有密切之關係。有互行利用之目的。警區藉稅所爲發財之捷徑。稅所恃警區爲壓制商民之利器。凡稅所送區之漏稅犯。彼即百般哄騙威壓。繼則延擱不理。試問商家各貨在船。資本頗巨。身不自由。豈不慮貨物有失。兼之已係虧心之事。自作自受。惟有自認悔氣。服從警區科罰及費用而已。

(三十八)劣董 凡稅所之分稅。均設在鄉鎮俱多。司巡初到。差均要先行

拜會劣董。託其照拂。聯絡感情。而防其遇弊攻訐。以後劣董有包攬請託之類。無不奉命唯謹。以結其歡心。而固自己之位置。

(三十九)移交 凡稅所新到差之稅員。因各項稅務弊竇情形不熟悉。酌留移交之司巡。俟一二月情形熟諳後。卽藉事而開除。致於移交之各物。及小比較之底冊。前任隨意浮開。後任明知故昧。再交下任。亦復如前辦理。

(四十)開支 凡各稅局之分所。司巡之薪金供食。以及一切之雜用。均有定章。由稅所長發給。稅員因各分所之司巡。既有下票及不填票船頭錢之盈餘可得。故將此項開支。飽入私囊。各項之開支。命各分所自籌。所以各司巡因無開支。更好藉口舞弊。卽使稅員詰責。已可卽以無開支不能枵腹從公。以對稅員。只要各分所小比較之足額。致於種種之弊竇。亦不好過於

取締。

(四十一)轉運公司 交通便利之商埠均設有轉運公司。商民稱便。大凡轉運公司均與關捐聯絡特別減讓。方有利益。聞滬寧津浦之貨站。司巡所收甚豐。每月各人總有數百元之進項。或曰何來如此之巨款。亦係串通舞弊耳。其舞弊之法。略述於次。例如有貨一千件。明照十足報稅。暗實八折收捐。侵蝕之二百件。司巡與轉運公司各半利益。車站之貨。堆積如山。即使有精密之稽查。亦斷難逐件清查。致於夾帶私貨及貴重之貨更難查察。即此一端。其餘可見一斑。

(四十二)結論 總之厘稅積弊甚深。非一時所能改革。稽其作弊之原因。一則財政當局先存希望屬員報酬之意。二則稅員先存利己之心。三則司

巡開支自籌。四則薪金微末。五則時常調動。六則羣存攘利慾念。有此六因。稅務之弊竇。永遠不能肅清。若要免上述種種之弊竇。除非先從財政當局爲表率。次則稅員司巡定優厚之薪金。仿海關獎勵辦法。善則歷年加薪。永遠辦事。劣則永不復用。再行懲辦。功過分明。人有希望固久之心。弊竇亦不肯輕於嘗試。不觀乎海關之稅務員司。歷久不換。並非是外人一定能存公德。華人專攻作弊。亦係生計之困難。辦法之不完善。有以使然耳。

## 中外賽會奇觀

此書係許指嚴童愛樓兩先生合著凡各省各地方著名勝會詳細紀實計三十餘則如觀影戲歷歷俱在目前更有聖路易市紀念會巴拿馬博覽會日本大正博覽會南洋勸業會等凡當時結構佈置陳列狀況靡不詳叙令人恍如身親其境洋裝一冊實洋三角

# 百弊叢書卷十三

## 鹽務百弊

淡泊

鹽者天地自然之利。自黃帝時。夙沙氏以海水煮乳成鹽。（見山堂肆考。說文亦謂宿沙初作煮海鹽。鹽之見於記載者。以此爲最古。）嗣後鹽之利大著。至漢劉晏行權鹽之法。國用且恃爲收入之大宗。與田賦並重。漢以來鹽法代有沿革。至有清中葉。陶文毅公澍於兩淮。改行粟鹽。盡革從前岸費。窩價。壩積。種種浮糜冒濫之弊。其法行之。至今未改。然物久生蠹。法久生弊。而況利之藪。有不爲弊之叢者乎。

今欲言鹽務之弊。當先知鹽務之情形。而後其弊乃可得而歷數也。弊之大



別有二。在官者。在商者。而諸弊之所叢。類亦有三。曰產。曰運。曰銷。明乎產。運。銷。之情形。而官商。所以舞弊者。無可遁飾焉矣。  
今將中國全國產鹽之區。列舉於次。

長蘆之屬

豐財場

蘆臺場

嚴鎮場

海豐場

越支場

濟民場

石碑場

歸化場

山東之屬

永利場

富國場

承阜場

王家岡場

官臺場

西絲場

石河

場 濤維場

兩淮之屬

板浦場 臨興場 中正場 金河場 呂四場 餘東場 餘西場

掘港場 豐利場 石港場 角斜場 耕茶場 廟灣場 劉莊場

新興場 伍佑場 富安場 安豐場 梁垛場 何垛場 艸堰場

丁溪場 東臺場

兩浙之屬

仁和場 清泉場 大嵩場 鳴鶴場 龍頭場 穿長場 玉泉場

錢清場 西興場 三江場 東江場 曹娥場 石堰場 金山場

永嘉場 長林場 雙穗場 長亭場 黃巖場 杜濱場 黃灣場

鮑郎場 海沙場 蘆溼場 袁浦場 青村場 橫浦場 浦東場

下砂場 下砂二三場

福建之屬

福清場 福興場 潯美場 惠安場 涪州場 祥豐場 蓮河場

漳浦南場 詔安場 江陰場

廣東之屬

雙恩場 淡水場 大洲場 墩白場 石橋場 小靖場內五廠

小靖場外三廠 博茂場 茂暉場 電茂場 白石東場 白石西

場 博頓蘭馨場 臨川場 三村馬場 新安場 陳村樂會場

招收場 東界場 海山隆澳場 隆井場 小江場

東三省之屬

營蓋鹽灘凡五處 二道溝 三道溝 藍旂廠 紅旂廠 吳家屯

復州鹽灘凡五處 小島子 羊官堡 望海店 白家口 陰涼嶺  
金州鹽灘凡六處 貔子窩 旅 順 大連 營城子 普蘭店

五 島

莊河鹽灘凡十二處 蕎麥楞子 磨石房 大鹽廠 鶯窩 隈子  
屯 花園口 尖山子 李家坎子 黑山子 石山子 黑咀子

雙山子

安鳳鹽灘凡二處 叢家屯 花坨子

錦州鹽灘凡八處 上坎子 天橋廠 大東山 白馬石 邵子屯

頭溝 四溝 沙溝

盤山廳鹽灘凡五處 藍石鰲 西夾信 南夾信 二道磧 二龍

江

廣宵鹽灘凡六處 馬帳房 小臺子 大臺子 毛家屯 北井子

郭家屯

宵遠鹽灘凡十處 廠子溝 項家屯 蘇家屯 張莊子 杜家臺

大明山 沙坨子 狐狸套 五里橋 喇蝗溝

以上均屢海鹽

山西之屬

河東鹽池 總石解池 小池六 永小 金井 賈瓦 夾凹 蘇

老 熨斗 又有女鹽池一

陝西之屬

花馬大池

甘肅之屬

花馬小池

新疆之屬

迪化之鹽池

鄯善之東西兩鹽池

鎮西之蒲類鹽池

精河之東

鹽池紅鹽池

綏來之東鹽池南鹽池

伽師之簪必磊鹽池

蒙古之屬

清水河

托克托

薩拉齊

吉蘭泰湖

烏珠穆沁阿霸垓蒿沁忒

三部之大青鹽

西蘇尼特部之白鹽

以外均屬池鹽

四川之屬

簡州五百三十三井 榮昌十四井 大足三井 合州一井 涪州  
二井 銅梁一井 忠州三十四井 閬中八井 南部四百三十六  
井 南充十八井 西充四十九井 蓬州一井 大竹一井 城口  
三井 富順三百八十二井 大寧二井 萬縣四井 雲陽一百三  
十五井 開縣五井 鹽源二井 樂山三百八十五井 犍爲一千  
一百九十五井 榮縣二十四井 威遠二井 三臺二百六十八井  
射洪二千九百九十九井 鹽亭一百九十六井 遂寧八井 蓬  
溪一千二百六十一井 中江一百三十五井 樂至一百八十六井  
安岳三井 江安一井 綿州一百五十九 資州二百三十七井

井硯一百一十三井 仁壽三井 內江四井 資陽五井 彭水十四井

雲南之屬

黑鹽井 元興井 永濟井 白井 喬後井 麗江井 老姆井  
喇雞鳴井 石膏井 磨黑井 琅井 雲龍井 安寧井 阿陋井  
帥溪井 只舊井 抱母井 香鹽井 按板井 恩耕井 景東井  
彌沙井

以上均屬井鹽

此外尚有土鹽。產於陝西之永樂倉、三眼泉、馬湖峪。直隸之宣化縣、西寧縣。山西之太原縣、徐溝縣、甘肅之皋蘭縣等處。又有口鹽。產於察哈爾、鄂



爾多斯、青海、各遊牧地。

產鹽各區。大略如上所述。而每歲產鹽之實數。則從未有精確之調查。今就各產區引票之數。約計之如次。

長蘆約共六十六萬二千餘引。每引自五百八十七斤有奇。至五百九十二斤有奇。計三萬九千萬斤之譜。

山東約共四十萬餘引。十四萬一千餘票。引票斤數。無甚懸殊。（與兩淮每票五百引者不同。）每引每票。均約四百八十斤。計二萬六千萬斤之譜。

河東（山西）約共六十三萬五千餘引。每一百二十引爲一名。每名淨鹽三萬斤。加耗六百斤。計一萬六千萬斤之譜。

兩淮約共九十六萬三千餘引。（淮南綱鹽五十九萬六千餘引。食鹽二萬六千餘引。每引六百八十八斤。淮北綱鹽三十六萬引。食鹽二萬引。每引四百四十斤。）計五萬九千一百餘萬斤之譜。

兩浙約共四十二萬四千引。（浙鹽銷配各處斤數處各不同。杭嘉每引三百七十五斤。紹三百五十五斤。松四百斤。今每引以三百六十斤計算。）計一萬五千萬斤之譜。

福建約共五十四萬五千餘引。（西路四萬八千餘引。每引六百七十五斤。東路南路縣澳等共四十九萬七千餘引。每引一百斤。）計八千二百餘萬斤。

兩廣約共八十一萬四千餘引。（廣東廣西貴州各埠。每引二百三十五

斤。湖南江西各埠。每引自二百三十五斤。至三百二十二斤不等。今每引以二百六十斤扯算。計二萬一千餘萬斤。

四川約共水引三萬有奇。陸引一十三萬八千有奇。水陸折合。共水引四萬一千二百有奇。(水引每引。花鹽一萬斤。巴鹽八千斤。陸引每引。花鹽八百斤。巴鹽六百四十斤。)計七萬四千萬餘斤之譜。

雲南自清初不用部引。由鹽道刊發照票。約共大票十萬八千張。小票十四萬一千餘張。大票每張配鹽三百斤。小票每張配鹽五十斤。計三千九百餘萬斤之譜。

陝甘約一十三萬八千餘引。每引自一百七十八斤有奇。至二百斤有奇。計二千六百餘萬斤之譜。

東三省一萬三千餘引。每引一石。每石六百斤。（奉天加滷耗四十斤。吉林加滷耗一百二十斤。黑龍江加滷耗一百八十斤。）計九千二百餘萬斤之譜。

以上照額計計算。約二十七萬四千萬斤之譜。尙應除去滷耗。及搬運拋灑等耗。失今以全國人口五萬萬。每人每日食鹽三錢計算。每歲食鹽應在三十萬萬斤以上。而何以不有供不給求之現象。則知生產之數必超過引額矣。

生產之數。既超過官定行銷銷額。則種種之弊端。由是而起。今再述各處製鹽之成本。

製鹽二法。一曬鹽。一煎鹽是也。曬鹽費用之鉅。在於穿築灘地。灘有堤。有閘。

所以防海水之沖洗也。有溝。所以通海潮之流入也。有池。有井。所以蓄鹹水也。有圈。七層以至十一層不等。所以過水晾水也。有庵。廩。所以備工人食息也。有坨。所以貯鹽也。每穿築鹽灘一副。及置備斗子（汲水用）轆（撥鹽用）等器具。自錢三百五十千文。至銀五千兩不等。灘有大小。工有難易。故也。工人一名。每年工資食糧。約用銀百兩。每工每年約作生大鹽四百包。每包四百三十二斤。約計每鹽百斤。成本洋八分一厘。有奇。灘有高低。鹵有厚薄。歲有旺歉（以鹽汎有遲早。鹹水有濃淡）故亦有鹽百斤。而成本約一角二分。至二角四分。或四分九厘至七分六厘者。此長蘆一帶之情形也。山東之屬。則成本每斤自一文一毫至二文四毫不等。河東潞鹽。則成本約銀一厘。其間又有自曬租曬之分。則成本因之又異。此曬鹽成本之大較也。煎鹽費用

需之鉅。曰築堤。捍海水也。曰築墩。潮來時。使灶丁可以登避也。曰穿築漏碗。所以淋漓也。而安灶置鐵。是資本之屬於固定者。人工薪水。是資本之屬於流動也。所出之鹽。兩淮以桶計。每桶成本。七百文至一千文不等。兩浙則每百斤。自一元至二元四角不等。（薪柴之價。每擔自一角至七角不等。每擔三擔。可煎鹽一擔。而滷較薄者。每煎鹽一擔。用柴至三百斤。而人工工價。曬鹽每百斤。極多二角。極少四分。煎鹽每百斤。極多三角二分。極少五分。此煎鹽成本之大較也。

鹽之成本不一。斯賣價懸殊。官商運銷。均限於引地。故私梟得以趨利。而弊愈甚矣。

鹽之所以生產。曰曬。曰煎。曬之弊在鹽灘者。以工人私運私售爲最甚。而濱

海居民。自製曬板曬垣。成鹽以私售者亦多。煎之弊。以灶丁把持爲最。甚而亭繳太多。出鹽旺則儲積富而運銷不及。墊本必重。則售價愈高。私梟更乘之而起。鹽業乃更疲敝矣。

更進而言鹽運。鹽引指定食岸配運。大抵裝船運送。而山地之阻隔者。則以車運挑運濟其窮。故船運之弊最著。船戶挾私已成通病。關卡之留難以索陋規。定章船先到岸者先賣。又其顯著者。而福建運船經過蠻鄉。且有攔截而索取買路錢者。不亦駭人聞聽之至乎。加之商家或剋扣水脚。或徵賄先裝。船戶則或聚衆把持。或沿途盜賣。利之所在。弊之所由生也。不亦信哉。

更進而言銷鹽。引岸票岸食岸。分別既多。綱鹽食鹽。又有差等。復有官運商

運民運之不同。仍有官運。徼厘。商運。包厘。之互異。情形各別。辦法自殊。而情  
僞亦百出。而不可究詰。於是秤收之弊。秤放之弊。提前之弊。壓後之弊。借運  
之弊。帶銷之弊。其顯而易見者。固防不勝防。其隱而難明者。尤數不勝數。蓋  
官商之所注重。獨有現錢耳。鹽由運爲銷。則無非現錢。則有官商勾結。以分  
此現錢者。亦有官厲商而思獨取現錢者。亦有商罔官而思獨取現錢者。而  
爲鬼爲賊。尙何不弊之足云。餘如私梟之強橫。與緝私營隊之腐敗。夫人而  
能言之。殫財殫力。侈言捕務。究之官解其囊乎。商傾其橐乎。無非人民之所  
供給而已。上以利國者。不過爾爾。而下以病民者。則未有既也。不亦甚可太  
息乎。

顧亭林日知錄引松江李雯之論。謂鹽產於場。猶穀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



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蓋。以。天。下。皆。私。鹽。卽。天。下。皆。官。鹽。也。其。言。鑿。鑿。可。行。今。日。鹽。利。之。不。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也。又。曰。行。鹽。地。方。有。遠。近。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者。民。不。得。不。買。私。鹽。現。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多。於。是。盜。賊。盛。而。刑。獄。滋。矣。蒙。以。爲。今。鹽。務。之。弊。卽。在。於。有。官。鹽。之。名。而。其。實。則。並。不。涓。滴。歸。公。無。非。中。飽。而。已。苟。無。官。何。有。私。苟。無。官。何。有。中。飽。探。李。燮。之。議。而。切。實。行。之。旣。利。國。又。利。民。亦。無。所。不。利。於。商。然。而。無。人。敢。主。持。者。官。爲。之。梗。而。已。故。天。下。萬。事。之。弊。無。不。在。官。嗚。呼。

續

烏 桐

予有生以來。二十有三載。從不知字典中有弊之一字。自中間幾度入政界。始知此弊字者。乃袞袞諸公以法治人者所手創也。予在鹽務時最久。目覩

怪狀。有筆難宣。早擬編成。齟齬海燃犀錄。公諸國人。乃中間人事。慳儉。衣食奔走。未遂所願。近中華集成公司。有百弊叢書之輯。爰拉雜書之。以當禹鼎。茲分爲四章。一鹽務通弊。二鹽務行政人員之舞弊。三鹽務以外人員之私弊。四各弊紀聞。臚列如下。

### 第一章 鹽務通弊

影射稅票 鹽稅爲國家收入之大宗。所有稅票。均由財部頒發。各主管機關。全國一律。原爲鄭重。國課起見。詎日久弊生。貪婪官吏。苦其束縛。往往巧立名目。另行小票。以便上下其手。上峯不察。弊出無窮。而部頒稅票。等語。具文。國家收入。受其影響。此影射稅票之弊也。

請帖舞弊 鹽商設肆售監。必須請給官帖。否則卽以私售論。罰肆之大小。

不等。而帖價亦高下有差。規定數目。本不宜多取分文。但愚民無知。往往受墨吏侮弄。倍出帖價。而雜費又耗費頗多。此頒發鹽帖之弊也。

高抬鹽價 鹽商屯積居奇。最爲病民。鹽務機關。有使民無淡食之責。故當地鹽價。均由場署平定。不准高抬。惟嗜利鹽商。每賄同不肖官吏。狼狽爲奸。任其壟斷高價。小民莫可如何。此高抬市價之弊也。

以多報少 此項弊端。種類不一。或在鹽票上執照與存根數目不符。或當釋放時。有意輕報其重量。或不給票而半課其稅。或一票兩用。或月日倒填。總之以多報少。飽一己之私囊而已。

## 第二章 鹽務行政人員之舞弊

主管人員 運司總一省或數省鹽務之大成。從前歲入以十數萬計。每次

蒞任。除部屬照例孝敬外。大腹鹽商。必有一度之供奉。以固結其歡。自鹽稅抵押外人。始有所謂稽核所者。以分其勢。至今此風稍殺。然苟苴暮進。鹺籍朝分。一引一綱。每朝秦而暮楚。爲臧爲否。復覆雨而翻雲。或借壽以聚斂。或藉案而索規。以上數者。屢見不鮮。噫。

緝私人員。統領爲緝私主腦人員。其職位亞於運司。但武人素愛錢如命。其歲入除餉薪外。如警兵曠額。供其中飽。部屬運動。任其需求。又如緝私之船。原租只需百元。報銷至二三百元不等。而每月私鹽之充其私囊者。又不知凡幾也。

鹽務委員。江浙鹺界。有所謂鹽務調查員一職。計若干人。每歲由司署委往各場局查勘場產。視察歲收。意非不善也。奈此等人員。率多惟利是圖。黑

幕重重。無孔不入。每月除支領運署月薪旅費外。出發各場局時。有錢則敷衍了事。無錢則任意吹求。一局有一局之程儀。一場有一場之折席。多者百元。少亦數十元不等。在奉之者固悖入而悖出。而受之者乃予取而予求。調查二字。僅存其名而已。

收稅人員 收稅人員包括權運督銷等局長暨收稅官場知事及收稅員司事而言。此輩與鹽商最易接近。舉凡設廠請帖包稅運銷等事。務必借重阿堵物方可與之聯絡。達到目的。此外如有坦產糾葛變更引地諸問題。如能運動得法。靡不如願以償。惟收稅官由外人派委。聲勢喧赫。各場員司尤多奔走其門。

查驗員及巡丁 收稅機關爲杜漏稅起見。擇各處咽喉地點。派查驗員或

巡丁駐守查票。以踰防越。但此等事。潔身自好者。雅不欲爲。而每當鹽販過境。往往意外需索。苟有所得。雖無票亦可放行。否則。即使已經課稅。亦必一再留難。非嫌重量不符。卽云地點有誤。肆行延宕。致他逾期獲咎。黠販往往不公而私。予以孔方。亦情非得已。此外或有與掣票人員。通同舞弊者。或有專爲長官。利用者。曠茫茫大陸。鷹犬何多。夫復何言。

### 第三章 鹽務以外人員之私弊

代議士 議員爲國民代表。身價非輕。不知自愛者。於鹽務中。每多染指其間。爲不肖官吏作護符者有之。爲大腹鹽商作說客者亦有之。如最近某省鹽斤加價一案。全省議員。經當道利誘。公然提出議案。一而再。再而三。與民爲敵。可發一哂。

劣紳 鹽務中之沽名官吏。往往有不忘利之處。則利用劣紳。以濟其惡。或任以司事。或聘爲鹽董。分其餘瀝。以作乾修。一遇利害關頭。便有所謂公民出面。發表意見。實行爲虎作倀之計劃云。

鹽商 鹽商與鹽政人員之關係。其弊端已於第二章中約略言之。壟斷居奇。侵銷綱引。是其通弊。大者如二年時之某省鹽商。之以官商合辦。改爲官督商運。公文上僅易兩字。餽某當道至十萬金之譜。亦足駭人聽聞。餘如捏造帳錄。爲官吏傀儡。匿報鹽斤以圖漏稅。鹽行鹽販亦均有此弊。

#### 第四章 各弊紀聞

調查員見首不見尾 某省東南某縣交通濡滯。鹽務廢弛。省委調查。年僅一二次。一日調查員某甲到地。局長某乙臥病未出。委司員某丙代見。寒暄

畢。乙忽傳丙入。出百番。囑致甲作程儀。並告以清苦狀況。請其收納。詎丙初入宦途。尙復怕羞。又不善詞令。見甲後。欲發仍止。甲誤會其意。大怒。以爲個中人絕不解事。卽出其平日經驗所得。着意挑剔。聲言該局積弊甚深。上峯聞之已久。此來非撤底清查不爲功。丙以報乙。乙廉得其情。向丙取還原款。乃扶病揖甲入。閉關密談。至夜闌蠟盡。猶唧唧嚶嚶不休。明日丙等晨興。則所謂省委調查員者。已去如黃鶴矣。

鹽警長盜竊舊連票。閩省垣稅。向由民間繳款包辦。官中人按月征收。所有運票。絕無發生效力。余友某君。前在該省某場司會計。有警長某陽與莫逆。每月包稅。裁下之票。任其取去。云係糊窗之用。亦有時置之案頭。不翼而飛。以無用故。不爲留意。一日鄰封緝獲逾期鹽若干。以票係本場發出。移文



辦理。詢其故。以天雨對。審其票。則皆前日爲某警長攜以糊窗及案上不翼而飛之舊票。始知爲某警長所愚。

英大洋一元之稟請書。浙東某縣地濱大海。居民大半資海爲生。惟地處偏僻。場產無統計。長官有鑒於此。厲行清丈辦法。給發稟請書。計每坦一張。交與委員分發。囑其填報一切。蓋此書係爲清丈鹽場張本。不取民間分文。詎鹽民知識簡單。不解用意。一日有一委員攜鹽兵若干人到地。卽召鄉耆出書致詞。謂此書來大不易。得此可以世有其業。不須再課國稅。每張只收銀一元。限三日內繳價來領。否則以放棄自誤論。聞者信以爲真。均踴躍輸將。爭先恐後。委員公寓之戶限。竟爲所穿。而委員之腰纏。亦得以纍纍而去。添設查驗卡之黑幕。某岸摧運局長某。貪婪性成。上下員司。非親卽故。營

私舞弊。一氣呵成。以鹽稅票自大部頒下。未便上下其手。竟異想天開。一面以私鹽充斥整頓稅收等詞。朦稟上峯。添設驗卡。一面將查驗員司。一律畀其心腹。布置就緒後。乃於每次鹽販到地。卡員即將原票收還彙繳原掣票處。而原掣票處當填給鹽票時。卽照鹽販執照上實數填發。惟存根仍留空白。候驗卡原票繳到。乃任意少填若干。擔若原課一千擔。此時可填一二百擔。蓋執照既已到手。自可有恃無恐。萬一鹽販狡獪。原票收不回來。只好照原報數目填下。毫無痕跡。其蠹國病民。有如此者。

# 黑幕大觀爲近世寫實派小說

中國黑幕大觀一書係近世寫實派小說中之傑作撰述者一百七十人都七百三十二篇一百數十萬言描寫齷齪社會揭發奸惡人心至詳且確故發行未滿兩年印訂業已五版足見全國歡迎蒙北京大學蔡校長評「爲近世寫實派小說」湖北王督軍稱爲「裨益世道」貴州劉督軍稱爲「慧眼識奸」甘肅張督軍稱爲「暮鼓晨鐘」江蘇符教育廳長有「苦口婆心」等題字此外滬上各大日報皆有褒語如時報評「摘奸發覆裨益世道人心」新聞報評「包羅宏富」神州報評「描寫社會種種狀態爲近世有功世道之作」民國日報評「洋洋一百萬言足當大觀兩字」中華新報評「義重創懲文主淺顯洵足改良社會」其他當代文豪如吳東園王鈍程瞻廬張冥飛劉豁公觀奕諸先生等均有序言足見是書內容搜羅宏博記載詳實洵爲持身寶鑑處世南針尤有孫雪泥先生分類繪圖神情畢肖茲將大綱摘錄於左「政界黑幕」二百三十三篇十五萬言「軍界黑幕」二十二篇八萬言「學界黑幕」四十二篇九萬言「商界黑幕」六十六篇九萬言「報界黑幕」八篇五萬言「家庭黑幕」五十四篇十萬言「黨會黑幕」十九篇五萬言「匪類黑幕」六十二篇四萬言「江湖黑幕」三十一篇五六萬言「優伶黑幕」二十二篇六萬言「娼妓黑幕」二十七篇七萬言「僧道黑幕」四十四篇八萬言「拆白黨黑幕」三十五篇七萬言「慈善黑幕」二十三篇八萬言「社會黑幕」六十八篇五萬言全書洋裝四大厚冊每部祇售實洋二元四角郵費兩角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 百弊叢書卷十四

## 路政百弊

觀漚

嗚呼。吾國自有鐵路以來。交通係之官僚。對於借債也。中飽。對於築路也。中飽。對於養路也。亦中飽。其中鬼蜮情形。蓋有不可究詰者。宜乎有五路財神。及大財神之目。然而國家收入。則被朘削過半。是其直接爲蠹國。國家歲出入不相抵。則必量出以爲入。量出爲入。則必加增人民之擔負。是其間接爲病民也。吾今揭其弊竇。爲吾人民告。其有以共防止之。

借債之弊。在前清未設郵傳專部以前。所辦之路。其回扣實由各路督辦得之。至郵傳已設立。則回扣之說已顯明。然經手人仍取得變相之回扣。此事

知者已多。無須詳述。築路之弊。購買材料爲一大宗。然其權半摻於外國工程司之手。總辦或督辦該路者。特分贓之一分子耳。次之則購地亦一大宗。招包土工。又次之。其中作弊之術甚簡單。不外以少報多。以賤報貴。及納賄索賂而已。獨有養路之弊。甚爲繁複。其技倆又離奇詭秘。故吾特詳著其養路之弊。

養路之弊。有屬於收入者。有屬於支出者。此兩項不無分別。而實有相因之故。蓋已成之路。其收入之客票貨票各款。雖不專屬於養路之用。但養路經費。如各員司之薪俸。及車輛機車等等之添製。與房屋橋梁涵洞等等之建築。皆恃客票貨票售入之錢。以給其用。故吾以鐵路之所收入。亦歸屬於養路之下。則敘述較爲簡單也。

收入之弊。在客票者。一曰還魂票。還魂票者。一票兩用之謂也。例如上海至蘇州。北京至天津。皆屬大站。上下旅客甚多。而每日往來之車。又在三四次以上。遂由各該站辦事人全體互相勾結。第一次收得自滬至蘇自京至津之票。即交第二次自蘇至滬自津至京之車寄回。仍售與第三次由滬往蘇由京往津之旅客。而第二次自蘇至滬自津至京之票。亦由第三次滬而蘇京而津之車攜回。而作第四次蘇而滬津而京之用。此蓋從票上規定。原人當日可用之一語。有從中作此弊者。即遇稽查亦無從詰難。且部派稽查與總局所派稽查亦必聯爲一氣。則更無破露之虞。由此作弊之法。而站站遞推。則全路之還魂票大有可觀矣。一曰私票。私票者。非局外之私。而局中之私也。蓋製票管票發票諸人員與各站人員互相勾結。私行加製旅客上下

最多之站之票。混合出售。至繳呈所收用過廢票時。乃照私票數目。燬棄若干。乃不至有溢額。遂永無破露之虞。

收入之弊。在貨票者。一曰噸重。之以多報少。吞沒運費。一曰裝運時日之展長。俾得一票。再用此。乃局中局外互相勾結辦理。〔鐵路轉運局多係鐵路辦事人員有權力者所合資開設〕。此種弊端。賺錢較客票尤多。

至於支出之弊。屬於養路工程者。加車輛。增全道。添涵洞。培送堤。換枕木。種種固爲有利可圖。而最大之弊。莫如改建。築站。大興土木。今舉一往事以爲比例。中國已成之路。以京奉爲最先。賺錢亦以京奉爲最多。故頻年提出贏餘。除還卻借款外。且築成一條京張鐵路。不可謂無成效也。不謂養路工程司一職。在借款未完全還清以後。其位置不能搖動。於是作爲種種之計畫。

務將該路收入之款儘是使。用。贏。餘。不。使。過。多。以。爲。延。長。債。權。年。限。之。計。故。北京改築兩車站。揮霍千餘萬。唐山塘沽改築車站。又揮霍數百萬。當其計畫開始之時。極力運動批准。恰值郵傳部初立。尙書某公。本絕無路政上之知識。爲遂左右所朦。不加攷慮。率然批准。而此一千數百萬有用之款。徒豪舉矣。嗣是以來。路政當局。且利用外國工程司之此種保留債權計畫。以爲營私賺錢。惟一妙策。以故鐵路收入。雖日有所增。而支出之猛進。亦與相埒。國家之窮。此亦其一原因也。

總之今日之路政。爲交通系所窟宅。已成該系之私產。蓋其勾結之力。搏掟至堅。其有非本系者。偶然躡入。則懼其發其覆也。必竭全力以排斥之。去此又官僚之所以有某派某派某系某系之稱。而希望做官僚之政客。所以



有某黨某黨某會某會之稱也。又何獨一個之交通系而已哉噫。

# 百弊叢書卷十五

## 礦務百弊

阿 傭

中國礦業之興。由來已久。曰金。曰銀。曰銅。曰煤。鐵。爲鑛產之最。有價值者。中國靡不有之。以經濟學理言之。地利開闢。則國計裕而民生厚。卽東西各國。賴此。以致富強者。亦班班可攷。何獨我中國。不獲收其成效。一言弊之。曰弊而已。

我國舊時開礦。大都個人事業。或就私有之地。或擇公家之地。指明區域。向官署領得印照。按斤納稅。卽可從事開采。斯時純用人力規模。頗形簡陋。採法亦極笨拙。故獲利甚微。弊端絕少。其設立局所。聚集資本。營開礦事業者。

以記者所知當推江西之萍鄉礦務局直隸之唐山礦務局成立最早其時人民未知開礦利益鮮肯投貲大概由官創辦間有商股者或以收用民地給以股份或以應酬上官情面稍輸貲財非有從事實業之志願也亦不知所謂股東權利也辦理礦務者有總辦會辦等名目此種要職必極紅之官僚克膺其任月薪頗優少者數百或千元實則於礦學素不研究所以礦質如何產額如何銷路如何皆不顧問局中握重權者惟技師此輩都係客卿皆以重資延聘不但在局用人受其指揮即煌煌總辦亦有時仰其鼻息非技師之位尊於總辦也蓋總辦一人揮霍及孝敬上司凡百支出悉視礦局爲外府而鑛局壽命之長短乃操於技師之手技師如與總辦作對有意使之虧拆無利可圖如是則總辦之地位危矣況當日開鑛名爲官辦實恃

外資延聘之技師都由投資者荐任隱界以監察之權是以實際上技師爲銀東礦產是抵品所謂總辦等係債務者之分子在勢不能不諂附技師嗚呼大阿倒持中國礦權遂半入外人之手矣官營礦業借外債爲資本其弊已巨但總持鑛務之官吏坐支薪水猶未滿慾壑往往借推擴營業增加資本之名濫抵外債既得回佣之利更可遂侵蝕之私會記清光宣間唐山礦局總辦卽直隸候補道員張某私借外債二百萬旋爲此邦人士攻詰經直督奏參交涉多時卒承認借款始得結束又如萍鄉煤礦爲盛宣懷抵借日款至今成爲中日合辦之礦業他如安徽之銅官山礦山西之福公司等由一般不肖官吏利令智昏受外人運動不惜以我國利源斷送之者比比皆是

福公司之來山西也。其時撫晉使者爲胡聘之。有候補知州趙某。係胡心腹。福公司運動此人。致巨款於胡。遂與訂約。得以全省之開採權。於是輿論大譁。合紳民之力。羣起反對。交涉經年。卒由地方集款百四十萬。向福公司贖回。但以記者所知。福公司在晉年餘。未購一機。未雇一工。挾一紙約。文攫百餘萬巨款。此種行爲。無異棍徒訛詐。至今晉人談及此事。莫不痛心疾首也。自官僚以礦產濫抵外債。國民方知探礦之利。於是。有集股自辦者。此謂之商辦礦業。風氣既開。營業日多。而弊又生焉。

狡黠之徒。見人之欲羨開礦利益。於是勾合數人。設立公司。登報招股。及股銀收到。則溜之大吉。此等弊端。前十年中恆有發見。

又有妄指一地爲己礦產。因無力開採。向外人押款合同。條件所有保息也。

償期也。分利也。條理分明及驅款到手。效黃鶴飛去。以致釀成交涉者。亦嘗有之。

國家以礦務之弊百出不窮。於是礦業條例公司條例先後頒布。但防弊之法愈密。作弊之法亦愈精。有楊某者。江蘇某縣人。留學東瀛。與曹某相識。曹爲鼎鼎有名。金剛之一。楊遂拜其門下。聞贛省多煤礦。遂向部領照立案。開採煤礦。其時曹正爲政府倚重。楊仗其力。竟得批准。然楊亦一窮苦留學生耳。開礦資本非數十萬不可。楊乃赴滬。與日商某洋行訂約。將自己領得之礦區完全讓渡。除得現資十餘萬外。每年尙支乾薪數千元。乞今寓居滬上華屋。美妾高車駟馬。出其賣礦之資。設電燈公司。儼然成大商家矣。

總之礦務之弊甚夥。記者所舉未及十分之一。二嗚呼。吾書至此。吾心已碎。

矣。

開礦破家一

士諤

常州人汪某家資小康。年收田租千數百石。一家八口。享用裕如也。宣統二年得交一日本畢業生金某。異常莫逆。金固礦學專家也。慮汪投賞礦務。力言開礦之利。並言安徽某山煤苗極旺。煤質在開平之上。日人勘過多回。極思染指。如此天生大利。一旦被外人攫去。殊爲可惜。汪不禁心動。卽偕金某同往安徽勘視。其實汪是外行。勘與不勘等爾。一切悉聽金之指示。舌底生蓮。被說得貪心大熾。於是變產投賞。立時開採。一應購機建屋。悉由金某規畫。汪爲總理。金爲礦師。資本不夠。又由汪轉勸親友。勉力認股。又得萬數千金。開掘終年。所採得者。不過是泥質石塊。而日聚百夫。費已不貲。而金礦

師則月有月薪之入。購機器有回扣之入。早已身擁厚賞。逍遙自在矣。汪質問金某。金託言往日本代請礦師。就此一去不返。而汪則從此破家。諸親友怨汪之謊已也。無一人憐之者。

### 開礦破家二

前人

湖南某礦。開採已逾五年。主人已易兩姓。均因費用浩繁。得不償失。折閱而罷。某富翁因閱上海坊間所出之礦學譯本。私心自用。忽矜秘得。具呈官廳。甘願籌資繼續探掘。人有尼之者。富翁曰。天下事開創者難。繼續者易。前人之失敗。卽是後人之師資。余籌之熟矣。坐看余獲厚利也。不聽人勸。毅然進行。用人行政。悉操己手。自謂算無遺策。不意未及二年。貲喪大半。自咎規畫未善。添聘技師。索性大做。開支愈大。折本愈甚。最後聘到英國礦師。始知前



次所行。都未合法。須根本推翻。重行開掘。而某富翁已力難支撐矣。合兩事以觀之。汪某之失。弊在任人。富翁之失。弊在任己。可見事無大小。首重經驗。知此兩弊。而百事可興矣。

# 百弊叢書卷十六

## 航務百弊

阿 備

航務者指輪舟航行而言。中國航業自海禁開後始發達。首創者爲招商局。其性質係官商合股。當時總辦爲盛宣懷。規模宏大。堪與怡和太古齊驅。世人稱爲三公司。其航行路線內地貫長江流域。外海則南達廣州。北至津沽。秦皇島。誠吾國最大之航業公司也。

公司愈大。弊端亦多。况當招商局初創之時。總辦之下。重要職務大半官僚。中最工鑽營者。任之月薪頗優。而辦事極其腐敗。凡與此輩有親戚故舊之誼。往往出二等之船價。乘頭等艙位。亦有出三等之船價。乘二等艙位。其交

情稍厚者竟有不出船價儼然乘官艙房艙而茶房之伺候較出財者尤爲殷勤一船之艙位有限有勢力者既以出廉價而居優位則無勢力者之乘船遂有購頭等船票而退居二等者亦有購二等船票而退居三等者故每遇一船啓棹以艙位而生爭執者時有所聞斯眞航行中怪劇也

航行中最苦者爲二等乘客輪船定例船上所設榻艙係三等艙位但實際上乘客鮮佔居因茶房等事前將自己舖蓋先行安放佔去乘客位置待乘客下船而榻艙已無地可棲不得不坐臥於甲板之上路近者尙可稍耐路遠者不堪其苦乃商諸茶房覓略安適之地茶房於是索費一元或八角取去自己舖蓋使乘客居之如此乘客於船價之外又出宿費矣設乘客惜財甘居甲板苟其所處足蔽風雨茶房輩以堆貨爲詞迫之離開必使處於

風雨交侵之地如此。無論如何愛錢。祇有輸資茶房。冀免一時之苦。長途航行坐臥之外。飲食亦一要事。輪船通例。乘客之茶水飯菜。皆由船上供給。似不得謂之不優。但廚役茶房於此。因以生弊。啓椀之日。或飲或食。尙堪適口。隔日以後。則泡茶之水。難得常開。佐飯之菜。難於下咽。乘客不堪其苦。出資另購若輩。乃昂其價值。記者前年自津返滬。曾食雞子兩枚。費去大洋一角。白雞一碟。費去大洋四角。計程三日。祇余一人。多費四五元。以全船每十人如余者。一人計算。若輩獲利可想矣。

輪船到埠之前。茶房水手之索酒資。宛如催租之吏。而對於三等乘客。尤爲強暴。設乘客手面稍緊。當場侮辱。尤屬常事。有時乘上岸之際。藏匿其行李。且一船抵埠。必有招客挑夫蜂擁上船。兜攬生意。此輩與茶役等素稔。如茶

役有不滿意之客。暗遞消息。借端尋衅。加以攢毆。乘客卽與交涉。若輩已一聞而散。徒然受虧。更有惡毒者。乘登岸時。擠之下水。古人有言。出門一里不。如住在屋裏。良有以也。

單獨乘客。切忌多攜財物。必不獲已。不可省費。而乘三等之艙。雖頭二等中。亦有意外之變。然究屬甚少。若乘三等艙位。而多攜財物。最易有性命之虞。記者同鄉有陸某者。家况清苦。而人殊陰狠。始在瀉充某新劇社。案目不足。瞻家乃入青幫。拜某某爲老頭子。後薦充長江某房任事。年餘家中經濟頓裕。人皆謂其出息厚。不疑有他也。未久得狂疾。歸來有時持刃自砍其胸。有時以物自擊其首。口中喃喃言者曰。我欲朝山進香。何以投我江中。如是者累旬。一日家人偶不戒備。自投於河。幸水淺。爲人拯起。渠跪地言曰。諸君無

多事。我不索命。斷不干休。聞者皆毛髮悚然。乃疑其必有隱惡。後卒以刃自  
割其腹而死。既死。其幫中始有稍稍洩其事者。謂渠在輪船充茶房時。有某  
山僧人乘輪赴漢皋。其行李攜有巨金。更有珍物數件。所購船票係三等艙  
位。因無榻部。遂棲居於艙面鐵欄之旁。中途患腹瀉。因於箱中取藥吞服。  
陸某得窺。見中藏財物。遂生異心。迨行至九江以上。適是夜天黑風狂。乘客  
皆蟄服。該會因洩瀉獨起。如廁。陸遂乘機推墜江中。該僧之行李。卽爲其所  
有。未久。辭茶房之職。意圖別營事業。與友朋輩游豫園。行至河心亭。陸忽兩  
目直視。戟指言曰。我尋汝久矣。汝乃在此耶。遂成癩疾。不得善終。可知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諸君讀吾書。當有疑。迷。信。神。權。者。要知。種。因。得。果。理。或。可。信。  
紀者。是以並存其說。既足使旅行家處處小心。謹慎。并以示若輩作惡之決。

無善報也。

至輪船裝貨弊亦甚多。其藏於棧房者，看守之役，夫隨時竊盜，其堆於碼頭者，扛貨之小工，乘機侵蝕。及裝船以後，凡水手等輩，須納小費，否則水漬擦損，捐失必多。予友有營米豆業者，自言於初出山時，有若輩種種之害。有一次裝米八百石，由滬運津，皆用線袋包裹，及抵碼頭，艙底之米水漬者三十餘包。其時適在三四月間，天氣已熱，未俱霉，綠虧折甚巨。其故因未納小費，若輩以熱水灌之，乃致於此。又有一次裝黃豆數百石，由大連運申，抵埠堆於棧房，及出貨時，每包磅虧一二磅。後據同業言，當上棧時，小工肩入渠用三角尖口之洋鐵筒如米商之樣，筒然一端插入包內，一端通連袖內之隱袋，肩時行動，豆遂包內灌入袋內，經二三次，其袋既滿，借小便休息等事。

藏匿。一隅。如是。鬼不知。人不覺。每袋短少矣。卽此兩端。已可見作弊之工。出人意表。

以上所述。舉航行長江外海者言之。若內河小輪弊。實尤盛。記者前閱申報。見螫廬先生撰內河輪船之弊一則。言之頗詳。附錄於下。

### 內河輪船之弊

螫廬

天下有極正當之事業。而以極不規則之做法出之。卽輪船公司是也。查我國航業。雖間有達官顯宦。出資經營。而司其事者。大率市井無賴之人。前在招商局之方某。及開設某某公司之杜某。以及現在蕪湖開設某某公司之瞿某。皆以游手飲博。起家而致富有。凡老於滬上者。莫不知之。營業之法。大率取壟斷主義。同行嫉妬。傾軋甚力。凡有新創公司。其航路所經。或不利於



舊公司者。則必跌價招徠。以相競爭。甚且因航線之競爭。而損失乃至數萬者。亦在所弗計也。然輪舶之舵工火夫。對於跌價。則甚不願。蓋若輩之收入。實以捉黃魚（即私僦乘客之隱語。黃魚之稱。即指乘客。取利厚味鮮之義。）爲大宗進款。船價一低。黃魚即絕（蓋私載乘客。其取價必較公司爲廉。船價既跌。即購票非難。而黃魚無從捉起矣。）而傭值酒資。且不足爲輩謀一醉也。內河輪船通例。大率以前艙載客。後艙則爲舵工火夫之寢所。而捉黃魚者。遂於諸客登舟之時。先訊明船票有無。有票者則聽居頭艙。以待查驗。其無票者。則廷入後艙。以避耳目。一俟查票既過。乃縱諸客使入前艙。而收取其水脚代價。相與朋分。計昔全順時代。凡內河小輪。行駛蘇杭申杭申湖蘇申。諸航綫者。每班（以上下水各一次計）收入。約在十二元左右。後公

司中人漸知其弊。于是碼頭查票而外。復有押僦帳房。隨船偕行。以爲監督。居是職者。非總理之私人。卽老板之戚鄰。宜若於公司方面。克盡厥職。而舵工水手之舞弊營私。將無所施其技矣。抑知所謂押僦者。任事之初。雖亦雷厲風行。杜絕私弊。而其卒也。則且與舵工水手輩。左右狼狽相從。俱化矣。蓋是職之設立。於若輩實大不利。而生計所關。又未敢公然反抗。於是乃捨其抵制之策。而爲聯絡之計。大概一押僦先生。蒞船之始。一船之人。必借同舟共濟之義。陽爲相與交謹。而陰窺其實性情。數星期後。漸見底蘊。於是就其所嗜。投以所好。如好賭者。則引與共賭。好嫖者。引之同嫖。施展其翻戲。拆白之技。初則不令其破費一文。繼則施展手段。務使之傾囊倒篋。雖破家不足以償。蓋此種局騙之法。受其害者。數不過一二百。初不甚鉅。然就職

者大都皆清貧之人。每月所入不過十餘元。驟虧百金。無從彌補矣。終則由船中執事人爲之設法料理。此時受害者雖明知其騙而陷阱已深。解脫無自勢不得不勉就範圍聯絡一氣矣。大概一押儼先生蒞事之初。彼等黃魚生意至多不過三個月停止交易。此三月中之損失將倍償於後來之數。月中且因有押儼先生之故。更可以大捉特捉。一無顧忌。而公司之損失數且反增焉。立法防弊。適以滋弊。於是可見若輩舞弊之工。而世道人心。江湖日下。亦可以因此推測而見一斑焉。

# 百弊叢書卷十七

## 河工百弊

梅 郎

河工要事有三。一爲挑壩。一爲下埽。一爲加隄。河工弊竇亦有三。一爲購料。一爲作工。一爲省事。而以少報多。以小報大。猶不在內。因虛報之害。祇多耗國家幾錢糧。尙無大害。若購料偷減。作工苛派。省事搪塞。其害之大。足以使數百村莊盡成澤國。仕途每以河工爲美缺。蓋以一佐雜微員。苟能逢迎鑽幹。多刮幾文錢。再以國家有用之錢糧。小民汗血之脂膏。作彼致送當道之進身獻納。不幾年間。即可躋身道員。官愈高。則所入亦愈肥矣。故河工衙門。從無據實兩字。亦非若輩之全無心肝。因受四面八方之層層敲剝。不如此。

非但不能飽煖。而且不能作官。凡河工人員。自從北京揀發得缺以後。卽須各尋門路。運動得一封八行書。兼程趕到河工差次。而盤費日用。府上衙門。內外上下。無一處不先用錢。且到差投遞手本時。河院一方面之進見禮。尤須豐盛。方有差委。而京中各當道大老。以及本省之層層上司。同寅相好。又無一不要應酬。試問此款不從敲剝侵吞上來。將如何處取償。署中幕友。必係府縣推薦。皆挾奢望而來。內則門印跟班。以至廚子火夫。外則六房三班。以至散役。無一人不指望開一缺口。好謀工程吃飯拿錢。故居民惟恐汛期水漲。或淫雨連綿。河岸冲刷。有身家性命之憂。而若輩則惟恐其平安無事。甚有故挖一小口。使水冲刷。得報興工者。而每一工程之興。不論大小。府中要費。道中要費。輪到院費。更爲一筆大宗。鋪排既妥。方准批委查看。於是

爲委員者。查看時則須查看費。興工時則須勘工費。收工時則須查收費。此外復有所謂部費與科費。層層面面。總是要錢。天河工人員。卽有千萬家資。亦不應有此額外之需索。亦絕對不應有供給此項需索之義務。乃不問張三李四。有錢無錢。此種陋規。萬不能免。則承辦者自不得不侵蝕國庫。偷減工料。以供上之所求。并以肥己。例如某州州判。接直河巡檢稟報。稱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冲刷。土岸蟄陷。稟請興修。州判則帶同工書人等到工查看。實則不過十餘丈工程。偶因木椿脫落。以致碎石倒坍散漫。却未冲去。儘可撈用。至於土工。亦蟄陷無多。估計不過百餘金耳。回衙後囑該房書役辦稿。卽在歲修銀兩項下。動支趕辦。而書役所辦之稿。必先送幕友點定。再由籤押呈本官標畫。此等稟稿。固辦得非常明白妥當。祇是於工段之丈尺。購

料之堆築。錢糧之多少。必空去不填。而於其傍黏一紅紙小簽。上書請內批三字。夫工段丈尺。既已查過。購料堆築。即可估計。而錢糧之多少。亦可核定。何以幕友不爲填寫。而須請示於本官。豈以本官自己精於銷算乎。蓋河工向例。須候本官將錢糧數目批定。然後再由幕友接照所開錢糧之多少。核填料物尺丈。此等辦法。卽明明向本官對於此項工程。要侵蝕多少錢也。大約須二十倍之。然委員之需索。以及府道院之孝敬。須去其半。各幕友又須分紅以爲酬勞。本官所到手者。則佔其六七成。他若門印跟班。廚子火夫。六房三班。各項散役。不得染指。則於已經核減之工料內。再行偷工減料。苛派良民。抑勒物價。剋扣薪工。以便分肥。好在工程委實。勘工委員。既受本官之賄賂。自不得不含含糊糊。查收過去。如遇訊沖刷坍塌。則於上段舊工上挖

一小口。使水勢直串到本工上。即可委過於上段舊工之堅。又可呈報興修。剋扣工料。此等作弊。上司雖明知之。以自已有利可圖。亦不便挑剔。以故河工自佐雜以至督辦。無一非喪盡天良之人。如有宅心忠厚。以利國福民爲念。辦事認真。實報實銷。則此等人員。必遭同寅與上峯之忌。因一旦和盤託出。則後來者難於舞弊。而歷屈之承辦者。皆將有追賠之罪矣。借端撒差。猶爲幸事。或竟至賠累破家。身入囹圄而後已。蓋清正勤慎之員。既無所蝕。自然亦無以爲賄。投到之日。同寅中均以革繡呢羽。綢緞皮張。金銀珠玉。古董玩器爲禮物。彼必惟三四色京中土儀。如遇壽辰。同寅中之送禮者。此爭彼賽。宛然如臨潼門寶。彼必除幾十兩公分外。磕三個頭。吃一碗麵。凡同寅之所好。彼皆不能附和。一人向隅。獨行其是。如此必遭作弄而後已。其作弄之



法。譬如有一河員。在任內開過口子。偷工減料。敷衍搪塞。自知斷靠不住。幸而挨過三月桃汛。未至出事。即可算責任已盡。乃運動一留省銷算差使。情願將美缺讓出與他人署理。上即明知其意。因曾受過彼之厚賄。不能不應。但又知此係不久即將出事之地。若另委他人。而他人又均送過三千五千之孝敬。意有不忍。於此時間。乃必擇其平日之所不歡者。委以斯缺。未幾春盡夏初。水勢漸長。果然沖開百餘丈。不但兩岸沖刷。連民間田廬房舍。均沖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若在有照應人員。此係前任工程。正可借此動帑興修。以飽私囊。而此時之院批。必曰某某工段。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歷經桃汛無虞。該署員到任。正應先事預防。設法保護。乃偶遇水勢稍長。即至漫決。沖刷實屬辦理不善。着先行摘去頂戴。或紀大過一次。限一月修復。無得草

率偷減。大千未便云。迨既認真修築完工。稟請派員查收。而查收委員知該員之出手不大。又必遲延不至。即使到工查收。又必多所挑剔。不幸而於此梅雨時期。委員未至。又從上段工程上開一小口。水勢如高屋建瓴。將未曾奉憲查收之薪工。遽而坍塌。若有照應人員。自可聲明理由。至多得一撤差之處分。而此時之院批。必曰新工甫作。尙未驗收。遽致坍塌。其爲草率偷減可知。仰卽候參。於是而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如家有恆產者。尙可破產賠修。否則身入囹圄。永無出世之日。前清時代。且須將該員之眷屬。發官價賣。賠償國庫。其黑暗如此焉。

## 中外冶游指南

凡上海北京天津漢口蘇州杭州揚州廣東廈門等處妓院之規例妓女之應酬龜奴鴛母之迷客手段皆揭其隱微足資借鏡他若巴黎倫敦柏林紐約等各都會之咖啡館影戲園跳舞會夜餐館中淫娃蕩子之風流趣史尤多聞所罕聞（洋裝一冊實洋二角）

## 新劇考證百齣

新劇大家鄭正秋先生負海內重望其自編劇本尤爲當世歡迎此書大半係先生傑作並經審訂洵爲完善之劇本內附西洋新劇俱經滬上各舞臺串演凡愛觀新劇者不可不手此一編洋裝一冊實洋三角

# 百弊叢書卷十八

## 電百政弊

仲燕

中國電政。創自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董其事者。爲盛宣懷氏。創辦之始。純係商業性質。至光緒末葉。接線日廣。成效大著。大權握於盛氏。無異盛個人之私產。而弊端亦遂不可勝言矣。自收歸國有後。稍見清明之象。然日久玩生。降至今日。弊端較前尤甚。茲舉大要。紀錄於下。

總長之弊。電政爲交通四政之一。總長乃一部行政之首。用人之權。旣在掌握。卽無苞苴之進。難免瞻徇之私。又如購辦材料。其中亦大有玄奧。雖應由司長承辦於下。總長主持於上。然總長心存染指。有意干涉。司長固亦莫

可如何某總長傾心東向在位時用人購料悉以某國爲標準曾聘中山某某爲電政顧問其時上海電話早經修妥並無工程卽偶有損壞應加修理之處中國工丁已足勝任而某總長竟派某國工程師常駐上海電話局一無所事每月支薪至四百元之鉅復聽中山顧問之言擬更全國電機與某國一致適值學生風潮計未果行然惡根已伏將來難免不再發作況全國電政已押款五百萬卽不有更換電機之事已爲某總長斷送無遺矣又如某代理總長籍隸閩嶠受任之始卽仿海軍部辦法於公家應用之物先自設店自售而自購之乃可以最低之貨色獲最高之價值一輾轉間遂得大宗收入計亦巧矣聞此閩人獨得之秘訣乃海軍部最先發明者今各局方庶電料之不能適用只以爲代理總長所購辦亦惟有徒喚奈何而已

司長之弊。交通部司長昔有龍虎二將之稱。司長之權力已可想見。電政司長掌管全國電政。卽昔之電政督辦也。故今之司長亦兼督辦頭銜。如某處有某項工程。某洋行承辦某項材料。皆爲該司長利之所在。歷任司長潔身自好者固有其人。而與衆浮沉者實占多數。聞之個中人言。承辦工程人員之估價。有先與司長接洽者。譬如此項工程。司長欲得二千實用。僅需一千。則估單呈報五千。經司批准。承辦員立以二千奉司長。再以一千辦工程。而私囊所入亦如司長之數矣。此種工程。大畫爲偏僻之區。通都大邑。衆目昭彰。則尙有所顧忌。電料與洋行訂立合同。此中亦多不實不盡。倘遇大批電料。如改良電話。更換新機之類。則料價爲數既鉅。司長之收入亦極可觀焉。

局長之弊。吾國電局分一二三三等。每等又分甲乙兩級。一等甲級薪水只二百元。公費則視局務之簡繁。以爲規定。故多寡不一。然此亦僅供局內雜支。暨對外應酬而已。全國電局以京津滬漢爲巨擘。奉天廣東次之。此就局務而論。若局長之肥瘠。則不以局之大小爲標準。如東三省各局雖三等小局亦甚優美。哈爾濱吉林長春齊齊哈爾等局局長入款且遠出於京津滬漢各局。上一電局何獨優於關外。蓋東三省行使小銀元而電局例收大洋。每以十七八角合大洋一元。不肖局長甚有增至二十角者。此項盈餘極爲可觀。關外民風雖悍。但習於專制之下。甚畏官威。相習成風。不敢與較。遂爲電報局長應享之權利。交通部非不知之。顧乃不思整頓。且以關外各局爲調劑人員之計。又如廣東各局以譯費收入爲大宗。按照定章來去各

電願否。交局代譯。應聽人之自便。而廣東各局一律由局代譯。近於強迫。粵爲海疆。與歐美通電者較盛。於內地此項洋文電報收費頗重。亦按十分之一收取。譯費所入之款爲數至鉅。聞以汕頭一局爲最佳。此又粵省自爲風氣。非他省所可效法者也。邊遠各局類此者當尙不在少數。但無真知灼見。不敢妄爲臆斷。至於內地各局局長到差後。必先設筵宴請本地商會首領。以及官紳要人。席間瀝陳電局之苦況。懇求各界幫忙。其目的則在發電勿吝譯費。蓋內地人民知識大開。只可情商。不能威脅。第經此一度之酬酢。是否便能達到目的。亦尙毫無把握。商會方面每與電局定交換條件。則商家來去之電一律由局代譯。而譯費僅納去電一分耳。能辦到此等地步。爲局長者亦卽甚爲滿意。譯費雖不入公。然闔局員司報生均須有所分潤。部長。



約。可。得。十。分。中。之。三。四。外。縣。各。局。月。收。譯。費。不。過。一。二。十。元。局。長。費。去。無。限。心。思。而。所。獲。僅。只。數。元。似。亦。大。可。憐。矣。偏。僻。小。局。常。有。零。碎。工。程。或。工。程。處。不。欲。派。員。親。來。卽。由。局。長。督。工。修。理。若。招。雇。小。工。以。及。運。撥。電。料。皆。可。浮。冒。開。支。是。爲。局。長。一。種。特。別。進。款。又。有。扣。發。司。事。薪。水。者。如。司。事。月。支。三。十。元。局。長。僅。給。十。六。元。仍。令。出。具。三。十。元。收。據。所。餘。之。數。局。長。自。入。私。囊。局。長。本。有。委。任。司。事。之。權。當。未。委。任。之。先。彼。此。訂。明。條。件。固。不。虞。春。光。之。洩。漏。惟。前。重。慶。局。長。吳。某。仿。行。此。法。後。調。任。漢。局。時。所。用。司。事。多。未。攜。去。以。致。後。任。高。恩。共。接。事。挾。有。他。嫌。爲。之。舉。發。時。值。許。某。任。交。通。總。長。爲。撤。底。之。根。究。由。法。庭。判。處。徒。刑。亦。可。謂。不。善。作。弊。者。矣。上。述。各。節。弊。端。或。出。邊。省。或。在。僻。局。若。京。津。滬。漢。爲。全。國。電。局。之。領。袖。局。面。旣。甚。闊。大。此。號。瑣。屑。不。在。意。外。故。內。容。

皆尙弊絕風清也。

司事之弊。電局司事亦分等級。有一等司事。二等司事。一等司事薪水分三級。一月支三十元。二月支廿六元。三月支廿二元。二等司事薪水亦分三級。一月支十八元。二月支十五元。三月支十元。初到局者自二等始。至多月支十八元。司事薪水既如此菲薄。則弊端自所難免。但弊之一字。以掌司出納之人員。關係爲最重。按照部章。掌司出納者。本尙有保證金之規定。如掌司官款。全額在十萬元以上者。徵收保證人員。應繳全年薪俸十二分之三。而支應人員。全額十五萬元以上者。應繳全年薪俸十二分之二。但薪額過小。雖繳保證金。設有虧蝕情事。亦斷非此保證金所能抵償。近年奉天廣東等省。皆發現出納員虧蝕巨款情事。此其大者。若瑣屑之端。則收報處之

小洋貼水。按照市價。每有浮收。在發電人。數極細微。不與較重。詎知收者。聚沙成塔。爲數大有可觀。帳房保存電款。每有私放生息。暨以公款經營投機事業。此等情形。皆出在中等局。蓋小局既無如此鉅款。而京津滬漢奉粵各大局。又均有出納員駐局。且密邇銀行。照章不能不隨時送交銀行也。電報原底。以及拍報紙條。存留備查。至兩年以外。照章應運至空關地方。付之一炬。近年以來。紙價騰貴。此項報底。有照廢紙出售。與人者。司事但圖獲此微末之利。不知電報應代人。嚴守秘密。一經售出。尙何秘密可言。雖事在兩年之後。揆之情理。究屬弊端。然焚燬果能實行。承辦者亦尙有弊可舞。如搬運此項紙條。或用人力。槓抬。或用小船駁運。又如引火。須用洋油種種開支。亦均可以上下其手。電報雖爲國有。究屬商業性質。收報處有對外職任。待人。

接物固應出以和藹。遇發報人之不知電報規例者。尤須爲詳明之指示。乃遍觀吾國各電局。大率官派十足收發司事之盛氣凌人。直與關吏徵稅縣胥收糧之面目初無少異。年來海內多故。或發生戒嚴之取締。或發生對外之檢查。此等臨時規例。既爲電報章程所無。商民尤多未悉。遇有違背。輒遭呵斥。發電人果係親身到局。尙可就詢規例。遵照改正。設或假手僕役。勢非歸自主人。不可甚至何處爲不合法。亦尙未能確言往返詢問。遷延晷刻。有時且因而誤事。此內地電政之所以常爲商民詬病也。近來中交兩行之京鈔。因不兌現。價值時有高低。如京津奉魯一帶。局所皆收京鈔。電局非路局可比。發電人或因數目甚微。或因時間迫促。亦卽不因發電。故去購中交之票。故電局於現洋亦尙有收入。此項收入之現洋。當莫不易以中交票解部。

一。輾轉間獲利一倍。此雖舞弊。猶其賢者偏僻之區。或定章可收中交票。而員司拒不收納。對商民概收現洋。對公家全解京鈔。則弊端較前尤甚矣。果發現此等情事。雖爲司事舞弊。局長不能諉爲不知。蓋非通同一氣。司事決不敢公然行之也。

報生之弊。中國自開辦電局以來。即在滬設有學校。造就報生人才。只須英文略有根底。便可入校肄習。畢業後。派往各局試用。當商辦時代。由電政總局核給等級。此爲諸生學成致用之始。自後每逢子午卯酉年。大考一次。考試較優者。提升等級。彼時定章甚嚴。乙級人員。非經考試。不能提升甲級。故各生雖已入局辦事。對於學業。毋敢荒疏。以爲考試之預備。當時人才輩出。立法本原甚善。自收歸國有後。停止考試。另定記功升級辦法。於是各局

報生只尙鑽營不講學業。蓋圖得記功便能升級。圖得升級而加薪亦卽隨之。如聯絡領班逢迎局長甚至因部員之請託挾當道之奧援民國以來常有報生勾結軍隊藉武人保障以爲捷徑者奔競之風旣開弊乃不可勝言更有所謂土著生者民國初元如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北等省皆自設學堂雖云藉宏造就但教法旣未一律程度尤至不齊故近年均已停辦矣商辦時代全國報生只有千餘人此千餘人又皆由上海電報學堂出身者堂長於各生之品行性情學業皆能深悉施以駕馭類皆帖伏民國以來用人之權操諸交通部報生增至三千餘人且非一學堂出身事權旣不歸一流品遂亦龐雜在昔商辦時代報生服務定章每日分三班每班八小時民國以來各生自爲風氣每日只肯服務六小時以二十四小時計算每日非分

四班不可。值夜班者。照章有點心洋一角。此項點心洋。各同帳房。有逐日發放者。每洋十角。帳房即報銷大洋一元。此中稍有盈餘。各生有知其弊者。欲積至十次。領大元一元。帳房亦無可染指。然各生對於點心領款。雖知杜絕人之弊端。而夜班不到。或倩人代庖者。時有所聞。亦可謂明於察人。昧於察己矣。又遇報務驟然繁忙。一時添人不及。只可以原有報生。下班之後。復來上班。個中人謂之加班。此項加班。須按照點鐘計算薪水。每日由領班開單請領。此中大有不實。不盡。總不外乎以少報多。甚至并不加班。領得此項加班薪水。闔報房中人。大家均分而已。此猶尋常之繁忙。設遇特別事故。發生加班之外。復要求加成。何以謂之加成。即照原薪加三成。或五成。民國以來。政變時。聞遇軍事緊急。常有加給倍薪者。故電局報生。最盼地方有事。便

可。遂。其。加。班。加。成。之。目。的。報。生。薪。水。最。高。等。級。亦。只。一。百。餘。元。如。京。津。滬。漢。各。大。局。尚。有。加。二。成。之。例。薪。水。雖。不。甚。豐。然。待。遇。極。優。如。年。終。有。酬。勞。金。調。派。有。川。旅。金。病。故。有。卹。金。有。棺。殮。費。有。盤。柩。費。報。生。薪。水。以。人。爲。定。不。以。事。爲。定。譬。如。此。人。已。積。資。至。一。百。元。薪。水。無。論。調。往。何。處。派。司。何。事。皆。按。原。薪。支。給。設。或。派。充。各。局。局。長。如。局。長。薪。水。多。於。原。薪。則。支。局。長。之。薪。如。原。薪。多。於。局。長。薪。水。則。仍。支。原。薪。卽。局。長。因。事。撤。差。則。報。生。之。資。格。仍。在。且。不。能。投。閒。置。散。卽。須。派。局。服。務。又。如。因。事。請。假。則。假。期。既。滿。卽。可。在。附。近。爲。銷。假。由。局。代。報。交。通。部。卽。可。立。時。派。局。服。務。總。之。一。入。電。界。取。有。報。生。資。格。卽。爲。終。身。之。職。業。設。非。犯。刑。事。之。裁。判。則。報。生。資。格。永。久。不。滅。吾。國。官。場。自。有。連。帶。關。係。之。名。詞。皆。須。依。傍。門。戶。因。人。爲。進。退。獨。報。生。尚。具。有。自。立。之。精。神。惟。待。



遇既優。弊端亦因之而生。如年老報生。資格雖已積至最高等級。但精力已頹。不勝重任。便欲求得小局之領班。或大局之服務。支薪而不辦事。在個人計。固屬甚善。爲電政計。則此項虛糜。爲數甚鉅。殊非整頓之道。電報學堂初只上海一處。國有以後。分設北京。個中人稱上海電報學堂爲滬堂。報生之資格較深者。類皆出自滬堂。故報生籍貫江浙兩省最多。當日定章。凡邊遠省分。各局報生薪水。有加五成。或倍薪。雙倍薪者不等。內地報生。有因景况維艱。欲去邊遠。而獲鉅薪者。邊遠報生。復有欲近家鄉。求調內地者。故請假不必因病因事。而銷假則每施其運動。調派權操自交通部。職司調派者。固不僅瞻徇已也。自鐵路開工以來。各路於電報生。相需甚殷。一時既不及造就。惟有優定新章。招致電局報生。故各鐵路局。附設電報房。主任電務者。類

皆電局造就之人才也。又各水線公司如大東大北太平洋公司薪章待遇亦較吾國電局爲優。報生由吾國電局投入各洋公司者亦不乏人以吾國造成之人才而從外人役使殊可慨也。報房主任在京津滬漢各大局皆有總管有領班其餘僅一領班而已。報房所用材料由總管領班承領支配。遇局長爲電界出身或其人尙精明者則報生不敢存相欺之心。設局長爲門外漢或其人萎靡不振則報生不但遇事朦蔽甚至電料亦任意浮領潛運出局銷售全國電局七百餘處雖情形各有不同未可執一概百然此皆犖犖大端即使稍有異聞當亦不出上述各節也。

信差之弊 各電局所雇投送電報之人名曰信差。此項信差月有工食由六元以至十元不等。額數多寡以局務繁簡爲定。通商大埠報務至繁各信

差類皆乘腳踏車投送。以期迅速。且須熟悉路途。以及各商號之所在地。因送洋報。有能略識西文者。尤稱上選。信差送報。在五里以內。照章不收送力。五里以外。送力一角。其餘以次類推。章程雖經刊印。電報封筒上。在各商號時。有電報往來。於此章程。知之已熟。自難相欺。住戶人家。偶有電報於此。章程不甚了然。信差每於五里以內。亦索送力。多寡不等。因人而施。此風以內地小局爲最甚。如果吝而不與。或且出言不遜。今大埠電局。亦有此習。電報譯費。來往一律來報送局代譯。輾轉須時。常有熟悉電碼之信差。臨時代人譯電。取價較定章爲廉。而所入竟飽個人囊私。局內固亦莫可稽考也。

工程之弊。工程弊端。千頭萬緒。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深悉底蘊。據個中人云。包辦工程。以邊近荒僻區爲最佳。蓋因交通不便。一切運料。舟車人力。皆

可。任。意。開。報。無。可。考。查。雖。雇。用。小。工。部。中。已。有。定。章。而。窮。鄉。僻。壤。生。活。程。度。較。低。譬。如。江。浙。一。帶。小。工。日。須。工。資。三。角。者。在。僻。區。或。只。須。二。角。耳。其。餘。工。作。之。勤。惰。建。造。之。優。劣。其中亦大有出入。皆在董其事者之所爲也。是以每有工程交通部卽視爲肥美之優。差於工價之批准。已有若干。回扣餘如飲食酬酢一切交際爲數。當亦可觀。諺云。人無利息。誰肯早起。故包辦工程者。工程一經到手。必先有若干飽入私囊之預算。除以上各種開支外。仍不能以其所餘。盡數到工。蓋工竣後。例須委員驗收。立法不可謂不嚴。此驗收委員亦以金錢爲目的。苟能滿慾。則以工堅料實。呈覆了事。如果辦工程者。辦清公事。一介不取。對於驗收工程者。亦一介不與。則吹毛求疵。無中生有。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承辦者反不得討好。甚至未能賺錢。反須賠貼弊之。

所在。陳陳相因。欲圖改革。非根本推翻。不可。僅一部分人欲矯其弊。勢必無效。故工程之腐敗。其罪不專在辦工程者也。

材料之弊。電報材料。設有轉運處於津滬各處。以轉運材料於各省。爲其專責。故各局之領材料。皆向轉運處請領。大宗材料。由部承購。零星添購。限至若干元者。可由材料轉運處自購。此中亦大可染指。有時藉口材料缺乏。購買大宗。而價單分開。以不逾定章爲限。譬如定章只能以二百元爲限。今購至兩千元材料。分開十張價單。於定章固不違背也。此其一。又材料名目既多。領料事務更繁。千頭萬緒。弊端所在。實已言不勝言。漢口電局。亦兼辦材料。所辦者。僅爲電桿木料之一種。此中弊端尤大。京津滬漢四大局。以漢口爲最優。其精華。卽在此購辦木料也。

吾國自光緒初元。舉理新政。惟電政一事。成效可觀。且純粹吾國自辦。并未假手於人。雖偶有洋工程師。亦爲傭雇性質。不受條約之縛束。苟能力圖振作。必當益見進步。但作僞舞弊。爲國人之特性。遂至今日。尙未能加入美國電報公會。此大可爲痛心也。

## 郵政百弊

浙江孔好德

編者按此篇所指各弊多爲偏僻小局。昔日偶然發見之事。今郵局組織愈益完善。成效卓著。在人耳目。讀者勿遽懷疑於郵務當局者也。

### 總論

中華郵務辦事規則。參酌萬國郵章而定。克稱妥善。無如執事員役。未能悉行遵守。仍多流弊。接收郵件。原憑進口各項清單。細心核對。設有不符之處。

當發驗證執據。候原寄局切實查明。分別處罰。近來執事華人。核對進口清單。遇有號碼錯編。郵件漏載。局名誤註等情。不發驗證執據。每具半公函通知。或附註出口清單餘事格內。彼此更正。俾負責者不得上聞。可免受罰。藉此聯絡。狼狽爲奸。甚至互寄私物。不納郵資。更有洋人。飭其屬員。代辦食物。託洗衣服。作爲免費郵件。足見華洋人員。通同舞弊。茲將昔年經過事實。上自交通部郵務總局。下至信櫃信筒。分類編輯。名曰郵務百弊。

### 交通部郵務總局

中華郵局。向來附屬海關。抵押他國。總稅務司兼管時。撙節經費。弊少利多。自交通部（原名郵傳部）收回自辦後。另設總局。派官分職。雇用冗員。濫支薪水。其實一切利權。仍操諸外人之手。華官何嘗顧問。不過例行簽字而已。

總局佈告。每日北京通諭。（光復後易諭爲令。洪憲帝制時仍復原名。至今沿用。）北京地名也。不能包括郵務總局之義。用不的當。顯見總局無編譯人才。所傳命令辭意含糊。反致各局誤會。因此辦事程式未能統一。駁回修改。頗費手續。郵務總辦。祇准西人充當。對待屬員。華洋不免歧視。洋人進局。但憑領事介紹。無須商家擔保。如有偷竊虧空等情。卽以革職了事。不再深究。洋人返國。准其延長假期。一再請續。或因病重。不克回華辦事。仍作名譽顧問。照支辛工。迨其病故後。除從優賻恤妻孥外。並准補發養老金數千元。近來新例。各局洋人。每逢夏季。准其自由避暑。漫無期限。若夫華人。卽自身病重。或父母大故。除四星期短假。或可通融外。偷距家路遠。往返匪易。欲請長假。總局多方駁斥。亦有不能照准者。此華洋歧視之明證也。總局每年發



出郵政事務書。誇獎各省郵務如何發達。乃憑各省四十兩月歸算而推測之。但各局歸算。鮮有真實數目。無非參酌前屆清單。稍事加減。敷衍了事。各段巡員本負覆核之責。如果各局呈驗底稿。卽不難揭破其真僞也。

### 各管理局

管理局之全權。操諸正務務長之手。正務務長。洋人佔其多數。除領薪水夫馬費外。公館租金。及一切雜費。仍由郵局開支。至於裝修公館。油漆板壁之資。亦係公費。常派屬員。爲之監工。如嫌餘地不寬。未能廣栽花木。則厭故遷新。再事修改。一切工費。作正開銷。昔年某郵務長。恃有奧援。久任不調。適遇完姻。收得屬禮頗豐。新婚之後。終日不離妻室。甚至飭文案處辦事人員。遷入公館辦事。以便就近簽字。並令屬員教授華文。不備束修。公衆租借房屋。

爲全體郵員之俱樂部。該郵務長據爲己有。改爲教友踢球場。平日辦公亦無成績。一年之內。常將各支局職員。更調數次。因此某局發還川資一項。每年爲數頗巨。卽其久任不調之經驗也。

### 會計處

會計處處長。不拘華洋人員。有郵務官之資格。卽可充當。洋人居是職者。大半巧言令色。迎合正郵務長一人。因郵務長不納郵資。可寄衣包食物。卽求郵務長爲其介紹。同享利權。相沿成例。襄辦華人。狐假虎威。把持公事。不問內地各局存款多寡。任意減發大郵票。致各局不能廣收匯款。阻礙進行。爲害匪淺。

### 文案處

文案終日不離郵務長左右。因此寵用益深。如郵務長係洋人。一切華文公牘。須令文案處譯成英文。方可憑斷。華洋交涉。概由文案間接。譬如修改房屋。文案先與工頭立約。暗取回扣。郵務局屋。多半租借民房。今有自行建造之議。將來文案當有無量之利益也。某管理員。每年招考郵員。取額極多。英文算學。由郵務長自分等第。華文一篇。須經文案閱定。無恥之徒。往往賄通文案。因而進局者有之。

巡員

郵務巡員。大權獨攬。內地各局。自局長以次。莫不畏之如虎。當其未來查局時。各局授意郵差。沿途偵探。預爲籌備。因其一紙呈報。勝於專制時代之監司大計也。巡員薪水津貼。自有額支。路費。則由會計處照單發還。伙食。則由

各局長按段供給。路過城鎮。拜會官紳。傳地保。索伏役。給官價。儼然與前清欽差相埒。亦有巡員分駐一所。終年不辦公事。藉鴉片雀牌爲消遣。管理局飭開代辦。往往轉託信差。令其代行已職。某界巡員。陋規最多。所到之處。先由局長籌備公份贈儀。嗣飭所轄代辦。認股寄還。並具空白信封。飭蓋預指日期戳。寄呈巡員。候裝公函申報。爲巡員親查代辦之證據。此係五六年前事實。近年來設總巡員後。前項流弊。不再發生。尙有一項積習。總巡員亦不能免。卽借貸路費。各局長不敢違抗。若非騰挪公款。資將安出。

### 封發處

封發處三字。當初誤譯。應照英文本義。改爲收發處。卽郵務出入之總機關也。責任最重。手續極繁。封寄本界。解款現洋。常爲差役乘隙圖竊。迨報官追

緝時。互相推諉。反失真情。該管洋人。欲寄免費私物。封發職員。從未秉公爭執。接收郵件。對於漏載清單之貨樣。暗中攫取。遇有未經習見之郵票。私自剝揭。至若轉口報紙。往往拆閱重封。欠資信件。懶發招帖。積壓日多。付之一炬。沿江各局。收發職員。意圖縮短辦公時刻。撥快鐘針。已成積習。若爲上海新鐘點之先導也。

快信處

快遞函件。與他項函件。辦法不同。按局專封。頗費手續。內地各局。未設專員。辦理此職。每當封發郵件之時。異常忙亂。收寄快信。不再趕封。常將日印次數。預爲提前。或蓋逾時投局。不及趕寄之戳。反不若常信之便捷。仍可設法加封也。接收局所。未設快遞專差。就近快信。可以提前先投。距局較遠。併入

常班同送。此爲公弊。無法挽救。

### 掛號處

掛號責任綦重。私弊亦多。掛號職員。兼售號信郵票。往往收雙掛號資。給單掛號票。商民追究回執時。補發查單。藉資隱蔽。鄉人婦女。常將貴重物件裝封號信之中。先自陳明。或臨時封裝。爲職員瞥見。必爲該職員拆封竊取。（此種事實。昔年恆有發見。近已漸息。）即在胸口之處。加貼掛號收條。使其不露痕跡。亦有接收局掛號職員。偷竊信內匯票。托人代兌。證明確實。懲辦有案。

### 包裹處

包裹職員。於已設關卡所在。浮收包裹厘金。爲人指控。按律懲辦者有之。於

未設關卡所在。代收包裏厘金。吞沒不報。未經覺察者亦有之。某管理局包裏職員。勾通厘局司事。勒索收件人。補納進口稅。彼此均分。被控有案。亦有職員。竊取包中物件。致商民無可申辨。尤爲郵員中之敗類也。

售票處

售票處。爲局郵收入銀錢之總機關。非品行端方之人。不能充此要職。各局售票人。往往偷出公款。作本謀利。運動會計處華人。在洋人查帳之前。先爲關切。設法彌補。常將當十古錢。包紮如銀元式。墊襯箱底。或向錢莊暫借。檢後卽還。有爲同事告借不遂。挾嫌告發者。經洋人查明實情。作侵佔公款論罪。某局售票人本忠厚。爲某要職同事開端告貸。未便拒絕。於是騰挪公款。日久不還。亦不催索。全體同事。因其可欺。要挾告貸。概予通融。因此虧空。爲

數不賞。旋經洋人查出。送官懲辦。亦有售票人勾結各差役。將收寄函件。揭票復售。並將函件設法銷毀。希圖滅跡。爲害尤深。近因嚴行整頓。此風似息。而偏僻之處。查察不周。仍或有之。

### 匯兌處

匯兌職員。遇有鄉人婦女寄款。往往浮收補水費。亦有勾結售票人。騰挪公款之事。內地局所職員。藉口缺票。先收匯款。以資賭博。旋經巡員查出。送官究辦。

### 供應處

供應職員。採辦郵局應用材料。皆有回扣。人盡知之。是以大局有大出息。小局有小出息。頻年歐戰。船舶品欠缺。郵局材料。純用國貨。皆由供應職員承辦。



爲千載一時之好機會也。亦有供應職員。偷出材料。售於原店。悖入悖出。爲害無窮。

分信生

分信生。由信差推升者居多。數論其資格。與一務生祇差一級耳。除分信本職外。各項職務。皆當練習。內地局所無襄辦人員。依賴分信生爲臂助。無如薪水太微。奉調他局。除本人膳宿費外。所餘無幾。安能顧家。經管售票。往往虧空公款。亦有分信生。偷竊信內匯票鈔票。未及破案。先行逃逸。致保證人代爲賠償。爲天生一種之敗類也。

驛吏郵夫

大局稱驛吏。小局稱郵夫。薪水極微。責任綦重。數分鐘時。接送輪船火車郵

郵件易致錯誤。難免罰金。常將收發郵件清單。塗改數目。希圖隱蔽。久充是職。常與輪船火車。茶房勾結。夾帶私鹽私土。亦有驛吏郵夫。守候輪船。每乘夜深人靜時。私拆郵袋。圖竊銀錢。郵袋封口。雖有火漆鉛餅。亦可還原。凡作此弊者。有二種方法。(1)仿刻木質。戮可以重封火漆。(2)燒紅熟鐵絲。可以重封鉛餅。

### 投遞稽查

投遞稽查。本由信差推升。欲其破除情面。實事求是。其可得乎。所稽之件。早經通知信差。令其提前先投。兩無妨礙。遇有新來郵差。投遞遲慢。呈報一次。從寬薄罰。不傷感情。

### 信差

信差責任綦重。而薪水極微。人數亦少。各局皆然。在輪軌交通之處。一日投遞數次。大致有名無實。上午只送當日早班快信。及隔宿末班常信。下午則併班統投。偷地段較廣。本人不能走遍。往往倩其子弟分途代送。每逢年節。仍有私索酒錢之陋規。多數小局。未設郵夫。卽飭信差接送輪船火車班郵件。阻礙投遞次數。沿江各局信差。上午除送快信外。常信號信。概置不問。邀集同僚。茶肆閒談。候至下午。併班同送。亦有偷出局中未經銷印函件。私授信櫃。登載表冊。圖沾分潤。街頭信筒。常有未貼郵票之信。附包銅元數枚。信差沒收銅元。祇將信件交出。作欠資例寄發。因寄件人未註姓名住址。以致無從考核。亦有駁揭舊郵票。洗刷油漬。調換新郵票。朦貼信件。勾通分信聽差。加蓋日印。間有偷竊信中物件。證明屬實。按律懲辦。

### 郊外信差

郊外信差。防跑未經通郵處所。身穿號衣。手搖銅鈴。到處收發函件。每日馳行八九十里。勞苦難堪。慮其不到所指地點。須憑該處店戮證實。豈知日久玩生。往往仿刻假戳。藉圖朦蔽。間有收寄信件。中途銷毀。所售郵票。隨貼隨揭。等情。總之路途遙遠。實難攷核。即使察出斥革。一時無人接充。因此各局不甚注意。

### 郵差

完善郵差。千人中難選其一。新雇之人。上差三班後。即不能按表馳行。乃與交接班老郵差勾結。夾帶私鹽私土。甚至自雇夥友數人。攬運客貨。本人肩挑郵袋爲先導。其他夥友分穿號衣號褲。隨班同行。厘局免查。偷漏國稅。陰

雨之日。每以油布遮護客貨。反將郵袋暴露。其中函件。盡行濡濕。商民交怨。各局員役。代辦信櫃。莫不聯合。巡員查段時。互相關切。不得破綻。亦有帶遞函件。任意索資。各段郵差。結成團體。一人斥革。相率告退。一時無人接跑。只得准其要求。改名復充。惟新訂薪水。不能如舊日之優。往往局長暗中津貼。排單鐘點。大半按表推填。代爲包庇。郵差保證書。從無正經店鋪承認。無非豆腐鋪紙作店蓋戮。內地各局。互寄協濟現洋及重值包裹。皆裝郵袋之中。異常危險。尤宜切實整頓。

聽差

聽差。雜役也。本無重責。內地各局。每因人少。諸事依賴聽差。流弊最多。爲害匪淺。專售郵票。往往虧空少數公款。或偷出銅元。暗調銀洋。甚至私開信箱。

燒毀函件。揭票復售。幫封包裹。號信等職。圖竊貴重物件。倘局長取締過嚴。則串同信串郵差。裁贓貽害。可不懼哉。

### 各支局

一等局長。須有郵務官之資格。故洋人居其多數。養尊處優。儼然一小郵務長也。對待郵務員生。如屬員。對待分信以下。如奴隸。二三等局長。及人分局領班。不拘郵務員生。皆可充當。常有侵佔兌洋盈餘之事。因嗜嫖賭。虧空公款者。比比皆是。從前二三等局長。勾結巡員。互相朦蔽。有爲同事傾軋。挽人告發。送官追究。亦有勾結輪軌員役。運販糧食。卒爲厘局查出。致起交涉。更有互寄局各局長。集股販土。獲利頗多。雖爲八九年前之事。至今有能言之者。至於包庇郵差。亂填排單時刻。亦欲鉗制郵差之口。令其不得傳播也。

郵寄代辦所

代辦人薪水式微。無利可獲。不過勾結郵差。藉運貨物而已。排單時刻。按表推填。互相朦蔽。具領章程書。置之不閱。投遞函件。私索酒錢。亦有洗刷舊郵票。作新郵票售貼。朦蓋日期。爲該官局證實懲罰者。或因地處偏僻。郵務不能發達。常將額領郵票。折價兜售。或私託該管局。及鄰局職員代銷。認給同扣。或託鄰鎮店鋪。私設信櫃。代爲接收信件。自給分潤。月終歸算。任意填寫。悉非真數。

信櫃

信櫃分兩種。祇有分潤。不給薪水。各局附近之信櫃。往往迎合信差。由信差偷出該管局未經銷印之信。填表呈報。多沾分潤。郊外信櫃。一名獨立信箱。

往往勾結郵差。藉運貨物。投遞信件。另索酒資。排單時刻。按表推填。一切弊端。與代辦所不相上下。

### 信筒

信筒函件。不能發達。其故有三。距局較遠之處。信差不能接日收寄。未免延誤日期。未經貼票之信。附包銅元數枚。反爲信差吞收。作欠資例發寄。致收信人倍納郵資。已經貼票之信。常爲信差駁票銷毀。郵遞不到。有此三弊。大失信用。不若徑交郵局較爲穩便也。

### 附言

好德前承學友信任。股開本省信局。歷有年矣。近因虧折停業。聊以醫卜爲生涯。因此江湖浪蕩。言論自由。馬氏昆仲。爲僕之姑表弟也。供職蘇皖郵界。



會晤時。往往備述郵務百弊。僕亦樂聞不倦。據云。郵局薪水。極不公平。郵務員生。辦公負責。保證金額。皆無歧異。何以郵務員月支自二十五兩至百餘兩。關平每兩核洋一元五角。按資格遞加十兩。知英文者。五兩。不知英文者。郵務生初進局。八兩十兩不等。按資格遞加。不過二兩。且有郵務員英文程度。反不及郵務生者。郵務員以上。薪水之優。固無待言。郵務生以下。只穀本人膳宿。不克養贍老小。莫怪弊端百出。無法剔除。茲就馬氏昆仲。及他界郵友。口述事實。編輯成書。僕本局外人。不知忌諱。用告郵務華洋執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勿徒在文義中吹毛求疵。漫施笑罵。則幸甚。

# 百弊叢書卷十九

## 教育百弊

窮措大弄狡獪之上海小史

(指嚴)

法界某義務學校校長某專派人在外募捐並先勸人勿吸紙烟勿耽麴藥表面視之固儼然有道之士實則彼非日吸阿芙蓉二兩不可

北浙江路善祥里鄉某年逾弱冠儉樸異常各遊戲場從未涉足而好研究詩詞刻苦辛勤非常人所可比日前忽有潤格發見每字須銀一元人以其無名不之求也乃異想天開私刻諸名家圖章大吹法螺故近來往踵其門者絡繹不絕如學校聲第一期清道人之題眉據云卽鄧大筆

南市王某係某中學學生以學校聲出版爲名在外招徠有陶某與印某兩人被騙至二十餘元之數餘人受其惑者聞尙不尠公共租界學校教員裴某舉止似頗闊綽有知其歷史者謂裴曾於某年騙取某洋貨肆號銀三千元之多重慶路某編譯社日以招聘職員登諸報章又恐人之不信也特借重大名鼎之之某文學家謂爲社內職員收得押櫃頗豐探訪其實則一小石庫門殘書破桌縱橫而已

意在師母

(指嚴)

蘇省某校學生與某婦春風暗度已非一日嗣忽又爲該校某教員垂涎百般獻計而婦乃竟爲某教員佔領矣某生恨之刺骨願終未破面不料某教

員。與。該。婦。愛。情。甚。篤。且。正。擬。續。弦。遂。出。青。蚨。若。干。元。竟。將。該。婦。娶。爲。繼。室。事。爲。某。生。所。悉。益。加。憤。怒。遂。在。校。內。布。散。謠。言。謂。某。教。員。於。某。月。某。日。迎。娶。不。潔。之。婦。爲。妾。人。格。喪。盡。尙。有。種。種。不。堪。入。耳。之。言。及。該。婦。過。門。後。某。生。大。失。所。望。於。是。直。接。與。該。教。員。在。課。堂。大。爲。反。目。該。生。並。當。衆。宣。布。該。教。員。並。無。卒。業。文。憑。濫。竽。斯。席。殊。爲。可。恥。乃。某。教。員。當。時。有。口。莫。辨。越。日。卽。邀。各。班。班。長。於。其。私。宅。述。明。此。中。原。委。並。將。所。在。各。校。卒。業。文。憑。和。盤。托。出。與。各。班。班。長。察。核。而。各。班。班。長。以。某。生。有。意。敗。壞。人。之。名。譽。罪。有。應。得。卽。行。提。出。質。問。並。令。該。生。當。場。書。立。認。罪。字。據。一。紙。簽。押。爲。憑。其。事。始。寢。後。遂。師。生。仍。處。一。堂。相。安。無。事。不。知。尙。有。其。他。枝。節。發。生。否。

### 自由殷鑒

指嚴

松江殷氏女子。幼卽締婚。杭城某姓。子尙未結褵。去歲女肄業滬上。某女校未及一載。而自由結婚之新學說。已深印腦中。時有拆白黨楊某。知女可動。百計誘惑。未幾竟入其彀。僞作家信。致校長。託言父病危。殆急須束裝返里。校長不之察。許之。詎料與楊某密約。作雙宿雙飛計也。越一月。校長見女尙不返校。寄書其家。質問事始大白。未幾杭城某姓離婚之書。亦相隨而至。而女何鴻飛冥冥。其父母日夜痛哭。無如何。一日忽接快函。寄自蘇州某某旅館者。內言女之鑽戒金釧皮襖等。已被楊某騙去。一空。旅館膳宿費約尙有數十元。未付。望大人見信。後火速派人攜款來接。至盼父母得函。卽遣長子某赴蘇迎歸。女以羞憤愧悔。擬卽削髮爲尼。不復再作入世想矣。或曰女僅遭拆白誘騙。未經販賣。猶爲萬幸。其信然歟。

# 百弊叢書卷二十

## 商會百弊

憤公

商會者爲聯絡商務傳達商情之總機關際此商戰時代優者勝劣者敗智者興愚者亡故凡通商要埠及各都會并各地方行政區域設立商會之必要既可以聯絡商人之感情又可以籌謀商業之發展至於商品之調查商產之改良商貨之銷售商價之漲落以及商人之爭執商業之交涉商戰之競爭靡不惟商會之是賴蓋各要埠及各區域之總商會及商會者係遵照農商部所頒之現行商會法所組織而成是一完全之法定機關也各處所設之同鄉會及各種商貨之公所等純由私人組織而成係一變相之商會

亦。卽。私。人。之。集。合。機。關。也。法。定。之。商。會。原。利。於。坐。賈。變。相。之。商。會。原。利。於。行。商。二。者。固。唇。齒。相。依。不。可。偏。廢。於。商。業。上。不。無。裨。益。惟。我。國。爲。一。大。弊。國。法。立。則。弊。生。若。各。處。之。同。鄉。會。及。各。種。之。商。貨。公。所。等。弊。端。頗。多。不。涉。本。問。題。以。內。茲。不。贅。述。至。於。各。處。之。商。會。辦。理。完。善。者。固。多。而。營。私。舞。弊。外。間。嘖。有。煩。言。者。亦。復。不。少。茲。將。該。會。中。所。有。積。弊。錄。下。

(一) 佈置私黨

民國現行商會法第五條。凡設立總商會時。須由該區域內有合會員資格五十人以上。發起組織。設立商會時。須由該區域內有合會員資格三十人以上。發起組織。經官廳核准後。方得設立。乃把持權利者。往往將合格會員。預先佈置私黨。再由各私黨介紹會員。一經投票選舉。則會長也。副會長也。

會董也。特別會董也。無不盡屬於私黨操縱自由。

(二) 結好官廳

商會爲完全之法定機關。其與官廳公文之來往頗多。乃充任該會正副會長者。率多結好官廳。擅作威福。凡官廳有病。商病民之種種政令。亦皆奉命。惟謹。宵長官廳的勢。欲滅自己商人的威風。如此情事。已屢見不鮮。故時人有稱是項商會爲官僚商會。

(三) 排除異己

商會中人員。既由一班私黨所把持。則凡有異己者。則必多方排斥。使之一籌莫展。蓋薰蕕不共器。水火不相容。亦情理所當然。固無足怪。

(四) 顛倒是非



據商會章程所載。凡商會內應設公斷處一所。判斷一切。乃該會內既爲一班私黨所盤踞。凡有臨時發生事件。經該處公斷者。勢必黨同伐異。顛倒是非。專謀私黨之利益。

(五)阿諛外人

阿諛外人一節。在各都會及各行政區域之各商會。與外人鮮有往來。殊無此弊。惟通商各要埠。往往有受外人之運動。如有交涉發生。均聽外人指揮。壓制輿情。甚至所有發出之文電。均由外人主稿。若某某總商會上年請辦賣國賊一電。竟由某國人署稿。交與拍發。及發出後。有人見此電文。純係袒護某國。深爲疑惑。旋按其語文內有清國等語。始悉該電爲某國人署稿。因我國已改爲中華民國。清國之清字。已不適用。惟某國人對於我國常用清

字。竟。流。露。於。電。文。內。斯。足。爲。阿。諛。外。人。之。鐵。證。也。

(六) 限制會員

商會原爲商人之集合機關。凡有會員資格者。應許與入會。以多多爲益。善乃近之商會。間有限制會員。不與介紹。或高定會員年納會費。伸普通商人。雖具有會員資格。亦不願入會。俾是項權利。均由該輩貴族所獨享。而該私黨亦得以縱橫自由。無掣肘之虞。若某某等埠。有平民商會之組織。卽擬打消此貴族制度。此又足爲限制會員之通弊之一證也。

以上六者。係略舉其大者。其他瑣小之弊。頗多。茲不另述。

某會長之私進劣貨

(士諤)

自五四風潮而後。國民憤某國之強暴。決議抵制劣貨。某省城商會會長。獨

懷人棄吾取之特別見解。乘機大進劣貨。爲學界所聞知。派員往查。某會長頓起殺心。將來人十二名。誘進屋中。關閉大門。喝令打手。全數打斃。毀屍滅跡。絕無影蹤。已則避往某權要處。匿居不出。學界雖搜着證據。依法起訴。某會長因有某權要之蔭庇。終得逍遙法外。省城商學界雖羣憤某會長之驕橫。然勢力不敵。終亦無奈之何。

某會長之販米出洋

士諤

某商埠商會會長。以其子在某國洋行做買辦也。於省長禁米出口之日。胆敢私運食米數萬石。裝輪出口。被關吏查獲。扣留議罰。輿論譁然。某會長則假作癡聾。充耳不聞也。夫以省城商會商埠商會規模之宏大。而爲之會長者。都是此種人物。安望商會之有利於商人也。噫。

# 百弊叢書卷二十一

## 公司百弊

## 守險

公司盛行於滿清末季。後則在在舞弊。資本家聞此名詞。畏之如虎也。故今日所謂公司者。除素有名譽根深蒂固之數大公司外。是皆名爲公司。而實非公司。不過合數人之鋪張資本。巧借名目。以施其歛錢手術耳。茲摘錄之。以供社會之研究焉。

(一)招股 公司固非招股不可。或有限。或無限。皆有一定規例。而此輩入手辦法。先定美滿之章程。紅利紅利。必較他公司爲重。賃定高大房屋。屋內器具。必擇紅木抽木之上等材料。以引起人之美觀。究其實在。皆從貫器店

租來。雇用一班招股員。常寓其中。朝夕供給之者。使之招搖於外。并謂發起人已認定若干股。實則除鋪張費用外。不鳴一錢也。迨外面招得幾股。即可任意揮霍。今日設筵。明日開會。凡有地方官紳。借公司名義。屢次東邀。必致難以推却而來。於是公司之名譽始彰。然後對於富商招股。不得不勉允其請。而招股之計得矣。

(二) 註冊 公司定例。必用商標。經部中註冊後。方有信用。而舞弊之發起人。竟敢私印證書。懸於牆壁。而部中每年註冊之公司。不下數千百起。一時焉能覺察。於是於章程上。明目限胆曰。已向農工商部註冊。給有第幾千幾百號證書。資本家決不疑其偽爲。以爲公司有此魄力。不致全無所恃。而認股之心遂決。

(一)押櫃費 既名公司。則用人必多。曰會計科。曰庶務科。種種名目。任意設立。每科必設幾級。某級司事。必納現銀若干元。先行登報。騙取郵票。佯曰招致合格者。則寄以雇員章程。自上至下。多則數十人。合計收取押櫃費數萬元者有之。以致失業者。東湊西借。合成押櫃之數。欣然就業。不料數月後。發起人不知去向。徒呼負負者。比比皆是。

(二)分機關 總公司。必設通商大埠。而又設分公司於內地。內地之人。更不知此中真相。以爲分公司既如此闊大。總公司之資本。必甚充足。兼之營業章程。必日本公司實本幾千幾百萬元。又將分公司地點。羅列於下。而與之交易者。或存款。或貨款。竭意負責。一無疑慮。故一經敗露。連帶者不知幾許人也。

(一)高抬股價 設使初招之股。整股爲五百元。零股爲五十元。不滿一月。無端高抬股價。暗使地方奸商出面。願出六百元買一整股。六十元買一零股。再過半月。又加幾許。資本家以爲此公司營業。必甚發達。他日必有厚利可圖。於是爭相購買。另出新股票。情人轉售。如前日橡皮公司之巨案也。

(一)冒牌 凡關於實業之公司。一味空虛。不能取信於人。乃轉向他廠定織定製物件。幾許用公司牌號發行於外。而售價則較他廠稍廉。人謂此公司出品精良。貨又美備。而他業之往來。自能堅其信用矣。

(一)翻戲 公司翻戲之事。已數見不鮮。何謂公司翻戲。如與錢莊往來。初則存款。後則用款。如某公司之兼做抵押。設使房屋一所。抵銀一萬元。卽僞造三萬元之抵押。僞據轉抵於他人處。得洋二萬元。設使營保險業者。保費

甚廉。而付息極厚。爲之經理者。則佣金非常重大。日後一敗。塗地不知幾倍於前日也。

### 總協理及董事之弊

士 諤

吾國自政變而後。新事業之駭目驚心。令人談虎色變者。厥惟公司乎。夫公司之組織也。集少數之資財。成偉大之事業。聚沙成塔。積少成多。法原至善。奈小股東格於章程。限於資格。一切不能顧問。除交股銀領股票而外。公司之內容如何。進行之程度如何。其蒙昧情狀。與非股東無異也。公司中各事。一經董事會與總協理如何處置耳。總協理曰。股本已經拆完。董事會曰。余等審查過。是實情也。則衆股東雖發萬言之質問。祇當黃狗之撒屁已爾。總協理曰。須添招新股。董事會曰。余等審查過。是當行也。則衆股東雖力行抗



辦。只當貓兒之叫春。已爾。故爲總協理者。祇於創辦公司招人入股時。一識股東之金面。登台演說。娓娓可聽。過此以往。卽狗仗人勢。不認人矣。蓋彼雖入股最多。既有巨大之薪水。又得分外之紅股。拖親帶友。全權在握。實言之。蓋集衆人之資財。供彼一家之揮霍。汽車之費。花酒之費。麻雀撲克之費。無不悉由公司供給。董事會之董事。名爲股東之代表。公司之監督。實則同是大股股東。與總協理一鼻孔出氣。狼狽爲奸。已爾。試問自清光宣以來。興辦之公司。奚啻百數十。成效卓著者。幾家。股東之獲利者。幾人。雖未敢一筆抹殺。說全國之公司。都是如此。然有弊者多。無弊者少。則誠無可諱言。不見公司中重要司員。卽彼之履歷。有一非總協理之親戚者。乎。所謂舅老爺。姑老爺。表老爺者。應有盡有。無一不備。以股東汗血之資。作私人親親之費。卽此

一端已活現其弊竇之巨。更不必檢舉他事矣。嗟嗟。中國公司大都如此。更何望事業之進步也。噫。

### 某某圖書公司

士諤

某大書賈見某書館之以教科書獲利也。豔之。乃揚言某書館雜有外人股份。中國教育權。何可操諸外人之手。吾人宜自辦公司。印行圖書。其實某書館一切事權。悉操中國人手。某大書賈不過借端發言。所謂師出有名耳。未幾而各報之封面。即現有某某圖書公司創辦之宣言。及招股之章程。當某大書賈發起之初。原言股子先儘招書業。俟書業認購後。尙有不足。再招他業之人。並言書業入股者。將來承買公司出品。有特別之利益。時書業商人因某書館章程。優待主顧。不優待同業。均有怨言。故一聞某大書賈之計畫。

無不欣然色喜。及是章程刊布。並無先儘同業之條。他事未辦。先食話言。識者早測其結果矣。某大書賈因某大紳爲人望所屬。拉之入局。使爲傀儡。名則歸紳。利則歸己。隱操實權。而不負責任。計畫固極工也。不意弄巧成拙。蓋某大書賈原欲以極舊之機器鉛字銅模。售於公司。作價又至高。經董事會否決。而大遭失敗。於是宣告脫離關係。然某某圖書公司雖成立。辦理之人都是外行。未及二年而百萬銀元已都拆光完結。持有該公司五元十元股票之小股東。除大呼上當外。固無他法以對付之也。

某某織布工廠

士諤

某學究極工心計。然半生教讀。所入束修極微。雖竭力省儉。積極盤剝。爲數終屬有限。學究妻在布廠中充搖紗之役。月賺工資四五元。於布廠事頗有

一知半解。民國建元。學究忽發雄心。棄青氈而從事實業。擬辦一織布工廠。於是沿門託鉢。日至各門生家游說。各門生難却其情。勉購布廠股票。五十元一百元不等。學究一舉而集三千金。於是購機租屋。織布工廠居然開辦矣。其門生某入股最巨。特薦一向在布廠爲夥者助學究。學究慨然任之爲總主任。一切染工修機經紗各工人。悉託該主任代招。而銀錢出入。則學究一手包辦。不肯假手他人也。辦踰一年。布廠種種秘訣。學究全都學會。於是報告股東。言所集股本。折閱已踰大半。須添招新股。再事進行。並自咎用人不當。檢舉主任種種弊竇。各股東均係執袴。不耐商情瑣細。乃羣以股票贈學究。廠事全不問信。學究於是辭退主任。大權悉操於一人。乃委任老婆爲女工監督。媳婦爲稱紗主任。兒子爲賬務主任。有限公司變成一家私產。打

足精神。營業日形發達。今已渠渠夏屋。面團團作富家翁矣。

某某電燈公司

士 諤

某商者。某鎮之富翁也。自民國建元而後。內地各處。賊盜如毛。於是各鄉邨之紳富。僉徙居城市。以求安寧。某鎮爲水陸要衝。富戶之徙來者尤衆。某商善交際。無不與之深相結納。二年。某商忽有某某電燈公司之新組織。一時入股者。半屬徙居來鎮之鄉邨富戶。未幾而廠屋落成。機器運到。開始營業矣。未幾而添購引擎。兼做打米。然每逢年終結帳。報告總屬虧折。然某商則造房子也。討小老婆也。用錢偏又極闊。各股東恨極。僉以股票跌價出讓。偏又無人顧詞。乃以一折半售於某商。某商既完全買進。乃以十倍之值盤與日本人。某商憑空獲資巨萬。然日人勢力則又伸漲一步矣。

# 百弊叢書卷二十二

## 工廠百弊

誅奸

工廠爲實業之一端。大之足以發展國家。財力小之足以寬格個人。生計故工廠愈多。則國勢盛而民生厚。遠觀歐美。近証東瀛。莫不以振興工業爲要圖。吾國各種工廠。通商巨埠。次第設立。工業前途似有發達希望。固可欣可賀之事也。惟各工廠弊竇甚多。資本家與企業家。受其貽累。殊非淺鮮。記者以平日見聞。并參以友朋所述。筆而出之。俾若輩知所警戒。而辦理工廠者亦可藉以防維。或於實業前途有壞土壤。細流之助乎。

(一) 絲廠 絲爲優美織品。值價頗昂。故廠中上自司員。下至女工。咸思作

弊。例如收繭之時。浮報重量。一年繭市大廠收進數千擔。小廠亦數百擔。以每擔冒出一斤計算。則一次繭市已有百數十斤之多。此司員對於廠中之弊一也。亦有於收繭時與賣戶串通。以中等之貨給以上等之價。事後朋分。此司員對於廠中之弊二也。凡資本雄厚之絲廠。當新繭上市。每派遣司員出發收繭。此等司員遇繭價增漲時。以上日秤進之貨報以下日之收價。若繭價低落。則以下日秤進之貨報以上日收價。此時一切帳目盡握若人之手。無從查察。此司員對於廠中之弊三也。至其對於賣戶亦有種種弊端。如見其人愚懦。或短折秤口。例如明明百斤秤爲九十八斤。而報帳仍作百斤。於是二斤繭價入其私囊矣。或抑低貨色。例如中等之貨。抑作下等之貨。而報帳仍中等。在廠中固未吃虧。而賣戶已受其播弄。當收繭之時。

烘繭亦易舞幣蓋蠶繭有濕有乾廠中定有折衷成色若輩遇乾多濕少則匿其分量遇乾少濕多則預先聲明難照預定成色交貨如是廠中徒受濕繭之虧耗而司員獨享乾繭餘利若夫調絲廠中亦有定例譬如蠶繭一擔得淨絲若干但繭殼厚者出絲較多若輩匿其餘而如例報告設繭殼薄者出絲短少若輩即不任其責更有噴水絲筒內部以純乾者裹於外廠中祇秤分量照預定成色果不短折及逾時絲乾而暗中虧耗矣如在黃霉天氣此等絲質每至變敗廠中受重大之損失誠可恨也

(二) 紗廠 紗廠之盈虧關係於進貨出貨收買子花或花衣爲進貨之重要事務機掟出紗之多寡及棉紗售價之漲落爲出貨重要事務廠中員役之舞弊即在進貨出貨之間例如任進貨職務者與花行勾通無論秤進子



花。或。花。衣。或。夾。雜。細。紗。或。吸。收。水。汽。每。擔。加。重。一。二。斤。難。於。覺。察。廠。中。全。年。進。貨。必。數。萬。擔。此。輩。遂。有。數。萬。斤。之。私。利。至。於。機。旋。出。紗。用。花。衣。若。干。斤。出。紗。若。干。磅。原。有。折。衷。成。例。若。輩。或。藉。口。斷。頭。之。多。而。分。量。短。少。或。託。詞。雜。質。之。多。而。出。數。不。足。實。則。中。間。串。合。管。看。已。隱。沒。若。干。矣。若。夫。棉。紗。賣。出。穀。中。人。作。弊。更。易。遇。紗。價。看。漲。時。串。囑。友。朋。來。廠。定。貨。乘。機。轉。售。他。家。坐。收。盈。餘。之。利。及。紗。價。跌。落。時。又。串。通。定。戶。減。少。定。數。而。暗。收。貼。虧。其。他。機。旋。之。修。換。斷。紗。之。銷。售。若。輩。均。有。幾。成。回。扣。此。等。弊。端。已。視。爲。成。例。不。足。爲。奇。

(二) 布廠 布廠之弊大致與紗廠類似其特別不同者約有三端

(甲) 偷紗 織布廠以棉紗爲大宗用品各廠皆必有積貨多者幾千箱少亦數百箱按日發於機上配用原有存根簿備查但若輩與管機勾通

例如用紗十箱。應成布十機者。乃藉口紗線之粗。遂有折色。或私賣霉壞之紗。混入積貨之內。而以好紗暗中調出。售於他廠。其尤無賴者。竟於堆機中原箱偷出售。賣蓋堆貨既多。查察不易。若輩所以敢胆大妄爲也。

(乙)偷布 布廠偷布之事。時有發生。凡司員等。每偷取原匹。售於店鋪。蓋廠中積貨。往往千數百匹。偷取一二匹。雖有稽查。一時難於察破也。至女工等輩。乘落布時。有偷取一二尺者。有偷取三四尺者。手段異常靈捷。監察者。往往防不及防。

(丙)偷漿 凡織布之經紗。均須上漿。每布一機。用漿麵若干。廠中原有定格。但此等工役。從中必偷取若干。轉售得錢。以飽私橐。

(四)襪廠 襪廠近年始盛。廠中員役。亦不外偷取貨料等事。惟邇來始有

特別情形。蓋織襪之紗。國貨甚少。西洋貨價值較昂。是以從前悉購自東瀛。自五四風潮以後。國人羣起而謀抵制。營襪廠業亦激於一時。義憤宣布贊成。詎事過境遷。忽然反汗。暗中仍舊買進。表面混充國貨。前日松江國此事。而演罷工打店怪劇。在彼宣言目前無國貨可用。非此必至停業。實則英美印度之紗品質尤良。不過價值稍貴耳。雖商人營業獲利爲目的。成本重則利息輕於營業。似乎不利益。要知進本既重。出品之價值亦可增加於營業。絲毫無損。況此事關係國民人格。似此貪利忘仇。豈不畏國人吐罵列邦訕笑耶。雖然近來商界中改頭換面以仇貨爲國貨。奚止襪廠一業。吾書至此不禁擲筆而生無窮之感痛也。

(五) 鐵廠 各廠之弊。僅累及少數人。鐵廠之弊。足以危國。本蓋鐵之一物。

大多數供給國家應用如鐵路也輪船也軍用之槍砲也咸與鐵廠有密切關係是以東西各國鐵廠多歸國有營業鮮有授權於私人吾國昔時視鐵業爲無足重輕雖以山西爲產鐵最富之省未有鐵廠設立自滿清咸同之際上海始設鐵廠繼而山東湖北廣東等省亦次第設立但上海山東廣東非產鐵之區名爲鐵廠實偏重製造軍用品其純粹鍊鐵者首推湖北之漢冶萍工廠詎爲盛宣懷抵押日款不但所出之貨有供給日本應用之義務且該廠主權半歸日本人掌握此乃全國工廠中舞弊之最大者也至各省兵工廠其司員工人等以生鐵熟鐵偷盜私售時時有之但以之與盛宣懷比較竊國竊鈎相差甚巨余故不暇責也

(六)印刷廠 吾國之有印刷廠自戊戌變政始迄今以上海一隅爲最多

其他省會雖或有之不及上海之林立也。廠中舞弊偷紙料偷墨油是其小焉者也。黠者冒充壞坯偷取印書全份亦時有所聞。最巨者竟敢私印偽票前年滬上某大印刷廠有橡皮架上工人朱某與某國人勾通代印中行偽票混用市上數達巨萬迨事發覺某國人逃回本國終未破獲朱某竟因此起家該廠經理人始終如睡鼓中未之知也。

(七)營造廠 營造廠專事建築工程業此者大都資財雄厚之工匠廠中工人水作木作俱備應用材料亦堆積頗多於是廠中人互相串合竊取之以製私貨售脫朋分更有在外兜攬裝修而材料亦從廠中竊取雖灰鈔甄石都係重笨之物若輩亦有偷運之法尤黠者竟敢私刊圖記假冒牌號私自包攬建築工程去年松江某教會蓋造洋房五幢承攬者爲滬上某某營

造廠實則主人並未知之皆其廠中用人所掉搶花也

(八)電燈廠 電燈事業近頗發達凡市面繁盛之處多有電燈廠設立此等電廠表面概稱商辦實際靡不收外人資本所謂總理董事等職不過爲其雇員耳且投資此種事業者以某國人居多如蘇州松江等埠因屢起風潮世人皆知實則浙省嘉湖兩屬蘇省之蘇松太三屬所有商辦電廠類于蘇州松江者尙非少數爲某國人走狗者有葉某石某葉爲某國留學生其妻亦某國人與滬上某某洋行大阪有姻婭之誼深得某國商界信任故葉某所營商業大半有某國人股分至石某與葉某爲同鄉昔在德人所設某某電燈公司爲跑街自驅逐德人以後乃與葉某結合專爲某國人在內地擴廣電燈事業引狼入室媚事仇人此乃工廠中大黑幕也

必遊 滬 攜 上海游覽指南

上海一隅爲全國商埠之冠繁華達於極點而種種社會罪惡由之發生其離奇怪誕不可究詰乃至飲食起居應酬游戲稍或不慎小則損失金錢大則損傷身命是編皆久居滬上之名流所纂述分二十類凡新世界大世界各游戲場之佈景先施永安兩公司之陳列愛儷園半淞園等之勝蹟各大舞台各大旅館之設備以及滬上各大商業發達史著名各工廠公司之歷史并妓院沿革史數十年花國選舉史賭場秘密史其餘名人古蹟無不搜羅完備能使遠方之人閱之足廣見聞旅居之客閱之如得寶筏并附銅版精印新裝百美圖及上海地圖風景畫尤爲特色全書二十萬言洋裝一厚冊實洋六角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七分半

# 百弊叢書卷二十三

## 銀行百弊

士 諤

銀行之組織。與銀號錢莊不同。銀號錢莊。或由一人獨辦。或由數人合資。係屬無限性質。只消號東莊主身家殷實。信用昭著。不需真實資本。即可經營事業。銀行係屬有限性質。例需備足資本。經商部之審定。始許營業。且其營業也。不如莊號之隨便放款。必得實貨抵押。或地產。或棧貨。始肯將銀放出。總之莊號多空做。銀行多實做。謹慎小心。最穩最妥者也。因其章程之嚴密。營業之謹慎。故社會對於銀行之信用。亦較莊號爲堅厚。而孰意銀行之百弊。卽因此社會信用而發生乎。如鈔票之發行也。存款之收入也。押款匯款



之進出也。愈做愈大。愈大而弊亦愈甚。如上海之信成銀行。殖邊銀行。其成績尤彰彰在人耳目。信成之股東。殖邊之存戶。會議也。起訴也。奔走呼號。亦已力竭而聲嘶矣。試問於該銀行之經理。曾能損其毫髮否。衆人皆苦。一人獨甘。舞弊之有益也如此。人亦孰不樂舞弊哉。

鈔票之弊

貨幣爲百物之易中。(嚴幾道譯原富之名詞)鈔票又爲貨幣之易中。一紙風行。百金立致。非信用鈔票。信用銀行也。銀行見社會信既堅。儘力濫發鈔票。有一百萬資廠。不妨發出三百萬四百萬鈔票。甚至發行至六百萬七百萬。於是而一二百萬之銀行。卽能做一二千萬之生意。周轉少有不靈。倒閉現於頃刻。此僅就商辦銀行而言也。若帶爲國家性質者。更能借政府之威

力。禁鈔票之兌現。而又能強迫商民行使。使人民不敢言而敢怒。鈔價日落。百貨飛漲。偏又能假託維持。僞言兌現。使鈔價時漲時落。由六幾折而漲至七幾折。又由七幾折而落至五幾。乘機操縱。獲利無算。此則弊竇中之弊竇。非執有政權者不能也。

### 存款之弊

銀行存款。立法極嚴。有定期者。有非定期者。定期存款。有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一年之分。期限未至。雖差一日二日。不能往提也。昔有人存銀二千於某銀行。因有急需。持摺往提。差定期祇有三日。銀行告以未到期。不能提取。此人甘願犧牲一年利息。要求立即提取。銀行不允也。其立法之嚴如此。卽非定期之存款。提取亦頗不易。因銀行規律。存進時該存戶所簽之字。所蓋

之印。均存貯在行中。提款時又須蓋印簽字。若字樣印式。與存貯在行中之字印。稍有不同。即明知確是本人。亦不肯將款付出。故存戶於存款之後。必須將字樣印式。牢牢記在心頭。不能大意也。總之。銀行中種種手段。不過是防人舞弊。而又確便自己舞弊。彼固可以自由倒閉。自由停止付款也。

旅京中行股東之通告

錄八年七月二日新申報

各省商會各報館各省中國銀行並轉各股東均鑒查現在中國銀行股本共一千二百七十萬元除財政部五百萬官股外所謂商股者不過七百七十萬元又查股東名冊研究系之首惡梁啓超王克敏馮耿光張家璈黃羣湯化龍梁善濟林長民及其他種種花名幾股佔商股五百萬元再查當時研究系之首惡均係一貧如洗何得如此鉅款考其六年該首領等所入之

股均係二折之四川中國銀行鈔票六折之北京中國銀行鈔票以此類推真正有血本之股東不過二百餘萬元耳當六年以教令變更法律之時該首領梁啓超爲財政總長王克敏張家璈爲中國銀行正副總裁當如何潔身自愛整頓國家金融不料該首惡等竟通同舞弊以折扣之鈔票入股至四五百萬元之巨招股之時既不通知舊股東又不通知各省商會壟斷罔利視國庫如私產寡廉鮮恥以銀行爲外府並欲以一手掩遮天下耳目假商股之名行專利之實該行所有十一董事研究系竟占九人之多中國銀行國產耶商產耶不過研究系之私產耳查中國銀行各省鈔票已達一萬二千萬北京鈔票已達數千餘萬共計不下二萬萬元每年以六厘計算當得一千二百萬元利息此次股東總會所報告之營利所得不過五百萬

餘元該兩總裁不是營私便是溺職股東袁道冲據理力爭該銀行當局應如何引咎自責反縱容行員申斥股東諺云出錢買罵真我輩股東之謂也至滬股東有電謂純出安福派所要求蓋欲加入千餘萬京鈔之股本既可攫得中行實權又可壟斷入股之利且可指國家銀行爲彼黨經費來源滬股東不知此種政策研究系首惡已行之兩年有餘六年所加股本研究系占五百萬是否壟斷入股之利董事研究系占九人之多正總裁馮耿光副總裁張家璈皆爲研究系首惡是否攫取中行實權每月由中國銀行津貼研究系鉅款是否爲研究系經費來源果安福派夤用此項政策亦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研究系又何怨哉但安福派人多蠢笨不能賄買上海股東是一種缺憾耳滬股東等既知股東權利抑知二折之四川鈔票

與六折之北京鈔票與十成之現洋鈔票分派利息有何分別滬股東等欲挽回股東權利應羣起攻擊二折之四川鈔票與六折之北京鈔票股東然後真正之現洋股東可以說話矣總而言之首研究系首惡如梁啓超張家璈黃羣等其暴發四百萬之鉅富亦可以優遊泉下不必再行擾亂金融之計畫我股東萬勿輕信奸言現做股東等業經真正調查商股之確數發表真正股東之言論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該研究系罪惡貫盈亦可少安毋躁靜聽股東自決之公斷股東等並已詳細調查該銀行當局之舞弊情形一面向國會請願一面向法庭起訴我真正股東不過二十餘萬股幸勿爲利誘勿爲勢刼與研究系拚命一戰旅京六千四百股股東泣血以告天下股東

右通告宣布時各省股東爲中行則例正與政府交涉故其言是否真確未  
便臆斷本書記此一則亦有聞必錄之義云爾 編者附誌

# 百弊叢書卷廿四

## 錢莊百弊

陸寅

錢鋪之往來繁多。而手續亦甚複雜。各事皆有專職。銀洋進出。則有銀房專管。錢鈔進出。及兌換門零。則有錢房專管。鋪戶及本埠外埠同行之往來賬目。與信扎等件。均歸內賬外賬管理。外埠交易繁盛之地。則必又設一莊客於彼。如上街上市種種之事務。莫不皆有專司其事之人。非經理。卽店東。亦不能參預其事。他人可知。由是積弊叢深。同人中或有知其情事者。而彼輩皆係貫通一氣。互相關照。亦隱而不宣。即使有一二反對之人。白其事於經理之前。而若輩之手段敏捷。其確實證據。頗難捉定。反對之人。辦事時難



免不有錯誤。設有失錯。終必爲該黨排擠而去。故經理欲探知其事實甚難。余亦錢業中之一份子。故知其情甚細。茲舉數端分列於左。

銀房之弊。總司銀房之人。將店款私自挪用。出營他業。或購存各種貨物。希圖壟斷。以取利者。或私自放債取息。以入私囊者。店中之虧空。則有以雙銅元一百十餘枚（與中圓百枚之長相等）外用紙包裏爲一包。紙面加以特別標記。或書某手。或某號。來等字樣。其所書之字。或多一點。或多一鈎。等等之暗記。蓋恐誤與中圓混亂。用出點數。將被他人所識破之。故再用可容四千元之銀箱一只。將此銅元二十餘包。置於箱之底層。又加中圓數十包。於其上（中圓每包百枚。合大洋五十元）濛充中圓四千元。或將紙幣七八張。摺爲一搭。每一十搭。用繩網作一束（紙幣皆係十張摺爲一搭。十搭或

二十搭。又用繩網作一束。作爲二千元。以抵現者。或有。用店款收買。各種有價值。不兌現之紙幣。如北京湖南四川雲南等省之鈔票是也。俟行市高漲時。售出。以圖利者。店中所欠之款。則又將此項所收之紙幣。八九張。加通行之紙幣。一二張。於其上。共摺爲一搭。用以濛充通行之紙幣。十張。以抵現者。設經理稍聞風聲。將事檢查。而彼輩之黨羽衆多。一見經理之行動。稍異。立即改變方法。一面將該項之銅元紙幣。運出一面。另籌他策。或云某錢鋪之上街。適來借去。然所指借銀之錢鋪。必須相距遙遠。及未裝設電話者。方可。蓋使其經理無從詢問也。或將鋪戶初來之銀洋。暫緩收賬。俟經理查畢。他去。再將此款收賬。即使所購之物。貨鈔票。買出時。有所虧蝕。及至年終。實難彌補時。彼又以個人之名義。向同行中之小錢鋪。借開期。一年內借銀。

年外歸還謂之開期。銀洋若干以抵此空。然彼區區之小錢鋪。年終時自身已拮据萬分。豈有銀錢借給他人。實亦借自彼店中。而彼又從中擔保。設如彼需銀洋千元。而該小錢鋪向彼店所借之銀。必爲二千元。除借與彼外。尚有半數可濟急需。如是該小錢鋪又何樂而不爲哉。因此渠等之舞弊。從未有破獲者。問一有之。必累年虧蝕。所欠太鉅。無法敷衍。方得如是耳。

錢房之弊。銀洋之行情。每半日爲一市。日有二市。各地之例不同。或有三市者。余述金陵之事故。照金陵之例而言。名之曰早市晚市。兩句鐘以前。便照早市行情兌換。以後便照晚市行情兌換。名爲兩市。實卽一市。今日之早市卽昨日之晚市。晚市與早市之行情。必稍有漲落。而各錢鋪之兌換進出。臨時皆不轉賬。錢鋪將兌換之數登記賬冊。曰轉賬。必積至十

元或數十元。方行轉賬。大錢鋪則不然。除同行交易外。每日祇轉賬二次。初下晚市時。將上市之賬。一並轉清。至晚間扎賬時。再轉一次。每晚將各零賬歸并一總數。名曰札賬。轉帳札賬。均歸錢房一人獨掌。而弊端卽由此而生。例如早市大洋一元。可兌錢一千三百六十文。晚市跌落。每元祇兌錢一千三百五十五文。該錢房卽將早市兌出之錢。多轉數十元。在晚市兌出之錢數內。減少數十元。或將早市兌進之錢。少轉。晚市兌進之錢。多轉。如遇晚市較早市漲高。則將早市兌進之錢數增多。晚市兌進之錢數減少。或將早市兌出之錢數減少。晚市兌出之錢數增多。如斯。每日兌換之數。雖不見少去。而兩市進出之錢數。比較實可另餘錢一二百文。彼卽將此項之另餘取之。以入私囊。若早晚市之漲落。過高時。尙不止此。然亦有不相上下者。

總之每日平均可得錢百數十文。再錢鋪收用各種次洋，卽銚邊（銀洋之外邊銚去一圈）藥水（用藥水提輕者）雜洋（不通行之外省銀洋）等是也。必毛色數十文（卽少換數十文）或百餘文不等。彼又將毛色之錢數減少，或將收進之次洋數減少。統計每日亦可得錢一百數十文。又錢鋪兌換銀洋，每元賺錢三文或五文不同。然大錢鋪皆係每元三文一進一出，可得六文。彼又將進出之數皆減去二三十元，又可得錢八九十文。各錢鋪之進出，每日多則二三元，至少亦有千元。故雖減去數十元，並不覺意。每日三項可得錢四百文，少則三百餘文。月可得錢十千，又不慮其虧蝕。故此職實較銀房爲美。

外賬之弊 外賬之舞弊較他職爲難，非一人所可辦到，必須連絡銀房及

外埠之莊客。或外埠有往來錢鋪之外賬。然又須往來存欠。皆不認息之錢。鋪方可。然彼等皆係同病相憐。故欲連絡之。頗易。甚有雙方並不識面而感情融厚無比者。其舞弊無非私用店款。另圖他業。銀房之弊內已見一斑。無庸再贅。其彌補之術。則將該項之欠款列入外埠往來之錢鋪。或莊客冊內。其所以連絡銀房之故。因取銀須由銀房經手。若不與之連絡。行事時必多掣肘。而連絡之方法。非空言所能必許之。以利益經營得利時。則與彼十分之二三虧耗。彼則不問。亦不取利。然有往來之同行。每半月或一月。必將期內之往來帳目抄一清單。寄交彼方。以資核對。故屆月底或月半時。此方之外帳。必預將此方之虛帳（卽此外帳所欠之款）抄一清單。用私函寄交彼方之外帳。彼卽照此虛帳加入實帳。共抄一單。備一號信（卽用本店字號

名義之信函)並加蓋圖記寄至此方以蔽此方經理之耳目另將彼方之虛帳再抄一清單用私函寄交此方之外帳此方外帳亦照彼之虛帳加入實帳并抄一單加蓋圖記亦用號信寄之與彼再濛彼方之經理以上皆係將欠款付入外埠錢鋪冊內之措置若付入莊客帳內之手續較此爲簡祇須將虛帳預抄一單寄與外埠之莊客彼即照實帳加入此項之虛帳共抄一單寄回此處可無庸再抄單與彼惟經營所得之利益須與之對分設經理向該莊客取討此經該莊客即在彼埠等款寄回籌款所認之息金亦須對認一俟用出之款取回即行收入彼方之帳冊一面用私函通知彼方之外帳或莊客如所購之貨物有所虧蝕及至年終雙方帳目將屆結清無從假借之時亦惟有借外債以抵此虧空而已

莊客之弊。莊客之設立。所以總司該埠之進出交易。及匯划等事之用。每日必將該埠之行市情形。函告本店。而本店亦將本埠之行情。告知於彼。若本埠之行市高漲。而彼莊客所居地之行市。較本埠爲小。則可致函命其向彼方之同行。收買各件。（指英洋龍洋小洋等言。間有錢鋪兼收股票債票等類者。或命其收買股票債票亦有之。）惟須限定價目。最多何價爲止。如該埠之行市。較本埠爲大。命其賣出。亦無不可。然莊客居該埠。既久。其行市之漲落。不無略有把握。如店中來函。命其收買龍洋若干。彼則審視該埠之情形。度知來日行市之漲落。如欲漲高時。彼即當日收下。若來日果漲。彼回復店中之函。必云。下午方接來函時。已下市。（無論各埠錢業。皆有一公議行市之地。或名公會。或公所。或錢業商會。同行之交易。皆在此處做定。每日



止一二小時交易做畢，即謂之下市。行市亦此時議定，同行之交易若過此，則須待次日。祇得次日收進，如來日不漲，反落則復函必改爲上午接讀。來函當即照辦云云。然收買銀洋每次多則數萬，至少亦有三四千元。若兩日之行市相差一厘，則萬元可得銀十兩，或本店所居之埠行市較該埠爲高，彼即預進數千元，或一二萬元，以待一俟店中有信，命其收買，彼即大施其手段。於初上市時，在同行中極力鼓吹云：今有急需，須收龍洋數萬，使各人聞之，皆壙斷居奇。及至開盤時，彼又疾呼收買龍洋數萬，而各號之上市者，早知其有用場，皆故作無貨待，其增價彼見無人肯賣，始則加價一二毫，逐漸增加，竟加至一厘外，方有一二少數者賣出，祇數千元而已。彼收此數千元後，見無人再賣，並不再爲加價，亦即停收。然各人料其初收時之態度。

何等急迫。必係要需。諒非不收。可以了事。今日雖已停收。明日必仍再收。孰知其已收足。故雖停收。行市必不因此而低落。彼卽一面將舊存之洋湊足。其數寄往本店。一面仍現不敷之象。次日上市時。先將某號收進。某號售出。訊清將收進之人。引至僻靜。向彼措辭云。昨日所收之龍洋。余將店中限價記錯一厘。致所收之洋價已超過限外。惟有自認虧折。今日隨市。無論行市漲落。概照今日之市做定。謂之隨市。轉賣與君。望勿向他人言之。致被其恥笑。其人聞此言。必代嚴守秘密。深信其爲實。衷無疑。彼則逐一賣出。至數萬而止。又向各賣出之人。逐一收進。與所買出之數相等。而止。而賣出之人。度其昨日之情形。知其必難不收。必要求其加價。若干。彼則應之以如可。抬高無不從命。賣出之人。亦信其昨日之言。並非虛謬。故下次仍可施其故。

技。彼。賣。出。之。人。至。開。時。必。極。力。將。行。市。抬。高。而。彼。本。店。之。經。理。見。次。日。之。行。情。較。收。進。日。之。行。情。愈。高。尙。以。爲。其。人。之。經。驗。富。足。以。致。信。用。愈。堅。上。述。專。指。有。市。價。者。而。言。若。無。一。定。市。價。者。彼。更。易。於。取。利。如。命。其。收。賞。次。洋。彼。收。進。時。每。元。毛。色。三。分。告。店。內。則。云。每。元。毛。色。二。分。七。八。厘。每。千。元。又。可。從。中。得。二。三。元。之。利。而。經。理。與。之。相。距。甚。遠。難。以。察。知。其。情。故。其。舞。弊。甚。易。

上街之弊 上街之職專司外間各處同行之交易。如收買他號之銀洋銅元等。則須上街者至該號檢看取回。間有鋪戶之往來較大者。所上之銀洋銅元不自送來。使上街者去取亦有之。然上街者在外間時。遇有特別之交易。即次洋雜角外省鈔票等。無一定之行市者是也。有自由做定之權。限弊即在此。祇做銀洋交易者。其弊尙輕。若兼收各種股票公債者。其弊更重。

緣。做。銀。洋。者。有。市。者。無。弊。可。舞。而。無。市。者。之。交。易。又。甚。小。非。若。股。票。債。票。之。  
交。易。廣。大。動。輒。數。萬。少。亦。有。一。二。千。元。雖。有。行。市。又。無。劃。一。進。出。故。其。舞。弊。  
易。而。且。大。做。銀。洋。交。易。之。上。銜。視。在。外。收。進。次。洋。時。毛。色。之。多。寡。其。利。益。即。  
隨。之。而。增。減。如。收。進。次。洋。每。元。毛。色。六。七。十。文。則。其。利。益。至。少。可。得。三。十。文。  
因。其。與。店。中。每。元。如。毛。色。三。十。文。即。不。爲。少。每。日。如。可。收。次。洋。十。數。元。即。可。  
得。錢。三。四。百。文。之。多。惟。此。項。次。洋。須。收。自。素。無。往。來。之。鋪。戶。庶。使。他。人。無。從。  
詢。問。若。外。人。持。次。洋。來。兌。其。店。中。開。口。必。要。毛。色。百。文。少。亦。須。八。九。十。文。不。  
知。者。皆。以。爲。錢。鋪。中。從。無。二。價。之。例。惟。有。照。數。貼。水。而。已。若。知。上。街。者。收。進。  
次。洋。毛。色。之。輕。店。中。毛。色。之。重。勢。將。棄。輕。就。重。故。人。皆。樂。用。與。上。街。者。推。其。  
故。蓋。因。店。中。收。進。由。錢。房。經。手。彼。亦。從。中。取。利。而。較。上。街。者。尤。多。彼。實。不。知。

上。街。者。之。毛。色。較。彼。爲。少。故。也。若。兼。收。股。票。債。票。者。每。遇。外。間。有。交。易。無。論。如。何。始。終。皆。由。一。人。經。手。他。人。則。不。能。過。問。即。使。經。理。向。彼。詢。問。收。票。人。之。姓。名。住。址。彼。必。百。般。支。吾。從。不。肯。明。白。示。人。然。其。中。實。有。不。得。已。之。苦。衷。緣。經。理。擇。同。人。視。彼。有。主。顧。之。多。寡。定。俸。金。之。厚。薄。若。盡。以。告。人。則。彼。所。有。之。主。顧。他。人。亦。可。去。做。其。經。理。將。不。復。倚。重。於。彼。見。其。俸。金。浩。大。必。思。減。去。之。策。然。俸。金。只。有。增。多。從。無。減。少。之。理。終。必。將。其。辭。去。故。甲。做。之。交。易。乙。不。得。窺。其。內。容。竟。明。目。張。胆。以。舞。其。弊。一。有。交。易。彼。必。抽。千。分。之。三。四。以。入。私。囊。因。是。積。久。成。例。不。以。爲。然。故。進。款。較。做。銀。洋。交。易。者。爲。大。

以上諸端謹就余之所知而言其他弊端甚多非余所知不敢妄言。



王鈇根先生編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 百弊叢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百弊叢書卷二十五

## 貸款百弊

守險

貸款者以金錢權子母而已。社會中應得之利益也。不知盤剝刻削。出人意料之外。諺云。冷在風裏。窮在債裏。此爲古人極有經驗之語。如今日政府中。左支右絀。仰屋興嗟。皆由於抵押殆盡。生利幾絕。則私立條約之外債。有以致之也。此姑讓諸外交百弊。無容貸款中贅述。茲以社會間普通作弊情形。臚列於下。

(一)借債放 此爲一種新奇營業。無論男女均有之。設使有一資本家。出洋一萬元。專恃利息度日。而借債放者。向之總借數千元。息爲八厘或一分。



以之轉放零戶。盤剝重利。少則四五分。多則加一不等。視用戶之緩急。以定輕重。每月每年之入。過於資本家數倍也。其手段最辣者。爲一班女放債。如走梳頭賣婆等類。非獨息重爲世所罕聞。而必騙取其衣飾作抵。限期又非常緊促。過期不贖。則十不得一之物。皆爲之沒收也。

(二)死期票 死期票者。非債務人之死期也。個中人謂之興隆票。設有不肖子弟。家產盡掌於父手。無從攫取金錢。以供其揮霍。乃一般放債者。鑒其父年已老。風中殘燭。不久人世。願出資本貸之。逼其出立父故票。據十年或五年之重利。包括於內。及期不死。則加利另換票據。如與不肖子同襲遺產。或者有一種姨太太。專事奢華。而限於夫定之月規。不敷應用。如夫已年老。則出夫故票。如夫年尙輕。則出另嫁票。奇離恍惚。直不可思議也。

(一)放鄉賬 江浙間有一班放鄉賬者。其心之毒。言之令人髮指。有所謂(加一錢)(轉斗米)(梢叶)(梢米)等名目。無非盤剝鄉農。不盡其產不止也。何謂加一錢。該地鄉農家家養蠶。當收子時。檢取田單地契。向放債者押洋十元。或念元。至繅絲時。出一利息。連本還清。如蠶信不熟。無力償還者。則沒收其田地。何謂轉斗米。名謂米而實非米也。當播種時。借洋三四元。作米二石。及收穫之際。加一者作一石。一斗計算。加二者作一石二斗計算。如糴米市價五元。而還者連利必償六元也。何謂梢叶。年關當前。鄉農借貸無門。乃以明春地上之桑叶預賣。每擔祇值小洋數角。及飼蠶時。由債權人上地採扎。雇戶販賣。甚至每擔值洋四五元者有之。何謂梢米。於春季青黃不接之際。即賣冬季糴米。每石不過兩元左右。及登場後。市價雖低。約在四元

以上惟磨磨之際。必將梢米先行斛出。否則如狼如虎之放債人來。設無預備。卽農具雞鴨豬羊。皆可代價。故農夫一入放債人之門。終歲勞筋骨絞血汗所得之資。皆作供默利息之用。貧乏者甚至賣田產鬻子女。以償其值也。

(一)包討債 包討債。有上等下等之別。上等者。如律師等類。款項必數千元數百元。非和平辦法限期拔還。卽涉訟押繳是也。下等者。爲一般無賴子弟。偌呼破靴黨。放債人依之如長城也。平日間茶資飯資。略事供給。至有事時。一呼卽至。或則扭髮扯衣。或則拋磚擲瓦。債務人無論何等頑疲。必達其目的而已。然事前先言明酬勞。視債務之優劣。以定三成或四成也。

(二)塗改票據 此爲近來放債人之新事業。發現於蘇申間者。已數見不鮮。借債必先立票據爲憑。其票之若何寫法。地紙之若何式樣。均由債權人

主使及到手後。乃以數目塗改。與債務人之提出者。字形畢肖。迨爭執之際。卽旁觀者。亦必硬派債務人誤記。仍照票據之數賠還。故立票時。數目之字。切弗離隔分毫。以防加填字目。又弗懶寫普通字樣（如一必寫壹）以防塗改。摹畫驟觀之事。若細微而關係實重大也。

（一）放印錢 放印錢一名印子錢。利息之重。令人驚絕。流行之地點亦甚廣。大都流氓軍犯一流人物。積得造孽錢幾許。而作此害人生涯也。試分甲乙丙三種言之。（甲種）債權人放出之總額。有達一二萬金之巨者。然每戶不過四五十元。蓋以利息太重。借本過多。恐其不勝擔負。故有此制限也。此種之債務人。其大多數爲小商店。及開堂子之捐洋錢者。或遭意外。或遇急需。不得不出此下策。成交之時。必先扣去九五。此名跑街錢。一名草鞋錢。設

使借洋五十元。祇有四十七元五角到手。立一手摺。限五日一次。還洋五元。以兩月本利還清。却得六十元。放印錢者。雇有跑街幾人。逐日挨戶收取。收得之錢。卽在摺上蓋一印子。故有是名（乙種）債務人爲小賣買及小工拉車者流。此輩奔呼所得之資。祇可苦度一日。若連朝雨雪。或染病多時。不得不借此濟急。而放印錢者。鑒其營業之大小。自一元至五元爲止。或二日或三日一收。以分別其有家無家耳。此種利息。則較甲種更大矣（丙種）放出之錢。至多不過千文。例必日日據還。如借千文者。現扣（草鞋錢）五十文。每日則還七十文。一月清訖。計二千一百文。連利同拔。其息之大。無從計算也。而放債人每於老虎灶爲辦事機關。或收或放。日有定時。有逾時不至者。則飭癩三四處尋覓。而放債人與放債人聯絡一氣。消息靈通。兼有債務人討

好於債權人之前。爲之報告避匿之地。故一索而卽得也。既得之後。乃挾之至老虎灶。先挖取其囊。謂之（抄龍口）不足。迫令其身上衣服。或當或賣。再不足。更令其向人苦借。如不聽命。則拳足交加。或拘留。或吊打。以爲懲一儆百之計。嗚呼。慘矣。

事之至困苦者。莫如貸款。境之至可憐者。莫如貸款。因其處境之可憐。作事之困苦。乃不得不略情尙智。出於作弊一途。以求速達其貸款之目的。事誠可恨。情亦堪原。已有因婚喪急事而貸款。有因擴張營業而貸款。有因周轉不靈而貸款。至貸款之方法。有以至甜之言辭。至厚之利息。至近之期限。而誘人者。有藉地位勢焰而使人不敢不貸者。有假戚誼親情而使人不忍不貸者。有以僞單假契向人作抵者。有捏稱不日將有大款匯到。目前接濟不

及向人暫移者。有以一產而連抵二三處者。逮款一貸到。則償還之期。竟類泥牛之入海。此俗語所以有坐着借債。跪着索債之言也。因貸款之有弊。而貸款愈難。因貸款之艱難。而弊更百出。世風日下。吾末如何。緣錄舊聞。聊垂殷鑒。

貴介之貸款新法

某道尹之弟某甲。爲子完姻。吉期已迫。缺款尙巨。正在無法張羅。適乃兄新簡近省道尹。消息傳來。鄰里均彈冠相慶。有葭莩之誼者。更爭先恐後。以求攀附。某甲之冷落門庭。頓時臣門如市。時有表親某乙。家擁厚資。慳吝成性。平時一錢如命。至是竟備禮買舟。專誠來謁。甲殷勤晉接。談吐間。乙隱露己意。言願謀一縣警佐缺。甘心破費運動費五六百金。甲乃迎機而進。曰。此大

易事不必煩家。兄弟亦極易爲力。省署某君。省長心腹。與弟交甚莫逆。兄開一履歷來。一封信去。不出十日。總有消息。然運動一節。弟却極不贊成。士君子出身之始。先以賄進。其餘更何足觀。兄苟從事運動。弟也謹謝不敏。請兄另謀門路矣。乙大感動。重託而別。越數日。甲以省署友人覆信。郵寄於乙。言令親事得。便即當進言。爾我交情。君之戚。即我之戚等語。乙乃回函感激道謝。甲即專舟訪乙。請吃喜酒。隨言此番喜事。某君允還之款。竟未匯下。心頗焦灼。賤性素又介介。輕易又不肯向人張口。乙不待辭畢。即詢需款幾許。甲曰。數固不巨。三四百金足矣。且此亦不過爲備而不用之計。友款一朝匯到。即可無需乎此。乙即以四百金自任。甲欲送抵押契單。乙力却不受。於是一錢如命之某乙。竟情情願願。以四百金貸於甲矣。事後。警佐之缺絕望。乙乃



大呼上當。登門逼索。然石子磨油。終屬難事。聞索回者。祇三分之一有強耳。蓋甲友雖在省署。未握重權。筆札往來。不過姑妄言之。姑聽之。甲深知友性極喜吹牛。故特以此必不可行之事託之也。

### 商人之貸款新法

富翁黃某以盤剝鄉愚起家。積貲巨萬。從不肯空言貸人。人欲貸其款者。須先以不動產單據作抵押品。田須肥沃。產須自有。必先經黃之審查。確實可靠。始能談及貸款兩字。蓋此老於貸款之初。已爲收沒抵品之預備。心計之工。莫可及也。翁住鄉間。每間日一進城。躬市油酒食品諸物。某醃臘鋪者。翁之行轅也。每入城。必往暫坐。鋪主知翁性喜貪小利。故每遇翁來。市物價必較衆爲賤。且時時留翁便飯。一日。翁收回得母金四百元。以時晏。未敢攜回。

鄉。暫寄鋪主處。鋪主曰。本店適有要需。翁如不用。暫借十天。當謹奉子金一月也。翁勉允之。心頗惴惴。未滿十日。鋪主卽以銀元四百。子金六元。親送至翁家。由是鋪主與翁時有往來。子母兩清。限期不誤。信用極昭著。漸借漸大。至年終而翁款之貸於鋪主者數逾四千。除夕前四日。黃翁來城收款。鋪主極力周旋。春風滿面曰。託翁洪福。今年小店頗獲薄利。尊款預備久矣。緣年終俗務纏身。未能親送到府。可否乞翁自己帶了去。翁允稱不妨。鋪主卽喚學生上樓取洋。須臾取下。連走四五次。約二千餘元。鋪主審視一過。大呼誤矣。誤矣。此六千元款。余預備解上海莊款者。何得誤取。令仍搬上樓去。另將東廂之四千二百六十四元。分次搬下。學生允諾。旣而鋪主又大聲斥學生。汝輩於吃飯外。更能辦何事。此五千七百元。余將付上行者。東廂靠內之四

千元。則同行某家向余商借者。預備後却未曾來取去。靠外之四千二百六十四元。用黃紙封包者。始是黃翁之款。如是糊塗。何能幹事。黃見鋪主銀洋極多。又見學生搬上取下。己不勝其懣。不覺曰。此款余亦無用。存在寶號。不必收回也。鋪主曰。論地方之不靖。扁舟載重。費果覺可危。但小號稍有盈餘。刻下無須客款。然而命出吾公。礙難違拗。只得暫代寄存。一過新年。即當奉還尊堂。黃放心而回。不意新年入城。而此醃臘鋪已閉歇矣。始知去年之作。用全是空城計也。

# 百弊叢書卷二十六

## 股票百弊

股票之弊。共有三端。其一託名創辦實業。組織公司。朦朧請官廳之告示。大印有限之股票。大則每股百元。小或五元十元。到處招搖。逢人勸購。究其實在根源。完全差無故實。此種滑頭公司。騙錢股票。弊端之一也。其二實業居然是實業。公司居然是公司。基礎既十分之堅厚。場面又闊綽而非凡。聲譽卓然。股票日漲。市面上羣欲買進。交易處故意居奇。于是原值百元者。至是而百二十。百三十。甚至百五十百八十焉。就有奸商私印偽票。魚目混珠。行險徼倖。如近日偽公債票案之屢屢發現。此種偽造真票。混亂市場。弊端之二

也。其三則股票並非偽造。公司亦頗實在。既不同乎第一類之滑頭。亦有異于第二類之假冒。惟因營業不甚發達。聲譽極爲平常。凡有該項股票者。都願賣出。不願買進。以致票價一落千丈。于是存積此種股票者。不得不窮思極想。百出鬼計。以圖萬一之僥倖。亦有交易處虛做市面。故起風潮。以冀動人觀聽。買進賣出。一起一落。操縱市面。收放金融。如前年之橡皮股票風潮。卽屬於此類者。弊端之三也。吾獨不解歐美各種政治。各種實業。在歐美各邦。持爲興國之利器者。一旦移植中國。則利益鮮見。弊害叢生。豈中國人天性。獨富於作弊要素乎。卽如上所述三弊。第一第二兩端。謹飭者就得自爲防範。若其第三端。則鬼蜮技倆。一日而數變。其狀態。卽善於自守者。亦難保不入其圈套。人情鬼域。世路崎嶇。言及股票百弊。吾心不禁惕然矣。

## 重價收買大宗股票一

士 譯

諸君。作者卽上當之一人也。四年前。作者在某書局擔任編輯。同事者百有餘人。惟鄰座某生最爲莫逆。某生少年倜儻。舉動備極漂亮。一日。某生謂作者曰。知君廣交於商界。尤多相識。今有一事相煩。若成。爾我亦少有利焉。作者詢以何事。生曰。有人備足巨資。欲收買鐵路股票。愈多愈妙。惟祇要蘇浙兩路。他票不要也。詢其要收買多少。曰。四十萬股。且曰。爾我每股。可提回佣金兩元。四十萬股之佣金計共八十萬元。二人對分。人各四十萬也。作者曰。上海股票公司。頗不少。專做股票出入。此公既欲收買大宗股票。何故舍易求難。不去問股票公司。而及謀諸吾儕也。某生曰。君知收買者如何人乎。極峯之長君。因虧公款過巨。欲以股票爲彌補。蓋以九十一二元購入票面百

元之股票。即能作百元抵用。然事須秘密。若直向股票公司交易。不鬧得通。國皆乎。于事實上多有未便。總之大利所在。人自爭趨。我因與君交好。特以此相煩。作者本一窮措大。聞此大利。心花怒放矣。投筆而起。趾高氣揚。幾類狂易。于是四出訪友。搜求股票。日耗車資幾踰三元。首至友人周君處。問計周固開設股票公司。而爲該業之領袖者。以好言提醒作者曰。君受人圈套矣。天下決無此事也。股票之爲物。非若布帛粟椒之有人蘆藏也。一朝要買入。如是大宗。向何處買去。市面上每日交易。不過此欲賣出。彼欲買入。吾業核其出入之數而定一市價耳。且此君口稱收買大宗股票。其銀存在何處。君知之乎。作者曰。此一節我已問過。渠言存在外國銀行。只要有貨。即可銀貨兩交。要匯豐。即簽匯豐支票。要正金道勝。也是如此辦理。且此友係同事。

人極儻。不必過慮。周曰。或者君友亦在圈套中。未可知也。作者當時利慾熏心。何肯受人規勸。四出張羅。竭力從事。某生又日日催促。作者更弄得茶飯無心坐臥不甯矣。最後向一捐客處。說定浙路證券一千股。談定每一票洋八十五元。此捐客係交易者手。卻要作者先付十元作定洋。如券到銀無定洋全數罰掉。作者卽行墊付。一面叫某生知照前途。約本日三點鐘銀貨兩交。私心自慰。大財雖未獲。小財却已在目前矣。每股二元。千股卽有千元。兩人均派。亦得五百金也。未幾。捐客攜票至。又未幾。而買主之代表至。出票審視。代表忽言。此票不合式。我所欲者股票。此乃證券。非股票。不要。捐客曰。自鐵路收歸國有而後。股票悉易證券。證券卽是股票。代表曰。我不知道。我只要是股票。一場蠻爭。各自散局。於是而作者之發財穩瓶碎矣。



重價收買大宗股票二

士 諤

捐客告余曰。此事我在二年前亦曾遇着過。時上海某大商董聲言。願出高價收買某項股票。我亦竭力謀幹。知南京某大姓。藏此項股票不少。意欲向之捐下。而又恐某大商董之變卦也。乃先往謁大商董。訂明股票若干數。每股價若干元。貨到收貨付銀。始往南京見某大姓。某大姓必欲以銀作抵。纔肯付出。於是以重利向錢莊借銀。送入某大姓。取出股票。以爲荊州穩取矣。不意運到上海。某大商董言。汝來晚一日。余股票已經收足。不需矣。此一往返。我之損失十倍於君也。蓋此輩手中藏有此項股票。欲出售而難得善價。於是挖空心思。作弄吾輩窮人。使吾輩爲之奔走。爲之叫號。此輩一俟吾輩之叫號。稍有效力。市面稍有震動。票價稍漲。卽已全數出脫。獲利不淺矣。吃

回虧學回乖。願君以後再勿爲此輩利用也。

## 京劇考證百齣

凡觀劇不知劇中情節枯燥無味劉豁公熊文通兩君善編名劇爲滬上各界推重此書係兩君合著都一百齣新選劇本如汪笑儂之馬前潑水梅蘭芳之嫦娥奔月歐陽予倩之晴雯補裘等俱係名家傑作對於劇中情節都能原原本本一一道出更附京劇畫一百種尤爲特色洵顧曲者不可不備之書也洋裝一冊實洋三角

# 百弊叢書卷二十七

## 買辦百弊

上海一買辦世界也。每當夕陽西下。電火乍明之候。洋場十里中。汽車鳴鳴。往來馳逐。大出風頭者。非買辦之姨太太。卽買辦之女公子也。遇有集會結社。籌某省之賑濟。爲某項之善舉。有方袍闊服。蹣跚而蒞止者。非某銀行之大買辦。卽某洋行之康白度也。甚至花酒之場。無買辦不歡。撲克之戲。非買辦不闊。總之上海社會。凡有言言買辦。凡有視視買辦。租界中之華人勢力。惟彼買辦爲最大。嗟彼買辦。果憑何種資格。藉何種能力。而造成如許之勢力耶。內地富翁。震驚於買辦之勢。欲渴慕艷羨。甘願犧牲巨款。以求一過買

辦之癮者。一年中不知若而人也。噫。買辦不過一洋商傭人耳。彼在洋行中。絕無自由意思。可以操縱收放。貨品之出入。價值之低昂。一唯洋商之命是聽。而在社會中。已有如許勢力。彼果何由而得此哉。曰。惟作弊而已矣。買辦之弊。作於華商方面者。十之七八。作於洋商方面者。十祇二三。以洋商章程細密。買辦雖智。無從而使其技也。據吾所聞。聊錄於下。

取引所之買辦

浙人某甲。本爲洋紗號夥友。月入二十餘元。一中缺夥計也。自春間謀得日商取引所買辦後。不半年而擁貲二萬矣。叩其發財之法。甲笑曰。做買辦安有不發財。出入例取回佣。無論矣。卽以棉紗論。一日中有兩三個市面。總有稍大稍小之分。客人買入千包。買辦則揀最小之價買進。而以最大之價向

客人結賬。如係賣出。則揀最大之價賣於洋行。而以最小之價。向客人結帳。每日出入萬數千包。一出入間。叨惠不淺矣。再有銀子一項。洋人今日交出。不妨略緩三四天。解付前途。則此三四天之拆息。又入買辦腰包矣。出入既大。賺錢自易。做買辦安有不發財哉。甲之言如此。買辦之弊可知已。

### 外國銀行之買辦

外國銀行買辦。爲買辦界中之最闊者。其起居服用。遠非他買辦所能企及。北京外國銀行買辦。大半與政界要人相結納。麻雀撲克之進出。動踰萬金。吾國亡國政策。所謂某某借款。某某礦約。無不有外國銀行買辦。爲之奔走。爲之媒介。故某買辦竟由買辦出身。一躍而爲某部總長。居然國務大臣矣。此等買辦。實可稱之爲賣國大掮客。其所得之佣金。誠難以恆河沙數計也。

餘如大洋行買辦。其勢力亦頗不小。最近之飛機借款。潛艇借款。不有此輩。何能成功。此輩大買辦之作弊。與小買辦之專事剝削客人。雖不可同年而語。然於外人有利無害。則相同也。小買辦病商而不能病國。大買辦病國而兼可病民。昊天不弔。降此鞠凶。吾其奈此買辦何。

# 百弊叢書卷二十八

## 捐客百弊

守險

捐客者。全無資本之人。深具營業知識。專代人買賣之名稱。分流動固定兩種。何謂流動。無一定機關。空向行號捐取貨物。四出奔走。對成主顧而賺佣金。無存積貨物者也。何謂固定。有一定之商店。商店之中貨物。均由大行號捐取而來。如久無主顧。可向原號退還者也。然固定之捐客。往往由流動而逐漸進步。否則信用不著。大行號誰肯空手放貨。而作無資本之營業耶。資格愈老。弊竇愈多。茲假定甲爲流動。乙爲固定。試分別言之。

(甲)藏盤 譬如有貨數十件。無一定之市價。或有一定之市價。而行中急



欲脫貨。以博取現金。不得不覓捐客四處兜售。而捐客已向某某等號訂定。每件五十元。乃回報行中。每件祇四十元。行中以為如此賤價。必不願出。捐客再四商確。堅約出貨人至茶會。果有買貨人在。即指示之曰。此某號經理也。彼某號執事也。對面成交。想無一毫私弊矣。而各買貨人初則仍以四十元定價。經捐客一再牽盤。然後加至四十五元。出貨人視此情形。想萬不能再加。允之而去。不知所謂經理者執事者。皆捐客串通來也。

(甲)搶價 貨物市價之漲落。早晚不同。甚至一日之間。數次報告行情者。有之。譬如火油之價。今日每箱為三兩五錢。茶會上之業此者。無人不知。至午後。忽來一電。無端大跌。祇存三兩二錢。捐客於行中遽得此信。即至離行較遠之商店。竭力對貨。說得天花亂墜。定能看漲情形。問諸價目。則曰。有大

市在人人知之。非我一人所能漲落也。該商店消息遲滯。明知今日之市價而故問之也。遂與之成交。一百箱。簽定貨單。無可更改。不知已入彀中矣。翌日向之爭執。彼亦不任其咎。必謂價之漲落。固無一定市價。特有幸有不幸耳。後以他日補償四字。以作謝過而已。

(甲)換貨 此爲捐客最惡劣之弊竇。譬如某行之貨。分上中次三等。向之定貨者。言明中等價值。而捐客乃以次等之貨付之。一切牌號。已爲之抹去。雖察出後與之理論。已成明日黃花。捐客決不負責。問諸行中。行中見牌號已棄。亦無實情答覆。此爲定貨人之交易素少。捐客固藐視之也。又有一種零星物件。如寶玉等類。一入捐客之手。往往有掉換等事。伴作四處兜售。竟無主顧。仍以原璧奉還。求售者見其式樣依然。斷不疑其中變。不知已將新

料。照樣琢成之耳。

(乙)報明倒閉以誘訟者。既爲固定捐客。必設肆於市中。譬如所存之貨。大半爲蘇杭兩幫商號中所捐得者。日增月累。已積至萬餘元。乃先將蘇幫貨。全行減價出售。肆內所存。皆杭幫貨。於是使人密告於蘇幫各號云。某將倒閉。速往收取底貨。蘇幫人聞信馳至。某佯作慚愧狀態。亟道迫不得已。行將歇業。向蒙諸君厚愛。特先密告。俾底貨可歸君等。區區之心。聊以報德。蘇幫人遂相率將所存底貨。席捲一空。不問爲何幫物也。及搬運底貨後。杭幫人聞之。亦來收取。視之。則僅空肆耳。某故抱歉曰。幸見恕。不幸負重。至於爲人逼閉。然未嘗無底貨。皆貴幫中物。惜君等不早來。均爲捷足者先得矣。杭幫人知之。大恚怒。痛詈蘇人無禮。由是積恨。初則理論。繼乃涉訟。各執理由。

糾葛不了。而蘇幫人深感其先行密告。致得收捲底貨之私情。而杭幫人亦不敢有怨於某。且必邀請其作證。人俾證明蘇幫實捲取我幫之貨。某反居第三者地步。兩面討好。逍遙法外。誠哉狡也。

(乙)勾通保險以縱火者。凡作掮客擬倒帳者。其門面必甚闊綽。所賃房屋。或三幢。或四幢不等。堆積貨物纍纍。以示觀瞻。於是將樓面出租於同等友人。使之認保險費一二萬元。數月後。無端縱火。於縱火前數日。特付零星貨款少許。使各商號不疑其有意縱火。及事後。咸來唁問。掮客佯謂夜深火盛。覺遲驚極。但圖逃命。卽圖章賬簿。均未攜出。况小號向未保險。而所欠之貨值。將何物以底償耶。且言且泣。各商號見其財貨蕩然。亦不忍強迫索償。在保險者。爲他人所害。公然至保險行索取保費。卽保險行查察情形。聞樓

下之肆。積貨甚多。而又素不保險。決無縱火情事。祇能如數賠之。噫。保險者。不欠貨。欠貨者。不保險。以一火而兩得其利。計亦毒矣。

地皮捐客

士諤

某商因做顏料。大發其財。思於滬地建一住宅。託友代訪地產。各地皮捐客。一得此信。爭至甲友處。求爲介紹。願承辦此差。甲友擇最謹厚之某乙。介紹於甲。於是全往相地。連相三四處。始相中一地。開始談判。則索價甚高也。往復磋商。費一個月之工。方始談成。某甲自負精明。購得後。揚揚自喜。何人曰。如我之諸簇不受。卽慣於作弊之地皮捐客。亦無奈我何。其友嗤之以鼻曰。君自謂不受簇。此回置產。彼捐客至少於佣錢之外。得一九扣也。因捐客先以實價講定。向地主捐下。然後再加價一二成。售向得主。任君精明。總難跳

出彼等圈子。某甲聞言。不禁爽然。

骨董捐客

士 譔

金山人某。攜帶古瓷器九件。來滬銷售。偶以一二件。至怡園估視。怡園者。骨東捐客之茶會也。捐客見客。極意歡迎。卽問貴物肯送人否。客點頭示意。還問市值若干。捐客曰。價從主人。君欲幾何也。客曰。瓶須五十元。盃則兩元也。捐客曰。現在洋莊不動。此價毋乃太貴。客曰。余棧房中尙有六七件。既是洋莊不動。只得重帶回去。捐客曰。吾儕隨君去。乞借一觀。何如。或有貴件。恰合莊口。君亦可以得遇善價。金山客就此被捐客圈住。欲脫身而不得矣。蓋彼捐客。有嚴密之章程。凡遇有客人。一人往接者。他人不得攙奪。必得先一個。人放手。他人始得接做。故遇見有吃頭之客人。接着者。無論如何。總不肯輕

易脫手。捐客盤住金山客。行則俱行。止則俱止。死不放手。卒被硬吃軟騙。全數買去。金山客祇得銀二百數十元。捐客捐于骨董鋪。則得銀六百元也。而骨董鋪轉售於大商家。則一千餘金矣。大商家攜往美國。祇一花瓶。已得美金一萬二千餘。其餘八件。均係賺頭矣。然惟大商家要收。故衆捐客竭力物色。盤住金山客。不放他去也。

# 百弊叢書卷二十九

## 空盤百弊

守險

空盤之性質。實與賭局無異。若輩認爲投機事業。如金磅股票。先令火油花衣等。作買賣之目的物。但須熟悉該目的物之市價。人人可以經營。如有人欲購上列之物。幾許。先報明本日之價碼。並預估將來之升降。如決其必升也。乃至目的物之茶會（各業聚會之所。謂之茶會）與各跑街者訂約。買定目的物若干。先付定銀。以作交易已成（如老於此業信用素著者。不付定銀亦可）言明三月或一月照數出貨。該跑街人接得幾項交易。回行向買辦打成貨單。一面註冊簽字。遂作定局。無可更改。及期滿時。卽以限滿日之



市價與定貨時之價碼。雙方比較。爲盈虧之標準。故雖買數萬金之貨。亦僅須付定銀幾成。可以無用交出實本。且每一行家進出之貨。名雖數萬數十萬之巨。而行內實無如許現貨。蓋兩方面均屬海市蜃樓。空賭勝負而已。全在乎周轉靈敏。以眼光作資本也。故其名曰空盤。竟說明此業性質而爲之耳。至於行中利益。不過代客總司出納。略提佣金。盈虧由客負責。於是。由赤貧而至暴富者。時或有之。由素富而至赤貧者。實屬指不勝屈。故今日華洋兩界。懸爲厲禁。而爲者自爲。固有利益存乎其間也。

催出貨。催出貨者。雙方均有此弊。明明是空盤。何有貨物以應其求。而行中所出之貨單。偏又載明貨物之多寡。及出貨之日期。而躉貨者於出貨時。却值貨價大跌。必認虧本費若干。無如金盡。無以抵償。乃不得不出惡計。立

求現貨解齊。應將現金激清爲辭。而行中一時之間。雖向市中張羅。烏有許多現貨。彼此爭執。礙於票據作憑。爲之罰及跑街者。有之。反之。行中亦常有催客出貨之弊。譬如註冊時。貨價甚昂。而貨亦極少。及期滿之際。來貨如常。擁擠。價又跌落。乃硬催客解現銀。強以現貨售之。與之辯論。則曰。本行素尙信實。詎有空立票據。以哄騙人之錢財耶。而躉客之折本更大矣。

抬貨價。貨雖空虛。價却確實。至期滿時。該盈該虧。必兩相找結。而空虛者。特出奇計。暗約東洋或南洋友人。忽拍一電來華。謂某貨現經某國採辦。其價頓增幾倍。照此情形。必步步增漲。請將貴地之貨儘力收買云云。彼乃持此電文。在外招搖。願出重價。廣爲搜羅。而同業中。以爲得此消息。有利可圖。此爭彼競。數千件數萬件之貨。單一日間。不知銷出幾許。詎料及期後。曇花

泡影。市景蕭條，因之傾家蕩產者，誠難以數計也。

做抵款。既稱空盤，成交時僅付定洋幾成，而所簽出之貨單，確載明幾千幾百件，持之即可提貨。乃空盤者轉向他人抵押，聲稱已向某洋行購定現貨，因期未到，以致轉運不靈。受抵者見此憑證，決非偽造。譬如火油一千箱，市價值銀二千五百兩，今以一千五百兩作抵，斷無再賠之理。又勸其另出抵借票，以自爲手續完備。卽至期不贖，可以向行直接提取現貨。不知期滿之後，行中每以空盤對付，并云認票不認人，竟反逼執單者找結所折之耗也。

假貨樣。凡作拋盤者，必先看貨樣，然後有限期定價之手續。查我國出口貨，以係茶棉爲大宗，絲茶綿皆應時而出，往往先拋空若干擔，看樣之貨，固

極高尙。及屆時解貨。每有以次貨攙入。以欺誠實之外人。於是外人之狡猾者。卽以拋貨之事報復之。初則有意放盤。揀取最高貨樣。將樣收藏。以作過磅時比例。稍有不合。則百般挑剔。非獨抑勒貨價。因之受罰者。不知幾許人也。

### 京鈔買空賣空之比較

(錄報)

京鈔自停兌以來。一般投機家。均紛紛買空賣空。藉此以冀獲利。其中因操此業而致巨富者。固不乏其人。然此不過就時運佳者而言。若比較計算。賺錢者少。虧本者多。邇來票價漲落無定。頃刻之間。相差千里。以致操此業者。更有絕大之輸贏。茲特舉其最顯著者。列之於下。

(一) 暴窮者 中交票近日市價。起落無常。各錢商均以爲千載一時之奇

遇。大作投機事業。獲利者固有。而賠累不堪者亦復不少。最近前門外震興天聚豐同義東等八家銀號。卽因此投機的買賣所累。已全行倒閉。近因警廳對於此項營業。已設法取締。各大銀錢號。特於本月八日。在西珠市口商會內。召集全體錢商。大開會議。當由衆擬定。嗣後停止此項賭博式之投機買賣。既能整頓票價。亦可維持營業云云。按票價暴漲暴落。影響市面甚巨。追原禍始。買空賣空。不得辭其咎。刻下政府對京鈔既整頓於上。各錢號亦維持于下。京鈔價格。或可有抬高之望也。

(二) 暴富者 京師某印刷局局長王某。於民國元年之時。家道頗寒。困頓京華。備嘗艱苦。而近兩年來忽爾暴富。在西城購置巨廈十餘所。建築大樓。自居。餘均出賃。日入不下數千元。東城喜鵲胡同。又蓋二層大樓。月得租金

數百元。計共置房產有二十餘萬金之巨。外間疑其掘藏。茲據確實調查。皆由中交票停兌後。操此買空賣空之營業。所獲得者。而始終未嘗失敗。是以一年復一年。買空復賣空。竟成鉅富。雖然富則富矣。其貽害於社會。吸小民之精髓。大約未嘗一置意焉。

總觀以上兩例。操此種營業而遭失敗者。固屬當然。卽有一二暴富者。亦不過適逢其時運。蓋此種營業。與賭博無異。愈賭愈大。一計不中。卽遭莫大之損失。因此傷家敗產者。比比皆是。刻下各大銀錢號。既已擬定停止此項營業。此固社會所歡迎者。然吾人猶有希望於錢商者。以後須躬行實踐。不可暗中買空賣空。以剝小民之利。則京鈔之價格。始可日漸增高。而市面之金融。亦因之活動。其造福於社會。豈鮮淺哉。

## 西湖新游記

西湖風景中外著聞其中名勝古蹟多至三百餘處恆有經旬累月不得窺其全豹者張冥飛先生旅居湖上七八寒暑日優游於山水之間故全湖勝景瞭然胸中此書卽先生撰著記載詳明更製定十日游程表若依表游歷則一旬之內可遍覽西湖全景矣洋裝一冊實洋二角

# 百弊叢書卷三十

## 地產百弊

## 守險

每值一次兵燹。地產必爲之大變。此攘彼奪。此佔彼據。紛紛擾亂。甚至巨數十年之久。而不能清理者。比比然也。何則。當兵燹時。或則全家殉難。或則逃散於外。或則歸遲。而地勢已變。或則客民已佔爲己有。以致全無把握。從何處着手。而歸還其故主耶。試觀髮逆至今。已閱六十年之久。初則設清丈局。繼則立縣弓手。不知田地。固有實據。可以丈量。誰爲張姓私產。誰爲李姓祖遺。誰爲官產。誰爲公地。何人能一一道明。於是狡猾者百計作弊。因之致富者不少。兼之滄海桑田。又多遷變。數十年前爲無用荒地。數十年後開作通



商商埠。一寸一金。更難逆料。而作弊者因之更甚焉。茲述其普通作弊方法錄之。以作地產主人之防範也。

(一) 飛單 飛單之法。其弊最烈。設有地一畝。久已荒無。無人過問。若一旦據爲己有。全無憑證。必起外人干涉。乃設法與里正勾通。凡一里正名下。必有空單幾許。皆逃亡絕戶之所遺漏也。譬如一圩幅員。至少者有二三千畝。其中不納糧之荒白。或數十畝百畝不等。縣署專從舊冊造單。糧票亦按時而出。而里正既有如許空戶。烏有餘錢賠償。不過皆作積欠而已。不知此單。大半皆爲實地。(實地者。卽稅地。輕糧也。) 祇有圩名畝數姓名。並無號碼。遇有同姓。處處可以轉移。而欲佔據一畝無主之地者。必經里正檢出。與其同姓人之單。畝數小有不合。無甚關係。因無原主之地。何人能洞悉分厘。一

有此單。則證據確定。然後納糧過戶。誰敢向之辯論。或有人問之曰。我祖我父之所遺也。聽其荒廢。自問不是。故特整理耳。此後儼然爲己產。無他慮矣。此法一名飛過海。地主之由此得產者。社會間正不少也。

(二) 侵界限 田以阡陌爲界限。地以溝洫爲界限。作弊者。往往變動其阡陌溝洫。與之左右接界之地。日侵月削。逐漸狹窄。而已地不數年間。由七八分竟成一畝矣。此種植之地。值不甚貴。雖剝蝕之。無大利害。最烈者。爲營造房屋之貴產也。其弊皆從滴水侵入。譬如建屋一幢。一面牆脚。儘已之地。而建築表面上。似乎無侵略主義。不知屋簷拋出尺許。一旦天雨。瓦溝之水。盡滴在鄰人地上。及第二次翻造之時。鄰地若非原人經手。或父已傳子。或轉讓他人。彼必借此滴水名目。謂牆外尚有餘地數尺。否則他人之地。焉肯爲

我屋滴水。理由甚長。雖提起訴訟。則有牆脚作憑。無可挽回一二也。

(二)浮產變實。地有浮有實。浮產者。鄉僻之地。而借人耕種。市廛之地。而租人建造者是也。實地者。則立有契據。向人買絕者是也。一名地主。一名租戶。或者地主營業於外。或者地主子孫衰微。而租戶頓起不良。暗中另向縣署給出新單。(按給單。縣署中不問何人。但憑狀紙叙明散失緣由。然後將號碼畝數。懸牌半月。招人來認。如經過懸牌期間。無人來認者。決爲遞狀人可知。由里正具保。給出新單。手續可謂完備。)決爲地主所不及意料。并向地主殷勤哄騙曰。賦稅手續最繁。如尊處諸多不便。不如敝處就近完納。較爲捷徑。該錢於租金上扣除。免得多收多付。地主往往樂從之。不知所納賦稅。皆已入新單名下。而地主之姓名。糧冊上早已除去。積十餘年。而租金漸

漸不付。與之理論。則以已產爲辭。勢必釀成訴訟。一則證據確鑿。一則毫無憑藉。其產爲何人所得。不問可知。卽旁人論之。必曰。旣爲地主。何國課可以不納耶。此中定有他故。若嫌糾葛不清。能稍津貼之。猶爲租戶之大度也。

一、躉積居奇 設有富人營造大廈購地時。必由零星而成。方整譬如地共十畝。大都爲居間人兜攬成熟。惟旁有地一角。計地不過二三分。尙未成交。因地戶爲貧苦小民。明知其得錢卽售。故亦不甚措意。不知留心地產者。時伺其後。乃出重價而暗購諸及富人得此消息。已嘆不及。若竟棄之。則巍巍大廈。偏又缺此一角。甚不雅觀。若向之轉購。而索價非常重大。數倍於購入之值。兼之苛立條約。每有兌換等名目。富人忍無可忍。祇能圈出牆外。置之不理。而得地者。更出奇計以困之。特於此處建立茅廁。待其有慶弔事。則

使人終日撈糞。臭氣不可嚮邇。富人無可奈何。惟有多出金錢。依其條例而購願世之營大廈者。幸勿恃金錢之多。聲勢之大。而於購地時。以爲隨心所欲也。

(一) 聚零爲整 凡大家族聚數世而全居者。其子孫必有賢不肖。而販賣地產者。見其地大屋整。乃轉輾而與不肖子爲伍。忽而誘賭。忽而誘嫖。今日則貸之十元。明日則貸之念元。積日累月。連利計之。數已可觀。不肖子亦難以啓口。於是逼迫其竊取單契作抵。令其親筆立據。及期將滿。更峻其與族人胡鬧。謂窮困已極。非售祖產不可。族人不允。乃暗將自己名下之屋。完全售去。販賣者得產後。勢必入內管理。或遷內居住。族人定感不便。因之灰心而全行歸併者有之。設族人有強硬者。心不甘服。爲此提起訴訟。而販賣人

恃有不肖子作證。自賣自產。並無盜賣盜買情弊。仍立於不敗之地。設使將原屋贖回。其價必加倍于前。販賣人雖不得產。其利已較勝於得產。即產爲所得。亦不過販賣博取其金錢而已。

(二)裂地索詐。設有售產人。以千畝之地出售。其原得時。皆由零星集合而成。至此日轉售於人。乃於緊要處抽出一二分。並不向得主言明。及得主鳩工營造。然後出而干涉。謂此地並不全售。有單契作憑。無可勉強。得產人與之理論。不免自認冒昧。若舍之。則屋不方正。不得不出重價向之情讓。以全屋之形式。故願世之得產者。於立契時。須劃明四至。(凡地產契據。必劃四至。即東南西北是)之外。而於四角。(即東北東南西北西南是)亦必細細清理界限。並載明出主並無零星小地。與該地有連帶關係。即零星單契。

亦無遺失於外。庶可免後日之患也。

他若公地官產之私佔私賣等事。必由逐日蠶食。侵削勾串而成。斷無明目張胆一舉而得。以誘起人之調查。以之弊竇百出。更難枚舉。然作此弊者。非當地之縉紳。卽官廳之蠹吏。如庸庸碌碌輩。決不敢輕舉妄動也。噫。

地販之與官產處

士 諤

地產之弊。何由而起。起於地價之貴也。地價之貴。何由而起。起於地幅之狹。居戶之衆也。人稠地狹。欲買進地產者多。願賣出地產者少。競相增價。於是地價遂蒸蒸日上。貴至極點。尺地寸金。而百弊叢生焉。中國地產之弊。福建之鼓浪嶼爲最。該處會審公堂訟案。屬於地產舞弊者。十有八九也。緣鼓浪嶼四面環海。壤地極狹。而自關作通商口岸後。華洋雜居。戶口日增。地價之

貴。倍於上海之英大馬路。因之該處地販。百出計謀。往往有自業地產。主人未知。已被地販串賣於人。新得主。又轉賣於洋商。逮洋商轉契管業。原主方始知道。向之交涉。涉訟公堂。而串賣之地販。已逃往台灣。逍遙法外矣。此種地產訟案。一年中不知數百十起。若上海地價雖貴。究屬幅圓寥闊。類此之案。雖亦在所不免。較之鼓浪嶼。則如小巫之於大巫。不能比擬矣。至於內地。地廣人稀。此種弊竇。可謂絕無僅有。有之自官產處公賣官產始。然彼係巧取。此係豪奪。巧取者尙智。豪奪者尙勢。其弊雖同。而作弊之手段。則自絕然分界。故列地販之弊爲第一。公賣之弊爲第二。

(二)地販 俗稱地販爲蛀地蟲。蛀地蟲各通商碼頭皆有之。而福建之鼓浪嶼爲獨盛。蛀地蟲謀人地產。有兩種手段。一是全空者。一是半空者。全空



之手段。譬如某甲有地若干畝。地蛀蟲審知甲係忠厚可欺者。卽僱一外國測繪技師。至該地測量繪圖。偷某甲出來詢問。卽對以奉官廳諭。普測本嶼各地。重繪新圖。甲見說是官廳所行新政。自然未便干涉。地蛀蟲則俟地圖繪就。四至劃清之後。卽持圖至思明縣署。具呈報失單契。聲請補給印諭。吾國官廳辦事。素來糊塗。何況地蛀蟲偏又不惜小費。有錢使得鬼推磨。雖一般登報聲明。乃某甲於報紙各事。素不留意。不多幾日。新印諭居然領到手。中地蛀蟲能以地圖印諭兜售於人矣。半空之手段。則異於是。譬如甲乙兩人。同圩合號。同有一地。面積亦相同。但是乙之地適居衝要。價值高貴。甲之地僻處一隅。不甚值錢。地蛀蟲卽設法向甲買下。買進之後。卽請技師測量繪圖。却不測繪甲之地。反去測繪乙之地。一俟地圖繪就。四至注明。卽公

然託外國律師。向領事署注冊。請轉道契。兜售於洋人。或向銀行做押款。逮某乙得知。而生米已糞成熟飯。無可奈何矣。全空之弊。地蛀蟲可逃往台灣。脫身事外。半空之弊。地蛀蟲竟可親身候教。不必逃走。此種弊竇。上海天津亦時有發現。但不如鼓浪嶼之盛耳。

(二)官產處 官產處。國家想錢之新花樣也。原其立法之初。不過將房屋地產之屬於國有性質者。標價召賣已爾。無如見錢眼開。人之通病。有利可圖。誰肯放棄。漸至地方公有之產。私人勞力所成之產。只消單契不全。都可攫爲官產。公然召賣矣。而於沿湖之蕩田。經農人幾世勤動墾熟者。濱水之蒲蕩。經居民歷年種植者。尤不肯輕易放過。土豪地痞。一氣串通。只消具一紙呈文。費幾塊銀元。卽能奪人所有。在官產處大說南話。果然條條是理。

而可憐此無告之窮民。則就此傾家蕩產矣。松江泖湖之濱。有李姓農民。耕蕩田三十畝。祖而父。父而身。相傳已三世。終歲勤勤。一家八口。裕如也。去年秋。城紳某忽令繳項。寫認租契。李駭曰。此我自產。何能認租。紳曰。不相干。我向官產處買來之新產也。現有財政廳憑證。李某痛哭陳詞。紳曰。汝有能力。自向財政廳交涉去。我不管也。李無奈。只得忍氣而罷。

# 百弊叢書卷三十一

## 銀樓百弊

忍庵

邇來百業凋敝商民愁困上海爲全國通商巨埠試至四馬路大馬路等處作左右望其拍賣底貨召盤生財之條紙幾乎觸目皆是上海如是他處可知於此愁慘暗淡商場中獨放異彩金字之招牌煊爛洋式之房屋高聳電燈閃閃氣象煌煌者厥惟銀樓

營銀樓業者昔爲大資本之商人近十餘年中局面稍變凡革命偉人攬得巨款者居然願作東翁更有前清遺老民國官僚搜括既精囊橐充足財多用少亦起而經營此業是以披覽報章新開銀樓之告白無地靡有無時無

之再詳考商業統計他業或盈或折獨銀樓一業歲歲盈餘非長袖善舞也此中秘密未經局外人道破耳

銀樓之弊竇第一在乎成式此不獨他人莫真相即老於斯業者授以金物一具請其估計亦鮮能斷定於是各種物品得攙以雜質大概用純紫銅最多因紫銅一經鎔鍊色澤與黃金無異且性又沉重摻雜其間絕無破綻至混合之成式最高者爲九七八如滬上大同行銀樓是也最低者爲七成金八成金此不能充純金發兌凡作純金兌出者最低成式在九折以上大約各埠銀樓之金飾以九三四成式居多夫以折色之金售足式之價乎宜獲利無算也

現在銀樓金飾都用洋金色光燦爛較舊時沙金爲美觀但成式較低大概

原條不過九折成色鎔鍊之後或爲九一二成式或爲九二三成式此等銀樓已算貨色認真十家之中祇有一二家若滑頭之銀樓卽用原條改造金飾購者但見其煥然可愛莫知成式若何且此種銀樓兌換價額稍爲低廉於是貪小便宜之雇客咸樂與交易而若輩之獲利更厚

銀樓金飾成式均無十足其弊已不堪言而秤估之時更有一種秘術爲彼業獨有之弊端凡銀樓柜拾比較別種店鋪高出尺許柜友站立攔板上與拒外買客不能齊觀其秤物時高舉秤桿上與眉齊雇客自下望之見秤頭與秤尾相平以爲毫不吃虧實則分量已少一二厘因舉首仰望目光失其平時效用雖秤尾稍底依然不覺也一日之中秤出之件多者一二百少亦數十每次以估便宜一厘計已可得一二兩之金價近來金價雖底亦有四

五十元之盈餘如在從前每兩金價四五十元則一日可獲近百元之厚利。此營銀樓業者所以無虧折之慮也。

更有各種金飾逐件黏貼紅簽一條記明重量數目在局外人視之小小紙簽無關輕重要知穀中人言此亦弊端之一蓋黏貼紅簽之漿糊調入鉛粉黏於飾物亦可增加分量故銀樓中用去漿糊愈多即其獲利愈厚因鉛粉之分量附於金物而得代價也。

銀樓之獲利最厚者爲鑲嵌等飾物無論珠翠鑽石寶石均用雜質（如明礬之類）爲黏結之品始不憂脫落而秤估分量則雜質並不除去即使除去亦不盡淨夫如是以夾雜之物質售純金之代價然而一般雇客祇圖花樣之新奇明知吃虧絕不計較所以業銀樓者遇兌鑲嵌首飾尤爲歡迎。

銀樓飾金成色既不足分量又短少且鑲嵌之件攙入雜質卽此種種弊端利息之厚不言可喻而兌價與進價每兩尤有二三元相差至於鑄造等耗費有手工錢足以相抵近來金價日跌不知市情者羣擬銀樓一業受虧必巨不知銀樓存金僅供足用並無躉積故隨漲隨落不受若何影響并且以金價低廉購者益多營業較前發達獲利亦較前尤厚

金飾之外銀飾尤易取利邇來俗尙奢侈凡嫁女之家貲財雄厚者必備銀檯面以實妝奩而顯宦富紳筵席上碗碟之屬亦競尙銀製以示闊綽至於繁盛商埠之大餐館及出風頭之妓院無不有銀檯面以備闊老大少之應用其豪富尤盛者面盆烟袋之屬皆用銀質三等銀屬用品俱係銀樓最好交易非但工錢之巨足以買利且可以鍊質混合銀質而照純銀收代價據



穀中人言無論何種銀質用品至少須摻入一二成鎳質否則反不適用因純銀太軟必加入鎳質則製成之品始覺堅硬而雇客祇論合用與否鮮問銀質成色若何卽有計較亦莫明其究竟所以售脫此種物品大概有二三分利益可占

以上所述爲各埠大銀樓之普通弊病若鄉鎮之小銀樓舞弊之工積弊之深亦不可不揭其秘密也各處小銀樓遇雇客以珠寶之屬委託鑲嵌首飾苟其人庸懦可欺往往以僞易真暗中偷換卽或覺察渠乃堅稱原物事無左證無論與之若何爭辯祇有雇客自認晦氣而已更有鄉間土富少見世面祇聞人言鑽石寶石之優美實不知鑽石寶石究屬何者是眞何者是僞貿然向銀樓購鑽戒寶戒以爲誇耀隣里於是銀樓中人卽以贗鼎售以

高。價。往。往。一。本。獲。百。倍。之。利。予。鄉。許。某。俗。所。謂。暴。發。戶。也。去。歲。爲。其。嬌。女。出。閨。特。向。本。地。銀。樓。購。鑽。石。耳。環。一。對。計。所。費。三。百。餘。元。受。賀。時。出。以。示。親。戚。揚。揚。自。詡。有。張。某。深。明。此。道。潛。謂。予。曰。此。贗。鼎。也。在。滬。上。購。之。僅。須。一。二。十。元。代。價。耳。予。疑。張。君。有。意。詆。毀。未。敢。盡。信。厥。後。許。女。于。歸。夫。家。戚。友。亦。羣。斥。其。僞。許。某。大。慚。乃。向。原。銀。樓。交。涉。銀。樓。堅。稱。非。本。樓。原。物。并。謂。有。意。毀。壞。名。譽。欲。提。起。訴。訟。後。經。人。排。解。依。舊。許。某。以。重。價。購。僞。物。耳。

改。造。飾。物。亦。銀。樓。之。黑。幕。而。小。銀。樓。尤。甚。凡。舊。飾。銀。色。何。論。十。足。與。否。彼。必。千。挑。百。剔。大。打。拆。色。其。添。入。之。銀。實。則。攙。和。雜。質。彼。必。以。純。銀。計。算。一。出。一。入。獲。利。已。經。不。尠。又。加。以。手。工。錢。若。干。故。改。造。一。物。雖。新。舊。銀。質。分。量。相。同。而。雇。客。所。出。代。價。較。諸。完。全。兌。換。者。所。差。無。幾。至。於。包。金。鍍。金。亦。可。以。一。本。

收。三。倍。之。利。然。而。一。般。婦。女。徒。爭。美。觀。趨。之。若。鶩。宵。耗。寶。貴。之。金。錢。以。購。無。用。之。飾。品。良。可。慨。也。

# 百弊叢書卷三十二

## 珠寶百弊

士諤

象有齒則焚身。人漫藏則誨盜。凡是難得之品。適開作弊之門。吾友張省三。典商也。於珠寶之學。極有經驗。長日無事。相聚閒談。其語我珠寶中弊竇。變幻奇離。令人舌橋不能下。有假珠象真。而光彩輝發。毫無破綻者。有假珠之重量。與真珠厘毫不錯者。有巨粒假珠。四周故用小粒真珠盤繞者。更有以老光真珠。用藥水製成新光珠者。製作精奇。手段敏捷。苟識力不堅。或心思稍一忽略。未有不受其欺者。上海珠寶業與典當業。一年中受若輩之虧者。不知幾何人也。業此者且然。則凡外行之受欺。更不問可知矣。雖然。吾有一

法。可以防備此輩。其法維何。不貴難得之品。不貪便宜之貨。若輩雖詐。其奈吾何。諸君持此以作防身傢伙可也。

未穿孔之新光珠

有一狀如鄉婦者。持一未穿孔之新光巨珠。向典鋪求典。典夥見珠彩光奕然。精圓而光亮。權之重八分三厘有強。問其欲典若干。鄉婦曰。此珠吾家殺水菜殺出。究值多少。苦未能知。惟刻下需用洋三十元。卽典此數可也。典夥頓萌貪念。謂之曰。此珠典洋至多只二十元。如肯出賣。則可值三十元也。鄉婦曰。余需用急。無奈何矣。賣以此數。賣與先生罷。典夥大喜。立付婦三十元。既得異寶。反覆審視。愛不忍釋手。同店之人。亦羣羨該夥之得交好運。此珠交於珠寶鋪。至少當有數百元。忽某紳遣丁持一珠來。請典夥審視。眞僞。視

之則與適纔買下者一般無二。驚問此珠從何得來。家丁曰：「來一鄉婦持珠求售，索價四十元。言係渠家吃水菜所吃出。夥駭曰：『水菜中吃出之珠，何其多也。』此必有詐。令家丁留住該婦，夥隨趕去。則此婦挾珠遁去已多時矣。事後調查，則同業中吃進此珠者數頗不少。然色澤重量與真珠毫不有差。而假珠之真憑實據亦未曾真正搜出。後經大衆公議犧牲一珠剖開，此明真相。剖之則外係珠粉，內則純鉛也。故重量不減，珠粉外搯以藥水，提出寶光，故色澤不走。衆始爽然。」

### 藥水新光珠

某紳因愛女將出閣，置辦珠寶衣飾。珠寶掇客之奔走其門者，日三五人。一日有面生之掇客兩人，持新光珠兜售，索價頗廉。紳愛其值廉也，購進頗夥。

出示友人。友都稱其便宜。紳甚欣然。不意時閱一年。而其廉價購入之新光珍珠。已悉化爲灰石質。蓋此類珍珠。均由老光珠所改造。法用藥水將老光珠浸數日。洗去浮油。提出中心之寶光。故光華煥發也。但寶光經藥水提淨。則所存之本質。惟灰石耳。日久光去。一錢不值矣。第此種珠其所穿之孔。必較新光爲巨。藥水與否。以此爲辨。

寶素珠與僞金飾

寶素珠之初行也。分量色澤。逼真逼肖。黠者購之。盤以小粒真珠。向內地當舖乞典。嘉興湖州蘇州常州等處。吃進者數頗不鮮。當金價高貴時。黠者僞造鉛心金皮釧臂。於日光接火光時。向典當混典。分量既不見減。點以藥水。色又不變。此時唯老於閱歷者。始有法以辨此。其法人髮一根。一面絡於

金飾上一面絡於戥子上。却另取清水一桶。置諸地。卽以金飾浸入水中。仍以戥子平之。純金則分量不減。外面平一兩。入水仍爲一兩。若銅若鉛。則入水之後。分量全無。如一兩六錢之飾。內含銅質或鉛質六錢。則平時祇有一兩矣。因銅與鉛一入水卽無重量也。此乃老朝奉不傳之秘。閱者幸毋輕視。



## 大理院解釋法令文件類編

是書係日本法律學士張葆培張尙律師所編輯舉大理院歷來解釋法令文件分爲民律之部刑律之部民事訴訟之部刑事訴訟之部按照現行法令分門別類并於篇首精要處細加眉批尤爲動目研究法律者不可不家置一編也上下兩冊定價大洋九角

# 百幣叢書卷三十三

## 骨董百弊

## 守險

好古玩者。大都達官巨富。托清雅之名。以供玩好。設曰遠年真跡。雖一擲萬金而不吝。以致捐客盈門。質鼎百出。卽至奸至巧之騙術家。不能與之比擬。幸行之既久。此業非常冷落。亦無一定市場。詎知前清光緒中葉。西人爭購中國古玩。於是價值頓昂。較前奚止倍蓰。從事於此業者。亦日見增加。甚至朝擁敗絮。夕作富翁者。比比皆是。初則設立商號。繼乃集合公司。舟車之販客。絡繹於途。營營逐逐。居然成一種通商大業。然物品皆產自中國。而因此致富者。以日人居多。該業中所謂東洋莊。實則間接售於西洋也。弊端百

出亦以日人爲最。茲特舉其一二焉。

(甲)磁類。磁器以康熙年間御窯所出者爲最細巧。磁袖極厚而有寶光。非後人所可摹擬。如美人濟。黑地素三彩等。一物之價必逾數萬。美人濟。無大器皿。筆洗印匣之類最多。黑地素三彩。數尺高之瓶亦有之。均爲世界至寶。至雍正初。磁光略次。價則一落千丈。磁袖都用五彩。以致月影梅花等之素彩。不得復見。他如均窰之鮮紅者。雖不如前二項之貴。一筆洗之價亦值萬金。若龍泉則又次之。小玩具之精美者。亦值數千元。盈尺之物。不足寶貴。而東洋人於此數項。非常注意。僞貨充塞。幾以辨不勝辨。其欺騙之術。大綱有四。一曰舊胎新袖。擇舊胎之堅固細潔者。敷以袖。施以采。上用玻璃水。以增其寶光。若驗其底口。的爲舊胎。購者往往受其欺弄。惟悉心察其袖之

厚薄。則真僞卽可明晰。一曰補袖。檢取崩袖之瓶或碗。調製同色之袖補之。崩袖者。以歷年洗濯。袖爲之剝落也。康熙磁都用粉袖。故易燥裂。購者須察其花之高低。方知補袖之弊。一曰截口。若一瓶之色。上下不勻。乃擇同色同式之瓶。截取其半。從凹處或劃線處黏合。色仍純澤。無絲毫可尋缺陷。惟上半截與下半截。以指彈之。聲略相異耳。一曰補碎。無論百碎之物。依其花樣形式而補之。雖善鑒別家。一時不能指明。惟二三年後。其色必變。欲當時察出其弊。亦必以指彈之。其聲不甚嚮亮也。磁器中。惟土定粉定沙胎等物。僞者尙少。以其質地甚鬆。不易着手。價亦不貴。最高之物。不過千圓。若年窰柴窰等。十份中無三四份眞物。宜盡心察之。致於建窰新出之物。勝於舊物者甚多。取其色甚潔白而有玉潤。無所用其僞爲也。茲則集翠大盛。

色果勻嫩而無斑者。雖一百五十件之瓶（古玩業謂一寸爲一百件）亦可值三三十元。有大件之貨更貴。因素來不重此品。故一時尙無僞物。若遠年之宋錦。最易作僞。質粗。袖厚而雜。但見其有古樸之氣爲真。以致去年河南衛輝府開礦。得宋錦磁一窰。計碗四百餘只。先運到上海者。每只祇售洋十餘元。後日人爭先購買。頓增至數十元。後業此者多知之。此得之爲奇。彼得之爲寶。不三月間。貴至數百元。而僞者盈市。日人仿造之速。令人不可思議。其弊可勝防耶。

買賣之弊。尤爲指不勝屈。茲就其有實據者言之。上海李某。一掬客也。性頗勤敏。奔走於各古玩鋪。終無療貧之術。一日。約友收買於浙東。路經普渡山。遊焉。入廟內殿。見佛龕中有康熙神三彩神像三尊。高約六尺餘。爲世之無

價寶也。香煙薰蒸，磁面都爲塵垢所籠罩。迷信者恐干神怒，不敢洗剔。以致色黯無光。人亦不知貴物。李細探廟僧語言，知此廟爲闔府紳士所管理。決非利可引誘，乃旋里結伴設計。先行賄通塑像者，使之入廟度像之尺寸。預備模型。他日照樣施彩。已則喬份大官。伴友佯作僕役。雇巨舟至廟。僧衆趨炎附勢。百般獻媚。李曰：余前日大病，立誓重新佛像。今則病體復元。特誠心來上剎還願。僧衆誰不唯唯。而塑像者於先一日住廟中。僞謂方丈曰：聞明日有大官來此還願。伏乞方丈照拂。鼎力舉荐。事成當以百金爲壽。故李語未畢，極贊塑像者之能力。竭意爲之介紹。不知暗中李計。將原像偷運至申。以僞者供奉殿內。煥然一新。僧衆皆目迷五色。李則洗刷污穢。果爲康熙時之原舊。因安置之處。無人搖動。故一無損失。但在申消售。事必敗露。乃潛往

法京巴黎得銀三十萬兩回國。今日輕裘駟馬。華堂侍姬。居然作富家翁矣。福建人朱某。解組歸來。僑寓蘇城。喜古玩。偶見一均窰筆洗。爲蘋果綠底。彩敷濟紅。顏色之美麗。殆無倫匹。出二萬金購得之。奉爲至寶。而藏諸篋。時隔半年。設筵享客。出筆洗而誇示於衆。詎知色已大變。懊喪無及。此卽東洋莊之僞色也。

以上兩端。一爲買者之弊。一爲賣者之弊。類此之事。罄竹難書。甚至通巨竊而盜於黑夜。雇買婆而騙於婦孺。奸計百出。全恃善藏者之臨時察變也。若遇僞貨亂真。將前列之四大綱。悉心研究。百不失一二焉。

(乙)銅類 銅器易以藏匿。經久不壞。故非夏商周三代之物。不足大貴。當時式樣甚古。以鼎爵鐘盤爲最多。四週皆流以金。名曰流金。然年遠代湮。都

從土中挖出。色甚鮮麗。或大紅。或大綠。入土年久。積高盈寸者有之。然僞貨層出無窮。其法先以醋擦之。一二日後。銅綠叢生。若再堆置於潮濕處。至二三年後取出。綠脫而大紅生焉。因大紅必生於大綠之底。惟辨別極易。其色必薄。且浮于銅面。設以指甲用力剔之。層層剝落。若脫殼然。故今之善購者。當面以鎚水少許拭之。如真。則垢穢盡棄。其色更鮮。僞則頓時消滅。不留痕跡。色之最貴重者。爲水銀古。三代之器多流金。水銀常往來於地中。金遇水銀。則走動而成斑點之烏金色。光可照人。非人力所可僞造。降至漢朝。式樣雖古。而有雕琢氣。至宋朝。則純尙雕琢。質漸澆薄。無足貴也。

湖南曾某。世家子也。歷代以好古稱。家藏銅器不少。五光十色。燦然大備。而有識者謂其僞多真少。曾不信。乃以鎚水試之。棄其色者十已四五焉。復以



山查搗汁搽之。次日以水洗濯。存色者十祇一二焉。曾始信好古之不易。以山查剝蝕銅色。其性甚烈。惟於銅質無損。試之屢有效驗。

(丙)玉石類 玉色不一。當漢玉全盛時代。以紅白兩種並重。後來漢玉市面漸漸冷淡。專以白玉爲貴。一切零星物件。雖純淨無暇。無人顧問。至小者以六七寸長之擺件。可以通銷洋莊。若有盈尺之物。奉之爲至寶也。玉尙雕琢。不必拘拘於舊料。世之舊料新琢者。往往托言原舊出售。卽新料新琢。雕刻精工者。其價超過於原舊者有之。然弊端纍纍。大都出於我國玉工之手。日人雖巧。琢玉之具未備。故亦無意計及。玉工之弊。大綱有三。一曰薦色。譬如一玉之色甚雜。或黃或青。頗不悅目。乃調和鮮麗之類料於沸水中。先將純白之玉質。用火漆裹住。使色不得侵染。餘乃百沸千鍊。其色自變。然歷

時既久。仍退色也。一曰燒舊。擇玉之料大質劣者。以炭火焚之。惟焚法極難。必於地面掘穴。深而且大。可容炭料四五簍。先將炭燒紅。傾入。然後置玉器於炭火中。不得透風。因玉性甚燥。若熱度正烈時。不慎爲風所吹。玉則頓時爆裂。必待其與炭火俱冷。輕輕取出。儼具一種磅礴古樸之氣。然後以水浸之。則玉質仍可還堅。惟數年後。爲日所晒。仍粉碎也。一曰膠縫。遇玉有破碎者。不能隨碎處膠補。必檢取有凹凸之痕跡。或花葉之底。或鳥獸之頸。依縫補琢。膠合之料。用石膏粉少許。調以顏色。却與玉色之深淺無異。購者往往爲其蒙蔽。然年深月久。膏粉終脫落也。琢翡翠之法。其弊皆同。瑪瑙亦玉之一類。惟巧色者爲最貴。料亦宜大。所謂巧色者。隨其色之合宜而琢之。實則巧琢也。然薦色之物。十居七八焉。但瑪瑙薦色。最易辨別。玉性甚

糯。且具粉質。故色易入裏。瑪瑙性堅。質含劣石。故色僅浮面。若購者以利器劃之。則僞質盡露矣。琥珀之性。與之相同。水晶亦玉類也。其色有五。曰白晶。曰青晶。曰黃晶。(卽茶晶)曰紫晶。曰黑晶。而以白黃紫爲貴。青黑次之。若能得五寸徑之白晶圓球。照之純淨無綿。固爲世之奇珍。西人願出萬金購取。惟僞者亦極多。探僞之法。以手心摩熱。晶體置燈草於案上。離球寸許。燈草能躍動而附着於球。其爲真也無疑。因晶體中含有火性。故置日光中能燃他物。青黃紫黑四種。僞者少見。而大料亦不易得也。

上海某古玩鋪。以五百金購得白玉古印一方。上刻漢壽亭侯印信。玉大計六立方寸。面積三十六方寸。色甚蒼潔。而有紅光。必爲入土之物。經地心火熏蒸而至此。視之爲至寶。識者謂新琢之物。以火燒舊也不信。乃於日中晒

之夜則露之。三日後果粉碎矣。

揚州王某喜古玩。有摺客攜來巧色瑪瑙十二件。按地支琢成蟲豸。毛紋斑剝。目珠閃爍。玲瓏活潑。洵足奇觀。願出重價購之。適有一玉工來善雕琢。謂某件之足太高。某件之貌太粗。非改琢不可。王亦稱善。乃飭其改琢焉。詎知稍一琢磨。色已盡脫。非復舊觀矣。現在人造瑪瑙及琥珀。與人造象牙。同人能辨。無所欺詐也。水晶。惟一種料可冒充。昔人受其欺者不少。今則稍有眼光。卽能鑒別。以料太澄淨。無絲毫綿及筋也。

石類最多。不勝枚舉。茲擇其應用之件言之。大者如大理石。必選其蒼勁堅潔。能象山水鳥獸形者爲上。崑山石。能有雪花點者爲上。鶯石。其色油潤。叩之作金聲者爲上。壽州石。一名浮石。以玲瓏空透者爲上。此人皆知之。無足

置辨。然最堅結之礬石。可以薦色。充大理石。頑石。可以鑿空。充壽州石。猶有  
猾術家。以桐油石灰拌韌。堆成崑山石及鶯石。一時亦難識破也。小者如石  
珠。琢成玩件。所謂皮糙等類。往往薦色居多。圖章一類。石名繁雜。最高者爲  
田黃。價與金埒。計其分兩而估。值質尙細潔。色宜油潤。次者爲昌化。爲普通  
昌化。價亦不貴。能有雞血色者。爲高品。分洒金雞血與全雞血。爲兩等。全雞  
血之價。非數十元一方。不能辦到。壽山石。有黃白兩種。白貴而黃賤也。青田  
石。以封門青田爲美。石中隱隱有白花。性極肥糯。最下者如礬石。桃花石。石  
質甚鬆。以指甲磨之。粉卽霏。霏而下。惟染色極易。往往以之充青田。壽山。受  
其愚者甚多。田黃青田等。都有凍石。照之透明。如有黑影。必含石釘。不能雕  
刻。購時宜慎之。

湖州俞某於舊貨舖中購崑山石一架。色白如雪。愛不釋手。歸則供諸客座。不慎將水煙灰吹入洞內。移時黑烟騰騰。石已焚去其半。細察之。爲油灰所堆成。積久枯燥。以致易燃耳。

昔有一金石家。愛藏石章。一日得田黃兩方。篆仿秦刻。筆法挺拔可愛。四週鑄跋纍纍。確爲古製。乃珍藏之。後有鑒賞家來。舉手略重。石卽分爲兩段。細辯其質。非常柔嫩。爲桃花石所薦成。外面之光皆黃蠟也。

(丁)竹木 竹根琢成玩具。頗饒雅士風味。然必依其形之盤旋曲折。或爲鳥獸。或爲人物。若天成者。然以致可貴耳。大之如桌如椅。竹根已具桌椅之形。納諸茅屋竹林中。儼然有太古淳樸之風。故闢園者都樂購之。每具甚至出價數百元。若矯揉造作之件。直普通之竹器不若。何人願置備耶。故攄客

必曰獨結。無如膠合者居多。惟膠合之縫。用油密佈。一時頗難覺察。能擇無油者購之。亦爲防弊一法。小之如嘉定竹。雕刻精細。一筆筒。一手靠之舊者。可值數十元。無如做舊者亦不少。做舊之法。以葡萄搗油擦之。積久則色澤而有紅光。恍似歷年手汗浸染所成。惟花紋中。往往油漬不勻。細察之色有深淺。餘則無破綻也。

杭州高某喜竹器。偶得百鳥朝王一具。面積約三尺餘。鳥則飛舞栖宿。詡詡欲活。見者莫不稱竹形之奇特。雕工之精巧。詎知不及三月。鳥則四散飛下。滑稽家傳爲笑柄。蓋膠合也。

西湖隱園。其主人極清雅。于竹林中建茅舍。仿竹椅四只。色如古籐。根盤節錯。天然可倚可坐。頗得雅人深致。一夕宴客於是處。適觥籌交錯時。一客連

椅仆地。疑其大醉。扶之起。再整其位。不知椅脚已脫落。膠因遇熱而溶也。木類之入古玩。大都人力所製成。惟影木棋楠兩種。爲天產之貴品。影木可鑲桌椅几檯之面。擇質地堅密。花紋勻整。而有鳥獸形者爲最貴。每鑲一桌。僅取三分之薄板。故購者。須察其有無高低。以防他日之燥裂。有無膠縫。以防他日之脫落。棋南香之手珠挂珠。必檢油潤鬆嫩。易以研末者爲佳。價以重量計算。有一定之標準。無忽貴忽賤之弊。

前清某大員。向有肝胃症。出六百金購棋南珠一挂。藉以治病。當購入時。有錫匣一具。滿盛香末。將珠深護末中。每一啓匣。香氣馥郁。究不知爲末香。爲珠香。混難辨別。後乃連佩幾日。香氣全脫。疑爲僞品。以刀碎之。識者簽云。油松所琢成也。六百元僅買一匣香末耳。



嘉興一富翁。購一三尺平方之影木大桌。面積確爲獨結。四週範以紫檀。雕琢細巧。視爲奇貨。飭縫工以紅呢作套。以防損壞。次年元旦。棄套以誇示來賓。不知已變粉碎。甚爲驚異。視之乃爛泥所塑成。面用油漆擦就。形影髣髴。與影木無二。因前幾日拂除室中塵垢。爲僕役所踐踏。故如是耳。噫。僞物之欺人。誠防不勝防也。人力製成之木具。如廣東福建之圍屏挂屏等類。舊者亦值數百元。餘如零星小件。或雕刻。或灰漆。隨意變化。無一定之物品。茲則灰漆木底之匣盤。上有描金者。亦非數百元。不可以重其出于宋明兩朝。卽年近者爲清初遺物。然一時之趨。尙卽有一時之僞貨。欲辨別者。須用清水洗去其污穢。細視其色之輕浮沉着。因今日之顏料。如泥金石綠石青等。重量遠遜前日。往往浮於漆面。設以指重揉之。卽隨之而脫落也。日人最

喜古漆圍屏盤匣等類。已爲之收買殆盡。其購時必以乾布細細揩擦。非他。卽驗色防弊之法耳。

(戊)繡織 古繡。昔人視爲廢棄之物。均堆置之而不顧。自東西兩洋人收買後。無論窮鄉僻壤。皆有販戶之蹤跡。搜羅殆徧。甚至一帕之微。亦供諸通商大埠。蘇州顧繡家鑒此厚利。乃覓得舊時綾緞。置花線於曲突之旁。使之變色。然後繡成宮妝袖鏡套等類。冒充古繡出售。故運申之貨。每一大批。多至數百件。數千件不等。而東西洋人眼光極銳。不致受欺。受其欺者。反在我國之販戶耳。

織品。如古錦刻絲。亦爲貴物。一尺之料。自數銀元至數十銀元不等。又有地毯。每條貴至數百銀元者有之。然遠年之物。收藏不差。未免虫蛀霉爛。

故織補者十居七八。惟原織之毯。渾沌一片。竟無經緯可尋。織補之法。雖美。必露一種痕迹。願購者留意焉。

(己)書畫。書畫門類最多。弊亦最大。昔賢言之詳矣。茲從簡單而論。字則斷自蘇米。雖以鳳毛麟角。猶有真跡在焉。如唐之顏柳褚歐。世間似已滅跡。或經五代之擾亂。無一可以保存。識者謂晉時二王墨跡。尙留世間。究不敢信爲真實。降至後代。若明之文祝。清初之劉翁、吳汪、梁王。現在之張謇、鄭孝胥等。皆大名鼎鼎。僞者充塞社會。論畫則以明之唐文起。後如大王、小王、揚州八怪、仇十洲、金冬心、朱夢廬。近時之任阜長、沙山春、吳伯滔輩。亦名布全國。婦孺皆知。以致每一僞件出現。終必易錢以去。何則。以此輩人書畫姓名。慣熟於世人耳鼓。識者能有幾人。不受其欺弄耶。致於辨字之筆法。察畫之

筆意。攷圖章之真僞。究印泥之深淺。非個中人焉能知其底蘊。然猶有意外之奸詐。決非一時所能料及。茲得其兩大弊焉。一曰摹舊。一曰劈箋。摹舊者。擇字之真跡。將生紙印於面上。用細筆空心勾摹。卽枯筆處之筆鋒。絲毫無缺。然後以濃墨填之。筆勁亦無少懈。字旣摹竟。乃摹刻其圖章。配以同色之印泥。一無僞造。可指。然紙嫌太新。擇泥地之潮潤者。鋪紙於上。滲香灰於紙面。使潮氣上蒸。隔宿拭去。與舊紙無異矣。劈箋者。乃一種術手。非老裱工不能辦到。遇有寶貴字畫。可以一紙分劈爲二。底層之精神雖減。形式不變。受其欺者。亦無從察覺也。

湖北候補道顧某。浙江人。於海寧陳氏。見一手卷。爲王羲之親筆十七字。後跋纍纍。皆歷代大書家墨寶。固世間第一珍品。出銀二萬兩購回。據識者云。

非獨字墨眞跡可值此數。卽卷後題跋。若柳若褚等。亦可抵全卷之價。無如集諸寶於一處。不能過昂其值。顧乃專使至蘇。聘善祿者來家。費一月之久。裝潢美備。攜之至北京。謁李中堂。作贄見禮。他日加官晉爵。皆賴乎此。先於同鄉中誇曰。天下決無再有此字。次日盤桓於琉璃廠。見古玩鋪中。供一楠木大匣。中貯一卷。上標王右軍眞跡五字。顧以爲可藉此比較優劣。方一展卷。却與己卷之十七字相同。跋亦一字不易。大異之。急回廬。取卷重來。尺寸形式。無一相異。惟鋪中之卷。墨色稍濃耳。於是哄傳社會。不解其故。後有金石家曰。此劈箋耳。鋪鋪之卷爲面。顧所得者反爲底也。

余友張君。有書畫癖。於杭州得劉石庵五言大對一副。精神飽滿。的爲眞筆。歸常懸於座中。以示得意。一日有友人知張喜書畫。特送一對來。展之。與懸

於座者無二。引爲奇異。以爲當時劉公興致勃發。連書兩聯。未曾易句。亦未可知。際此二百年後。集於一處。亦奇事也。益重視之。後至平湖六氏。亦懸此對。面積之大小相等。字畫之粗細無別。方知中摹舊者之計也。

(庚)書籍 書籍汗牛充棟。致於收藏家之所珍重者。不外兩端。已刊之書。察其何時出版。未刊之書。問其有無副本。然兩者相形。收藏家之性質大異。一重實學。專尙書中文墨。以備他日應用。凡鈔錄數十卷之書。非倉卒所能舉辦。卽有副本。亦不過一二份而已。仍可作爲秘書。書賈亦無所用其僞也。一重虛名。或出數千金。購得宋板幾卷。或出數百金。購得明刻幾冊。僅僅博得藏書之美譽。非以之作誦讀考據之實用。於是書賈出其奇技。先研究改造紙張之法。以宋時紙料堅厚。紙紋極闊。紙面無光。似有絨浮於上。乃僞造。

者用中國毛邊紙裱厚。將小刀細細刮薄。存積於潮濕處。不數月出之。與宋紙不能辨別。然後仿刻其沉着之宋字。用無膠松烟墨印成。藉充宋板出售。皆爲好古者所寶藏也。

吳興張氏有藏書之名。一般書賈趨之能驚。即宋版書已收得數箱。計其價值可十餘萬元。然非經其諂友桂某之手。決不成交。當晒書時。纍纍陳列。大半爲僞物。即無足輕重之殿板書。尙有冒充識者過之。莫不掩口而笑也。

(辛)碑帖 碑帖一類。無非以原拓爲貴。一碑之價。竟有貴至數千元者。故珍藏家之閱碑帖。是否原拓。亦有一定奧竅。若南碑。自二王起。以及顏柳歐褚蘇米趙等。皆當時著名鐫手所刻。故鋒稜甚銳。能助筆法傳神。特具一種美麗冲和之氣。若久拓。必失其真。如鐫顏字者。面細而底闊。鐫柳字者。面闊

而底細。後將石面漸漸磨去。顏則如此臃腫。柳則如此瘦弱。皆失真也。後人謂顏肉柳骨。限於不見原拓耳。餘則皆有特別標識。細考金石全書。自有把握。降至米趙二公之字。皆合南北兩派自成一家。分外可以辨認。若北碑鑄於石。工者居多。大半皆爲鈍角。其所擅長處。在圓滿遒勁。後如楊大眼刁遵等碑。一橫一直。皆有波折。蓋久拓之弊也。或云新出土之碑。皆舊碑所埋沒。何以不貴。不知貴者。貴其物之希耳。碑既出土。雖千萬張拓之而不窮。何貴之有。譬諸原拓九成宮。出數百元得之不爲貴。今之秦拓九成宮。祇值紙張之價。詎字之不若耶。惟精神之不充足也。致於摹舊劈箋等法。與書畫同。不可不盡心察之。惟碑帖之摹舊。比書畫手續更繁。當勾摹後。必照字畫原形刻成木板。將紙放於板上。用水浸濕。細細以木杵擊之。則筆筆都綻。恍若原



拓矣。

百弊叢書卷三十三

二四

# 百弊叢書卷三十四

## 書業百弊

士 譔

三百六十行中。書業居清高之地位。刊載賢哲之嘉言懿行。傳播名流之詩古文詞。介紹歐美之新奇學說。其益於社會也。若彼行銷既廣。取利自厚。聚財神孔聖於一堂。合銅臭書香爲一氣。其利於個人也。又如此。然而其舞弊之工。實較牧豎販夫爲尤甚。總計書業舞弊。約有三端。一爲編輯之弊。一爲出版之弊。一爲販賣之弊。夫書藉之於國人。智慧道德。在在有息。息息相通之關係。而容彼奸商。作弊如此。幾何而不令民智日暗。民德日墮也哉。

### 編輯之弊

吾國書賈。極無智識。極無道德。而偏能迎合社會心理。極工於作偽。如醫書一項。係屬專門之學。字句出入。關人性命。乃奸商因見徐洄溪十三種之暢銷也。胆敢以與徐氏毫不相關之他人著作。攙入徐氏書中。編爲徐氏十六種。陳修園之書。則由十六種變爲二十種二十四種。近且有四十種六十種矣。古人已往。何來如許新作。均係奸商賈利。隨便增入者。夫以關人性命之醫書。尙敢如此胆大妄爲。則文學詩歌等類。更無論矣。昔年記者之友。經某書局委任。爲撰明人王次回疑雲集。金聖嘆評燒餅歌。其實所謂王次回金聖嘆者。均現活之人也。欺世騙錢。莫此爲甚。

出版之弊

出版之弊有兩種。一翻印。二仿造。吾國書商。絕無遠大眼光。凡精粹之古本。

精驚之新著。當舉世未知之日。卽送與印行。不受分文酬金。彼亦不肯應允。怕拆本也。一俟人家印出各地暢銷而後。卽眼紅心熱。趕緊學樣。如係古本無版權者。卽出於翻印一途。三十石減爲二十石。二十石減爲十六石。必使字大行疎之善本。變成字細行密之劣本。蓋彼輩絕無他長。惟以貨劣價賤爲競爭唯一之手段。善本售價每部一元者。劣本祇售六角。迭相爲因。迭相爲果。至近日而三國演義等書。每部祇售二三角矣。閱完細字書二三部。一雙好好眼睛。立卽變成近視。此翻印古本之弊也。如係新著。則唯有仿造一法。如十五年前之小說。無一部不是偵探。十年前則無一部不是言情。近則無一部不是社會矣。最初新書。非譯本不行。近則全屬撰述矣。然而偏遠省分如廣東等處。則不論書之有無版權。銷路一暢。彼卽公然翻印。明仗出版

家鞭長莫及。無奈彼何也。此仿造之弊也。至近來報紙所布某某奇術。某某預知法。某某發財訣等。謠言惑衆。近乎拐騙之流。又非出版之弊所能範圍矣。

### 販賣之弊

販賣之弊。屬於販古書者居多。歷來市況商情。求過於供。則值貴。供過於求。則值廉。吾國屢經兵燹。古書之傳流。不僅宋元明本。珍若供璧。即清初刻本。亦已價值連城。售價既高。弊遂百出。其法則書賈二三人。審知某姓藏書極富。現願出售。則先去一二人。登門索閱。翻此弄彼。乘主人之不便。即暗竊中間一二冊。藏之而出。隔十日半月。另遣一人去。翻閱前書。詫曰。此書果係宋刻善本。惜已殘缺。不值錢矣。主人見已殘缺。不得不貶價求售。於是奸販之

願得償矣。更有殘缺之古本。奸販賤價收下。竟會改編目錄。抽換卷頁。售於洋盤好古家。洋盤者。如葉公之好龍。務名而不務實者也。此種販賣之弊。雖不如編輯出版之甚。然一年中受其欺者。不知凡幾也。

# 林傳甲先生訂正 內務部審定 古今名家人庭小史

分	家	之	沈	張	○	○	王	世	皖	祝	宋	之	氏	木	頃	○	家	賢	是
郵	庭	家	縵	金	張	于	余	昌	南	氏	黃	特	之	氏	○	大	勳	書	
費	生	庭	雲	坡	動	右	襄	○	之	之	長	家	家	之	鄒	禹	臣	經	
五	活	庭	生	○	○	任	伯	○	算	家	○	台	及	殖	縣	後	族	學	
分	○	活	○	王	熊	○	小	○	學	庭	灣	瓜	爾	密	孟	裔	範	望	界
	李	○	一	希	杏	孫	楊	○	家	庭	林	爾	氏	八	氏	興	家	以	鉅
	鴻	○	亭	○	伯	斯	○	○	庭	固	密	氏	萬	百	萬	○	學	及	子
	章	○	○	謝	康	張	○	文	唐	始	上	海	之	氏	之	○	○	清	林
	○	麥	謝	廉	張	○	○	詔	梁	梁	姚	實	業	○	杭	不	○	賢	傳
	張	之	衛	惠	季	章	嚴	○	譚	陳	之	家	家	岳	陰	飲	行	婦	甲
	懷	家	總	直	太	方	虞	延	闔	庭	庭	庭	庭	岳	南	浦	酒	搜	先
	上	芝	庭	○	○	炎	○	○	○	○	○	○	○	下	伏	濟	孔	集	生
	海	○	生	鮑	傅	蔡	○	○	○	○	○	○	○	老	人	宅	周	閣	訂
	四	袁	活	咸	增	元	林	陳	雨	小	順	蒙	始	塘	家	庭	公	完	正
	馬	克	○	昌	湘	培	琴	雨	○	史	鼎	回	吳	許	家	庭	備	並	經
	路	文	○	陸	李	莊	○	○	○	○	○	○	○	治	家	庭	後	之	內
	第	○	多	陸	思	思	袁	童	湯	蟄	○	藏	氏	察	格	成	野	人	政
	一	樓	式	亞	伯	浩	○	○	○	○	○	○	○	庭	庭	言	吉	氏	部
	對	訓	女	鴻	○	○	凱	堂	仙	建	庭	庭	庭	○	○	○	○	足	審
	中	全	之	華	士	靜	岑	夏	沈	著	特	○	桂	湖	汗	黃	會	爲	定
	華	書	家	盛	珍	生	春	瑞	仲	作	長	○	湖	南	之	○	○	治	註
	圖	洋	庭	頓	○	○	暄	芳	禮	家	○	城	林	王	黎	及	金	法	冊
	書	裝	生	之	鈕	張	○	○	○	○	○	方	氏	湘	訊	○	○	口	家
	集	一	活	家	鐵	國	伍	鄭	徐	紹	譚	姚	張	綺	之	正	○	人	本
	成	冊	○	庭	生	淦	廷	孝	雨	徵	○	張	氏	之	福	家	曲	有	家
	公	實	格	生	○	芳	胥	之	傳	孫	○	吳	家	庭	庭	林	○	名	訓
	司	洋	蘭	活	蔣	唐	○	○	○	○	中	諸	庭	庭	庭	○	孔	次	古
	發	三	斯	○	竹	蔚	段	陳	胡	刺	山	庭	庭	庭	○	○	○	如	今
	行	角	頓	林	莊	芝	祺	石	雪	繼	○	庭	庭	庭	○	○	○	帝	風
	五	之	肯	○	○	瑞	遺	岩	大	徐	○	始	南	庭	關	端	千	聖	聖

# 百弊叢書卷三十五

## 報館百弊

## 憤勵

余側身報界。已閱十有餘載。素以廉介自守。不作種種舞弊之卑劣行爲。自貶人格。惟此中積弊。知之頗詳。頃承中華圖書集成公司魯君雲奇囑撰此稿。用就余所知者。盡情揭出。分爲三項界說。(一)報館通弊。(二)報館各職員通弊。(三)各弊趣聞。條錄如下。

### 第一章 報館通弊

報館原爲開通民智灌輸文明之所。故報紙亦以消息靈通記載翔實爲主。乃近之辦報者。除各大埠之數家著名報紙。主張中立。不偏不黨。爲全國人



所信仰外。其餘各報。非含有黨派臭味。卽肆其索詐手段。蓋報館原多虧孔。每月正途之收入。僅廣告。定報。派報。三種。除各大埠及各緊要各處。每月正途收入。尙有盈餘。或略足相抵外。其餘各小報。率多入不敷出。非有某黨某派某系之津貼。某某鉅公某某要人之補助。則無米之炊。巧婦束手。將欲維持久遠。殊屬難之又難。勢不得不出於索詐之一途。索詐方法。分爲數端。一以新聞索詐。譬如某某發生一事。經報紙揭載後。設非爲之更正。於名譽上頗有妨礙。勢不得不請更正。惟事出有因。報館不予更正。亦屬特之有故。於是不得不送與暮夜之金。請爲更正。此屬新聞登出後之索詐者一也。

當事情發生之際。當事人深恐報紙登載。諸多不便。預向報館主事者說明。願認股金若干。或捐款若干。請預爲彌縫。務將此段新聞永遠抑置勿登。或

報館中人預知其情。先向當事人說明。應請認捐若干。當爲保全名譽。一經當事者許可。而黃白即可到手。此屬於新聞未登出以前之索詐者又一也。又達官顯官。欲獲肥缺。深恐報館攻擊。缺難到手。乃先與聯絡。俾得有備無患。或得缺後。深恐報館指摘。政不安於位。情願認股若干。或願出捐款若干。暗與聯絡。俾免唾罵。或將報館內重要職員。予以飯桶位置。引爲已助。俾作寒蟬仗馬。不發一聲而已。乃得以肆所欲爲。此屬於聯絡報館及職員者又一也。

報館登載新聞。率多採錄訪稿。乃訪員在外。藉報館名義。招搖誑騙。所在恆有。偶有事情敗露。爲報館知悉。撤消其訪職。乃又假造姓名。續充訪員。仍肆其鬼蜮伎倆。或聯絡編輯人。引爲輿援而已在外。則任意敲詐。無惡不作。此

以訪員頭銜在外索詐者又一也。

至偏於一黨一派之報館。稍異於是。其常年經費。已有某黨某派之津貼。固無患左支右絀。而作此種種之索詐行爲。惟每日所登載之新聞。所主張之言論。率多偏於某黨某系。卽所謂某黨某系之私人喉舌。亦卽某黨某系之機關報紙也。如某黨某系有不正当行爲。當力爲之隱諱。如怪他報登載。又力爲之辨護。其所謂代表輿論。主張純正。促進政治。改良社會等等。爲職志者。全係欺人之語。故世人有嘗稱某報爲某黨之機關報。某報爲某系之機關報等語。能知該報果屬於某黨某系。則閱報者之眼光。當不爲之朦蔽。顛倒是非。惟屬於某黨某系之報紙。則對於反對黨之報紙。無不視爲眼中釘。奮力排斥。而反對黨之報紙。不甘容隱。亦奮力與之辨正。乃語愈辨而愈繁。

事愈辨而愈亂。而每日所登載之新聞。適爲某黨某系之宣戰書。而主持筆政者。方興高采。烈自鳴得意。而閱報者。睹此無謂之新聞。殊覺異常厭目。而報紙之聲價。亦因以日壞。此屬偏於一黨一派之流弊者又一也。

報紙之種類甚多。有日刊焉。有週刊焉。有旬刊焉。有月刊焉。有季刊焉。所謂週刊。旬刊。月刊。季刊者。均屬於雜誌類。惟日刊之報紙。則稱爲日報。以上所述。多屬於日刊之通弊。間有外人在華創辦之報。報內純用華文。若北京之某某等報。上海之某某等報。純係外國人資本。聘華人爲總理。及編輯者。諸如此類。國內頗多。是種報紙。卽名爲外國式之華報。亦卽稱爲冒牌之國貨。偶有交涉發生。則該報之主持言論者。願甘認賊作父。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前威風。絕無價值之可言。是屬偏於外國之流弊者又一也。

又有無賴之徒。藉報館名義以斂財者。甚夥。或以招股爲名。在外敲剝。或以勸捐爲詞。任意需索。或假借報館名義。大登廣告。謂該報如何勝色。如何優點。訂報半年。贈某某貴重贈品。值洋若干元。全年加贈某某珍奇贈品。值洋若干元。大吹法螺。大驅特驅。金絲眼鏡也。金的時辰表也。均爲若輩無上之餌品。訂報者不察。一上其檔。而所獲之贈品。竟了無所有。而所購之報。每日所載之新聞。均陳陳相因。拾人牙慧。令人閱後作三日嘔。偶有親至該館。坐索贈品。所謂金絲眼鏡者。僅值洋幾角之銅絲玻璃眼鏡也。所謂金的時辰表者。僅值洋一元有餘之鍍金時辰表也。以尊重莊嚴之報館。其名譽竟爲若輩掃地殆盡。深願報館同人。排斥敗類。力加整頓。斯則記者所日夜馨香祈禱者也。

以上所述。是屬於報館對外之通弊而言。而內部職員之通弊甚多。茲另編述如下。

### 第二章 報館各職員通弊

報館各職員。名目頗多。關於編輯方面。爲編輯部。營業方面。爲營業部。編輯部職員。首爲總編輯。次爲編輯員。爲翻譯員。爲校對員。爲譯電員。與編輯部有密切關係者。爲投稿人及通信員（卽訪員）是也。營業部職員。首爲營業部經理。次爲發行人。次收發。次廣告。次發報。次兜攬廣告。次會計。與營業部有密切關係者。有賣報人及派報人（附分報）是也。各處之小報館。有以編輯兼發行。廣告兼收發及發報會計。不另多列名目。可以兼辦。惟各大埠之大報館。日銷數萬份。勢不能不分科辦事。茲將各職員通弊。條錄如下。

(甲)編輯部各職員通弊

(一)總編輯

總編輯主持全報筆政。最易作弊。故辦理報館者。聘請總編輯一職務。取其平日操行甚正。潔身自守。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足以當此任。蓋正本清源。提綱挈領。大有人在。可免編輯以下各職員種種通弊。惟當此污濁世界。潔身自守者。固多。而趨炎附勢。貪婪小利者。亦不乏人。其每日所作時評。及所編緊要新聞。如有經人關說。或代爲吹噓。或力爲攻擊。最易作弊。如有品格卑鄙。往往受人運動。以公家之言論。變爲私人之喉舌。或某某機關。予以顧問諮議等名目。月領乾薪。怡然自得。所謂主持公道代表輿情者。盡屬空言。是亦總編輯之通弊也。

## (一) 編輯員

編輯員登載新聞。其弊與總編輯同。惟範圍稍狹。僅限於各地方之新聞耳。

## (二) 翻譯員

一稿不能兩售。係報館阻止稿件之通例。乃各處報館之翻譯員。往往將譯成之稿。付登此報。又將同樣之稿。暗與別報。另得酬金。此等弊端。各報頗多。凡屬貪婪小利者流。明知故犯。噫。

## (四) 校對員

校對一職。責任較輕。原無弊端之可言。惟校對重要新聞。率有暗洩別報之情事者。蓋報館新聞。首以敏捷為主。一經洩漏。則此報與彼報。所得新聞。彼此相同。無優劣遲早之可言。是亦校對員之弊也。



(五)譯電員

報館最緊要之新聞。厥惟各處專電。每一電聞。電員頗多。內有特別要聞。以三等急電拍來者。是項要電。電費既昂。拍費員得之亦非易。乃譯電員往往有暗洩別報。俾是項之電報費等諸虛糜。如辦報者能對此項職員。嚴爲監守。可杜此弊。

(六)投稿人

一稿不能兩售。前已概切言之。乃投稿者。往往將此稿已投登甲報。得有酬金。逾數日。復將同樣稿子。再投乙報。編者不察。最易爲侮弄。間有登出後。雖經閱報者指出。取消其酬金。而編者已受他侮弄一翻。有登載明日黃花之詭矣。間有與人挾有仇恨。捏造種種趣聞。任意污讒。而被害之人。情難容忍。

前赴報館搗亂。或赴法庭起訴。要求報館賠償名譽損失。是皆投稿人之弊也。

### (七)訪員

訪員之弊。前於報館通弊內。已約略言之。其挾嫌捏造新聞污蔑他人名譽之通弊。約與前項投稿人相同。茲不贅述。

### (乙)營業部各職員通弊

#### (一)營業部經理

營業部經理一職。即營業部之主任。或有兼任報館總經理一職。或有由總經理兼任此職。當此任者。其注意之點。在於營業範圍。兼籌報館常年款項。故凡認股也。勸捐也。籌款也。如以公家之款。飽入私囊。殊屬易易。或經人運

動。津貼其車馬之公費。加贈其顧問諮議之虛銜。卽受人請託。改變論調。此營業經理之通弊也。

(二) 發行人

報館所有各報。均須人代爲發行。然發行該報者。卽謂之發行人。蓋發行人之通弊。往往有將發行之報。以多報少。能將每日發報之郵費清單。及與郵局蓋印之發行回單。核諸派報之簿冊。是否相符。及印字房每日發出之報紙。是否符合。卽可澈底清查。杜絕此弊。

(三) 收發員

收發一職。最關緊要。銀錢之出入。信件之收發。均經該員之手。其舞弊也。往往有攙收款項情事。如偶有發覺。應將寄款人所收之回單。及郵局掛信之

回執。究係何人手筆。何人籤字。即可查出。

(四)廣告員

廣告一紙。積弊甚深。關於無切實證據之可查者。即將門市送來之現交告白費。於收入後。轉填一筆。係何人經手。應付以回扣若干。其所付之回扣。即可飽入私囊。或經人關說。暗將廣告夾登報內。無關緊要之處。不另立戶名。而已可向另收廣告費。或直接送來之廣告。面與接洽後。改爲其人經手。而已乃另得其回扣費。當事者能嚴爲鑒察。可杜此弊。

(五)發報人

發報人之通弊。往往有將舊存及隔日之報。另行批售於賣報人。或售於定報人。或有夾寄票籤情事。主事者能將每日存報若干。嚴爲監守。或每日發

出之票籤。與定報簿及郵局郵單。詳細查對。是否符合。不難即時查出。

(六)廣告攬攬員

攬攬廣告者。即廣告之掮客。其舞弊也。往往有攬收廣告款項情事。蓋廣告即由彼送登。而款項須交彼手收取。該員收取款項後。詭稱款未收來。任意延宕。亦屢見不鮮。

(七)會計員

會計之通弊。首在購買物價之浮報。經手之回扣。帳目之舞弊等等。主事者能嚴爲督察。可免此弊。

(八)賣報人

賣報人之通弊。往往有欲購本日新出之報紙。竟與以前日之舊報。或以賣

報爲名。擅入人家或棧房內。盜取各物。如此等弊。均常有所聞。

(九)派報人

派報人之弊。往往欠款已鉅。函請停止寄報。而新欠之報款。均概不解償。一面又另立一派報處名目。匯來款項。請派報幾份等語。如此等弊。屢見不鮮。發行人能將該派報處所寄之洋告罄。卽行停止寄報。可杜此弊。

第三章 各弊趣聞

三十萬收買報館

洪憲皇帝欲登極時。因各報言論。多不贊成。心甚惡之。卽用猛烈手段。封閉者封閉。停郵者停郵。惟各大埠之各大報館。開設既久。銷數亦多。其所主張之言論。亦頗純正。如強行封閉。恐不足以饜民意。乃用三十萬金。多方收買。

俾令改變論調。一時傳爲笑談。

帝制報竟吃炸彈

在帝制時代。開設上海之亞細亞報館。純係洪憲一班功臣所組織。鼓吹帝制甚力。一日忽接無名信多封。囑爲改變論調。不應。突有炸彈自天外飛來。轟然一聲。落在該館二層樓上。旋即轉墜地下。僅炸碎該館玻璃幾方。聞該彈不炸原由。因該報館已預防及此。將二層樓窗外均密布鐵網。炸彈投入時。適落在鐵網上面。故即墜入地下。惟該報全體辦事人。經此一嚇。均紛請辭職。不敢在該館辦事。而該報亦即因此停辦云。

鴻福券大施騙術

上海上年有某某等報館。忽於某日隨報分贈彩券一紙。美其名曰鴻福券。

券分三等辦法。一等送金錶一只。二等送銀杯一只。三等送銀筷一雙。價值自六十元以至數元不等。贈出之券，不明分等次。令得券者用火烘之。卽有等次之綠字現出。（其法以口水蘸筆書於白券之上。純爲一等。初視之絕無痕跡。以火烘之卽顯。）得券者就火烘之。知爲一等。亟向該館定報。并付全年報款。所謂贈品者。僅係值洋一元有餘之鍍金銅錶。始知受給而已。無及。聞該報因此收入不鮮云。

### 殺愛妾大被敲詐

某埠有富翁某甲。新納愛妾某氏。與外人犯姦。被某知情。晝夜拷打。服毒自盡。各報訪員。得此消息。均份向某甲索詐。并面示新聞訪稿一則。如不與接洽清楚。當卽分登各報。一經公堂或檢廳知情。提起公訴。難免罪戾云云。某



甲無奈。挽人與之說項。許與孔方。事始告寢。亦趣聞也。

# 百弊叢書卷三十六

## 藥房百弊

魯濱生

上篇既述醫生之弊矣茲篇則言藥房之弊因醫家與藥房有連帶關係分道揚鑣一孔出氣者也醫生定方藥房合劑狼狽爲奸而毒計成矣然藥房之黑幕一重揭破又是一重五花八門千變萬化一卷書幾夏紙七寸毛錐何能如照怪靈犀窮形盡相不過舉其數端而括大概焉挂一漏萬識者諒之。

## 藥房新鮮之廣告

上海商埠爲天下中外第三碼頭除英國倫敦法國巴黎就要算着中國江

蘇。上。海。卽。如。美。國。紐。約。德。國。柏。林。俄。國。聖。彼。得。堡。亦。無。上。海。之。繁。華。興。盛。所。以。不。論。外。國。中。國。遠。遠。近。近。之。士。女。好。好。醜。醜。之。貨。物。莫。不。梯。山。航。海。成。羣。結。隊。而。來。市。集。長。日。城。開。不。夜。真。天。上。極。樂。國。人。間。銷。金。窟。也。爭。奇。炫。異。各。盡。其。長。商。界。用。心。最。捷。目。的。在。吸。取。人。財。其。中。尤。以。藥。房。取。利。最。厚。居。心。最。毒。深。體。吳。諺。銅。錢。出。在。衆。人。頭。一。語。於。是。大。吹。法。螺。撰。離。奇。玄。秘。之。文。章。登。風。行。地。球。之。報。紙。內。地。風。氣。未。開。習。尙。質。樸。耳。聞。上。海。已。久。心。慕。上。海。已。深。意。謂。上。海。之。居。室。必。是。玉。宇。瓊。樓。意。謂。上。海。之。人。物。必。是。才。子。佳。人。意。謂。上。海。之。服。飾。必。是。翠。被。霓。裳。意。謂。上。海。之。肴。饌。必。是。鳳。髓。龍。肝。意。謂。上。海。之。貨。品。必。是。瑤。草。仙。葩。故。一。聞。上。海。兩。字。心。中。如。到。上。海。眼。中。如。見。上。海。水。複。山。重。不。能。躬。逢。其。盛。引。爲。畢。世。大。恨。夫。天。之。生。人。不。論。男。女。老。少。秉。父。母。血。肉。

之體受天地風霜之虐感時序寒暑之侵說人能免疾病者誰人不怕疾病者貪生患死亦衆生萬類之常情何況乎人哉設一日偶抱沉疴或瘋癱或癡隔或五癆七傷或蛇皮頑癬或癢瘡結痂或贅瘤癰瘡或者餓不能食渴不能飲倦不能臥立不能行痒不能搔痛不能扒醫藥無效丹方無功求生不得求死不甘之時而忽覩上海報紙煌煌大書某某藥房特請英法德美日本畢業某某醫學博士監製某某藥水專治某疾某證（下邊竭力吹拚命吹順口吹放膽吹更有天誅地滅男盜女娼之誓詞作爲自己保證）諸語遠省病人莫不喜形於色以爲命不該絕海上還有靈丹濟世於是稟爺娘告妻子囑兄弟託友朋想法匯款交郵寄局而購某某大藥房之某某寶貝藥十打八打十瓶八瓶中國地廣人多此省有病人彼省未必無病人人

貌雖異人心則同一處如是處處如是而某大藥房門前之生意如山陰古道擁擠不開矣藥房生意好吹法愈加妙此皆報紙告白之實効也於是登告白更覺起勁請君試觀海上各家報紙後幅各業告白不過占地位十分之三而某某藥房某某藥局某某製藥公司之仙丹靈丸妙膏人人吃之可以不死之奇文十分中據了六七我誠佩服他言語如何這般說得出心思如何這般想得出面皮如何這般老得出藥房中大老板對我哈哈大笑說怪不得你要窮現在世界言語弗會話心思弗會想面皮弗會老別人身邊銅錢那能到我袋裏來

藥房美麗之裝潢

古語云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同是一個人衣文繡卽稱之爲富翁衣敝縵卽

呼。之。爲。窮。鬼。同。是。一。尊。佛。現。金。身。則。帝。王。膜。拜。塑。泥。團。則。童。穉。扛。抬。西。子。蒙。不。潔。路。人。且。掩。鼻。可。見。文。之。勝。質。質。之。須。文。文。質。彬。彬。斯。成。美。備。藥。房。乃。善。體。此。意。每。出。一。藥。品。譬。如。藥。本。祇。有。三。十。文。裝。璜。費。却。要。二。三。角。水。晶。之。玻。瓶。精。明。滑。手。畫。彩。之。錦。盒。豔。麗。悅。心。定。價。每。瓶。一。元。每。盒。捌。角。購。者。愛。其。瓶。之。靈。巧。喜。其。盒。之。絢。爛。竟。有。不。必。其。藥。而。祇。欲。此。晶。瓶。與。彩。盒。者。然。其。一。本。七。利。之。生。意。他。從。裝。璜。中。得。來。故。裝。璜。一。門。斷。斷。不。可。少。斷。斷。不。可。不。考。究。

### 藥房印刷之假信

藥房本爲三百六十行之外闖業說真方賣假藥原無可議之價值然其中大有傑出人才令人欽佩其所用心思全在假中着想廣告之遍登裝璜之考究本爲招徠生意之媒介然無實驗之證據而欲使全中國相信不疑豈

不。大。難。必。須。藉。二。三。偉。大。人。物。竭。誠。提。倡。登。高。一。呼。衆。山。皆。響。東。海。起。浪。百。川。朝。宗。此。亦。人。情。物。理。之。常。藥。房。深。得。其。秘。於。是。出。重。價。聘。定。一。舊。時。廣。交。遊。而。今。日。淪。落。滬。上。者。充。作。藥。房。交。際。員。遇。有。政。界。偉。人。商。界。闊。客。學。界。名。士。之。來。歇。浦。小。作。寓。公。者。彼。必。設。法。與。之。聯。絡。酒。樓。妓。院。趨。奉。追。隨。不。惜。功。夫。往。來。酬。酢。及。至。進。京。闊。客。返。省。名。士。歸。校。彼。必。河。橋。折。柳。握。手。依。依。贈。別。無。他。以。金。華。之。蔣。腿。龍。井。之。團。茶。玻。瓶。之。藥。水。錦。盒。之。藥。丸。皆。本。藥。房。出。品。殷。勤。進。獻。聊。表。微。忱。而。所。謂。政。界。偉。人。商。界。闊。客。學。界。名。士。眼。高。於。頂。初。不。介。意。然。無。端。受。此。厚。貺。應。作。如。何。報。答。交。際。員。趁。此。時。機。笑。容。滿。面。珍。重。行。旌。抵。埠。後。務。乞。惠。賜。雲。箋。以。慰。遙。憶。函。尾。便。筆。能。荷。譽。美。敝。藥。房。之。出。品。擬。將。惠。函。廣。登。各。報。俾。吾。四。萬。萬。同。胞。抱。病。者。讀。報。紙。而。購。買。藥。丸。藥。水。立。起。

沈。疴。強。身。強。種。強。國。均。在。乎。此。是。不。獨。敝。藥。房。之。榮。幸。先。生。之。造。福。不。淺。也。  
一。般。大。人。物。靡。不。樂。從。三。分。郵。票。一。紙。虛。文。將。來。至。滬。又。可。得。大。藥。房。之。歡。  
迎。交。際。員。之。招。待。故。還。轉。家。鄉。第。一。件。即。磨。墨。揮。毫。作。書。伸。謝。交。際。員。得。此。  
魚。雁。不。啻。曹。阿。瞞。漢。廷。受。九。錫。向。大。經。理。自。稱。魏。王。膚。功。奏。捷。大。經。理。大。喜。  
即。囑。他。夥。以。信。付。照。相。館。雕。刻。銅。版。並。以。郵。局。地。址。年。月。圖。章。一。一。排。列。印。  
刷。清。楚。於。是。近。處。發。傳。單。遠。處。寄。證。書。遍。登。大。小。各。報。賭。神。罰。咒。信。口。亂。吹。  
局。外。人。見。之。以。爲。千。真。萬。確。萬。確。千。真。斷。無。大。人。物。虛。言。欺。詐。不。知。陽。羨。籠。  
鵝。幻。中。生。幻。真。確。卽。是。虛。僞。耶。照。此。鬼。域。做。作。神。仙。亦。難。察。難。詳。無。怪。庸。俗。  
人。入。其。圈。套。如。墮。五。里。霧。中。而。迷。離。惆。恍。也。

### 藥房紀念之贈影



人難得十歲雞難得半斤開店到數十年不移果屬非易近來有一種新花樣不論何項店鋪每值坐月（商界舊有謠諺五荒六疫七死八活金九銀十謂五月如飢荒六月如疫癘七月如人死八月可活動矣九月十月則金銀進門矣五六月謂坐月）或生意清時必門前廣貼紅紙簷下高懸白布大書特書本號開設已久營業信實早蒙各界惠顧交口稱揚茲逢十週紀念特別減價一月照碼對折且備有彩券十萬張張張有彩於是一班貪小便宜者趨之若鶩彼店中之店底貨一掃而空死物變爲活本藥房善用此術吞裏開店秋裏就有半週紀念之花頭記者曰從今後各店家可以舉行一月紀念一月紀念一刻紀念將來必有一分紀念一秒紀念一剎那一彈指紀念市儈可笑竟至於此

藥房應時之出品

水旱燥濕天氣之變也。疾病痛痒人身之厄也。天不能無水旱燥濕人不能無疾病痛痒此一定之理不能挽回趨避者也。藥房具大神通大力大資本大作爲竟可挽回造化趨避災殃每逢夏秋時令藥房中大出風頭有一種病出彼卽有一種藥對付小鬼看見藥房搖頭闔王走過藥房歎氣陰間死人少陽間活人多一到藥房人人包可長生不老。

藥房上街之兜售

有福之人常服藥無福之人常健康何以康健反爲無福服藥倒算有福哉。因康健則東奔西走服藥則高臥養神藥房做生意如螻蟻會鑽無縫階沿人家上店來買還要勞移貴駕不如自己拿貨色送上門來任人選擇人家。

貨色。買着。店家。生意。做着。一舉。兩得。豈不大妙。此法。東洋。人創之。於前。中國。人學之。於後。暢銷。國貨。總算。中國。人爭氣。可惜。玻璃。水晶。瓶。新從。神戶。株式。會社。裝來。雞頭。牌。瑪。琲。恰。自。大阪。製藥。公司。買進。五分鐘。熱度。現在。二十八。妙矣。一個。洪。鱸。烟。消。火。滅。敢。問。藥。房。兜。售。人。有。補。救。再。造。人。心。丸。否。然。而。我。問。藥。房。裏。買。補。救。再。造。人。心。丸。亦。是。我。兩。眼。害。紅。模。糊。不。辨。有。識。者。必。笑。我。五。十。年。老。娘。倒。紉。嬰。兒。也。

# 百弊叢書卷三十七

## 醫界百弊

## 百之

余初自海外歸。診斷一切。悉遵西法。雖婦女來就診者。亦使袒胸露腹。以便聽視。往往有起而去者。余頗怪之。以爲婦女不甚開通。且未嘗就診於新醫。故只知切脈可以知病。而不知新醫別有診法也。某日一時髦女子來。予欲如法診視。渠有難色。予曉之曰。新醫診病。不專重脈。凡有可以直接診視之處。皆當直接診視。尙不止於聽視胸腹也。女子哂曰。先生豈以儂爲未嘗就診於西醫者耶。須知大馬路之某醫生。四馬路之某醫生。及某某醫院等。儂皆到過。要不過切脈而已。其欲聽者。亦但就衷衣之外聽之。初未嘗使人袒

露也。余聞此。乃恍然於一般新醫之曲學阿世。彼蓋枉己所學以徇世俗所好。但求生意不逃脫。辨症之得失。非所計也。

賄賂公行。最是我國惡習。不謂光明正大之醫界。乃亦如是。時髦醫生某某。其得名也。純恃廣告。各處輪船火車旅館劇場等處。莫不有爲彼招攬生意之人。紹介一人進門。卽得二分回用。故人多某爲吹噓。其門常如市焉。又友人某君告余。謂某某醫院。吾曾因欲割痔瘡。入院十餘日。吾之入院。以某君介紹。故得蒙優待。鄰室病人某。入院無介紹者。又不識世務。不行賄賂。故日夜叫號痛苦。看護人不爲報告醫生。醫生亦不之問。每隔三數日始一至其室。略一審視。囑看護人一二語卽去。看護人亦自漠然置之。予親見是人叫號以死。嗚呼慘矣。

今年春又一友人告我。謂彼於正月六日。曾至某日人醫院求診。該日人僅略一診視。卽向索費六元。云。余頗訝其多。後遇此日醫。戲謂之曰。一診索六銀。無乃太昂乎。其人笑曰。君初歸國。尙未識貴國人之心理耳。須知彼輩腦筋中。胥有一廉貨弗好。好貨弗廉之觀念。故非索六金。不足見予爲好貨。且貴國諺語有遠來和尙會念經之句。我外人也。價愈昂。愈足以尊我身分。而堅病人崇拜之心。不如是。又安可者。余默然。嗟乎。華人崇拜外人之心。乃爲外人所覷破。故能顛倒我輩於掌股之上。不亦大可哀耶。

有患梅毒者。卽余門求治。曰。先生能爲我包醫乎。余聞之勃然作色。曰。包醫之名。自予歸國後始得聞之。世界中萬萬無此辦法也。且非有學問道德者所爲之事。學問二字。吾誠不敢自居。顧奈何以不道德事。強予爲之。須知無。

論如何輕病。吾決不肯包醫也。其人不解吾意。瞠目久之。搔頭而去。時有友人在坐。俟客去後。潛讓吾曰。是何子之頑也。包醫一事。新舊醫皆習爲之。君耳亦聞之熟矣。吾不解子何深惡而痛絕之也。且子不包醫有二失焉。病者望疾速愈。而恐醫者之不負責任。故故延宕而誤之也。故喜包醫以爲責。有攸歸。可指日期。痊耳。子不之許。病人以子爲不肯負責。誰敢深信不疑而求子診療乎。喪失信用一也。滬上醫士。車載斗量。誰有學問。誰無學問。誰有實力。誰無實力。病者皆茫無頭緒。故恆以包醫試之。以爲有真本事實力者。必能拿住病症。判決凶吉。若是者必能包醫。其不肯包醫者。必爲中無把握。不敢嘗試耳。子不肯包醫。人皆以子爲不能醫彼之病矣。喪失名譽二也。余曰。君知醫學上有萬不容包醫之理乎。請淺言以明之。今有刀錐之末傷人之

指使我醫之。我不能保其必無後患也。何以言之。吾新醫學界有所謂微生物者（即細菌）白喉赤痢梅毒傷寒之類皆細菌爲之祟也。此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吾安知叢爾之傷。不有彼傷風細菌侵入其創口乎。數日之後。病始發現。死者蓋十之八九。包之者將何以解其責乎。由是觀之。雖毫末之病亦未可以輕視。世之醫士竟膽敢爲之者。存徼倖之心。而熟於遁逃之路耳。然此猶可謂意外之變。非醫士之咎也。乃竟有萬不能愈之病。醫亦慨然包之。當其承包之日。已開巧遁之門。迨醫之無效。乃故故吹毛求疵。歸咎病人。謂其保養不善。違已敎令。致使功敗垂成。云云。則不但包費不能短少。錙銖且從而索取名譽毀壞之費矣。此吾所以斥之爲不道德也。友人又曰。子言誠然。然亦可變通爲之。視來者之病。苟守正當之療法。必能治愈者。不妨包。



之。設有意外之變。則歸諸病人之命運。君亦可告無罪於人矣。晚近人心變詭。百出。包醫有包醫之弊。不包者亦有不包之弊。即吾前所謂延宕不負責任之人也。然則充子之論。非不作醫士不可。百行百弊。充子之論。非不作人不可。不然弊等耳。何惡於包醫。何愛於不包醫而去就之乎。余笑對曰。謹受教。余將擇其豫徵多良者而包醫之。可乎。友人亦失笑。遂別去。

有中醫以善醫膨脹名者。其操術也。以針爲名。而以大量之蓖麻子油使之瀉。奏效甚多。秘其藥不宣。病人某延彼使診。彼出油令病人飲。此病人固時服西藥者。嗅其味類蓖麻子油。以示余。余嗅之。果蓖麻子油也。轉以問中醫。中醫乃躊躇曰。予所恃者。全在針法。此藥固不甚緊要也。卽處一方與之病者。又以問余。余告之曰。水膨以瀉爲第一法。效之遲速。視瀉之疾徐。試不服

蓖麻子油。雖針當不見效。已而病人服其方。果不見效。復服油。大瀉數日。腹即平。中醫又謂之曰。君腹中有蟲。可向藥房買山道年一兩。分四回服。兩日服完。則虫皆出矣。病人復告余。余驚問曰。已服否。病人曰未。余色始定。笑謂曰。幸哉。君幾爲彼所殺矣。夫藥房所謂兩者。卽一盞斯計重二十八克蘭。據德國藥局方。山道年一回服量之最大者（卽一回之極量）不過十分克蘭之一。（○。一）過此必且中毒。且招不測。今中醫數君一回服七克蘭。其必死也無疑。嗟乎。今日中醫往往竊用西藥而秘其名。論藥不論病之世界。固宜有此類事。奈何貪功邀名。不願人之死生。若此醫者。真可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者矣。

有患喉痛者。就中醫針之。腦後一針。深入五分許。越日而頭頸強直。不可左

右顧。越三日而頭痛。越五日而嚙語昏憤。延余診之。余告其家曰。此名外傷性腦膜炎。西醫之用刀針也。必先用消毒藥水殺菌。或置之沸湯中。然後敢施之人身。下針之處。又必用消毒藥水。細擦其皮膚。然後敢下針焉。非不憚煩也。以吾輩腦中。知細菌學。知細菌之隨處皆有。知細菌侵入人身爲害之烈。故直接用於人身之刀針。不敢不謹慎消毒。中醫針家。目不覩細菌之形。耳不聞細菌之說。其用針也。往往礪以鞋底。拭以粗紙。含針鋒於口中。而潤以涎唾。以之刺入人體。是播種細菌於人體也。故針之效。十不見一二。而受其害者。恆十得五六。此無他不消毒。不殺菌。有以使之然耳。今此病者。受腦後一針。深入五分。病源細菌。隨針而入。故越日而頭頸發炎。強痛不能左右顧。又越日而傳至腦膜。故頭痛。今則腦膜炎症。完全成立。其險極矣。幸免者。

十人中一二人耳。此病人果於七日後卽死。嗟乎。細菌之學。發明已數十年。世界各國。普通不學醫之人。皆知之矣。而我國醫士。憤憤於醉夢之中者。猶如此。可慨也。

有自寧波倉皇來就醫者。視其人如無病者。問之則曰。腦膜炎也。余笑問誰告君者。答曰。寧波某醫生。蓋赫然有名之西醫也。問有何證候。曰。鼻中常流黃膿。余告之曰。腦膜炎者。昏懵不省人事。君果患此。又安能航海由甬而滬。君所患者。我國名曰臭淵。西醫名曰上顎竇蓄膿。彼某醫不識此病。因我國俗謂鼻淵爲腦漏。遂誤以爲腦膜炎。可謂怪矣。嗟乎。今之西醫多矣。大率皆看護男之資格。未嘗受完全教育。一知半解。殺人不少。就醫者其慎擇之。

上海爲東亞通商巨埠。舟車輻輳。今年夏秋之交。霍亂（卽虎列拉）盛行。殺

人如麻。因之人人震懼。一友人之婦。患急性腸炎。邀余診視。謂我曰。已請某西醫診過。謂此痧氣。幸尙未變疫症。再遲兩小時則危矣。此等言語。殊非西醫所宜出。夫既曰痧。曰疫症。則彼醫必以爲痧與疫症。顯然甲乙兩病。各不相同。今彼醫曰。痧尙未變疫。再閱兩時。卽變成疫症。此乃俗傳瘧變傷寒之謬論。舊醫抄襲用之。以欺不知醫者。試以學理繩之。實有大謬不然者。須知各種傳染病。證候雖有相似。然皆有特別之微生物。爲其主因。瘧有瘧之微生虫。傷寒有傷寒之微生虫。決無瘧疾微生虫變爲傷寒微生虫之理。猶之狗不能變貓。虎不能變鼠也。故痧之不能變疫。亦以其病原迥然不同。謂發痧而竟變疫。則必於痧之外。復有疫之病原微生物侵入體中。而後乃能生疫。斷無痧症進一步卽變爲疫。謂以痧與疫病原相同。不過就症之輕重而

異其名。則卽不得謂之變。且予又詢其治法。則不過一針樟腦以脫。若果是重症。決不能以一針樟腦。卽可遏止其變化。左右思維。此言直無可解說之理。爲西醫者。旣明微生物學。則當知痧是痧。疫是疫。萬萬不能混同。尤當以病源不同。告之病家。使普通社會漸明根本。卽症候極相似。不能分別。亦宜正告病家。豈可慮病家之笑我無識。而遽效舊醫不識本源。說摸稜兩可之辭。以自欺欺人乎。余憶在某醫院時。有肺癆人求診。余索其痰驗之。其人告余曰。據某博士言。細查痰中。雖未發見肺癆菌。而造成癆菌之材料。已具矣。斯言也。其狡獪。更甚於治疫者。

今世人有特性焉。曰喜闊綽。故醫必輝煌其醫室。高張其聲價。則病者奉之若神明。雖爲藥斃。至死猶服。若其人質樸。其聲平和。而取值廉。則病者必懷。

輕貌之見。雖病除猶或疑之。卽日人所謂好貨弗廉廉貨勿好之成見也。此種惡習性。不但爲外人揣透。卽國人亦皆知之。於是黠者乃得取巧圖利矣。某君謂余曰。上海名醫易做。但須有資本金二千元。不出半年卽成名醫。固不必有學問也。君等苦攻十餘年。眞笨伯哉。余愕然。某君笑曰。君毋訝。須知以一千元登廣告。一千元裝診室。略識頭痛發熱等藥。卽可濟事。因爲我歷數某某用何法某某操何術。今皆赫然海上名醫矣。余笑曰。民智日開。教育日盛。競爭日烈。不有實學以爲後盾。無根之花。不可以久榮也。君之眼光。勿但囿於目前。乃以爲之歷數某人信用已衰。某人名譽已損。客乃默然。

近日滬上盛行一種注射。名曰補針。一針索價二三十元。余初不知爲何藥。後探之。知爲尋常強心劑。一針之價僅一元耳。余曾見湘鄉某人患白喉。造

某藥房中求某醫診治。一針血清。索價至十五元。問其血清單位。則一千單位也。夫今日之白喉血清療法。注射血清。以多爲貴。輕症白喉。亦須注射兩三千單位。方爲萬全。若一千單位。須價十五元。則三千單位。須四十五元矣。中產以下之家。一患白喉。安能有此力量。注射血清。唯有聽天命待死而已。嗚呼。

某女醫士爲海上有名女醫。其所處方。皆鹽酸與小蘇打並用。此實天下第一奇方。一見而知其人之不識藥性。夫鹽酸之化學構造爲  $\text{HCl}$ 。小蘇打之化學構造爲  $\text{NaCO}_3$ 。兩者相合  $\text{HCl} + \text{NaCO}_3 \parallel \text{NaCl} + \text{HO} + \text{CO}_2$ 。其所變化之物。爲水爲炭酸氣。爲食鹽。然則何不逕以鹽湯灌之。豈不省事。而必爲此世界未有不合理之處方乎。嗟乎。今日之西醫。類此輩者多矣。論其資格。



不過看護人耳。彼不知化學。不知理物。不知算學。普通知識且不備。安足以語專門。卽以專門言之。不知解剖。不知病理。不知生理。不知醫化學。不知微生物。學無怪其不知藥。不知病也。嗚呼。自此輩受社會之歡迎。而學問有志之士。退避三舍。不敢與之爲伍矣。

或謂余曰。自子之懸壺海上也。不見有一張新奇之廣告。登入新聞紙。何也。余笑曰。各國新聞紙上。非不有醫士之廣告。然不過標其姓名住址。與所專治爲何科而已。未有標奇立異。無恥下流。若吾國之甚者也。僕雖不敏。甚者稍修邊幅。以挽醫界之頹風。君子愛人以德。客誠愛我。請勿以新奇之廣告爲勸也。今試與客觀我國之新聞紙。且先與客讀賣藥之廣告。何病無藥。何藥不效。仙丹神劑。莫與爭衡。醫士直爲無用之廢物。可以束諸高閣而不問。

矣。又試與客觀醫士之廣告。何科無良醫。何醫非國手。扁鵲華陀莫與爭衡。天下之人皆可盡其天年。安有不起之病。然欲細察之病。不延醫徒服賣藥。未嘗能愈。照廣告延醫。亦未嘗應手。而痊是皆與事實大不相符。皆誇大虛僞之告白。有以聳動衆人之耳目。欺騙社會之心理而已。彼夤緣網羅當時之大人先生。以爲介紹。然此介紹之大人先生。已身生病。斷不請若輩診治。服若輩湯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世之大人先生。久已不聞此義。然濫爲紹介。死後固當入拔舌地獄。所可惜者。醫士以道自尊。而乃搖尾乞憐。仰首求大人先生之提拔。以冀多殺病人。爲一己混飯吃計。亦太不自愛矣。然此輩醫生。還算高尙。余曾送客至車站。見有某醫生。肖像赫然掛於壁上。念此公必爲驚天動地有大發明之醫祖。數十年前之枯骨也。歸而閱醫史。竟

無其名。又以爲犯大罪過之庸醫。榜之通衢。使人知戒。而刑名上無其案。詢之於人。始知爲懸壺海上某大醫生之廣告。此誠異想天開新奇之發明哉。然以學問中人視之。此種行爲頗覺可恥。不料此醫生廣告更有令人作嘔者。一日客邀余至某劇場觀劇。一幕甫畢。而此醫生之尊姓大名竟發現於幕上。嗚呼。此種地方而有醫生廣告。直倚門賣笑之伎倆矣。客試思之。此爲有學問之人乎。有品格之人乎。此等新奇廣告。貽笑於同道。見嗤於識者。雖能騙得金錢。不但留得自身污點。亦且使吾醫界蒙其大辱。吾言及此。吾欲爲吾醫界放聲一哭。

醫生百弊

蓮 舫

醫所以寄死生藥所以治疾病人生宇宙間秉父母血肉之身肢冒雨露犯

霜雪行止坐臥於風塵煙霧之中上自卿貴下至黎庶果無一人能免疾病者小病曰疾大疾曰病小病不治卽爲大病大病早醫能化小疾人身有五臟故醫家用藥分五色別五味應五方定五序各歸臟腑掃除惡濁內經論之藁詳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其味酸凡藥色屬青者入肝經肝色亦青木司春令肝旺於春爲木臟故曰肝木南方丙丁火其色赤其味苦凡藥色屬赤者入心經心色亦赤火司夏令心旺於夏爲火臟故曰心火西方庚辛金其色白其味辣凡藥色屬白者入肺經肺色亦白金司秋令肺旺於秋爲金臟故曰肺金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其味鹹凡藥色屬黑者入腎經腎色亦黑水司冬令腎旺於冬爲水臟故曰腎水中央戊己土其色黃其味甘凡藥色屬黃者入脾經脾色亦黃土司中央四季令脾旺於四季爲土臟故曰脾土醫

家。審。定。節。序。應。照。方。向。辨。別。臭。味。剖。分。色。澤。然。後。詳。詢。病。家。之。年。歲。籍。貫。貧。富。勞。逸。久。暫。諸。要。鍵。合。諸。望。問。聞。切。據。脈。理。立。方。劑。病。情。得。八。九。而。藥。性。見。功。效。否。則。藥。不。能。對。證。病。何。能。告。瘳。

醫。家。何。以。詳。詢。病。家。年。歲。籍。貫。也。貧。富。勞。逸。久。暫。也。病。家。年。歲。有。老。幼。少。壯。籍。貫。有。東。南。西。北。處。境。有。貧。富。貴。賤。平。日。作。事。有。勞。動。安。逸。抱。疴。時。期。有。久。暫。新。舊。老。幼。之。氣。弱。少。壯。之。氣。強。東。南。之。骨。瘦。西。北。之。骨。粗。貧。賤。人。爲。藜。藿。之。軀。富。貴。人。爲。膏。粱。之。體。勞。動。者。乃。筋。舒。絡。展。安。逸。者。乃。心。曠。情。怡。抱。疴。之。時。久。則。治。宜。求。緩。進。暫。則。損。宜。求。猛。攻。不。同。之。點。如。此。醫。家。非。神。聖。仙。佛。安。能。羅。羅。清。疏。而。萬。無。一。失。所。以。望。問。聞。切。四。大。端。缺。一。不。可。至。謂。按。脈。知。病。是。欺。人。之。論。

何謂望問聞切望者望氣色也問者問病根也聞者聞音聲也切者切脈理也望其氣色之枯潤問其病根之深淺聞其音聲之高低切其脈理之浮沈滑數絃緊洪芤夫而後聚精會神驅使草木介蟲挽救瘋癆癰癩故不通天文者不可以爲醫不知命相者不可以爲醫不達世變者不可以爲醫不讀破萬卷書不行遍萬里路不可以爲醫非絕頂聰明胸懷機巧妙悟之才口出秦蘇田駢之談筆參鬼神造化之奇不可以爲醫彼三折肱九折臂一法通萬法通談何容易范仲淹有言我不能爲良相當退爲良醫良相治國拯民水火良醫治病救人生死足見良醫與良相同功無恆者不易作也而今則滿坑滿谷遍地皆良醫名醫時醫竟欲覓一庸醫而不能得盡善盡美矣豈非吾輩不知醫者疾病時之大幸歟

試問今日之所謂時醫名醫良醫曾讀素問靈樞否曾見伊尹湯液否曾翻張仲景傷寒論否曾熟悉本草綱目否曾背誦湯頭歌訣否曾辨悉藥材種類否時醫嗤我以鼻名醫付我以笑良醫贈我以白眼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仲子路之言吾儕同道奉爲金科玉律也若徒讀死書固執成方是猶刻舟尋劍緣木釣魚豈能以一孔之見應萬變之求哉嘻我不意破天荒之妙語出諸良醫之口能不五體投地深佩且服哉夫如是始可成大名鼎鼎之醫家若彼走方郎中搖虎撐賣老鼠藥者斷斷無此解人頤之高論

古之醫分十三科祝由科內科外科眼科耳科牙科咽喉科傷科瘋科針科砭科婦科小兒科等等各專一藝學有專長童而習之白首不能工從未聞一人而兼衆長者今之舉事突過先哲非獨能內外兩科必連帶婦科小兒

科能咽喉科者必連帶眼科耳牙科能傷科者必連帶針灸若砭科早已失傳祝由科流入江湖上等衣冠不屑學茲復於十三科外加入花柳科皮膚科痧痘科諸名稱竟一能而無一不能真神乎其技矣  
醫家十三科中以內科爲最高級婦科小兒科都隸焉外科卽瘍醫癰疽齧齧名士不爲眼科耳牙科咽喉科併入外科一類若傷科瘋科針灸多下流傳授手法口訣以獵取人財茲姑不具論誰先言內科人物而餘可概括知矣

### 醫生之廣告

內科醫家大半前清不第秀才居多考試停後進取無門學堂教習亦崇尚新法別無生計可圖乃羅雀掘鼠擲擋行李過來滬上案頭置幾部方書報



紙登幾行廣告用盡平生氣力大吹特吹不曰某處世醫卽曰那裏名士三個指頭如十萬毛瑟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華陀扁鵲不能專美於前妙手回春恩同再造經友朋之挽留暫駐歇浦以告同病以登彼岸幸勿交臂失之一派花言闊之生厭而洋場百里中人海人山總有死弗完之壽頭入他圈套登門請教郎中之生意興隆矣偶一亂箭射的倖起沈疴則大書特書威恩報德揚名之告白接二連三不斷望平街報館之石階沿家家踏破

醫生之場面

醫生要出名正復不難第一妙法房屋必租在沿馬路門面顯揚銅鑄招牌如黃金耀眼庭心堆疊十數花盆安放一兩包車掛號先生撥冗捧鬢磨藥粉牌上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門診請出數十行龍洋銀角銅板亂積筆硯之

旁。像。拆。字。攤。室。中。陳。設。紅。木。器。具。壁。上。高。懸。名。人。書。畫。間。雜。本。主。人。放。大。照。片。報。時。鐘。錚。鏦。響。客。堂。中。列。坐。六。七。貧。友。僱。僕。冒。充。待。診。生。病。人。見。有。人。張。頭。探。腦。入。門。口。卽。預。備。一。二。能。員。摠。衣。摠。袋。出。鈔。票。走。向。掛。號。檯。前。故。作。朗。聲。說。感。謝。醫。家。語。昨。自。服。先。生。藥。阿。公。寒。熱。半。夜。退。今。早。已。索。粥。湯。吃。特。來。早。拔。號。請。先。生。出。門。先。顧。我。家。一。朝。病。脫。體。香。燭。匾。額。來。謝。再。造。德。又。一。人。作。下。大。夫。裝。亦。出。大。龍。元。十。枚。小。銅。元。一。角。向。掛。號。人。說。來。歷。小。東。翁。今。年。十。九。歲。春。初。結。婚。小。夫。妻。琴。瑟。頗。調。終。日。夜。形。影。不。離。像。鴛。鴦。前。晚。忽。發。熱。昨。晚。幾。昏。厥。來。勢。頗。凶。猛。可。怕。彼。爺。娘。我。老。東。家。心。荒。亂。無。主。幸。中。西。醫。生。都。請。到。一。按。脈。均。搖。頭。蹙。額。無。善。策。或。云。是。夾。食。或。云。是。夾。氣。或。云。是。夾。陰。七。顛。八。倒。究。屬。不。知。是。何。病。証。少。奶。奶。哭。得。死。還。魂。現。在。白。克。路。陳。公。

館。鼻。老。爺。薦。此。地。好。先。生。請。拔。早。立。刻。去。掛。號。人。側。耳。聽。罷。先。問。姓。再。問。地。址。似。下。大。夫。裝。束。者。一。一。答。姓。溫。貝。勒。路。九。千。四。百。六。十。五。號。半。洋。房。說。罷。得。脚。力。回。扣。一。角。匆。匆。出。門。去。向。之。真。來。延。醫。人。業。已。耳。熟。能。詳。欽。佩。先。生。不。置。於。是。真。正。袖。出。龍。元。五。枚。小。龍。元。一。角。向。掛。號。處。真。正。掛。號。也。

醫生之身價

醫。生。之。身。價。可。謂。世。間。最。貴。之。物。矣。今。舉。上。海。一。隅。而。論。假。如。醫。生。住。英。租。界。三。馬。路。其。醫。寓。掛。號。處。必。有。一。煌。煌。大。書。特。書。之。診。例。橫。單。高。貼。於。牆。上。門。診。每。日。午。前。九。時。起。至。十二。時。停。診。號。金。銅。元。八。枚。診。金。小。洋。六。角。拔。號。加。倍。轉。方。減。半。外。科。加。半。藥。費。面。議。

出。診。每。日。午。後。三。時。起。至。晚。間。十。時。止。英。租。界。診。金。五。元。號。金。小。洋。

一角車費八角。法租界診金六元。號金小洋一角。銅元五枚。車費九角。美租界七元。號金小洋一角。銅元六枚。車費一元。南市診金拾元。號金小洋二角。車資一元四角。城內照南市例。拔早深夜均加半。

諸君試思近日醫家類此者居多。數窮人生病有何法可以延致。惟聽天聽死而已。縱使典盡衣衫。賣完器具。傷心咽淚。祇望病人好而拚命。請此醫生病家望眼雙穿。盼望醫生光降。以爲是活仙人。活菩薩。活佛。活世尊。孰知醫生一到。並不介意。匆匆按脈。草草立方。寥寥叮囑。不數語。得得輪蹄歸去矣。我爲病家一思。即在法租界。算看封車費七元以外。貧戶請貴價醫生病勢必重病勢重。則藥品當然名貴。一錢川連。兩錢石斛。三錢洋參。四錢野朮。五

六錢。羚羊角。誦芬堂。存心濟世。沾利尙輕。此一劑藥。大洋三塊。無餘。則合諸醫。金七元。而拾只羊。消歸烏有。縱使醫家有真本領。眞眼光。眞膽量。對證發藥。如是之重病。豈能一服而愈。欲請則無錢。看死又不忍。當此時。當此境。蕭條四壁。牛衣犢褲。間飯竈斷炊。茗鑪絕火。繩牀臥可生。將死之人。爲之妻。爲之母。爲之兒。女者。方寸迴腸。中之苦惱。告與誰知。我欲代爲之哭。有聲無淚。世上帝與我知。醫誓斬此弊。學范希文。不爲良相。

醫生之妝腔

白居易琵琶行。詠潯陽商婦。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寫商婦之自高身價。故作此欲前復却之姿態。博難能易好之譽。我謂當日之潯陽商婦。非自高身價。而故作此情狀也。在商婦意中。我昔日爲潯陽江邊之妓。今

日已嫁商人主中饋商人泊宅泛家賣茶去浮梁我重蒞潯陽停船江岸良  
人遠別孤坐蘭艫對此秋水蘆花激波皓月不禁感觸離愁愴懷身世借四  
條絃索以寫心憂初不意隔江司馬送客來茲忽入太守請聲傳喚教彈舊  
譜出則自己舍羞不出則恐郎官見怒故斜抱琵琶半遮顏面遲遲珊珊而  
始出來以樂天翁詩句形容海上之醫生可稱描畫鬚眉惟妙惟肖醫室之  
懸壺賣藝本如妓樓之倚門賣笑得錢不擇主顧當卽應召以取人憐應微  
以分人憂今醫家博獵金錢到手猶復千奇萬怪畜勢粧腔不能分人憂反  
致添人憂是不及妓寮之紅踐飛去翠袖偕來直捷爽快取人憐而果得人  
憐也訂約三時六時不至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裝出一副時髦腔調以爲病  
家拔號加封之地步居心狠毒殺不可赦

予友某君。流寓海上。業醫。三指生涯。頗負盛譽。予課暇。輒至其藥室。笑談爲破。悶消。愁之計。嘗見其有延聘往診者。十幾家。掛號時。再四求懇。早臨禱感。而予友必促膝抵掌。至滿街燈火。後始叱御者。駕馬登車。出門就道也。予熱腸快口。勸其速去。速回。樂得事了。暢叙一則。免病家望眼。一則使自家舒意。何必貪逸於前。而積勞於後。某君笑曰。子非醫。安知醫之難。若一召。卽往。彼必視我。作剃頭剔脚之流。招之可來。揮之可去。醫家之身分。賤聲譽。從此薄。生意亦因之而稀。澹須故裝格調。一眼三板。夫然後聽歌者。凝神一志。側耳靜坐。領略曲中滋味。若纔抽斑管。未協官商。遂卽引吭高歌。舞衫出幕。在我以爲紫雲法曲。本宜早獻仙音。孰知力竭聲嘶。喉嚨乾破。顧曲者掉頭不顧。視爲梨園雜色。賤工轉不及鮑老郎。當雙袖慙跳。

筵前四座盡傾一場闕彩焉世無周心瑾誰是真嘗音不得不矯揉造作和。下。里。巴。人。吾。道。苦。衷。非。閣。下。所。詳。悉。嗚。呼。予。友。言。一。似。醫。家。之。惡。劇。都。爲。病。家。演。成。者。雖。然。予。雖。與。其。友。予。終。不。樂。聞。其。語。

### 醫生之藝術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各有一業以立身士能讀書明禮義行教化農能耕種熟五穀冶陶漁工能構思造器具營版築商能入市集百物通貿遷醫生則於不農不士不商不工於四民之外獨標一幟別有驚人藝術能起人之沈疴延人之壽命特成一種奇藝美術以利濟天下古之醫視人之疾如己之疾能咀含草木普救衆生今之醫視人之病如狗之病能騙詐金錢不顧天良叩其鑿則高讀調論之外無他長試其術則蠻鍼瞎灸之外無他技以人



之。身。體。作。我。之。箭。靶。中。鵠。則。歸。功。於。已。不。中。鵠。則。歸。咎。於。天。至。今。日。而。猶。望。醫。生。有。起。死。回。生。之。術。鏤。肝。剖。膽。之。藝。烏。可。求。哉。

醫生之心腸

天。生。萬。物。奇。妙。至。不。可。思。議。除。植。物。礦。物。無。知。識。氣。血。外。其。餘。凡。屬。有。知。識。氣。血。者。皆。有。心。腸。狼。之。心。腸。最。狠。虎。之。心。腸。最。猛。蛇。之。心。腸。最。曲。貓。之。心。腸。最。陰。險。潑。婦。之。心。腸。最。惡。毒。然。一。與。醫。生。較。優。劣。則。狼。之。心。腸。見。其。善。虎。之。心。腸。見。其。慈。蛇。之。心。腸。見。其。直。貓。之。心。腸。見。其。柔。和。潑。婦。之。心。腸。見。其。溫。良。是。則。醫。家。之。心。腸。究。屬。何。等。格。性。吾。謂。有。狼。之。狠。虎。之。猛。蛇。之。曲。貓。之。陰。險。潑。婦。之。惡。毒。合。一。鑪。而。共。鑄。千。錠。百。鍊。成。一。種。天。地。不。容。神。鬼。不。測。之。心。腸。其。味。辣。其。色。黑。其。性。毒。其。體。堅。剛。其。位。置。生。於。肩。之。下。乳。之。上。兩。腋。之。間。按。

諸腹中空空洞洞渺無一物也。

### 醫生之包拍

醫生至病家。每留心看其人家場面之寬狹。不問其人病根之深淺。輕重如病者爲其家之主人翁。或小主人視如樑棟珍寶者。彼必先用言語以恫嚇。之後出手段。以籠絡之。說病人來源之凶險。誇自己本領之高强。漸漸引入。穀中一力包拍。看包診包。愈議定謝儀二千元。藥資五百塊。愈期九十天。寫立保單。先取一半。醫生銅錢到手。居然出錢。至藥店配藥。老蘇梗。夏枯草。甘菊。屑等等。礮成粉碎。雜以香料。搓成粒丸。丸皮裹以硃砂。青黛。珠粉。紅者。紅綠者。綠白者。白五光十色。團轉芬馥。可愛。送往病家。如獲仙寶。而統計醫生耗去真本。却亦不少。配藥磨粉合丸種種手工。非大洋一元小洋五六角。

不可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該醫生一片救世婆心。烏可湮沒不彰。病家自得。醫生保單心一定。又得醫生手製秘方靈丹。心又一定。九十天中無一日無一時無一刻不盼望春回再造。早脫病魔。孰知吃藥歸吃藥。添病歸添病。逐漸沉重而毫不輕鬆。病家嚇請問醫生。醫生笑答病家語。我包九十天好。並非包你八十天好。未到九十天如何可着急了。三個月再來問我。

醫生之卸肩

時光流水轉瞬。易過朝往夜來。鳥飛兔走。九十日屈指將屆矣。向之所包看包愈。包拍之病人。飲食減少。面色灰敗。肌肉消瘦。音聲低啞。氣力疲頹。脈息絃。莖。夢魂顛倒。語言糊塗。唇齒焦黑。死象漸露。生機將絕。病家急急來請醫生。往治。醫生挺胸凸肚。擺擺搖搖。依然怒馬高車。至病家大踏步而入大門。

病家婦女婢僕仍以爲仙人佛菩薩救苦救難觀世音降臨對病人則暗中彈淚向醫生則竭誠懇求醫生至病榻撫病人體按病人脈視病人舌胎觀病人氣色病人則回臥牀裏手亂攞腳亂跌聲口忽徐忽疾醫生觀此情形不慌不忙說出幾句話來我看這種病不知看好了多少前年哈同路張家少太太去年致遠街洪家二少爺今年九畝地史家三先生均是此種毛病我都一力包看一手經理現在張家少太太已經產了小姐洪家二少爺在雲南榮任縣知事史家三先生到天津創辦鑛務從無一個不好的難道獨有你家我不肯出力看好麼不過生病病人亦有幾種說法醫生有本領病家會服侍飲食冷暖之間要當心病人與健人不同若要專靠醫生用力病家自不小心這是醫生就是神農轉世亦無能爲力我原包九十天說好亦在

此。九。十。天。說。不。好。亦。在。此。九。十。天。現。在。已。經。將。到。三。個。月。並。非。在。十。天。八。天。出。花。頭。我。做。郎。中。的。眼。光。亦。算。看。得。弗。差。至。於。一。個。人。壽。數。已。到。任。憑。你。神。通。廣。大。亦。無。用。處。如。其。府。上。勿。相。信。我。不。妨。請。別。位。高。明。至。於。鄙。人。之。心。亦。算。用。盡。再。要。如。何。說。法。鄙。人。亦。無。可。說。矣。醫。生。大。踏。步。出。門。登。車。叱。馬。而。歸。病。人。卽。於。是。夕。別。紅。塵。煩。惱。世。界。跨。鶴。上。太。虛。仙。府。而。醫。生。歸。寓。飽。吃。芙。蓉。膏。俟。黃。昏。人。靜。獨。在。電。燈。光。底。聳。肩。搖。膝。點。頭。搆。思。伏。於。紅。木。案。上。起。廣。告。謝。恩。稿。明。日。囑。車。夫。阿。桂。送。往。望。平。街。各。報。館。去。登。封。面。闌。也。

# 百弊叢書卷三十八

## 米行百弊

守險

米爲萬民生活之源。業此者除每石加取廩得餘利之外。而作種種弊竇。是直令人髮指。大者如販米出洋。已經人民報告。報章指摘。無容記者饒舌也。茲摘其對於斗筲之人。博取蠅頭者。試分別言之。

(一) 糴入 老農胼手胝足。終歲勤勞。血汗所得。惟登場時之糴米耳。而米商糴入之斛。往往大於糴出者約五升。每石則多一斗矣。問之。則曰。去糠去糶。却與糴出者相等。不知糶米之價。較低於白米之價八折。而折耗早寓於銀錢之中。兼之斛米時。又出許多手術。米將滿口。而暗中以脚重跌斛身。使

米緊擠於斛內。與鬆缺者相較。多則一二升。少亦八九合。斛口甚小。出袋之際。必有米橫出斛外。多者亦數合不等。斛下有竹筐。每斛一次。必出筐一次。以致十石之米。東耗西折。僅存八石餘也。而發錢時。又有種種折扣。或云廟捐幾分。或云捐力若干。每石進行。必減除一二角左右。又有不滿大洋者。必以小洋計算。盤剝銀水。若再有零數爲分者。則以每十文爲一分計算。甚至攙入銅洋鉛角。常常有之。言其弊竇。吾不禁爲老農長歎息也。

(一) 糴出 糴出之弊。更多於糴入。試分別言之。

(甲) 着潮 凡次日門莊所賣之米。必於上夜納入沸水。每水一大碗。可漲出米一升。水必煑沸。則熱度甚烈。卽從米中侵入。而米皮仍燥。雖善辨者不能識破也。

(乙)和次 上高白米。則和以私米。次號者。則和以草子糠糲。每石如和一二升。則購者無從覺察也。

(丙)量指 量米時。手術甚快。往往以大指嵌於升內。則一升已少半合。或一合。若以一石十石並計之。其數亦甚可觀。

他若夾底斗。夾底斛。冷囤米。熱囤米等弊。尤爲指不勝屈。若富室巨戶。通年計算。雖多費數十元數百元。固無大害。而於肩挑背負之小販。終日奔走。所得之資。值以米價奇昂之際。卽公道賣買。猶不足以圖一飽。况又遇此意外弊竇。再減其量。能免枵腹之虞耶。言之不勝浩歎。

續

士諤

米爲人生日食必需之品。無貴無賤。無老無小。無男無女。日必消耗。一升或



八合。故其生意之廣。進出之巨。爲百業中之魁首。然而米行之利。至薄也。斗斛之制。有定也。佣鈿之取。有限也。裝運之費。有規也。夫以極大之資本。取極微之利息。若不從中舞弊。不幾令該業東夥。喝西風乎。弊竇之起。亦出於不得已爾。該業東夥。聞吾此言。當亦許爲知言也。

米行之尋常弊竇

尋常弊竇者。米行固有之積弊也。一攙低米。二攙水。三攙泥屑。第一第二。係對於米之作用。三則對於菜子之作用也。凡客人來內地買米。行家竭力招待。煙酒嫖賭。惟客所爲。奉令惟謹。罔敢拂逆。惟於看過樣子。講定價錢之後。積極進行第一事。卽暗中以低價之米。攙入好米之中。連夜趕辦。防不及防。况客人此時。早被嫖賭纏得昏天黑地。更無餘暇來管此事。及米粒下艙。米

船開出採米之地。則船家之舞弊手段開場矣。其弊卽以河中之水攪入米船。米得水而漲。石額頓長。船家卽以長出之米。私自偷出。脚踏平機。三分賊氣。諺語之來。正爲此也。僑客人之採買者。係菜子。則行中所攪者。係泥屑而非。低米。此種積弊。松江之泗涇鎮爲最盛。其餘如賣空缸。則襲油行買空賣空之餘智。名雖生意。實則賭博之類耳。

### 米行之特別弊竇

特別弊竇。又分兩等。一等是大手筆。當國人禁米出口最嚴之時。運動政界要人充作股東。大發護照。託名軍米。公然採買。盈千累萬。裝運出洋。天下皆飢。一人獨飽。此大手等筆也。一等是小手筆。此輩心術雖壞。手段却愚。不能攀附權要。只好狗苟蠅營。明知米禁森嚴。不便公然裝運。於是有將米裝在

洋綫袋中。以麵粉報關。私運出口者。有用民船偷過海關。卸向外國兵船者。更有磨米爲粉。冒作麵粉者。雞偷鼠竊。不過偷天換日之技倆。此小手筆也。特別弊竇。雖祇有此兩等。而近日各業各界之罷工風潮。此落彼起。已都是承他所賜矣。

### △△△文明家庭之新掛景▽▽▽

梁任公文章經濟薄海同欽惜墨寶書法未行於世人多欲求之而不能得茲從友人處覓得任公墨寶三尺七言對一副公諸同好定價一元特價四角郵費六分

世界第一攝影珂羅版精印西湖全景一橫幅張篤序文定價五角特價三角

世界第一攝影珂羅版精印長城全景一橫幅章太炎序文定價五角特價三角

世界第一攝影珂羅版精印頤和園全景一橫幅徐世昌序文定價五角特價三角

世界第一攝影珂羅版精印滬江全影一橫幅王湘綺序文定價五角特價三角

以上四大橫幅特價洋八角郵費加一成計算外埠郵局匯票不週之處郵票一律通用

上海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 百弊叢書卷三十九

## 典當百弊

嗚呼，典當一業，富翁窮鬼，交易往來之地也。世間最有趣者，富翁最難堪者，窮鬼。饑無食，寒無衣，借貸無門，投奔無路，一樣無樣樣，無身上冷腹中餓。女哭兒啼，母愁妻怨，訪親戚，則道遠尋友，朋則交薄。處此境，當此時，呼天不應，莫可奈何。惟有於蕭條四壁之間，寥落一椽之內，搜刮破銅爛鐵，犢禪牛衣，送入長生庫，質得少許青錢，將殘生苟度。彼富家翁，住高堂，臥繡闥，飫羊羔，而恨羶披狐裘，而苦累墜。悅親戚之情，話招友，朋而言歡。忽念蓬戶甕牖，餐風宿雨之苦，同胞濟衆果難，博施猶病，想一條生路出。

萬貫資財。收細微利息。放寬大年月。付物來支錢。去兩邊活動。各不相虧。法良意美。莫過於此。記者厲滬久耳。聞滬人之事體。多目覩滬人之情形。實在瀛言。滬卽以上海一隅而論。洋場百十里。居戶億兆。家窮鬼多。而富翁少。嘗謂上海如無典當。編氓。廕。陔。不知到若何地。步或問君說典當。有如是之好處。何又說典當有絕大之弊端。閱者少安毋躁。請爲緩緩陳之。若自問有窮鬼資格者。深受典當痛苦。而又不可一日與此公離。必以我老白相。老外甥。不以誑言欺人也。一笑。

老板

開典當朋友無半個。窮人弗是有田。定是有屋。餘錢盈千累萬。苦無用處。若再買田。恨佃戶之頑梗。再造屋。怨房客之刁奸。想做別樣生理。又恐外行蝕。

本倒不如千穩萬妥。開典當盤利錢。當當頭朋友。有物抵償。縱使生意。清利息枯。貫頭賣弗起。亦不致於連本帶利一塔精光。較諸金子洋貨。綢緞錢莊。裝潢大場面。闊開銷費。進出險總不及典當之扳住葫蘆。揠子看定泥洞。摸蟹萬無一失也。并且一則存救人之心。一則顧利己之益。一舉雙得。何樂不爲。有錢而不想發洋財者。多歡喜開典當。

### 朝奉

典當夥計稱朝奉。多徽州人。有幫口。猶衙門裏之刑名師爺。必請紹興人。徽州朝奉做人家一個銅鈿。看得播籃大。勿捨得吃弗捨得着。豬油燻醬。嘴唇皮上揩揩。竟有從小出來到老不歸去者。現在典當夥計各處人。皆有湖州南潯蘇州洞庭山人。尤多。規矩弗及徽駱駝。故作弊之心。腸更惡作弊之手。

段尤高一不小心開典當朋友當當頭朋友兩位朋友多吃朝奉之黃瓜蒂

爭價

窮鬼將衣服銅錫或其他金銀珠翠古董玩器等物送入典鋪朝奉必逐件細看看了一遍再看一遍譬如這樣東西值洋一元彼必先算買價賣價十八個月的利上加利然後說當洋五角或四角窮鬼只立好在櫃台外掂起子脚伸長子頭頸（因典當之櫃台比別種店家格外高縱使印度紅頭三伯伯來亦看勿出櫃台上物事）哀聲乞憐說要當六角七角朝奉必勿肯多方作難窮鬼沒法待糴米下鍋只得忍痛遵命於是朝奉還要把來件翻來覆去的看過嘴裏打起徽州調王破衣片光皮背搭銀手鐲五兩五錢半

每兩一元每錢一角此以銀元計數者也有家典鋪以錢計數者則每兩一千文每錢一百文洋歸洋錢歸錢當洋則以洋贖當錢則以錢贖當而絕者弗問焉當票上寫五兩五錢半扣去存箱費白單紙其實到手不過五兩三錢多現折蝕已經不少窮人爲權濟目前之急只望現錢到手應用亦萬萬顧不到此

### 期限

古時典當限期絕沒要三十六個月足足三年咸豐洪揚髮亂後改爲二十四個月迨至光緒末葉典當吃本愈重民間十室九空當當者多贖當者少綢緞花色有時不時金銀珠翠價鉅有漲落於是合議向官廳立案限期十八個月十八月後不贖則所當物爲典當所有當票作爲廢紙矣



加利

假如所當之件爲窮人心愛之物或係父母所傳或係親友所贈或係自遠方出重價千難萬難購買得來一時割肉醫瘡飲鴆解渴將此物送入質庫當之易贖之難無法取贖絕沒則大爲可惜心實不甘於是向典中以利息付清注載當票角上然而窮人未能暴富及至十八個月又到依然無力取贖心再不願絕沒再設法加利如是一算約有三四年頭家境愈窘意懶心灰亦無暇顧及愛物到時過期不贖仍歸典鋪沒收而兩三次加上之利息比當年更加倍徒窮人愈弄愈窮職是之故一爲念及着實可憐

捉看

張姓人當了物件明知自己將來無力取贖欲以當票賣與李姓亦可多得

幾錢稍補不足（如衣裳首飾當本十元者當票可賣二元或一元不等）李姓人僅見當票不見物之好歹須往質庫中一看於是持票至庫言明來歷加一出錢（譬如當十元者捉看費須化一元多少類推）小郎捉包將該物取出李姓看得合意則出票價買票出當本贖當均與張姓無涉惟捉看費一元是小郎之外快（典當中徒弟曰小郎）不能在當本內扣算如不合意化了捉看費儘可不贖物則小郎仍捧歸庫內安藏

### 掛失

窮人身邊鈔票少當票多冬天當夏衫夏天當棉被亦屬尋常之事無足爲奇若一到夏天天氣漸熱布衫着不牢必須贖出夏衫假裝面子若一到冬天天氣漸冷單被擋不住必須贖出棉被抵禦嚴寒檢票子忽然失去應

用。要。物。之。票。恐。爲。他。人。拾。去。便。宜。取。贖。當。票。遍。尋。不。得。不。知。流。落。何。處。於。是。趕。至。原。質。庫。說。明。情。形。朝。奉。翻。查。帳。簿。與。口。語。相。符。準。許。來。人。掛。失。又。是。一個。花。樣。叫。外。加。一。裏。加。一。外。加。一。歸。本。圖。地。保。作。證。之。費。裏。加。一。歸。櫃。檯。朝。奉。補。票。之。酬。（假。如。當。本。一。百。元。外。加。一。要。十。元。裏。加。一。亦。是。十。元。爺。親。娘。眷。無。推。扳。只。認。銅。錢。不。認。人）將。來。原。票。出。現。作。爲。廢。紙。不。能。贖。物。而。以。新。票。爲。有。用。証。券。焉。

扣水

典。當。用。角。洋。作。錢。當。出。時。照。市。面。兌。價。多。一。文。贖。當。時。收。入。角。洋。照。市。價。少。一。文。一。出。一。入。上。下。有。四。文。之。差。池。一。人。拆。蝕。雖。有。幾。而。朝。奉。每。日。之。進。款。至。少。有。數。百。文。

白單紙

人來當衣服。照例存箱。如來件原有包袱。或用他紙裹好。朝奉必以爲不合。格須用本典之白單紙。重包白單紙。市價每張十文。朝奉所賣之紙。每張二十文。卽自已去買。也不可。此乃典當朝奉硬敲窮竹槓之妙法也。他時將物贖去。而白單紙須扯去。不與原人。彼到晚。囑包房打包時。仍以舊白單紙包用一張白單紙。至少要賣四五次。朝奉打算如是之精。可不敬佩害怕哉。

串當

櫃台朝奉管包先生。壞起良心來。一無抵禦。彼兩人合股合串。小弄弄一月。可得數十元大生活。一月可得數百元。然彼等既壞。良善經手。害東家。決不肯小弄弄。斷然大上生活也。何謂大上生活。譬如櫃台朝奉與管包先生。

兩人素來莫逆。出帳多。進帳少。碰着經手刻扣東家。算小店中歷年賺錢。不分紅利。於是懷恨在心。這兩位大朝奉。大先生同謀合串。弄出一個原做衣莊店生意。眼光好。而現在失業。者三人。聯絡一氣。囑渠每晚至石路各衣莊。喝攤上揀貨色之生辣。起看者。買四五件。或六七九十件。至明日到本典質錢。認定該朝奉。典當內朝奉有頭櫃一。二櫃二。三櫃四。四櫃五。櫃之別。坐位將衣服送上。該朝奉明知就裏。故作不知。譬如此種貨物。別人來當。祇有三十元。有了暗號。可當七十元。到晚管包打。包並不查問。還家三分開。拆明日再來。此種交易。人不知。鬼不覺。縱使弄穿。亦要到十八個月後。並且可以加利。儘管延宕得落一年。兩載下來。只當勿贖。任憑你本錢足。後門多。亦要攔淺。等你攔淺。彼朝奉管包三十六。着開步。走挑之天天矣。近年來廣東人所開之。

押當出此種毛病者已有數起鴉片間上來押頭店上去悖入悖出亦是天道好還。

### 劃當

每逢二八兩月爲春盤秋盤各處提莊都來滬上當舖中劃貨當本一百元加貫頭或十二貫或十六貫儘數劃去而分賣與衣莊銀樓銅錫店典當中親友先期得知劃貨日可於臨時提揀一二好貨出錢向提莊友人購買真有好物便宜貨也。

記者乃當當人而非開當人此中過門接目究未能深知確悉一二切實之病却非風影之談總之當當人之苦有口難言我今生晚矣難望有開當之一日來生必向閻羅天子前乞取人身願爲開當之富翁不

再願爲當當之窮鬼吾知普上海不少當當之人再隔一百年與諸同志重投母胎重來上海同做開典當老板未識少吃無穿之諸同志尊意如何倘蒙許可請以當票爲憑鈔票股票無效

其子攘羊

指嚴

上海石路有某押典者生涯頗不惡肆主少年漁色老而癱瘓一子曰阿毛幼因溺愛長遂不肖日與匪類爲伍近更拜幫匪某甲爲老頭子一般共產之師弟兄無日不追隨其左右衣之食之俱取於毛毛入不敷出乃竊乃父之資以供揮霍旋爲父所覺密令典中夥友加意防範毛志不得逞近忽有人爲毛設計將己身上之皮袍脫下令人向阿毛當典質而以阿毛之袍暫披其身乃令阿毛短衣歸去俟打烊時卽將日間當下之袍披之而出並

私。翻。簿。子。上。戳。出。贖。十。鈴。記。八。方。無。礙。神。鬼。不。知。而。洋。妖。則。輾。轉。入。於。阿。毛。  
囊。中。矣。其。人。爲。設。是。策。分。肥。必。豐。是。雙。方。有。利。也。所。苦。者。爲。典。主。之。毛。父。耳。  
吾。聞。錢。莊。奸。黠。之。徒。有。賣。空。買。空。之。滑。頭。辦。法。不。圖。今。日。竟。有。當。空。之。舉。噫。  
於。此。見。人。心。之。日。趨。奸。險。矣。



## 眞本易筋經

此係西竺達摩師著西竺聖僧般刺秘諦譯有唐之李藥師宋之宏毅將軍牛皋序言凡人身之筋骨脈絡行功之次第方法皆獨具眞傳爲拳藝中千金不換之秘寶附刊各種拳術亦俱集取名手非尋常可比洋裝一冊實洋二角半

## 環游名勝記

此係許指巖先生著分環遊全球爲七部曰亞洲曰歐洲曰美洲曰澳洲曰非洲曰大洋洲曰國內舉凡通都巨埠名山佳水其繁華氣象清幽景緻皆能一一道出手此一編恍若臥遊洋裝一冊實洋四角

# 百弊叢書卷四十

## 善舉百弊

阿 備

善舉是社會最道德的事業。記者加以作弊之名。未免阻人向善之心。豈不  
畏罪過然而記者作此非敢誣樂善好施之君子。所以誅蛇心佛口之鄙夫。  
蓋鋤莠助苗之意也。

善舉弊端之最大者。莫如發行彩票。既開賭博之風。又長僥倖之心。其弊一  
彩票票價大者五六元。小者一二元。而揭其最巨獎額。號召人前。不曰五六  
萬。即曰一二萬。愚人無知妄想發財。舉其勞力所積血汗所得。爭相購買。一  
次不中。至於再三。大利未獲。生計已窮。於是流爲盜賊者。有之。自戕生命者。

亦有之。其弊二所售票價除六七成派分中獎外票局中上自總理下逮役夫均有薪資巨者千百金小亦幾十元如是由總局而分局由分局而支局總計員役不下千數百人祇此薪資一項其餘剩之三四成票價已化用過半矣。况今日假善舉之名發行彩票其初皆運動行政機關始得批准故按期於票價盈餘內須提幾分之幾以作酬勞有此種種剝削其真正用於善舉者爲數甚微其弊三現在彩票之盛較滿清末季尤甚中下社會頗受其害作此俑者都爲鼎鼎有名之慈善家無怪一般人之心理視善舉爲有名無實之事也。

舊有之善舉其弊最巨者莫如各省之積穀中國數百年來備荒政策視爲要圖故全國一千數百縣靡不有積穀一項富庶之縣竟有積至數十萬石

之多。卽貧瘠之縣。亦有積數千石者。向來辦法。士紳經管。官長監察。立法固不得謂之不善。但大利在前。不思染指。近世鮮有其人。况一般官紳。視爲利藪。侵蝕之弊。於是乎生。大抵官有要需。勾結士紳。提撥以濟急。於是紳有急用。亦隱瞞官長。挪借以應需。而且不肖之官。一挪永無返還之日。無賴之紳。一借遂歸烏有。之鄉。嗚呼。積穀一項。實爲千萬窮民備荒之用。乃一入少數官紳之手。任意移挪。未遭災患。倉廩空虛。及至凶荒。徒使吾民流離溝壑而已。近數十年間。善舉名目日見增加。所謂防疫也。救火也。收養孤兒也。救濟婦孺也。以及兵荒水荒。募捐之之告。紛披於報章。論其性質純屬慈善事業。卽經理其事者。固不乏仁心濟世之人。但以記者耳聞目見。其中託名歛錢假公肥私。亦時時有之。

昔宣統二三年間自東三省發見鼠疫沿京奉路線西及山陝南至湘鄂疫區之廣幾遍西北各省一時全國震駭紛紛設立檢疫防疫等所經三四月疫勢漸息各省報銷防疫經費巨者百萬少亦十數萬并且辦事人員皆得優獎實則其有疫患者祇吉林奉天直隸山東山西五省而已其餘各省因見防疫經費可作正項支銷治疫人員可得從優獎叙於是無疫之地亦借發見疫厲之名羣起而舉辦防疫蓋此等事體既可得財又可得名一舉兩利何樂不爲中國官辦之善舉大率類此

善舉之由官辦者往往有名無實民國成立以來遂以慈善行政劃入自治範圍以地方之人爲地方謀幸福似可稍得實在於是所謂消防也修路也施藥施材也皆得於自治經費內酌量支配然而攷察各地自治成績與官

辦者相去無幾。即以記者本鄉而論。民國元年。二年間。自治公所組織消防隊。購置應用器具。一時公款不敷。乃向地方勸募。人以有關自己利害。靡不慷慨解囊。集款有二千餘元之鉅。詎爲自治領袖者。收集此款。僅購他處用舊洋龍一具。又損壞皮帶一條。並水桶燈籠數事。計其所值。實在不滿千金。而一筆鉅款。遂報銷用盡矣。迄今此種洋龍皮帶。尙在其家中。前年適有火警。取來施救。機關悉壞。龍頭無一滴之水。噴出事後。向其詰問。竟諉過於無修。理。經費人亦無可奈何。

至於遇兵荒水荒。凡經收捐款。機關弊端更大。恆有一般人。祇願助捐。不願留名。此爲經收者最易舞弊。例甲捐洋伍元。書無名氏。乙捐洋伍元。亦書無名氏。經收者卽乾沒一份報銷冊上。開列無名氏捐洋伍元。甲見之信爲己。

之。捐。款。無。悞。乙。見。之。亦。信。爲。己。之。捐。款。無。悞。而。不。知。一。注。捐。款。已。暗。中。銷。化。矣。清。季。甘。肅。旱。荒。托。滬。上。某。報。爲。經。收。機。關。該。報。經。理。用。此。法。隱。沒。捐。款。爲。數。甚。巨。後。雖。受。輿。論。攻。擊。終。未。揭。破。秘。幕。更。有。勸。募。棉。衣。作。弊。亦。易。例。如。有。甲。捐。棉。衣。百。副。經。募。者。擇。其。材。料。稍。優。漸。行。抽。出。乃。向。舊。衣。店。購。破。爛。者。充。之。逕。寄。災。區。捐。助。者。與。收。捐。者。不。知。其。奸。彼。抽。出。之。衣。依。然。售。諸。衣。鋪。一。轉。移。間。已。獲。不。貲。矣。其。他。散。賬。人。員。查。賬。人。員。無。一。不。可。作。弊。曾。憶。民。國。二。三。年。間。滬。上。有。所。謂。義。賑。會。者。會。長。爲。全。國。瞻。仰。革。命。偉。人。某。君。於。會。務。素。不。顧。問。一。切。事。權。悉。委。託。副。會。長。一。人。一。時。會。中。職。員。若。文。牘。若。會。計。若。庶。務。若。收。發。應。有。盡。有。儼。然。成。一。公。署。收。得。捐。款。先。給。職。員。薪。資。并。會。長。車。馬。費。所。謂。副。會。長。者。日。日。花。天。酒。地。該。會。成。立。年。餘。收。捐。數。千。金。而。災。民。未。得。一。

文實惠厥後輿論大譁會長聲明脫離關係彼副會長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此亦善舉中之黑幕也

邇來各地設立之醫院亦慈善事業之一種爲院長者大都地方有勢力之士紳院中開支除酌取醫金外一切均有公家補助更有并醫金不收者在設立之初原爲救治窮苦病人不惜耗費公款以成此善舉用意果然可敬豈知院中人員卽藉此舞弊記者據友人某君言公共醫院之醫生每引其親戚入院所用藥品俱係貴重之物醫生領藥以後名爲令病者飲服實則代以他物轉售於藥房或留之自用此等弊竇各院有之又有婦女入院就醫一般輕薄醫生施其吊膀手段出院後結爲野鴛鴦亦時有所聞又有某醫院之看護婦係婦孺救濟會出身有某君在該院就醫住院逾月與之愛



焉。情。甚。厚。迨。某。君。出。院。看。護。婦。亦。辭。職。現。寓。美。界。某。里。已。與。某。君。成。秘。密。夫。婦。

# 百弊叢書卷卷四十一

## 家庭百弊

官僚殺女

指嚴

某省花定權運局局長王某鼎鼎大名某議長令兄也刻薄庸愚人皆知之  
娶妻鄭氏無出納妾生女名德貞性嫻淑常不踰閨門一步有使女名桂香  
亦聰能與女相處親若姊妹荏苒數年妻鄭門以失明見捐憤懣服毒而死  
又數年妾亦病卒女以失恃故閒居於叔家叔即大名之議長也頗鍾愛之  
王鏢居無俚又娶繼室范氏有殊色王溺之適以弟之推挽力住花定權運  
局長事挈眷赴任而范之叔士鑑僕從如雲相隨之任又有弟名家黻號黼

卿者亦來附焉。王氏幸得此位，又以協助有人，遂日事外問酬應，家政一委之范。並托士鑑代爲料理，孰知范本狠毒，性復狐淫，以枯揚爲怨，不安於室，屢有穢亂之行。經女及桂會窺見，范恐播揚，卽陰蓄殺意，遂思先發制人，且以己行加諸人，謀箝其口，乃捏造情函，曲折傳出，謂與某某私，卽逐某某，出一唱自和而女之名譽掃地矣。女以孱弱之質，日日處衆咻之中，負此污名，萬難自白，不得已乃於某夜偕同桂香踰垣而走，苦不識途，被警盤詰，送至第三警署，詢稱繼母肆虐，居無生理，將逃往京華，依其胞叔云云。王自女去頃刻，卽知囑士鑑同追無着，旋經第三區警署電話告王，卽命士鑑至署接回，詭云因母女間小有乖違，並無別故，歸家保無危險，並以顧全局，面勿事漏洩，爲請及歸。王忿甚，欲死之。范在旁放聲大哭，曰：賤骨種，醜聲已播玷。

辱家門。尙何面目立於人世。汝不死。我定不生。佯欲自盡。於是王死。女及桂香之念。遂決先強毒女。裹以敝毡。購棺伺之。遷延日餘。旋死。旋甦。而范弟家。敵更數數。爲之提灌。女瀕危。哀呼其父曰。給兒一杯水。死不遠矣。王叱之曰。汝不速死。尙欲飲水耶。訖不與。時士鑑徘徊庭外。人詢之。則曰。已死。毒桂香亦然。事正騰沸。適有王之前西席蔡君造訪。知其事。乞免施毒。警亦繼至。女已合目而逝。惟桂香尙有生機。延醫解毒。幸得無死。後經警檢兩廳票。傳桂香。士鑑以曾送河北醫院。給之朱某。卽挈桂香而逃。警旋至醫院。探知無人。立卽跟追。距醫院數里曠地方。始獲之。送廳研訊。廉得其情。錄供移送檢察廳。起訴。旋卽將家敵拘案。聞衆情憤激。均主嚴辦。此亦家庭之奇變也。

### 非姦而盜

指嚴

金陵淳化鎮近村有丁氏伯仲同居者各擁腴田數十畝並販賣五穀頗稱饒裕伯妻死尙未續娶仲則夫婦二人外一跣足婢給役一聾媪事炊爨而已伯性稍稍喜博又不耐鰥居嘗從蕩婦宿人迄不知其所狎爲何人故常夜分始歸忽仲亦罹病卒仲妻哭甚哀伯欲并其產陰使隣嫗諷其再適仲妻以產足自活誓不醮伯以計誘迫仲妻志益堅伯無奈何未幾仲妻漸有穢聲人言嘖嘖伯密察之極可疑然乘間敗其奸狀卒不可得一日伯自博場返漏三下矣隱隱見一人踰垣入已室以爲娣娣之所歡也思掩執之揚其醜行然後名正言明勒令大歸則遺產必得矣心竊喜於是隱身暗廨欲俟其情濃時入執之卽無可逃移時亦踰垣入至娣所竊聽覺無聲息久之仍寂然以爲二人已同入黑甜若撞門而入固甕中鱉也乃舉手拍門

無聲再拍之始聞朦朧聞爲誰伯不應撞益厲少頃門豁然開伯直趨牀前揭帳無人仲妻驚問爲誰伯仍不應仲妻錯愕以爲有無禮之事繼見伯於牀後揭下壁隙牆隅莫不照察心知其故伯覓人不得大窘欲行仲妻叉手於門厲聲曰伯果覓何物尋何人夜半入我孀居之室肆行無禮無怪日謀奪我產不得其隙今欲以污名加我乎示我以不貞之證據我卽自去若無證據余必不休也伯愈窘衝門出直入己室猶聞仲妻嘵嘵曰明日請族長邀親朋辨是非也伯不敢聲久之忽憶己之室門每出必鎖匙且在身今何得大開得母異乎急燃燭四照見衣服如故心稍安繼至牀後一視不覺失色蓋伯於牀後地下埋一囊所有契據及銀錢皆置於內上加以浮土使與地平再上則雜陳粗笨家具家中人亦無知者近更得售穀之資二百餘金

皆置其中。至是盡不翼而飛矣。於是五內崩裂。木立良久。始恍然踰垣者。非爲盜。娣之色而來。實爲盜己之財而來也。

新念秧

指嚴

武進雪堰橋鎮有徐某者。家道小康。在該鎮開設槽坊。及南貨鋪。邇因年老。神衰。不欲兼顧。乃將南貨鋪事務。分與長子某甲。執掌。無如某甲。年雖及壯。猶溺情花柳。曾耗費千金。納土娼楊老大之小女阿嬌爲妾。溫柔尋樂。置店事於不問。嗣懼河東獅吼。乃遣阿嬌暫時歸甯。詎阿嬌正值妙齡。不甘岑寂。而揚老大。又涎某甲多金。遂鬻其女於青樓。及某甲探悉。後花費五六百元。始得原璧歸趙。以是歷年揮霍。虧空多端。致店遂閉歇。乃父憾之。屏不與資。某甲窘甚。乃異想天開。假立存票數千元。竊得圖章。申囑揚老大。往敲乃父。

之竹。積取得。則剖分而食。云噫。如某甲者。可謂家庭中之新念稔矣。

### 家庭百弊

守險

家庭之弊。層出不窮。所謂鬩牆之釁。骨肉仇讎。患生肘腋。寢處荆棘等事。防不勝防。茲以行輩名分間。揭出一二。使閱者知所類推焉。

(一) 父母 父母愛子之心。出於天性。何有弊竇言耶。不知子女遭繼母之虐待。自古迄今。在在有之。如揀井焚廬。蘆衣臥雪。爲歷史上最著之事。何則。父正位乎外。母正位乎內。家內之事。皆操於母手。父偶回家。惟母言是聽。入門時。先以子女之過失。歷歷訴之。子女雖屈抑胸中。詎敢於父前爭執。忍默不言。父見此情形。反助母爲虐。再加箠楚。子女飲泣吞聲。有誰訴耶。吾願爲身遭罵。母子之父者。須熟察其弊。而後加以尊嚴之威也。幸甚。或者明知



此中弊竇。而迫於懼內。不敢發洩。噫。夫復何言。

(一)子女 敗子劣女。世間恆有。每恨父母在堂。不能任其所爲。乃出種種奇術。見父母有家產者。則出父過票。以向人借貸。或竊取現金。以供其在外揮霍。或欺父母年老。而騙取其金錢者。此皆禽獸行爲。不屑以凌虐長上之事。污我筆墨。願爲父母者。防微杜漸。戒奢絕慾於少小時也。

(二)弟兄 弟兄作弊。非經妻妾之挑撥。卽爲家產之紛爭。甚至墮名殺身之事。數見不鮮。不知弟兄爲骨肉。如能開誠布公。不聽婦女訴譖。則此弊自絕矣。

(三)姊妹 或以父母之愛憎不同。或以狀貌之妍媸各別。而啓種種弊竇。一則以言語挑動於尊長之前。一則以婚姻佈惡於媒妁之輩。爭奩資。藏私

物。於是姊妹若仇敵也。

(一) 夫婦 佳人才子。伉儷必篤。固無弊竇可言。若俗夫俗婦。唯視外境爲轉移。設使一貧一富。一智一愚。每有賤視之心。一嫵一妍。一貞一淫。易起私奔之念。於是牀第之間。隱患時伏。由微而顯。由暗而明。及醜聲四佈。毫無顧忌。演成殺妻殺夫之慘劇。關厥原因。都不慎之於始也。

(二) 妯娌 妯娌之間。不睦者多。幾釀成一種風尚。其起原。每由于氣量狹隘。一絲一縷之微。勢必爭競。甚至奪家產。爭遺物。口角相尋。禍機時伏。爲夫者一不之禁。上嫌公婆之款待有厚薄。下於小姑小叔之接洽有親疏。無時無地。不啓妒忌心也。

(三) 姑嫂 姑嫂之間。易啓猜疑。何也。由於翁姑之親女。疏媳。於是隔房矚

耳竊聽私言。而於父母前播弄是非。俗謂尖嘴姑娘。爲婦者宜加意防範也。

(一) 宗族 族大者。品類必不齊也。老者。每恃行輩已長。幼者。恆啓奪產之心。曰。吾與之合祖也。數代以來。未曾析產。於是衣之食之。恬不爲恥。欺凌侮辱之念。反由此次生矣。

(二) 外戚 外戚不外乎母黨妻黨。事事引動內線。其權必較他人爲大。故漢唐皆以外戚專權而亡國。卽今之執政者。內外優缺。必由外戚任之。況乎一家之中。舅老爺舅少爺之聲勢。能不與家主相等耶。

(三) 妾婢 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古人垂爲家訓。而家主往往爲色所迷。寵愛無匹。初則枕邊哭訴。離間親信之人。及計已售。而戲子馬夫小房子秘密所。任其所爲。無可禁止。致於穿針引線。多由於俏婢之慫恿也。

(一) 僕媪 富家之俊僕。往往直入閨闈。毫無避忌。因之演成種種醜史。陽爲人僕。陰若爲主。卽同伴中加以白眼。誰敢發其隱惡。或者猶有寵媪與之。狼狽爲奸。大則騙取金珠珍寶。小則偷竊米鹽菽粟。主權下移。顛倒錯亂。而家道衰落。可翹足待也。

(二) 僧道 僧道必經老太太之迷信。然後其門得入。於是施符設咒。誦經拜懺。爲能求福求壽求子。却病驅魔。降善免禍。婦女必尊信之。由此漸親熱。小則盜騙金錢。大則奸淫閨閣。甚至殺身破家。方就其甚於盜賊之毒念也。

(三) 三姑六婆 尼姑賣婆。最易近人閨閣。一則以皈依佛教。多福多子之說。爲進身之階。一則以偶得新奇。賞心悅目之物。爲入門之路。而婦女寂處

閨中。焉知此種弊竇。必親之信之。認爲膩友。而姑與婆藉此可施伎倆。或者巧騙錢財。或者引入奸邪。否則內外隔絕。深閨之中。外人焉能飛渡。皆由此輩爲之介紹。所謂淫盜之媒也。

# 百弊叢書卷四十二

## 戲園百弊

豁公

緣起

劉豁公曰。余爲世界畸零之人。亦今之傷心人也。長日閉戶著書。鮮與人羣交接。卽偶涉市場。亦但似浮雲過眼。未嘗以電影樓臺。縈吾懷抱。而獨於梨園子弟之行實。雖處旁觀地位。往往臨歧興嘆。不能喻之於懷。此何故哉。良以社會惡德。如傳染病之流行。能使人類靈魂。日淪污濁。故潔身自好之士。恆受社會揶揄。而腦含獸性之儉。或反受人羣之愛戴。長此以往。人類不且退而爲獸耶。吾亦知製造此種惡德者。各級社會。胥有其人。

然當以伶界爲最。蓋各級社會之惡德。但能妨害個人。或社會一小部分。惟伶界中之惡德。乃能遍布大地。遺害無窮。誠以戲雖小道。其力實足以左右社會。紛墨登場時。最易移人性。故觀劇者七情之發動。恆以劇中情節爲轉移。是其感人之深。已不待論。使伶人而有道德。時以教孝教忠之劇。鼓勵人羣。寧非社會奇福。顧乃不此之務。而惟以傷風敗俗之淫聲。迎合下流社會之心理。士夫不察。亦從而歡迎之。遂致影響所及。濮上桑間之事。儼如東海之流。滔滔然不可遏止矣。微特此也。彼輩尙以作僞之秘訣。投諸世人。此尤吾心所弗慊。晚近士大夫往往喜與伶人相交。或具周郎之癖。或分子。瑕之桃。大抵皆纏綿悱惻。一往情深。而伶人率以登場之面目對之。夫以演劇之面目。向人宜其有百僞。而無一眞矣。士大夫

習見其然不期尤而效之而上行下效相習而風遂使莽莽神州成一虛偽世界不大可哀耶吾今挾梨園弊竇所以懲既往而勸來茲也世有見而不知所警惕者余小子有厚望焉

現時梨園所有之弊端不知其恆河沙數也然弊之尤爲顯著且直接妨害社會者應以排演淫劇爲第一而戲之最能「叫座」者亦以淫劇爲第一梨園之主人翁皆抱金錢主義者但使能多得錢縱令祖國淪亡亦非所恤遑論夫傷風敗俗哉而多數人頭畜鳴之伶工亦以扮演淫戲易博彩聲遂益悍然爲之而不顧此大可惡也考昔時官廳禁演之淫戲如珍珠衫送灰麵賣胭脂打櫻桃富春樓眼前報倭袍記小上坟僧尼會巧姻緣打齋飯看佛牙送銀燈唱山歌殺子報梵王宮日月圖關王廟貪歡報等內地梨園尙



不敢輕於嘗試。而各處租界舞臺，則皆明知故犯。大演而特演之。但名目略爲改換耳。近來某舞臺，尙以珍衫（卽珍珠衫）刁南樓爲叫座戲。吾未見阿誰前往干涉也。且如某伶所排之饅頭庵（演紅樓夢秦鯨卿得趣饅頭庵故事）寶蟾送酒（演紅樓夢送菓品小郎驚叵測淫心寶蟾工設計故事）某某兩舞臺所排之三四本宏碧緣（內有余千捉奸故事）等劇。戲情淫穢較諸珠衫刁南樓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官廳無一起而禁之者。豈皆無所聞耶噫。

梨園之主人翁。伶界謂之「老板」。爲老板者以外行（卽非伶人）爲適宜。內行（卽伶人）反多不便。蓋老板旣爲內行，則事事宜講「行規」。卽梨園定則。卽事事宜爲伶人謀利益。稍一不慎，諸伶卽以行規相責難。而老板動

輒得咎矣。若外行則無行規之可言。遇事儘可「挑眼」(卽指摘如謂某處做工偷懶某處唱工不佳某事不合規則某事不近人情之類)其所挑而是不妨更伸其說曰汝勿欺我外行我固諳此道者不是則曰我外行也。汝勿以行規繩予故外行人爲老板治事無論是否伶人皆無以難之其用「角」也初亦無情可詢凡能「賣座」者留之不能賣座者去之此等老板蓋自由極矣若內行則有諸多之關礙(如師兄弟或晚輩或戚畹同族之人苟在該園唱戲皆當曲與優容)雖「賣一個饒一個」(卽一善唱戲者挈一不善唱戲者)亦必勉強用之此內行所以不如外行也。

又外行老板之用角於訂合同時往往多訂期限如欲用此角二三月則與訂半年合同欲用半年則與訂一年合同良以期限愈寬「包銀」(卽伶人

工資）可愈少也。迨此角登場演劇時，則察其技藝優劣，座客歡迎與否，其「唱紅」也。則俟合同期滿更訂合同，否則不俟期滿即辭去之。（按上海某舞臺主人嘗用此法待李某）伶人明知其違約亦不敢訴之法，庭以被辭爲不名譽事，爲伶工者苟非中等以下之用色，設不幸而遇此事，雖明吃外行老班，虧亦但能隱忍不言耳。（按此亦內行老板萬不能做之事）

三十日爲一月，吾國之通例也。而外行老板之對於伶工，往往以四十日或三十餘日爲一月。迨發包銀時，設遇小建（即月小）尙須扣除一日，且生意不佳，請「帮忙」（即唱戲不取包銀時日多寡不定）合同期滿，又請帮忙而帮忙之最甚者，則在五六七三月，無論生涯優劣，概推生意不佳，請諸伶帮忙白唱大底唱三個月，僅給兩個月包銀，十冬臘三月亦然。大舞臺號稱

不扣小建不帮忙而一年僅給十月包銀相差亦有限也。

窮極聊無之老板於發諸伶包銀時故故「零碎拖欠」迨積宕多時伶若懶於登臺任意「告假」老板必曰此汝自行辭歇不干我事問包銀則無有矣甚且謂人「開攪」（即故意搗亂）責令賠償損失此亦梨園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妙手空空之老板往往租屋租「衣箱」（即戲箱盛伶人登場所用衣物）「起班」（即開戲園）廣收「案目」「茶房」等人之「押櫃」又向人借錢「邀角」（聘請名伶）隨即將衣箱私押與甲又押與乙更押與丙丁戊得錢悉以飽私囊迨將發包銀時則先日挾資遠遁使人無從尋覓現時某埠某舞臺經理即發明此事者也。

伶界奇特之名稱有三。卽所謂「神仙」「老虎」「狗」也。大抵藝精而負盛名者。凡事胥可自由。他人無敢或忤此等。大角謂之神仙。名不甚顯。技亦猶人。而具有一種特別之勢力。足以左右羣伶。此等角色謂之老虎。（如爲後台管事或爲伶界前輩。該台伶人強半出其門下。或有特別關係之類是。）其餘庸庸碌碌者。皆所謂狗也。狗者。傍人門戶。俯仰隨人。故無甚可紀之事。設一旦而爲老虎或神仙。則必不安本分。任意搗亂矣。搗亂之法。約分數種。一「笑場」。（卽上場隨意笑樂。或將尖字念團團字。念尖字之類。）二「開攪」。「解見前」三「偷懶」。（如應唱八句。只唱四句。或六句。應打三場。只打兩場之類。）四「裝病」。（臨上場時。僞稱頭痛或腹痛。不肯演戲之謂。）五「馬前」。（知在己後演唱者。裝束未竟。故意急急演完。使在己後演唱者不能接演。）

之謂「六」馬後。「知在已後演唱者因場子多急欲登場則故意延長已戲之時刻使在已後演唱者倉猝登場不及終曲之謂」七。「一擲」。「一擲視馬前猶速卽一唱卽完之謂大名鼎鼎之孫菊仙常用此法故伶人呼爲孫一擲」八。「打瓜精」。「未唱戲卽索包銀包銀到手卽行逃走之謂」諸如此類指不勝屈凡在梨園生活者蔑不知之而爲與不爲則當視其人之品行道德何如矣。

上節所述諸弊除打瓜精笑場偷懶裝病外其餘諸弊悉爲「哨人」而設哨人云者卽惡作劇弄人也大抵爲伶工者強半出身微賤少讀詩書故胸襟仄狹不能容人其對於儕輩也技優於己則嫉之非其所與亦嫉之而票友（非伶人而習歌舞者謂之票友）登場則尤爲彼輩所痛惡除用馬前馬後

開攪一擄諸法暗人外尙有種種卑劣之手段或於配演時多加說白使彼無從應對或減少唱詞使彼不及接唱或毀其一切末一（卽演劇時應用之假物）俾臨時不適於用或賄通文武場一胡琴噴呐海笛之類爲文場鑼鼓响器爲武場）故故亂其節奏使之不能終曲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要皆使所嫉著不克盡其所長致受座客之倒彩以快己意其用心卑鄙極矣蓋聞梨園中人率以欺詐愚人爲能事家人父子之間亦有時而不能免他更無論矣上海某舞臺之經理人卽慣用此項手段者是人薄有家財尤擅交際有養女二皆能以色惑人與乃父上下其手者緣是該經理每次聘得名伶輒令就己家下榻陽盡地主之誼而陰縱二女與之私識因以遂其欺詐之心跛脚鬚生某固嘗受該經理人欺詐者跛足之包銀月六千金初時

按月預交。未嘗或缺。迨跛足與彼二女私識。後遂不更給包銀。跛足心雖弗善。無如何也。未幾合同期滿。跛足欲歸北京。該經理強行阻止。不聽。去跛足焦灼。欲死。急挽友人說項。除積欠數月包銀。不取外。另給二女遮羞費各二千金。始得脫身歸去。至今跛足偶與人言及。猶不免談虎色變也。

上文所述。係台主愚弄伶工者。今當以伶工愚弄臺主之事。告之讀吾書者。中。馴。以下之伶工。俗呼爲「中平籤」。此等角色。強半無充分技藝。純恃逢迎臺主。聯絡「擋手」(即管事者)用保其現居地位。並冀將來「跑紅」(即走紅)逢迎聯絡之方法。不一。然撮其大綱。不外乎「投師」(即拜老師。拜把(即換帖)拜乾老數種)余嘗見卑鄙無恥之伶工。其始欲得臺主擋手之照拂。不恤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迨一旦「唱紅」(演時能得觀客歡迎。俗謂



之唱紅了) 遂忘本來面目一種驕傲態度直令人不可嚮邇尤必提出種種之要求包銀不加不唱也名牌不高不唱也乃至「戲碼」稍前而亦不唱所以挑剔臺主者可謂至矣爲台主者至是別無他法惟有自行取消其義父資格退居朋友地位而以崇拜名角之重禮禮之可笑亦可憐也

凡伶既成名角到處受人歡迎斯萬無投閒置散之日卽令偶爾賦閒亦必有多數人競起爲之紹介合同條件一切胥可由己規定合則留不合則去人亦不敢相強至此地位卽無庸更用上述手段矣

又大角受聘時往往攜帶之數中下之小角此等小角包銀悉由大角代領非大角好爲居間蓋其中有益在例小角包銀之原數爲一千元彼輒向臺主索取一數百迨發給小角時則並一千之數而亦不足小角明

知其欺已。但敢怒而不敢言。緣已身尙無單獨受聘之資格。非依傍大角不行也。或謂大角之挈帶小角。係因配戲宜資熟手。故此雖爲本題發生理由之一種。然其主要原因。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零碎」小角（掃邊生打英雄宮女龍套之類。悉爲零碎角色）之「搭班」。入某園唱戲。謂之搭某家班子。不似大角之有人邀請推薦也。大抵亂撞木鐘到處磕頭送禮求人。「張羅」（說項照拂之意）尤必自背履歷（姓名籍貫伊誰之徒）試驗技能。做盡百般醜態。觀之令人肉麻。卽微律能搭此班。月入包銀亦至有限。如是有「請會」「薦人」「立公言」之事。方法各不同。要不過藉此抽豐聊果其將枵之腸胃用心。蓋亦苦矣。（服役者弊與前同。茲不贅）

管事之角多不登臺。但司「派戲」(即派某人演某戲)一事在理。梨園以演劇爲主。不演劇者宜若無足輕重矣。顧乃大謬不然。蓋管事既具無上特權。入款之豐亦出人意料之外。特其款來自己身包銀者甚渺。其大宗實由諸伶之津貼。彼伶人何爲必賄管事乎。以管事有派戲權。苟不與以津貼。則彼於派戲時往往「耍骨頭」(即惡作劇弄人)弄人如知其能文而不能武。則故派「紮靠戲」能做而不能唱。則故派「唱工戲」倘此角文武唱做俱佳。則擇其未習之戲派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要皆使此角場台藉洩其敲詐不遂之憤。故大角對於管事未有不送津貼者。但使梨園存在。雖台主逐月「賠錢」(即虧本)彼輩入款固無恙也。

又大角任搭何班。必自帶琴師鼓手。設不得已而用公共之「場面」(琴師

鼓手諸樂工亦必與以津貼始得相安無事否則琴師鼓手皆善弄人如明係會拉會打之戲問之則曰不會或知汝「噪寬」故拉「低調」知汝「噪小」故拉「高調」汝欲緩唱則打快汝欲速唱則打慢往往喉尺絃工使汝唱「不入調」夫樂器有左右唱工之能力今若此安有不「唱砸」者宜乎名角登台必須與場面「另說」（另定津貼也）也。

又台主之用樂工須用「包响器」（即將樂人工資及樂器一并包與一人每月給錢若干樂器用壞由彼自行添補）法否則彼輩於「打通」（即打鬧台）及打武戲時故意拚命狂播以速其毀能使鑼鼓响器一日數易彼自大快厥心而台主吃虧不小矣。

「管箱的」（即看管大小衣箱及旗把箱者）常將箱內較佳之衣物潛行攜

出另以劣者充補台主無從悉也。又常以衣物租與外人堂會或拍照事誠細微不可謂非一弊也。

各舞台之賬房大率兼充書記此項職務非圓滑而又無恥者萬萬不能勝任。蓋台主及管事者叱之如狗彘伶人惡之如眼中釘稍知自愛者必不能安於其位也。賬房之工資甚薄然遇事胥有回扣（如用電燈自來火購辦器具之類）且有種種弊端可以得錢他姑不具論但言發包銀一事即爲彼生財之大道蓋彼於諸伶包銀中每百元內必羈入一二銅洋若爲紙弊則羈入不適於用之廢票諸伶明知其舞弊顧礙於顏面只得含糊受之在一人所受之損失原不過數元或十數元然試總諸伶所失之得數則不下一二百元矣（按各舞臺包銀之總數多者一二萬元少者亦數千元故賬

房所措之油應有一二百元)

案目與收票者申通可以「吃座」(如有觀客人五人只與二張戲券之類)某台主欲免此弊特派其令郎收票自以爲可無弊矣乃不知令郎之吃座實較他人爲尤甚此大可笑也

全國學校歡迎暨  
實業廳長題字之**家庭應用工藝六百種**

子目都六百種均係歷經試驗有效應用工藝並附最新衣服鞋帽百美圖三百餘種定業已出版特價每部一元二角

是書搜集歷經試驗有效之家庭應用工藝都六百餘種分二十類凡化妝珍飾花卉蔬果飲食衣服洗染織造玩具文房魚蟲燈鏡金木藤竹油漆藥物絲綿皮革烟草技術等全書所載俱係試驗有效各種之工藝皆詳言其秘訣指導以方法且輕便易舉可以實行非膚論泛言大而無當者可比洵為有志實業者不可不讀之書也洋裝四冊特價一元二角郵費一角加贈最新衣服鞋帽百美圖一冊尤為特色樣張函索即寄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王鈇根先生編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百弊叢取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百弊叢書卷四十三

## 游場百弊

大 忍

中國游場可分新式與舊式兩種。新式游場如滬上大世界、新世界、先施公司之樂園、永安公司之天韻樓等是也。此等游場上海成立最早，近則北京、南京、無錫亦次第仿效舊式游場，如蘇州之元妙觀、上海之城隍廟、南京之夫子廟等是也。此等游場凡都會之地均有一二所，可任人游覽，非如新式游場必先購游覽券方得入門也。其他若蘇州之留園、北京之中央公園、介乎新舊之間，此游場之大較也。

游場之形式既有差別，遊場之內容亦不相同，其中情弊遂不能一概言之。



3 2169 5491 1

MG  
I246  
76  
25

況記者足跡未遍全國所歷游場祇十數處欲舉榷中弊竇抉發無遺不敢自欺以欺人但天下事舉一可以反三因此可以測彼然則游場之弊苟擇顯著言之其餘可概想也故自忘拙陋分節述之如次

### 第一節 新式遊場之弊

(一)門票之弊 各處新式游場先購門票始得入覽普通章程每人一票價一二角或三四角不等童僕減半黠者如游客三人乃購客票二張僕票一張於是得佔半張票價便宜矣更有與驗票人相識者游客三人僅購票兩張亦可混雜進去不加攔阻最狡獪者場內有熟識之人託詞訪候不購門票徑入游覽此門票舞弊之大概也

(二)茶房之弊 新式游場茶價規定揭示牆壁手巾小帳分文不取然而

茶房於茶價之外往往浮收手巾錢此種情弊滬上各游場到處皆然不但此也如遇鄉間上來之游客情形不熟泡茶一壺定價祇六十文若付以小洋一角卽乾沒不找更有見游客懦弱可欺硬以鉛角掉換最可惡者凡收下茶壺見其茶色尙濃另行儲放遇游客泡茶卽以應之是一壺茶葉可收兩次茶價諸如此類其弊甚多

(三)說書先生之弊 各處新式游場訂聘說書先生彈唱各種詞曲小說一般女客最爲愛聽此等先生光澤其髮小白其臉衣服亦頗漂亮每說至穢惡之處形容盡致而眼光恆注射女客之面以試其吊膀之術凡輕浮女客聽至得意忘形之處亦集視線於說書先生之身及至下場故與招呼若輩卽挨坐其間嘖嘖私語一般慣掉槍花之姨太太奶輩假託生日等名

義招致到家彈唱。于是構成種種淫惡之事矣。

(四)新舊劇場之弊。新式游場中類多有劇場。或演文明新戲。或演京班。舊劇從前不另取資。滬上自某游場開端。收戲資六十文。贈香烟一包。厥後祇收戲資。不贈香煙。今則價目又增較諸舞臺看戲所省無幾。況各舞臺購票入場中間有事。出外回來不必再行購票。而某遊場之戲券一離劇場。即失效力。如再入覽。重購戲券。近則某游場之新劇亦效其法。如欲觀劇。須另購戲券。夫游場之門票名曰游覽券。於理場內各處均可游覽。今乃巧立名目。額外收資。此弊之一端也。各舞臺看戲可以定座。人類雖雜。尙得防杜。游場中看戲。羣衆雜座。一般拆梢匪徒。混於其中。失物失財。時有聞見。此弊之又一端也。

(五)影戲場之弊 影戲場中最大之弊一曰淫二曰盜此時燈火全熄一般無恥婦女與浮薄少年實爲媒合之最好機會黑暗之中不但唧唧嚶嚶互道私慕且有偷偷摸摸不堪形容敗俗傷風莫此爲甚至於摸袋剪綰之徒亦以此時爲最好時機固一般觀客注意於劇情且全場墨黑視察不及若輩乃得大試其手段其靈捷者能於座後截割他人下裝身服故入影戲場中不可不處處小心也

(六)彈子檯之弊 游場之設彈子檯原備游客游戲運動今則以銀錢賭勝輸贏之數或多或少或寡聽客自定大概每盤抽洋幾角如賭局之抽頭然是藉運動之名以行賭博之實也

(七)跑冰場之弊 滬上新世界大世界各游場每至冬季添設跑冰場始

則僅有少數青年藉以運動繼則女子亦羸雜其間今則少年男女挽手並肩勾頸搭背周流場中恬不爲恥因此而成暗昧之事者不可勝道實爲敗壞社會道德之弊也。

(九)中西餐之弊 各處新式游場均發售菜券大概中券半元西券一元連游資在內既得游覽又可讌飲似乎便利豈知此種食品異常惡劣較諸外間菜館毫不便宜況此種菜券祇有膳品所有酒資飯資均須另加而價值比外間昂貴數倍是以熟悉情弊之游客決不購此有名無實之菜券也。

(十)小販之弊 新式游場皆有賣香烟賣五香豆賣西瓜子賣糖果各小販價值既比外間昂貴而遇外鄉來之游客往往抑短角洋價值更有硬掉鉛角等情弊最可惡者游客攜帶零星物品稍不留神遺落地板若輩卽拾

去不還。因此而起。口角者亦時有見聞。

## 第二節舊式游場之弊

舊式游場內容無一定之組織。把戲百耍紛然。雜陳秩序。凌亂品類。不齊其中。說書攤盡是淫詞艷曲。陷害人心。陳列之婦女用品大都來自東洋。混充國貨。百物價值無一確實。過外鄉游客慣用其欺騙手段。詐取其錢。最可恨者。開設之點心攤。污穢不堪。雖腐敗之物亦售於游客。足爲釀成疫病之媒介。更有名爲賣東洋戲者。外置木框。裝顯微鏡頭於上。內有圖片抽動。觀者投銅圓一枚。即可由鏡面窺視此中圖片。至爲穢褻。大半屬春宮之類。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尤有令人憎厭者。一般乞丐追隨游客之後。不與則跟之。不去與之。則此往彼來。絡繹不絕。卽如上海之城隍廟。乞丐之多。難於計數。站



崗之警察毫不顧問殊可怪也此等游場更有擾害游客者卽當地之棍徒及混雜之竊賊游客稍不自慎明則敲詐暗則偷摸此等情弊幾乎到處皆有凡屬游客不可不注意也

第三節 半新式游場之弊

半新式游場卽前篇所言蘇州留園北京中央公園之類是也內容設備較舊式游場稍見整齊較新式游場尙多缺點此中弊竇似不及上述兩種游場之多惟地方遼闊房屋幽深怨女癡男每假游覽之名以赴幽期密約而場內僕役亦有受其賄託以作撮合之山者此不得謂非弊之一端也

記者撰此篇畢適許指嚴先生惠顧共道游場趣聞許君略述二則茲附錄之以餉閱者

也是狗男女

指嚴

偶游新世界。步上自由廳。品茗忽見有怪狀女子二人。高坐藤椅中。狂談騎驢風味。聲浪甚高。一時游客均極注意。正縱談間。一女忽招茶房來。令其購使館牌香烟一匣。茶房唯唯而去。俄次女厲聲問其烟何在。茶房乃嬉皮涎臉問其錢何在。女子乃震怒。猛起立批其頰。於是女之詈罵聲。茶房之辯護聲。旁觀者之譁笑聲。喧成一片。後經和事出爲排解。其事始寢。女既自取其辱。茶房亦不守規則。直可謂遊戲場中之狗男女也。

覆水與波

指嚴

皖人郁某前居京華。曾爲某局科員。當洪憲皇帝失敗時。挾北里妓女小翠。荷走天津。初賃居英租界一對同命鴛鴦畫眉窗下。自比爲天上人也。奈小

翠。荷。奢。侈。已。慣。且。個。中。人。水。性。揚。花。視。爲。常。事。見。郁。某。囊。金。告。罄。漸。露。壯。士。牀。頭。之。慨。因。陽。以。色。笑。示。親。好。而。陰。則。物。色。如。意。公。子。爲。肘。後。之。錦。囊。焉。會。至。某。舞。台。觀。劇。有。登。徒。子。孫。某。見。該。女。而。豔。之。神。魂。飛。失。據。法。縱。綜。始。悉。居。址。每。乘。郁。他。出。時。有。情。人。把。晤。門。前。遂。成。密。約。旋。卽。偕。遁。滬。上。擇。虹。口。某。里。爲。私。寓。郁。訪。聞。之。追。蹤。至。滬。然。覓。之。已。久。終。如。滄。海。遺。珠。蓋。郁。既。人。地。生。疏。又。無。財。勢。是。以。無。從。探。索。誰。料。郁。於。某。日。偶。在。樂。園。遊。戲。場。散。悶。忽。見。影。戲。叢。中。現。出。可。人。倩。影。依。稀。無。恙。乃。密。告。偵。探。某。甲。願。奉。五。十。元。爲。壽。許。得。將。該。女。領。回。當。由。探。員。上。前。將。男。女。軋。住。時。孫。與。女。俱。見。郁。在。知。事。不。妙。乃。暗。以。鈔。幣。百。元。投。畀。該。探。遂。得。雙。雙。自。由。行。動。躍。上。汽。車。橫。目。視。郁。一。種。嬌。悍。之。情。不。可。言。狀。郁。某。則。嗒。焉。若。喪。踽。踽。自。歸。

# 百弊叢書卷四十四

## 餐館百弊

慧儂

飲食關係人生口體之養故餐館乃爲社會重要商業市面繁盛之地不下數十百家卽偏僻村鎮亦必開設一二所以供給行旅商賈之需要但同爲餐館其中派別甚多一曰大菜館烹飪之法純效歐美二曰京菜館雇用廚司多係北人其風味悉迎合北方之人嗜好三曰蘇菜館烹調滋味悉屬蘇人所喜在京都名曰南菜館凡江浙人士有宴會者大概用之四曰維揚菜館其膳品風尙介乎京蘇之間凡山東安徽及蘇省江北人士喜之五曰閩菜館此中食品悉爲閩人所好六曰川菜館大概四川及雲南貴州人士喜

食之七日。廣東館都爲粵人開設。菜味烹法完全。粵派此餐館之大概情形也。

餐館派別各有不同。其間等級亦大相懸殊。最上等者爲大餐館。房屋高大而幽深。客座清潔而雅緻。每上一次菜。所有刀叉用具。調換一次。盛饌之器皿又備極潔淨。若各幫特別餐館。可列爲上等。膳品精美。座位舒暢。至普通餐館。大概稱爲中等。餐館凡尋常宴客。最爲相宜。再下卽便飯館。斯爲下等。入其中。但圖飽腹而已。

餐館之等級。既明。始得進而言其情弊。大約等級愈高。弊竇愈多。茲按等分述如次。

(甲)大餐館之弊。近來通商巨埠。省會要區。莫不有大餐館開設。蓋世人

習尚奢華趨之者多獲利可操勝算故也大餐館內部組織較其他餐館完備而種種弊竇亦較其他餐館爲多試列舉言之

(一)帳房 大餐館之帳房專司銀錢出納例如用人之薪水由其給發雇客之菜帳由其經收貨物之款項由其支付其他房金等一切雜費莫不須帳房過手財權重斯弊易生於是用人而關係親友者則容情宕帳雇客之中平時交游者或放濫帳或任延欠或客帳已收入於私囊而冊上仍不銷化或於付貨款時私收回扣諸如此類不可勝數

(二)買頭 大餐館中凡應用之洋酒罐頭食物及鮮貨等皆有一人專司進貨謂之買頭先生買頭之弊或以次等貨品報上等物價或支取現款向上家欠帳至於收回佣買小貨乃常有之弊不足爲異

(二)管工。大餐館雇用廚夫等輩，亦有人專司是謂之管工。凡新開大餐館，延管工一人，所有西崽廚夫均可連帶而至。故若輩通同一氣，過生意發達，即羣起要求加薪，或向帳房借宕，設不遂其意，即全體辭職，或密囑廚夫之重要脚色及熟悉主顧之西崽，臨時告假。如是則主顧以應酬不週，菜味不佳，交相責難，商業立可墮落。滬上四馬路某家春大餐館，予友張君亦有股分。本年春得悉管工某借宕巨款，於是令帳房追算未幾，即有廚夫兩人西崽兩人告假。張君不以為意，詎是晚主顧即有種種詰問未滿一週，營業大受影響。後以帳房斡旋告假之廚夫西崽依然回復商業，亦漸有起色。然而管工之宕帳絲毫未有歸墊也。觀此可知其中弊竇深矣。

(四)廚夫 廚夫除前述加薪告假外於各種烹膳材料不免染指或於來路貨食品有意糟塌例如牛尾一罐普通可分做兩客渠偏言不敷若強令做兩客渠有意將濃液潑去於是主顧者交起責難矣故開設大餐館駕馭廚夫使之帖服亦頗不易也

(五)西崽 大餐館中西崽猶普通餐館堂倌也專爲伺候主顧其精幹者非但大老闆少頗資信任卽姨太太奶小姐輩亦爲其籠絡於本館營業大有裨益此輩既具如是本能作弊遂毫無顧忌例如檯上排列茄辣醬油等瓶原備食客臨時應用渠乃時以空瓶調換售於外間又裝設之電燈渠乃預購損壞之燈泡乘機調換又遇食客惠帳給以鈔幣渠乃易以銀幣夾雜折色者一二枚又如菜帳爲十元零三四角食客如數付給



渠乃僞言此爲老主顧以十元銷帳乾沒其零數若帳房明知其弊認真挑剔渠卽告假拉其平日熟客向他家交易該館營業立受影響矣

(六)聚賭 從前大餐館中主顧者請客因客至不能一齊先至者令西崽取骰盆或骨牌稍賭輸贏暫時消遣今則一變舊相居然聚賭如滬上四馬路某館被捕房查獲竟至封閉但被封者十之一二未被封者十之八九也且此中聚賭甚多騙局予戚馮君前年入都應友人招在某餐赴席適客未齊乃有倡言打撲克者馮君素喜此道大愜其意豈知僅打一。點。餘。鐘。竟。資。數。百。金。因。內。有。兩。客。與。西。崽。聯。絡。所。用。之。牌。頗。多。認。張。手。術。尤。靈。於。是。當。切。牌。分。牌。調。牌。之。時。全。局。之。內。客。彼。已。瞭。然。更。佐。以。引。誘。哄。嚇。各。手。段。斯。可。完。全。優。勝。矣。

(七)藏奸。大餐館有兼營旅社者，卽不兼營旅社，亦恆有幽邃房室，凡浮薄公子與輕蕩少婦，每借聚餐之名，藉以遂合歡之願。此風北京、上海、天津、漢口最盛，更有館中西崽任拉馬職務者，既可作常飲之主，客又可獲格外之賞金，然而社會道德爲之敗壞盡矣。

(乙)特別餐館之弊。特別餐館卽各幫菜館，以其與普通菜館稍異，余故爲假定此名詞也。此種餐館帳檯之權最重，凡銀錢貨物及用人，皆一人掌管。其進貨收回，佣付款有折扣，固不必言，更有移館中資本，便其私用者，所用堂倌遇外幫客人，往往敲其竹槓，而廚夫等輩與堂倌通同一氣，凡外幫客人點菜，以敗壞或隔宿物品應之，如食客加以詰責，渠乃大言欺人，謂我派餐法，如是不熟情形之食客，往往爲其瞞過，受其愚弄。

(丙)普通餐館之弊 普通餐館即前述之中等餐館也。其局面較特別餐館略小。食客之品類亦較上述兩種餐爲混雜。一切物價亦較爲便宜。凡食客攜帶物件須自留心。否則易致遺失。予初至滬上。入其中午餐時。在初夏脫下花緞夾褂。吊在壁間釘上。及餐畢。取著已歸。烏有詢諸堂倌。亦莫可追究。蓋有一種匪徒。衣服行動頗覺體面。同在進食。臨行著他人衣裳而去。如爲本人看見。彼佯爲錯誤。認差了事。否則便爲己物。出門即可換錢使用矣。又有外鄉來之孤客一人。自酌此輩與之。嬉桌(中等餐館。食客多而桌子少。恆有絕不相識之人。并桌同食。而菜帳則各自分開也)有意親近。問姓名。并將自己所點之菜。請其同食。若老於世情者。毅然謝絕。若初出茅廬。不知人心。變幻虛與周旋。及飲至興酣。此輩陸續離席而去。于是一切菜帳。

酒帳飯帳皆一人惠鈔。惟行此種騙局多與堂倌暗通。否則亦脫身不便也。此雖破費爲害有限。更有灌醉之後以盜取身畔財物者。故入中等餐館以二三人爲宜。否則決不可與人合桌。是亦防弊之道也。

中等餐館待遇顧客。生客與熟客截然不同。熟客菜精而價廉。應酬亦周。週生客不然。所點之菜往往以隔宿或敗味者應之。且價又昂貴。如有呼喚堂倌異常怠慢。此各地通行之弊也。

(丁) 下等餐館之弊。下等餐館卽前述之便飯館。此中客菜大都劣品。座位侷促。人類卑下。以吃飯爲主。如食客喜飲酒。必須自購。卽有酒味惡劣而價值較市上昂貴。凡隔宿之品腐敗之物。加鹽加醬。重煑之。應客食者往往因此致病。此等餐館大概當地無家室之苦力與負販及光棍皆爲其常主。

願稍行體面之人，決不敢涉足也。

騙飯新法

指嚴

杭垣飯鋪門首向設長桌，凳即俗諺所謂門板飯者，蓋以供下流社會之枉顧也。凡入座者必先出示以錢，否則概不招待，以杜白吃之弊。法至嚴也。一日有某甲來飯，出青蚨二百，置桌端，夥即如甲所命飯菜並進。甲正大嚼間，忽來某乙立甲後，搖手示夥，隨以稻柴作小圈套諸甲之帽，結一手暗將甲桌端之錢取之而去。夥以爲甲友與之相戲也，不之疑。甲食畢付鈔，忽驚噪失錢所在，夥從旁笑曰：「若友相戲取去矣，不信則帽上之圈何自來耶？」甲取視，連呼曰：「此定爲賊所算矣。」遂飛奔追趕而去。夥待甲迄不返，始知被騙，不知乙已在他鋪爲甲，而甲又變爲乙矣。

# 百弊叢書卷四十五

## 旅館百弊

## 天涯一客

旅館爲客子停驂之所。風塵奔走。鷓棲得寄。使遠游者無飢踏之虞。意至善也。上海爲全國最繁華之區。內地人都慕其名。恆有不遠千里而來者。而商業既盛。貿易往返。集萃於是。故旅館之設。什伯倍於他埠。雖然。凡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况操是業者。良莠不一。初至上海者。經驗未富。易於受欺。此中情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僕浪游十年。春申旅况。尤所稔歷。用是不憚繁屑。詳舉所知。爲初作寓公者告。

上海旅館。大率可分爲四類。其一、爲外國人所設之旅館。（合東西洋人而

言之。如江西路之客利。靜安寺路之別克登。文監師路之太陽館。西華德路之萬歲館。所勾留者大抵爲碧眼黃鬚。及足登木屐之流。吾國人無涉此者。故不具論其一。爲上等旅館。如西藏路之一品香。南京路之東亞及大東。其最上等之房間。每日房租有八元者。有六元者。其主顧大半爲貴顯豪富及執袴公子。若內地儉樸者聞之。則掩耳却走矣。其一爲中等旅館。若福州路之大新。湖北路之梁溪新寧等。不下七八十家。此種旅館大抵各有主顧。蓋凡內地人至他埠。每喜覓其同鄉。如聞某旅館爲同鄉某某所設。則必欣然就之。久而久之。遂亦各佔一勢力範圍。如梁谿武林等等。以地標名。可爲彰明較著者也。其一爲下等旅館。如東新橋一帶所設者。是此中主顧大抵爲落魄無聊之人。列榻之設。形似蜂窩。而取費亦廉。卽小銀圓一二枚。亦可

安枕一宵矣。至若乞丐癩三。有假老虎灶以睡者。費僅數青蚨。以其在旅館範圍以外。故本篇不及。

如上所述。當可得其大略矣。請進而言其弊。第一爲火車站上旅館所雇之兜客者。此輩大半本爲無賴。尤喜與車夫串同一氣。往往見客多攜行李。則擠眉笑眼。獻盡殷勤。願爲客代雇車輛。更願爲客代攜行李上車。客如非老上海。未有不深感之者。及下車檢視。或竟缺少一二件。客不能遷怒車夫。亦但有自咎其疏忽而已。實則竊物者。卽殷勤之兜客者也。

更有一弊。則此輩兜客者。逆知生客不辨途徑。竟誑以己到目的地也。友人郭君由湘來滬。未來前曾問其友曰。滬上客寓何者爲佳。友以麥家圈之惠中對。及至滬下車。攜妻女及行李。剛出柵門。卽有持片紙兜客者。郭視其上。



則爲口利旅館四字。乃搖首示不欲。且曰我須往惠中旅館也。兜客者亟曰。可。遂爲郭代雇洋車三輛。瀕行時。兜客者與車夫耳語。郭不以爲意。行移時。忽曰抵矣。遂止於一肆之門首。郭視其招。則仍口利二字。亟辨其非。且申言須往麥家圈。車主厲聲曰。此間非麥家圈乎。郭知不可辨。而一面肆中人已將其行李搬進。不得已。乃宿一宵。翌日始遷至惠中。後晤我。爲述若此。且曰。是夜所宿。爲極小之房間。房金竟至一元六角之鉅。而自車站至口利之車。每輛車錢三角。路僅里許。亦爲尋常所未嘗有者。旅館之欺生客。於此可見一斑。

上述之弊。客尙未入旅館以前之弊也。及既入旅館。第一卽爲房金問題。往往有一種似中等之旅館。（所謂似中等之旅館者。蓋雖非下等。而實不足

儕於中等之列也。故增價目以便魚目混珠者。例如單榻之房間。照例僅能定半元之價。在彼輩竟書一元。如遇老於遊歷者。至則曰敝處價目向打對折。聞者不覺其昂貴。苟士老兒至。則大施其敲竹之手段。必曰不折不扣矣。此其定價含糊實亦一大黑幕也。

旅館中又有代墊款項一事。最足欺遠來之生客。例如客或坐馬車汽車。或點酒菜。或購香烟等雜物。賬房中咸可代行墊付。此例不一。在中等以下之客棧。亦有茶房代墊者。惟須其人確有重價之行李。或爲長久之老客。方肯墊付。否則客人中亦儘有不可恃者。如五馬路某棧房。曾來一客。初至時攜皮箱兩大隻。咸極沈重。勾留旬日。代墊之費不貲。棧中以其舉止闊綽。并不啓疑。一日忽不至。啓其皮箱觀之。則纍纍者咸紅紙包裹之磚塊也。於是

始知受騙。現此風日盛。故棧房方面亦必十分留意矣。及開賬時。則爲之增多。價目其甚者。則增至十分之三四。客既遠來。不知市價之何若。卽心知其弊。亦但有隱忍而已。且賬房中賬目。例須有一成之小賬。此小賬非給茶房之小賬。滬諺稱搞茶房之酒資。亦曰小賬。如爲客代墊十元。尙可多得一元。故此舉爲棧房中所樂爲。初非爲客計也。

尙有一事。爲旅客所最宜審慎者。卽爲存款問題。蓋客或攜數百金或千金來滬。預備作一二月之勾留。則此款初非一時所能用罄。乃存之賬房中。且貼以二分或三分之息。此無定例。大約以數多寡爲等差。如五十元則每元三分或二分。百元以上則每元須二分或一分矣。此在可靠之旅館。固極安穩。然如口善街一帶之中下旅館。則多爲茶房拚湊而成。卽股份多者。

亦無十全之權利。爲狀極似帶擋之妓女。此等旅館壽命最短。往往一月一易主。二月一易主。至多亦無期年以上者。（某所以易開易閉之故。以生財器具均向舊主轉租。毫不費力。故祇須撙足股本。即可開幕。一有蹉跌。則器具一退。卽稱閉歇矣。）設客存款未清。而適當此項替之交。則必發生種種困難。或竟反顏不認。亦意中事。此須視客之可欺與否。總之有損而無益。則可懸斷也。（或曰。然則不存賬房。而自行攜帶。何如。曰。此固無所不可。然旅館簡章中。本有倘有遺失。與本館不涉之宣言。則必須處處留神。如能不爲茶房所知。則最佳。而隔房之客。亦須注意。以棧房中痞棍甚多。恐其與茶房串通作弊也。）

上海商店。往往有假贈品。以廣招徠者。不圖近日旅館。亦蹈此弊。推其故。完

全由於同業之太多。生涯不能發達。遂出此種無聊之舉。其所謂贈品者。不過稀飯點心及手巾之類。友人自鄉來者。聞人言某某旅館晨送稀飯。夜送點心。無論大小房間。一律贈送。友聞之欣然。遂往。及至。則一極小之單房間（所謂單房間者。蓋僅有一榻也）。普通僅須四五角者。彼竟定價大洋七角。且無折扣。友尙以其有早暮贈品。不能以貴也。及夜十時。茶房攜點心進。則餛飩一碗。僅十餘隻。沾值至多三十文。明日晨起。所謂稀飯者。僅鍋底少許。而下飯之菜。則果肉三數粒。明糖一撮。至多。又不過三十文。於是始知贈品者。不過爾爾。是亦一種新設之黑幕也。

旅客之最接近者。厥惟茶房。因其接近。於是又有種種弊端。益充茶房者。大抵不務正業之無賴。卽非無賴。亦必江湖資格極深之人。察言觀色。十分乖

巧見闊客則逢迎。見吝客則冷澹。見人地生疎之客。所以欺騙敲詐之者。尤無微不至。其第一步。卽爲客購物是也。友人萬君。前歲在口湖旅社。嘗囑茶房。購前門牌香烟一筒。及三九牌撲克一副。以銀蚨一枚付之。及購歸。僅餘銅幣數枚。萬君不知價值之何若。初未謔其有弊也。適余往視。代爲盤問。始支吾曰。吾糊塗極矣。尙餘小銀元兩枚。竟未繳上。遂掏懷出之。搭訕而出。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彼輩掉弄之大略。又客或購鴉片煙。及他種不甚正當之物。則其揩油必尤甚。揩油者。意蓋謂中飽也。以客卽察破。亦未便聲張也。至若上等之紈絳及貴顯。故作糊塗。以示闊綽者。則又當別論矣。此外更有一事。爲旅客所最宜留意者。則送信問題是也。例如客囑此輩。送信於朋友或戚串。此輩若見受信者爲富家。或可朦朧之人。則必十分留意。

一方并牢記旅客之姓氏。他日俟此客去後。冒其名氏作一僞函向之借錢。借物受信者以其所言無訛。必應允決不料其爲冒造也。（爲此者必爲已歇職之茶房。或已轉任他棧茶房。或僞造一他棧之名字。必使受騙者無從查實而後已。）友人言甬人吳某。旅滬多年。向與親戚施某極相友善。施每來滬必相往還。一日薄暮。吳方自輪船辦事處歸。忽有一形似僕人者。至手一函上呈。吳閱之。則爲施之手札。略言昨夜來滬下車時。爲扒手竊去皮篋。一時旅費無着。故特商借二十元。并望得暇命駕一叙云云。其發信地點。則爲口安旅館。施平日慣寓之地也。吳毫不之疑。遂出二十元付來者。其人卽匆匆去。臨行時尙謂施先生囑語。望先生從速命駕云云。晚飯旣罷。亟驅車至口安。則並無姓施之客。遂問旅館中。人有送信之茶房否。館中人問來者

作何狀。若縷述之。則恍然曰。此名阿二。向在此間。近以發生弊竇。歇職去矣。於是吳始知受騙。然尙不知其何以能審姓氏地點。沈思久之。乃始恍然。蓋施曾數數囑阿二送信致吳。吳雖不識阿二。阿二則早已蓄念甚久也。此弊雖不多見。然人心鬼蜮。亟宜防範。否則不特一己受騙。且連累及於朋友矣。旅館中。又麻雀之風。亦爲上海人士普通消遣之一種。僕恆見一般不儉之商人。星期日例得放假。欲往妓院。則囊橐不盈。乃聚四五人作小賭。以店中不便。則相偕至旅館。各學校之學生。亦多有爲此者。照例借牌一副。需洋四角。假充闊老者。往往多予幾錢。而賭勝者尙須予茶房若干。此亦爲旅館收入之一小宗。若在中下等旅館。則恆有一二無聊之痞棍。久居其間。專俟一般鄉老兒至。則棚之成賭。以便施行其小翻戲之手段。此亦不可不防者也。



(聞友人言。大馬路某大旅社。有牌數十副。可謂多矣。然客若於深夜需牌。每不可得。此足見個中賭風之盛。而打撲克者。尙不知有若干人也。)

上海淫風。甲於天下。固已夫人而知之矣。而暗中爲之。行樂地者。實爲一般風流好事之旅館。磨鏡黨之窟宅在其中。女拆白之機關在其中。而野鴛鴦之偷期密約者。更無不以此爲唯一之俱樂部。若在中等旅館。如某某者。則尙有一種秘密之淪白。此輩媒介。實惟茶房。每見客單棲獨宿。而色字方面。似甚喜歡者。則必徐徐諷以微詞。客如動念。則出小冊子一。其上所粘者。咸孃孃婷婷之照片。以便客按圖索驥。客既擇定。則徐引之進。客如不合。則可付車錢遣歸。(此例南京蘇州各埠都有之。否則一夜溫存。非數元不辦矣。此數元者。茶房可得十分之二三。則介紹費也。)

此外尙有一般小客棧。茶房以野雞荐客。詭稱爲良家之子女。客非老上海。必不能辨。及睡至夜半。野雞竊客錢篋而逸。客一覺醒來。人金俱杳。如向茶房理論。茶房必力辯爲客借來之人。非棧中所能負責。客卽好辯。亦不能答。以此事既不體面。又無證據也。實則此野雞者。實與茶房串同一氣。或竟卽與茶房之姘婦。如有所得利益。均沾。故殷勤延攬若此。又有一種。則以小兒爲媒介。而暗中亦與茶房串通。友人言有桑某者。自鄉來滬。攜行李數件。寓某某旅館。甫坐定。忽見一三四齡之小兒。至。狀甚可愛。桑戲抱之。毫無羞澀。態兒戲弄茶杯。失手打碎。茶灑桑衣。淋漓滿幅。桑方欲拭。一中年美婦至。呼兒曰三寶。見狀頻頻道歉。復親爲桑拭衣。桑以其殷勤。交談甚洽。復問所寓何號。曰卽在隔室。於是微笑而去。晚飯後。桑方獨坐待客。兒忽復至。逕投桑

懷婦亦隨至。叱兒曰：是又將鬧禍水矣。桑亟稱兒美慧。遂復與婦縱談。戲挑之。亦不甚拒。旋客至。婦始流盼而去。郭本好色。乃購玩品食物予兒。藉此以爲殷勤。如是者數日。婦時至桑室。桑亦時至婦室。桑方以爲萍水有緣。殆屬天假之福。一日訪友歸入室。則行李數件均已失去。亟呼茶房詢之。則言己爲隔室婦人取去。婦言與君爲親戚。君囑其歸鄉時。將行李帶回。故於動身。前持去。某等以與先生往走甚密。故不敢禁阻也。桑於是始知受騙。明日卽返里去。此等事棧房中時時有之。受騙者每以心懷鬼詔。不敢宣佈。實亦一大弊也。

以上所述。于旅館弊竇之大略。可謂詳盡矣。尙有一事。須爲讀者告者。則假鑿結婚是也。此事爲滬地所恆有。其弊亦至夥。以篇幅窘隘。不能多舉。例如

一切喜綵音樂等等。能不假手於賬房。則最妙。以彼輩代客辦物。例需揩油。而於喜事則尤甚也。又宴客之酒席。亦恆有囑旅館廚房代辦者。此最不足恃。菜既惡劣。而又往往不能准時。竟有以此開罪於賀客者。此亦不可不注意也。

續

士 諤

旅館者。旅客之館舍也。凡客於是館者。非他州之仕宦。卽異縣之紳商。舉本地一切民風習俗。旅館中執事。自應善爲指導。奈何視來賓爲土生。（滬上諺語言其諸事不懂誠實可欺也）玩旅客於股掌。串通一氣。百弊叢生。使旅斯土者。舉足荆棘。有行不得哥哥之嘆。卽一飲一食之微。苟詢諸茶房。茶房必舉與已有約回扣最大之家對。故一點心也。一酒食也。凡是茶房介紹。

者。味不必適口。而價則必定高貴無疑也。若購辦各物。而經旅館中執事引導者。其價亦必較尋常人所購之物。高起一二成。蓋引導者。例須向店家取回扣。羊毛出自羊身。店家仍加之於買主。昔有人住滬上某旅館。因要事欲往漢口。託旅館之帳房。往招商船代定一房間。賬房即言招商船價貴。而房間狹隘。不若某公司之某某船好。客問房間寬舒否。船中招待周到否。賬房連稱包你趁心不止。其實一野雞公司船也。停泊既無碼頭。上落十分不便。其房間之黑暗。招待之無人。更不必論。該客被騙上船。跳腳已經無補。時至今日。風氣大開。舞弊之法。日新月異。從前旅館中串賭之弊。祇有翻戲黨。其技不過抬轎子。倒脫靴之類耳。愛賭者始受其弊。不賭之人無恙也。今之拆白黨。黨員有男女之分。手段能隨人而異。不賭者亦難免矣。餘如私買燈吃

也。私留騎牌也。私招磨鏡黨磨鏡也。弊竇種種。筆難盡述。姑舉數端。聊備禹鑄。

### 串賣人口

鹽城人某甲。挈全少妻來滬謀事。寓於南市某小客棧。日出訪親。因人地生疎。多日訪尋未得。棧主覘甲妻年尙少艾。又以甲之謹愿可欺也。串通慣做白螞蟻之某媪。密將甲妻售於香粉弄野雞妓院。得身價洋二百元。朋分了事。逮甲歸。不見其妻。詢棧主。棧主曰。汝去未幾。卽有人來接汝妻。言汝已訪着親戚。尋得生意。特命彼來相接。我因汝棧資未清。故將行李扣住。至汝夫婦之來去自由。我固無權干涉。我意汝來付棧資。今聽汝言。豈汝夫婦未相遇耶。上海多拐子。汝其殆哉。甲不肯罷休。死向棧主吵鬧。蟻媒僞出排解。令

棧主出洋十元。給甲作川資。勸其先行歸去。一面許其幫同打聽。一得消息。立即寫信通知。甲孤掌難鳴。只得隻身北回。

謀財害命

銀錢物件。寄存賬房。所以防竊盜之害。法至善也。而孰意適因此賈殺身之禍。可不懼乎。五馬路某旅館。中等旅館也。數年前。有客商六人。來滬收賬。收得之銀洋。悉寄存於賬房。六人之洋。合計約二千餘元。一夕。宵深人靜。棧主乘衆人孰睡之際。竟然縱火。焚斷扶梯。六客全都葬身火窟。棧主固保有火險也。後經受害旅客之家屬。聯名控告。而此殘忍之棧主。亦遂監斃於西牢。然而死者已不能復生矣。

旅館中之騎牌與磨鏡黨

旅館愈大作弊之門類亦愈多大旅館中往來之躺牌頭等躺牌也。翻戲則頭等翻戲也。茶房藏有躺牌之照片。旅客苟欲獵豔。可以按圖索驥。且有磨鏡黨之磨鏡秘戲。可以供客召演。磨鏡秘戲。每演約兩小時。需價十二元至十六元。躺牌一宵。則四元六元至十元。此躺牌與磨鏡黨。據茶房所言。均係大家眷屬。察其舉止。果然不甚輕佻。此類人果屬大家與否。乃另一問題之事。而旅館茶房。可以自由號召。聽客所爲。則其手段之可驚。加人一等矣。且也男女相悅。藉旅館爲幽會之地。販土奸商。借旅館爲轉運之局。此則客人一邊自己作弊。於旅館無關也。

### 旅館茶房之串放白鴿

有典商綽號徽駱駝者。皖南人也。因納寵事來滬。寓某大旅館。蜂媒蝶使。日



有往來。徽駱駝僕僕車馬。自往相看。環旣嫌肥。燕又嫌瘦。粥粥羣雌。眇鮮當  
烹。茶房睹此情形。陡然動念。乃謂徽駱駝曰。上海女子。油滑者居多。勤儉之  
家。甚非所宜。必取其舉止溫柔。性情賢淑。然而渾渾上海。此種賢女。從何處  
訪尋也。徽駱駝家本樸素。聞言大愜心意。乃曰。汝真有識之言也。乃彼媒人  
無汝卓識。不然。我事早成矣。茶房笑曰。爺自所託非人耳。月前南通某紳亦  
住在此。渠娶一妾。由我作媒。談判祇三日。卽已成交。若洞庭山某商之妾。去  
歲娶去。亦係我介紹。今已生男。迄今某商與我交好若親戚。爺若謀之於我。  
成功久矣。徽駱駝大喜。卽以重任相委。茶房慷慨自任。次日卽持一照片來。  
約下午同去相看。果然濃纖得中。修短合度。索價亦不甚巨。一說卽合。徽駱  
駝喜可知也。擇日成禮。仍住於旅館之中。不意婚纔三日。新人竟效白鴿之

高飛衝霄而去。徽駱駝計婚聘所費。酬媒所費。置辦衣飾所費。數逾千金。找尋此爲媒之茶房。則旅館言茶房自辭生意。已逾二日。徽駱駝至此。惟有自呼阿家上當而已。



# 百弊叢書卷四十六

## 江湖百弊

戚飯牛

九流三教統稱江湖三教則儒教釋教道教夫果盡人皆知或問和尚之拜佛誦經羽士之畫符念咒千奇百怪騙詐賺錢當可謂之江湖若儒教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心傳顧曾有孟濂洛關閩之意授磊落光明堂堂正大何能謂之江湖記者曰儒之教人也與君言德與臣言忠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夫婦言有別與兄弟言睦讓與朋友交則言信義振三綱重五常其教之廣博純粹如天之高無不覆地之厚無不載日月之明無不照正不可與旁門惑衆之釋道二教相提並論者也然何以亦謂之江湖吾知之其所以

謂之江湖者如江湖之水通三江達五湖周流天下無窒礙無壅滯無一人不被其澤故亦謂之江湖或又曰三教之說既聞命矣九流之種類作何名稱九流之生計作何營業願受益請爲一言之記者曰世界所謂九流者其名詞傳於古昔非創自近今也前人恐後人不知其種類名稱生計事業特撰俚詩一首以概括之詩之一流朱子二流醫三星四卜五地理惟有相家居第六七書八畫九琴棋其詩字句雖麤陋然九流之種類事業瞭如指掌記者以老江湖資格不惜筆資選聘環球獨一無二南北歡迎之頭頭等超超等江湖特出人才十二門脚色羅列一堂如上海二馬路天蟾舞臺禮請京津藝員三小一白同時演唱再佐以趙君玉毛韻珂林樹森白玉崑諸名角鐵板銅琵琶玉簫金管做好戲與諸君子觀賞焉

儒教

讀書人爲孔門子弟在科舉時代凡有功名者自童生秀才舉人進士直至翰林傳臚探花榜眼狀元止（自辛亥以來想諸君子與老童生窮秀才苦翰林新科狀元等久違了記者今約與俱來未識諸君子歡迎否一笑）皆從讀書中來皆爲儒教中人其間良莠不齊薰蕕同器讀書未必皆明理儘多倫常乖舛道德澆薄之徒彼修身行道治國齊家平天下者是儒戕身背道誤國敗家亂天下者亦是儒記者自算爲讀書儒教人在黑幕中而不能別破出黑幕外故此篇略而不詳深願讀我書諒之愛之嗟嘆之幸勿怪之笑之而吐罵之也

釋教

釋家之祖如來佛居西土爲舍衛國王太子捨身出家敝屣富貴願立教救世無我無人創社會大同主義佛言不度盡衆生我不成佛又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禪宗大旨能包涵六合九荒孔子嘗曰西方有聖人其名曰佛孔子且尊之爲聖足徵釋教之高明我故曰今之和尙我佛如來之罪人也和尙萬萬千千恆河沙數天下名山被僧占盡愈可見和尙之多矣和尙不種田而有食不織布而有衣廣廈萬間安其居紫袈百衲章其身名區勝境爲行脚之所經百怪千珍爲肉眼之所飽大開法院善男信女參觀遍設道場才子佳人隨喜佛說輕財和尙愛財佛說空色和尙好色清初乾隆帝有言和尙乃色中之餓鬼財裏之蛀蟲此二語可作大和尙老和尙當家和尙標緻和尙之定讚若窮和尙小和尙野和尙挑水燒飯和尙猶未許竊此頭

銜。試。觀。禪。史。雜。部。所。載。晉。唐。宋。元。因。和。尚。而。敗。家。產。墮。名。節。殺。身。滅。族。者。指。不。勝。屈。間。有。高。僧。詩。僧。瘋。僧。入。定。僧。正。千。萬。中。難。得。其。一。一。之。外。皆。千。萬。賊。和。尚。極。和。尚。強。盜。和。尚。化。緣。和。尚。也。武。香。球。延。慶。寺。曹。秀。英。遇。超。凡。水。滸。傳。翠。屏。山。潘。巧。雲。對。裴。如。海。彼。著。書。人。豈。與。和。尚。有。深。仇。密。恨。故。作。此。淫。詞。褻。語。唐。突。禪。林。實。是。體。貼。入。微。竭。力。描。寫。以。一。片。婆。心。欲。勸。戒。香。閨。少。婦。繡。閣。嬌。娃。勿。迷。信。入。廟。求。泥。菩。薩。保。佑。致。引。誘。登。樓。被。玉。和。尚。所。樂。西。廂。記。鬧。齋。一。齣。行。行。字。字。皆。救。苦。慈。航。如。點。燭。的。頭。陀。堪。惱。燒。香。的。行。者。堪。焦。貪。看。鶯。鶯。燭。滅。香。消。寥。寥。數。句。寫。到。如。此。淋。漓。盡。致。頭。陀。點。燭。燭。應。點。行。者。燒。香。香。當。燒。因。目。覩。鶯。鶯。之。貌。怦。怦。心。動。心。屬。鶯。鶯。之。身。呆。呆。定。目。以。致。手。中。之。香。燭。烟。消。焰。滅。而。不。知。不。覺。吾。更。想。當。日。普。救。寺。大。雄。寶。殿。上。誦。經。拜。懺。之。僧。



衆河止一個點燭的頭陀一個燒香的行者頭陀行者不過小和尚耳小和尚已會貪着鶯鶯而燭滅香消則一班敲法鼓擊金鑊撞銅鐘宣寶號之大和尚老和尚當家和尙標緻和尙勢必敲法鼓而桴落擊金鑊而繩斷撞銅鐘而筵墜宣寶號而而聲沉此時觀世音蓮花座下靜悄悄地燭已滅香已消只有百數十道眼光多斜射在雙文身上真是好看煞人嗚呼彼相國千金小姐崔鶯鶯代表天下後世之美女子普救寺點燭頭陀燒香行者代表天下後世淫僧今之好入廟燒香點燭拜佛求福者可作龜鑒吳諺有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之說然而做和尚者一條心想銅鈿一條心想女人那有什麼功夫通經學佛顧及本來面目哉

道教

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學者推爲道家之祖孔子問禮於老聃有老子猶龍之歎可見其入之道德文章學問神出鬼沒變化無窮之玄妙後人變本加厲節外生枝異想天開裝作種種驚人狀態獵取人財漢末黃巾餘逆張魯在漢中巴蜀一帶號召生徒爲人畫符治病哄騙愚民白米時人謂之米賊（今江西龍虎山張天師是其子孫流毒千百年而不能除可謂奇事）今之羽士至人家做法事猶須索米五六升鋪地燃燈裝妖作怪做出許多姿勢臨了不論白米黃米糯米粳米鮮米陳米糙米碎米總歸像嚴嵩做壽不分美惡照單全收然道士之學張魯偷米尤屬罪之小焉者也其罪之大者罄竹難書縱有照妖之鏡不能照其奸燭怪之犀不能燭其術記者浙人也流寓蘇州久蘇州爲世界繁華秀雅之區事考究色色精工卽以蘇州耳聞

日見之道士而論城內外約計千人除三四老朽外餘皆衣履翩翩簪冠瀟灑故吳中有清標道士之諺其營業恃打醮拜懺詳星禮斗接眚爲主（接眚卽北方回煞齋期）其餘如授籙給籙望高斗破血河過關開煞諸名稱記不勝記總而言之出花樣騙錢而已每至人家做生意時向午六七道士始絡繹入道場手中敲法器口中念經句眼中心中却留意有無美麗女子其同黨切口暗號局外人無從探悉如半老徐娘猶存風韻者曰堂軸畫得出色如青年少婦苗條可愛者曰屏條寫得甚好如閨中及笄之小姐孃孃娉娉齊齊整整揷含豈惹情寄靡蕪者曰橫披書畫咸宜如人家並無俊俏之女郎則曰書畫店將要關門遇有入目之娟娟狗道士必裝出風騷流目送盼擊磬則鐺鐺彈絃則丁丁吹笛則吁吁飛鉞則落落唱佛曲尖逼喉嚨

別發一種嬌俏清淨之聲浪欲捧入媚媚雙耳以取媚傍晚則燈燭輝煌絲竹噉鼓鐘鞮鞞手忙脚忙嘴忙眼忙心忙矣法事將畢另加杜撰七八九言長短歌曲名曰散仙花散仙花時婦人女子喜聽聞一道士必須數十文其名曰解結錢以錢勻攤盤中（道士七人銅錢七注多少類推）盤中貯放粉糕一塊糕上插紙花一朶花上懸紅繩一條香工將盤移送道士面前道士則手取錢而口唱曲曲之句調雖鄙俗然其命意遣辭亦堪引笑無怪婦人小兒女喜聽也茲舉一二以獻閱者（一只柿子滿身紅十人走過九人中鄉下朋友弗識貨倒說俚是櫻桃篤老祖宗）（一口燈挂四只脚點起火來蓬蓬着老鼠要想偷油吃恰巧碰着一位貓伯伯）（一個耕田鄉下人有鼻頭來有眼睛着帽簑衣雙赤脚賽過花果山上個小狻猊）散花完解結

了。鈿。驅。到。荷。包。裏。香。工。挑。擔。轉。山。門。所。謂。書。畫。店。之。堂。軸。屏。條。橫。披。各。對。眼。光。各。招。主。顧。禍。根。從。此。種。毛。病。從。此。出。聲。名。從。此。壞。可。勝。浩。歎。

朱子

朱子係朱紫二字之誤。卽垂青綰紫之官場也。官場有小官大官文官武官。候補官猶戲場之有小生老生官生武生花旦淨副丑角也。故曰官場如戲場。其間苟蠅營奴顏婢膝乞憐昏夜白晝驕人之狀態。雖請到十八個畫師亦畫弗像鬚眉面目地皮刮盡滿載而歸一家笑弄得一路哭。李南亭官場現形記一畫可謂描寫入微。予雖欲續貂亦不過浪費筆墨而已。不敢贅。

醫生

江湖醫俗謂走方郎中是也。今朝城裏明朝鄉。下南北東西無一定址。而其

法。以。外。科。居。多。因。外。科。可。用。手。術。掩。人。耳。目。易。於。取。巧。也。其。術。有。小。傢。性。中。傢。性。大。傢。性。之。分。小。傢。性。用。靈。快。之。手。段。中。傢。性。用。離。奇。之。藥。品。大。傢。性。則。九。種。十。八。剷。破。人。財。害。人。命。言。之。口。軟。聞。之。心。驚。也。然。江。湖。用。大。傢。性。者。少。用。小。傢。性。中。傢。性。者。多。茲。先。舉。一。二。以。概。括。大。概。如。捉。牙。蟲。用。一。竹。筋。在。牙。痛。者。之。齒。上。亂。刮。血。流。沫。吐。筋。上。有。牙。蟲。出。矣。君。知。此。蟲。真。乎。假。乎。乃。二。月。初。新。柳。吐。花。時。之。絮。蕊。也。天。晴。收。下。曬。乾。俟。用。時。以。手。法。送。入。牙。縫。隨。病。牙。者。吐。沫。破。血。時。取。出。騙。人。絮。蕊。小。如。蟲。子。絮。根。吐。花。處。似。有。雙。目。一。經。熱。氣。發。漲。捫。之。似。小。有。聲。與。蟲。子。無。異。他。如。痔。瘡。脫。出。痛。不。可。坐。郎。中。自。誇。能。拔。管。斷。根。病。者。信。以。爲。真。欲。脫。離。苦。厄。出。錢。上。當。矣。治。法。囑。病。痔。者。臀。尖。高。聳。頭。面。伏。於。倚。榻。上。使。之。不。見。卽。有。三。四。旁。觀。人。但。見。其。敷。藥。不。知。其。過。門。於。

是走方郎。口中誇手段。妙藥本貴。效驗速出。紅黃諸色藥粉數包。紅者若干。黃者若干。青者若干。白者若干。勻研之。滲上肛門。卽用鐵夾剪一個。淘入肛門。鐵剪冷而肛門熱。熱者遇冷則適意。而過門乘此而入矣。其法以小雌雞肚腸做成管漏樣式。晒乾縮小。用時夾於鐵箍之端。送入肚門。一經血熱。紅黃青藥色模糊少停。停雞肚腸漲大。然後徐徐裝用力。拔出病痔者。見管已出肚門。銅錢洋鈿亦肯摸出。腰包其餘看赤眼。呼膿割瘤。破水癥。各有手段。藥品茲限於篇幅。不能詳載。非獨閱者引爲憾事。記者亦深致恨恨也。

星家

唐李淳風以人之生年月日推人禍福。算人壽命如鏡照形。如桴擊鼓。莫不影響。鼓合後世竊取其法。加入時辰。演爲八字。成一種算命行業。名爲星家。

其法須先讀淵海子平書中列載年上起月法日上起時法四言獨步五言獨步金鎖賦碧淵賦三奇六形法十惡大敗訣六十花甲納音等等再閱萬年歷知安命小限法即可代人推算然命之理微豈可借一紙殘書斷定世人凶吉不過依畫葫蘆能畫與不能畫而已至有自做陽地高貼掛張遇異人傳授能知過去未來說得天花亂墜活獅子出現口談流年一角細批單張兩角十年成本十元五星刻度一年十元銅鈿可以買命大富貴人不死矣縱使這算命先生是神仙轉世告訴你幾時倒運幾時慘死人亦何樂聞之哉先生既可算人壽命推人禍福我敢問先生幾時得意不走江湖

卜家

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而人事斷



矣。文王、周公、孔子、聖人也。故能繫辭定易。葛亮、王通（王通即鬼谷子）邵雍、賢人也。故能占卦起課。卜筮一道，談何容易。非具有聖賢道德，學問何敢輕於嘗試。今世遍地多卜家、單單尺尺、單裝幾個父兄官爻，寫幾行青龍白虎，就可算卜卦起課。魔借糊塗影響之談，作飽食暖衣之計，真能卜卦起課者，恐尋遍天涯難逢一個卜家。更有一技連帶測字，不知測字須有學識，有口才，有靈機，方可談言微中。測字分八等測法，最上等為相字，其次則測字最下為拆字。有觀枚測法、象形測法、八卦九宮測法，非絕頂聰明生有自來者，不可從事於此。今則所謂一字不識拆字、拿手今之拆字，先生皆一字不識之人也。請他相字到底準與不準，靈與不靈，與他三個銅板聽他幾句亂話，譬如請他吃一碗羹飯，即使論字確準已往不可救，未來不能知，則算命

起課測字有何好處。

地理

地理。卽堪輿家。一稱風水。先生創其法者。晉郭景純（璞）著葬經。青烏術從此傳。後人最長此技者。青田劉文成公伯溫（基）近人所重爲蔣法楊法。蔣法取其緩。楊法取其速。惟大元空三元法最屬安。吉穩妥。富家父母死。兄弟多延請葬師擇地。逢山乘攢。遇水駕船。食則八珍。臥則重茵。敬之如師傅。尊之如叔伯。彼葬師則胡言亂語。在平陽云。鬻頭好。登鬻頭云。平陽吉。千難萬難。擇得一牛眠佳地。云興大房。敗二房。絕三房。於是大哥喜。願出重金。購買築造墳塋。以安父母之骨。二弟聞之。懼三弟知之。怒從中作梗。不成。再尋別處。久之。久之又擇一佳地矣。云興二房。絕大房。敗三房。二弟喜。長兄三弟又

作。便。不。成。週。還。往。復。如。是。者。數。年。棺。材。閣。起。金。錢。耗。盡。苟。擇。得。一。地。大。房。二。房。三。房。均。無。妨。礙。可。講。價。購。買。不。知。地。理。先。生。暗。中。與。地。主。通。串。一。氣。口。索。非。夷。所。思。聞。所。未。聞。之。價。格。地。理。則。從。旁。吹。噓。之。攬。掇。之。譽。揚。之。喪。家。擇。地。久。迄。不。得。一。當。意。茲。有。平。妥。之。一。寸。田。不。如。多。出。幾。文。早。慰。先。靈。兄。弟。議。定。卜。吉。破。土。銀。錢。交。去。樹。木。種。植。空。礦。封。築。卑。禮。厚。弊。謝。葬。師。葬。師。滿。囊。滿。橐。得。故。主。之。酬。儀。得。坟。客。之。分。肥。半。生。吃。着。不。盡。而。所。謂。富。家。之。大。房。二。房。三。房。大。房。漸。漸。貧。二。房。營。業。墮。三。房。人。口。病。且。死。不。十。年。門。庭。衰。落。老。弟。兄。均。赴。黃。泉。小。兄。弟。未。離。襁。褓。畫。堂。繡。閣。賣。歸。別。姓。人。家。野。兔。荒。狐。走。上。舊。時。吉。墓。世。間。誤。於。風。水。之。說。者。不。知。凡。幾。讀。我。此。篇。好。談。堪。輿。者。亦。可。以。悟。矣。

相士

相面之術。創於漢朝。姑布子卿（見漢書）一見人。卽知富貴。窮通壽夭。凶吉。後世襲其說。花言巧語。爲糊口謀生之計。明柳花亦長此藝。卽所傳柳莊相法是也。此藝只須略識之。無買幾部相書流覽。一日夜記得五官名目。走運年歲部位。便可設攤營業。五官名目。如眉爲保壽官。鼻爲審辨官。眼爲監察官。耳爲探聽官。口爲出納官。年歲走運部位。如十歲走額尖。運十五二十走眉毛。運三十四走兩目。運之類。只要鍊熟口訣。任你七顛八倒。說好說歹。又無憑據。又無對證。面皮老肚皮飽。銅錢手裏到。管他娘的千秋調。

### 書畫家

書畫家何等清貴。何以亦到江湖。記者曰。書畫果爲清貴之事。不大家名家。法家之分。神品逸品高品之別。書畫能成大家名家。神品逸品高品果

屬清貴。而俗筆陋墨。亦是書畫。書畫筆一俗墨一陋。卽是江湖派。不過書畫騙人。猶是規矩交易。較諸以上數位。有天淵之判。是猶戲園中角包書畫家。筆墨生涯。終究做不來大事業。猶諸跑龍套。捐旗打傘之人。賺不着大包銀也。

琴客

天高氣爽。水流花開。空山無人。惟石嶠。嶠伯牙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巍巍乎。洋洋乎。獨有子期。知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歎知音之難遇也。稽康被戮。廣陵散絕。響人間可見。彈琴者無高手。聽琴者亦無眞賞音矣。今之挾七尺桐。奔走候門相府者。皆略解一挑半剔。以平沙落雁。陽關三疊。欺人耳。其目的在引誘王孫公子。投拜門牆。彼則焚香膝坐。裝作枯木禪。

摸。樣。驅。取。金。錢。而。已。吾。恐。聞。其。何。謂。琴。理。何。謂。棋。心。彼。將。瞠。目。不。能。對。抱。琴。  
竄。入。山。陰。道。去。也。

棋師

博奕。雖。小。道。有。至。理。存。乎。其。間。畫。格。三。百。六。十。一。道。合。周。星。三。百。六。十。一。度。  
子。圓。象。天。格。方。象。地。縱。橫。錯。落。局。局。不。同。謝。安。別。墅。圍。棋。布。陣。勝。敵。徐。達。登。  
樓。對。局。榮。獎。得。湖。古。來。英。雄。豪。傑。多。嗜。此。藝。林。和。靖。先。生。曰。我。世。間。無。一。不。  
能。爲。所。不。能。者。惟。糞。擔。與。着。棋。耳。足。見。精。通。棋。訣。亦。非。易。前。清。極。盛。時。代。  
施。范。程。梁。稱。爲。國。手。爭。奇。門。劫。賭。一。日。之。長。清。簞。疏。簾。一。枰。相。對。果。屬。高。人。  
韻。事。以。金。錢。決。輸。贏。則。雅。而。近。於。俗。矣。今。棋。師。大。都。以。棋。局。爲。賭。局。求。如。蘇。  
東。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者。恐。踏。破。鐵。鞋。無。覓。處。也。

記者讀書之暇。凡江湖雜藝。諸籍亦嘗遍覽。絲桐無傳授。勾撥且不能。圍棋布子。僅知死劫。生機若欲攻敵。破堅力所不逮。書法則滿紙塗鴉。畫法則使虎成狗。閱麻衣鐵關刀。柳莊衡真諸籍。渺渺茫茫。斷難皮相。天下士。鄧璞葬經深幽。莫測山川。不能語我往何處。問吉凶。鐵板梅花。馬前袖裏天機。玄妙庸俗人未許登堂入室。觀星勘斗。目力不濟。孔子罕言命。我孔子之徒也。當亦從孔子而不言。至於談醫。則瞠目結舌。口啞無聲。我不能洞見肺腑。明察腴理。故不敢懸壺問世也。爲言朱紫官家布衣。窮骨頭何曾夢想學佛學仙。更無此福緣善果。歸根結蒂。仍只得抱此五經三禮。作一酸儒窮措大而已。

# 續江湖百弊

苦肉計

指嚴

旅館夜話。偶及江湖詐險。友人詫曰。予嚙昔日擊一詐騙事。甚爲明瞭。今試述之。以供談助。予日前偶步通衢。見有貼告白者。近視之。知爲鄧縣某肆。因夥友盜去大洋四百元。是以標示。年貌衣飾。言明有人扭獲。送到者。謝洋若干。予亦不甚介意。越二日。忽發生一拐騙事。適爲予耳目所及。印證鑿然。可謂巧合。蓋此告白。卽其詭計也。比鄰汪某。貿易鎮平。主人以其人誠篤。一切帳目。悉委之。日前攜銀一百二十元。赴宛購貨。繞道回鄉。次日起程。出東門。遇舊相識。在飯店略談。置銀案上。有某甲。自外人詢客。何往。汪具告之。甲曰。徒行乎。雇車乎。汪曰。無所不可。甲喜曰。予徒步艱難。而御者索價昂。君肯同。



行車價當能少減也。遂共車赴宛途次互詳里居職業。甲小語曰：君長者告之諒無妨。我鄧邑偵探也。某肆被竊四外貼有招示。但不知君見也未。汪曰：頗曉其事。未詳其蘊。甲欲言而又止者。再惟目視御人。汪會其意亦不復詰。至蔡橋停車。旅店內有一華服少年。先在向汪起立致敬。甲目注之良久。詫曰：君非鄧縣某肆夥友耶。少年色變。言語支吾。甲顧謂汪曰：罪人已得。此奇貨可居也。指少年而大聲曰：我衙門人亦存良心者。速出大洋四百元。放汝去。否則有期徒刑耳。少年伏地求宥。哀鳴之聲震驚四隣。汪不忍招少年至靜處。問現存洋幾何。少年拭淚答以換黃金若干。兩人參若干件。所餘二十元。留作歸鄂川資。請君爲我關說。沒齒不敢忘德。汪謂甲曰：瞞上不瞞下。瞞官不瞞私。黃金人參各獻一半可乎。甲怒猶未息。經汪多方解說。復將現洋

二十元送甲作吃煙費。甲始悻悻去。少年涕泣向汪言再造之恩。誓不敢忘。所餘之物。願以奉贈。但得路費足矣。不較值也。汪猶豫未決。店主人又從旁。玉成汪遂傾囊與之。少年感謝汪亦遂行。薄暮抵宛。向友人周君述之。周曰。汝殆墮拐騙術中矣。金安在。汪出金令視之。周笑曰。此金加以提練。大約值洋六元耳。而人參且不值錢。吾不意君愚昧至此。此漫天撒網計。亦卽三國演義中之所謂苦肉計也。少年卽黃蓋某甲。卽周郎。可惜君之不爲孔明耳。汪懊悔無及。幸主人憐其誠實。置不問。不然傾家矣。

### 麟子成災

指嚴

蘇閭學士街周某年逾不惑。尙抱伯道之憂。以故望子心切。勤求種麟之術。後麟嫗進言。謂新年中有肩麒麟送子者。邀之入室。可冀生男。某以爲然。一

日見街市有江北肩如樞云云者過某見而喜甚卽邀入室麒麟燈中燃以紅燭將麟置之樓上臥床中而衆皆下樓款肩麟者以酒食不意麟子之消息未得而祝融先生已作毛遂之薦越俎而代矣迅將床頭被褥帷帳盡行焚去延燒且將及屋某見樓上起火忙卽拾級登樓呼人救濟隣人畢集雜以肩麟者均紛至樓上火則幸告撲滅而乘火打劫者在亂忙中搶去灰鼠女襖等及其他物件損失不下三百金噫斯誠迷信之爲害或曰肩麟人實弄此狡獪

炸彈與肉票

指嚴

徐屬土匪充斥擄人勒贖之事幾於數見不鮮某姓翁者家稱小康月前忽接有恐嚇信函索借巨金並附有炸彈一枚翁素囑強置諸不理然心甚惴

惴前日偶因事將適某處中途忽被匪劫去其家得翁書略謂此處相待甚優但非有五千金之代價無望生還云云家人惶懼四出請人關說卒以三千六百金贖歸而此面團團之富翁已憔悴無人色矣

賠了夫人又折兵

指嚴

離縣東鄉魚河涯地方爲盜匪出沒之所。有著名渠魁鞠小永者。某日於附近高莊趙富室家。劫得男票一名。年十七歲。匪以奇貨。可居未卽勒索。又率黨羽出搶別處。匪有妹。年方及笄。貌頗可人。窺趙美。因私謂之曰。肯賜援。妾當釋君。偕歸趙。趙大感謝。曰。以歸故里。卽母事之。亦所願也。况妻乎。女遂與趙疾馳歸家。趙翁恐匪復至。卽告知該處聯莊會。該會長立帶健兒十餘人。前往勦捕。十餘里。與匪遇。雙方開鎗。互相攻擊。未及一小時。匪勢不支。遂紛

紛。潰。散。凡。擊。斃。五。人。生。擒。二。人。

人妖類誌

指嚴

吳興縣所屬含山地方。近日忽有某甲男扮女裝。頭上戴花。面頰敷粉。醜態百出。令人發噓。往來各鄉村。自言專治一切疾病。應手必愈。一時婦孺咸來相問。則云。係先世仙姬所授。必須女裝行醫。方得有效。有鄉婦某氏。因患寒熱症。譫語喃喃。某甲謂此病有鬼附身。惟予能以術驅除。須酬金一元三角。鄉婦之夫望其妻之速痊。努力允之。邀入病房。誦經畫符。焚化有如放紙砲之聲。謂鬼必逃去。不復敢來。此病明日即愈。索酬而去。豈料該家桌上所放之銀燭一雙。金指環一事。忽然不翼而飛。立即追問及之。在身畔搜出原物。鄉人咸憤怒。羣起飽以老拳。欲扭付警署懲辦。甲一再哀求。始行縱去。

有人。在。上。海。電。車。中。拾。得。卡。片。其。式。甚。怪。亦。江。湖。變。相。之。一。種。也。不。知。幾。許。人。飽。受。其。誘。惑。矣。卡。片。式。如。下。

雙行注)

不靈包退還洋點心在內  
王麻皮長媳包車接送

正周雙鳳(旁注)姑蘇阿彩娘傳授(下  
面反白克路老虎灶後面便是

怯。篋。之。術。種。種。出。人。意。外。有。上。海。友。人。言。某。日。下。午。東。新。橋。至。南。京。路。電。車。中。有。一。少。年。衣。服。華。麗。彷彿。富。家。公。子。正。目。光。四。射。時。乃。移。步。近。一。女。郎。之。前。電。車。轉。機。勢。略。傾。側。女。郎。忽。失。聲。呼。痛。少。年。亟。怡。色。甘。言。速。速。陪。禮。蓋。因。女。郎。纖。足。忽。爲。少。年。所。蹴。也。俄。而。少。年。下。車。去。女。郎。始。知。錢。篋。已。不。翼。而。飛。乃。知。少。年。踏。脚。之。時。卽。乘。此。下。手。取。物。矣。幸。錢。篋。貯。資。無。多。女。郎。亦。不。欲。根。究。嗒。焉。而。去。

寓上海成都路某少年本高級拆白黨員良家婦女入其彀中喪節耗財或

致。戕。其。生。命。者。不。知。凡。幾。比。忽。誤。染。梅。毒。下。體。潰。爛。赴。某。醫。院。求。治。迄。未。痊。  
可。復。加。以。他。症。旋。卽。名。登。鬼。錄。矣。妻。方。少。艾。親。炙。乃。夫。教。訓。性。極。淫。蕩。卽。於。  
某。垂。絕。時。席。捲。所。有。偕。所。歡。遁。去。其。從。兄。某。執。役。某。公。司。聞。耗。至。爲。草。草。棺。  
殮。而。已。說。者。謂。少。年。害。人。已。多。結。局。如。此。可。謂。天。道。報。施。不。爽。也。  
拆。白。黨。名。甚。普。通。友。人。某。君。有。數。解。謂。拆。者。拆。梢。也。白。者。不。論。何。事。不。名。一。  
錢。專。一。白。吃。白。用。也。又。作。擦。白。解。蓋。若。輩。正。如。藥。水。之。銅。噴。銀。之。器。外。面。好。  
看。實。則。不。啻。繡。花。之。枕。必。須。時。時。擦。之。否。則。本。相。畢。露。爲。人。識。破。不。值。半。文。  
矣。又。當。作。撒。勃。解。撒。者。出。也。勃。者。尿。也。（如。馬。勃。之。類）言。若。輩。無。所。作。爲。一。  
如。滬。諺。所。謂。撒。爛。污。也。又。或。作。拆。敗。解。蓋。若。輩。日。以。拐。騙。婦。女。爲。事。致。使。家。  
破。人。亡。身。敗。名。裂。是。以。專。一。拆。敗。人。家。而。得。此。美。名。惟。其。種。類。甚。多。有。馬。夫。

拆白黨戲子拆白黨西崽拆白黨少爺拆白黨學生拆白黨等等名目人旨就其類似者爲之加銜自南北和議之會開於上海乃忽有新風氣發生而於拆白界亦呈變相每見遊戲場中有口操北音之小鬍子手持司的克者三五成羣或尾一女子流轉各戲場或遇娑首較佳者則評頭品足任意調笑觀其狀大有狼吞虎咽不看梅花不肯歸之意殊可笑也惟若輩初至上海兩眼墨黑何敢如此放浪觀其中必有久居上海新人物爲之倡導並爲聯合而期成之然則彼大人先生者白日高談天下事黑夜拼命吊膀子所事未免相去太遠矣當今適爲四唱和平之時代故宜諡之曰和平拆白黨向年常州小北門城下有裝無常鬼嚇人者此處地本僻靜人見之輒爲驚暈一夕有念嚮佛者道過此乃見有兩無常遙遙對立因自語曰此一無常



彼又一無常何無常鬼之多耶假無常聞其言舉頭一望果見一白衣冠者長丈餘危坐雉堞上遂狂叫而逸由是其假無常俱絕迹而行人便之此予幼年所聞於長老者也不謂近接皖友來函偶述瑣事竟有相類者某邑有郊外市集爲菜市必經之路城鄉之人往來孔多而路極窄如兩人對面行時須各側身相讓否則必致阻礙也無何喧傳夜有厲鬼踞某橋堍及某肆垣下行人見之輒棄燈却步落帽遺履種種不一近有一賣餛飩者突於此處見一鬼舌長三寸餘面如絲瓜絡直前攫心爲震恐棄擔而逃及轉過牆角未見追趕心頗疑之遂復返身偵視則鬼已去無蹤影惟見有一人負已擔而疾行者追執而搜之則白衣一件紅毡片一塊依然在懷中也痛毆之奪擔而歸衆始知其僞而鬼亦絕迹從此履道坦坦矣

車夫詐欺取財

指嚴

偶談上海之詐騙如毛友因舉一事曰昨傍晚予行經城內石皮弄同安坊時見一黃包車夫席地倚牆而哭哀感動人乃駐足觀之車夫自言今日下午四時許予拉車至此有一美裝少年喚予拉往虹口有恆路某里議定連回轉共資四角及回原處少年下車謂予曰汝稍待車資交女僕送出予等候良久未見送出及進內叩詢各家均稱無此人云云言已抱膝嗚咽予聞其言爲之嘆息不置乃解囊授三角而去移時尾予後者一人笑謂予曰該車夫之事實均係捏造予曾見之數四其語言舉動均與今日無異噫世風澆漓人心不古于此亦可見一斑矣

紐約之擄人魔術

指嚴

文明進步則害人作惡之方法亦進步如美國各大城常有婦女失蹤之事件屬見報端每無下落惟中國女子尙未聞羅其害者因華僑中移眷者絕鮮求其少而狡者更若鳳毛麟角之難得也近五年中吾華女子赴美游學者漸多則各大城習見之危阱自宜漸加預防不致踏人覆轍故各大城之惡魔窟此後不獨男子所當戒卽在女子亦當隨時隨事細心默察以訪禍患於未然某君云距今四五年前有王姓留美女生暑假屆病紐約之炎蒸將獨往博士墩避暑至期先在下市四十二街總車站給價購票交付行李迨其各事完畢視所佩時計距月台開門時當有十分鐘之餘裕喉間渴甚無以自解乃急向車站中附設之冰淇淋店求嚙水而痛飲焉其飲水處爲一平直之白石長台各項水櫃及冰淇淋冰庫等均在長台內側其外

側則銜按成一直線之圓面獨足凳也此王姓女生既就座左右兩方空位亦有少年男子各一人至女生飲未及半置坐旁之手帕不覺自台下墜一回視一俯拾問杯中之水忽現微渦諦視再三若眼花神亂卽之無色近之無臭中心疑怯不敢張皇僞爲不知舉杯沾唇而去忽忽若有所中矣女生乃急趨數武至一路警前操極簡明之英語謂之曰「予本中國學生無一親交若此頓被算中毒如倒送醫院勿爲匪人冒領」數語方終身卽應聲而倒不意彼兩少年者果藉飾詞交好堅請扶運歸家圖遂其下毒計取之奸謀矣路警聞之一方堅拒所請斥令速去一方示意暗探追蹤而弋捕之迨此兩人拘禁入獄女生已安然自醫院出聞其出院而後仍往博士墩云觀此而知各大城獨行之危險可知也若王女生者有機警之能得鎮靜

之。功。復。擅。方。言。之。利。宜。其。得。以。轉。禍。爲。福。矣。若。才。智。有。不。能。及。此。女。生。者。宜。在。遠。行。之。先。預。備。三。數。要。語。習。至。流。轉。圓。熟。以。便。萬。一。危。急。可。免。目。瞪。口。呆。之。苦。此。六。萬。里。外。求。學。術。者。自。衛。之。一。端。也。

胭脂隊魔窟

指嚴

上海北山西路有婦人尤氏者徐娘風韻河間廣交新歲遊戲因溺情賭博輪去數百金典質釵環未能充數該氏遂異想天開糾集小姊妹等五六人美其名曰胭脂隊假事練習刺繡縫衣實則暗設賭桌專以服裝妖嬈引誘青年者流入局賭博爲事一般登徒子均色授魂與凡充囊而入者罔不垂橐而歸云

# 百弊叢書卷四十七

## 僧尼百弊

誅奸

僧尼自命佛徒。理當四大皆空。六根清淨。一心頂禮。不染塵緣。庶幾功德圓滿。超昇極樂。天國事雖近於荒誕。要不失爲獨身修行之善人。此等僧尼志趣高尚。見解超脫。何弊可言。其次者。或以抱負多才。投時不利。憤而生厭。世之心高。隱名山。不問治亂。或以青春賦寡。自傷薄命。退而修來身之福。青燈古佛。永避紅塵。若此。亦不愧我佛所謂善男子善女人。然而今之僧尼。大異於是。

今日各地僧尼。當其幼年時代。或因父母窮苦。鬻諸寺院。或爲匪徒拐誘。賣

作。徒。弟。在。己。原。無。出。家。度。世。之。心。一。旦。年。齒。日。長。智。識。日。開。迨。塵。心。既。動。一。切。淫。惡。之。事。遂。無。所。不。爲。記。者。揭。其。弊。而。貢。諸。世。正。爲。若。輩。作。當。頭。棒。喝。非。不。畏。拔。舌。地。獄。故。意。誣。巖。也。

(一) 僧之弊 各省叢林古刹其中僧衆多者數百少或數十住持之養尊處優儼然一富家翁也凡入廟布施者大都顯宦富商之眷屬功德壇通年常設鐘鼓鐃鈸之聲無時或絕擇僧衆中面目清秀口角伶俐者派充知客應接來賓其職務猶各團體開會時之招待員也任知客之僧人必住持心腹遇施主有財有勢者應酬周到延入精潔僧房款待優美素齋并招呼住持出與周旋種種恭維無異官場中下屬之媚上司不悅其心不止如是大施主願解慳囊有重金佈施焉並且遇有事故可借其力以爲護法前年浙

省某叢林有藏匿婦女之事。案初發覺。地方官雷厲風行。擬驅逐僧衆。發封寺院。旋該叢林住持奔走某巨紳之門。從中說項。僅逐去一僧。了案。又有金陵某寺住持僧幼年曾侍張南皮。迨南皮總督兩江。該僧進署叩賀。并拜謁夫人等。修主僕禮也。厥後南皮如夫人輩恆到該寺設齋。頗有所施捨。一時香火之盛。爲省垣冠。於是。一般官僚各使其太太姨太太小姐少奶奶等。恆來往寺中。冀與總督內眷接近。作升官發財之捷徑。南皮在寧數年。聞因此而得差得缺。得頗不乏人。其時。甯屬某知縣貪婪殃民。爲地方告訐。南皮始擬參辦。某知縣聞信。攜重金奔求該寺住持。轉輾夤緣。卒以撒任了事。厥後南皮亦漸知該僧招搖。勒令住持別院。並禁止內眷出轅。此僧人交結官紳之弊也。



官紳之外爲僧人所歡迎者厥爲婦女其中又分二種觀念一爲多財者一爲多貌者多財則利其佈施吾國婦女性質對於可憐之婢僕可憫之親隣不肯發一點慈悲心若勸其蓋殿宇裝金身以結來世緣以消身後罪靡不慷慨解囊雖整千累百亦所不恤故僧人遇此等婦女諂媚逢迎一如對待官紳至多貌婦女其所以歡迎之故實不堪聞而且引誘之手段竟堪與滬上折白巨魁齊驅並駕此種穢褻之事本不足污我筆墨但不爲揭破則內幕沈沈恐受其污蟻者靡有底止發其覆而摘其奸所以垂儆戒也

昔浙省某巨室主人曾任綸扉蓄姬妾數輩其第八姬尤翹楚也平居言動尙無輕狂態惟素性佞佛在京時認某寺老和尚爲師父每遇觀音誕日地藏生日各種盛會必往隨喜有時卽下榻寺中此乃婦女禮佛之恆事不但

主人無疑。卽旁人亦莫知其有秘密之事也。且主人於羣姬中。八姬尤寵。幸故私蓄之富。亦爲羣姬冠。後主人退歸林下。姬亦隨之返杭。未及一年。而天竺山下。有大叢林。發見牆垣高聳。房屋幽深。諸尊菩薩。金碧輝煌。計其所費約六七萬金。問所從來。八姬一人捐助而爲。該寺住持者。卽其京中所認師父也。人於是竊竊私議。主人有第四姬人。殊狡獪。微聞其事。託詞求子。亦時往該寺。隨緣且與住持格外殷勤。該僧本普度衆生之旨。居然許觀玉佛象。參歡喜緣。并舉八姬。穀中隱私。悉以相告。八姬素視師父爲禁。鬻知爲四。姬分去杯羹。大起醋波。一日二人相值。寺中始而諂讓。繼而扭毆一場。蚌戰其事。遂哄傳於世。聞該僧擅成容術。於牀第間。非尋常男子可比。此四八兩姬。所以爭持不肯捨去也。

僧人之淫惡觀上所述已可見其大槪此外更有通同拐匪窩藏竊賊各種罪惡亦不可不揭其一二

三。柳。九。峯。間。頗。多。古。寺。此。中。僧。人。以。誦。經。禮。懺。爲。收。入。大。宗。當。地。居。民。迷。信。超。度。凡。有。死。亡。富。家。必。捧。經。數。十。天。貧。戶。則。一。二。天。者。有。之。三。五。天。者。亦。有。之。終。年。道。場。甚。忙。僧。人。恆。有。應。接。不。暇。之。勢。於。是。不。得。不。廣。收。徒。弟。但。本。地。之。人。佞。佛。之。風。雖。盛。而。以。子。弟。剃。度。爲。僧。視。爲。極。可。恥。之。事。故。各。處。寺。院。欲。收。僧。徒。大。祇。向。外。方。購。買。於。是。拐。匪。與。之。通。氣。焉。前。年。某。寺。買。一。童。兒。度。爲。小。沙。彌。授。以。經。懺。教。以。音。樂。已。能。臨。場。應。佛。事。焉。本。年。春。忽。有。夫。婦。兩。人。自。江。陰。來。訪。至。其。寺。適。見。此。僧。互。相。持。痛。哭。蓋。此。夫。婦。卽。小。沙。彌。之。父。母。也。據。其。自。述。因。入。田。耕。作。使。此。子。看。守。門。戶。及。工。畢。歸。家。而。子。已。不。知。去。向。四。方。

尋覓蹤影全無近有鄰人營販麩皮業泊舟是間見此子面貌酷似且頸下瘡疤依然尙在歸來相告乃奔波至此及向該寺詢其來歷混言出錢收買而追問原賣之人不能指出後經當地人調解將小沙彌仍由其父母攜去並送盤費數十元事遂結束此僧人與拐匪通氣之弊也

若夫僧人窩盜之事西北各省時有所聞而山東奉天此風尤甚又有所謂游方僧者大半非屬盜魁卽是盜黨名爲向人家募化迨熟悉情形便行搶劫更有素爲盜賊積案既多遂剃髮爲僧掩人耳目予友某君昔任汴省某縣大令下車未滿二月盜案四五起壯快捕役一時棘手後訪聞某寺新來一憎狀貌魁偉形迹可疑猝往拘之鞠訊一過直承不諱乃置於法盜風始熄前清刑律禁止游方僧人未始非有鑒於此

(二)尼之弊。尼姑莫盛之江浙。他若山東福建。雖或有之。要不如江浙之著名也。浙省尼姑莫多於杭嘉湖三屬。而江省以蘇松兩屬爲冠。此中情形參差不一。有恃香火所入誦經所得以度生活者。有富室青孀厭棄家庭。捐資院中以求清淨者。亦有名爲尼姑。並不祝髮。搽粉抹脂。作秘密賣淫者。卽以三種而論。屬於第一第三者居多。數如第二種之尼姑。近頗少見。卽有之。始則力求清淨。終難斷絕塵緣。往往於禪堂之內。參演種種趣劇。盛澤某庵。有中年尼名了緣者。卽附近富室寡媳也。青春賦鵠。皈依我佛。人皆歎其矢志之堅。歷三五年。並無穢行。厥後同里有某公子。綺年玉貌。丰度俊雅。入庵游覽。適遇了緣晤談之下。不覺投契。共恨相見之晚。自是頻相過從。而某公子有時竟下榻庵中矣。又未一年。了緣假雲游之名。離此庵而去矣。近有人

遇於滬上。華妝艷服。非當日枯守一燈之態度矣。至於第一種之尼姑。亦多淫亂。凡赴俗家。做功德。夜深人靜以後。與壇主或其親戚。輩唧唧嚶嚶。作親密之講話。甚且有佛塲未散。而情舞台之劇場。居然開幕矣。若夫秘密賣淫之尼姑。浙省以盛。澤。菱湖。及西子湖畔。最多。江省以惠。泉。山。洞庭。山。及吳王台畔。最盛。此中情弊。世人類多知之。記者不多。費筆墨矣。

### 虹口某佛店之仙丹

士 諤

一湖南口音之僧人。在虹口某里租屋一楹。開設佛店。其所供之觀世音靈驗異常。真能救苦救難。該僧自稱憑藉佛方。善能醫治一切疑難雜症。凡遇名醫縮手之瘋癆。臟隔等絕症。盡能包醫治愈。而其治病之妙藥。靈丹。不過是爐裏丹。香灰一味。傷寒也。給以爐裏丹。溫病也。給以爐裏丹。五勞七傷也。

癘疽外症也。亦給以爐裏丹。而該僧白鬚飄飄。言辭娓娓。愚民無不酷信之。且到寺求治。祇需香燭一副。香金小洋兩角。邀出診治。香金四角。香燭可以免。去。門庭若市。每日總有百餘號。更有遠客住院求治者。此以醫術惑人。弊之一也。

六馬路某佛店之台基

士諤

某佛店開設有年。在上海佛店界中。可稱爲資格最老。營業十分發達。查其營業所以發達之故。全仗勾引青年男女。在該佛店中作無恥勾當。且與探夥流氓連爲一氣。聲勢浩大。羽翼衆多。故十餘年來。從未經過失敗。餘如新開路某佛店之尼。則以詳夢圓光著名。買花會者。祈夢所得。必請該尼爲之詳解。貝勒路某公館。失去珠環一對。疑是馬夫所竊。請該尼到家圓光。馬夫

得信先送該尼洋十元託爲洗刷該尼力保無患逮點燭圓光則圓出者係一外來女賊馬夫果得安然無恙矣。

### 某尼之拐販婦女

士譚

某佛店尼姑某係鴛婦出身專事拐販婦女。虹口某姓之媳某姓之女均被該尼拐往奉天賣入娼寮。後經該女寫信至滬家屬懇救濟會設法始得救出火坑。然已受苦不堪矣。往尋該尼該尼早已得信逸去。

### 寄名與脫白

指嚴

世俗生子女恐不育往往過寄於僧尼而揚州則更有女子出嫁時須往寺中演行脫白之劇如揚有某紳之女公子許字同城某姓于歸在卽因女幼時曾寄名於某寺住持僧依俗例須於嫁前赴寺一行謂之脫白是日女公



子以肩輿往拜佛如禮僧呼之使前令掃地女故毀其帚繼復令作炊則又故碎其器僧乃僞作怒狀執禪杖欲擊女女飛步而逃僧自後逐之直至山門始大呼曰去去此處不收汝矣女公子於是從容登輿從此謂可與該寺脫離關係聞是日所費香資多至百數十金洵迷信社會中之趣劇而亦僧尼斂財之秘幕也

通松黦童喜子

指嚴

長沙黃道門外有清涼寺者住持僧頗有穢聲一夕有偵探過其門聞內有爭鬩聲竊聽之似因妬姦而起偵探乃偕巡士入內審視則見兩僧人擁一少婦互有口角偵探以僧寺藏有婦人且時在深夜其姦情不問可知因將三人拘至警廳立即研訊兩僧人一名通禪一名松月且口稱實無姦情指

少婦爲質。鼎巡官詫甚。熟視少婦。則雙鉤束筓。蓄髮盈頭。穿耳挽髻。安得漫云僞飾。力加呵斥。嚴詰其欺。謾之由。少婦乃自供。實屬質。鼎已身本名童喜。子乃北門外縫工某甲子也。於十二歲時。卽被該兩僧誘入寺中。藏匿。至六載之久。逼令穿耳。裹足。作婦人裝。至十六歲。先後經兩僧加以非禮。從此拘禁。愈嚴。不許離室。門一步。日思逃逸。苦無間隙。且思家中父母情狀。未知生死。若何。背兩僧時。輒悲泣。難忍。今見天日。願求釋放。此次兩僧以愛情厚薄。爭執。幾欲致死。小人幸而敗露。或者小人尙有後福。巡官見其狀極可憫。慰藉久之。乃卽痛斥該兩僧。造此淫孽。實屬玩安。出奇膽大。妄爲其罪。惡甚於藏匿婦人。應卽行擬。定姦拐之罪。按法加等。送往上官處嚴辦。以懲兇淫。童喜子着卽釋放。回家改裝。易服。還其男子本來面目。令與其父母相聚云云。

羅漢送子

指嚴

某城之南有巨刹中塑五百尊羅漢金身璀璨相傳甚有靈驗而尤以求子爲最法於殿後有密室列床榻數十凡求子之婦女但於此駐宿一二夕夜與羅漢有緣往往受孕以故遠近爭信之有某知事蒞任欲破其秘鑰乃以重金僱一妓僞爲己之如夫人明粧靚服往寺求子循例歇宿夜將半忽聞異香果有一人摸索登床交媾卽去妓返語知事以狀知事乃徧召寺僧閉諸一室褫衣而驗之及一僧知事拍案厲聲曰昨夕羅漢卽爾也僧不承知事以臀有朱印爲證蓋妓於其歡暢時所印亦知事所教也僧語塞知事命火其僧封寺門焉

# 百叢書卷四十八

## 嫖界百弊

(一) 引言

妓院之沿革

及冶遊之觀念

女閭三百創始管仲至唐而有教坊不過以官家聽政之餘覓淺斟低唱之樂耳近百年來此風大盛揚州明月湖上風光以及白下春情津沽秀色無不爲此輩所管領秉政者咸視妓捐爲收入之一種而整興市業收拾燼餘尤端賴乎鶯鶯燕燕（洪楊劫後金陵如邱墓時人有可憐一類瓢兒菜占斷秦淮兩岸春之語曾國藩遂整頓秦淮河不數年而大盛）故妓女二字在吾國社會史上實占一重要之位置今則萃千里以內之麗質悉歸於上

海（如維揚、姑蘇、葦城、餘杭等是）洋場十里萬葉千花會，號無遮城開不夜風香四溢，則華轂宵馳，珠走百盤，而彩簾齊倦，麝温珊枕，但聞十索之歌，酒進瓊筵，盡是無愁之曲，瑤瑤六曲迷江襟，小燕之魂，電魄交輝，照碧落銀蟾之府，其淫佚奢麗，匪可罄言，而三河少年，貂裘華轂，日走胭脂坡，願死作棠梨花下土者，亦復不知幾許，故每數繁華，必稱滬瀆，而紅塵十丈，銅臭薰天，風雅有志之士，亦復裹足不前矣。

僕嘗以爲冶遊之舉，其究竟快樂與否，尙屬問題之一，蓋好色者固覺爲快樂，而學道者則覺爲可憎，卽深於情者，而一旦悟澈，彼輩視金錢爲厚薄之假愛情，亦且立變爲不快，故斷定妓院爲歡樂之府，尙未能十分確當，友人飛公嘗曰：愛情之幸，運恃金錢而定，可謂不刊之論，抑更看進者，此金錢左。

右之勢力。僕嘗深考其原理。而知古今冶遊之不同。卽在於此。前三四百年。各地之所謂娼妓者（非官妓）大抵貧苦之家不得已而爲此舉。爲妓者亦不必以艷粧華飾。取媚遊客。龜卽其夫。鶻卽其姑。若母此輩。旣不以賣淫爲樂。尤非專愛金錢。但求過日於願已足。故其啖金錢之量。遠不如今日妓院之貪。而當時之所謂遊客者。亦大抵爲遠客之商賈。或求遇之文人。輪船火車。旣未通達。辭家千里。闊別數年。旣飽風塵之苦。遂謀小憩之方。一入妓家。便覺陶情有味。亦不若今日之遊客。專以豪華爲闊綽。放浪爲榮幸也。由斯以談。昔日之冶遊。可謂純在樂觀方面。若今日則踵事增華。日翻花樣。雖接於耳。入於目者。咸覺香柔旖旎。而吃醋爭風。隨在皆有。個中機括。防不勝防。夷考其實。直可謂以閒豫之身。自博煩惱。斯亦古今沿革之不同。而冶遊觀

念之何如。遂亦成一問題矣。

西人有言曰：世界愈進化，則問題愈多。斯言也，確爲科學而發。持以言治遊界，亦何獨不然。蓋今日之治遊界，幾已脫盡舊日之本質，而爲商業競爭機巧並用之學術。出產地閱吾書者，得毋疑其過甚乎。曰：否否。欲明此義，當先分數方面言之。

(1) 妓院方面。今日之妓院，大異於昔日。既如上所述矣。其主要之點，則昔日之妓，與妓院本屬一體，而今則析而爲二。所謂妓院方面者，完全屬於搗婦而妓之本身，不與焉。妓與搗，既非一體，則意見不能盡一。而花樣遂夥。其最妙者，能互用爲幌，客無往而不入其圈套。此中奧妙，非寥寥數語能盡也。

(如上所述，似雖指大場窩，然妓與院之分析，則確然不可掩者。)

(2) 妓女方面。今日之妓女。其重視金錢。無可諱言。而別有胡調派者。則但爲金錢轉遞之機關。一方面既於瘟生曲辯肆其敲詐手段。而一方面即以敲詐所得。完全奉之於小白臉。不足尙願舉債以益之。此等風氣。可謂青樓史上之偉觀。而其他若過山籠掉包等等。陸離光怪。有非門外漢所能盡知者。

(3) 遊客方面。妓女之志趣。及人格。既不同。而於是遊客方面。遂亦如魚戲幻戲。繁雜無倫。簡言之。則可分耗錢及賺錢兩派。耗錢派者。蓋富商巨賈。達官顯人。豪奢之致。自不待言。而賺錢派。卽繼之以起。此派尙可分兩種。一卽小白臉。及拆白黨。專在妓女方面。輾轉得之一。則爲賭博。郎中專辦一班孔子。郎中謂瘟生爲孔子。在院中施展其手段者也。其他若捐客派之客人。



（此輩專代院中勾引故稱指客）則不過爲揩油起見亦卽俗諺所謂久嫖成龜之流耳。

如上所述不過大略而鉤心鬥角之致已若此閱者當亦無疑吾言矣此書之述卽欲盡發此中之覆以爲吾一般未墮落之青年告人亦有言忠言逆耳僕爲此篇度亦爲沈迷此中者所弗喜然僕涉跡歡場于茲廿載星霜歷盡白髮將生禪榻鬢係未遂忘機之願霧中鏡裏已無色相之緣燈炮酒闌輒憶前爭庸文無當亦復自娛且此中機括旣異從前大夢旣醒臨淵自懼而眼見人家投井下窟萬不能袖手旁視故亦不計閱者之愛我與否而詳述左方元相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則僕區區微意之所在也

（二） 妓院之弊

北京妓院分清吟小班茶室下處數種上海則否其最高者爲長三鬢髻即清吟小班（向有書寓一種其資格在長三之上今已無形取消又長三之下更有二三一種亦不復存在矣）其次爲么二又次則爲野雞更有所謂花煙間及釘棚者則大抵無鹽嫖母真所謂脂粉地獄涉足其中者大抵販夫走卒稍顧體面者不屑道之矣此上海妓院階級之大略也（秘密賣淫如私門頭台基女淌白等下篇另詳此不具論）本書注重專在長三方面故本章標題所謂「妓院」者專指長三妓院而言此中諸弊有本與么二野雞等同者若么二野雞諸院所有而長三無之則本章概不列入此分界之要義讀吾書者所當審知者也

今詳考長三之內容本僕廿年來之經驗益以新發明之各種花樣約得弊

端。可。如。干。則。具。述。如。下。

(1) 堂唱之弊。十年以前。客欲與妓結識。必須至書場點戲。然後可以叫局。(即堂唱)今則書場銷歇。點戲之風。早已烏有。相識之法。第須稔客介紹。亦有在遊戲場目成者。即未謀一面。而貿然叫打樣局。亦復無礙。故今日之冶遊。儘可以堂唱爲第一步。

堂唱之弊。何在乎。例如客徵某妓。妓本不慊於此客。而又不能謝絕。則囑其同院之姊妹代之。僞爲已先出局。客必信爲不虛。此桃僵李代之法也。又見有客在院中久坐不去。院中厭之。而又不可宣言驅逐。則僞爲出堂唱去。客必不能再留矣。此又借堂唱爲幌也。

出局本以唱爲宗。故名曰堂唱。今則妓女往往偷懶。如妓本能唱。而遇生疎

之客必詭言不能。卽非極生疎之客而徵之稍晚。卽諛言烏師無覓。此皆彼輩之伎倆。又有不敢慢客而意存偷懶。則操不慳不賒之詞曰：大小亦需唱否。客而非老吃必曰：不需則已。墮其圈套。如遇資格極深之客。則必亦操不慳不賒之詞曰：隨便。此言旣出。妓必不敢怠慢。故作詫異狀。問同來者曰：先生胡竟未至。（先生指烏師）實則其初並未叫烏師也。其變作若此（亦不盡爲偷懶之故。以烏師錢例須一角。經驗因難者。可省卽省。故不唱者多也）

以上所述爲堂唱最普通之弊。此外如妓至未久而門外卽高呼某某處。（催妓轉堂唱也）客如固留。龜必復催。此雖十之八九爲真。然僞者亦往往而有。如妓本厭此客。入座前已預囑龜。或妓與此客愛情極密。院中欲有以

離間之亦行此策。其在時髦之倖人。則假此以行詭計。尤夥。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2) 打茶圍之弊。打茶圍者。蓋客至妓家游玩。不須費一草半木者也。(北方妓院。打茶圍例須一元。即上海么二野雞。亦需之。惟長三則無。) 照例客既叫局。妓必邀客至家。客果有意結識此妓。則數次而後。即可至其家打茶圍。故可稱第二步。

客至打茶圍。妓家例出香煙瓜子及茶。敬客。依表面言之。但有損失。而無利益。實則無形中之生涯。咸在於此。以客既熟稔。即可乘間邀其做花頭。(做花頭者。即碰和吃酒也。其弊詳下。) 所費者小而所入者偉。不啻諺語所謂金鈎釣玉蟹也。即客而為極吝惜之人。含糊不即應允。則下次亦必不敢再

來揩油矣。

院中待遇打茶圍之客。其厚薄至不齊。一往往有極好之恩客。坐至夜深。院中出勃蘭地及點心以嚮之者。此必有極深之資格。否則斷無此福。若相識未久而頻頻惠顧。又不肯多耗金錢者。院中必予以薄視。甚有假他詞以奚落之者。此上節所謂以出堂差代逐客令也。

院中之所有需於打茶圍者。既如上所述。故客每出門。懷中必多請客票一束。蓋卽妓囑其邀客者。卽個中大孔告成之日也。然在游客方面。茶圍雖屬可打。而亦有宜戒者三。一戒次數過多。如不做花頭。僅叫堂唱數回。而過從頻數。必爲此中所不歡迎。二戒時間過久。如深夜不去。盤踞囉擾。則院中既倦於酬應。而更有他事。容爲客所不可知者。客在。必有許多窒礙。則彼輩

必起厭薄之觀念。三、戒盤踞房間。打茶圍本屬偶爾之事。如在大房間。而另有做花頭之客至。則禮當相讓。以兩者相較。當然不敵做花頭之重要也。客如不見機。仍堅坐不去。院中不得已。乃懇求相讓。則反覺沒趣矣。

(3) 做花頭之弊。做花頭者。蓋客既稔妓。妓乃乘機以是爲請。卽吾上文所述是也。此事普通分兩種。一爲吃酒。一爲碰和吃酒者。客在妓家宴客。院中爲客代辦菜席。向例八元。今則一律十元。(么一及野雞妓院亦如此)客另犒下腳資。向例四元。今則普通六元。手段豪闊者。則八元十元不等。(此亦不能一概論)其拆賬之法。賬房得三元。而房間內僅一元。若客多吸鴉片。或在夏日多飲嚼蘭水及啤酒。則房間內所耗實大。下腳加豐。理所應然。又照例轎飯票每席五張。歸賬房發出。若座有八九客。則又須房間內貼出數

張矣。

以上所述。所謂代辦菜席者。專指住家而言。若大場窩則否。住家于吃酒方面。本屬無利可圖。不過示熱鬧而已。大場窩則專恃吃酒。以其菜係自備。至多不過費五六元。甚至有惡劣不堪下箸者。若殘羹冷菜。併湊成席。則尤爲數見不鮮。（老于冶游者。恆將剩遺之雞鴨等物。將箸割破。即防其再用之故。）又或菜未上齊。而客急於吃飯。無心再飲。則妓傭輩必將菜減少。僕曾屢試而屢驗。此吃酒之弊也。

碰和者。客在妓家作雀戰。每局例有頭錢十二元。妓家所費。不過水菓香煙。或略加點心。故此舉最爲歡迎。（客在院中賭博。初不僅雀戰一種。特此舉爲最普通。故不啻爲賭博之代名詞也。）若在十年前。則尙盛行搖寶。其抽



頭之豐。遠過於碰和。今則此風早寂。而舶來之撲克。繼之以興。每局亦至少得二十四元。若手面闊者。則數十元百毛不等。故院中之歡迎。亦較甚於麻雀也。

碰和之格式。在今日至爲不一。有所謂「買票子者」。客並不入局。僅各出三元。換得轎飯票一張而已。故滑稽者稱之爲買票子。又有所謂「四副頭」者。客既入局。並無勝負。每副各出一元（惟和者不出。故每副三元）。四副既畢。已得十二元矣。凡此皆爲節省時間起見。蓋客既忙于應酬。勢不能打滿八圈。故草草卽了。較爲經濟。而院中亦分外歡迎。以時間既短。可省許多囉唳也。以上所述。其款咸屬現付。若在一般極生。則勝負多以籌碼計算。暗中僅作五千底算。而表面上則爲二十塊或五十塊底。臺面之上。並無洋鈔往來。

院中人洞悉其情，必加以鄙視。更有生客咸無現錢，并十二元局暫欠之者，則必爲此種所齒冷矣。

又如客少，主人親自入局，則妓及房侍輩例多爲客代碰，以示親密。此雖不必有弊，然有時或竟不免。又或妓與客恩愛極密，旁觀時適見他人將出大牌，則暗中作勢，囑客勿打。此時時遇之，亦一弊也。

做花頭之艱，妓家既恃爲收入之大宗，故一方面以多爲榮。如遇本家生日，打醮、宣卷、燒路頭、朔望，例須有客。否則卽爲同行所羞。宣卷、花頭，客須多出點戲錢兩元。此錢歸相幫所得。房間內毫無分潤。實則無戲可點，不過名目是亦俗諺所謂節外生枝也。

(4) 轎飯票之弊。轎飯票之名稱，由來已久。蓋往昔游客，以洋車未行，多坐

轎以示闊。轎夫在外專候。故折錢以爲飯資。此其名所由待也。（今租界上坐轎者，惟有中醫，卽入挾斜，亦必改乘車輛，故轎飯票三字，直可謂爲過去之遺形物。）其式則多取院中局票，翻後書之，書某某日某客和或酒，而其下綴以記號，卽由諸人分給諸客，而另留底單付龜奴，持票來索者，但需相合，卽可照付，而安步來者，亦可坐享，故吃鑲邊酒者（鑲邊者，蓋但吃酒，不碰和之代名詞也，至其取義何在，則不能解）往往一毛不拔，而反得二百文之利益。其後馬車盛行，每車或有大小二御者，則每票或三百文，此其多少，以票上圈之計算（如三圈爲三百，二圈爲二百，此圈卽在和字或酒字之下）今此式已渺，時髦諸妓，各製銅牌，長二寸許，闊一寸餘，或作寶塔形，或作徽章式，上刻妓之名字，四周則刻『二百文』三字，無數，仿銀行中鈔票

之式。其尤甚者則爲銀質。如雲蘭閣珍珠花諸家是也。另有一種則爲紙質。爲狀絕似鈔票。其大小較一元者稍小。其初爲妓家自印。中署妓名及地址。而四周亦綴以『二百文』字樣。其後流行既夥。逕田小錢莊發行。于是一斑極生。往往持票換香煙。更有在小販手中。換鴨珍肝牛奶糖吃者。亦可見其信用之足恃也。以上二式。此今日既極普通。在表面言之。爲妓家爭新門巧之表示。而按其實際。則正杜絕假票之風。蓋往往有一般無賴遊客。書僞票作錢也。

以上所述。蓋轎飯票沿革之大略也。請進而言其弊。今日之仍舊貫者。即（以局票書成者）厥惟大場窩諸家。龜奴既得客之底單。往往照其記號。另書數紙。及來索者至。則舉以示之。謂已被人領去。來索者雖百喙不能辨也。

友人青驄言曾見一包車夫。爲數龜奴所攢毆。衆寡不敵。頭部盡裂。亟上前詢之。則車夫持票來領。反被龜奴指爲冒領。於是由言語衝突。成爲打架者。龜奴既毆傷車夫。猶聲勢洶洶。言必欲得而甘心。我（青驄自理）心知其弊。亟爲鳴捕。龜奴始恐。願償醫藥費數元。和解了事。此亦個中黑幕也。

(5)住夜之弊。客既報效花頭。于是住夜問題發生矣。蓋凡人好走狹斜者。大都拘肉慾主義。斷無徒解揮霍。不解恩情。故來往既頻。其目的必在乎住夜。然此問題。既無一定之資格。則在妓女方面。往往作欲前還卻之態。此其故約分數種。一、嫌客之老醜。二、客之目的既未達。報效必愈勇。則收入可多。三、或此客本爲妓女本身所愛。而討人身體。格于七十鳥之中梗。總之妓女方面。故作天半白雲可望不可即之態。使客愛情愈熱。欲捨不得。此彼輩之

本領也。

或者曰。然則住夜目的。竟若是其難達矣乎。曰。否。否。上所言者。僅在時髦妓女方面。若車馬絕蹤之冷竈（個中人以結識不著名之妓。爲燒冷竈。冷灶者。喻其生涯冷落也。）則竟有所謂先吃後會鈔者。蓋院中與客議定。先訪桃源。而後設筵鬥雀也。（爲此者大都年少不甚可靠之人。往往一宵歡罷。卽已遠颺。覆轍已多。故院中人大有戒心。行之者鮮矣。）同是妓院。而其驕倨與遷就之不同。有若此者。

以上所述。于住夜問題。已可得其大略。更有粗鹵之客。情不自禁。貿然向院中啓齒。此則往往受辱。卽面子無損。亦必多方拒絕。總而言之。冶遊者對於此舉。第一須待時間成熟。第二尤須巧遇機會。否則偶一不慎。反有中途斷

絕之恨矣。

客既住夜，照例須出下脚資。此資蓋專以犒賞房侍，而妓之本身不與焉。向例僅有十元，今則至少二十元。擺闊者更四五十元不等。時髦之妓於破題兒第一夜，必多方敲索。其巨者則逕索鑽戒珠飾等物，普通亦必須衣料及粧飾品。客既戀歡，未有不立允者。此輩操賣笑生涯者，目力最健，所索多少，咸度客之量而行。否則所需太巨，對付無力，不能不出高飛遠颺之一途，則反失此一注小財矣。

更有一弊，爲個中所時現者。則鴇母對於討人身體之妓女，處處留意，處處偵察，有極稔之客住夜，往往竊聽。（此事今日已鮮，蓋遷良所成立以後，七十鳥之聲燄已殺，惟么二及野雞妓院中，則依然如故，此亦談花叢逸事者。

而不可不知也。探其有秘密計畫與否（如偕逃、及逼贖等）如有所聞，則立加防範。或竟破其好夢。又或有客議定，將於某夕登林造極。及期，鴛故意借端撻妓。妓號呼求援。客聞之，必心動。妓又做樣裝腔，謂毒打之緣，盡爲君故。則客益感激，有所勒索，無不立應矣。

(6) 梳櫳之弊。上節所述，僅限於大先生方面。若小先生則不在此例。個中稱妓之已破瓜者爲大先生，未破瓜者爲小先生。年齡尙幼而已破瓜，冒以處子者，曰尖先生。現在之小先生，尖者什居其九。蓋妓院通例，老鴇蓄妓，必至十四五歲。然後覓一可靠之客，請其開包。開包者，卽梳櫳之俗稱。個中人則稱之爲點大蠟燭。此其價值，十分昂貴。必先做花頭一打，或兩打。更給妓十兩左右之金飾。房侍輩之犒賞，尙需百元左右。統計前後，總須千金。



此就十餘年前之舊況言也。若至近日。則至多須二三百金已足。識者且尙諄爲瘟生。今歲以來。更屬罕見。梳櫛二字。幾幾爲花界歷史上過去之名稱矣。

梳櫛之舉。照例先議價值。議價既定。然後先付半價。或全付不等。及晚房中設宴。粧臺上則高燒紅燭。如花燭然。所以有點大蠟燭之稱。牀上則攤潔白毛巾。所以驗元紅之有無也。翌日之晨。妓傭必向客道恭喜。妓則用剃刀開面。爲狀儼然新嫁娘。凡諸情狀。咸數十年前舊習慣。宜乎爲自由之遊客所吐棄矣。

梳櫛至於今日。所以幾至絕跡者。推厥原由。蓋有數端。綜言之。則各方面咸發生弊竇所致也。其始。院中旣以梳櫛而得重利。於是往往一妓數開。卽有

一宿而後。性知其僞。而金錢已耗。亦必隱忍不願再較。此雖不能一概論。然治遊本屬尋歡。刻舟求劍。亦徒見其多事而已。（按先付半價之原因。卽防其贗鼎之故。若在有勢力之客。則驗明妓非處子而後。卽與鴛母開嚴重之交涉。一面將未付之款停付。而一面則索還原價。鴛畏其勢。未有不允者。否則鄉老曲辯。雖唇焦舌敝。亦終難歸已失之金。於此可見勢利世界。處處須勝人一著者。擲筆三歎。）此風旣開。效尤競作。客之明達者。咸相戒不願爲此舉。卽有探花心熱。願訪桃源。亦必多方審慎。或竟有人爲之保證。由是而妓院之弊稍戢矣。然有時妓院方面。亦竟蒙意外之損失者。則遊客中往往有一種無賴。句探地棍。多所結合。而表面上故作豪富公子之狀。旣愛一雛。卽強欲爲之梳櫛。院中初不知其爲無賴也。索以巨價。慨然竟允。惟聲明須

親驗而後。方可照例。院中以其確爲完璧。則亦慨然允之。嚙知破爪而後。強指爲尖先生。院中雖與之理論。而彼則侃侃曰。非特不可照價。且須問以欺騙盜財之罪。於是面具一破。恃包探地棍爲後盾。強起與院中非難。院中既畏其勢。又稔知其囊橐空虛。則惟有隱忍而罷。此等事雖不多見。然院中亦頗有戒心矣。

總而言之。今日妓女之淫佚。遠過於往日。雖偵探兩字。非所語於北里。然胡調之風。幾如傳染病。往往情竇纔開。而潼關已破。故梳櫛兩字。實已不成問題。而在遊客方面。則極生及小白臉居多。既不願得此瘟名。尤無錢作此豪舉。乘隙下手。更屬易易。自非土老兒。嚙復願爲此舉。合以上兩方面言之。宜乎此風之絕跡矣。

(7) 挨城門之弊。挨城門者。今日已成絕響。蓋此舉較梳櫛爲尤瘟。宜乎遊客之不復有意於此也。此事不第爲之可笑。卽書之亦污我筆。若執內地人初至上海者而問之。則且瞠目莫解。蓋挨城門者。破瓜而後第一次住宿之謂也。妓女無節。已屬古今之通例。故梳櫛之舉。但有可嗤。譚瀏陽曰。淫人者必欲淫少女。視其宛轉受痛以爲快。吾不知居心何在。此語可以正告梳櫛及挨城門諸公。然尙可以實驗。若挨城門則但有受院中之欺誑。儘有夜夜春風。而指爲蓬門纔啓者。客果執何樣以證其非。是再三思之。可以覺悟矣。

挨城門之價值。大約需梳櫛之半。往有富商。曾行此舉。鵝母索以五百金。慨然竟允。視妓則雖髮覆額。眼波四射。高僅及肩。宛然十五女兒也。及夕。商戲

以謔語進。則應對如流。似已徹悟。個中三昧者。心已微詫。明日而號於人曰。余風燭暮年。竟非此兒之敵。始知個中所謂弱不禁風。纖還易斷者。完全子虛。烏有之辭也。其弊若此。

(8) 贖身之弊。北里中之妓女。討人居其多數。討人者。蓋老鴿價買得之者也。此輩來路。大抵皆蓬門小家女。黃毛丫頭。乳臭未乾。至多不過一二百金耳。及爲之粧扮衣飾。點綴金銀。便覺煥然一新。寶氣耀眼。實則今赫赫有名。顛倒一切之紅倌人。嚙不自面。黃肌瘦。浣衣汲水來者。妓既走運。鴿卽倚爲錢樹子。故對於從良。多方羈阻。妓之有心者。乃求其所愛之客。提出贖身之議。此在十年前。成事頗難。客之善爲謀者。多假託爲妓之親戚。或同族。或輾轉求其親屬出面。然後依原價。照加幾倍贖還。其間花樣繁多。節外生枝。往

往予人以失望。客之無勢者。搗或更假包探地痞。以相恫嚇。客無如之何也。更有妓幼年出賣。父母家族。以及姓名籍貫。均已模糊。則贖身之舉。尤難發生効力。且原價已不可知。搗必以巨款相要挾。凡此皆十年左右之事也。若在近年。則濟良所已成立。惡搗之勢。燄大殺。妓如約束過嚴。恨無生趣。或已有所歡。苦難逐望。則即可乘隙投所。一經證明。卽非惡搗所有矣。妓之稍有天良者。於逃出樊籠之後。由客出面。出價贖身。卽使其值不豐。搗亦隱忍相允。否則逕托律師。招搗至律師許。數以羈阻從良之罪。搗必俯首無詞。更有願出數百金。助作奩資者。如某少年與明珠之往事是也。（下章另詳）

贖身之事。大半爲嫁人而發。然昔時亦非爲嫁人者。大抵妓年事尙幼。惑於房侍輩播弄之言。勸其贖身自立。妓如無錢。則房侍輩願罄所有借之。妓未

有不樂從之者。疇知一方面雖出惡鴇範圍而一方面已受房侍輩更烈之束縛。事事惟有俯首聽命。偶不如意。卽出借券勒還。妓雖有冲天之翼。亦不能出其羅網矣。

(9) 嫁人之弊。上節所云贖身。不過嫁人之一種。除妓女確愛遊客。不能有此舉。若本節所謂嫁人者。則普通之常弊也。妓女從良。必爲人家簪室。娶之者。非富商巨賈。卽執袴少年。身價之鉅。原不措意。(此與贖身亦小有分別。以贖身者。專照原價贖還。至多亦不過加幾倍。若納娶則不啻若惡鴇商購。由其信口開河矣。)然三五年來。飛漲不已。言之且駭人聽聞。往年最時髦之妓。至多不過七八千金。且一切雜項。已一應在內。今則單就身價而論。已動需萬金以外。如新選之花國大總統某某。及副總統某某。固儼然其一爲

萬二千金也。身價而外。本節之和酒局賬。例須娶者擔任。蓋從良之風聲一播。則一般游客。當然絕跡。而所欠之債。決不願再來歸楚。故統歸一人負擔。此應猶屬可說。（此惟不俟節期而娶。乃有如此負擔。然若風聲早播。則雖至節後而娶。而賬亦大半落水矣。）更有所謂代償債項者。亦需數千金。至少亦數百金。意若時髦之倖人。非負債不可者。按其實際。時髦者大抵好胡調。交結拆白黨小白臉之費用。宜乎不貽。即僅僅吃大餐。坐汽車。所費亦當然不敷。故負債兩字。誠爲事實上所應有。然須知身價之費。已含有代償債務之意味。今踵事增華。巧立名目。而娶者乃認爲應盡之職務。斯亦可怪矣。就上三項而論。已達二萬金。而珠鑽衣飾之屬。凡所以邀妓之歡心者。尙不在內。如此鋪張直足。令人傾家蕩產。雖富室顯家。曾不以是損其毫髮。然而



寒素者視之。賊絕矣。

以上所述。乃嫁人之弊之大略也。其他若妓女之惚浴。及做手之小房子等。有非本篇範圍所及者。當另於他章詳之。

10、撒榜之弊。凡妓入院。例懸一芳標於門首。一旦從良。卽撒此榜。卽個中所謂除牌子是也。除牌子例須喜封。至少數十金。多者則一二百金。如前年某都督納琴樓別墅。則竟達五百元之鉅。此蓋雙方激氣而成。故例外多賞。以誌其奏凱之喜。（某都督者。爲偉人之一。與另一都督爭琴樓。他督不敵而退。某都督遂卽日成議。故曰奏凱云云。）此外房侍輩尙須敲一竹槓。蓋以銀四喜銀寶盆等賀客。（此租目銀樓者。蓋明知客必不受也。）須犒以三四十元。若完全收受。則非犒二三百元不可。其餘若跟局及梳頭輩。均須

喜封六元及四元不等。粗做娘姨及男相幫亦須四元或二元而他房之房侍亦多有特來道喜者。亦須有一二元之犒賞。此景髣髴新歲之拜年。惟所需較巨耳。又烏師有送紅衫之舉。由來已久。亦需一二十元之犒。此撒榜期內之大略也。

II、包節之弊。以上所述。蓋自游客結識妓女爲始。以迄於桃葉迎歸。冶游至此。似已登峯造極。無可再述矣。然須知金屋藏嬌。大都爲少年豪興之舉。上海游客中。另有一種。爲中年之商賈。久事應酬。熟嫻花事。雖暮年行樂。雅有餘懷。而流水行雲。不甚留戀。此輩金錢既不虞竭。而亦不喜故爲豪縱。但有與路柳牆花。清譚數語。以爲快樂。又以職務所在。不能朝朝夕夕。於是。有包節之議。此等游客。大抵與院中本家。或一做手。久有往來。故目光全

不在先生方面。其甚者則出入如主人。本家有事。亦時與之秘密商議。故冶游界中。有久嫖成龜之說。即指此輩也。若中年男子。與妓久有因緣。而礙於堂中之規訓。閨中之縛束者。亦時爲此舉。包節者。蓋不爲吃酒碰和等報効之舉。而但折錢若干。按節計算者也。此其價值。初無定衡。大抵在一二百元左右。院中對於此等游客。極表歡迎。以客而爲此舉。必具極深資格。漂欠等事。自不必慮。且無援酒雀戰之喧囂。設筵進撰之栗碌。時間及金錢兩方面。均有裨益也。近時如某某等家。僅包一小先生。車馬門前。十分冷落。不知者咸以爲生涯清淡。實則有常包之客數人。金錢方面。綽有餘裕。較之夜夜花筵。宵宵雀陣。但有場面。而無實際者。相去受霄壤也。

客之包節者。既與妓院中有極深之感情。似無所謂弊矣。然須知年少之客。

其所以包妓者。不過視爲專據之表示。妓院中人。朝三暮四。寧能專侍一客。矧區區一、二百金。豈足以支配一節之耗用。故在理在勢。均有不能。設同時有包者數人。妓竭其外交之手段。周旋於數雄之間。一旦不密。勢必釀成吃醋。妓之黠者。或竟以經濟困難爲詞。客欲得其歡。惟有增高其包之價值。而他方面亦如法泡製。則妓之收入且益豐。收入既豐。而姘拆白。嫖戲子等事。亦因之愈烈。故吃醋兩字。完全無益。但予院中以捉弄之機會。此爲一定不易之理。固不僅在包節一方面也。

12. 包局之弊。包局者。蓋不論堂唱之多寡。而以每日若干次。或每月若干次。或每節若干次計算也。此事發生其原因。約有幾種。一爲鬥氣而起。客如徵妓。必望其久坐密譚。以示親密。設妓來未久而他處已催轉局。客必感不

快亦竟有強留之者。妓必乘間以包局爲請。且故作昵詞曰：奴本愛君。豈樂以此輩過路客周旋。君果許包局者。則此身不供他人奔走矣。客當氣盛之時。未有不應之者。實則愛客云云。但有虛詞。此輩在外行動。亦豈客所能悉其底蘊者。近更有先與龜奴說明。故持假局票。頻頻催走。以待客之入。其圈套者。此雖難期。必效。然初入花叢者。或竟不及知也。一爲報効而起。此輩大抵爲商界上人。供職旣忙。不能時出酬應。而院中責之報効。乃包定每節若干。此非與院中極有關係者。不能爲。亦不必爲也。（此所謂關係初不在先生方面。大抵皆本家做手等之老友也。）

以上所述。不過舉其大略。此外更有應酬極忙。一夕須徵十次左右。乃與院中商定。每節或每月酌結若干。不復以次數計算者。此爲包局之變相。總之

包局云云。實爲無意識之舉動。妓家巧立名目。不過多賺幾錢。客若事事認真。便不免墮其狡計。此不可不知者也。

13. 開果盤之弊。開果盤之舉。本亦瘟客爲之。今日之冶游者。大抵精括者爲多。(精括猶言節省也)故此舉實已寥寂。譬之告朔餼羊。典型僅存而已。開果盤者。循例於新歲元宵節前行之。此時期以內。客如至院。必不可免果盤之外。尙有點心四色。進時龜奴戴纓帽。偃僕而入。爲禮極恭。客之犒賞。至多需十六元。又新歲第一次宴客。謂之開檯酒。酒例如常。而下脚則須加一倍。元宵過後。可以倖免。節省者往往避此二者。故個中有十六大少之謠言。十五以前。匿不見面也。

14. 打底之弊。打底大姐者。蓋代小先生作神女生活也。小先生未梳櫛之

前循例不留宿客。於是客之欲享實際權利者。乃以打底大姐應命。爲此者大抵著名之妓。或厭倦風塵。或懶于歌唱。乃包一雛妓。退居青衣。實則祭則寡人。政由寧氏。其聲勢之赫眩。服裝之妖麗。實遠過于先生也。此輩捉弄瘟生之伎倆。尤甚於大先生。以先生有規律可援。此所謂規律者。雖非一定。然無形中自有壻級。閱者勿以詞害意可也。而此輩則不可捉摸。欲前復却。將拒還迎。務使客死心蹋地。供其馳驅而後已。此其中千頭萬緒。非極短之篇幅所能罄也。

如上所述。蓋往年打底大姐蟬悅之變相。而今日北里中所通行者也。若真正之打底大姐。則處於房侍中最高之地位。其待遇自較其他房侍爲優。客既與之發生關係。則以後之糾葛。將不勝枚舉。以其非本篇範圍所及。姑從

略。

15. 帶擋之弊。帶擋娘姨。爲房侍中之最有勢力者。其權極偉。以其有金錢關係也。例如帶擋有稔客。來做花頭。則其賤歸帶擋擔負。客欲住夜。妓雖不慊於心。亦無如之何也。妓或稍不應命。則卽以索錢爲要挾之地步。然此尙不過一部分之權力。更有年輕無知之妓。聽此輩長舌之鼓弄。脫離搗母而獨立。卽贖身無資。此輩願爲之移借。在妓心中。必以爲一脫搗手。卽可自由。方自慶有伸眉之日。疇知此輩之兇辣。更甚於搗母。（近日自濟良所設立後。老搗之胆。已小如鼷。不復似十年前之兇恣。而此輩帶擋房侍之毒。卽繼之代興。誠哉古人所謂此消彼長也。）處處防維。處處監視。設生意不旺。此輩卽以惡面目相向。妓如有客。交情稍密。則必加以離間。如是種種。筆難



盡述妓身至此。已入重圍。無由自脫矣。故老於冶游者。恆言帶擋之力。起以制妓女之死命。信不虛也。(參看第八節)

16、落賬房之弊。落賬房者。蓋爲此輩惡房侍之來路。房侍照例捐洋數十元。一屆節期。其所帶來之稔客。忽作漂匪。則此款當然由彼認賠。此理已於上節言之。設此所漂之款過巨。除將所捐之洋扣去外。尙有不敷。一時又無錢彌補。則惟有落賬房之一法。落賬房者。蓋暫由賬房看管。俟其欠款賠清後。再獲自由。爲狀酷似軟禁。然亦無如何也。房侍之有能力者。則於此時。央包探地棍。出爲排解。可獲少些之便宜。否則卽無法自脫矣。至其賠之之法。亦有定例。酒資及和資均須照價。不能稍損毫釐。局賬則每次三角。或二角半。亦有二角者。(酒資一項。院中本無分文利益。若堂差則每次須叫差錢

五分烏師一角合車錢計算亦至少須二角餘故認賠二角左右亦毫無利益可言也。至若和資則欠者較少。以此舉已屬極不漂亮。果客而出此院中亦宜早有戒心矣。均照其成本計算也。凡此皆限於未發生關係之客。果此漂賬之客於房侍帶進之後已與先生發生關係則房侍必不願任咎。本家亦不能逼其必賠。此中蓋頗有深思存焉。

17. 包妓之弊。包妓者蓋妓身非老鴇所有。而自其親生母或假母包得者也。往前之鴇母其手段魄力。咸遠勝今日。既操淫業則大氣盤旋。必廣購十餘歲之少女。延烏師爲之教曲。更租小房子數處以居之。以收買幼女。例于明禁。故無任其宿生意浪者。個中人稱妓院曰生意浪。以是之故。鴇咸有女。決不願向他處轉輾租得。若至今日。則濟良所成立以後。容納幼女之事。

必須有護身符者（所謂護身符者即包探等是），方能行之。又以拐匪拆白充斥之故，業此者頗多蝕本，更無此巨大之資本，以事收買。有此二者，於是咸作包妓之計畫。其價值按節計算，普通在一百元左右，至多亦不過一百五六十元。其年齡則大抵十四五歲，且能歌皮簧幾折者，為合格。如滿節之後，而生涯不惡，則繼訂合同，其值必可稍大。否則黃毛了頭，色姿不佳，而歌喉亦不甚其嫻熟者，至多七八十元，或尙無人過問也。

包妓之大略，既如上述。設此所包之妓，色藝不惡，竟有客願為之梳櫛，則困難問題發生，而兩方面之弊竇作矣。何則？妓既係包，則搗母之不能有全權，可知。搗既無全權，則必商之於妓之親生母，或假母。設此親生母，或假母，而拒絕其請，則尙不致有十分之枝節。（此亦不能一概論，如前年□□坊艷

紅爲嶺南富商所愛，堅欲梳櫛，搗亦商之於豔紅之親生母，母竟不許，搗見其可欺，私諾富商曰：事諧矣，惟須五千金，富商立允，事後三日，始爲豔紅母所見，馳往交涉，搗竟托包探出面，從中排解，木已成舟，徒嘆何蓋，并加以種種恫嚇之語，豔紅母無奈，遂以五百金了事，此事極秘，故知者甚渺也。

否則事或一諧，其中金錢之來往，酬謝之多寡，搗既著著，進取勢必拆扣而外，再加以中飽，或私瞞妓女，另索珠飾，此其種種黑幕，有非筆墨所能盡述者矣。

18. 押妓之弊 上述之包妓，以其身體自有故，尙不至十分縛束，卽惡搗方面，亦不能大施其毒，若押妓之苦，則什倍於包妓矣。蓋押妓者，大抵出自小家，或遭災難，其父母貧不自聊，乃以親生女出質，其訂立合同也，大率一

年二年多則三四年斷無有以節計者此輩妓女既出身於清白之家彈唱等事當然不能嫻習即應酬修飾之工夫亦大抵不能圓到故個中人稱之曰原生貨其價值亦遠不若包妓之高押一年者至多百數十元少到數十元如現在清和沿之紅樓色藝亦頗不惡共押四年價僅二百元斯亦可謂便宜之至矣

抵押賬之價值亦不能一語斷煞爲搗母者大抵蛇蝎心腸鷹鷂手腕隨機應變事事勝人彼如見妓之父母鄉曲可欺或貧窶不堪待款極急則其押價也必愈甚否則生活狀態既不若上述之窘而於賣笑生涯又或略有經驗則其議價也必可稍豐若妓本身色藝之奚若則直可謂之不成問題也

19、小本家之弊 小本家者蓋爲龜搗之養女個中稱龜搗爲本家于是運

類而稱小本家者于冶游者恆言小本家之職務最繁。如有客至而客所做之先生適已他出。則小本家必與之周旋。否則卽不稱其職。又或院中擺酒。無論其爲誰何之客。小本家亦必遍敬水煙。一一酬接。此在十年前有之。今則三寸銀煙管。北里中早無踪跡矣。其辛苦實數倍於他人。然其所享權利亦偉。除本家而外。院中人咸須得其歡心。以其與本家之關係較深。設有謔言。必且無幸也。

20、跟局之弊。跟局者。蓋卽隨先生應徵者也。近時時髦之妓。往往自居青衣。而另包一雛妓應徵。如有稔客。則自作隨員。否則名是而人非。生疏之客。不能見廬山真面矣。（參着第十四節）此實爲跟局之變相。若真正之跟局。則本爲房侍之一種。如所跟而係大先生。且爲極有經驗之先生。則折衝樽

俎已盡外交之能事。跟者不過湊趣而已。若所跟而係小先生。應酬工夫。未能圓到。則跟者反爲主體。非老於此道者不能勝任。故此輩亦爲房侍中之重要人員。非梳頭絞手巾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跟局中之狡獪者。往往與先生狼狽爲奸。設陷阱以享客。以先生如欲掉客。搶花必此輩爲之。奔走移花接木。機械無窮。甚有至先生亦入其圈套者。以其將計就計。匪夷所思。冶游者誠不可不預爲戒備也。

以上二十則。於妓院之內幕。已盡其崖略。其他爲僕所不及知。或知之而不能示人者。尙不謬。但願讀者神而明之。處處加以嚴密之觀察。則必信僕之引言爲不虛。若專索解人於筆墨之間。則非僕之所望於讀者矣。

(三) 妓女方面

近年以來世風日下。洋場十里中。姦盜詐騙之事。幾於無時無日無之。卽斜街狹巷之中。賣笑承歡之妓。素無貞節可言者。至是亦竟有江河日下之歎。推原其故。約有數端。一由於生活程度之過高。賣淫者亦有竭蹶之憂。故不恤出其種種手段。以資彌補。二由於真確才藝之缺乏。向之妓女。或鳴琴。或作畫。或工書。或吟詩。大都有一技之長。故其所以吸引游客者。不專在肉慾方面。今則風雅掃地。偷氣滿身。卽皮簧數折。亦大半不成腔調。自非廣結善緣。更何足以結客之歡心哉。三由於虛榮觀念之變遷。向之妓女。大抵自鳴高雅。卽胸中無半點墨汁。亦必故作解人。以占身分。今則此中觀念。大不如前。妓之走紅運者。大都爲胡調派。久而久之。遂若不能胡調。卽不成其紅。姑娘故妍戲子。貼拆白等等。咸侃侃自陳。毫無顧忌。推其心理。非特不以此爲。



辱。且。若。自。誇。其。外。交。手。段。之。敏。捷。者。斯。亦。可。謂。創。聞。也。已。烏。乎。三。千。粉。黛。大。張。羅。剎。之。雌。風。十。萬。腰。纏。但。購。東。施。之。魄。態。吾。言。及。此。但。有。浩。歎。甚。願。吾。英。年。子。弟。臨。崖。勒。馬。勿。墮。迷。津。也。

本章所述專在妓女方面之種種弊竇且亦限於長三之類其他概不欄入  
(1) 斫斧頭之弊 斫斧頭者爲個中之通稱玩其詞意卽滬諺所謂敲竹槓也凡游客欲與妓女發生關係妓必索客報酬其巨者則珠鑽珍飾遇富商顯宦行之若普通之游客則不過衣服一襲手飾一二事而已其向客啓齒之時大抵在揸邊枕畔膩語銷魂之際春意醉人黎雲惹夢卿卿我我一切都忘宜客之無不立應也(參看上章第五節)

(2) 抄小貨之弊 斫斧頭不靈於是有抄小貨抄小貨者蓋專爲對待一般

較。吝。之。游。客。而。設。此。輩。游。客。往。往。如。游。魚。之。無。定。妓。之。釣。鈎。方。下。渠。已。鼓。腮。而。逃。妓。女。患。之。於。是。思。所。以。制。之。者。乃。有。抄。小。貨。之。舉。客。既。住。夜。妓。必。爲。之。寬。衣。乘。間。取。其。所。懷。之。鈔。洋。或。於。曉。枕。夢。回。清。譚。軟。語。之。際。故。作。嬉。戲。以。騙。之。客。欲。向。之。索。還。則。嬉。皮。笑。臉。似。允。似。不。允。或。故。作。嬌。癡。或。聲。言。急。需。求。客。暫。借。客。既。須。擺。示。空。場。面。不。便。與。之。斤。較。亦。惟。有。聽。之。而。已。他。日。愛。情。漸。密。或。距。時。稍。遠。當。然。不。更。與。之。索。償。此。計。純。以。軟。媚。勝。人。雖。不。能。無。施。不。獲。然。能。脫。其。鈎。鈎。者。幾。希。矣。

(3) 淪浴之弊 淪浴者。蓋妓女嫁人而後。重復出山之俗稱也。僕初尋繹其命名之義而不可得。後乃大悟。蓋妓女之走紅運者。大抵債台高築。(惟其愈紅。故愈胡調。愈胡調。故愈負債。) 母子相乘。愈虧愈鉅。非有巨大之進款。

不足以資清理。于是示好於稔客（非富商，卽顯宦）故意從嫁，以釣其巨大之身價。既嫁而後，則蕩佚如故，或竟收拾珍物，作黃鶴之飛去。（卽諺所謂捲逃）否則亦必故意滋擾，使娶者深感苦痛，開出樊籠，聽其逸去。（如老林黛玉之於潘姓是也）于是安然復出，重抱琵琶，逍遙於潯陽江畔則矣。其初負債之時，如人之有積垢，及侯門重出，將所得者清償，逋累而有餘金錢方面，依然活動，一切垢穢，完全滌去矣。此名之曰湔浴，實六書會意，假借之例也。

湔浴之舉，在十年前猶不恆見，今則習尚日漓，妓女之爲此者，既前後相望，聞之者亦毫不爲異。僕嘗與朋友戲言，謂今日之娶妓作妾者，平均至少須每天二十元，蓋身價之鉅，動輒萬數千金，而曇花一現，至多不過三月約略。

計之適得此數也。讀者或疑我言乎。試舉數例。彼姑蘇陸某之娶貝錦。非一萬四千金乎。今坐席初煖。貝錦已重現色相矣。浙人黃某之娶妓青雲。又非一萬二千金乎。今蟾圓三四度。青雲又挾瑟邯鄲道上矣。其他爲僕所不及知者。恐尙不尠。在彼輩心目中。出爾反爾。旣成習慣。則何樂而不爲哉。

妓女而僅僅恣浴了事。猶不足爲禍水也。其尤甚者。則更演捲逃之妙劇。其所以然者。大抵未嫁之前。早有目的。或覬其儲藏之富。或樂其隸從之俊。則不問其自身之爲暮年老翁與否。無不曲意周旋。使之作藏嬌之想。及桃葉旣迎。野心乍展。發其寶藏。偕吾所歡。初志旣遂。卽作冥冥之飛鴻。彼娶之者。旣深臺空鳳去之哀。更惕臥榻鼾睡之懼。然而晚矣。

妓女恣浴之由來。其原因大略有五。一由於大婦之不容。柱杖落手。夫婿無

包庇之能力。則不得已而出。二由於秋扇之見捐。番風年紀已屆紅稀。好事王孫另諧妙眷。則不自安而出。三由於所天之去世。長卿消渴。竟夭。天年。銅山一崩。弱質無恃。則不相容而出。四由於野心之未盡。九秋逸翮。乍入樊籠。蟠伏深居。非其素願。則不知悔而出。五由於姊妹之誘惑。舊時儔侶。重訪侯門。巧舌鶯簧。多所播弄。則不知言而出。綜其出處。大抵風絮無根。不耐久住。小桃弱質。難禁狂飆。然紅粉可憐。古今一轍。評量身世。猶在可恕之列。若畜意禍人。逞心豪奪。真蛇蝎之不若。我不欲復述之矣。

(4) 上台基之弊。台基者。爲滬上秘密賣淫之一種。滬諺稱之曰鹹肉莊。喻其又臭又穢也。(其詳另著) 此中爲癡男怨女之集合所。月老多情。紅絲廣繫。欲圖歡好。但須投足之勞。(此古人所以有赤繩繫足之說也。一笑) 業

此者廣通聲氣。隨結善緣。夾袋人物。中何慮百數。且客之有所求者。卽豹窺一斑。鴻驚片影。亦得鈎沈冥探。如願以償。卽訪豔無門。不得已求藍漿解渴者。台主可以小影一束相視。按圖索驥。有求必應。財力所至。歡好隨之。此其魔力不可謂不偉。然而良心道德。則非彼輩所能知矣。海天負名之妓。入此者頗多。其他碌碌無盛名者。蓋充斥其間。隨喚卽至。此輩妓女。或以經濟困難之故。或以慣習野戰之故。遂以此爲閭尾地。（滑稽者戲稱之曰零售政策。頗可玩味。）使命纔歸。可人便至。形佞影傍。媚態萬端。其昂者則十數金。至多亦不過二十金。如前花選副總統某某是也。若其下乘。則不過十許金。或五六金。亦可博一宵之歡好矣。

妓女零售之價值。既如上述。以視攀相好。做花頭。費無數。功夫無數。金錢千

迴。百。折。而。始。得。達。親。肌。膚。之。目。的。者。其。難。易。殆。不。可。以。道。里。計。宜。乎。好。實。行。者。專。趨。台。基。而。詈。一。般。逛。窰。子。者。爲。瘟。生。也。老。於。冶。遊。者。恆。曰。爛。污。長。三。板。么。二。長。三。妓。女。大。抵。專。驚。虛。榮。硬。撐。門。面。欲。其。遷。就。難。若。登。天。實。則。外。強。中。乾。一。出。院。門。便。如。路。柳。牆。花。任。意。攀。折。此。其。黑。幕。實。有。不。堪。爲。外。人。道。者。矣。

(5) 借小房子之弊 借小房子者。蓋妓與恩客。共賃一椽。以爲幽歡之場合也。此風極盛於今日。幽房秘闕。無地無之。惟大抵爲做手房侍。若妓女本身。則能享此自由之幸福者實鮮。以押帳包帳。咸有人拘管。不能任其在外蕩佚。惟自身之先生。則恣所欲爲。毫無顧忌。蓋小房子之行爲。於淫業上實有關係。故親生母或假母。咸不能不加以防範也。

小房子之種類亦不一。其一。爲妓女所租。夜中出院。卽住此間。以享其自由。

之幸福。然此中當分兩種。其甲爲妓之個人住宅。如有零售主義之主顧。可逕入其中。尋爲歡好。以妓無專門之妍夫故也。其乙爲妓之倒貼主義之住宅。妓之好胡調者。往往拚拆白黨。或小白臉。此輩專恃婦女爲生。一有沾染。卽要求其組織臨時公館。妓或思專營禁鬻。則事事咸如其意。於是作金屋藏夫之舉。一切開支。咸妓擔任。此輩卽以肉慾所得之金錢。揮霍以滿其肉慾之望。正古人所謂悖入悖出者也。其二爲游客所租。此中亦分兩種。其甲爲富商巨賈。旣與妓有好。另以他事不能如其迎歸之願。則租小房子以圖暫時之快樂。妓對於此等客人。初無十分恩意。不過爲金錢關係而已。其乙則爲一種漂亮之遊客。明知量珠作聘。不過買廝生之徽號。於是賃一角小樓。作似是而非之鴛鴦。妓以其自由權利。完全不加侵略。則亦允之。此近日



小房中子別之大略也。

小房子三字。在今日已成極普通之名詞。妓之稍能入時者。尤若除有小房子。不足以示時髦。故居今日而言冶游。已在極無意味之時代。妓之稍具色藝者。其心完全在於恩客方面。生疎之客。但有邀其白眼而已。寧更有欣快之足云哉。

(6) 過山籠之弊。過山籠者。爲妓女最險最毒之手段。客不幸而墜其彀中。未有不戕身傷命者。夫冶游爲人生快意之舉。題紅品綠。大抵閒情。豪竹哀絲。但遣雅興。卽撚酸撥醋。情海生波。已不免有認題太真之恨。然猶可曰多情種子。戀愛貪歡耳。今乃竟有毒腸詭計。以燈紅酒保之場。作借刀殺人之計者。此其危險。寧復可量。如此而言冶游。直不啻在刀鋒劍陣中。寧復有快

樂可言哉。揭而出之。爲青年戒。

玩過山籠之命義。蓋有嫁禍於人之意。僕初未得其解。及去春聞友人劉君事。乃始恍然於命名之田來也。劉君者。爲一翩翩之少年。家在瀾江。僑滬近十年矣。執業於法界某行。海上商賈。本以應酬爲商戰之要素。所謂應酬者。蓋微逐北里。出入狹邪。借花筵粉陣。爲相見地耳。劉旣入此漩渦。漸與精勤坊某妓相愛好。蠶繭張絲。故難解脫。妓名老五。荔枝年紀。雅善風騷。往還旣頻。遂有瓜蒂。如是者半載。劉旣夕夕往。老五亦遇之特厚。晨鐘理粧。宵鏡。賁夢。影形相共。儼然其爲一對情人也。一夕者。二人忽因細故失歡。劉驅車逕去。由是絕跡不復至。而舊時同游之侶某甲。本與清和坊一房侍有情。至是忽移愛老五。老五矚之逾恆。劉聞之益恚恨。時時以假局票及電話等戲。

之意。老五決不知爲渠也。二來復後。游興已闌。方欲結束風華。力求解脫。忽一夕於友人席次。重見老五。亟他視不睬。而老五已盈盈而前。勝常道罷。清怨淒然。自數其罪。并道相思。願求不棄。劉亦爲之心動。遂復與交語。視某甲亦在座。與老五極落落。知流言不足信。蓋悔向者之鹵莽。是夜卽復至其家。墜歡再拾。意益浹。擊劉自是復顛倒於此中矣。如是者又彌月一日。爲西人賽馬之期。劉挾老五往觀。旣至。見人叢中有絕色女子一。與老五交語。小名相呼。若甚親暱者。劉亟問爲誰。老五支吾曰。此吾姊妹行老四也。劉俟其行近。詳視之。則雪膚花貌。秀色動人。心益爲之傾倒。垂問以諛辭。進則芳心叩叩。兩頰緋紅。若頗有情者。劉視其年紀。與老五相上下。問所居。則支吾不能卽答。劉以其有所私。不致疑也。觀賽旣畢。匆匆別去。劉意頗欲蹤跡老四。惟

礙於老五。心大不懌。他日復遇之於途。老四妙目流盼。似曾相識。劉亟趨前。問日來安好。溫言甜語。無所不至。老四亦謔浪風生。並言已與老五不洽。爾我相遇之事。可不必告渠。劉亟言願守秘密。蓋爾時劉之心理。已完全屬於老四矣。嗣後一星期內。與老四往還至密。往往相約於遊戲場。爲聚首之地。歡好之密。幾如膠漆。惟未及於亂耳。一日。老四約於下午十時。會餐於某大旅社。劉如期欲往。適爲老五所羈絆。纏擾久之。始克突圍而出。視時計已十點半矣。亟詣旅社。叩門而入。則老四已飲酒洪醉。偃臥榻上。棠夢方酣。蘭息微微。劉爲之魂銷。遂與綢繆。曲諧歡好。翌日別去。自是不復相見。一星期後。劉忽覺下體作痛。亟詣醫院求治。醫者言蘊梅毒極烈。果再繼數日者。無救矣。劉遂居院中。閱三月。始全愈。行中之職務亦解去。事後維思。平生不作

賈大夫之射雉。何爲忽罹此毒。尋繹久之。意惟有旅社一眠所致耳。然老四年稚。似亦不致有此心。方不解適有友至。告以阿五已適某甲矣。越數日。復遇老五家之房侍。具道老五過山籠之毒計。蓋老四本爲滿街飛。老五以錢購之。使作姊妹行親稔狀。而筵次某甲之落落。與賽馬場之相見。咸老五所安排之詭計也。劉聞之駭絕。復問與己無深仇。何爲竟出此毒策。則曰。實君假局票等之惡劇。有以釀成之也。劉始歎息而別。此房侍蓋以老五除牌之際。未獲犒賞。故憤而洩此。聞北里中行此者實不少。惟皆十分秘密。故局外人不得而知。烏乎。蛾眉之毒。毒竟若此。走馬章臺者。其亦知所預防乎。

(7) 假身上來之弊。身上來者。蓋個中稱月信之謂也。此語至穢。本不足以污我筆墨。然妓女之狡者。恆以此爲拒客之幌。故不可不詳述之。例如客結

識一妓。報效和酒五六次。徵局至數六次。當然有住夜之資格矣。然或不能結合妓心。裝腔做樣。多方推托。客之漂亮者。惟有坐待時機之成熟。若饑涎欲滴之客。急不暇擇。竟作毛遂之自薦。（參看上章第五節）則以假身上來應付之。挑源泛濫。問津無從。客雖色胆猖狂。亦但能望梅止渴而已。此實彼輩之巧計。以此拒客。無不奏效。客之狡黠者。或亦能心知其僞。然無法以證實之也。

(8)天明局之弊。天明局者。蓋夜中出局。直至次日之晨。始行歸院者也。其故大抵爲代客碰和。或代客飲酒至醉。本非極有資格之稔客。不辦。此其中似無弊竇可言。然妓之好胡調者。往往與狂且訂約。屆期。冒爲出天明局。而實則假幽房秘闔。大參歡喜之禪。此事時有所聞。如西藏路。南京路。某某旅。

社尤恆有此輩蹤跡焉。

(9) 小姊妹行之弊。上海婦女往往有一種固結之團體而不正當者。尤居多數。如十姊妹、女三十六個黨之類皆是。北里中往往有所謂小姊妹者。亦其流亞也。小姊妹行者。或爲舊時同院之姊妹。或有一假母所養。或爲隔壁對鄰之好友。要皆關係密切。有一種不可告人之隱者。蓋此輩生意之兜攬。搶花之掉換。互相調劑。互相扶助。種種機括。往往爲局外人所不測。例如捉弄一瘟生。甲未便與之直接。則乙爲之導綫。乙又故作可望不可即之狀。則丙爲之殷勤。丙又作若即若離之態。則丁與戊相繼而出。以圓滿其騙局之功德。爲之客者。方目迷五色。身墮霧中。但有如傀儡東西。任其牽弄。更安有抵抗之能力耶。故老於治遊者。恆不喜妓之姊妹行兜搭。否則稍有忽略。卽

予彼輩以竹槓之題目。或竟以不洽之故。釀成意外之舉動。此亦不可不防者也。

10、零售派之弊。吾書本章總論及三四兩節。不曾言有零售派之妓女乎。處此花事闌珊之際。妓家收入。大半毫無起色。而妓女個人生計之困難。尤日甚一日。以虛榮愈侈。消耗愈烈。即僅僅租行頭購香粉之費。已屬不支。苟不另闢財源。勢必債台百級。故以經濟上言。勢不能不採用零售主義。妓之好胡調者。往往蕩佚無檢。非特見金夫不有躬。即狂且浪子。無不勾引採蘭贈菊。便諧歡好。以獸欲上言。又不能不採用零售主義。（可與章首引論參看）至其零售主義之出發點。則以遊戲場、戲館、爲本位。而最著名之大餐館、大旅社。亦時時掩映點綴於其中。眉語可通。襟裾可引。譚心旣愜。偕赴陽



臺。其價值至不一律。大約可分二種。一、視妓女色藝之高下而定。二、視游客手段之高下而定。若小白臉及拆白黨等。則倒貼幾文。亦屬常事。此零售派之大略也。

按零售兩字。諛而且毒。自妓家有此。而一切正式逛窰子者。咸無一而非瘟生矣。又吾書上節之上台基。亦屬此派之一部份。以其範圍較廣。故各不攔入。

II、隱語之弊。隱語者。蓋爲個中交接秘密之需用品。譬若吾人之打密電。或作慶辭。不知者固茫然不審其用意所在也。去歲僕曾於福致里某妓席上。萬紅花老五與一妓交語。互相酬向。狀極密切。惟所言鞫轉格磔。第聞萬基果基之聲。不絕於耳。近余之左右兩客。咸不能解。祛予至小房間。戲曰。彼

革之作何語。君爲嫖學博士。當無不知。予初靳而不言。兩客堅詢不釋。乃始告辭。曰：此彼輩之隱語也。每語必三字。其首一字爲萬。末一字爲基。咸爲語助詞。其主要專在中一字。君試減去其助辭。而連數字爲一句。則可得其解矣。兩客咸欣然。出循余言辨之。果聞另一妓詢紅花曰：萬唵基。萬今基。萬朝基。萬小基。萬房基。萬子基。萬裏基。萬阿基。萬去基。萬介基。聯而言之。卽爲唵今朝小房子裏阿去（讀氣）介十字。乃始恍然。彼輩之所以用隱語者。所言咸極不堪之事也。此風極盛於二三年前。今知者已多。効用已失。故不復有人道及。聞最新發明者。又有一種。用縮脚韻法。專取四字之普通俗語。用其末一字。而言時則僅道前三字。例如雞毛短。則謂走（走帚同音）天官賜。則謂福。一本萬。則謂利之類。此類成語較少。連貫亦頗不易。卽連貫已成而未

純熟者。恐亦不能登時了解。未知彼輩通用之法。究竟奚若。僕年來絕跡狹斜。笙舌。箏心。但如夢寐。書此有紀。文達。衰翁不識新花樣之歎矣。

上所述者。感爲嚴格的隱語。此外尙有普通的隱語一種。所謂普通的隱語者。蓋大抵謔浪比喻之詞。雖無秘密性質。而幾非此中人不道者也。如今日所最流行者。無論任事。咸曰天曉得。或曰大舞台對過。其流行之廣。含義之深。幾似佛家之所謂不可思議。（按所謂天曉得者。蓋大舞台對過。有文魁齋兩家。互爭真假。一家畫龜於肆招。而另一家則大書於門前曰天曉得。此實爲此語之濫觴。友人燕子言）其他如和酒住夜曰三嚮頭。開包曰嵌骨頭之類。皆爲個中之隱語。若壽頭曰拜單。跟後曰釘梢。罵人曰出老等等。則雖淵源此中。而社會上已普通流行。琅琅上口矣。

按妓女隱語。雖似西洋鏡拆穿。不值一笑。然其效用固自不謬。譬如。有客在坐。而欲與人作不可告人之密語。然非假重於此道不可。故治遊者亦不可不知也。

12. 出游之弊。妓女出游本屬常事。如新歲元旦。則兜喜神方。每月朔望。則入寺進香。而午後及傍晚。尤多外出。購脂粉等粧飾品。向多在畫錦里一帶。夕陽西下。衣香如雲。今則先施永安兩公司。設立購者多趨其中矣。妓之押賬。或包賬之小先生。外出時恆多有房侍作伴。若胡調派之老先生。則既無拘束。游蕩自如。往往與小白臉坐汽車。吃大菜。或入戲館。勸伶人。竟置觴政於不顧。其甚者則竟爲行香之舉。艷史流傳。指不勝屈已。

妓女出遊之弊。不獨蕩佚而已也。更有假此名目。而作鴻鵠之高飛者。友人

青聽言。某少年眷一妓。彼此愛情達極點。搗頗啣之。適有某上將欲納妓作小星。搗逼妓嫁將軍。妓伴諾之。潛收拾金珠衣飾。假出游爲名。悠然遞去。更以資奉律師。律師致函上將。上將懼事揚則名敗。倩人說項。以千金爲律師壽。律師復招搗至寫字間。責以不應阻霸從良。搗大震。願以五百金助粧。事始寢。此等事大致皆有人指使。或卽此恩客爲之計畫。於出遊之前。早已佈置井井矣。時至今日。風氣益濟。此豈媚媚亦竟能作意外之舉動。蓄養女者。可借此爲龜鑑也。

13. 吃司菜之弊。吃司菜之名不一。或曰吃水菜。或曰吃私菜。皆同音而異字者也。照例每屆節末。廚夫以菜四肴。分餉各妓。妓須犒以六元。（此昔日之規例）此之謂司菜。實則純係廚房打抽豐也。妓旣得菜。不願自餉。乃轉

留以餉客。客則爲之代給犒賞。相沿既久。於是吃司菜者。必連帶碰和或撲克。反成爲妓女打抽丰之一種。若無人代吃。則個中相引爲大辱矣。

吃司菜之客。必與妓女有極深之關係。否則不願作此瘟舉。卽已發生關係之客。亦必多事推諉。老於冶游者。如遇妓女兜吃司菜。必似允似不允。曰。果此問。熟客僅余一人。則當然無不吃之理。斯言既出。妓必不敢再來兜搭矣。或又以此爲太刻。則於節前十數日。早將酒局賬開銷。俟其掉頭既定。然後再往做花頭。此時期內。竟不與妓女見面。卽見面亦不予以發言之機。會則吃司菜之舉。亦不免而自免矣。（按早開銷之舉。不第免吃司菜。且可省却節邊之手巾錢也。）

如上所述。吃司菜一事。旣爲游客所不願。生涯冷落者。不彊有無人願問之

嘆妓女患之。於是另籌妙計。暗中與客說明。將司菜完全奉送。客則多打撲。克兩場。或碰和數次。平均以四花頭而論。已可得四十八元。除去拆賬。尙可略有沾潤。花頭多者。且不止此。此實爲雙方得利之妙計。妓女方面。既不患無客代吃。而遊客方面。亦止須仰仗朋友。卽自坐一脚。或稍事墊款。所損亦殊無幾。而面子則已占足矣。

吾書至此。頓憶我亡友曼上人之趣事。附誌於此。以博一噱。上人以遊戲三昧。掉臂人間。民國初。僑寓上海。頗涉足狹邪。流水行雲。固無妨禪諦也。一夕。與友人袁某至和心坊某妓家茶圍。妓與袁固爲枕席交。至是節屆。妓以吃司菜請。袁堅拒之。上人旁坐不耐。指袁謂妓曰。果渠不願者。我當任之。妓見上人非稔客。心頗駭異。然亦姑允之。上人欣然遂去。翌日晨起。盥洗旣訖。自

執梳篦掠髮。髮已光潤。猶掠不止。適有友匆匆入。怪問。上人何修飾。若此。上人曰。今夕須往北里吃司菜。故不能不稍事粧綴。友益詫曰。不圖旬日不見。君竟在狹斜中。得知交矣。上人亟曰。否否。乃具述前事。友爲之啞然曰。君誤矣。司菜非稔客。不吃君一面緣。乃亦爲此耶。上人亦失笑曰。有諾在。无我不能負小妮子矣。及晚既驅車去。他日遇友人之好冶遊者。時時言之。以爲青樓中泥爪也。

14. 賣戲券之弊。友人青驄言。每逢歲底。妓女例有打野雞之舉。遇稔客蒞至。則袖出戲券。強之價買。券每張一元。客既礙於情面。勢不能不受。此意外之損失。屆期往觀。則戲館中座無隙地矣。（看客大半皆購券者。售券多。故看客亦多。）然此尙不過數元之損失。若所結識之妓。而自能登台演劇。則



凡在稔客均不可不爲之捧場。購票以愈多爲愈豪。否則卽相諛爲寒乞相。如前歲某妓登台。一客獨包月樓及特別包廂之座。一時遍傳北里。稱爲豪舉。豪誠豪矣。然而其祖宗有靈。能不痛哭於地下耶。

15、嫖戲子之弊。滬上妓女。其淫佚既如上述。而其最普通之目的。則爲嫖戲子。嫖戲子三字。似屬不辭。然須知吾人嫖妓。其目的不過爲尋快活。示闊綽。兩者妓之狎伶。其心理亦正若此也。南人觀劇。本專重色。故旦角最得歡迎。而妓女之所耽耽屬意者。亦正此輩。此語初非僕出諸臆造。讀者試一調查滬上名角。如某某等。孰不有小房子及臨時公館者。且妓女之欲得伶也。愈急。則伶之高自期許也亦愈甚。（以獵伶者不僅妓女。尙有無數姨太太及閨閣千金也。）妓欲得遂夙願。往往不惜揮霍金錢。以資結納。此卽吾上

文所謂悖入悖出者也

更可駭者。妓女之具充分獸慾者。更有角逐之舉。去歲秋都中某名角至。安仁風貌。一時傾動。民和里高某。素誇捷足者也。稔其無他。遽出運動。醞釀一來復。方欲坐嘗禁鬻。而警耗突至。蓋民慶里某某。亦正獵此某名角。且已作一度之好夢矣。至是金牌十二立召。遄歸某名角。目擊羽書。心懷彼豸。有好教我。左右做人難之嘆。而室門呀然。民慶里某某。竟掩襲而至。正欲師興。問罪突見高某。固同道而又互通聲氣者也。交語之下。積懣都消。第曰。兩賢豈相厄哉。遂掉臂而去。此亦花界之異聞。而香天之別史也。

(四) 遊客方面

讀者諸君。既盡讀上章。其於妓女自身之價值。已可得其大略矣。然度必有

私詫風俗之漓。何竟一漓至此者。僕敢正告諸君曰。凡物盈虛消長。互相倚伏。如蒔花然。有植根於此。而茁芽於彼者。有作花於東。而收果於西者。要其消息相通。互相因果。則一也。今日妓院之窟惡。誠無可諱言。然一方面遊客之罪惡。發生反響。而釀成之者。亦正不鮮。例如遊客多漂。則不得不對於不漂之客。多所敲詐。以資彌補。又如遊客多先吃。而不會鈔。客先住夜。而言定報效和酒若干。謂之先吃後會鈔。則不得不對於會鈔之客。多增價值。以資彌補。故其手雖辣。而其心不無可原。僅僅從一方面觀察者。誠不免有倒果爲因之弊也。本書前二章。既於此中鬼蜮。詳細敘述。今更當盡揭遊客方面之弊竇。爲讀者告。

(1) 拆白之弊。滬上遊客。除富商巨賈。及一切正當者而外。大約可分爲數

派。今請先述拆白派。拆白派者。未必盡爲此中黨員。而要皆具有拆白之本領者也。此輩本領卽爲蠱惑婦女。搽脂抹粉。纖腰闊步。備盡種種醜態。而自婦女之眼光觀察之。則處處咸當其意。富家眷屬。猶不惜舉清白之身。以予之。矧朝三暮四。如北里中人乎。故拆白蹤跡之出沒。在勢萬萬勿免。特其甚者。既得其人。復享其財。妓雖無賞。猶復四出張羅。以資吻沫。債台高築。亦匪所惜。一旦不振。釀成押身落賬等之惡劇。而此輩固已遠颺矣。人之無良。莫此爲甚。

(2) 捐客之弊。次請述捐客派。捐客者。爲滬上商業中一專門名詞。專以介紹貿易。接洽往來者。施之於此。得毋不稱。然須知個中奔走者。亦儘多此類人物。特門外漢不能知耳。此輩捐客。大約可分兩類。一久於治遊之人。其中

大抵爲公子出身。中年以後。家已中落。而所與往還者。猶多富顯。出入北里。專事揩油。（揩油者。不耗錢之謂也。）院中亦不敢生厭。以其能介紹上客。左右輿論。（此所謂輿論者。專指一二小報而言。非中國之輿論。乃花國之輿論也。一笑。）所損實小。而所獲較鉅也。一爲中等之無賴。此輩專伺一般豪富公子之喜怒。卽滬諺所謂跟轡頭者。豪富公子之遊治。本無一定態度。此輩爲之左右。必能見效。故竟有與院中人議定折賬。享用回扣者。此亦彼輩生涯之一種也。

(3) 賭徒之弊。賭徒者。專以手術騙入錢財。滬人稱之曰司務。如擅麻雀則稱之曰麻雀司務。擅搖寶則稱之曰搖寶司務。故此派可曰司務派。業此者類皆有極敏之手術。及豐富之經驗。其發展本能之地點。則除賭窟而外。厥

爲妓寮。故此輦與北里中之關係。實非淺鮮也。

僕恆見上海一班浮薄子弟。囊橐不充。而好遊特甚。於是往往與司務派聯合。以資收入。例如甲在某妓院做花頭。特邀一斑孔子（孔子者。賭徒舉之以稱壽頭者也。）以爲施展手術之地步。而另邀司務數輩到場。彼司務者。衣華服。冠高冠。于于而至。不知者。決不料其爲翻戲家也。及牌場既定。孔子與司務咸入座。甲則袖手旁觀。遇大牌出。則故作驚異狀。局散。爲孔子者必大資。甲猶故以抱歉之詞進。彼孔子者。雖囊底翻天。猶不知同局者之能掉搶花也。實則暗中甲與司務。早已分享其利。聞彼輩分利之法。亦頗不一。如資本爲主人所備。而司務不過小展手段。則分利時。主人得其七。司務得其三。若資本不多。須司務加以墊貼。則分利時。當得其半。更進而言之。主人無

資完全由司務調度。時司務得其七。主人反得其三矣。此其大略也。（司務入局後，其初往往小敗以誘人，直至將盡，乃始舉極大之牌以創之，故略需資本，此其用意，不過欲使人無疑耳。）

破天荒之  
唯一名著 **國恥象棋譜**

這部書是我國著名象棋高手謝俠遜潘定思兩位先生著的，每局均以國恥爲名，並附國恥小史一篇，題詞一首，長言短嘆，備極其致，局勢均製定字形（如三角斜方工字十字等類）爲從前所未有，加以丹徒趙玉森江陰徐珏齋先生等一十餘人題贈題詞，尤復增光，色彩全書用紅黑兩色精印計洋裝一大厚冊，定價大洋五角六分，寄售處上海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時事新報館，千頃堂，泰東圖書局，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百弊叢書卷四十九

## 賭博百弊

## 守險

賭博。誰不曰社會中害人之事。莫此爲烈。然語言雖如此激烈。無如一入彀中。往往迷而不悟。上自官僚大賈。下至販夫走卒。莫不趨之若鶩。遑計利害。如廣攤。如牌九。如花會。賭之最巨者也。如麻雀。如撲克。如筒棋。如挖花。賭之普通者也。外此如打寶。如猜錢。如紙和。種種名目。不勝枚舉。茲揭出其最著之弊言之。餘則可類推焉。

廣攤。發源於南洋。盛行於粵閩。故名之曰廣攤。近則蔓延於各省。而其組織及舞弊手續。至繁且雜。非老於此道者。不能悉其內容。今因個中人而得其



梗概矣。

### 組織方法

(一)團體 該賭徒團體甚大。每數十人合一組。統計約六七組。分大綱爲三部。曰內部。曰外部。曰總部。內部又分三級。曰大板。大板有四。(一)司錢庫。(二)司賭場督察。(三)司支配各衙門陋規及賄賂地方惡霸。(四)司場中執事人員。(五)曰上手。(輪班通場管事。更別三種)。(甲)查牌。(二)司輸贏之對牌。紅爲贏。白爲輸)。(乙)管籌(司錢片劃分上下風之抽頭)。(丙)活眼。(估定銀元鈔票珠寶金銀之價值)。(四)曰快手。(司望風報信彈壓稽棍等類)。

外部無定額。約分之爲三類。(一)破落子弟爲之差遣者。(二)老同夥之

茶宴酒肆探取消息者。(三)當地之惡羈。爲之接洽軍警者。

總部分爲二。一爲抽頭人。開設賭場之資本屬之一。爲上風。不負內部責任。專以金錢分勝負者。

(二)分肥。資本均作股分。今日勝得多少。卽照股分勻分。惟大板及上手。每有乾股。內部除辛工外。另給伙食。外部但取紅利而已。

(三)守窟。窟擇秘密地點。及房屋幽深高大。兼有地窖者。(作藏銀用)兼用地方熟識人。任防捕。約分三法。(甲)由於受賄人之告密。(乙)由附近法政機關之小商店。電話報告。(丙)由於望風者。或雇童子二三人。以使人不疑。

(四)老遷。老遷者。卽做攤做寶者之徽號也。此人必三折肱於賭窟。性靈

手敏。而獨具出奇制勝顛倒黑白之技。方克副此徽號。每場必請十餘人。挨班入場。

手眼方法

(子)量天尺 一名知道了。下風最難擠時偶用之。器屬權衡類。可以旋轉。內塞外寨之手術也。

(丑)飛子 飛子可以一子飛入盆中。至極負時一試之。如下風盡注在二。而番卻在二。開缸時順手飛入。即轉爲三或四矣。

(寅)急眼神 一名瞥內盤。賭具或用骰字。或用金錢。老遷平日練成手術。可以將搖缸之賭具。欲二即二。欲三即三。已早定位於缸內。此謂急眼神。之老遷。上風最尊敬也。

(卯)添丁 一名加料。缸蓋外有反彈。一捺可以隨意變化。無論幾番。先定位於缸內。

(辰)提子 一名縮手法。不須添子。趁開蓋時。隨子撥動。亦爲老遷之絕技。  
(己)嵌螺 一名比目魚。先將螺嵌入子內。取重量適均之子。而以一角稍欹。欲化二爲三。化三爲四。子極靈活。以手力轉動耳。

(午)一聲雷 取迅雷不及掩耳之義。有名之老遷。都不肯爲其法。必與外部勾通。當上風大敗時。資本中乾。欲罷則又不能。乃佯扮捕役模樣。入室時。風馳電掣。勢甚猖獗。下風遇之。必驚惶失措。東奔西竄。乘此時機。乃盡攫其金錢也。

牌九固較寶攤簡單。嗜之者更多。而其作弊方法。亦指不勝屈。要之不外乎

郎中活手兩大綱。特揭出之如左。所謂郎中者。卽眼法是也。必以全副牙牌三十二張中。殆金一張不默識者。方能稱此。

(甲)認牌法 大別之爲四種。

(一)亂筋 隨意取牌一付。便能應用。蓋其牌背上之竹筋。一認卽熟。爲郎中中最高本領。

(二)對筋 對筋之本領。次於亂筋。必於牌鋪中預先買定。每牌一對。則花紋相同者。是一名插花。

(三)雲頭 用極細之污點。塗于牌頭以作標記。如文牌在左角。武牌在右角等是。

(四)準頭 此法硬認其牙與竹鑲合之處。有無缺陷是也。

(乙)看路法 此爲郎中第二步眼光。先認牌背。再算定擲骰幾點。方可吃進某門也。

所謂活手者。卽手術是也。必以神出鬼沒之手段。于不知不覺之中。取得人之錢財也。

(丙)掉牌法 譬如欲擲骰四點。而偏得五點。此名曰亂把。凡遇亂把。不得以掉牌之法。以濟其窮耳。其法有四。例如

(一)袖箭 預藏一牌於袖內。應用時。以手術掉之。推至末條。仍可收回袖中。

(二)拍準 此法最不易學。必練成指力。能于霎時間將牌面拍下。另拍其手中之牌面。及第二次上手。仍可拍回。

(三)挖角 能將別幢牌角上。佯作以牌推出。趁勢換轉一張。

(四)攏跳 一名跳龍梢。以近身一幢之牌尾脫下兩張。而以應得之無用牌補入之。

(丁)使骰法 骰子卽牌之開路神。活門死門多主之。其作弊亦有多種。

(一)結統 骰子兩只。一死一活。死者謂坐骰。譬如坐骰爲單數。卽活骰湊之。必成單數者多。

(二)羊方 此乃全真骰子。銼成呆呆方角。轉動不靈。再恃熟練工夫。單雙應手可得。

(三)攢殺 將骰子挖空。實以水銀或象牙粉。使用時按定點色。在賭台上順手一拍。則重心倒於一處。然後輕輕擲去。自能得心應手矣。

(四)變盆 凡用設盆者。謂之大儼生。原以防弊也。設亦中空。內嵌鐵一方。用吸鐵石自檯下吸之。自能旋轉盆中。欲單欲雙。吸鐵石早有定數耳。

花會發生于廣東。盛行于宵紹。其害更鉅。甚至婦女僕婢兒童手中之錢。爲之騙取。我者因之喪命者不少。試問三十六門中。除守門兩門不開外。共三十四門。而開一門。中者難乎不難。或者曰。一錢可賠二十八錢。以致注者極多。不知三十四門而賠二十八。則六門已爲彼所常勝。所謂海裏撈針。能覓得耶。試將內容詳述。卽知其種種弊竇也。

(一)大筒 大筒爲花會總會之地。其組織亦非常周密。與寶攤大同小異。其開筒法于三十六門中。擇一門書于紙板。用紅綠絲線繫緊。以繩懸於梁



間待押客齊集。然後徐徐放下。拆包視之。以定中與不中。簽謂此種賭法。至公無私。何云作弊。不知紙板極厚。早已製成夾層。中有樞鈕。可自由旋轉。以便避重就輕。其法謂之（放空門）。噫門多如此。而猶欲放空門。其能中耶否耶。

（二）聽筒 聽筒者。專聽大筒之開何名色。而或吃或賠也。故有大筒一處。聽筒多至數十處者有之。或買通大筒。亦可避重就輕。或平均留押作穩取餘利之計。何謂平均留押。譬如押者隨意押入門門有之。而于三十四門中。每門留取一圓。及開出時。只賠二十八圓。此六圓必為彼所得耳。餘皆交入大筒。任其做輸贏也。否則一聽命于大筒。無弊可舞。如遇開出重門。定遭折本無疑矣。

(一)航船 航船者。專司收送之人也。其弊更多。有男女航船之別。男航船。專走貧家小戶商店等類。而富家巨室之婦女。則固非女航船引誘不可。所押之費。不中者。有九扣入筒之例。中者。則索謝幾許。以致藉此餬口者甚多。往往天花亂說。百般引勸。富厚之人。固逢場作戲。無所大損。若貧困負販之徒。沉溺不悟。甚至典質殆盡。羅掘一空。因之無面見人。懸梁服毒而斃者。每年不可勝數。或者迷信鬼神。臥於新棺古墓之旁。因之受寒中毒而斃者。又不可勝計。噫。嗜此者。能閱之而稍悟耶。

撲克百弊

紅禪

(二) 引言

撲克之製。昉自歐西。十餘年前。知者尙尠。今則爲社會上最流行之物。窮鄉

僻壤無不普及。幾舉舊有之麻雀搖寶等而推翻之。其魔力亦可謂大矣。賭之爲害。稍有知識者。莫不知之。然多有躬受其害。而終陷溺不可拔者。則以魔力之吸引故也。吾見夫爲賭而破家殺身者。亦夥矣。多一賭具。直卽多一殺人之利器。况撲克者。雖寥寥五十二張。而千變萬化。陸離光怪。直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其爲害不更大耶。

雖然以賭爲遣。吾人普通之習慣也。置身交際場中。往來酬酢。萬不能免。既欲爲屈大夫之衆人皆醉。唯我獨醒。而不可得。則惟有善自防範。勿過沈溺。但作行雲流水觀。切勿視爲常課。况海上爲萬惡之藪。江湖術士恃賭爲活者。實繁有徒。偶一不慎。與之同鮮。有不傾囊盡篋者。僕滄海曾經。略識個中竅要。不揣固陋。爲編述如下。雖不敢稱老馬識途。亦聊以備後起者借鑑。

云爾。

(二) 撲克之大略

今欲述撲克之弊。須先述撲克賭法之大略。

撲克以七人同局爲正格。(間亦或朋友聚戲。八人共局者。極易滋弊。詳述在下。)以一人司派牌之責。未派時。先得牌洗畢。交於上家洗過。然後分派。每人各得五張。其下家卽爲莊家。西語所謂恩持也。莊家先出公注若干。牌既得。卽由莊家之下家。首先發言。然後輪挨而下。最後始爲莊家發言。言畢。然後掉牌。自莊家以迄末家。掉既畢。復由莊家之下家。首先發言。復輪挨而下。以迄莊家。結果則爲牌大者得注。此平撲之大略也。又有所謂劇克撲者。則各人咸出公注。又須有及格之一對。方能開牌。開牌者。卽于公注之外。又

增一注。如欲跟進。非依其所注不可。如欲加錢。尤非有較大之資格不可。所謂資格者。卽劇克撲以 J 一對爲及格。奎恆撲以 Q 一對爲及格。開因撲以 K 一對爲及格。哀司撲以 A 一對爲及格異也。以上各撲。滬人統稱之曰劇克撲。若加錢之資格。則非兩對不可。亦有須三隻方準加錢者。大略既具。請言其弊。爲便利讀者起見。謹分三節詳述如下。

(二) 普通之弊

所謂普通之弊者。蓋不論平撲劇克撲所均有之弊也。今依僕所知。述若干則如下。其他爲僕所不及知者。恐尙不尠也。

(I) 擇坐之弊。麻雀郎中。恆有以一人吃三人者。若撲克之以一人吃六人。則具此本領者尙鮮。故往往甲乙二人互通聲氣。或竟以三人合串。

則此輩中之下乘也。其第一步卽爲坐位問題。相距必近。且必上下相聯。然後於洗牌切牌時。可以發展手段。

(2) 洗牌之弊。撲克洗牌之有弊。猶麻雀砌牌之有弊也。且兩者相較。更屬此易於彼。洗牌時往往有將牌分作兩疊。然後相和。和時逐張翻過。眼光銳敏者。早已洞窺底蘊矣。故遇有客持牌故意上翹時。須特別留意。其手術靈捷者。更可乘此時機。爲點睛之舉。(說詳下)

(3) 切牌之弊。所謂切牌有弊者。蓋卽甲乙二人互相咨照。預算牌之優劣也。亦有洗牌時手續未全。而切牌時加掉槍花者。其人必將所切之牌。故意分作數疊。然後彙而整之。此本爲普通遊戲之法。然極大之弊竇。已於此無形中發生矣。

(4)發牌之弊。爲此弊者。全仗乎手腕敏捷。往往掉置上下。使旁觀者咸不之覺。又遇極重要時。必故作不慎。將牌公開。然後向得牌者道歉。在表面觀之。似無弊竇。而不知暗中消息。已於此一翻身間。盡行傳遞也。又發牌時。不可提高。否則對面及旁觀者。咸可偷覷。此弊雖不屬於發牌者。然亦不可不知。

(5)夾張之弊。麻雀郎中。往往有一抓三疊。然後將無用之兩張。藏在手中。於再抓時。掉換者。撲克之有夾張。彷彿類此。蓋既多一張。可以隨意揀用。及掉牌時。則或擲去四張。而聲言祇掉三張。或擲去三張。而聲言祇掉二張。一彈指間。此牌早已出當矣。(出當者。喻漏去也)此法效者極衆。以紙牌之藏匿。較易於竹牌。直可謂之萬無一失也。進乎此者。

則有藏牌之弊。

(6) 藏牌之弊。此法較難，非具大膽者不敢爲。僕曾一度遇之。是日僕手氣極壞，而對坐之某甲，則屢獲夫而好司同花順子，尤屬數見不鮮。一點鐘後，已勝五六十金。同局者徒羨其手運之旺，適有某乙後至，堅欲入局。甲言適有他事，可以此佳位讓君。遂囊金匆匆而去。乙既入座，出錢置桌上，忽覺桌布高低不平，啓視之，則布下匿 A K Q 三張。於是闔座大譁。檢牌則果僅四十九張。然後知此君之好牌，非正式掉換而得。乃隨時與此布下之三張掉易也。旁坐者竟不察破技亦神矣。

(7) 點睛之弊。點睛亦名點雲頭。蓋以油印印於牌背，以便隨時察認者。此本爲麻雀手術之一種，近亦施之於撲克。惟紙牌易於察破，故施行



較難。其印先標花式之暗記。然後印點數之暗記。務使一覽了然。見牌背如見牌面。聞此輩之精者。另用一種藥水以印。然後帶藍晶或墨晶之眼鏡觀之。則清爽無纖毫遁影。以吾人眼光視之。則絕無破綻也。其微妙若此。防此弊者。可時時以指擦牌背。或遇有特別記認時。以牌浸諸水中。未有不顯露者。

(8) 抬轎之弊。抬轎者。蓋兩人聯絡迭行。累司拔克。(累司者。加錢也。拔克者。再加錢也。)使其餘起勁之諸家。皆望風而靡也。此法必在人家有好牌時行之。(惟非至好之牌。若同花順子或四隻之類。蓋此等牌雖累司至百次。亦決不肯擲去者也。)使其人初尙跟進。後見兩家起勁過度。則半途擲去。如是已進此輩圈套矣。防此弊者。可於說話停

止之後。請兩家宣布其牌。如果無好牌。即可認爲拾轎。蓋偷雞。決無如此大胆。而亦更無不謀而合之同時偷雞也。

以上八則。皆僕親自歷過者。雖掛一漏萬。然讀者得此以臨陣。或亦不無裨益也。

#### (四) 平撲之弊

此節所述。大半爲老于撲克者之機宜。非盡江湖郎中之弊竇。然其足使人澈悟則一也。茲分述如下。

(1) 恩特之弊。恩特卽莊家。吾書前節已言之。此爲最優勝之地位。蓋須俟全局之人。一一經過。然後發言。則此六人之牌之優劣。已略有端倪。可尋。卽無資格而不進。亦僅擲公注之半。(所謂公注之半者。蓋進牌

照例須較恩特加倍也。此其便宜爲何如。然往往有前五家均棄擲不進。直至末家始曰進去。此其目的在欲吃恩特之公注。蓋普通往往棄公注以打劇克撲也。亦有恩特知其無好牌。反加累司。末家遂一笑棄之者。此之謂反吃。又往往見有三數家平平跟進。恩特知無好牌。大加累司。以冀得各家之底錢者。宜弗爲所懼。否則墮其計矣。

(2) 燒香之弊。燒香者。在西語爲司屈來持。蓋欲攘恩特之權利。於公注之下。再加一倍之公注。使下家先行說話。直至輪過恩特而後。再行發言者也。每上家手氣旺盛時。往往有爲此舉者。意蓋欲去其風頭耳。

(3) 開價之弊。開價而亦曰弊。讀者似弗能信。然試細審之。則亦大有機括在焉。例如其人本擬偷雞。初出價時。僅爲少許之錢。徒而忽蹙眉躡

躊。故作心口自語曰。不妨敲一竹槓。於是大注始下。此在不知者決不知其爲儉雞矣。總而言之。其作用在延長時間。以默察他家之顏色。此開價之弊也。亦有本執好牌。故出小價以誘人儉雞起勁者。此雖非弊。然亦不可不知。

(4) 跟進之弊。跟進之弊。何在乎。其作用亦在度揣他家之心理。更有本執大牌。故作欲進不進之狀。久之始勉強進去者。意蓋在引人之儉雞。此雖爲放進主義。然詭計多端。鮮有不墮其術中者。

(5) 掉牌之弊。掉牌之弊。無他。例如掉同花或順子者。冒充兩對。(兩對僅掉一張。而掉同花或順子亦僅掉一張也)而兩對亦有時冒充同花或順子。此蓋在隨機應變。非刻版文章。所能道煞也。更有本執兩對。

而冒充三只頭者。初掉時故作欲掉兩張之狀。繼忽曰不如留一A。遂掉一片。此亦非老於此事者不能知。再一般江湖賭徒。多有於掉牌時施展手段者。如僅棄兩張。而謊言掉三張。已較他家多掉一張矣。及閱牌既畢。然後徐掩其所多之一張。固甚易也。欲防此弊。可先問明其欲掉之張數。見其將牌擲出。然後予以新牌。則無奈我何矣。

(6) 看牌之弊。看牌有弊。弊在默察他家之容色。以定去取也。譬如我有中等之牌。而他家有出重價者。其餘諸家均已棄擲。度其狀。又似不甚可靠。蓋非極大之牌也。則故言曰我尚須累司。出重價者而果屬偷雞。則必先形退怯。我乃不復出注。徐徐看之。雖不能必勝。然已中十之八九矣。

(附注)以上四則。本非專限於平撲。然劇克撲既講資格。行之匪易。故述於此節中。其他有可與下節參照者。度讀者自能細繹得之。不煩我喋喋也。

(五) 劇克撲之弊

劇克撲既與平撲不同。於是有所述之諸弊。

(1) 誤開之弊。劇克撲既講資格。然後可以開牌。於是有誤開之弊發生。(例如奎恆撲而僅有 J 一對。開因撲而僅有 Q 一對。便爲誤開)照例誤開者。須罰一倍之錢。於是更有掩飾其誤開者。例如奎恆撲而手中僅有 J 一對。既知誤開。不肯宣佈。掉牌時將不成對之 A K 等大牌留起。以希望掉進成對。果僥倖而如願以償者。卽毫無破綻可尋矣。

(2) 派司之弊。派司者。在西文有不發表之義。故棄牌曰派司。不掉亦曰派司。而劇克撲中之不開牌。亦曰派司也。此其弊在本有開價之資格。亦喊派司。直至下家開牌。然後跟進。掉牌既畢。下家照例開價。派司者。忽加以累司。開牌者。即有大牌。亦不敢與之爭雌雄矣。例如起手本有兩對。掉牌時。僅掉一片。及後累司。開牌者。以其曾喊派司。而忽有資格。則此資格。非同花。必順子矣。如是。即手中有三隻頭。亦必不看。此弊極大。然派司爲博者之自由權。實無從禁止也。欲防此弊。必須多看。故老於撲克者。有少進多看。莫偷雞之箴言。

(3) 偷雞之弊。偷雞本於平撲中行之。然範圍太廣。一部二十四史。無從說起。若劇克撲。則雖論資格。然仍多資格以內之偷雞。此其故有可得。

而言者。第一掉牌之時。故意多夾一張。使他家不能知其爲一對。（此惟於無人累司時行之。若A撲則夾張者尤多。蓋A撲而掉二張。則明示其爲A一對也。）此已含有偷雞之性質。及掉牌既畢。竟出大價。則實行其偷雞主義矣。（一對出大價。滬上各總會現已禁止。然在不規則之賭局中。仍多行之者。）更有起手兩對。竟不掉牌。明知他家有三隻頭或較大之兩對。而毅然累司。反使人家棄去者。亦偷雞之亞也。此名曰倒脫靴。胆大者往往行之。

（4）互比之弊。所謂互比者。蓋僅有三數人跟進。而有資格者。僅有一家或二家。開牌者亦僅一對。不願再行出價。遂聽明與有資格者互比大小是也。在理跟進者宜不答應。亦有跟進者堅須出價。而開牌者反願



意犧牲者。及揭曉。則兩家同爲J一對。開牌者尙有Q一張。而跟進者並Q而無之。於是開牌者懊喪不已。此事僕親見之。總之無論優劣。總以出價爲是。

劇克撲之弊。所宜亟知者。止此區區。其他有爲僕所不及知者。及神秘奧妙。爲篇幅所不能納者。尙不尠也。

(六) 雜弊 結論

吾書至第六節。當結束矣。然尙有一二瑣屑之弊。須爲讀者告者：

(1) 人數過多之弊。友朋聚戲。往往不拘人數。甚至以八人同局。然此偶然萍聚之友人。烏敢保其必無弊竇。其弊竇即現於掉牌中。以人數過多。牌張不敷。則必將他家所棄。重行洗過。以給未掉者。而於是其弊生。

矣。記有一次。余爲旁觀。見第四家起手。四張。餘一張爲A。上家開牌。渠卽累司。而第五第六諸家。咸跟進。此牌本可不掉。惟渠自以爲可靠。不妨抱放進主義。遂故意仍掉一張。以免他家注意。掉至第六家。牌已罄。遂行重洗。第七家之牌。本爲A三張。洗訖卽掉二張。檢視則一張爲8。一張則赫然A也。第四家自以爲極好之牌。以爲遂爲所吃。癢其後。憤極調查。始知第七家與洗牌者。固一氣呵成。否則決無如此之巧也。此卽人數過多之弊。其他看牌說話諸事。均須留意。

(2) 掉換底牌之弊。底牌既露于外。于是有掉換之者。例如掉同花。見底牌之花式正同。則稍施手術。便可掉進。(此惟末家自掉可爲之。若爲他人代掉。則不能也。)而同花成矣。吾友麗孫言。一日有下家司派牌。

之責。輪畢及已。渠本掉兩頭順子。蓋手中留2、3、4、5、四張也。及見底牌爲A。正合其用。又見剩牌僅二張（其一卽底牌）以爲可施手段。則側手逕取底牌。適爲對座察破。致不歡而散。事後細視。則所剩之一張亦正6也。求榮得辱。可爲鑒戒。

以上所述。皆其大略也。世界何地無弊。何事無弊。矧在履寫交錯之地。作千金一擲之舉哉。元微之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願吾讀者共喻斯言。

麻雀百弊

造冰

麻雀之製。昉自宵波。十餘年來。此風大盛。樊樊山憶博詩。所謂花底擣。菴催上場。紅氈銀燭小排當者。爾時閨閣已有此風。其後則朋友酬酢。親戚聯歡。

以至商賈之往來。男女之交。接幾咸以此爲必需品矣。

讀者諸君亦知海上爲萬惡之藪乎。迷陽荆棘遍地危機。而以賭博爲尤險。蓋此中往來。流品最雜。洋場十里中。恃十指以資衣食者。可數百計。其人大抵鮮衣華服。僞爲豪富公子之狀。出入于秦樓楚館中。遇有可欺之人。則施展手段。盡攫其囊中金。去其險毒。若此。願吾置身交際場中之諸君。慎之又慎也。

此輩楮棍。亦有宵幫。紹幫。諸派之分。個中人往來。另用一種術語。如麻雀。郎中。則稱文場。先生。牌則稱葉子。骰則稱球。所用之種種。手術。則稱令子。稱他家之錢。則曰把兒。（如言把兒幾許長。卽問其人有錢若干也。）稱一定之坐位。則曰九宮格。稱兩人同事。則曰鋸板。（亦稱抬轎。）其他隱語。庾詞。爲局。

外人所不及知者。尙不知幾許。麻雀之利。較牌九番攤諸具爲尤豐。蓋四人同局。易於成賭。而妓寮中之所謂酬應者。亦以麻雀爲大宗。（近雖盛行撲克。然終不敵麻雀之多也。）其生涯之佳。收入之富。實有令人可驚者。茲就僕所親見親聞者。盡發其情弊如下。字字徵實。讀者勿目爲無稽之譚也。

（一）認牌。認牌爲此輩之第一要素。蓋業此者大抵目光敏銳。凡一牌到手。必將牌背之竹紋認清。然後認牌角所嵌之骨片。如是砌洗數過。便了了。頗聞此中人言。習認牌時先在電燈下認清無訛。易以光線較弱之燈。仍能一一辨識。則更易以光線極弱之洋燭。此時而仍能辨識。則其技成矣。

（二）開相。開相亦名點睛。蓋因認牌之法。習之非易。又不免有萬一之失。故更用此法。法以油膏暗藏于指甲間。隨時點記號於牌端。先記筒索萬之

區別。然後記其點數。習此時先用巨大之油點。其後漸縮漸小。色亦漸淡。終至非明眼人不能辨別。則其技成矣。

(3) 鉛骰。鉛骰者。蓋用骰子兩枚。鑽深其點。然後滴鉛質於中。其上更塗以色。不知者毫不覺察也。製既成。然後所擲之點數。可以預算。例如欲六點。則鑽 $\ominus\ominus$ 之一面。滴以鉛質。重必下墜。仰上者必爲 $\bullet$ 矣。如是兩骰同擲。卽成爲六。或以一骰滴 $\ominus\ominus$ 之一面。一骰滴 $\bullet$ 之一面。則仰上者爲 $\bullet$ 。爲 $\ominus\ominus$ 其數亦六。餘可類推。

(4) 手令。手令者。蓋此輩鋸板(詳上)時互通消息之暗號也。其法各派不一。有用香烟及火柴盒。縱橫擺置。以示令子者。有僞作度曲之狀。以手拍桌。記其幾下。以手令子者。(以上二則均有左右手及上下之分)其最明

瞭者則以左右手及足代筒索萬而中發白及東南西北諸將牌另以他術示之（如掩面爲白抓髮爲發指鼻爲中四指屈指爲東西南北）此術之下者也。

（5）口令。口令亦令子之一種法較手令爲難如東西南北中發白均有  
一定名詞此等名詞如打拍摸抓等均爲賭檯上習用而應有者使聞者不  
覺其礙耳也。又有一法則口令而參以手令者如一爲出二爲摸三爲對四  
爲快出五爲快摸六爲快對七爲快快出八爲快快摸九爲快快對其名詞  
亦習用者言時更以手指桌分別其筒索萬（如筒一指索二指萬三指是  
也）是也聞個中人言口令之最高妙者第以口中噴出之香烟噴時作種  
種情狀更佐以開口合口撮口等分別亦能了解此則玄之又玄更非門外

漢所能索解矣。

(6) 藏牌。藏牌之舉。爲之極難。非練有真實本領者不能爲。例如撫牌時。普通咸撫兩疊。擅此者則可撫三疊。以一疊藏掌中。迨更撫時。則棄掌中一疊。而更易一疊。如是則劣牌掉去。而佳牌掉進矣。練此時須先以手指伸平。然後提開掌心。使有納牌之地位。既納牌。則作左右上下之舞。務使不致脫落。并無絲毫破綻。否則偶一疎漏。計且立破矣。

(7) 撈尸。撈尸亦此輩詭計之一種。蓋牌圈內已打出之牌。他人往往不能記憶。此輩乃於撫牌或打牌時。乘勢以手中之牌。易圈內之牌。外省人稱牌圈曰牌池。故曰撈浮尸也。

(8) 冒和。冒和者。牌方等和。一牌撫進。卽匆匆曰和矣。實則所撫之牌。並



非和張。不過於宣佈時。乘勢取他牌易之。此輩手術極捷。一轉瞬間。早已到手。不知者決不能窺破也。

(9) 過搭。過搭者。蓋吃牌之時。將已吃出之牌掉換也。例如檯上已吃出六七八萬子三張。而手中尚有四萬及九萬各一張。適上家打下五萬一張。照例本不能吃此輩則潛以九萬易已吃之六萬。然後與四萬共吃嵌五萬。如同局者不細心偵察。則必不能窺破其移花接木之手段也。

(10) 放鷄。放鷄者。亦此輩隱語之一種。法先使人小勝。及其興會淋漓。然後舉大打以痛擊之。務使其所負之數。超過初勝時十倍。此所謂金鈎釣玉蟹者也。惟此輩行此術時。亦十分審慎。必審其人確爲富家子弟。而嗜賭成癖者。方始行之。否則小勝之後。遽行離局。名曰斷鷄綫。意謂此鷄一放不

回也。此輩視爲極不利之事。竟有打醮讓之者。亦可笑也。

以上所舉。不過犖犖大者。其他如故意碰牌。故意吃牌。均爲此輩暗通之作。用（僕曾親見某甲。手中有三四五及四五六萬子兩搭。且已等和矣。上家有打五萬者。渠亟碰下。復打六萬。竟將兩搭拆散。僕已早知其有槍花果也。下家撫進白板刻。三番和出矣。如無此碰。則此白板輪對家。對家本有白板一張。撫進成對。則永永對煞矣。此牌和出。然後知甲與下家爲同黨。然亦無如何也。）而牆角之牌。尤多暗換。蓋時時故作推出之狀。而手中所藏之牌。早已與之掉換矣。此亦不可不防者也。

聞友人言。此輩又新發明一術。名曰「一吃二」。蓋未成局時。甲先與乙暗行合股。或授以令子。預備入局後互相照應。乙必欣然應之。甲復與丙與丁相

商一如其授乙者丙與丁亦必欣然應之。及既入局甲與三人故作不相識狀。此三人者各懷鬼胎不以為異也。甲則有意放大牌且當利而不和務使大敗及局散甲若負百元則告乙曰吾既與君合股君須償我五十元乙無以難則如數與之復告丙若丁一如其告乙者丙若丁亦無以難則如數與之如是負僅百元而收入已有一百五十元矣此計愈輸愈妙此三人即事後覺悟亦無如之何也其騙術之愈出愈奇若此凡我青年尙慎旃哉。

滬北大賭窟

指嚴

長江一帶賭風之盛莫過上海境內賭窟鱗次櫛比而號為巨擘者則某大賭窟也。當四年前在長浜路織布廠其時名未甚著。二年前移至殺牛公司對面大張旗鼓毫無忌憚輸贏之巨動以萬計內地聞雲且遠道而來其中。

蕩產失業。甚至戕害生命者。不可勝數。收入頭錢。竟達數十萬。租界一般。小流氓藉此敲詐。類皆手鑽戒而衣綿繡。面團團作富家翁矣。去年四月。開罪某賭客。事爲教會中所聞。報告領事。捕房搜捕數次。賭窟因之暫告消滅。不圖自秋徂冬。賭徒等又復死灰復燃。集議組織。今春設窟於太平橋。蘇州集義公所對面。祇以地處冷僻。來客亦殊寥寥。正月。底乃遷至褚家橋。寶安里五弄。底半月以來。極爲發達。每日下午二時。卽行開賭。天明後始告休憩。夜以繼日。其無顧忌。一如疇昔。各地有盤龍癖者。又復聞風。遠集直能恢復原狀。而尤加盛焉。某君曰。去歲被捕。大賭窟雖未能拘獲。重要賭徒。然法領事及法捕房之嚴厲手段。亦頗足鑿人望。豈知未及一載。賭窟復活。其膽敢嘗試。實爲可恨。想法領事法捕房嫉惡如仇。必能除此罪惡之藪也。雖然。吾不

勝爲我國人格悲矣。

賭徒末路

指嚴

友人有經西藏路者見兩麗姝服粧鮮豔珠翠盈頭並肩攜手方向新世界之門進行忽一年約五十餘歲之老丐向姝長臨手抵裙角縱聲大哭且哭且呼語殊含糊不可辨觀者俱駐足猜疑麗姝緊皺蛾眉紅暈雙頰探手囊中出小銀蚨二角擲與丐不受起立喃喃自語曰富無富到頭窮無窮到底何必勢利若是言已長歎一聲而逝局外人咸不解其中有何等關係或云若丐與麗姝本戚屬前歲以賭蕩其產者也嗚呼賭之害巨矣哉

# 百弊叢書卷五十

## 彩票百弊

## 守險

彩票固屬類似賭博。中外官廳懸爲厲禁也。惟社會上以利誘人之事。其得  
利必最易。奸商躍躍欲試。恨無機緣以逞其欲。於是公然開彩開標之彩票。  
不敢發現於社會間者。已四五年。後鑒國家以儲蓄標名。集得千萬巨款。歐  
戰久延。金融奇緊。法人亦發起數種彩票。而華人喜見此例。已開竭力運動  
政府。假慈善之名。設立獎券。效尤者紛紛繼起。凡省會通商大埠。放眼皆是。  
致於利息之大。固無有逾於此者。譬如設額五萬張。每張五元。則得二十五  
萬元。而支配中獎之銀數爲十萬元。除代售者扣佣及本機關開支外。必餘

十餘萬元。此全無弊竇者也。以之作賑飢。以之辦要政。局外人能窺其底蘊耶。無如貪慾之念。愈起愈烈。種種作弊手續。皆由此次發生。上行下效。內則司事之播弄。外則經售之勾串。演成不可思議之怪劇。甚至市間之猾頭營業。亦假此名以騙取人之錢財。茲略舉數則於下。以作受騙者之殷鑒焉。

(一)抽號碼 此法之弊最大。頭獎銀數。恆抵全獎三分之二。故將頭獎抽出。惟此一號。已鑿作弊者之慾矣。其法不一。姑以最近人所易知之事言之。例如設額六萬元。中間抽出一百號。儲藏於內。至搖彩時。必設大小兩球。大球盛號碼。小球盛獎碼。先將號碼及獎碼之珠。陳列於觀者之前。珠數六萬。即少百粒。誰能辨別。霎時間。傾入球內。用力搖亂。或者先出獎碼。繼出號碼。以應之。而所少之一百號內。任擇一號。藏於袖內。及頭獎獎碼搖出。然後再

搖號碼。則搖球者見是頭獎。佯作興高采烈。盡力亂搖。實則趁勢運出袖藏之珠。迨真者出球。彼卽一望而將假號碼之數。放聲大喊。蓋此號碼。因早熟記胸中。脫口而出。由書碼者大書於黑板。當時觀者咸注目板上。彼已將兩珠互易矣。

(二)發獎銀 凡作弊之彩票。頭彩往往無從查攷。或曰漢口。或曰天津。路隔迢遙。烏知真相。而購票者因之心冷。必曰。非親見者。決不信也。於是又出一種發銀寶。譬如頭彩爲本地某君所得。居然至票行領取現銀。衆目昭彰。固無少僞。而某君原籍湖南。或湖北。明日趁輪榮歸。又見現洋幾箱。陳設碼頭。觀者咸矚目視之。曰。此卽中頭彩者之現銀也。誰不對此生羨。以爲此票誠實可靠。迨下期出票。必罄我所有而購之。不知此中妙計。出人意料之



外中彩者乃爲其一夥中人。出小費幾許。先向某錢莊串通。約定某日有現銀數萬元。匯往某地。卽以某地爲中彩人之家鄉。將現洋從票行中發出。錢莊固派有司事照料。銀不離手。票行不過借重其形式而已。及上船時。又爲轉運公司經理。不過於碼頭上。故意招搖。以淆惑人之觀瞻耳。

(一)分末尾。凡出一種彩票。全賴經售人爲之招搖。如沿路煙紙店中。或扯大旗。或懸銅牌。鋪張揚厲。卽一項裝璜費。已屬不少。僅僅扣取九折廻佣。何能開支。雖云售票人深望購者中彩。以博厚利。然區區數角小洋之小彩。能有幾許可索酬謝。而出票人乃出一種調劑方法。先抽出一百空號。中頭彩必在其內。預以末尾兩字示之。則百號中必有一號可中。如經手一千號者。所得亦甚可觀。或云。蓋不以小彩分之。則手續更繁。反爲局外人所窺破。

矣。

如所謂營業彩票者。借彩票之名。以行其巧騙錢財銷售劣物之實。其弊更難枚舉。茲揭數則於下。

(甲)迷封券。香煙仁丹等類。爲人人喜用喜備之物。如物質之惡劣者。資本甚輕。而獲利甚厚。唯恐人之不過問也。乃設一種妙術。以誘啓人之購心。如香煙仁丹一色。必迷封一彩券于內。券上註明某物某物。鴻運之人。出四五銅元。既得購物。又能中取數十元之贈彩者。有之。彩物皆羅列於櫃內。太則如金錶磁鐘。小則如糖菓牙粉。五光十色。以耀人之觀瞻。外則沿路演說。內則軍樂畢奏。于是購者趨之若鶩。羣思博得其大彩。不知啓包視之。最多者爲頭痛膏一方。十日之後。售洋一二千元。櫃中彩物如故也。

(乙)介紹券 介紹券之性質。引人入彀之法最奇。其結果。影響于社會者頗大。設有一鐘錶店于此。大發廣告。曰。諸君欲不費分文。而得值洋四十元之金錶乎。閱者非常注目。下文又加小註曰。如欲得者。請移玉某處。索閱詳章可也。一般貪小利之徒。以爲不費分文而得金錶。何樂不爲。乃紛紛向之索取章程。果有司章者授之。并爲之反覆演說得錶之理由。略謂此券。卽依照某國人鼓勵主顧之善法。設購本行金錶一枚。並錶券一冊。每冊內分四十券。每券代價洋一元。在諸君志在得錶。今既出四十元購此錶與券。卽將此券轉售他人。每券一元。仍可返還原數。豈非不費分文而得金錶乎。況自明日起。無此券來者。卽四十元購一錶。萬萬不能再贈此券。聞者大悅。遂取洋購券取錶而出。廣爲傳佈。竭力將所得之四十券。介紹於友輩。友輩得券。

亦如法購券取錶（按此錶銅壳鍍金值洋十餘元之數至明日行中果有定例。非向他人購得零券者。即無享得整券之權利。）益信其錶券之有價值。於是以一傳四。四傳十。十傳一。千六百。不數日間。幾百萬之巨款。垂手可得。甯非至駭至怪事耶。

（丙）隱字券 此券乃某小報館主筆所創始。亦隨物附售。流行地點頗廣。其法分列等級。譬如甲等分十級。乙等分三十級。丙等分五十級。自甲等第一級至丙等末級。贈物非常參差。貴者值洋數百元。賤者祇值錢數文。但其贈出之券。並不明等數。須令得券者持之回家。以火烘之。始有等次之綠字顯出。（蓋以藥水醮筆。書於白券之上。視之一無痕跡。烘之以火。即能顯出。）在贈券者表面之用意。以爲如此辦法。至公無私。各券排列於器內。任

客自擇。卽司券者亦無從知其爲甲乙丙等而不能作弊。購者既見其公。又驚其異。紛紛與之交易。詎知得券之後。欣然回家。舉火烘之。皆丙等之近末幾級也。

續

士 諤

彩票之性質。類乎賭博。中國百事。作弊之最。多者。惟有賭博。作弊之最。工者。亦惟有賭博。彩票之進出。聚砂成塔。累萬盈千。數目既大。則其無私有弊也。固然無足怪。何況借公益之美名。得官廳之保護。創辦者都是當地富紳。一時人望。信用久著於社會。場面闊綽。而非凡。卽使暗有弊病。人亦決不懷疑。大凡作弊人之心理。當其將作未作之時。必先懷一我之作弊人。必不知人。必不疑之見。籌思熟審。堅決無疑。夫然而放胆前行。毫無顧忌。彩票之發行。

也通銷各埠。其取人錢財之數。既極微。彩票之開彩也。月僅一次。其作弊之手續。又極簡。故論賭博之慣例。則彩票之舞弊。猶之搖攤之有倒脫靴。牌九之有撈浮屍。麻雀之有抬轎子也。即使彩票公司之董事。經理等。上級司員。爲保全名譽計。不肯貿然舞弊。而公司之中。人多手雜。何能保其個個是聖人。人人皆賢士。不然。何以買彩票者。舉國若狂。中大彩者。絕無聞見。何以衆說紛紛。不曰此番大彩。不會開出。卽曰今回大彩。又在遠方。且有弊中之弊。勾心鬥角。不舞於公司之中。而舞於公司之外。不舞於開彩之時。而舞於開彩之後。人巧奪天工。我殊不能不佩服其智慧。

### 暗易彩珠

彩票之開彩也。人千人萬。衆目昭章。上有官紳之監視。下有來賓之旁觀。兩

銅球東西對峙。搖球人赤手空拳。號珠之倒入銅球也。經人看過。左右搖轉。必使球中之號珠。完全搖亂。然後逐一開出。一邊搖出號數。一邊搖出彩珠。搖出之後。兩個人揀珠看號。向衆高聲唱讀。一人唱號數。一人唱彩數。千萬日。大公無私。而不知其舞弊。即在此彩珠搖出之煞那間也。蓋兩個搖彩人。在開彩之前。先行商酌定當。一個暗藏號珠。一個暗藏彩珠。到開彩時候。即用魔術家敏捷之手腕。於不知不覺間。已將真號真彩易去。前清光緒年間。某省彩票。即因此弊。被總督張香帥查出。正法者也。現在各處獎券盛行。是否尙有此弊。我雖未敢武斷。然而開彩風潮。却已鬧過數次。不是爲號珠調錯。就是爲大彩不曾賣出。屢次適逢其會。何其巧也。

偷改號單

大小彩均已開出。對號單均已印齊。即使舞弊慣家。身到黃河心亦死。更何能別出奇謀。無中生有。而孰知其正不然。七月某日。某彩票號單已到嘉興。嘉興各彩票店。恰值清閒之候。（彩票業盛市。惟在開彩前一兩日至電報到後。則不中大彩者。垂頭喪氣。不願再買號單。上之小彩。都視爲無足重輕。不急急往對。故彩票業此時正是閒檔。）某店之二三夥友。一局象棋。手談消遣。緣官廳禁賭極嚴。不能自由麻雀也。忽一客手持彩票。來索號單。欲自對。店夥與之。客持票查對。往復不已。夥心乎象棋。未留意也。須臾。客已對畢。稱謝而去。薄暮。又來兩客。挾全張票兩紙。乞代查對。夥爲查對。則一係十彩。一則九彩也。客問此間兌紅票。亦有折扣否。夥欺其外路人也。告之須九扣。客喜曰。公道哉。寶號。適問過兩家。均欲余八五扣。嫌其貴。未交易也。夥持票。



向電燈。反覆照看無訛。乃立予兌吃。客去一時許。同業之友來。問營業狀況。夥曰。臨暮來一意外生意。兌進兩紅票。味頗不惡。因出票示之。此友審視一過。曰。此號似未見過。誰與他查對者。因索號單觀之。嘆曰。君受騙矣。蓋號單上末一個字係新貼上者。單上原號二七四九。二今已被以五字貼住二字。爲二七四九五矣。因知此人有兩個全張。其前四個字。適與九彩十彩相同。遂從舊對號單上挖下一字。抹以膠水。日間先來借查對爲名。潛行貼上。趁日光接火光時。却來兌紅。夥友粗心。遂受其騙。事後調查。始知沿鐵路各城鎮之彩票店。無不受同樣之欺騙。蓋偷改號單者。實係大幫云。

挖補彩票號碼

松江西門街某彩票店。於某日收進紅票三十餘條。事後細察。方知內中四

條係有弊者。蓋號碼中間一字。乃由慣家挖補做成者。天衣無縫。一時竟被  
矇過。大呼晦氣。已經受虧不淺矣。

### 贈品之彩票

滬上某遊戲場。因營業不振。忽發奇想。發行彩票。聲言並非賣品。惟購游券  
者得以相贈。購一元之券者購若干條。贈五十元十元之券者。贈若干條。以某  
月某彩票號單爲准。頭彩五萬元。二彩三彩若干元。及至開彩期近。而某游  
戲場忽焉倒閉。此則雖係舞弊。其情亦可憐也。

百弊叢書卷五十一



王 銑 根 先 生 編 纂

新中國社會罪惡史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百 弊 叢 取 書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 監獄百弊

## 第一章 獄官

吳友

### (一) 對付員役

監獄之編制。各各不同。其最完備者。分三科。二所。第一科。專司會計文書事務。中設看守長一人。主任一人。第二科。專司戒護事務。亦設看守長一人。主任一人。第三科。專司材料工作事務。亦設看守長一人。主任一人。餘分醫務。教務。二所。醫師。教誨師。各一人。主任一人。又有藥劑師。附屬醫師。之下。其工師。則附屬第三科內。若外縣舊監之設置簡單者。無各科。各所。祇設男女看守六七八人。並醫師雜役。而無之。其名有典獄長。管獄員之別。典獄長有獨立之資格。管獄員則處縣知事監督之下。然其爲獄官則一也。

獄官之弊。不勝枚舉。先述其對付員役。已有不可思議者。各科看守長。皆奉高等廳委任。亦有由獄官詳請委任者。惟其詳請委任。非獄官之舊屬。卽獄官之親友。在獄官視同腹心。用作瓜牙。而不知

監獄百弊

一



3 2169 5487 9

MG  
I246.1  
76  
76

無對付之術。亦不可恃也。蓋舊屬親友。事前往往與獄官通。同作弊。知獄官之性情。或并知獄官家屬之底蘊。凡一獄官到任。事前後運動需費。川資需費。衣履需費。以及縣知事與地方紳士之送禮費。及移交墊款各費。若長江以北。黃河以北。凡新官到任。例有給與囚人之賞。與金種種開支。多或數百金。少亦數十金。此項現金。在豐厚之家。固能咄嗟立辦。而貧寒之士。多假之於預備職員之人。此等人既出重金。必挾一種奢望。卽才具平庸。形似木偶。勢必挈之俱往。予以位置。卽前清所謂帶肚子是也。稍有本領。則又予取予求。卽獄官任其所爲。必不能滿其慾望。而揚言悔此一行者。獄官既畏且愧。於是對付方法。不得不愈出奇矣。

獄官之一舉一動。狡黠之員。役以筆記之。其不能書者。亦以心記之。獄官自委任之日起。至接事之日。勢必經月累日。小康之家。其妻妾誇耀鄉里。因之謀事者紛至沓來。而赤貧在懸釜待炊。急抽公費以濟家用。故凡親戚之至也。郵匯之遞也。員役皆耳而目之。公費既抽。公用不足。乃有種種剋扣。以彌其缺。皆在員役耳目之中。於是投匿名信於高等廳者。有之。訴訟於縣公署者。有之。此皆箝制獄官。而使窮於應付。而不知獄官自有對付方法。蓋獄官必先伏心腹之人。夾入此中。一探得此消

息立時報聞。卽情該心腹人。以轉圖詢其所願。而以利誘之。若大監獄之看守長。則許以疊陳功績。詳請高等廳。以獄官記名。飭如主任。則有看守長之希望。遞下如教誨師。醫師。亦以升級爲奕勵。自必相勸而解不復爲難矣。看守雜役。則無種種之希望。獄官既與看守長接洽。卽命看守長誘以他日之超拔。若謂吾他日得爲獄官。必當重用等語。亦必服看守長之指導。而無言矣。故若輩雖有怨忿。不難冰釋。雖然。此一法也。可以對付庸愚之員役。不足對付狡黠之員役。狡黠之徒。急於近利。而不圖遠謀。且或窺其空言。搪塞之伎倆。不受其愚。於是逢節借貸也。先期預支也。家有婚喪喜慶。告假也。獄官明知其要挾。苦於授柄於彼。敢怒而不敢言。對付方法。維何。惟有設法轉薦於他人。以脫其累。而受其轉薦者。必爲獄官。平日所結納之人。應需薪金。仍由本監津貼。是猶甲監囚人。移寄乙監。貼囚糧。而惟求其收納者。然外縣舊監。無詳請陞拔之權力。則惟有以轉薦方法。拔去眼中之釘而已。其有被轉薦者。知其所謀。而先期請假辭職。而行獄官恐其出外糾黨。協以謀我。則無可如何。囑其同儕。使之奔走。其間始以酒食相勸。再不得解。惟有拚此貪囊。倩孔方兄。爲和事。老人獄官。縱痛如剗去心頭之肉。然當此成敗關頭。不得不忍痛須臾。否則後惠有不堪設想者矣。但其中心價值。



不一。磋商之間。頗費周折。惟在介紹人之能力如何耳。但支款之日。必使詳具辭職書。中述種種。感激情形。以爲交換之品。并約保人薦主到場。或以書面代述。凡此皆杜其以後返悔。另生枝節也。其他對付方法。又有籠絡手段。以予所聞。略舉其概。如與若輩結姻也。或納其妻妹爲妾也。或認作義子也。或合夥營業也。或購其田產房屋也。或以妾婢爲之配也。或於其母喪而送厚禮也。或代爲訴訟說項也。種種事實。皆絕妙之對付方法。

以上所述。大約對於看守職員等。居其多數。若雜役則既無勢力。又無智識。雖有職員之唆使。尙無攻訐之能力。獄官對付此等人。往往視之如犬馬。棄之如敝屣。然而蜂蟄有毒。小人亦能爲禍。况近來流品至雜。儘有上官親戚而屈作僕役者。故對付方法。亦不可忽。

此等僕役。名雖賤卑。實際上必多方隆禮。以媚荐主。并可藉詢上司所好。以便迎合。若稍覺漂亮。不至蠢如鹿豕。則必與同嫖同賭。同飲同食。甚有搬與同居。使其眷屬與獄官夫人同食。同作菓子戲者。予曾親見之。此亦籠絡員役之一法也。

又如某縣之雜役。迭由堂道荐剋。獄官另眼相待。寒則使爲車夫。以免熬夜。暑則兼管看守。以裕進

項新米上市之時。派爲廚役。有時使伴幼子。蓋官吏之於上司。本如孝子之於父母。愛屋及鳥。而推惠於員役。亦固其所然。亦一趣聞也。

前至江蘇。聞友述其署中額外員役。溢出之數。有一打(十二人)之多。出息雖優。半已被分。蓋皆有力者。荐來不得不應酬之耳。南數省輿論較爲有力。賄賂不敢公行。卽以舉荐授受。作爲交換之品。上下既存心照自必互相庇護。獄官恃此。與援對於新聞紙匿名帖之攻訐。皆可不必措意。

然又有狡猾獄官。對於此等薦主。卽於到任稟辭時。陳明俟到任後。視光景如何。再來奉請等語。蓋既免同行川資。又可先將私人位置。且荐者與被荐者。盼望既殷。亦恐該獄官或有更動。致多一番另荐。周折而獄官遠餌。以誘作箭。不離弦之勢。反得藉以固其地位。然此亦不過暫爲羈縻。倘久久失信。轉將逢彼之怒。亟爲設法。是亦另一問題也。

其或以舞弊被控。以越獄受過。將欲撤任之時。卽飛函邀前薦之人至。暗亦有力者。以下水必俱之意。并可懇乞被薦者代函加懇援救。一若有共同始終之關係。則呵護保全之効力自增。於是有以記過。罰俸。或留緝等。含糊了結者矣。

留任之目的既達。借端革其舊有員役之無勢力者。騰出空缺。以酬來者。來者或惡爲功狗。而與辭。則又揆其情形現勢。不外仍以上述種種方法牢籠之。強項者不受其愚。或逕查其積弊。告發洩忿。則速派心腹伴作同志。假稱欲與聯名共告。且言尙有如何如何積弊。堪處獄官以重刑者。說得情理儼然。強項者自必入其彀中。將其所述事實俱實。其狀迨派員調查。訪其重要之點。全屬子虛。將其確事亦一筆抹煞。且亦易於疏通矣。更加以賄賂宴飲。及央人緩頰。事已大半寢息。誣告官吏。律有明條。獄官更遣人放風聲言。將欲反訴。或行將逮捕。彼告發者自不得不畏罪潛逃矣。

萬一此術不售。速備佳餚。託其心腹。其身分相當之友。出名柬請。派查員與告發人同席宴飲。告發人與派查員初不相識。及問姓字。後彼此愕然。不便公然談及此事。派查員於赴宴之際。不知其計。墮入術中。而主人又非獄官本身。必地方上有名紳士。或係體面官吏。彼自盡其酬酢之禮。雖明知此席有爲而設。亦祇可隱忍無言。一飯之餘。雙方各懷疑忌。已經內餒。此時再托人分頭設法。事已不難就緒。故曾有告發被查人未幾反在派查員署中充職員者。

上所述者。乃獄官對付有勢力之員役。不得不如此費資費力。官運不佳。往往發生此等之事。不然。

卽對於上峯薦薦之人。亦不過以下級員役薪額。給與中等職員。以中等職員薪額。給與上等職員而已。來者初祇求得一噉飯處。先立定脚跟足矣。若予虛名。藉資實習。已感激不盡。薪之多寡。何暇計哉。

故江浙兩省各大小監獄。往往上中職員。溢出額外。而中下員役。反不足預算人數。如本監分監。則有候補看守長。及主任書記會計等名稱。而外縣舊監。有部長稽查等上級職員。凡此皆巧立名目。所以位置冗員。藉以承上接下也。

但對於囚人。直接行使戒護職務。惟下級員役爲多。今騰出公費。以象一班少爺先生。卽獄官稱解。徑靈亦不足以分潤。於是預備看守之名目。與焉。蓋卽以四五元之廉價。補得多少人。以佐其分派職務。如再不足。則大監獄卽開辦看守教練所。卽以本監職員爲教習。旣所費無幾。藉以學生充義務看守。美其名曰實習。究其實不過令當白差耳。

他若外縣舊監。本無教練所之可辦。祇得懇求縣長。或警佐。加派縣警察數名。日則站門崗。夜則助巡邏。藉厚戒護之方緣。是之故外縣管獄員。往往爲知事。輕視致令警佐。橫干監獄內政焉。

作者於中國南北各省各監獄調查所及最爲寒心者。猶有可憐不足惜之看守。監獄看守之無良。民國三年後。已成爲口頭禪。（此等人之無賴無智識無品行無學問無惡不行另詳下文看守符內）然獄官待遇彼等苛刻亦殊太過。

此等人無暑無寒。不眠不休。（照章雖有輪班休息然無勢力者往往服過度之勞務）惡衣惡食之苦。况獄官理當憐憫。乃非惟不加憐憫。且多方虐待。往往見有新官到任。將前任移交之人。於其窮苦及無人加信薦留者。必吹毛求疵。或使服不堪之勤務。或陵犯人與之爲難。或暗令同事與之傾軋。或減其薪餉。或增其飯錢。必逼之自辭。或藉端斥革而後已。臨行時。或拖欠薪工。則有扣其鋪蓋。奪其面盆。藏其棉鞋。押其馬褂之種種事實。甚有召其家屬保人來而羈之者。對付之手段亦辣矣哉。

卽有一二看守。作事勤奮。獄官不能少此犬馬者。每月得此六七元之噉飯資。亦必逢獄官及獄官太太。少爺小姐。生辰嫁娶。剃頭月頭。死喪。搬家等事。須竭力送禮。甚有爲保全一只飯盃計。而以子姪爲獄官奴。妻妹供獄官淫者。嗚呼。看守亦監獄員役之一。而獄官對付之若此。獄政前途。尙有振

興之日耶。

(二) 剋扣囚糧

民國元年起。額定囚人口糧。每人每月洋二元。及三年減少司法經費。於是大監獄有仍二元者。有增至一元八角者。而外縣各舊監。則一律減至一元六角。前此每名二元之時。米價較賤。而辦監獄者。未聞有所盈餘。蓋當時之囚飯。除僻縣舊監仍沿曩例。每名每日內監犯給錢九十。外監犯給錢七十外。其略加改良之監獄。每犯日給兩餐。每餐得米飯三十六兩。至少亦三十二兩。另給素菜一碗。照陽歷計算。每月並賞肉二次。多寡雖不同。而大要無甚軒輊。自減囚糧價額之日起。大監獄仍每名二元者。飯已減至二十兩。其上工場者。則每名給二十四兩。至外縣舊監。自五年春至六年秋。竟有減至十一二兩者。事爲監督長官所知。乃通飭各縣。定至少以十六兩爲率。而各縣以柴米騰貴。爲辭。仍不免有陽奉陰違者。故額價雖減。而獄官之進項。反優於從前也。

有狡黠之員。役對於獄官所糴之米。每日共幾石幾斗。暗自記數。以爲將來挾制地步。獄官已窺其意。先與糧食鋪約。凡獄署所購之米。麥。皆以九斗爲一石。發票仍開足數。價亦照市窺伺者。但知每

月所食若干石計其價與所領囚糧似亦不甚相遠而不知其暗中已盈餘十分之一矣。凡有資本之獄官每當新米上市價值低下之時或獨力營運或合三四縣獄官籌集巨資向出米之處購米數百石囤積備用者如當時米價四元四角者囑鋪號照食米時開發票其價五元或六元不等其所以虛拋價值者塞同事之妬也然而盈餘雖不可勝計而獄務因之廢弛以致如某縣某縣釀成越獄之舉蓋徒見其利而不見其害也此雖非剋而不能謂非取巧也。

又有獄官本身及親戚家有田產者向日所收爲金錢至是皆令佃戶繳米并以定金餌親友止其出糶及米價既貴乃徐運至署卽設白於獄而使囚人舂焉糠粃則養豬於監卽令囚人飼之其利益可謂涓滴無遺。

至於煮飯問題前清舊監獄囚人各自爲餐所以多給錢者或則籠頭強行包飯亦有禁卒包飯者獄官概置不問也自改良監獄之聲浪起皆以衛生上秩序上戒護上之關係爲藉口獄官始與開羹飯之事其法設一極大之竈始則雜役主之繼則看守主之再則職員主之今則獄官爲廚頭矣其組織之法買賣柴米統歸獄官一人經理其入廚量和米之成分菜蔬滴油之多寡皆親信之員

役監督而指導。其斫柴汲水洗滌等苦力。則勒令新入獄之囚人爲之。其打飯、稱飯、送飯、分菜等事。則派定囚人資格之老而對於此等事有經驗者爲之。

按米一升。重二十二兩。淘後含水四兩。下鍋時再加水四十二三兩。煮熟後得飯六十六七兩。囚米以今之最高價計。每升約銀元五分四五厘。沿海一帶米價較昂。然斗斛亦大總之。卽加柴價一層。每升米煮熟後。合銀圓六分另五六毫。是飯一兩。價銀九毫或一厘。外縣囚食。作工與否。分十四兩。十六兩二等。每人每日兩餐。平均共給三十兩。是每人每日飯價需銀圓二分七八厘。本監囚食。作工與否。分十九兩二十三兩二等。每人每日兩餐。平均共給四十二兩。是每人每日飯價需銀圓三分七八厘。以上照每月三十一日計。外縣舊監囚飯。每人月需銀圓八角四五分。本監則需銀圓一圓二角左右。相差三角四五分。今外縣監計口授食。月銀圓一圓六角。本監則銀圓二圓。相殺而比。盈餘却同。至若囚糧定銀圓一圓八角之處。則在工場者。每餐人給予飯二十二兩。禁錮者僅給飯十七兩而已。他若遇病喫粥。因過減食。或因開飯而全體或一部分不食一頓者。此皆獄官之特別利益。將贖飯用水一浸。和入下頓飯內。又可省米若干矣。



至於囚食菜蔬。從前則青菜蘿蔔豆腐豆瓣菜瓜等。時時間易食之。油鹽亦略有味。每月并賞肉二次。每次每人兩大片。照前五六年物價計之。每人月需菜資。三角七八分。銀圓亦已足矣。近年來即本監永無賞肉之名稱。且恆每人日子鹹蘿蔔乾兩枚。藉省油鹽柴薪。而大豆及豆腐。久不現迹於監房矣。故現在囚食蔬菜。每人每月。僅需資兩角六七分。茶水一應并可在內。

江北各縣。地廣人稀。肥料極貴。獄官對於灰糞一項。於三四月間。恆售善價。餘時亦得與鄉農換柴。換菜。其監獄左右。如有隙地。每令囚人治圃。以資津貼。故近年來。恆聞以令囚人耕地種菜。或鋪地汲水。而乘機脫逃者。

若省會繁盛之區。鄉人不能入市擔糞。無前項之利益。然而人烟稠密之處。必有所謂糞行者。獄官令供囚人所用。員役所用。及家屬所用之大小便桶。并令修葺監中厠。及月送草紙錢。種種不一。去年於洛陽道中。并聞友言。伊署中之獄官。賃間壁糞行主人之屋。而終年不納租金者。以此可見。囚人日食蔬菜三分之一。必可出諸灰糞中。其餘即須購食於市。亦必擇其最劣最賤之物品。用水一煮。入鹽少許。即擔入分之。偶不敷分派。臨時加入溫水。若近江上遊。鹽價較貴。又每恆食臭鹹菜。

蓋省食鹽耳。

照上述者。合計每犯一名。預算表月給銀圓二圓者。核其實僅需一圓四角六七分。給一圓八角者。實需一圓三角左右。給一圓六角者。僅需一圓一角四五分而已。雖然剋扣囚糧。固爲獄官特殊之權利。但分其肥者。尙有不貼飯錢之看守。與偷米偷飯鍋巴之雜役。在獄官恐其攻訐。或且效尤。再有過分之賤。削致囚食。太不成文也。每日量米時。必略寬其升斗。暗予之賞。使不致一無所得。且也打飯手段。高低不一。其無經驗者。往往鬆飯時。不洒冷水。挑飯時。不愼密羅蓋。盛飯時。不知尖其頂。稱飯時。不速扶其鏗。此亦略須損失萬一米色。略好漲性。欠佳。則又須多一層損失。所剋扣者。未免折閱矣。

然無論如何。米貴米劣。飯硬飯滿。每月每人口內。總可挖出銀圓三角至四角。大監每羈禁犯人。至五六百人之多。卽此囚糧一項。其出息亦頗可觀矣。無怪獄官之居移氣養。移體。或花天酒地。或酒食徵逐。其妻妾則珠翠盈頭。而揮霍不已也。

南方各監囚屬。每有麥粟。炒米。粉。餛飩等。送入北方各監囚屬。將包米。焦麵。饋監尤多。此尤爲獄官

監獄百弊

一四

所最歡迎者。蓋非特該犯本人。得以充飢藉省飯食。卽其家信不通。無親無友。千里孤客之囚人。亦得因難友之誼。分沾餘潤。而使囚糧餘贖也。

前年司法上官。曾令將異鄉囚人。遞回本籍監禁者。亦使其探望便利。體恤囚人。未始非體恤獄官也。但上官之意。雖如此。而爲獄官者。則第願多一名囚人。卽多一分進益。故溢額囚糧。領得愈多者。斯爲最優之缺分。

獄囚因憂忿勞苦。及雜感思慮。而得病者。病不之診。診不之藥。因病死者甚多。卽非病而瘦死者亦不少。獄官恐死亡之多。致礙考成。故一新犯人入。必先詳其里居。廣族戚友。住處飭看守。速促其書信。四出索衣索食。索錢。以供在監之需。予於此五年內。參觀南北諸省。各監獄四十餘處。恆見囚衣之奇怪。令人目眩舌咋。有五彩綢布長短不同者。甚至有男囚公然著婦人衣袴。上帶前清官吏之朝帽者。交通之地。有穿西式衣甚華美者。隆冬之時。尤爲可觀。

至食物之多。有盛於鉢者。有盛於面盆者。有盛於唾盂者。有盛於竹筒內者。有精細盥蓋。置地而罩。鉛絲盒者。然大半皆繫以四繩。而懸於木柵之上。又不知許多大釘。從何處覓來。可見探望與檢查。

兩不注意。不然。何危險物之多也。

金錢帶入。恐積爲逃亡後之川資。故必代爲收儲。而給予領條。隨時買物。則代付資。今看守欲便於作弊。故卽搜檢清楚。仍得由看守家中匯入。故亦索性不之禁。囚人以探囊之便。購食物者甚多。每監買辦三五輩。奔走惟恐不及。然雜食益多。而獄官尅扣之計愈得矣。

江以北。海之濱。以及秦晉之間。多有完全仍蹈舊習者。前清監獄制度。每逢朔望。或逢五十。發給囚糧錢。令其自餐。或食麵。或包麵。各聽其便。獄官於此等監獄。每分別老飯。新飯。內監。外監。四種。假如預算囚糧。每名每日應給錢七十文者。獄官則於老飯而吃。內監官司者。照給七十文。老飯而吃。外監官司者。折爲六十文。新飯則五十文。四十文不等。習慣自然。無有爭者。此法在江蘇某縣監。亦有將囚飯分爲新飯十二兩。老飯十六兩者。予聞之於友言。

獄官有新出仕者。以不知囚糧尅扣之方法。或恐監牆內煮飯有失火之患。亦有包與廚頭。按月結帳。作九扣。至秋冬間。作八五扣者。然此雖省却許多煩勞。而出息則去其半矣。他若以妾黨作包飯。廚子則出息尤微矣。淮揚獄中諺曰。小舅子包飯。出息少一半。其情可想見矣。

監獄有特別身分之人。往往在大廚房內包飯。月由自給洋六七元十餘元不等。各監有兼看守所及寄禁未決犯者。多由自己送飯。此等辦法。謂之三面討好。蓋囚人感激廚役。獲利監官得侵吞囚糧之全數也。

(三)分別待遇

獄官之對於囚人。不過嚴防其非分之思。憐憫其所遭之不幸。寬猛相濟。恩威並施而已。無所謂待遇也。更無所謂分別也。卽有因身分之關係而特殊。因品行之關係而苛罰。(如犯過者置之黑暗之處是)因犯罪之輕重而隔別者。亦皆光明磊落之行爲。而初非爲生發金錢之地。故分別待遇者。正獄官對於職務上之一種作用。既可彰勸懲之權。又可使一般囚人勿染最惡之習氣。予所極端贊成者也。若今之所述。其用心實異乎是。

大抵文明監獄。惟恐其不清潔。野蠻監獄。惟恐其不污穢。蓋惟其污穢之甚。則居者不能堪。得售優待室矣。優待事實。在前清本有搭高鋪。上活鐐之名目。視其鋪監。使費之多寡。以衡羈禁苦榮之增減。民國元年以後。獄中舊有禁卒。以及籠頭籠稍等權利。大半革除。典獄官亦皆法律專家。此等陋

規。非。惟。不。取。要。皆。深。惡。而。痛。絕。之。卽。有。一。二。僻。地。仍。由。典。史。改。委。者。從。前。舊。習。雖。未。能。一。切。廓。清。亦。稍。知。顧。忌。而。不。敢。縱。肆。近。二。三。年。來。此。幣。復。活。獄。官。非。第。爲。分。潤。之。人。且。竟。作。主。動。之。人。矣。

回。溯。二。三。年。前。爲。囚。人。者。飽。食。煖。衣。居。室。清。潔。當。生。活。程。度。艱。難。之。際。一。般。無。賴。竟。有。以。犯。罪。爲。樂。者。且。竟。有。以。罪。滿。得。釋。爲。不。幸。者。以。爲。身。體。雖。得。回。復。自。由。而。衣。食。反。無。所。措。此。強。人。民。程。度。低。下。之。所。致。亦。可。見。從。前。之。監。獄。確。有。一。番。新。氣。象。矣。天。道。好。還。犯。罪。之。人。反。得。較。勝。於。平。民。天。理。實。所。不。許。故。篤。生。一。班。舊。魔。君。以。充。獄。官。或。亦。囚。人。惡。積。之。所。召。耳。

生。計。日。艱。道。德。漸。泯。競。爭。益。劇。法。律。愈。苛。復。加。以。政。見。不。定。黨。禍。繁。興。於。是。富。人。貴。裔。文。章。巨。子。軍。界。偉。人。皆。聯。翩。而。繫。於。狴。犴。矣。此。等。體。面。人。入。獄。如。預。先。有。親。族。爲。謁。獄。官。按。洽。妥。當。則。一。入。獄。門。得。進。一。人。獨。居。或。數。人。同。居。之。持。別。室。床。帳。一。切。均。可。自。帶。桌。椅。用。具。亦。爲。之。備。閱。書。看。報。彈。棋。酌。酒。賭。博。歌。唱。均。聽。所。爲。戒。具。不。施。夜。出。自。由。探。望。無。定。期。書。信。不。限。制。男。女。客。來。房。中。雜。坐。此。類。頭。等。房。間。且。派。有。看。守。雜。役。專。司。伺。候。一。若。旅。館。中。之。茶。房。者。然。某。縣。新。羈。體。面。商。人。獄。官。與。之。並。頭。開。燈。此。固。予。所。目。擊。者。也。

江南各分監及外縣舊監有兼押未決犯者則獄官并可強荐律師以兼得此三四成之介紹費者甚。至。代。於。承。審。員。處。懇。可。未。減。或。逕。求。縣。長。藉。病。藉。事。代。為。取。保。外。出。因。之。而。分。潤。厚。利。藉。結。親。戚。者。不。一。而。足。

其有遠道商旅不及央人預謁獄官代為疏通者或并署警看守而無一熟識者則獄官雖明知此人是錢樹子不得不先令與普通囚人雜居一宵並將錄送入監房以作先聲奪人之舉抑且由同囚及看守施其播弄之手段先予以種種之恐嚇繼導以優待之生路被禁者無論何等守財虜平日一錢如命此時財與命連拚得解此慳囊欲進地獄中之天堂必出乞哀之書速其親友來前代為接洽一切矣。

又有一等世家惡少或原屬官吏而入此壘者獄官懼其調查同犯揭其黑幕則須另禁一室伴曰優待實使隔離有時仍施以種種恐嚇希冀納賄特不敢公然向索金錢致授之以柄使其援律告發耳然亦有獄官知其罪情之重一時出獄無期橫施其欺凌者亦有獄官被此等囚人種種挾制而無如之何者始則嚴待之而無效繼以寬待之而仍無效用盡刻待優待之兩種方法竟不能遏

止其凶。燄者。予前年聞某省某縣獄官。曾以牛痘苗漿。暗入飯菜。致死此等囚人。以洩忿而杜害者。至今未會發覺。此又監獄黑幕中之黑幕矣。

予曾游浙省某縣。見獄官之待遇囚人。尤爲奇特。該縣偏僻小縣。看守所亦由獄官兼管。民刑之未決者。雜禁於監內。毫無區別。有罪案重刑期長之囚人。而無錄者。有罪案輕刑期短之囚人。而反有錄者。姑且勿論。甚至未決者。而有之。且民事之被拘者。而有之。有錄無錄。不以何爲標準。旁觀者誠莫名其妙矣。且也。囚人修牆。囚人汲水。囚人斫柴。輒令重罪者出外爲之。余出入之際。輒見衆人圍立門首。一無關攔。獄官年止二十餘歲。貌似文弱。而一身是胆。真不弱於趙順平侯矣。然其博取金錢之法。則又老成所不逮也。窺縣長忠厚太甚。則日代囚人遞病呈。駁之則復。至有時亦受其憇。而准之。保故囚人之病。呈獲於無日無之余。代爲寒心者久之。

以上所述之種種待遇。換言之。卽金錢之作用耳。至於一般普通囚人。雖亦以金錢爲階級。然對於無財無勢者。獄官亦不甚注意。除分得出監入監各費外。要以上篇所述之囚糧。爲大宗之收入而已。其餘卽有些微名目。皆看守雜役之所爲。不在獄官範圍之內。故不贅焉。



(四) 侵蝕工場

監獄之有工場。實取法於東西各國。法良意美。莫甚於此。蓋犯罪之人。或本不名一藝者。或有業而不肯爲者。驅之作工。藉剷惰根。卽裕其生計。庶將來回復自由時。得一謀生之路。且此中沈沈歲月。借工作之勞。以消磨之。既可稍減其苦痛。又可免其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致生逃越之隱謀。交換犯罪之知識。而國家又可得一種進項。是一舉而數善備焉。獄官善爲提倡。固足收感化之效。化惰爲勤。化勤爲靜。化強悍爲精密。化無用爲有用。造福豈有涯涘。然而貪夫居之。則視爲利藪矣。

前清雖有改良監獄之動機。而工場之設置。未有萌芽。然各監犯亦有以本來之能力。帶一己之資本於監中。糊冥鏹。結草鞋等。以資貼補衣食。且藉以消遣者。其強其點者。設押店。賣鴉片。不法愈甚。獲利愈大。禁卒分其利潤。典史伴作不知。民國以後。新監既各撥有二三千金。爲工場經費。舊監亦有由地方指撥。或由知事籌撥者。多或千元。少亦數百金不等。從事設立。均有成績可觀。詎至今日。其窳敗情形。剝削方法。竟有不可思議者。

作業之事。新監制以第三科職掌之。若外縣舊監。規模較小。則恆由獄官派一司事主其事。或卽由

看守雜役等兼之利之所在固必以心腹人充之司其事者薪水每被折扣但在獄官則已覺調劑有加矣。

工場資本分固定活動二種。固定資本如織布之機、列本之斧等類是。活動資本如紗線、顏料、竹木等類原料及已成之物品皆是。獄官於此二種擇其物之劣者以賤價購進虛開發票遂以貴價報銷驗收之員誰肯多方挑剔以傷情誼往往含糊過去即有不憚煩者與素不相能者亦惟分其所得而止斷無爲公家出死力以圖久遠之計是故監獄中之出品既劣且貴加之囚人又非熟手而偷工竊料是其慣技至於工師大半以情面進身不以技術見用出品之窳已可想見售品所猶欲拋價勢必無人顧問即有購者大抵非同儕之徇情即鄉曲之無知者耳。

若奉飭送所陳列或送部驗看及奉敬上司者則皆工師自造且必選而又選有時竟購之於市以爲搪塞之計江蘇某分監長以其妻降充女監刺繡工師竟遍購名家刺成之物陳之於售品所猶自鳴得意江西某監購藤器陳列背黏商店之牌號竟忘扯去人傳爲笑談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獄官亦有出身工商界者因其本屬內家故工場作業成績較爲可觀然其盈餘囚人與公家兩無

所得焉。蓋獄官役多數無俸給之。工人爲其自己營業耳。及至交卸之際。將器具以良易窳。既將現款盡變存品。又以存品加價移交。織悉無遺。銖銖須。市僧之故態。悉萌後任之衝突。恆起甚有恃。上官爲護符。不將工場移交清楚。而逕去者。後任明知吃虧。而戀缺不辭。又不敢據情上詳。往往延之半年。後上峯飭人調停。酌認經費若干。餘則吞。後任設法彌補而已。

有友人自南來者。談及某縣某分監。曾伐著庭一大樹。除將技葉作炊外。鋸其幹成大櫃一。毛巾機二。獄囚五六人。經半月工始竣。後將櫃與機作爲工場置備。列入固定資本內報銷。木料與木工開支數十金。他若將織成之縲頭布。作囚衣。作製服。以劣貨售於本監。藉得善價。又以囚人縫紉開列。多假公濟私。生涯亦頗不惡。其侵占手段。并不必出戶一步云。

友又云。該獄官前於監獄之貼鄰。購得一屋。由獄內通門出入。日飭囚人十餘輩。服土木髹飾之役。年餘適奉令添造新監於其旁。又購一比連之屋。將折下碎料。築新監內屋。擇整料添入自己屋中。兩處先後動工。今監房已告落成。而獄官私宅正方興未艾。過者見門楣之高。大與獄署左右並峙。而服旁奔走者。半皆囚人也。該獄官又於左近購地數畝。將零星舊磚切圍牆數十丈。蓋碎磚不費。

錢購。而工則役使囚人爲之。工料兩項。皆無需掏出分文。計畫可謂精矣。近且日招太湖石許多入內。將築假山。囚人之力。能勝任否不問焉。鄰有士子嘲之以詩。中有朱家園變馬家園之句。蓋其地距朱助廢園。僅一箭遠耳。

囚人工場作業之外。有等粗笨。不能容入工場。專令其服扛抬勞役。不甚給賞與金者。謂之外役。監獄家稱爲空業。此等作空業囚人。可出獄門。入街市。看守押之。以免逃亡。往往有看守一人。押領土人八人不等。每一新囚入獄。不堪幽禁。思充外役。以資活動。則須家屬具切結。店鋪具保結。看守具甘結。同囚具環保結。具結凡四。每一結納費需五角至四五元不等。看守與同囚小帳。尙不在內。總之。其價額之低昂。視其家況之豐。蓄爲衡。無一定也。結全費足。然後給與稍新之囚衣。率之出外。工作如修屋也。扛抬也。挑水也。墾地也。早出晚歸。食人之食。飲人之飲。且可與親族會。妻子遇買食物。買玩具均所不禁。

此項受雇工資收入後。任獄官自由分配。評其技藝。衡其勤惰。每月至多不過給千餘文。少或三四百文不等。然在雇工之家。固日給七八九十至百餘文。左右囚人明知入獄官之囊。而以兩利之故。

亦不之較。去年蘇城水涸。茶寮無水可售。情獄囚出。胥門外擔水飲者。樂每担價給錢五十文。每日每人挑五六次。則所入三百左右矣。蓋茶肆雇江北人。則非百文一担不可。故獄囚擔水甚爲歡迎。囚人力出於身。獄官得分。其潤誠各得其所矣。

上述外役之運動最多者。莫如江蘇某分監。但囚之亦有乘機脫逃者。去年曾爲一上峯修大廈一時。獄囚逃去三人。獄官以爲上峯修屋致代負過多。方要求乃僅予記過了事後。且捕獲一人。藉以塞責。上峯更心照不宣。地位乃安如磐石矣。

南北各監工場出品不下四十餘種。其中最本輕利重者。莫縫工場若。蓋針線熨斗外。無甚大資本。其有舊縫衣機一二架者。已不多觀。縫工至夏日及冬初之四五個月。生涯最爲發達。獄中每有跑街之員。役一二人出外。與新衣店或各成衣鋪接洽。如市價值千文者。獄價止須九百。以威招攬。跑街者從中再得一成。囚人得二成。獄官再分其半。餘歸公家。以作盈餘。新監之中。又設有受負業規。則令裁縫入監督。包每囚一人日給自九十文。至六十文不等。獄官亦以二成給囚人。中分其半。以濟公私。此則省却派人出外兜攬生意矣。

出品中之最利輕本重者。莫如毛巾。近來十六支單紗及紅紗、藍紗、漂粉，無一不輕從前加價至十分三四。現在有多數監獄工場紡織一項，概行停機者。然原料雖貴，至交夏令，此項出貨亦得漲價出售。地獄官往往自巳至上海等處，覓購水漬洋紗來監紡織，漂淨後，一無辨別，再使外役囚人連同看守挑往各鄉鎮茶寮酒肆，或沿街叫賣，獲利往往倍蓰，惟入水不久，即毀監獄，固不負包退包換之責也。至於名譽信用問題，非五日京兆之所計及者。已新監工場經費充足，獄官每挪作購囤因米之用，或營他項私業，或放債生息，甚有以運動酬應等事用虧者，幾乎無監不然。上官亦無調驗之日，即調驗亦可暫貸備驗，或借貨物堆入工場以圖塞責。至工場囚人，則令糊火柴匣，作外役等無本之事。售品所中則販他貨以陳列售賣。故監獄囚人雖恆限於工場房屋之狹小，而因此之故，全監囚人做工得半數者十無一二焉。過半數者百無二三焉。甚有一工場之中，實行動手製作者三四人，而陪坐者竟三四十人。視其作業表，無不可觀。一查其盈絀之內容，則虧本者實居多數。女監亦多有工場者，其出自遠遜於男監。然洗濯縫紉生涯亦自不惡。况裁衣刺繡，又婦人之長技，故亦未必無利可圖。其有獄官眷屬住在獄旁及監內者，可得服役多人，每見獄官內衙女囚三

五成羣穿房入戶一似婢妾者然此之謂女監外役

是故監獄誠一閉關之國而獄官則儼然一專制魔王監牆其長城也獄門其關隘也看守其甲兵也職員其謀士也賦稅出自工場宮闈卽在上房領士之旁多有花園菜圃以供宸游寓目騁懷四時娛樂南越何不如漢夜郎真堪自大巡幸所及偶入監房則穀餼者踞踏者叩頭呼冤者長跪乞恩者沿足皆是獄官昂頭而過亦不之覩稍一叱咤皮鞭荆條軍棍立下加鏢上銜減食調監停工作禁書信阻接見扣工價猶其小焉者也總之在監作囚人少吃飯多工作則或苟免意外之咎否則凡百荼苦交集於其身矣

(五) 需索監費

犯人出監入監需費專制時代諒無朝不然作者生于前清目擊其弊就見知聞知記之大約莫盛於光宣之時其時世際末造宦吏纒頭家丁禁卒乃得惟所欲爲然職官之需索則無有焉卽典史末秩或有不肖之徒賂事染指亦不如今日之盛此亦世運升降之大凡也

猶憶民國初元各省新監絕對無此名目外縣各地方監雖多仍舊習然亦有大半革除者不謂六

七年來新監逐漸沾染如湖北某監江蘇某分監則且行之有加而外縣各監即在曾經改良亦皆一律恢復其未改良者無論矣不過向爲禁卒之私索今爲獄官之公費其異點如是而已

前述分別待遇對於犯罪人之特別身分者言之此節則猶一般普通犯罪人言之蓋分別待遇以囚人本身身分而加厚藉沾餘潤尋常之囚人不注意焉此則一律大公無普通特別之分質言之即人人須盡義務耳當一般囚人將入監或初入監時須有戚友覓得個中人邀出獄丁（上述各地方監看守之外并雜役而無之然獄官或派人從事另立名目各各不同茲假定爲獄丁非確名也）或司事至茶室或酒店接洽一切謂之講公事其價自一二千文至一二百金不等仍視其家產職業以爲標準講得略有緒頭然後入與籠頭或號鋪商量全體既允乃即交款有當時全交者有先交一半約以十日八日交清者以款項或一時難集或道遠難致而貧苦之輩即一二千文尙須籌畫所以略爲通融也

他若另帶花色如高鋪活鏢免鏢及烹飪接見予以不限制之權利則須於例款之外另加若干花色愈多價值愈貴款既交入由監內分送大約獄官得十分之四籠頭得十分之二獄丁或禁



監獄百弊

二八

幸分得十分之三。同監難友公攤十分之一。南北各監雖略有不同。然大概如此分派而已。然亦有囚人絕對不名一錢者。如貧苦竊犯。既無家屬。又無朋友。則雖以嚴威惕之。甘言誘之。而毫無餘裕。身止破衣。關切無人。告貸無地。即亦無可奈何。惟有照例上銬。三日上嘴。棍三夜。食則限以半碗。寢則繫於溺器之旁。出入常帶重鐐。迫令操作。服役種種。磨折而已。倘中途有人來探。或送饋送食物者。饋物既非本人可得。并須追索。前入獄時之監費也。

女監之費。大率與男監同。惟上述花色之中。增馬桶費。腳盆費等名目。有友人居鄰。監獄聞夜半爭鬧。其傭婦與女看守。諗熟問之。云某女犯。馬桶費。腳盆費。飯碗費。尙未清交。故於道家信時。囑其速行料理。女犯不肯。當扣棉襖一件作抵。故爭聲聞及隣里云。

出監時。每先由親族或鄰里地保。具結到監。此雖通常慣例。亦監制再犯之意。法本至善。無如生發即因之而起也。投結之費。高下不等。如入監時。然獄官獨得者。居多。獄丁則有開鐐費。籠頭。則有賀酒費。

人而至於犯罪。自逮捕。看管。審問。判決。動輒經年累月。差費。飯費。以及種種費用。往往不貲。又自入

監。以。至。出。監。雖。刑。期。之。長。短。迥。乎。不。同。總。經。歷。若。干。時。日。中。下。之。家。大。半。蕩。然。矣。故。至。刑。滿。釋。放。多。半。身。無。立。錐。是。其。出。監。時。之。措。置。恆。較。入。監。時。爲。尤。難。然。淪。實。在。光。棍。萬。無。可。設。法。者。外。須。令。其。央。及。親。友。鄰。居。責。令。具。結。納。費。囚。人。急。於。出。獄。自。當。切。於。懇。求。卽。相。識。者。樂。於。成。全。故。監。獄。之。權。利。亦。不。至。喪。失。也。

以。法。律。言。之。刑。滿。之。人。卽。爲。無。罪。之。人。遲。釋。一。日。卽。當。受。刑。事。上。之。處。分。當。囚。人。以。無。可。設。施。告。哀。之。時。獄。官。不。加。措。勒。勢。必。不。肯。央。求。親。友。希。圖。省。去。幾。文。輕。他。日。之。負。擔。然。措。勒。云。者。實。際。上。爲。金錢。面。子。上。則。爲。切。結。雖。被。告。發。亦。覺。振。振。有。辭。况。多。於。刑。期。將。滿。之。時。預。爲。布。置。故。多。方。逼。勒。不。生。問。題。也。

予。曾。見。江。蘇。某。分。監。有。女。犯。將。期。滿。因。結。費。之。故。女。看。守。來。辦。公。室。代。懇。者。往。返。六。七。次。卒。由。該。看。守。方。爲。擔。保。乃。得。釋。出。後。聞。歷。時。許。久。卒。以。該。女。犯。另。嫁。他。人。得。資。以。償。可。知。無。可。生。發。之。中。另。有。他。發。真。屬。一。絲。不。漏。已。

至。若。以。出。監。費。不。足。被。扣。衣。被。者。固。甚。多。而。出。監。後。以。無。生。計。卽。有。願。充。雜。役。充。書。記。以。償。者。予。蓋。

親見四五人矣。

出監之後。歷月餘而饋物於獄官看守及同囚人者。予恆見之。蓋此等人非有家私之鄉曲。愚民卽江湖之大盜。而皆有良心者。若女犯之出監者。亦有常來監視獄官太太及女看守儼同家主親戚者。其狡黠者。遂爲新入監新出監者。幹施規費。從中漁利焉。

出監入監各費。其中各行分配若何。予窮數年之調查。不能逐行細剖。况南北各監。習慣各有不同。至其各項花色之增加。與價值之昂貴。本無一定。惟在各人自爲而已。以予所知。則釘鐐費有八百四十文。六百八十文。四百二十文。之三等。開鐐費。大概相同。有等監獄。則較釘鐐爲加甚。則有加至一倍者。

其有老於入獄。語言不遜。或惜費而抑價過甚者。則於釘鐐開鐐時。故意在鐐檣上打痛其脚踝者。有之上以重鐐。或新鐐者。亦有之。

會見浙省某監。有一老者。犯罪繫入其中。已納五千文之入監費矣。雙足猶加以九斤王之重鐐。老者不勝其憊。適其戚來探。見而憐之。因代懇之獄吏。允賄番佛四尊。乃換以極輕之鐐。老者猶嫌鐐

稽太短艱於步履乃復懇獄丁換之獄丁索得小洋六角錢一百文之小費又與開去而重換之江蘇某獄官之新任某分監也適前任以越獄去官未去之先因全易重鐐以懲之新官到任羣囚咸乞恩賜易輕鐐獄官乃暗飭看守告羣囚以獄費有限無款另製輕鐐若須更易苟能自備亦無不可於是羣囚欣躍不十日而大半已易入方頌獄官之不索費而易以輕鐐不知已將換下之重鐐作報銷矣添製費報至六十餘元名利雙收計亦巧哉

不幸而在獄斃命民國以後不拘從前舊習亦有從正門出監者然偏僻之地及尙有二三分監仍由偏門或竟從牢洞拖出迷信之家屬及資產稍裕者恆欲接回故宅成喪禮然後門出者竟有索費至三四百金者即在牆上曳出者亦非百金左右不可其有已入義塚來監詢領尸骨者亦往往需索三五元六七元不等

### (十) 抵賣物產

前清監獄中獄頭禁卒等往往設押店於監上文已略述之矣此項押店無論獄囚及刑事被告人甚至監外普通人民囚人家屬均得以零星衣物質錢其利率與滿期各地恆不同大較自三分

至六分不等。而滿期以五月或十月爲沒入之期。其受押之物。大半爲當舖所不收。而當價以百文以內者爲多。沒入之後。賣包與舊貨鋪。或由禁卒出外兜售。是故禁卒籠頭。以敲詐所得之錢。作本設押。輾轉盤剝。往往不十餘年。已成小康。或竟從此起家者。民國改之。改良各監獄。多半將此風禁革。然仍其舊者尙多。茲則一律如故。予曾至南方海濱某舊監參觀。聞監房內。時辰鐘鐺鐺之聲。相繼又見琵琶大鑼等雜物甚多。而雨傘銅匙舊衣懸滿壁上。是亦一怪現象也。

然此則籠頭禁卒之利藪。而非獄官之利藪也。夫舊監獄之有此種行爲。數百年於茲矣。籠頭稱爲老班。其來有自。在今日司法經費支絀。獄弊當積重難反之時。而欲痛除此等習慣。非縣知事任勞任怨。司法長官認真整頓。萬難澈底澄清。雖然。獄官亦官吏之一。旣無力以改良所司之事。而反變本加厲。且惟利是圖。以身作俑。亦可慨已。回溯民國元年。各省司法上官。遴選品端學優之員。派往各縣。改良地方監獄。其平庸者。旅進旅退。無成績之可言。若其賢者。到任後。不知經幾多挫折。幾多危險。幾多犧牲。幾多勞苦。始得達其革除舊習之目的。而放一綫之光明。不謂曇花一現。司法界漸就腐敗。稍有氣骨者。橫被摧殘。或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至今大半皆夤緣後進。貪得無學之人。前功

盡廢故態。復萌房屋多半失修。而內容之醜醜。無論矣。甚至獄官亦抵賣物產。步禁卒之後塵。師籠頭之故技也。一何可嘆。

司法界之有抵押物產也。其始防自律師團內當事人於急遽之時。無現款以繳公費。每以田地房產契據。或珠寶骨董字畫。抵押於事務。所以作信物。甚有待至訴訟終了。公費猶不能措。繳者則律師往往倒找若干以作買入。或則逕自收用。或則轉售於人。以收販賣之利。此固律師推廣生意之方法。所謂變通盡利也。監獄中有未決犯。及控訴人。寄禁在內獄官。見其與律師交往。有物品作抵之例。於是涎其利厚。而道廣。凡於入監費。及在監使用費。無著時。亦從而效。尤於是囚人。亦有以物產來監作抵押者行之已久。凡已決犯。及犯人家屬。均紛至沓來。禁卒籠頭務其小者。獄官務其大者。資本益豐。獲利亦巨。有時竟兼營販賣利愈厚矣。

獄官臨去任之時。往往有限一月取贖者。逾期則競賣之。或自己逕行找價沒入。或移交於禁卒籠頭。此等事。在北方諸獄行之者。十之三四。南方則十之一二而已。

抵押之利。予聞北方某監爲最重。然亦不過月息五分。但有抵押成本積至四千餘元者。其月利卽

監獄百弊

三四

有二百數十元之收入年餘即對本對利致富之術未有速於此者  
期滿之時大都無定介紹人如有面子亦可延至一二年但利息須按月照繳不得拖欠其尋常物件或由禁卒等携入抵押大率以六個月爲限但亦可設法展期祇須獄官無調動消息而已  
抵押之物最佳者爲大小麥囚人家有收穫冀得善價以贖新貨上市往往不願入肆囚在獄中先得現款應用待至青黃不接無力取贖之時獄官再找價若干扣去利息若干即買入作爲囚糧囚人藉以獻媚獄官即有損折亦所甘心局外之人但見麥之紛紛入監也但知獄官趁新麥上市糴作囚食而不知其多財善賈也縣知事尤贊其能墊款預購囚糧更多器重之而遇事則竭力呵護之矣

抵押物之最呆滯者爲田地契據蓋客籍官吏不諳放租收租之法萬一不來取贖亦未便遽往收其土地獄官對於此等抵押物處置之法踰期之後催而不贖者祇有找價若干令其邀同中保立契絕賣而仍令本人爲佃然後遍托本地士紳工商爲之轉售有贏無贏在所不計惟求原本利不虧而已以本鄉人買本鄉人田地恆多糾葛由官經收轉賣而出殊稍穩妥且也獄官恣通縣署凡

過戶驗契等手續。既省費用。時間亦速。緣是之故。此項抵押品。人往往多樂受之。餘外零星小物。多係籠頭禁卒之權利。然有時獄官亦細大不捐。以其成本輕而獲利重也。例如戒指首飾之類。倘購諸市價需十餘元者。祇須五六成之代價。即可奉諸內室。取媚獄官。太太之前矣。蓋此種物品。沒入者多。即令取贖。亦樂得於未贖時炫耀幾日。推之他物。皆合用者。抵價平而沒入之期短。不合用者。抵價低而沒入之期長也。

## 第二章 職員

### (一) 要挾

職員上則稟承獄官。下則率領看守。種種弊端。欲爲而不得爲。不敢奪獄官之心也。亦思爲而不屑爲。恥於師看守之技也。按月領此三十。或二十。或僅止十餘金之呆薪水。尙欲吃上等飯。穿上等衣。或送官禮。又麻雀藉應酬。以冀升調。種種費用。已屬不貲。至於仰事俯畜。在平日節儉者。已虧一半。否則全無着落矣。無事時猶且如此。一旦家有疾病死喪。或新舊獄官交替之時。在有恆產。有幫助者。固不難支持。非然者。恐慌立至矣。因此之故。全神貫注。莫不集矢於獄官之一身。思乘隙攫取。聊



以○濟○急○其○有○以○嫖○賭○致○窘○亦○以○要○挾○獄○官○得○資○以○救○燃○眉○此○予○會○親○見○之○而○聞○友○人○言○者○尤○不○止○一○次○前○年○某○監○曾○有○互○訐○之○事○予○并○居○中○作○魯○仲○連○焉○

要○挾○之○法○無○非○紀○其○私○事○通○其○私○人○摘○其○私○帳○竊○其○私○信○甚○至○探○其○家○醜○誘○其○非○爲○待○至○事○已○成○實○據○已○確○鑿○乃○先○揚○言○有○人○欲○攻○有○人○欲○告○其○有○已○脫○離○而○去○者○乃○以○明○信○片○書○其○大○略○情○形○露○其○不○平○之○氣○獄○官○恐○其○宣○布○也○必○急○於○浼○人○緩○頰○矣○(參○觀○獄○官○對○付○員○役○章○)

前○數○年○北○方○某○監○將○囚○人○鞭○背○致○死○書○記○某○大○講○人○道○主○義○立○刻○拂○衣○而○去○獄○官○懼○甚○飛○飭○其○父○追○回○哀○懇○敬○送○五○元○交○通○票○二○十○葉○次○日○廳○來○相○驗○該○書○記○在○旁○獄○官○又○袖○十○金○以○贈○卒○以○檢○驗○吏○未○翻○背○視○察○遂○寢○其○事○

又○南○方○某○獄○官○入○監○巡○視○誤○將○臥○地○囚○人○踢○傷○下○部○小○便○流○血○職○員○某○代○該○囚○人○告○訴○不○遺○餘○力○獄○官○倩○人○作○和○事○老○該○職○員○索○款○三○百○元○再○三○確○商○非○二○百○元○不○可○獄○官○恨○甚○聲○稱○願○填○城○門○不○塞○狗○洞○卒○被○起○訴○以○百○金○贖○罪○并○撤○任○焉○

又○江○北○某○獄○官○書○獄○亦○登○徒○子○也○正○月○十○五○在○署○慶○賞○元○宵○飲○已○微○醺○被○一○素○所○倚○賴○之○職○員○誘○至○

市上酒家復飲醉後忘其所以見酒家幼女直前撲之追至廚下次日該職員遂陵酒家聲言欲訴獄官以強姦幼女未遂之罪并欲登報以恐嚇之該職員對於酒家謂願作見證之一而對於獄官則伴作代爲扼腕之狀多方爲之斡旋於是獄官欲保地位不得不典質衣服抽挪公費湊金百朋以息其事實則徒飽該職員之囊彼酒家止得十五金猶請其妻一席酒以酬之

又聞南方某新監獄官之初到任也一科主任某素與有隙知必被擯乃預糶卷宗藏於監外以爲挾制地步一科新看守長某知其謀勸獄官不遽撤換後卷宗果徐徐歸還獄官乃乘其不備驅之使出該主任恚甚乃羅列其劣迹如任用私人剋扣囚糧等多款自己具名赴京投部呈控部即行文飭查獄官乃四處托人關說并備上等酒席多桌遍宴與派查員之有關係者紛擾一月有餘費去百數十金後仍與該主任賄和方以事屬前任所爲新任正在去其舊弊等語含糊答復餘均以查無實據了之

又聞去年北方某獄官將刑期已滿之女犯以制錢二十千納爲側室托友眷攜帶回籍行未三日而中途捲逃獄官飭親信某職員趕往偵查六七日後信乃至閱之乃女囚口吻也略謂恥爲老爺

小妾今借某先生終白頭矣。如予追究定報。以反訴云。獄官雖忿不可遏。然卒無可如何也。諸如此類。爲獄官者稍一不慎。卽爲職員所乘。其有小小借貸。與借端請假。或懇乞詳保。以獄官記名等事。猶屬忠厚人所爲。但獄官亦有不知好歹。并此亦斬而不與者。必至激成事故。受極大之損失。其手段圓融者。對付靈敏。方足以駕馭諸職員。而爲我所用。嗚呼。誰謂獄官易爲哉。

(二) 偷竊

新監第三科職掌工場作業事務。凡出品及原料亦歸儲藏。外縣各監之有工場者。雖多由獄官自己兼管。亦由書記儲發。於是偷顏料。偷零頭布。偷牙刷。偷絲線之種種行爲。視爲固然。一若取之無愧者。甚有改易工場作業表。而將製成之物數減少。乘隙作弊。偷毛巾。偷草蓆。偷草帽。偷皮鞋。或由身上帶出。或趁售品之時飛貨。種種伎倆。各人各做。要皆瞞獄官及其他一二人而已。至於縫紉工場。製衣例不給價。至於信箋信封。尤屬尋常之事。往往出監後二三年。尙未用罄者。故凡曾在監獄管理材料事者。其家中用品及親友鄰里用物。大半出自獄中。蓋亦如會司稅務事者之食物用品。取之不禁。用之無窮也。然彼則明取諸商人。雖不免爲侵掠之行。爲此則暗取諸公

家實確係盜竊之性質。故監獄作業。每每有虧無盈。甚者已有一部分之停辦。則若輩侵蝕之罪。可勝誅乎。

夫所謂職員者。大抵屬於上流之人。而行爲之卑劣。若是何也。蓋公家之物。視爲公共所有。予取予求。不汝瑕庇。彼固視爲應享之權利也。予以盜竊二字。甚之亦責備之義耳。

### (三) 謄寫

謄寫者。情囚人爲之謄寫也。非職員自爲謄寫也。其實亦侵占之一耳。亦偷竊之類耳。其區別之點。一則對於物作。非其有而取之之。行爲。一則對於人。使行無義務之事。無以名之名之曰謄寫。

新監照監獄法分三科。第一科乃職掌文書。凡公文往返。造冊造表等事。皆科中看守長及主仕之二人爲之。然戒護上。仍須照章輪班值夜。近年來具文之多。表冊之細。無以復加。卽一計算底稿。及詳送。恆須三四分。有時獄官在家中做成。計算後。或以發票。無著另開費事。或以尙有可以虛報之處。猶須添加。每已謄清。多分而仍易稿者。因之多。寫五六千字。獄官而吝嗇也。雖有額外書記。薦來以怕破壁。囊辭而不納。則一科之謄寫。更苦矣。

監獄百弊

四〇

他若外縣舊監。既無書記名目。祇於獄丁中之能書者。或在外另雇一人辦公。但當造月報時。一人甚形忙迫。緣此之故。往往諉其責於獄囚職員。對於獄囚恆使之行無義務之事。而此文墨之流。但至其任。謄寫之勞。猶爲優待。或將公文表冊。送入監房。或令至辦公室。一人不足。則兩三人爲之。於是職員得減少其辦事之時間。而此身逸樂矣。但獄署行政之手續。卽一舉一動。莫不爲囚人所窺。窺傳知。至監卽職員中之謔浪談笑。亦爲囚人耳目。熟習對於戒護上。威信上之重要問題。曾不之計。其廢弛損失。爲何如耶。

至於囚人之能書畫者。對聯披軸。遍室皆是。不但自懸。并將分送親戚。好在囚人因之消遣。於意亦得。况於職員之指揮。尤有不敢不遵之勢。古人位至卿相。尙知獄吏之尊。况此區區染翰之薄技耶。謂予不信。請至監職員室參觀一二。方知予言不謬。

其在外縣各監。經費支絀。用人無多。囚人謄寫之事。情尙可原。或逕由獄官授意。答亦不在職員。若新監之一科。既責有專歸。卽當忙迫。二三科亦可通融。次之教誨師。醫師。無事時稍盡義務。亦不爲過。乃人情好逸。竟無底止。有此不須辛資。免費飯食之人。樂得令其朝夕握管而已。則出外酬應。或

雀或花逍遙自在。道德問題。職務問題。本非若輩所知。何足責哉。然而爲囚人者。身居囹圄。惟所欲爲。卽此筆墨微勞。真屬求之不得。死任。膽寫之職者。職員每假以詞色。或與他囚代作呈詞。與職員有息息相通之隱。不啻登地獄中之天堂。誰復講權義之分際。而不竭力以獻媚耶。

(四)其他

膽寫之外。有各種無義務之事。而強使之者。不能一一條舉其目。只得以其他賅之。其他之事。如令囚人爲其剃頭。修面。洗衣。縫紉。藉圖省費。此等使役。在二科及下級職員。往往飭令爲之。予於去年冬。至北方某監。見有書記某。高坐火炕上。而令囚人爲之。扞脚。予初未知其爲囚人也。繼見其足上帶鐐。乃始恍然。大約此監却禁有能扞脚之人。否則此道斷非率爾者所能奏功也。予又曾見某監囚人。至辦公室爲職員修面。見其所攜之木匣中。一切用件。極爲精備。予揆其必各職員合資所購者。乃問之曰。此中用件。精而且備。價值幾何。囚人遽僥言曰。我家本開理髮店。此物乃店中攜來者。予方知刀剪之類。亦可由探望透入。然而危險殊甚焉。誠利令智昏矣。

又聞職員之子女亦常徘徊於監獄中。恆由囚人爲之剃頭修面。至三節則賞錢一二百文不等。他若職員家屬及親戚之有衣服縫製者必送入監內。令囚人爲之。每件亦給與工資。但祇數十文或百文。較市價低廉而已。

洗衣皂刷均由職員自購。用後仍繳入職員房中。恐其竊用也。雖然令囚人爲職員洗衣。情理上尙說得過去。至於將家中兒女衣服一切送至監內。令其洗滌。似乎太嫌過分矣。

女監本以洗衣爲工作之一。然價值等級却大有不同。聞之個中人云。職員家中之衣。向到節邊隨便賞給。看守之衣。無論大小。每件十文。尙須追討稽時。方收得到。收到後。女看守仍照常扣價三成。餘作肥皂錢。至在監外由女看守收來之衣。每件則僅較市上通例便宜一二成而已。

縫紉之針線。向令囚人於工場中剋扣所餘者貼用。至萬一有色樣不合者。乃始略爲購置。應用。予前年至某監參觀。見工場中有無數字畫屏條。糊在壁上。初疑其尙有裱糊作業也。及抬頭一望。見上款皆本監職員行號。方知其役使囚人作裱糊匠耳。

一監之中。每禁有囚人數百名。芸芸赤子。不幸而習惡犯罪。然當少時父母必予以行業。故囚人之

不事生產者固多。而有一技一藝之長者。實不乏人。其本來一無所能之浮浪人。究居少數。治獄者苟能因勢利導。裕國裕民。功非淺鮮。無如一船貪污無學之人。非特不能體刑期無刑之心。與愚民更始。乃視爲利藪。同惡相濟。一至於斯。良可慨已。

### 第三章 男看守

#### (一) 賣紙烟

外縣各舊監。近年來水烟旱烟。早已弛禁。而新監獄規模既大。經費又足。囚人吸烟。向懸厲禁。蓋吸烟必須用火。燃及衣被籠柵。在在可慮。然囚人羣居寂寞。於無聊之中。思得此以稍解煩悶。而有烟癮之人。尤有性命相關之勢。往往百密一疏。門開方便。亦意計中事也。

從前偷買香烟之事。祇雜役爲之。而雜役之中。又祇廚房中及燒水灶之夫役能爲之。蓋其他雜役不能與囚人接近。祇水灶廚房囚人每日必三四次來擔水挑飯。於此時機。即可交遞。或將此烟包塞在灶角及窗櫺之內。互約此一定所在。錢物交換。此事雖與巡邏看守暗通。然有時恆被職員。或職官查出者。近年廚灶雜役。且被裁撤。緣水灶囚飯。均用囚人服役。於是紙烟一項。無輸入之機關。



矣。不謂囚人正無計可施而看守乃大利獨攬矣。輸入之額較之從前雜役之偷偷摸摸不啻數加十倍也。

看守之有資格者十人或五人合資購大匣紙烟二三匣各人分藏入內。在外躉批每包十支各牌平均約價五十五六文。入內售於囚人。價則一百二十文。或小洋一角。其利相倍。而有餘。予聞最大之監。當舖場最旺之時。每日可銷兩大匣（即二百包）然則每日出息可獲十千文左右矣。

然如江蘇某分監。各種出息較他監爲優。獨於賣紙烟一項。則不如他監遠甚。聞有營此業之看守。言每月祇分得餘利千餘文。其故由於此監外役囚人。成羣游行街市。卽由此項囚人帶入。以遺餉同人者。實居多數。然囚人之得爲外役者。類皆出資若干。取得出監之資格。故其販賣紙烟。亦以金錢買得之權利。看守心雖不甘。亦無術以禁止之也。

惟此等賣紙烟之看守。非獄官或職員親信之人。卽資格已深。辦事勤能。上官所倚重之人。否則不能賣。亦不敢賣焉。

會聞某分監於前兩年時此等生涯由獄官之子某專其利并將潮烟火柴一律壟斷後被看守上匿名信於司法上官乃止

看守上班例穿制服制服有袋於是紙烟火柴均儲足而上崗然此皆預備臨時零賣者價則每銅元一枚賣新牌紙烟一支附以紅火柴三根若老牌各烟概售銅元三枚兩支而附以紅火柴一枚若需竹烟嘴則十文一只

他若一包一買之紙烟非由外役囚人帶入卽由夜班看守由籠柵隙遞入無須白日零售矣

若須用呂宋烟則兩角小洋起碼物品高下價值不一然利息則較重於紙烟因此等囚人必豐於資者多出幾文所不計也

北方各新監大半偷賣旱烟予所見遞入者每包僅如雞卵大聞價需二十五文而吸烟之管其長僅如筆梗每一支價亦需二十五文黑火柴則十文一匣

今春予在馬路之旁見有無賴多人合提一大竹筐賣露而失風之紙烟口中高聲大唱每包十支只賣一個銅元途中鮮有購之者乃忽有穿長衣目灼灼者二人特來購其九十包揀而又揀乃去

余訝其狀似老於江湖何以少於閱歷。頗覺懷疑。當時喜事心勝。乃隨之而行。未幾見其入一看守所。乃恍然知其販於貧苦羈禁人吸者耳。

予之至友告予曰。予初任某縣監獄。其時該監看守四十餘人。良莠不齊。夜每爭鬧。訪之皆賭博之結果也。然屢次搜查。既未見竹牌紙牌。并象棋圍棋。而無之一日。在字紙簾中見紙烟牌之畫片。無數。細閱之。背皆塗墨。而畫面皆有么五么六等式。用筆管墨印者。予因賭具。即想到每見看守臥室大小紙烟匣及錫紙蠟紙甚多。必販賣紙烟無疑。即據此從嚴懲禁。兩旬始絕。

(二)賣鴉片

民國元年。外縣監獄之稍事改良者。鴉片已一律勒令戒淨。其未改良者。形式上亦稍事斂迹。至新監則向無吸鴉片之囚人。即有新從外縣送來。或新判決者。亦由醫生驗過。即有烟癮。每於病方中。略加如意。凡或清心丸。少許。其實即戒烟丸之變相也。久而久之。亦自無癮。不圖時至今日。而情形一變矣。

至於北方。如陝甘一帶。從前既未改良。故今監中。即職員獄丁。皆公然一榻橫陳。情形與二十年前

無少異。其囚人之在內設燈者。尤比比皆是。蓋該處本產烟。土價亦不貴。居民視同飯食故耳。南方新監。本極端無吸烟者。自間有烟癮之人來任獄官。及職員。謬種流傳。傳染甚易。始而看守效尤。繼而囚人從風。自一二人作俑。流毒及於數百人。始作也簡。將畢也巨。良可慨已。

獄官及職員所吸之鴉片。恆由看守爲之販賣。前年某新監囚人與某監對調。羈禁至數十人。分多次遞解。而每一次帶有照會及公文。由看守囚人押行。於是看守即以上官所交之資本。購土多包。藏在囚人衣包及身上。沿途無礙。其至本監。即由原看守行搜檢事。一無破綻。

新監少數囚人之有癮者。無非吞丸藥。與土皮。或生土而已。看守代爲購入。每次聞須錢百文云。鴉片買賣之最盛者。除外縣舊監之未經改良者外。莫如某某新監。其始由於新入監之囚人。素有烟癮者。一入監後。即納進監費。而又多方賄賂。冀得在監自由吸烟。於是。有金錢者。逐漸沾染。卽無力。往往盡陷事。同囚之義務。而沽其餘潤。幾使全監之囚人吸烟者。爲原則不吸者。爲例外矣。夫在監外吸烟。稍一不慎。卽被逮捕。罰鍰判罪。在所不免。卽幸免敗露。亦終朝恐慌。而無安枕高眠之日。一入監獄。反可放胆大吸。高枕無憂。蓋監獄重地。閤人殊不能入。卽因公而入。亦必先由門崗。

通報守監門者。早已有備。是監獄乃一最有保護力之烟窟也。

獄中賣鴉片者。從前皆籠頭及禁卒爲之。自一經改良。其利權乃操諸看守之手。有時或書記爲之。甚則獄官且染指焉。

鴉片之來路。大半由本地無賴販入。或由囚人家屬販來。有時看守亦藉端請假數天。出外販土來者。煎烟膏之時。恆在半夜。儲烟膏之處。多任處下。煮烟膏之器。則往往藏在柴房。

囚人家屬。鴉片送大缸小膏入者。看守必挑出其幾分之幾。或供自吸。或和入料子轉售於他囚。人獄中鴉片之價。聞以小洋二角起碼。烟炮每枝小洋一角。土皮每包三十文。過籠紙每張二十文。其價照市上私賣。每加十分之三四。

其有非看守之烟。而由市上來監挑賣者。價稍低廉。然皆由雜役介紹而來。因病而吸。非有長癮者。看守以其非長主顧也。姑亦聽之。否則不容其攙奪矣。

予參觀至某監。東見雜役室中。有一人躺在床上吸烟。詢之。乃擔糞去也。其糞桶藏在該役之床下。初亦不解其故。後聞不越月而獄官交卸。該獄丁亦連帶罷去。煎烟之器具多件。卽由此担糞者藏。

在灰蘿內挑出方知前此布置之妙也。

監中吸烟之器大抵陋劣者多。其富厚者錢可通神。舒服等於家中。槍鎗之屬依然精妙。所不必言。若普通之囚。及貧者呼吸烟泡時。每以細直竹筒如潮烟管者。或三四人合一燈。一吸而盡。盡則藏燈於地板下或壁中。

其獄官予之門下士也。任某監時。曾搜出前清禮帽上之金銅頂子多枚。嗅之烟土味殊甚。知以之爲烟斗者。然不知其如何裝法。曾送一枚於予。予再三研究。其用法竟索思不得。

### (三) 賣藥酒

外縣各監對於囚人飲酒一事亦無絕對禁止之明文。不過恐其多飲。釀酒滋鬧。及齊心集飲。趁興反獄。所以每予限制。新監一向不許囚人飲酒。然囚人之有劉伶癖者。一若烟癮之不可容忍。恆多方要求。記辭骨痛或風麻之疾。求飲藥酒者比比然也。

獄官對於此種要求。或憐其疾病而遷許之。或明知其諉託。因其尙無大害。不爲已甚。則亦不拒。不料此端一開。看守之利源又多闢一門矣。

監獄中買酒情形雖各不同而大要可分三類

一如舊監獄則納進監費後可自由委託買辦持瓶往沽祇由買辦賺折扣而已

二如新監獄則有直接賣間接賣之兩種

何謂直接賣酒則如看守數人合夥合資販得木瓜酒長春酒五茄皮酒等各種儲之瓶內囚人欲購者則每杯五十文八十文不等猶番菜館中之賣勃來地酒然

何謂間接賣酒間接賣酒者非賣酒也乃賣報告書耳夫零星買飲在量之小者適可而止尙屬無妨若飲量既大則區區杯酒不足以潤其饑吻况價既過昂又須現款交易如日日飲之飲必盡數杯則費已不貲勢必如鴉片不能持久可知於是看守乃設一變通之法以兩利之其法囚人給看守銀洋一元或數角自己具一懇求書再由看守具一報告書說明某番囚人之風濕若何情形從前若何飲藥酒而愈今舊病復發甚劇非公家給藥所能愈應否准其姑飲藥酒俾早日告痊免致傳染云云附書於看守長及醫師大半無有不准許者從此囚人家屬可恆以藥酒一二瓶送入門衛以看守長之准許自不之阻看守雖拋棄賣酒之利益而一紙報告書居然有劾間接亦受其利

益矣。

况送入之酒每存在醫師處。看守日日持器往斟。又可多取若干。和以糖水或劣酒再售於其他囚人。此又不費本之生涯也。

至於令囚人直接遣人往市沽酒如上。述舊監獄者。看守之出息不無少減。然市肆往返。究屬不便。看守仍得預儲以待。當酒罄與到時。每得善價而沽。予嘗見一看守床下。有酒瓶十餘。晚飯時。由其他看守持碗來代沽者。絡繹不絕。頃刻之間。銅元已滿一筭筒。大約有二千餘文。詢其本需若干。答以千文左右。然則所賺之利益。約有對合云。

#### (四) 賣菜點

舊監獄之買辦。專爲囚人奔走。實一無工食之雜役耳。兼有以禁卒更夫充之者。新監獄雖有少數分監。仍有買辦名目。而大半皆惟雜役三四人。專爲職員及獄官所驅使。從無與囚人接近者。於是囚人有所需。必看守是賴。看守爲之代辦。而飭外役囚人遞入。蓋外役囚人本一如看守之夥伴。其對於同囚驕而且狠。看守與獄丁與之狠。狠爲奸各得其利矣。



某監看守三人。合立一公司。每日早晚。由其家中送煮熟之菜入監。形式上固爲自己所食。其實則藏諸臥室內。零星售於囚人。

予又見某監看守。在一醬園內購乳腐兩大饅。醬菜一饅。後聞個中人云。每月如此買入。須兩次。蓋皆數人合資。與囚人做買賣耳。

隔宿之蔬菜。價值殊賤。予嘗至某監。見囚人祇以小制錢四文。向看守購得辣椒炒青菜半碗。蓋此皆極貧苦之囚人耳。

他如外縣各監。值廚房之書記或獄丁。并設菜館於監中。予親見其監廚內。雜陳雞鴨魚蝦不少。見外役囚自監門內出報曰。某人雞一角。某人魚六十文。瞬息之間。有一二十人來購者。主其事之。養飯囚人一一記之於簿。有如獄丁者一人。乃刀俎齊下。囚人之外役者。一時幫下油鹽醬醋狀其粟。六忙畢。乃用大盤送入監內。

予又至一外縣某監。會宿四宵。夜深時入監房參觀。見有獄丁某。值夜於大瓶內取雞肫肝二枚。授予曰。可作夜點心。嘗之鹹而且硬。詢所自來。乃曰。平時積而成者。予更視其瓶內。至少尙有四五十

個。當此獄費支絀之時。獄官未必日日吃雞。大約亦係賣雞肉與囚人故也。買辦代囚人買物。照習慣上。門房例須先扣一成買辦。既無工食。全賴此買賣出入。藉沾利潤。從中折扣。不言可喻。是以購入之物。既劣且貴。較之本廚房之食物。不如遠甚。是故囚人大半樂購廚房食物也。

雖廚房之菜蔬。未必不大漲其價。但比較上。猶覺價廉物美也。况廚房中可以掛帳。而買辦則無力墊款。動須現資。有此二點。生涯之盛況可知矣。

至於每日早晚點心什物。監內祇有蛋炒飯、各式湯麵、炒麵、水餃、菜粥等。價各不同。而菜粥則最爲便宜。前四年予參觀至某監。見各種點心。動需百文、七八十文、或五六十文不等。而菜粥每碗祇售二十文。雖粥色黃黑。然在監中。要以此物爲最公道矣。

鄰家有業花匠者。與予閒談云。前曾充某分監看守。其時捱次值班。而於每夜上九時至十二時之一班。須逐籠詢問囚人。詢以明晨所買點心。收錢後彙入帳房。由帳房給條。向一熟識之山東餅店定製。翌晨往擲大餅兩籃。約二三百塊不等。其餅狹而且薄。分派時。囚人每嘗罵萬端。後偶詢之於

店方知實值每塊止六文而已。且此店爲獄官老爺合股所設。故特別專利也。然而囚人苦矣。花匠又言吃大餅者大抵貧而年壯。食量過人之輩。如此百船。脍削不啻。舐刀頭之血。況獄飯兩餐分量。逐漸減少。長日如年。愁眉忍飢。情實可憫。餓鬼地獄近在咫尺之間。慘不忍觀。吾所以棄此職業而改圖也。若夫吃蛋炒飯、湯麵、炒麵、水餃等之富囚。則雖價倍於市。彼之力猶足以購。雖同一敲詐之性質。猶爲彼善於此。

賣菜點之附屬生意。猶有柴火、作料等費。收入囚人有自己委托買辦。買生魚生肉之類。須廚房爲之代煮者。或囚人家中送來食物。須加湯煮熟後食者。則另納柴火及油鹽等作料費。每次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不等。所收之錢。另在灶畔鎖一錢筒。投入其中。每晚倒出數之一。如飯店之盤小賬然。

(五)代典質

從前舊監買辦代囚人出典衣物。照習慣每當本百文扣力錢五文。今各監囚人如納足進監費後。無論典在獄內。或代典獄外。均不另取扣頭。但予聞各新監內看守代囚人典質。往往並當票而無之。非第不知當本若干。且干從贖取此名爲代典質。則代賣了。

予友云。予前譚任某監獄官時。查領置室（囚人進監例將錢物衣服交看守繳進存於領置室內。至出監時然後交彼領去）內。各架空無所有。詢之則皆看守代爲領去應用矣。既而想時方五月。奚用棉衣褲。衆囚人領去何爲。因至監房審視。見囚人皆穿單囚衣。並無自己衣服在內。疑而詰之。方知領出之衣。有換香烟吸者。有托看守代典質者。予欲得其當票。擬以質問看守。僉又謂向無當票取回。

各監獄有獄官作抵押主。如上篇所述者。則看守或獄丁。一如當典之夥友。照例有種種折扣種種。酬給。一如紅利之分潤者。然有一等僻縣舊監。則獄丁與籠頭合夥。作抵押生涯者。尤多。蓋純是前清之積習也。惟押入之物。類皆破碎不堪者居多。利息雖厚。事甚繁瑣。且無大宗貨物出入。故終年進項亦有限焉。

囚人雖人品不同。而貪吃懶做者。究居多數。監中既有種種食物及消耗品。當無聊之時。樂得祇顧目前。典衣質物。不計其他。爲看守者。既剝削於分內之折扣復侵蝕於分外之乾設。既無當票。時明價值。則隨意給予幾文。其物卽成泡影。然日復一日。後此特何以爲計哉。又聞予友述及一事。可矇

尤可慨矣。

予友任獄官時。極熱心於獄務。而對於囚人。尤極親愛。將欲運廣長舌以革其非心也。但爲所感格者固多。而終於下愚。不可教誨者。實居其大半。予亦留心監獄。常與之研究改良之術。今略記其言。可知看守之代典質。固爲無良之行爲。而囚人之本身。實多難雕之朽木焉。其言曰。新監囚衣。雖不完全。然大半由監獄發給者。隆冬之時。例給每人棉衣褲一套。按此乃民國元二年時之例。至三年外。縣監不復給矣。囚人以外有棉衣。即將裏衣之單者。脫下交看守質賣。及至二三月時。棉衣緩不能穿。乃剝去棉絮。又可變易錢物。而止穿夾壳子矣。至四五月夾衣。又嫌熱時。乃將此夾壳子分而爲二。又將其一片再托看守出賣出典。故每至五月中。入監收取棉衣時。能全繳者十無二三焉。此等惡習。雖屢次從嚴懲罰。終不能改。洵乎下愚不移矣。

### (六) 代匯款

囚人於家屬來探望時。本不帶衣食錢物送監應用。但恐有危險物夾入。故於衣食。則細檢查之。於金錢則領置後。任其臨時撥用。蓋金錢尤爲越獄謀介。是以與險危物視同一律。且并不許多送來。

監多則還令原人帶回籍免代爲保管之匪易耳。

夫金錢之由探望而送入者。既多周折。又被限制。且於零用時。仍須由看守代達轉買。有時看守有意假忘。則欲食無所得。欲買又未能矣。故家屬及囚人。如有素稔。或稍可靠之看守。皆願將款匯至其家。或由人運送至其家。送達之後。囚人自己。必有信給其家屬。以作收據。此信卽由看守帶出。不由二科轉出矣。

有等囚人。生性浪用。家有所給。不日用罄。則家屬往往因之。亦以銀錢交給看守之熟識者。令有所需。卽向看守商取。不予現金。資其揮霍也。然此等辦法。不幸而該囚人死亡。看守卽吞沒其遺款。看守代囚人匯款。逢節其家屬必有所饋。或逕酬銀錢若干。有時款來後。先爲看守頂用若干。則酬謝金亦因之而扣。

某生就予校肄業多矣。又隨予辦事亦甚久。前年出任某監獄官。前任方以越獄案去職。故接事後。乃厲行搜檢。聞其於監獄中搜出大洋十七元。小洋三百餘角。銅元一千三百餘枚。小制錢六千餘文。而查及領置所儲。共合總數不滿二十金。以此可見看守代爲匯入之款多。而交朋公署之款不。

及三分之一也。

看守代匯款。亦有竟被吞沒者。蓋看守或於將離職時。自知與監獄脫離關係在。卽反方多招攬囚人。囚人不知其將去。乃函催家屬送款至監。看守待款到手。一去杳如黃鶴。囚人及家屬均未之知也。或事已經旬。家屬來函詢問。有無收到。或偶因探望之際。詢及囚人。始悟受愚。家屬有據此。質問獄署。然獄署亦不能爲此追索也。

蓋看守既爲此脫騙之事。則必先將家眷早日他遷。有并家眷而無之者。平時僅以某店或茶肆酒肆作臨時匯款通信處而已。

是以有明白此等弊竇之囚。仍願以給款交寄門衛。蓋門衛收到此款後。無論來自郵局。或送日親友。均當場給付收條。蓋有獄署圖章。囚人卽有接不到款之時。可將原收條呈請查究。獄署見此收條。何日何時。何人值班。不難一查而知。卽原收款人已去。而竟追不到者。二科亦負賠償之責也。

(七) 賣輕錄

文明監獄固無上錄之必要。然戒護上慎重起見。且對於不安分之囚徒。非是不足示懲。乃因此間

題而生發卽於是出焉。

輕鐐問題。前篇已略述一二。惟上述事實。獄官與職員等通同之行爲。茲則專爲看守之利。茲固不嫌其重複與混淆也。

蓋舊式脚鐐。輕重不等。恆相差至四五斤之多。照監獄規則。本當量囚人之體格。罪質。性情。身分。以爲衡。且有不上脚鐐者。新監獄尤多。蓋戒護教誨。兩有成績。不必定需此瑯瑯束縛也。

囚人心理。孰不欲得輕便之鐐。惟不先以重鐐加之。則慳囊不破也。故囚人之欲以重易輕者。須給看守一金或數角。其多者或且數元。看守得此代價。乃爲之製報告書。證明某番囚人身弱多病。請易其鐐。或竟請開去之。若此術不售。越旬餘。乃報告於科長。謂某番鐐釘。磨擦已久。將欲損壞。請易其鐐。科長恐戒護之失察也。未有不立飭更換者。於是舊重鐐去而新輕鐐上矣。

鐐之輕者。止一斤十四兩。則其價更貴矣。外縣警監。於進監費內。有種種花色。新監無之。故隨時得以取利也。然有數分監。仍收進監費者。則此等出息。早已各各勻分。然半途亦有易鐐之臨時收入也。有時獄官明知之。亦明賞其作弊。一二次。以酬其鷹犬之勞。



(八)租被褥

新入監之囚人有無資購被褥或不及購送被褥者暫托看守或獄丁代爲租之看守或獄丁如自己已被褥出租則每件每夜收價七十八十文不等他若代爲衣店或客棧內租取者除原價若干外每件每夜照扣十文

夫租被褥本極尋常之事亦極瑣細之舉無所謂舞弊也然本篇之紀述務在得監獄之真相一舉一動無不備載則有志改良者披閱一過即可去其太甚而漸圖進行也

況乎代租被褥雖一種方便之行爲亦一種剝削之方法試思富厚囚人錦繡華美疊褥重茵固無所用其租而赤貧之流又安得每夜數十文之間資得以草薦禦寒已屬幸甚惟普通囚人看守得玩諸股掌之上而多一種名目即多一門進款也然則被褥之租豈與獄務一無關係哉

(九)饋物分肥

探望之期或定星期或定朔望或定五十各監不同除少數特別囚人或外縣各監規費充足之囚人不拘定期外其餘大率如此探望之室每在監房以外監門以內囚人家屬或親友挨次由看守

導入囚人亦按名由看守引出。科長等即在談話之柵邊筆記其談話之大概。其有不許談話者即禁止之。

探望時所饋食物由看守代爲取入繞道入監房。有時并須俟醫生驗視方准送入。事雖具文照例。應有此辦法。於是看守趁此時機即分其若干自食或携回家中。或即售與無家屬之囚人。

予至某監參觀爲時尙早。是日却值探望之期。見其安排次序。先由大門按探望人之次序。書明於簿。其時門外已人多於鯽矣。次見監門看守三人各穿制服。又有無制服之看守。多各持鉢罐及大紙烟匣用兩條板櫬架於入監門之孔道旁。未幾科長帶同看守二人攜簿冊筆硯等至外柵矣。於是探望人手提背負者挨次入。囚人亦挨次出。看守即代爲接受饋送之物。上爲粘一番號。由孔道入。將至轉灣時此多數不著制服之看守即手剗刀切若肉也。則積於罐內若魚也。炒醬也。則併於鉢內。其有糕餅炒米粉雞鴨蛋則儲於大紙烟匣內盛而滿焉。乃送入臥室內。易其空器再來備盛。自辰至未。忙迫異常。換班亦必二三次。

探望時恐有危險物之直接遞進也。故飭多數人監視之。乃今之看守對於探望人每兩目注視其

饋物之不暇。嘗見有看守觀其魚肉之羹。得入味。每鼻嗅而涎且垂焉。遇有糖果入。則面帶笑容。手且握之。且行且食。有至兩腮豐滿而口不能出聲者。噫。一何腐敗至於此極也。

從前舊監獄。囚人家屬有所饋遺。禁卒籠頭必先染指而嘗。今之新監。則看守獨占特利矣。

囚人家屬知看守之必擇肥美而攫之也。每以劣食封其器面。如魚也。必以小魚蓋其面上。看守知其然也。不搗其面而專剗其底。於是囚人仍祇食其劣者。

遇探望日之晚。衆看守必聚飲於臥室。蓋是日獵得新鮮食物必多耳。獄官職員雖明知之。以其是日忙祿特甚。故亦任其所爲而不之問。

予恆告誡看守。以不可掠食囚人之食。其故(一)失威信。(二)傷道德。(三)防意外。蓋恐所饋之物。或有意加入毒質。分食後。豈不多數看守爲之謀斃。而釀成絕大之反獄案耶。

(十) 攻訐上官

新監之內。典獄長無論矣。餘如看守長、主任、教誨師、醫師、藥劑師、書記、會計、稽查部長。皆看守之上官也。卽如外縣監之管獄員。雖爲二等、三級之委任官。亦係看守或獄丁之直接長官。而須絕對服

從之者。然亦有以種種之原因。因而施攻。許之穩謀者矣。

獄官等。自己之行。爲有不正当。而偏欲禁止。看守及獄丁。作弊者。固絕對有所不可。然亦有上下分贓。不勻。而懷怨者。亦有上官待遇有所偏袒。而合夥暗損之者。更有要求過當。被上官駁斥。而恨恨於心者。更有拘束太嚴。不甚體恤。下情而激成事變者。於是飛短流長。多方媒孽。有時獄官竟不安其位。而去噫。蜂蠆有毒。小人之隱謀。不可畏耶。

平心論之。此等獄官。平時既有瑕可摘。而辦事又嫌操切。咎固由於自取。然亦有嚴正清廉。無懈可擊。而又防弊太密。使之無可生發。以致恨之刺骨。必欲撲殺。此獠以爲快者。獄官固自問無愧也。然其攻許之術。乃百出而不窮矣。

夫集社會上最凶。狠最陰險。最怠惰。又最好動之罪犯。而聚之一處。其危險可知。而招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索無長技之壯年。而使之不眠不休。負重大之戒護責任。其難以駕馭。又可知。故獄官而同流合污。則必抵其隙。以爲挾制地步。獄官而矯矯不羣也。則又水清無魚。爲看守者不敢有所需索。內懷恐懼。而外無興味矣。予友任某監獄官事。防弊嚴密。事必躬親。看守以其不利於已也。謀欲去

之○然○以○其○操○守○清○廉○無○可○措○辭○於○是○妄○造○謠○言○匿○名○攻○訐○以○惑○高○級○之○長○官○夫○市○中○有○虎○三○人○言○之○則○可○信○矣○予○友○卒○以○此○去○職○而○獲○罪○然○事○皆○無○證○旋○蒙○昭○雪○噫○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豈○獨○獄○官○然○哉○

予○草○是○篇○願○監○獄○之○改○良○日○有○起○色○也○非○摹○繪○監○獄○之○黑○暗○使○貪○夫○得○以○依○樣○畫○葫○蘆○也○然○則○今○述○看○守○之○難○馭○一○若○令○人○不○可○清○廉○嚴○正○者○何○也○夫○看○守○亦○公○吏○之○一○僅○得○此○六○七○元○之○薪○資○事○畜○奚○賴○故○欲○獄○務○之○整○頓○非○加○重○看○守○之○俸○給○不○可○且○非○慎○選○看○守○之○品○行○不○可○辦○養○成○所○以○教○其○學○問○實○習○以○練○其○胆○識○其○富○有○經○驗○素○勤○慎○者○拔○之○且○益○其○薪○俸○不○堪○造○就○者○汰○之○夫○看○守○亦○猶○是○人○情○向○之○所○爲○亦○迫○於○境○之○無○可○如○何○耳○豈○無○改○良○之○餘○地○耶○

#### 第四章 女看守

##### (一) 私設燈下工作

舊○獄○女○犯○在○監○所○做○針○帶○或○其○他○賣○買○其○賣○均○歸○本○人○自○得○伴○婆○及○禁○卒○代○爲○取○出○收○入○不○過○約○略○作○一○扣○頭○而○已○勤○者○入○夜○工○作○祇○須○自○購○油○火○則○亦○無○所○禁○止○新○監○作○業○爲○國○家○所○強○制○按○其○勤○惰

巧拙給與賞金。略示獎勵。其餘則利歸國家。與本人無涉。且一至薄暮。身出工場。卽不許在監房燈下更爲工作。此等規則。大約有節勞之意。并有防弊之計也。

然至今日。各監女看守。往往以自已衣物。或在外兜來衣物。勒令女囚爲之工作。夜以繼日。恆至三更。不輟爲獄官所未知。如求免私役。則進監時。必入監。贖充足。無稍帶欠。方得種種自由。不然。因材器使。卽不能針指縫紉之事者。亦必服粗重之役也。

聞一女看守。在某監執役有年。嘗謂人曰。吾工食月祇七元。而役使囚人縫衣等種種工作。每月可得十餘元。其餘如洗衣所得。如獄署工作折扣所得。尙在內也。至出監進監。使費尤無一定。則女看守之出息。蓋可見矣。

## (二) 勒令賣身賣淫

婦女一行犯罪。鄉里親戚咸不之齒。較之男子爲尤甚。故往往於刑期滿後。在婦女自己固不願回里。而其家屬亦不欲其還鄉者。卽如貧寒家屬。亦必於刑期未滿之前。先托人說合於他鄉旅客。或市井無賴。價既半爲作伐者。朋分。而其家屬祇以棄絕其人爲目的。不復計較其身值。若稍有餽粥。

之家既繫恥在先。更不願露顏於後。則更去之惟恐不速。則身價全部不相開問。是以女犯刑滿出門無所之者甚多。而女看守之大利在握矣。

女看守對於囚人。伴與親暱。代爲安插。出監地步。日與鴿母。媒婆接洽。一切其稍有不願者。或以利誘。或以威逼。種種手段。各有不同。及至時機成熟。待出監之期一屆。即可成交。

女犯本憂出監之後。一時無人收受。并恥返鄉里。其離鄉較遠。及家已蕩然者。則欲歸未得。即得歸亦無著落者。甚有與家屬恨深切。窗不願復見家人之面。故往往有預托女看守爲之設法者。故女看守之布置。亦易於就緒也。

其或於判決時。載明刑期滿後。由家屬領回管束者。則出監時必索其種種欠款。謂該女囚在監時。某項某項用其若干。實則皆子虛烏有。縱與之辨。亦屬無效。或家屬領出日。願爲售賣。則尤非女看守從中居間不可。

子女爲某縣獄官時。凡女囚出獄後。其無家屬領回者。每送堂留養。然不久即有人托名親族。具結到堂領去者。或繳價領出者。該女犯不耐枯守。往往與領者勾通。言語必相符合。即善堂司事亦慮

其終非了局。多樂於有人承受。獄官雖明知串黨豪蔽。亦無術以攻破之。

至秘密賣淫之事。在舊監者居多。其售其淫者。監內監外之人均有之。曾見海濱一舊監。其女監在縣大堂之庭中。偏右四無旁屋。在當初設置之時。實爲防弊起見。今且適以滋弊。蓋至薄暮時。每見年輕女囚。傍柵而立。搔首弄姿。如倚門作態者。然行人盡見之。入夜且塗抹指粉。衣履一新矣。聞其中聽女看守之指揮。一如鴛母之部。勒妓女。然亦有非本人願意而凌逼便爲者。則其間無天日矣。色胆如天者。貪其價廉。且別有風味。故問津者頗有其人。生涯亦遂不惡云。

但此等狎客。闊少究居少數。大都皆公署出入之人。及無賴耳。餘則男囚之有資者。及看守。或享其特別權利也。

### (三) 出入需索監費

從前舊監。入監費講定。交納後。自獄官職員以下。至看守雜役。平分。即同囚亦沾餘潤。其他即無甚需索矣。新監獄向無此等名目。祇得在監內察其身分情形。稍稍設法取費而已。然對於婦女。則視爲特別之身分。每多格外索勒。予聞某分監。既取入監。躉費而女看守仍時常敲詐。蓋視爲奇貨也。



凡女監內缺一用物。每勒令衆女囚集資合購。予親見某分監買一儲水之缸。以備洗衣之用。二十餘女囚每人令出錢九十文。頃刻得二千數百文。然此缸照市價至多不過千文而已。女看守既趁其大半。仍將發票送入帳房。將來還可作正項開銷。可謂算無遺策矣。

除出監入監諸費。與男囚相同。略見上篇外。其餘在監之費。種種名目。如具結費、掃床基費、鋪床費、碗筷費、馬桶費、腳盆費、通信費、油火費、手巾面盆費、吊桶費等。較男囚需索多出無數。舉其大概。以見一斑。

外此則有看守生日禮。買辦節規。又在諸費之外。

(四)代贖物產子女

女囚入監。女看守必詳詢其里居家私。而同囚之中。新來一難友。亦必互相談話。以破岑寂。故新囚之家務。及犯罪原因。女看守無不詳悉者。倘或家無尊長。而家產豐裕。或子女四散。無人養育者。女看守即多方誘勸。多方恐嚇。使之售出。既得中費。又可將其款代爲貸放生利。而飽掠其餘潤焉。前聞某監一謀殺本夫之女囚。家有田九畝。屋四間。女看守勸以既犯重罪。若不在監。舒服受用。同

苦便。宜他人。况倘延律師。上告。並可減輕等語。該女囚自知所犯匪輕。正思設法上告。乃急召其子與胞弟。來監將田屋。均絕賣於獄官。以千金之產。僅售四百餘元。女看守扣去用費三十元。其子弟各分得百元。而去餘二百元。女看守又爲延一律師。用去四十元。其實上告期間。早已經過。律師不過費去一狀紙耳。所剩百餘元。又爲存放。未期年。該女囚執行死刑。此項餘金。天然爲女看守聚中物矣。

予友任某縣獄官時。曾見設一貧民小學於獄側。而招男女囚之兒女教育。後以不久去任。事未果。行聞某友云。予未到任前。該監前女看守代男女犯鬻去兒女甚多。後卒以拐賣其他男孩。一口發覺。逃往天津。至今未獲云。

## 第五章 雜役

### (一) 做買辦

監獄買辦。大半獄旁窶人。或已釋之囚人爲之。工食雖無。而出息不惡。蓋折扣多也。其一人忙迫之時。并有兩三人爲之。或加助手一二人。然尙自辰至未。奔走不息。手提肩挑。出入無常。獄官貪其白

役看守獄丁沾其餘潤。故出入無慮禁止。然危險物之夾入。恆由若輩手也。

買辦出外購物。如負販之行貨。照批發之價。必以七八折付現。市上知其爲獄中買辦。確明知其無賴。然貪其生意之多。亦樂與之周旋。每予以小便宜。以爲招徠之計。

有時囚人恨買辦之賺錢太甚。恆嫌貨物之不佳。聒令退換。買辦亦嫌其繁瑣。常與詬辭。故買辦賣物入監時。每爲先發制人之計。動輒且行且詈。如言某物給價若干。尙不肯賣。某物多方爭奪。方買得到。自言自語。思塞囚人之口。然如外縣無秩序之監獄。無日不有買辦與囚人爭鬧之事焉。

雜役之充買辦者。大抵獄官不給薪工。或給與少數。如白役者然。惟彼則樂與從事。其利之厚可想而知。

(二) 偷洋油

除少數新舊各監。用電燈。餘皆用煤油燈者居多。蓋電燈之設置。限於省會及繁盛之區。其餘各地未能一律通行。故獄官雖欲壯觀瞻。免瑣碎。亦迫於無可如何。况煤油價雖遞增。較之電燈尙覺其省。其在經費支絀之秋。樂得因陋就簡也。

擦燈之職。每飭雜役爲之。於是雜役多一偷洋油之弊矣。有幾處監獄將燈火包與雜役。則每夜未央而燈火已如豆矣。

予友任某獄時。謂予曾見獄中一雜役舞弊手段。最爲巧妙。蓋以該雜役兼夜間打更事。故給玻璃燈一盞。俾之攜以巡邏。且防火燭。而該役自易其燈中之燈壺。大小可容油二斤。日來索油必滿。盛之及夜。卽攜出而倒空。其大半巡邏至夜半。見路燈、檯燈、廚房燈、門燈。卽傾出其少許。併入自己燈壺中。天明時。從菜籃中帶出倒空。而返。予友咏獄中百弊詩。曾嘲此雜役。有云：四面八方查火燭。三更半夜併洋油。蓋紀實也。

友述此事時。予詰之曰：君既知其弊。何不逐之。友蹙額曰：獄中從此不用雜役。則可。否則猶吾大夫何處可得。不偷洋油之雜役耶。予深聽其言。笑而頷之。

### (二)偷菜油

值廚房之雜役。見油卽偷。如鼠之狀。其偷法。用一白鐵酒桶。置於碗盞堆中。併到七八分時。乘間攜出。某獄官甚精細。一日至廚下。見一白鐵桶。注視之。雜役遽曰：料酒料酒。獄官知有異。細察之。乃菜

油斤餘。

又某獄官。囤新油百斤。儲兩壘而藏諸役室。恐其竊也。日臨視之。雜役。竊其半而攪以水。水沈油浮。不見其少。及春。將啓用。乃度諸自己臥室內。不謂食未兩月。油盡而水現。獄官質諸雜役。役堅稱挑油者之弊。不肯承認。獄官雖知其所爲。然亦無可如何。

(四)偷飯鍋巴

囚米囚飯。皆不經雜役之手。欲竊無由。惟飯鍋巴。則非經役手不可。蓋大鍋之飯。欲燒無鍋巴者。甚不容易。盛飯之後。值廚者必皆忙於分飯。雜役即趁此時。機代剗鍋巴矣。剗時故碎。其大半乘間取出。往往有精敏之獄官。頓頓要看。剗圖鍋巴。則雜役祇好於下頓淘鍋巴時竊之矣。

竊出之鍋巴。予曾見其售於雞鴨行、糕餅店、及藥店之中。蓋雞鴨可以爲食。糕餅中之火炙糕。多以飯乾爲之。而藥店則研細和入丸散耳。

(五)偷糞

某獄官之初蒞任也。知雜役某來自田間。飭其兜包囚糞。該雜役之子。娘本治圃者。爲之轉售。言定

每月錢十二千文。日來担糞者五人。役之子與焉。月終該役他出包糞之老圃。四人各交錢三千文。合之已十二千文矣。詢之四人。僉謂某少年當另納三千文。獄官疑獄丁扣去。詬誶百端。獄丁無以自白。乃扭該雜役相質。對始知該雜役之子每日担糞。乃不出銀者。混於四人之中。恐四人不。服。誑言亦繳錢三千不虞。鄉愚口頭不謹。漏言於獄官之前。致歸失敗云。

### (二) 送信

囚人家屬或親友之居處鄉僻者。欲通一信。欲取一物。困難殊甚。奔走跋涉。祇勞雜役爲之。然其力。錢。飯。錢。多寡雖不同。比諸尋常使力。每倍。蕘。有。加。若。特。別。身。分。之。囚。人。則。非。逐。件。論。價。至。節。至。年。或。至。出。監。時。賞。金。索。至。四。五。金。爭。多。嫌。少。尙。時。常。有。之。

予在申見一少年。在茶肆中爲一藍縷者所窘。細察其語。知少年前曾禁某分監。而藍縷者適爲雜役。今已失業。遇少年向索前在禁時送信酒力之不足云。後見少年給以銀六角。猶。嗷。嗷。不。休。加。至。八。角。乃。去。

## 第六章 獄囚

監獄百弊

監獄百弊

七四

(一)賣食物

囚人入監後。自知刑期長遠。乃厚納入監使費。并給交籠頭。再入資本四五十金。即安分者亦可設一食物肆於獄中矣。其販入原貨。倘由家屬送來。則又可省買辦之一層剝削。如糴子、糲子、年糕、以及烟草等。俱可售與同囚。

予至女監。每見門口有小灶二。其一中浴角黍若干。其一正在煮肉。問之皆售與男囚。即監外之人亦有來購者。

又見男監房。距鋪板二尺之高。擱長板兩條。上架烟草、糖果、糕餅、豆腐乾子甚多。蓋皆男囚之做買賣者。

(二)作抵押

監中作抵押。惟籠頭能爲之。然有資本之囚人。亦得與籠頭合做。雖同囚及監外之押入者。大半皆不甚值錢之物。然利率每五六分。而設期祇十個月。轉貫甚速。故往往有百金資本。除去在監吃用。甚至吸鴉片外。尙可年餘四五十金。刑之長者。至出監時。已成小康之家矣。

### (三) 賣鴉片

民國元年時。在監中私賣鴉片。其風猶甚。今因土價昂貴。籠頭惟賣生烟及土皮。北方各監。雖一如其舊。但亦不如從前之盛。蓋囚人有資者。究居少數。而監房醒齷。又不如禁卒房中之尙有監外人吸買耳。(參觀看守章)

予三年前。至某監參觀。入夜見有二囚人在監房對吸鴉片。問之。乃兩籠頭合夥購熬自食者。非賣品也。

### (四) 吃香烟

新監獄禁吸紙烟。防大患也。但因看守貪圖小利。往往火柴與香烟乘機輸入監內。售賣。雖被查。出。而囚人團結甚堅。從不吐露。何人所運者。因此難以重懲。即難以禁絕也。

囚人入夜吸紙烟。一遇查崗者。至監內。看守固有暗號。預打招呼。如屬白晝。或職員及不通同一氣之看守。猝然入。則燃後用力一吸。即納入臥席下。以手用力一按而已。其火柴棒即插入地板下。去年某監。焚去監房多間。且燒死警目囚人一名。說者謂吸烟肇禍云。



(五)典賣囚衣

囚人家中帶來衣服。至不用時。往往典賣一空。至欲用時。再逼向親友乞索。其無人送給者。祇要與看守分贖。即可遇冬典單衣。遇春典棉衣。至收衣時。既可推諉。已經破爛。并可竊取。同囚破衣。作抵可其實。即使無有。亦不過略受懲罰而已。

予見某監。於五月中。入監收回囚衣。囚被時。令各囚人先出監房。按名點交。一人交畢。即便令入籠內。然交不出者。實居大半。有謂已破爛不堪者。有謂業被同囚竊去者。有謂晒在洗滌處不見者。有謂已將兩件縫綴成一件者。即有勉強交出者。亦往往棉者已成夾壳子。及單引者有衣。止存一袖褲。止存一脚者。總之稍值幾文者。早已典賣。決不存留。以待公家之收取也。甚者有函致家屬。索極破衣褲。倒換公家新物。出賣者。其無道德。無行止。可謂極矣。即有一二自好之囚人。將衣服善為儲藏。思以保全。不肯同流合污者。然同囚必設法竊取。或騙哄而去。甚或強迫其交。看守代賣。代質。平分其值。以買香烟。或各種食物也。

(六)贖公物

監內工場之不發達。雖由官吏侵蝕之故。一半亦由囚人躑踖偷竊所致。躑踖云者。不過其藝未熟。多費物料。其咎在於工師者。偷竊則詭計百出。固防不勝防也。

囚人在織布工場。竊紗竊布。無日無之。予門下士某生。任某縣獄官。飭工師每日下工。必每機於織到盡頭處。蓋一圖章。其落下布時亦然。布機上貼織者番號。令負責任。經紗工場。將紗秤好。交付簡管。緯管。合併過秤。經後重行復秤。然如此辦法。每逢星期。入監房搜檢時。仍有織就布帶。零星尺布。發現。蓋布於落下摺匹時。潛行剪去。故監獄布匹。往往有尺寸不足五丈者。且布於織盡一機時。零布上亦可偷竊。若紗則在紗工場時。將紗噴潮。交秤。故分量無從查出也。

他如毛巾工場。竊毛巾。竊緯紗。尤難查考。織帶工場。及綯套工場。雖可以秤出秤進。嚴杜流弊。但仍不免有噴水噴茶之舉。獄中以其噴潮後物易毀壞。故寧減少分量。不復十分認真。然日積月累。其暗耗已不貲矣。

搜檢監房時。往往有竹牌木籤等賭具檢出。蓋皆出自竹木工場者。有極細之草鞋蒲鞋查出。此皆竊自織席工場者。有骨器板刷等物查出。此又竊之於牙刷工場者。總之監以內。令囚人工作一事。

必被竊取一物。雖百計防閑。彼自有神出鬼沒之機。使人無從捉摸也。甚至令作種菜灌園等外役。必每人拾一磚入。詢之則云作枕。及下次仍然拾取。復詢之則曰爲他人代拾。試思磚之爲物。雖如無甚緊要。倘日日任其拾取。其危險爲何如耶。

某生任某監時。忽搜得洋鐵小刀多把。而鋒利殊甚。駭極細查之。乃洋鐵暗落之直筒被拆矣。是故皮鞋工場。裁縫工場。木器工場。每日收工時。必細細逐件點清。倘稍一不慎。被其將刀斧等物帶入監房。不但恐釀越獄反獄之舉。且有短見自盡之憂。卽不然也。毀器物損屋宇。在所不免矣。予僕某曾赴監牆外如廁時。方亭午。忽聞有大聲自牆而下。初疑越獄。及遠視之。乃見地毯一大捲。從監牆內擲出。方悟必是外內串竊無疑。故意徐徐執鞭而起。果見一狀如乞丐者。偃偻而來。直赴地毯處行。如相約接取者然。僕乃大聲欬嗽。丐者驚而遠遁。僕卽取以報獄官。得賞一金而返。

(七)裝假病

囚人之詐病。在舊監中所希冀者。保出及得藥而已。因病取保。囚人及家屬所日夜希望者也。近自部令已決罪囚。不准保出。然如某監獄官。窺知事之忠厚。一再嘗試。有時竟得所請。囚人固出萬幸。

卽獄官亦不無利益也。得藥一節。予初疑之。迨前年夏。至監某參觀。夜入房囚。見囚人爭焚藥品。以驅蚊。方知其詐病者。欲得藥。以重蚊。耳。越年。又至某監。知凡囚人得有藥方。卽回帳房領錢二十文。爲煎藥炭錢。領得之後。監獄丁平分之。此亦詐病之所由來也。

新監獄囚病後。例入病監。其菜飯亦略豐。臥處自亦略潔。並可給與茶壺被褥等。故囚人之貪舒服者。時時詐病。希入病監也。

又如某某等監獄。囚有病。往往送入醫院。或善堂調治。於是囚人多願入此室。處往往以輕病。裝作重病。醫師既畏其污。不肯近。而細診。且亦誰願結此冤仇。樂得與之敷衍。然去年某某等監。皆以囚人入醫院。入善堂診治。而逃脫者。致獄官罰俸。記過。

有一等囚人。生性怠惰。懼入工場。乃亦詐病。然此等情形。必出於最新之文明監獄中。若尋常新監。入工場者。十之二三而已。初無懲役及強制工作之規例也。

### (八)賭博

賭博在社會中。固爲一種惡習。而監獄亦未嘗不嚴加厲禁。然事實上。萬難杜絕。何也。集多數不自

由之人於一處。楚囚相對。邈焉寡歡。不藉此以爲消遣。永晝之計。則妄念易生。譁爭不免。反無以使之相安。所慮者因勝敗而起交涉耳。

故賭博之事。舊監中往往公然爲之。在新監獄雖屬嚴禁。而奕棋葉子戲等稍雅飭者。亦在所不免。竊竹引以爲牌者。予恆見之。但尙少以金錢爲孤注。故抽頭等弊。不至如舊監之甚焉。

惟各看守所往往有公然大賭者。前年某看守所。由隣房開過兩人來作雀戲。因而乘機脫逃者。至五人之多。

又海濱某看守所。無日不博。所官某少年英敏。久欲察其弊而未得間。蓋與所丁串通。暗通消息故也。一日因輸贏爭鬧而敗露。囚人固略與懲戒。所丁送廳請辦。廳長力主寬容。勸所官不必多事。其事遂寢。而賭博之風依然。

某生任某監時。初到任。搜出紙牌、竹牌、棋子、四十餘付。後雖嚴禁。然以紙煙畫片爲紙牌。以線圈上圓紙作棋子。尙時時搜得之。

(九) 敲詐同囚

獄官如何敲詐入監囚人。前已約略言之。而囚人之敲詐囚人。除極新之大監獄。無此等惡劣陋規。外。餘如少數分監。及外縣各監。并從未整頓之僻縣舊監。皆在所不免。茲就見聞所及。述其大概情形。

夫有陋規之監房。必有籠頭及號鋪等名目。同囚呼之爲老班。新囚人之入監。必須先請教之。而事之惟謹。其在鋪監使費已付給者。固可稍爲安心。然陋規仍未能包盡。是以初入之時。籠頭必以嚴厲之詞氣。相問犯罪之由來。家屬之如何。而旁聽同囚。皆冷語揶揄。且或以私刑所用之嘴棍大練等。陳諸跟前。以示威武。使之不寒而慄。此關過後。即使之服役。如倒桶掃地之類。然此囚已納過監費者。故得有此便宜。否則一入監時。即須上銬三日。夜則并加嘴棍。而使坐於糞桶旁也。

至夜新進監者。必令臥於籠頭之高鋪下。待籠頭臥後。必有籠稍來勸以再納種種規費。和顏悅色。一如甚爲知己。而特別關照者。然於是弱者即詢其價。黠者辭以無錢。詢價者即與講定。使代分布無錢者。籠稍當即悻悻然去。於是凌虐之事。逐漸加其身矣。

凌虐之加。必藉端以誣栽之。新入者一身難當衆口。安有分辨之餘地。即有視之可憐或不平者。自

已且在牢籠節制之下。亦敢怒而不敢言。獄丁與籠頭通同一氣。雖呼聲振天。亦伴作不聞。且轉斥其不應高聲大叫。違反秩序。及告以被虐種種。獄丁卽掉頭不顧。一若無所聞見者。此時同囚之爲籠頭助者。必爭批其頰。謂不應呼冤呼痛。卽旁觀囚人亦譏其不知個中玄妙。宜其苦也。

誣栽之法。每使同囚一人。假作失去衣物或食物狀。始則衆囚和之。繼乃籠頭厲聲詢焉。籠頭詢時。必另有一囚人。謂頃時似見新入者竊去。於是誣栽之手續全而獄中之獄輿。新入者自問未竊。且明知其事屬子虛。必多方辯詰。然而籠頭本借端凌虐。胸有成竹。遑問其有無此事哉。因是而鞭背上及銬吊老豬婆。上老虎檯等種種私刑。日以繼夜矣。

上私刑期間。當然絕其飲食。禁其接見。使之苦不能勝。哀之再四。必有同囚代爲懇懇。老班勒令照賠若干。按日繳進。而後已。

又有誣栽之法。暗使同囚伺其熟睡後。夜夜將其鐐釘磨損少許。次晨故意報告籠頭。籠頭又故作驚愕之狀。卽報告獄丁。獄丁報告獄官。獄官或自辦或送辦。於是加其刑期。且加鞭笞焉。其有再三懇求。願受私罰者。則不必報獄官。籠頭自行發落。則上銬一小時許。令納費若干。亦可結局矣。

予友某性素慈祥。任某獄官時。一夜入監。見一囚人壁立棚角。細視之。其髮辮懸於棚頂。兩手反鑄於柵中。而兩足且將鐐襠下。吊於柵下。詢之。亦不敢聲。但目直視。而淚如雨耳。駭極。卽呼全班獄丁入詢之。籠頭乃謂此人犯監規。係自願受罰者。詢之同囚。亦衆口一辭。詢犯何監規。僉曰。毀鐐圖遁耳。某友心良不忍。乃飭籠頭姑放之。籠頭云。此乃小的代老爺辦事。分老爺的憂。倘老爺施恩於此人。以後若有脫逃。籠頭不敢問事矣。清辨滔滔。旁若無人。無可如何。姑斥之。退。以語同囚。亦覺羣情洶洶。獄丁亦不敢開籠柵門。入解其縛。某友旋至知事署。詳告情形。請調兵辦理。知事嫌其多事。未之許。某友憤甚。不三日卽辭職去。而由知事委警佐代理獄官焉。

某小販日必過予門。某月忽經旬未來。後見之。詢其病否。伊長嘆曰。非病乃老父事耳。詢以何事。堅不吐。固詰之。乃曰。謹告先生。老父以侵人故。被囚已匝月矣。昨日接其書。令送四元入監。謂納罰金。故連日無暇耳。予詢知其所入之監。與所科之刑。斷非四金所可易刑。心知有異。以喜事心勝。卽乘汽車往該監。投刺入。請參觀。兩日始知其底蘊。蓋此老褲帶上掛有多寶串一事。一日爲同囚竊去。老者爭吵。與索籠頭。詢之竊去。誑曰。彼夜夜奸我。此爲酬耳。於是同囚齊鬩。爭飽此老。以拳其實。



監獄百弊

八四

監房中雞奸之事無日無之。甚有與女監通者。此老未必有此餘興。明係藉端勾通。敲詐耳。故籠頭於審判此事時。斥其敗壞監規。令罰四元。仍將多寶串沒收焉。

查監獄中籠頭資格取得之由。來皆以戒護力弱。敲詐便利所致。蓋一獄之中。禁犯少或七八十名。多至數百人。若僅恃四五名。或十數老弱無能之看守。或獄丁。使之不眠不休。專務守衛。而薪工之薄。且難贍養一身。此實以兔搏鷹。以絲縛虎耳。近日外縣各監知事。有飭縣警助之者。然此等人。既不受獄官節制。大都徹夜高眠。且縣警看守獄丁之類。多半在幫與獄囚行輩相叙。且有長至一二輩者。何能與之相抗。因此種種原因。獄官之爲貧而仕者。祇得仰望籠頭之賜。噉飯矣。嘗聞新委之獄官。必四面探訪。其監有無籠頭名目。若或無之。必扼腕不已。蓋公則戒護。私則敲詐。兩事均無人助力故也。

籠頭須爲全監所畏服。遇出缺時。非由籠梢拔升。卽爲重案之罪犯。而有金錢勢力者。或雖非重犯。却金錢勢力過人。并入監資格較他囚爲老者。若再加之兇悍陰險。兩俱過人。則必獲當選矣。籠頭之任命也。非獄官特任。必獄卒共保。或同囚公推。而由獄卒保薦焉。

籠頭之上任日獄卒以至同囚必共賀以酒越日籠頭亦必設席答請其助手若由籠稍升拔則此中必有一人推升籠稍矣。

籠頭之種種自由種種特權非特獄官卽縣知事立必與之故籠頭亦安於其素負代戒護代破詐之責且自己亦有不願出監者雖聞一囚爲籠頭十五年家事富有且納一妻一妾仍在監中充當籠頭樂此無期從刑若終身之職業焉。

某囚入監使費已納一日其表妹往探在柵外隔籠談話籠頭語以何妨入內坐談囚人以爲好意抬之入戶坐以板櫬及將去同囚謂之入此容易出此難矣衆擁之入內強令坐於籠頭床上勒令出費若干始行放出迨之再三羞懼萬分支持久之卒被剝去皮背心一件攫去銀首飾數事而逸事後家屬訴於公署問之以事跡離奇竟却下不理。

有以食物負販入監求售者往往貪攬生意任其賒欠以爲中有獄丁熟識可熟無虞然積欠愈多大半索之不得貧苦生涯良可憐矣某生任某監後嚴禁小販入監售物恐帶入危險品也然而囚人從前積欠則無路可索矣。

(十) 開飯

人之無恥莫甚於今。其殆亡國之朕兆歟。因無羞惡之心。遂無惻隱之心。獄吏與囚人真一邱之貉耳。以今日米珠薪桂。油鹽昂貴之時。囚糧發給如此其微。而獄官猶從中折扣。員役猶從中侵蝕。雜役猶從中偷竊。其有不釀成開飯風潮者。幾何哉。夫身爲官吏。卽擇肥而噬。已非喪心病狂者。不爲况敲脂吸髓。賤及可憐之囚人乎。真諺所謂強盜遇賊爺矣。

說者謂囚人之開飯。習以爲常。舊監固開。新監亦未必不開。尅扣固開。不尅扣亦未必不開。是蓋怙惡不悛。不盡咎在官吏也。然就予調查所及。覺開飯一事。囚人有意尋釁者。十中居其二。三。而由獄吏激成者。十中居其七八也。何以言之。查民國三年。司法經費初核減時。囚糧大半皆打八折。當時獄官均深懼獄囚暴動。請知事出示到監曉諭。而囚飯向予二十四兩者。均折爲十九兩。囚人久已相安。一旦扼其喉而奪之。人情所難。然而其時全省數十獄。不聞有一二處有開飯之舉者。又如前清各監。往往由籠頭或禁卒包飯。亦從未有開飯之事。雖積於淫威所致。而其相安無事之原因。除入監者每飯不飽外。餘尙略過得去故也。今米價貴。囚糧減。而重重之剝削。轉甚於前。全監蒙其苦。

痛馬力盡則遠。鹿知死則挺險。其易犯衆怒也。不亦宜乎。

囚人鬪飯之時。每在青黃不接之候。其時米貴日長。羣居無事。凡飯少飯爛。米劣米蛀。均足爲鬪飯之媒。介在獄吏。隨其買賣。任其探望。毋斬要求。毋厲詞色。則猶可稍安。不然。旬必數鬪矣。

鬪飯之狀況。或合羣不食。或羣起爭奪。甚至擲碗焚蘿。聲勢洶洶。詈罵咒吵。無所不至。縣知事到時。齊跪於前。環求伸冤。久而不起。其知事與獄官不甚融洽者。必當面申斥獄官。以平囚人之氣。好在獄官亦恬不知恥。明日仍尸居其位。有多數縣分戒護之事。飭令警佐助理。但警佐恆同行嫉妒。遇此等事。入監勸導。囚人時未有不明。雖婉言動聽。暗中却語含譏刺。微示不滿獄官之意者。故囚人有恃無恐。其凶餓亦愈熾。

某監囚人向爲前數任所養驕。不易駕馭。某日鬪飯。予却適往參觀。見有部長某入監勸導。語甚傷妙。其言曰。千里做官。祇爲財。汝輩當亦知之。今日飯雖稍爛。照現在米價計算。實無二分錢生意。此刻請衆難友。看兄弟面上。吃了一頓飯。把這事過去了。下次當格外留心可也。語畢。衆囚人果一齊舉箸矣。

囚人有當外役而在廚房幫傭者。監內囚人必賄托炒菜買物。夜間必將日所聞見一一講與監內同囚。作新聞聽之。是故與監內囚人感情甚洽。若一旦因他事將此等外役囚人禁入監內。或另易他人出充外役。勢必羣起扛幫。結團鬧飯。要求此人出爲廚役。必達到目的始已。

他若值廚房之獄丁。與籠頭情有齟齬。或因分贖不勻。致生意見。或獄官對於囚入有所禁止。有所懲罰。而爲籠頭所不同意者。亦必藉鬧飯以報復之。或威嚇之。

蓋能發能收。籠頭實操全監無上之權力。獄官無制服籠頭之法。籠頭却有挾制獄官之能。喉令衆衆鬧飯。卽懲戒獄官之一種手段也。不然飯卽劣而且少。不得籠頭許可。不能鬧亦不敢鬧也。試思獄官之對於籠頭。且如庸夫之於悍婦。不敢相抗。以下職員丁役。有不戰戰兢兢。仰其鼻息。以爲生哉。

然鬧飯之事。若在新監。雖尅扣特甚。而此風不至過張。蓋緣獄官權重力厚。戒護人多。上無知事干涉。下無籠頭唆使。叱咤風雲。軍警立至。此等事發生時。非特拋棄一頓權利。并下頓而罰去之。且將爲首多人減食上鏽。閉入關室。倘猶強項不休。坐以挾衆反獄之罪。卽予以大辟之刑。民國二年。江

蘇某新監會斬四人於監內示衆。亦因聚衆要挾獄官耳。

(十一)越獄

別妻子屏社會。赭衣三木。寂寞寡歡。累月經年。不聞世事。役使工作。寒暑靡間。囚人在獄中。一日不能安枕。誰不忍早離苦海。於是弱者抑鬱而死。強者日縈一洞穴。踰之計於夢寐矣。防越獄之法。無非嚴出入。勤搜檢。固建築。堅戒具。多夜巡查。假病而已。然此種種方法。皆須看守得力。方能辦到。經費稍裕。方可從事。否則有名無實。徒勞而無功耳。

平日外役囚人之出監門也。凡戒護之得力與否。軍裝之完整與否。獄官之精勇與否。大門守衛之嚴密與否。甚至建築如何。出路如何。皆一一寓於目而會於心。及其入也。見有可以毀牆毀門毀鎖之物。無不思竊入。監房自用。或售於他人。非第囚人出入然也。卽如倒糞者。售物者。受負工場者。探望者。以及本監買辦雜役。當其入監之時。恐有囚人詢其情形。諸凡獄官疾病。焉調任焉。他出焉。看守與獄官有隙焉。皆囚人利用此時機而竊圖僥倖之會。至危險物之帶遞倒糞售物。受負探望。雜役等人。或圖利。或賣情。在在須防。是故監獄之一出一入。關係重要。一如戰爭時之防砲台軍港日。

夜時刻宜以全副精神對付之也。

至若監門以內如監房之晴落內。籠棚外。屋簷上。地板下。牆角階隙。衣中被裏。鞋尖帽際。以及泥中有理。廁中有藏。凡遇有特別情形。或逢入工場之一日。必須多人入內。每月行二三次之大搜檢。平日亦隨時留意。凡有監內無須用之者。雖非危險物。亦取而出之。如有危險物發現。即當不動聲色。明查暗訪。並加意防護。但此等手續。既爲囚人所不喜。看守又往往憚勞。不肯實行。即強之使行。亦不過虛行故事而已。蓋看守自己。尙在將紙烟等物暗中運入。豈願其弊絕風清哉。

建築之完固與否。全視經濟問題如何矣。當此賸削民膏。供給內閔之時。何來閒款。爲監獄改修牆舍之需。予向有一種痴想。常勸各監集資。合建數窰。即令囚人工作。自用之餘。將售價再購鐵木粉漆等物。以爲建築之預備。無如爲獄官者。人存一五日京兆之心。莫肯分廉爲之。故元二年。時有獄官捐墊多金。改造各監。致今日已頽廢破落。久失修理矣。間或有建築堅固之監獄。大半皆前清所遺者耳。

建築物既不可恃。所恃爲堅壁者。惟在人力而已。但看守薪工之微。辛苦之甚。稍有餽粥資者。決不

願爲而欲恃此輩以收衆志成城之效。勢必不能。况看守名額。新監雖有二十餘名。而獄囚衆多。事務殷繁。亦往往不敷分配。若舊監有減至四人。而女看守尙在其內者。有時獄官尙欲再扣去一人。是故囚人思越之心。日甚一日。而可越之機。亦日迫一日。所幸者同監互相猜忌。互相箝制。每致無隙可乘耳。然其危險已不可終日矣。

鑊爲戒具之普通者。然西式鑊價貴。舊監經費支絀。每嗟無力購用。至舊式鑊。只須以碎磁碗磨之。不久鑊釘卽損。若以人糞塗之。不十日亦必鏽爛。况今囚糧不飽。囚衣不結。皆須囚屬送食物送用。件來監。檢查雖嚴。終不難以銼刀鋸水等物攙入。是以搜檢之外。又必逢星期或逢五十驗鑊一次。見有損者。立卽重釘。以防意外。

卽如籠柵木梗。大抵活筭居多。其有加釘鐵皮竹片者。稍爲堅固。然亦須時時注意。又如柵門上鎖之後。必須以手拉之。不開不脫。方拉他鎖。蓋洋鎖彈簧無聲。鎖梗易致空扣。且也搭鈕上之機關。囚人每於日間扭鬆離木而仍插入。入夜伸手一拔。鎖與搭鈕同去矣。欲免此弊。無非將搭鈕轉脚。或以鍊條繞柵而鎖之。曾見南北各舊監。有夜仍穿總鑊者。法以長數丈之大鍊。一頭釘在柱上。入夜



收封將該鍊之彼一端於人人鑿檻之金鋼圈穿過後。即將此端由監房下小洞中拉出。鎖於百餘斤之石拖上。則不但無謀越之餘地。卽一有轉動。大聲琅然。但此亦未免太酷。況在向未革除此例之監。尙可行之。否則必羣起反對矣。

囚人越獄。必前數日早已貫通同囚。或預穿洞穴。越風雨冰雪之宵。至夜半及天將明時爲之。於此等時間。能加意巡邏。或每夜竊聽竊視其舉動。見有可疑。卽嚴防範。或可少免失事。惟巡邏必須二人同行。并攜器械。恐數人同逃。拚死來撲耳。

又若囚人有病。切不可另置一室。及移至監外。蓋詐病而遁。或由家屬來劫者。已屢聞之。女犯尤須留心。

上述種種。在考於獄務之看守。類能防之。但亦有久而疏忽之者。某監令囚人出爲修牆。兩囚人各扛一籠瓦屑。一囚人另挑一担瓦屑。入空曠處傾倒。忽扛籠兩囚人棄而分遁。看守祇一人。追其罪較重者。挑担之囚人。佯言代爲追其一者。亦棄担而奔。看守將罪較重者追獲。卒被逸去兩犯。又某監令囚人入園灌菜。看守欲如廁。恃園牆高有九尺。不虞其逸也。囚人見看守暫離自己。乃急

脫他廁之門作梯。越牆去矣。及看守覺。而由頭門繞道出。追。已不知去向。

予友辦獄。素善搜檢。一日點飯碗。數少其七。廚役告之。然碗儲監內。且監牆四周。無從攜出。亦無碎碗痕。心疑之。乃詳細再檢。不可得。越旬天大雨夜。巡至庭心。覺地下有鏡映燈光。視之碎碗也。蓋因雨衝去其上之浮泥。故現出耳。掘之得碎碗。引無數。方悟囚人埋於地下。用以備擦鏹釘者。

某新監建築既固。并居鬧市。方可共慶無事矣。乃一夜雜居囚人六名。將被褥扯成布條。取短鋪板。綁接成一丈餘長之長條。再從氣樓窗洞。剜出屋面。將長板一端。搭於屋脊中。吊以布繩。搭上監牆。亦人乃緩緩從此懸橋上而過。過後再以板搭上民房而下。幸爲營弁帶隊夜巡者所覺。開鎗圍捕。至次日午乃齊獲。

某新監。今春於白晝亦越去六人。予函詢之。方知囚人多名。以工場鐵鑿。日日更番。至浴室剜其壁。浴室固傍監牆而砌。日剜日大。恆以破蒲包等掩之。看守亦不巡邏。至此是日洞已大啓。故挨次鑽出。幸一體胖囚人爭先不已。致阻他人出路。衆人憤甚。忽聞搖鈴換班。羣思報告以自掩。故僅逸六人。不然員役既漫無覺察。卽全獄一空。有何難哉。迨看守繞道追出。見外圍門兩重。已皆洞啓。事後

細查之。木工場失去一斧一鑿。徧尋不得。乃知其帶出開鑿耳。

某監一夜逸去十七人。皆從牢洞內掀去大石而出。鑿則脫於牆隅。視之旁有劈柴刃一大黃石一。又某監一分房。囚人逸去。直至次午方知。蓋柵上之鎖雖如舊上好。而搭鈕則離木矣。出後仍舊裝好。故看守不之覺焉。午飯時。啓門入內觀之。祇存鏢在枕畔。

某監禁囚人於樓。囚人將窗之戶樞下端。剗去圓眼大一木。而將鐵柵抽去一梗。入夜以被扯成大條。套於其他鐵條上。垂之而下。逸後仍將布條帶去。以免立時覺察。

其看守一人夜巡時。見監內一無頭鬼。長僅齊胸。蹣跚而來。駭極狂奔。及呼他看守偕往燭之一無所有。益信爲鬼無疑。翌晨聞病監囚越獄矣。經月乃獲。詢其如何走出。乃謂以衣領頂在頭上。僵僵而行。趁看守驚遁時。乃出監門也。方知曩所見之鬼。卽病囚耳。

某監囚人患肺癆病。恐其傳染。驅入監外室內。一年有餘。骨已如柴。死在旦夕。室中祇一鋪。一桌。一板櫬而已。一夜風雨大作。聞室內慘呼聲。看守知其將畢命焉。羣不敢入。至曉將爲報告病故。入視之。則室內已高桌三級。矗立矣。蓋一桌搭於鋪上。桌上更加板櫬。掀屋頂一孔。出至鄰牆。一桑樹

而下。四處跼緝。至今未獲。聞此犯罪本二等有期徒刑向爲盜案繁榮者。

某監女囚入監時卽有瘋病。見人卽咬。不得已鎖於鄰屋。今獨居焉。一日逸去。視之自外牆以至內牆。有竹梯木梯二件。其竹梯卽間壁廟內救火會中者。此必數人劫之而去無疑。

上所述。不過略舉南北各監。近一二年中。新發生越獄事之一二則言之。使辦獄務者知警而已。故從前至今各越獄事不之贅焉。

### (十二) 反獄

反獄之事。雖不多觀。然自民國元年至今。南北各監。已不下百數十起。其勢力最強者。莫如東三省。模範監。囚人掃北爲首。與官軍對敵三十小時。鎗炮齊施。死人數百。其次莫如江蘇崇明縣地方監。一年之內。計大小反獄五次。獄官看守。恆帶傷痕。血跡染門。經月不退。囚人被格斃者。亦有多人。夫思越獄而不得隙。則合羣力以反獄。然反獄非旦夕事。能預防於早。亦可銷弭於無形矣。

某監於正月十三日。囚人家屬。送節景糴子來。監計大者三枚。小者十二枚。雜役竊其一。大者食之。後二月十二日。反獄。幸外無接應。僅打傷看守數人。逸去囚人五名而已。未幾距城六十里之某鄉。

揭竿起事。謂欲來城劫獄。援其同黨計其日。則正三月十二日也。蓋前送糴子之時。暗約記號。大者三。爲三月小者十二。爲十二日。幸被竊其一。獄內誤認爲二月十二日。早一月反獄。以致內外不相策應云。

某監反獄。獄官倉猝遁入米房。用米袋蒙其身。適露一衣角在外。遂被囚人隔袋砍斃。

又某監至暮收封。一僕提燈入。久之不出。獄丁飭雜役入。亦久之不出。獄丁知有異。乃奔告獄官。官適在縣署。來至監門。袖舉手槍。旁立以俟。囚人之闕出未幾。縣知事亦帶隊來齊集。監門議欲攻入。然闕然絕無聲息。持至初更。決定排隊而入。及進監房。已無一人。存。在。惟。僕。與。雜。役。兩。尸。橫。陳。路。隅。而。已。遍。察。四。處。見。監。房。內。地。板。下。有。一。地。穴。直。通。牆。外。深。不。可。測。其。長。可。以。二。人。伏。行。乃。循。而。出。迹。之。於。城。外。山。上。獲。得。四。人。餘。皆。不。知。去。向。

某監新換醫師。獄官卒領入監診病。未幾監門看守聞獄內人聲鼎沸。知有異。急入。子。鳴。鎗。衆。看。守。皆。警。鎗。實。彈。來。啓。監。門。而。入。見。囚。人。盡。拆。布。機。上。鐵。木。器。各。持。其。一。蜂。擁。而。出。緝。獄。官。醫。師。二。人。以。爲。護。身。之。符。看。守。見。上。官。在。其。掌。握。不。敢。開。鎗。亂。擊。思。隨。準。開。放。又。苦。於。且。戰。且。退。勢。必。不。准。不。得。

已用刺刀與之門乘間得放一鎗倒其一犯支持久之衆囚闕出監門獄官與醫師方得脫焉監門以外看守與警兵成隊鵠立囚人知難突圍而出仍退入監房事後審訊中有一人思遁故唆使同囚反獄伊或得乘間脫逃蓋監獄難友除互相猜忌箝制者外以利害關係所同常有團體故一遇出事往往拚命前進互相附和卽有不願附和者到此亦必被迫使功矣

予友某獄官適午睡初醒心殊煩悶辦公室本卽在監門之外忽聞監內鑼聲人語亂甚乃隔戶厲聲斥之衆囚且笑且詈聲愈雜大乃呼獄丁入問誰人爲首衆口皆稱人人都是爲首之人死則同死可矣獄丁甫出復命而囚人羣已上屋瓦如雨下擲出監牆外矣會軍隊駐紮左近來人一排開鎗百響始息風雨但此役幸獄官先將監門上鎖否則危矣

又某監正在開飯之際外役囚人送飯後欲出監門看守乃啓其門一半及門甫啓而囚人已擁上推住監門不使閉矣看守卽拔刺刀亂砍卒以寡不敵衆監門均被洞啓出者百餘人與羣看守格鬥於庭久之兩方各有死傷待軍警至已被逃去七十餘人矣

反獄之舉出於文明監獄者居多蓋戒護旣嚴無由越獄積忿至此又種種野蠻自由剝奪淨盡旣

無籠頭以羈縻之。轉多機謀有志之士。禁押在內。近在革命風潮未息時代。此類不可不防。前崇明反獄之先。監中搜出文字。中有人皆合乎汚世。予獨戀夫。清潮等。駢句。後湖北某新監女監炸彈案發生時。先有看信。出與其同學。中有救國先流血成仁。須殺身等詩句。

今外縣各監。向有鎗枝者。皆被縣公署收去。蓋以看守人品日下。與以利器。反有損事益也。

獄中而釀出反獄風潮。其非一朝一夕之故可知。故有機警之獄吏。能預防其通信商量竊議等事。亦可使彼功敗於垂成。

囚人反獄。必借端而起。非罵獄官。即打看守。甚有同囚假作爭鬧。一人來勸衆。即和之。看守或獄官來詢衆。即聲辨。旁囚伴爲證明。愈聚愈多。即一闕而出矣。又或先從放火入手。或先自工場啓。去年北京監之反獄。亦出自藤器工場。事雖未經鬧大。而典獄長已受傷矣。

又獄中語言。半屬切口。予友某固老於江湖者也。一日囚人之表兄來探。某友走近監門。探望者與囚人皆不知其爲新獄官也。談話自若。囚人謂其表兄曰。此間俱係洋剋子(鎖也)下次望帶些新式探筒(鑰匙也)來。方好探者。又云。汪某處有錢糧(鎗子也)可惜。此間門風大緊。耳某友聞之。駭

極○卽○走○赴○縣○署○召○丁○壯○八○人○待○其○表○兄○出○卽○捕○之○送○縣○一○訊○而○服○此○時○守○門○之○看○守○尙○不○知○所○爲○何○事○蓋○看○守○雖○立○於○其○側○不○知○其○兩○人○所○言○爲○反○獄○計○耳○

監獄百弊



撰述者一 **中國黑幕大觀第五版出書告白**

中國黑幕大觀一書描寫醜態社會揭發奸惡人心至詳且確承滬上各大日報如時報評(摘奸發覆裨益世道人心)神州報評(描寫社會種種狀態為近世有功世道之作)亞洲報評(振贖發露警醒社會)新聞報評(包羅宏富)民國日報評(洋洋百萬言足當大觀兩字)中華新報評(義重勸懲文主淺顯洵足改良社會)時事新報馮叔穆評(內容豐富)無不贊美他若京師大學校長蔡君有「近世寫實派小說傑作」之獎評各省督軍有「慧眼識奸熱心救世中國一線光明藉以不墜」之褒美各省教育廳長有「苦口婆心」等題字尤有海內文豪王鈍根吳東園劉豁公張冥飛瞻慮觀奕諸君惠賜序言出版以來風行全國茲將本書內容揭載左

- 一 政界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 二 軍界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 三 學界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 四 商界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 五 報界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 六 家庭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 七 黨會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 八 江湖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 九 翻戲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 十 優伶之黑幕約六萬餘字
  - 十一 娼妓之黑幕約十萬餘字
  - 十二 僧道之黑幕約四萬餘字
  - 十三 拆白黨之黑幕約八萬餘字
  - 十四 慈善之黑幕約五萬餘字
- 是書費時六載編輯百七十餘人子目共七百餘種都百萬餘言又有孫君泊雪泥類繪圖神情畢肖洋四大厚冊定價每部五元持價每部二元四角郵費每部兩角郵票一律收用惟須掛號以免遺失上海四馬路中華圖書集成公司發行

# 新官場家庭現形記

沃邱仲子

## 總統眷屬之弊

官眷之弊。不外嬌奢。甚有不守壺內之箴。而干預外事者。若夫近世小說家。所摹擬。則中冓之醜。等於桑濮。著者既惡其穢。且慮其虛造。今茲所傳。頗多趣史。讀者可以消睡。亦可以噴飯。而諱不涉虐。肖不傷雅。非徒以揭穿黑幕爲長也。第旣言官眷。必始元首。我國總統尊嚴。至袁而極。古之帝王。蓋無以過。今雖不敢擬項城。而以視美法。固自煊赫。眷屬驕貴。更不待言。其初袁氏。什清有寵。拉后妻女。得入宮掖。天家華富。羨之久矣。故自設新宮於三海。全眷入居。其起居動作。禮節儀武。莫不摹擬清代。世徒知洪憲僭號。旨出克

定若秦王之贊高祖不知欲正位朝陽而勸夫壻加翼善之冠者固大有人在聞當二次革命平定府中稱謂已易羣下呼袁衆姬曰某宮殆法日人朝鮮姬則南宮也子女日暮入請安雖所行不過數十武而各有護從室自置庖廚僕媪皆衣官衣其尤甚於清室者則諸公子多喜西式陳設裝飾璀璨滿目而門禁之嚴則府中雖龍鍾之嫗垂髻之童咸有照片繫諸通行證無證與證貌不合者立擊斃之不付裁判也雖黃波繼任力崇省約國慶日縱人入府游覽已着一粗劣制服偕眷屬出而觀玩在衆人目中幾忘却爲元首矣孰知其眷屬服用之奢實不亞於項城危夫人所蓄珍物說者謂無一非至精之品及河間扶正私產之富本三倍於袁周夫人支配指揮綽有餘裕惜入宮未久寶婺遽沈此老親持家政專務剋嗇或謂是時入公府者覺

有冷氣撲人。然諸公子各擁私財。時以珍物美饌進獻家庭之樂較勝袁黎矣。殆東海膺選。此公任東三省總督時。眷屬住屋純用西式。錦幔絨毯輝煌。照眼實則皆公家製辦。聘女教員授二妾及女公子書。西偏專置課堂。內室外室電鈴四達。著者見其差弁室電鈴表。凡按四下則通女公子室。豈亦師郭汾陽以裨將侍閨門。裝櫛耶。雖眷屬寥寥而規制整肅。服御精美。亦僅遜於項城。蓋擬總統爲帝王視眷屬。猶后妃太子公主公府中人已成爲一種習慣。牢不可破。種因者則袁氏也。故袁氏之家庭卽民國元首家。庭之模範。如凡任崇文稅者。例進羨餘十萬爲夫人。諸姬及男女公子化粧品用亦開端。洪憲僅黃陂一人不取耳。袁夫人闊達大度。有丈夫風。其御諸姬亦簡而有法。唯化家念尤急。每夫妻對談。輒絮絮以任滿後家將安適爲問。又數於

世凱前名諸子曰爾曹何弗習一業他日爾父任滿卽平民初無此爵此祿豈皆終身爲總統公子耶又每聞滿蒙王公有承襲事必曰若此則革命徒損漢人耳何爲哉數數以微言引逗實爲洪憲動機之一而世人不知又在清代出入慈寧頗惡諸內奄故力主設立女官雖未成事實而其左右尙書才人嬖好之類已濟濟在列大都皆其戚舊僚屬家之孀婦也惟不喜干外政從未斬袁氏委拔一人而朝鮮姬乃思攬權用事嘗納一官吏餽引進者袁任北洋時之文巡捕王某也一日侍袁晏微露意袁笑曰汝勿受人愚若輩欺爾女子所餽物皆膾鈔亦非眞試出我爲爾辨之姬愕然不能對事遂已時有傳宣官某者多交接賈人凡各省疏果珍錯之先時至者某恆得以獻諸元首眷屬一日袁氏飯於某姬室含醬瓜而甘之問何來姬尙愁遲答

曰此某傳。宣官所獻之。潼關醬菜也。袁頌之。次日召其人。獎藉之。然未久。卽假事罷去。衆議其喜怒不可測。自是賄諸姬營進者遂鮮。自項誠眷屬有戲癖。歷任皆然。故公府恆演劇。唯河間吝賞。且傾周夫人喪。故不沂音樂。袁氏諸姬中多擬絲竹朝鮮。姬且能舞。然袁粗豪。性不近也。一女公子學奏鋼琴。聞而嗤之。曰汝欲值女牧師。登壇唱歌耶。抱存初以文學得父驩。已而知其嗜曲。有戲迷。嘗詈之曰。使汝爲元子。吾卽傳位汝。亦陳叔寶。李昱之流耳。咏臺亦喜女優。且善秦聲。而工掩飾。項城不及覺。故始終寵信之。其左右侍從皆詠臺心腹。事無不走告者。一日有馬班妓至京師。在彰德日嘗侍項城。飲稱其明慧者也。詠台知之立囑袁。乃寬飾之以進。項城大喜。頗譽藉。乃寔乃寬前席對曰。此元子旨某特奉行耳。以是父寵更專。而以

乃寬戶名亦不得罪母氏宜北洋派多服其才識焉

黃波眷口寥寥家政操於筵室危夫人其弟某頗用事然代黃陂治產營運爲謀甚忠至今黎氏富有賴其力也計在總統任年餘危夫人私財可二十萬秘書某君告人謂此皆樽節所得然黃陂在任應酬用度並不過儉而撙節之餘猶有此數則元首眷屬勝於前代皇后遠矣

三海賣魚久已騰笑全國今試述其內容則河間當國受制徐後喪內助老懷於邑除每晚王叔魯電話至少有喜色蓋其銀行存款皆按日計息王爲經手息到則以電報告也其國中商業及家庭用費則張調宸管理皆周夫人所委派足見知人善任然河間性齷諸姬及公子等除規定月費外凡用款至百金須張氏先請示衆以爲苦其實公子等已各擁私財百萬數十

萬不等。一日復逼張取資。張適以他事受河間申斥。忿然答曰：「偌大三海，荷能賣其樹木魚蝦，何難萬金立致？不知爲諷詞，竟買然行之。後爲報章所譏，此老始知秘書中有勸其禁止者，曰：『罵也罵過了，率性歸公。』辦理所謂歸公者，不令諸子私得，而據爲己有也。」

東海夫人素工應酬。老到大方，項城尊以嫂氏。每有勸誠，未嘗不拱聽也。其人表面亦開展，而內實吝嗇。在東三省時，飲食日用皆責之支應局。縮局爲陸勤伯出入東海內室。若家人子弟，甚至女僕傭資亦由局供給。近則大事，吳世湘主持小事，楊冠如主持二人，得直接回事。其人凡費當探囊可省，則省。自去年雙十節受任，今夏存款得四十萬，由夫人貯藏爲不動尊。秋間端午樵家持其遺物求售，東海頗欲得之。夫人謂：「誤再得四十萬，買不爲遲事。」



竟已。又官潘陽日。偶公。讌演劇。頗垂。睽女伶。小四寶。賞賚甚厚。屬官窺意。即議購之。以獻陸勤伯。玆勿。然謂夫人外和內妬。幸弗以此貽帥座憂。則其人可想矣。

眷屬既以后妃自居。視諸官猶臣子。當然無嫌疑之可言。自項城時。屬官舊部均得請謁夫人。若心腹。則並諸姬嬌女子。婦亦不之避。歷任元首。皆然。故貴官要人。必以能與元首眷屬接談。示尊寵。去年歐戰慶賀。諸督軍到京者。多咸聚於太和殿東海夫人。設几於殿廊。參觀方其出時。經殿前。諸督咸致敬。獨倪嗣冲趨前問候。衆莫能擬也。

總之。自遼金而降。北京卽爲帝宅。雖國禮已改。而侍從廝役。仍視元首眷屬。爲天親。摹擬清制。無微不至。故驕蹇之弊。終不可讎。然洪憲時代。雖極侈泰。

却禁烟賭自黃陂正位而戚誼中有吸煙者矣河間更何論哉

### 總理眷屬之弊

民國總理曰唐曰趙曰熊曰陸曰段曰王曰錢曰靳時期短促者爲龔仙舟未及任事則李仲仙也唐少川摹仿西式家庭素開通任總理時尙未續絃卽其女子數人皆善交際有聲社會長壻則同時組閣長交通之施肇基次則今使美之顧維鈞施之奢顧之爽皆有舅風皆賴夫人以活動卽唐氏家範可知矣任總理日恆入公府家政胥女公子操持邸中有彈檯有球場有跳舞廳無星期不設茶會或謙飲者一月開支至三萬金而唐氏僅四日飯於家中耳適有某國女優來游與諸女訂交竟下榻總理邸中外國男友來訪者直造唐宅陳鐸時謂睹其來賓可稱中西合璧阮斗瞻曰直是五洲大

旅館宵止中西兩地人哉

趙智庵素懼內蓋以上將而兼都元帥者自宣統間罷官僑寓津門夫人慮其爲狎邪游出入須命一老僕隨之僕蓋夫人隨嫁之紀綱也及攝總揆每日至院辦公仍以是人監之智庵以爲苦陸建章等凡簞之置俊僕竟以是縱慾死而世乃誤傳爲袁氏所謀斃焉趙開爽有幹才而營運非所長夫大則節儉好小利一日有警官餽一金佛像重四十兩值不過千餘金勒智庵酬以要職智庵有難色夫人曰此不難吾翌日入府面求慰庭可也無如何爲落於直督張錫鑾竟得權某縣知事

陸子興所取婦比利時產也碩大無朋而富於才識陸氏奉之爲司命邸中一摹西式侍者皆白衣紅袖若餐館之僕歐初所僱女傳皆京師旂人夫人

嫌其粗穢。乃以重資僱東女。或告以日人多奸細。倡妓且然。外交官左右不宜置此輩。陸以爲然而婦弗從。卒不敢易。以過肥步履艱不甚好交際。然偶值大禮宴客。所談娓娓。四座盡傾。好置珠鑽。價所罔計。有時值陸匱乏不能應。則飾病却餐。以嚇之。必貸款購之。乃已。

鳳凰夫人自清代已負時名。深沈饒智。計女維新家也。而不易裝服。無浮薄相。出常熟朱氏。父仕湘。拔熊氏於童子試。外舅而實兼受知師。故終身敬其夫人。不敢置妾媵。所織閣號稱第一流。季直卓如皆厥舊友。眷屬頻過。從或觀劇。或游覽。恆熊夫人爲主。衆女賓從之。故人稱爲女總理。復好佛喜談禪。理時謂北地某徵收局長實由某禪師介紹。納餽於夫人。始獲委任。則揣摩過甚之詞矣。若張弧壽鵬飛之流。其室皆奉熊夫人爲女師。故得爲鳳凰所

拔擢今其兩女子已畢業頗露頭角有名於析津云。

段芝泉四任總理。負天下重望。却無人議其家庭者。蓋剛愎自是於家。亦然。妻子皆畏其威。莫敢多事。然皖習好引私親。故妻黨及兒女婚媾。少有瓜葛者。莫不盤踞於政軍兩界。其邸中用極煩。夫人公子知其叢怨甚。結果難言。遂各殖私財。然不敢索之。段氏復不能通賄賂。則又務節月用。以贏餘入已。以是購物發薪及諸應酬。款每無出主計者。苦之則告諸門下。要人私獻以足之。徐靳吳曹陸王諸人。輪認供給。彼亦佯爲不知也者。今方築園林於津門。規模夙絕。聞亦門下所報効。又好奕。日恆父子二人角勝。揪捩間而奕。實不如子衆知其每奕。負必詈責人。則靳其子。故虧敗以博驩笑焉。小徐尤善伺喜。怒每議事。恐干駁。結則以賄求公子。勿勝公子。或闕用。故拒之。則餽益。

增聞有一次至三千元者。

王聘卿持身誠慤而姬妾獨多且有通房婢家居置酒則諸姬環侍或爲小博負者備飲饌自謂閨房之樂非人所及而不干外事任總揆日亦促無可言者錢幹丞家非素封而眷屬皆摹擬貴族服用甚侈任內務總務日夫人嫌居處不稱促覓新屋適豐盛胡同錫良宅出售錢病其價昂夫人曰是非往日以撤奉天參贊君者乎彼家亦中落矣我正當購其居示今昔興衰不同錢從之遂購以重價奔走錢邸者向分浙黨同也鄉東三省黨故吏也廣西黨門生也若有事晉謁總理已赴國務院則重賄司閹亦可引見於夫人第沉沉者弗能也嘗以壽日設讌招名伶宴劇夜分客散內室失現金珍品甚夥家人將召警吏夫人止之未兩日諸物復還僅失鈔票數百元邸中

人。遂。謂。狐。仙。爲。祟。而。實。莫。名。其。故。吾。聞。之。粵。西。蔡。君。若。靳。翼。青。登。台。未。久。無。故。事。可。言。惟。眷。屬。素。奢。靡。任。山。東。都。督。時。恆。至。商。埠。劇。園。觀。劇。聞。其。夫。人。亦。頗。嗜。博。云。

總次長眷屬之弊

著者二十五年。前。游。京。師。時。漢。官。眷。屬。好。酬。應。者。祇。張。樵。農。一。家。故。都。門。竹。枝。辭。有。日。斜。罷。值。歸。私。邸。對。面。剛。逢。太。太。車。之。句。自。新。官。制。發。軔。而。一。變。矣。宣。統。間。而。再。變。入。民。國。而。三。變。顯。官。眷。屬。幾。無。一。人。不。加。入。交。際。場。者。交。際。多。則。弊。生。弊。生。則。報。章。之。傳。播。小。說。之。摹。擬。不。日。某。總。長。姬。妾。之。艷。史。卽。曰。某。次。長。女。公。子。之。香。蹤。蓋。可。嘖。矣。某。君。故。世。族。素。拘。謹。持。家。範。自。任。某。部。次。長。未。一。年。而。其。女。公。子。至。御。車。獨。出。飲。於。酒。肆。聞。者。失。笑。其。老。僕。歸。余。以。問。

之。趨。趨。對。曰。事。非。誣。所。以。至。此。者。則。京。師。官。眷。應。酬。繁。今。日。非。某。總。長。夫。人。招。觀。劇。則。明。日。某。署。長。女。公。子。招。西。餐。相。習。成。風。不。赴。則。開。罪。權。要。主。人。亦。入。裸。國。而。同。裸。耳。是。則。己。成。風。氣。莫。可。薄。拔。矣。

某。總。長。夫。人。喜。收。義。子。女。屬。吏。及。衆。官。慕。其。勢。者。多。以。小。兒。女。寄。投。膝。下。亦。有。司。長。僉。事。室。人。而。願。稱。女。以。侍。者。俗。例。來。者。須。具。贄。而。主。人。則。賚。以。厚。禮。稱。之。爲。認。乾。親。夫。人。獨。不。然。來。者。當。先。以。禮。單。呈。閱。過。菲。薄。不。之。納。而。賚。人。則。手。作。針。黹。數。色。值。不。及。數。元。而。必。以。親。愛。之。詞。相。告。曰。是。皆。我。手。製。者。特。以。畀。汝。祝。汝。家。長。者。或。夫。君。遷。高。官。擁。厚。資。更。祝。汝。聰。明。壽。考。也。蓋。所。繡。非。官。上。加。官。卽。富。貴。長。春。若。是。者。半。年。義。兒。女。繞。膝。所。納。贄。約。數。萬。已。所。費。不。及。百。金。而。總。長。已。隨。總。理。倒。閣。下。野。矣。衆。乾。親。第。相。顧。罵。女。騙。子。無。良。而。已。



某甲以偉人得任總長家固匱乏前頗賴岳家周濟既貴乃思納妾屬官以妓獻方謀置金屋夫人偵知之盡藏其秘密函札文件以相要挾某懼願悔前議夫人曰任爾納妾而爾當任我參政自茲我有所囑爾不得易一字甲曰諾於是夫人廣通賄賂爲之說合者則賣花媪某媪之表弟則一律師也聞總長初至任時運鴉片若干箱以行其資本亦出之岳家也有主事某乙運動外任金爲媪所乾沒未達之夫人事不諧乙忿甚始洩之衆人曹汝霖之親日實始於清代以那桐爲傀儡及入民國長交通富已數千萬金屋貯嬌誠其分也所納妓固明慧素知其親日狀每於無意中探其計畫孰知小瞞深識老奸雖閨房燕婉情過畫眉之際而口風絲毫不露偶見是姬一珠盒製作工緻珠亦圓白精神玩之不忍釋手姬曰是某路局長所獻

者既愛之。可使取去。曹笑調之曰。爾曹亦能納賄乎。此輩難相與。今日致賄。明日索報酬矣。爾能以身酬之耶。姬大不懌。自是勃谿。曹告其妻曰。彼恆絮絮問外交事。吾早悟其奸矣。侍姬旁聞之。以告於人。而此姬今仍在曹所。寵亦甚專。

朱三小姐之名。久爲社會所豔稱。所以養成其恣縱。則全在朱桂莘。長內務時代。是時袁謀稱帝。亟桂莘參密謀。憑藉寵幸。聲勢傾衆。小姐既得多金。供揮霍而所至人皆承迎。遂忘其爲女子。日騁馳於交際場中。其姊氏適浙江某翰林子家。貧甚。並壻皆住母家。以是不樂適人。每晴日御足踏車出西裝。綽約崗警。皆識之爲沿街將護。一日都下忽喧傳。袁朱將結親。已而事竟已。毀之者謂世凱有言。名媛必大方。不大方者必三家村女。故朱氏揣其旨。縱

女游蕩然。哀終薄。其行故。姻事不諧云。

某總長有錢癖。所積至五十元。卽送之銀行。生息。經手者。其同學友。某不任。第三人知。券摺。秘藏之。雖妻子不識其處。所一日內。兄某自鄉里來。求貸甚迫。某以窘謝。僅爲具三十元。夫人大忿。典衣飾。遣之去。某若無睹者。一點婢。偶夜起於窗隙。窺某方點儲蓄。蓋見書櫥有夾縫。在最高處。疊几。其下始能上也。立以告夫人。翌日伺其出。如所告處。搜之。得券摺。紙幣。纍纍。席卷。納諸己室。某歸。見書櫥。狼籍。知變生。訊僕人。知夫人率子女。曾入是室。往詰夫人。夫人殊不諱。第欲平分。所有返鄉里。某佯應之。未幾。夫人果行。而某反揚揚。有得色。蓋納其同學計。資夫人者。皆僞鈔也。

總長某乙。寵妾因惡嫡子。雖已授室。而夫婦二人。月費十元外。此不得多用。

一錢公子外貌固碌碌而中實饒智計善摹父書頻作偽札以取人財乙知逐之還鄉瀕行假父手筆立據向某國人假款二十萬謂資之以營礦業實收八萬抵折津購船票二而實僅其妻登輪既行哭覓其夫不可得抵烟台始得一紙於牀下倩人讀之絕命詞也一舟大驚知爲某總長子婦買辦以電達京師是時某國人正索資乙邸知其子所爲特發電追回交之法庭而噩耗已至不獲已如數償之風潮始息未兩月得家報則公子發之上海初無微恙乃知受給一忿幾死

販煙總長某丙以滇土失敗於上海賴有大力幹旋卸其責於外交員趙宏欽趙四川天主教徒初爲滇越鐵路工頭繙譯月薪十餘元人民國突擢外交特派員固仰偉人力至此遂代丙坐罪丙因得脫然赴任時農商總長某

丁者號稱半偉人。欲由丙以結識西南要人。論交甚驩。眷屬過從尤密。然丙室起鄉鄙。驟貴而驕。嘗宴客。食品皆鄉味。惡劣。客不能舉。著主人反笑。客更盛誇其鄉餌。塊乳餅之美。丁室本大家女。不能耐調之。曰。我輩已醉飽所需。唯鴉片。尊處必饒。此物何出。響客適有蠢婢在旁。遽應。可惜。售罄無以供。夫人丙室怒立起。批之。且以詈。客至起。衝突。兩家遂斷。往來後仗某政客夫人。置酒爲調解。始復過從。

次長某戊以善外交。有寵於總揆。屢參預。借得回扣。近百萬。一月間。納二妾。後至者。寵尤專。因使少少習英語。每赴外人宴。輒攜與俱。詐稱正室。其配積不能平。以素儒不能與爭。已而其姨姊某女士至。蓋留日師範生。其夫則軍官供職。參戰處者也。因告以故。女士大不平。固習西文。遂假戊夫妻名。書

東邀外賓。飲及期。始告。戊客已臨門。女士自爲通譯。引戊入室。遍謁諸賓。賓見主婦。非素所見者。頗錯愕。戊旁立。若木雞。酒罷。召二姬出。指告客曰。敝國俗。准置妾。寒舍亦不能免。俗此二人皆娼。從良爲媵者。云云。客聞言。半現不懌。狀以去。後某國鉅商某。固貴族也。頗訾戊不應娶蕩婦爲妻。以愚客將與之絕交。戊憂從此不得預外債。再四解說始已。

某次長前清之奉天民政司也。妻奇妬。畏之如虎。置一妾賃屋於石橋胡同。處之每至。妾所則給其妻。以至公署辦事。入民國爲內部。次長仍前清行之。其甥楊某。以招搖爲所斥。怨而洩其事。獅威大作。勒某出妾。否則將起訴。與離婚。某大窘。賴許矮爲調停。東海夫人復自青島專使爲搆和。始准遷妾邸中。

仗室人交際得官諺謂之裙帶官古近多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更未有如某次長之奇者次長久斷絃當其充國務院諮議日偶獵豔平康悅一妓納爲筵室以其老醜門前冷落故人無知之者而獨擅烹調其父固習方術故亦略知醫元首愛女病進諸醫無效某適窮甚竟上書薦其妾召入診治數劑而愈總統夫人德之酬以重幣由是府眷有病輒來邀妾亦時以美饌獻往來歡洽若家人無何而某次長命下矣妓亦扶正室嘗值除夕膳房供饌多例菜主座方不驩忽傳某夫人親製之羊肉包乾煨菜正至亟取嘗之果異凡味羣餚皆廢立命侍從以全鹿賜之明年某入謝笑語之曰吾雖爲元首而福遜於君能日餐護世城中美品也同進者謂是有絃外意而後亦卒無他故

某次長生子僱東洋保姆乳之月費鉅金有勸其節省者對曰吾將假以習日語也衆謔其懷不良念然實無他夫人聞而疑之防範頗嚴日婦狡甚故於夫人前露種種輕薄狀一日盛暑某假寐北窗下保姆經其前知夫人且來窺乃佯坐其旁以扇輕扇之果見狀忿甚直前批頰某驚起不知崢從何生呆立弗能語益信其姦進並攔某一室鼎沸保姆已涕泣出鳴警謂無端受辱觀者麇集越日其夫函來謂某誣婦名譽且縱妻毆辱人當訴之公使與交涉否亦將訟之法庭某懼甚蠲四千元事乃息

某以次長權總長幾年儲蓄頗豐後任總長至以異黨時生衝突自念腰纏已富何事受人詞色遂辭職瀕行清理存款則紙幣亡其半儲款券亦少二紙自念紙幣雖儲正室而夜恆親自檢點儲券則嚴扃鐵櫃中鑰在己手



他人不能啓疑。莫能名快快去。後有婢女告人曰。某夜分雖檢紙幣第點幾。東東若干張而已。每張多少不問也。小夫人及公子輩知其然。凡百元鈔則易爲十元五十元者。易五元其竊儲款券則小夫人伺其睡熟竊鑰腰間以盜取之也。

總裁總辦署長眷屬

名士某甲卸總長職。政府以其望重。特任爲某處總裁。其夫人某居東洋。久頗研究佛學。然造詣甚淺。其家往來者多政客眷屬。尤勤者則後任法部總長閩人某乙之室也。並欲學佛。竟奉甲夫人爲師。間三日輒來聽講。少能文者聽講後各爲筭記。猶禪門之語錄也。其實都不甚了了。而無識者競稱之。甚有欲假此階進營差缺者。湘中某丙曾充大學教員。思入政界。則令妻妹。

投其同鄉某夫人所。夫人某總理之妻，與甲室訂姊妹交者也。因是汲引得入佛學會。久之，事殊無濟。蓋主者實不干預外事，丙乃代其妻作書述匱乏狀，微露乞貸意。上之甲室，頗欲周濟。而甲固奇齋生平交友皆口惠而實弗至。然又不欲過拂夫人，且甚賞來札文字，因召丙與談大契，合爲蒞之農商部說者。遂疑女佛學會爲終南捷徑，其實中有別故也。

某任全國菸酒公賣局總辦，並非北洋官僚，亦不在偉人政客之流。特仗李九及辯帥汲引力，頗與朝士扞格。則專講酬應，其妻尤敏練，無三日不宴客。平居亦恆招女友爲竹林游，圓通周到，衆頗賢淑。然某猶慮其不善演說，不能爲新游戲，尙非完全交際。乃延皖中某女士日來授新名詞，且教以鋼琴籃球之法。而夫人苦其煩，不願學。強之稱病不起。一日蜀中某政客遣妻來。

探疾詢知其故。啞然笑曰：有是哉！子夫婦之迂也。演說例有籃本，正當倩牀頭人捉刀。若種種新游戲，舊之太太奶奶誰能之，而竟無弗能者，正在不求甚解耳。踏琴一曲能事已畢，處處時時皆用此一曲也。或僅能半曲，亦可假故翮然以下。籃球勞力，然其規則儀式已有成書，能記其數語於他人比賽時，爲壁上觀。偶指黠評獎，卽引伸成語，便中竅要人當稱某夫人爲籃球專家矣。不學可能縱學，亦卞旬可畢事。何憚煩稱病耶？某妻頓悟，奉之爲導師。數日卒業，再出酬應。羣羨開通元首夫人宴外賓，亦柬邀作陪。夫婦皆引以爲榮云。

某署長舊館齷於長春，以千八百元購得女優姊妹二人，一獻之，故撫陳昭常，一以自享。已而生子，遂擬專房寵迨，入民國而運使而次長而署長日處。

金窟中遂如楊行密覺美人非美矣初出金二萬購某妓繼又以七千元南下買一吳姬以其善調停閨房之中亦以事長官待同寅之法處之家室得相安然其銀行儲券秘密函札則盡藏之三妾吳姬所以其非風塵中人性較質實也若酬應則任次妾某妓以其活潑工交際也家務瑣屑則任長妾女優以其入門在先也其邸中每晏客皆顯者飲罷必博博則次妾必出入局已成習慣矣規定每房月費百元衣飾酬酢藥餌另支公帳然酬酢費爲次姬獨據偶博負數千元某如數畀之無難色長妾妬之乃結三妾以謀抵抗自是遇客飲博二人亦隨出否則某取資時三妾輒絮絮問此豈二姨所博負何若是之多也積久亦成習慣矣某處之泯然若無跡而次妾恨甚無何半月間輸出九萬金贏者皆要人眷屬某不敢不償或謂是皆勾結他人

爲之非。賈。賈。也。又。本。署。轄。地。廣。屬。吏。有。所。獻。納。則。致。某。者。由。司。閤。進。致。諸。姬。者。由。庖。人。某。進。凡。出。入。其。門。者。類。能。言。之。某。總。裁。雖。受。特。任。而。實。不。居。京。師。第。支。乾。俸。而。已。一。日。忽。有。中。年。婦。攜。子。女。僕。媪。自。南。來。居。某。大。旅。館。自。稱。總。裁。眷。屬。越。日。投。謁。某。鉅。公。蓋。總。裁。密。友。也。既。見。鉅。公。正。訝。其。非。宦。婦。遽。涕。泣。告。曰。妾。某。地。倡。也。初。爲。總。裁。所。眷。遂。自。脫。籍。歸。之。且。助。以。金。盈。萬。蓋。時。總。裁。猶。冷。宦。以。畏。獅。威。故。別。立。門。戶。以。居。已。生。子。及。女。矣。自。是。別。數。年。不。知。蹤。跡。妾。唯。茹。苦。以。待。今。聞。朝。命。特。從。遠。道。來。殊。知。彼。又。出。京。去。奈。何。言。已。痛。欲。絕。鉅。公。夙。亦。聞。是。說。略。不。之。疑。資。以。千。金。作。書。令。往。投。總。裁。久。之。殊。無。耗。再。書。詢。之。得。復。則。絕。無。是。事。始。知。受。騙。有。見。此。婦。人。謂。舊。爲。總。裁。邸。中。女。僕。蓋。與。主。人。有。染。故。知。其。秘。事。特。假。之。以。給。人。云。

證議顧問眷屬之弊

今日東華塵土中當改明末人詩曰顧問賤如狗諮議滿街走庶足形容其醜然亦大有分別其力能奔走南北而望重又不屑小就於是乎受聘爲公府高等顧問者此甲等也又降而清代顯官與當路諸公有舊老而不遺之流若樊山諸人則乙等也至無聊之偉人依附之詞客退閒之窮宦等斯下矣此輩既無權勢可言眷屬亦奄奄少生氣而其趣史則有足述者

公府顧問某甲仕清爲方面以反正功擢上將自謂能調和南北者也然項城惡其人嘗語張仲仁曰吾聞南中稱驢子爲滑頭若某者可稱之爲老滑頭矣語少少外傳甲恐一日聞元首夫人小極餽糕餌謂出其室手製費四百圓乃得達竟蒙賞收喜甚剋日卽令其妻入侍疾自是迨從無間貢獻賞

瞿費至數千金以爲前嫌盡泯矣。遂託都肅政某乙探諸袁氏。袁氏曰：極知某賢然以其望重非巡閱將軍都統不欲借重也。乙以告甲於是預定以某人充參謀某人充副官甲固揮霍廡中食客驟增久之信息渺然囑其室探於內宮還報曰：茲得一機會聞宮中紛紛傳說主座決稱帝勸進者居首功甲掀髯笑曰：是易易耳遂結合鄉人爲第一次勸進已領銜焉。翌日果蒙傳見獎藉有加謂少緩當屈君先就一巡按何如甲九頓謝無何滇黔軍興袁不暇及此甲復慷慨請行聯絡滇桂旣南下遣使先以禮幣投陸幹卿殊無裁答俄而桂亦起義乃沮喪以歸更五月洪憲帝崩甲依然故我而眷屬應酬所費至萬餘金故今猶奔走南北以謀蠅頭焉。

名士某乙以狀貌奇古得入公府充顧問喪妻不復娶攜二女侍長善詩畫。

次工音樂。然壺範嚴。外人罕得謀面。一日總統公子至。其厲齋見此。老方操管改詩。問孰作。曰此小女稿也。讀之融景抒情。若楊徽之。佩甚。請一見。竟不可得。然自是公子無三日弗至者。至則談藝。知二女所學各有獨至。愈益傾慕。歸聳其母。設筵召飲。比至則長女中人姿而嫺雅。有林下風。次女嬌麗。曼妙府中無與比者。公子雖久娶。然不能垂涎。意夫人尤愛憐之。收爲養女。元首歿後。方出宮珍飾錦衣。纍纍充笥矣。乙所得亦踰二萬。捆載南下。聞二女實非所出。乃舊蓄之女。弟子攜以爲餌者也。乙瘦幹長髯。眼若貓睛。善談論。每捫蝨一座。盡傾。

政客某丙。國務院諮議也。月薪二百元。其妻固女學生。喜交際。出入乘馬車。歲包資千元。餐館劇園時睹芳蹤。而衣飾摹時。所費尤鉅。而不能供恆逢詬。



評而卒無生財方後同學某入都其妾固滬土娼俗所稱碰和檯者也睹狀獻計曰以君交游不少貴人聚而博戲取資頭費日覓數十元當非難事丙憲願承教因盡傳以招客抽頭之法遵而行之踰月已別賃華屋氣象一變且由是交通某總長某督辦夫人乙竟得稅務處差以風聲大恐警察干涉乃托詞妻病收塲息賭聞所贏尙萬金其妻吸雪茄飲香檳自稱女解放家云

鄂省有名之女學生某軍官某丁室也丁自洪憲倒幕後充陸軍部諮議月支百六十元爲活狀恆鬱鬱妻則勸之投民黨丁不能決一日忽得南中某黨魁書謂來札悉能爲探刺秘密感甚月奉二百元爲酬云云殊茫然已其妻見自承所爲然丁實不預秘密無從探消息慮無以應人妻奮然自由

是段黨用兵計畫無鉅細皆爲偵知以告元帥府而實不知其妻以何術取來第見其午后四時必出八時乃歸耳問何道堅不吐時所得費已增至月六百利其金多姑聽之而已無何妻病瀕死告丁曰我死君無術取民黨金宜就此時故露形跡以驚段黨已則速南行彼中必有位置好自爲之婢某雖醜而謹慎當納爲媵萬無遺之出丁謹受命後果得南軍某旅旅長而嫌婢醜竟以配差弁婢慍甚告人曰向日夫人午後出惟我知之蓋軍政司曉人某所也其人呼夫人爲姊而夫人呼之爲弟然固非同懷也

館長眷屬

湘綺攜周媪出游播爲笑柄其實此老以衰年行役故挈婦人以從經師泥古謂承禮訓正不足怪然子女煩好尙各殊老人守舊達極點而所守又非

流俗恆見之。舊覺其行多怪奇可駭。而長公子則俗甚。第嗜財。他公子尙有能讀父書。被服儒雅者。其子歸楊者。獨開通自歸王氏。以所學輸之。諸姊妹幾相率而維新。老人忿欲死。自是家庭分新舊兩黨。各尊所聞。其從之京師者。多新黨。居里閭者。則舊黨。然新黨恐觸老人。怒待坐。或問視寢膳。仍循舊禮。口中不敢作新名詞也。凡門生納贄。官吏餽遺。皆致京師。或以多報少。或匿不以聞。利皆在侍京寓者。故新黨勢尤雄。又老人素戒奢。惟飲饌少豐。而子婦皆喜衣飾。嘗聞其女適丁氏者。曰布棉衣。與緞綿衣等。暖緞徒以悅他人。而增已矜持。念視食之美。惡口舌能辨。蓋有爲人爲我之判矣。而衆皆笑其迂。無遵之者。

湘綺擁皋。比五十年所得。已足贍家矣。壬子之出。實家人所聳。以不覽報人。

世。詆。譏。之。詞。初。不。之。知。後。洪。憲。禍。作。方。以。病。旋。里。聞。耗。笑。曰。彼。爲。曹。氏。讓。段。琪。瑞。馮。國。璋。輩。爲。司。馬。可。耳。不。及。其。他。越。日。楊。暫。子。電。來。謂。勸。進。者。多。獨。闕。耆。儒。師。門。能。領。銜。籌。安。會。當。以。十。萬。金。爲。壽。長。公。子。惑。之。勸。老。人。署。諾。老。人。於。來。電。批。四。大。字。曰。心。不。應。口。知。難。遽。允。竟。矯。名。復。電。勸。進。其。詞。亦。公。子。與。門。人。曹。某。所。撰。而。老。人。不。知。也。然。終。慮。事。破。則。故。以。詞。激。之。曰。聞。衆。論。欲。舉。孫。文。爲。總。統。而。黃。興。副。之。并。逐。清。袁。不。得。居。京。師。老。人。推。案。起。曰。若。此。全。國。皆。投。天。主。教。華。夏。已。矣。不。若。袁。氏。之。稱。帝。之。爲。愈。也。長。公。子。進。曰。若。然。父。何。不。勸。進。曰。我。老。寧。辦。此。爾。曹。爲。之。可。矣。前。跡。遂。泯。然。長。公。子。所。獲。僅。四。萬。元。蓋。爲。楊。度。所。給。也。

某館長仕清。官至總督。夫人乃續取者。豐重敏達。尤善交際。嘗往來於諸貴。

族所某起家帖括中道忽維新摹擬皮毛至爲可笑其主動力則義子杭人某甲固慧絕少年甲科某無嗣居恆鬱鬱夫人曰有義兒若此生子何貴故某歷任封疆內外事皆甲主持出入內闈視同己出某初仕有剛名由郡守擢至方面家中資夫人以爲憂嘗告甲曰今達官皆擁多金彼獨不名一錢幸無子有亦爲餓孀耳甲曰是不難我當有以附益之未幾某卸將軍任殊無後命甲與其室內外激以危詞果私取財政局金數十萬以去

館長夫人如夫人皆好博有麻雀癖時邀戚眷博若闕人門客亦可加入而館長殊不入局第有時作壁上觀而已一婢有外遇值夫人等博於堂竊其首飾篋行方及角門適館長自外來都未燃燭衝撲於地僕婦聞聲以燈至則主人與婢女也而首飾篋在其旁衆皆掩口笑館長問婢不能對衆擁之

入面。夫人曰：鬼崇至此，而情反顯然。何埃深求哉！已見饒則已，珍物盡蓄。於是謂館長老悖，卽寵婢爲私會，亦何必盡我所有以神之。豈謂我已死乎？館長百口不能辨，婢轉藉是掩其迹，故作羞愧狀，衆信爲實。後夫人勸納婢，不鷹未幾，仍逃以防檢嚴，未及竊物，館長寃始白。

摹仿文明自時流，少年事老官僚，雖竭力爲之，匪特不能工，且形其醜。若某館長年已六十外，始維新並打彈擊球等遊戲，亦一一摹之。夫人從而和之，廳後置長臺，打彈夫妻日有常課，如夫人以下迄婢媪，并延女教員教授體操。女公子則延師授鋼琴，然觀者終覺其勉強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踏琴擊彈，尙書第粗服蓬頭娘子軍，可爲噴飯。

館長有弟兄七者，清代直隸道員，豪縱喜爲狎邪游，年負債纍纍，皆賴兄爲

清償嘗以萬金納某女優爲妾攜之京師居兄所於是止室鋼琴未終西廂秦聲已作人稱之爲中西樂館館長不能禁也又以無出繼五弟子爲嗣視其叔尤恣縱時館長居京師子居青島亦取一女優爲妾而妾有外遇頗多醜行近人所爲桃源夢小說已備載之是子衆奉爲青島嫖王以總督而都督都督而館長且爲洪憲皇帝四友之一殷富固其分然館長頗飾貧或訾之爲假道學不知其家財政什五操夫人手其三爲繼公子所有聞已揮霍瀕罄其二爲如夫人與女公子所有將以備粧養老者故館長有外用必取之於夫人而夫人以其所行無益輒拒不付以是恆窘手其實已久擁厚資近聞其繼子負債已踰十萬然則敗可指日竣矣

大禮官侍從武官眷屬

久任公府大禮官者非卽侵吞賽會公款罷職死滬上其妻通伶人李春來某甲之弟乎其人初以唐少川汲引得入袁幕已官奉天緣事降調入民國遂久任大禮官以其通英法語也其眷屬皆開通嫻方言總統夫人宴外賓亦進而陪侍任舌人故並擅聲勢妻妾俱揮霍好餽遺嘗購金女表二十枚皆瑞士名製攜入公府一夕送罄故府中嫗妾婢莫不頌其賢云

某禮官起下士以嫻日語得待項城家固匱乏恆爲室人所謫旣貴懷前恨托言赴東瀛妻不知其居公府也女士某者北洋師範生也時方授讀某次長所次長爲某業師聞何弗攜家對曰斷絃久矣因爲執柯以女士歸之婚禮旣成偕謁元首項城賜予甚優女亦頗入新華宮眷多向之習日語以此聲勢漸隆人亦漸驕一日飲明湖居倚酒罵客座有知其家事者告諸其鄉



人。鄉人歸。竟告其妻。妻攜子女。並內弟。至京師。直達所居某方。入值新婦。不知爲何許人。彼此大鬩。家人速其歸。一見嚇。幾死。妻欲扭以鳴警。賴僕媪苦勸。始已。而新婦已赴訴於府矣。翌日。咏臺公子出爲判斷。新舊各析。居現財。及衣物。盡歸新者。其仍月結以資。若干。舊婦共夫居處。若再至新婦所。尋衅。咎卽坐某當立撤。差事乃息。或曰。此袁夫人意也。然某終爲主座。所薄不保。其位新婦亦與之離婚焉。

侍從武官某者。籍津門。黃阪宿識也。初爲參謀部差遣。已被薦入公府。嘗奉派至開封。勾當公事。娶一馬班妓婦。見者駭然。曰。此妓舊在彰德。嘗一度侍項城。寢以狐腋氣放之。出子。今妄嘗祭。齋勿乃不可乎。某不爲動。攜以寧家。室人雖妬而畏其暴第。隱懷恨而已。一日某醉後。指妾告其妻。曰。爾無輕彼。

彼曾爲天子所幸。其不爲后妃者。命也。妻佯識之。得暇告妾曰。今總統已改元。洪憲行。卽帝位。妃嬪備位數百。汝果得進。動以前情。雖至弱。亦在才人列矣。奈何。久侍此窮武官哉。妾大動而苦。無路謀進。妻曉之曰。距此不遠。爲某中將。彼與新君同姓。寵至專。素出入掖庭。汝果投之。必得當。吾當以人導汝。妾拜謝。逕投中將。所中將不遽信。問之府中舊僕。答事不誣。遂留之。已宅而以情告元子。元子言於洪憲。果尙省記。命將之入宮。授爲女官。怒某私禁。不報。立逐之。出聞袁歿。女放出。禁仍爲某所有。盡悉前情。竟逼其妻服毒死。公府秘書某甲。翩翩美少年。以喪妻喜作狎邪游伴之者。侍從武官某乙也。乙以多言坐洩漏嫌疑。賴甲求解於秘書長。得保其位。感激無地。遂託同官爲媒。灼以其妹。字甲甲。雖允婚。而所識蕩婦。女優多心。實別有所眷。旣納。采

淡。然。忘。之。矣。乙。數。促。其。成。禮。漫。然。應。之。久。而。不。諧。妹。疑。有。他。頗。詬。其。兄。乙。無。以。自。明。偶。共。甲。飲。被。酒。觸。前。事。厲。聲。責。讓。甲。少。年。氣。盛。立。以。惡。聲。反。之。竟。致。揮。拳。甲。已。力。薄。負。傷。歸。翌。日。託。疾。不。入。秘。長。親。來。視。疾。見。面。目。腫。徹。亟。詢。何。由。負。傷。度。不。能。隱。傾。情。告。之。秘。長。大。怒。謂。子。前。託。予。救。彼。今。竟。若。是。報。何。無。人。心。乃。爾。况。以。文。學。侍。從。之。班。而。爲。若。輩。赳。赳。奔。走。者。所。擊。實。增。吾。鄙。羞。予。當。有。以。懲。之。歸。告。黃。陂。謂。乙。恃。侍。弁。敢。毆。擊。秘。書。非。嚴。懲。無。以。示。戒。秘。長。固。黃。陂。委。倚。爲。司。命。者。也。立。從。其。請。褫。乙。職。且。解。回。鄂。管。束。姻。事。竟。不。諧。人。擬。爲。反。鍾。馗。送。妹。云。

肱人某兄弟二人皆侍公府。兄爲侍從武官。弟則供職傳宣處。皆有錢。癖父仕前清爲總兵。遺資五萬餘。以一萬爲祭產。二人各得二萬餘。然兄信其室。

人言以財貿易盡喪所有弟賚則年有贏餘以此貧富大判然兄無日不思弟產弟則假一錢與兄所不爲雖以同懷兼同舟而彼此視猶陌路也一日某將軍入覲父執也召二人問狀皆陳清苦將軍曰若然兄其從吾行當任爲某旅旅長弟可從其兄爲參謀長弟雖不願而不敢言唯唯稱謝而已翌日將軍言於元首如所請行兄召弟曰今而後入吾掌握矣速獻金治行裝弟稱病不行後兄以暴戾罷職還京師弟已運動復入公府自是二人雖對面不接一談

### 普通京官眷屬

前清京官攜眷者不敢脫居鄉習以俸薄也其無力攜眷者則假鄉館或授讀於人家光復後京官俸入稍厚然例有折扣實得亦無幾而眷屬奢侈則

遠過清代。又有留學生。服官者。夫妻二人。賃居於旅館。襪被一皮篋。一若外人之爲旅行。然更有賃妓爲妻。以備酬酢者。宜報紙恆登其笑史矣。以吾所聞。大約私人愈豐者。宅第愈多。弊端眷屬亦愈多。趣談若外陸海財交五部外之稅務鹽政菸酒公賣諸局署。是已。而老官僚笑話。在嫗妾兒女新官僚笑話。則在本身。與室人雖充屋之紙。弗能盡書也。茲特錄其近實者。

某局長北洋舊僚也。以吸烟困頓不樂。煩劇乃藉一局自娛。然聲勢則不讓。特任官也。某性固落拓。益以嗜好處事尤顛預。而夫人則精細省嗇。一錢若命。火食車馬費。嘗積欠至數月。始一發紀綱。苦之多引去。後其弟某甲至京。師自承願司會計。人皆笑其愚。然從此邸中諸用不闕。上下相安。甲狀亦頗餘裕。羣始服其才。而不知所操何術也。後有知其內容者。告人曰。甲與其姊。

先有秘約私宅月用身願報効惟藉政事活動姊丈勿禁阻約定遂勾結局中某科長廣通賄賂傳遞消息一年之間所得三萬報効私用月才及千宜其緯緯有餘裕矣

前代京朝官清苦鮮有不負債者然吳幼農以翰林欠人至六千金衆詫稱奇若在今日未免爲小巫矣某司長室女學生也不解持家專務酬酢且迎其母若妹同居皆泰侈而局長弟則徵逐於名士記者之間以捧女伶評娼妓爲事日午起就食於福全館食已驅車出城觀劇一日輒三五家晚則酒肆徵歌或設讌妓寮非夜午不歸所負酒資纏頭資戲資每節須三千金而其嫂氏用尤煩每出必游洋行購珍異物品若干以歸衣必法蘭西縐杭緞所不屑服也幾於無肆不欠欠亦無數索卽還者吾友鄧君嘗八月十四日

至其家見債主鬻集惡聲大作。主人主婦不知所之。僅蒼頭數輩敷衍債家。狀至煩苦。翌日其弟至鄧所賀節。馬車華服。態依然。及還拜其家。則夫人西裝出珠鑽炫日。攜姊妹登摩托車。驩笑去矣。及見某方手財政學一編。蕭間無事。客來呼僕進雪茄香檳。狀頗陶陶。鄧叩。昨何追逋者之多。今當清結。癸答曰。究竟揭債若干。債主爲誰。我且不得而知。何從清結哉。相與一笑。罷聞某本富家。自薄宦京師。已產遂馨。債臺高築。負人至四萬金。日有坐索其室者。而某及眷屬略不當意。是可異已。

某參事初爲直隸某署秘書。無子以姪爲嗣。而待之殊苛。月界以一元衣履費。亦在其中。一日姪乘其入署辦公。而嬾適臥病。席卷所有付諸質庫。已則徜徉以去。比某歸睹狀大忿。以責其妻。妻病本篤。一憤而殂。亟覓姪圖報復。

殊不可得。又二年入都爲某部參事。至見同官某所乘包車。御者頗似其姪。然不便遽問。訊翌日入署。則衆方聚言某僉事。御者無故逃矣。知確爲其姪。而無處物色矣。

贛人某甲以外吏入爲某署科長。宿已擁厚資。妻妾三。父妾一。子及子婦。又一女及笄而未適。入妻老病不理家事。甲素狠暴。家人畏之如虎。每食攜其女共蒸豚魚膾。饌至豐。他人則月准朔望葷食。日供蔬飯。夜九時必熄燈。不熄者干責。晨七時必興。不興者不得午餐。御其子尤嚴。已授室矣。尙延一學究課之。讀日必作論說。闕課撲責不少貸。然公女子有奇癖。對人羞澀。食不下咽。比人散則潛入庖廚取殘食自啖。諸嫗則分竊所儲器物之爲某所不及察者。暗令僕婢攜出或售或質。子尤浮梁。頻貸金。鄉人所鄉人皆知其



富則剝以重利勒其書券必明載有田某鄉凡若干頃四至若何卽以爲押品因原券未覓得書此爲據云云蓋衆皆欺甲老而祇有此騃子也一日甲方負手踱於廳事突有人入自稱某奶奶家遣來邀公子飲者甲亟叩居何所答居東城某胡同豈子猶不識耶甲許轉告公子早至其人去立率僕廝輿人如其言跡之蓋暗娼也揮衆毀其居方擾攘間警至始得解圍

外交官眷屬

內眷之弊每發起於應酬其不好應酬者雖有弊人亦鮮能知之若外交官則凡百交際必攜內眷登場苟一不慎卽貽笑柄然不過應對周旋之誤耳若因是而釀成家庭之紛爭則其弊誠有足述者某總長雖曾留學爛習外交而夫人則拘泥頑固酷信神權奉玉匣記爲枕中鴻寶禳星驅祟費重金

所。不。惜。已。納。一。妾。俗。所。謂。鹹。水。妹。工。爲。英。語。故。奉。使。在。外。輒。攜。之。登。嘉。讌。赴。茶。會。積。久。則。純。摹。西。人。儼。然。一。巴。黎。女。子。頗。嫻。跳。舞。歐。人。殊。驩。之。惟。正。室。鄙。棄。不。屑。指。目。爲。人。妖。幸。同。居。時。少。得。免。衝。突。及。某。長。外。交。不。得。迎。夫。人。來。特。於。東。城。賃。華。屋。以。安。瀛。眷。然。所。居。樓。級。三。層。天。人。以。升。降。爲。苦。且。不。復。分。廂。正。欲。覓。祀。神。所。而。不。可。得。心。已。厭。之。住。未。久。而。子。女。僕。婢。頗。有。病。者。益。疑。廢。祀。爲。鬼。崇。逼。其。夫。遷。居。而。妾。不。願。然。某。服。官。久。財。政。盡。操。妻。手。其。主。會。計。司。產。業。者。亦。多。妻。黨。中。人。宿。已。尾。大。不。能。制。竟。勉。從。其。說。遷。居。華。式。房。有。廳。有。堂。有。上。房。夫。人。之。喜。可。知。也。自。是。妾。偶。出。游。須。於。廳。外。登。車。而。閱。時。弗。能。推。窗。眺。遠。至。不。可。耐。以。是。嫡。庶。益。水。火。一。日。妾。招。客。擊。彈。竿。誤。傷。小。公。子。夫。人。謂。其。有。心。戟。手。大。罵。客。驚。散。比。某。歸。妾。亦。不。知。所。之。蓋。已。溷。客。叢。中。出。矣。

翌日妾書來謂外人皆知我爲君配我若流落君自問能復立身外交界乎然牀頭夜叉實不能共處望別營屋以居吾某勉從之而由是頗有醜聲甚謂所接者爲碧眼黃髯之流蓋可憎矣

某次長摹西洋家庭制不置嫗妾然多蓄麗婢後房三五皆饒姿態年已踰笄殊不遣嫁夫人疑之謀諸僱嫗對曰是不難乘主人出盡嫁之可耳會某乞假南下如嫗言畢遣之某返問故對以皆年事長不安於室慮生他故乃權遣嫁某以其義正不能却而暗囑家人訪求侍役某者嫗子也知其處蓋并落勾欄矣告某亟以重金贖歸藏之外室每日乘赴部辦公暇必至其處泯然無迹未幾總長奉差出某攝部事勢頓熾赫妻爲其弟謀某埠領事故許其納寵爲交換條件某已醉乘機言曰與求新歡寧續舊好夫人適忘前

事以爲調笑語也。不之答。嫗旁聞之。翌日告夫人曰。是蓋思求故釗耳。宜留意偵察。無何果探得諸婢住所。勸其並納於邸。某立允。然仍婢稱以避取妾名。而內弟得委充某埠領事。久之總長將回任。又適當外交多事。某恆早出夜午始歸。一夕旋邸。正室方擾。囑問夫人答以諸婢逃矣。驚恨交迸。第告警爲訪拏。越數日嫗子密告曰。實夫人遺之。出逃乃僞詞。今奴復知所在。望主人贖歸。密藏之。某喜過望。果蠲重資收回。藏於後門。某胡同聞其權。總長將一年積資甚富。而俱爲嫗與子所騙沒。賢夫婦同受其愚。而始終不悟。其愚誠不可及。

某公使駐日本時。眷屬從者夫人與長公子。某服官久。頗倦勤。內外事皆公子主政。公子慷慨能爲大言。而實鄙吝。視一錢猶性命。使署公用務從省。齋

禮多不備。夫人出故家，頗識大體，而以公子爲前室出，且年長，不欲遽指其短。一日，以頻擾人，酒食議置，席酬客所延，則日政府外交官夫人及各國公使夫人，公子慮費多，選饌務求其賤者，應備物半弗備，客皆不驩。散夫人以告某某，責公子自是仇其繼母，而端淑無可指摘。第退而詛咒，有隨員某甲者，於館中調公使婢女，狀至穢褻，爲某所斥，度出夫人指，則結公子爲援，且授以秘計。一日，有東人來謁秘書，自稱新聞記者，謂有訪員投稿隱約，皆述中國公使夫人風流豔聞，雖未實指名，姓而事與地，則確鑿可據。愚素慕公使高名，特以奉告，望設法事前消弭。秘書固某老友，聞而大詫，立託來者先勿登載，竝訪流言所從來其人，唯唯去。秘書遂以告某，幸某更事多，置之不理，後亦無他。蓋其公子與隨員所爲也。

某甲漢軍旂人。其先則回族也。以廣方言館學生薦升。至出使歐洲某國。大臣適夫人病。未與偕行至。駐節所卽微服出治。游通一嫗。雖久而情洽。始告以吾乃中國公使。且贈以影相。是嫗方營一酒肆。聞所交爲貴官。喜甚。遂拓大其相懸之。肆門代商標焉。有鄂籍學生某。具呈控於外務部。察實。撤回。既入民國。數任某埠交涉員。取四妾。狀皆醜劣。而並恣縱好游。某出乘汽車。某雙馬車。某單馬車。視寵之厚薄。爲差聞。一僕婦頗少艾。固給事妓家。殷勤能伺人意。甲調之已入港矣。爲其妾。撞破致輿醋。海波賴其友馬某爲調解。始已。

漢口妓某爲某軍官所納。已而逃出。腰纏頗富。且少少通東語矣。乃北走京師。就旅館居住。間壁者浙籍留學生某乙。謀差春明者也。久之二人訂交。稱

姊弟進而結婚。乙仗其資運動得爲某使館書記。以機警擢任某埠領事。埠有酒肆。其主婦則乙留學時舊好也。至是不能忘情。頻暗中往來。偶不密爲其妻所知。以乙得官由己而所行若此。殊負恩義。欲鳴之於公使。乙臨求乃已然。夫妻感情漸漓。一日偕游溫泉。逢一本國人彪然丈夫也。目注其妻。則惶愕欲逃。乙大詫。亟偕妻行。其人尾之。至領署。竟探刺來投。謁視其刺。則中將某來東游歷者也。夙耳其名。延之入寒暄。竟中將謂適與君偕行者爲誰。曰此拙荆也。叩母家何姓。何時何地。與君結婚。某知有異。故變幻其詞。答之其人。嗒然懊喪。乙再四探其故。始答故有妾捲資逃。狀貌頗類夫人。故以奉詢。吾知過矣。立別去。乙始知其妻故夫也。入內盡情以告。謂某實已得消息。故偕證人來。雖吾以飾詞拒之。渠殊不信。恐將日伺吾館。妻聞而大懼。

雖不自承。然自是不敢踰內闈。闔威大歛。乙因得時來往酒家。覓當鱸人共醉焉。

巡閱使經略使眷屬

巡閱使權力視人而差。張勳勢在江淮。張作霖勢在東三省。陸幹卿足不出戶而粵桂兩省及湖南之半皆遙領節制。獨倪嗣冲擁長江巡閱使之名而江贛鄂諸省初不容其干涉。巡閱使中之至無聊者也。而挾姬妾駐蚌埠。一榻烟雲千萬家。產亦足以自豪矣。其人雖恣縱而吝嗇甚。諸姬月費僅足給用一錢。弗能餘。有時召與共博。負者不容少欠。衆以爲苦。聞南妓某獨擅盤龍術。每戰操必勝。權乃共延之。靳傳其法。殊無所吝。踰月衆皆升堂。妓曰。可以一戰矣。而倪猶未知也。其夕爲麻雀戲。負二百元以爲偶。然耳。次夕再博。



資至千元。詫甚。叩衆何技之神。都弗答。後爲一婢所洩。謂有是異人。我當親與角。奈何隱匿。因立召妓入。與博。復負。遂留不聽。出日夕。拉之博。則搖攤牌。九蔑一弗。精喜甚。告左右曰。得是人。可以娛老矣。問須身價幾何。妓半跪曰。身婢自有。惟阿母貧。賜金以卹其老公之恩也。敢論多少哉。倪嘉其詞。令不俗。弗欲示儉狀。因出三千金。畀其母。妓復請歸與母。妹別度。無他許之。至夜不歸。遺足覘之。室虛無人。知挾款南去矣。亟電追。殊不可得。蓋實北行。由濟南之青島矣。是妓嘗告人。彼聲勢雖赫。而神不附。驅猶塚中之枯骨。吾何爲從之。况彼諸姬處室。憂貧冀寵。如在囹圄。吾睹之幾欲呼菩薩救難。豈躬入其阱哉。聞近嫁一花生商家。頗溫飽云。

某巡閱使亦有烟博癖。然不共家人睹。正室早沒。家事以兒婦主。政諸嫗職。

務則一人剔燕窩以饴和而蒸之一人爲司阿芙蓉且拂拭烟具一人司服裝一人爲洗足四人各有田若干頃屋若干所義兒義壻若干人兒壻非軍官則富有之士司也歲時皆有貢納以此四姬擁資並踰百萬然畏某甚且年已老故門庭頗肅人無間言某巡閱起盜籍今則財力威力兩皆敵國姬妾至十餘人猶不時召妓侑酒夫人獨慈祥視諸姬若子女然以爭財政羣雌輒起私爭一日大衝突夫人調解衆直不理至巡閱使拔刀入始已亦一笑柄也。

某經略巡邊奉其母夫人行置輿輿黃飾昇以八人輿前執羽扇金鑪者又八人香氣四溢母若坐雲霧中自以爲戲劇中之太后不若也沿路召父老至輿前賜以果餌得賜者侍弁喝令九頓謝一日宿驛館值秋深西風大作

觸庭樹。颯颯有聲。聞而祝之曰。若必樹神來乞封者。吾當令吾子定封號。神其速退。又呼經略曰。汝聞之乎。其速加封。勿失神望。聞者咸笑不可仰。

都督督軍眷屬

督軍某甲。段黨健將也。語言粗橫。人皆畏之。生平獨畏其妻。當前清時。已膺闕寄。顧無出欲納妾。妻鬨於室。事中止。乃養他人子爲嗣。及入民國。以衰舊部任鎮守使。太夫人幾百齡矣。抱孫念切。嘗以爲言。妻聞而厭之。竟送其姑回鄉。已遷護軍使。不敢迎養也。母旋鬱鬱以歿。無何甲擢督軍矣。家政一聽夫人主。張不敢置異。同妻六十壽。欲稱觴。客謂制未終。不宜舉行。甲是之。乃大逢。詭譎卒張筵大脯演劇三日。乃已。蓋甲粗率治生。非所長。妻則精細工。營運賴其力。私入日增。某商埠多其房產。公子雖賴父蔭。綰權某省。實碌碌。

無一能居恆。嘗謂我父子皆木偶。賴卿提攜耳。然不喜干外政。且不甚吝嗇。故人尙有頌其賢者。

浙人某以附生習武。備捐納道員。充標統。入民國一躍而爲都督。取其鄉張某女爲室。女穎慧而詐。某弗能御。或遂謂某實天閹。既貴以無子爲憂。己又不能人方怏怏。夫人已爲置二妾。未幾並生子。蓋皆娠婦也。某私款舉存之。銀行舉內弟某乙經手。凡簿據皆乙所簽字。而券上僅書堂名。以其好貨。不敢摹北派軍官故。三年餘積資不過二百萬。後以附洪憲爲部下。所逐客死析津。私財大半歸夫人。小半爲內弟所有。以取存款必賴其簽字也。妻得錢頗揮霍。因有醜聲。衆勸盍留少許。遣二子曰。是皆野種。非我族類。安有金遺彼耶。

鄂中某丙以次長外任將軍且兼省長丙四十無嗣在漢時納一妾年餘產子遂擅專房寵然其妻頗端淑未嘗爭夕而滇女工媚且奇妬蓋土性然恆訴正室之短而某明達不之信也妾乃殷勤以事太夫人太夫人頗稱其賢然實亦不憎兒婦妾竟告諸戚鄰謂夫人如何不孝如何失太夫人驩已身如何調停無識者竟信之已某外任母畏險遠不能行妾放於衆前自請留侍養妻則曰爾可侍主人行吾留此奉姑妾遽稱諾遂定妻留妾從臨行復挈一黠媪自隨媪素出入貴人家爲通賄說事者也蓋慕外任權獨操欲借媪通外以取賄孰知至未久而丙兼省長乃整頓吏治人弗能干以私署中關防尤嚴妾大失望繼以洪憲禍作爲某軍所逐狼狽出走並原攜衣物亦失之滇女始大懊喪反不若夫人之怡然侍親矣

某督軍者在北派中以善戰稱段派健者也。以拒南軍功特任某省督軍兼省長則請任其弟某丁爲參謀長丁乃爲定計販私鹽鬻官缺橫征暴斂縱兵劫掠雖年餘而富至千萬然中外詆譏報紙攻擊無虛日某納諸幕僚諫有悔心欲辭兼職丁聞之攜手槍入其寢室某方吸烟就榻上逼之曰今茲當貴以性命博來不趁機多擄金錢則時局轉瞬千變此位不知又落誰手財政實業皆省長轄不兼此職味如嚼蠟誰教兄辭者我當以是擊之某固素畏丁且其言亦適中已愆遂取消前說自是一省軍民兩政俱總之丁手偶聞有易人信則立鬻知事三十餘缺照常價入折政務廳長某旰夕高臥專舉以讓丁然丁實粗鄙佻薄不諳治體裝束尤異帽嵌巨珠衣袴僉摹京津優人自洪楊亂定蘇浙大家收藏半捆載入湘至是多爲丁所擄所居珍

玩充棟琳瑯滿目。

又同時某督軍有弟多人亦輕鄙喜事其一差穩健已任省長餘則游手自號貴族唯報章載其賄鬻差缺則不盡實蓋督軍以所轄乃鄉邦尙不敢公行賄賂也而倡寮劇園落子館等則無時不有諸弟蹤跡一日弟戊召客飲某妓所興采甚烈酒餘縱博爲警察所聞不知乃督軍弟貿然入拏睹戊大謾罵謂爾曹豈不牛眼者警官曰照章禁賭雖省長在此亦無所畏語未竟戊已起批其頰適有差弁某來警官素識也告之曰此軍座弟幾大人也子猶不識乎警官始惶懼叩首伏罪戊怒猶未息經差弁再四求請始允於妓寮堂中罰跪一小時以示薄懲否則立告廳長撤差末職貧苦弗敢抗果跪妓堂中搗母龜奴咸挪揄之。

督軍某河間之心腹而略帶神經病者也其人對外亦有宗旨能肆應獨家居則喜怒不常而夫人復強硬不爲所屈坐是日聞勃谿幸某偶爾暴烈一剝羅間又復和平既和平則向夫人負荊屈膝虜所不至有戚某素爲司會計其人視友事若己事擲節稽考必一絲不漏乃已署中人莫不惡之後省垣有故家出所藏珠玉釵串求售索價二萬金夫人允爲購入而戚某嫌其值昂爲之反覆駁論卒購以萬四千元蓋易兩爲元又加七扣也見者皆謂其若在滬上可立售四萬元而某終以爲不值乘間言於督軍曰公專閩會幾何日所入甚細而夫人費若泥沙後何以爲繼請少裁抑適神經病作返室話其妻勒退所購物妻亦惡聲以報之遂致揮拳已而乞恢復和平妻殊不之顧其戚又鼓以如此則他日夫人必恣用公且貧矣因以志志不能決



竟去之京師久住不歸一時報紙騰載謂其自請辭職又謂以款項被留者皆皮相論也

某都督清遼藩間幹吏也以揮霍老無餘財其公子舊官直隸道員頗善居積而不以供乃翁用後袁氏當國某卽爲第一任直隸都督夤緣差委者爭投其子之門以是私財日富而某不知也然某委用官吏公子初不得干預特以性開爽某缺欲委某人事前輒言之公子卽假是招搖某雖巧滑徇私不絕餽遺而實未嘗鬻官也後以事失袁寵調爲將軍府將軍月俸不足供用賴張作霖接濟以養老其子擁厚資不問而翁寒煖也

巡按省長眷屬之弊

省長某甲洪憲之偉臣而復辟之健將也在清代已官封疆性奇嗇除運動

外不費一錢。公子則肆應多才。以京職投某貝子爲義兒。故乃翁遷除。咸仗其資。緣甲入民國初管倉場。父死。弟殉。未嘗奔喪。後擢直隸巡按。袁死。改省長。其任巡按。仍留子京師供職。內務部其實日侍袁克定。所爲探聽。項城喜怒。傳通消息。甲固起家近畿。牧令順直。官僚半其寅誼。至是乃多降格。與其子訂交。能求其家書吹噓者。獲差缺捷如影響。故人呼其京寓爲直隸官廳焉。

皖人某乙。以總督公子。有寵於袁氏。得任某省巡按。其家資本踰千萬。而爲乃兄一手把持。或叩其何不析產。曰非彼不能制。父浪費。吾故利用之。何析爲。素風流。自賞好作狎邪游。說者遂訾其父子聚麀。其居滬時。故曠一妓之任。時將攜妓從。則告其妻曰。某地多瘴。厲卿荏弱。不宜去。吾擬單騎之。官俟

營他調。再迎。卿至。任妻已信之。已而爲一僕婦所洩。臨期忽變。議堅持偕行。乙無如何。乃雜妓僕從眷屬中輪船人雜妻亦不覺及入官署。則地迴屋多。非內眷所能。遍至乙乃於舊土地祠旁營屋數椽。以居。妓辦公暇卽往就之。妻偶至書室。窺探則僕廝預受囑。非答以在前廳接屬官。則方至某幕僚室。議事也。妻不之疑。反訾告者。誣告者無以自明。專心訪尋。竟得藏嬌地。以報乙妻。如跡偵之。良信一日乘乙在妓所。率婢媪擁至曰。此家人室也。君何不顧官箴而與之相暱。苟爲報章傳播。何以表率全省。僚抑且墮家風。乙殊忸怩。無以對。又呼司閹者至曰。吾素存忠厚。今茲亦不問其爲誰氏婦。特官署不容再居。可立遣之去。妓欲辯。剖乙乃作色以示之。竟被逐去。後有乙妻心腹二人爲監。不能欺飾。妓始知乙懦妻妬。不可同居。索四千元自行。

當陸建章爲陝西將軍。大開烟禁。爲之推助。波瀾者。則巡按呂某也。呂固清代直隸牧令。得爲新朝疆吏。樂如登天。妻子女莫不驕縱。聞其至陝。日經驪山。眷屬浴於華清。責臨潼知事。供應猶前。清督撫入境。威勢已而爲陳樹藩所逐。逃出時。一物未攜。自此困頓。津門諸子益習爲下流。呂不能制也。後賴某武人力起爲安徽省長。至則內外事皆其二公子操縱。每出乘華輿。視其父輿前以衛隊引導。後則護以材官人。皆側目。一日衛隊兵偶滋事。街間爲崗警所斥。忿歸告諸公子。公子立率隊卒馳至。警察所毀屋。毆警。致全城警士皆罷。崗呂乃佯逐其子去。而衆怒難平。至今風潮未息云。

清代官吏少自愛者。逢誕日。多不稱祝。若顯官。蒙賜壽者。不獲。已始設筵。招客。然如德馨許應駟。則竟因是被劾。罷官。民國成立。文武官吏。勿論親壽。已

壽無不演劇置酒大宴僚佐凡有餽獻直納不辭若省長某丙尙少少守官箴者而爲太夫人稱壽日遇禮輒收不僮聯屏也又省長某丁以與督軍不睦知位弗可保適其妻六十壽意興闌珊議不稱觴而丁任監司時妻固隨任如屬官例餽節壽敬若大壽則所獻尤多今乃夫爲一省長官苟一鋪張所得當不資遂昕夕爭嚷勒其稱壽丁亦貪鄙囑政務廳長函告各屬屆時置壽堂召名伶演劇置酒數百席而官場第崇勢利衆皆知其去任在邇竟無餽現金者是日督軍稱病不至來客遂寥寥至午電至已免官衆竄聞耗盡散筵啓飲者無人以夏日酒肆又不議退計所耗幾五千金僅收得無用之聯障壽屏數堂而已丁以此大忿幾以身殉而妻則一病竟殂焉

省長某戊少孤露耐隣叟某資之讀得登拔萃後取叟孫女爲媳復假其資

始得。一官。叟子。某蓋。其親家。亦羣生。而素工。刀筆。頗肆。毒鄉里。然饒智。計里。都呼。爲小。諸葛。戊旣。膺省長。小諸葛。翩然。來探。親住。官署中。殊無。去意。戊惡。其吸。煙欲。下逐。客令。夫人。曰非。彼君。有今日。乎何。昧良。至此。勿謂。省長。尊小。諸葛。或不。君懼。也然。戊終。怏怏。某已。窺旨。自請。辭置。酒設。錢則。席間。所言。皆。道陰。事若。受賄。買官。舉人所。不及。知者。聞而。毛戴。知諸。葛不可。侮餽。五千元。壓裝。焉。

某督。軍兼任。省長。而識。字無。多夫人。亦沒。字碑。也然。以判。牘未。可盡。假手。他人。則納。一貧。家女。爲妾。固肄。業女子。師範。而未。卒業。者也。凡案。牘至。必令。其斟酌。改削。然後。親筆。判行。而女。僅習。教科。讀本。略知。新名。辭公。牘殊。不了。以欲。得寵。又不能。無所。改竄。以是。笑柄。百出其。關繫。重者。政務。廳長。某甲。恆。

爲糾正不報某知也。秘書與某乙方謀政務。席知其事喜甚。告某曰：甲鄙夷公凡公所判牘，彼輒改易專擅。若此，他日尾大不掉矣。某心動，調案卷檢閱。果有妾書而爲甲塗乙者，頗怒。然猶未發。翌日某諮議來謁，蓋老友也。出卷示之，乞判改者與被改者孰是。諮議固乙黨，已承囑閱未竟，輒拍案呼曰：原文甚當。改者何點金成鐵？某聞而計決，遂令人諷甲辭職。念乙忠於己，遂以請簡自是。妾所改藁，慕僚一字不敢易。遂有人通遞關節，凡應准駁者皆擬進而妾爲書於牘，雖笑柄較少而無一非賄賂。偶夫人見其多金，詰所從來，度不能隱，竟以實告。夫人笑曰：吾今而後知此亦生財之道也。二人遂聯結得賄四六分之過付，則收發官與馬弁某皆某鄉人，皆出入內衙者也。

浙東某以飾爲廉吏，擢守江南。入民國竟遷疆吏，人實庸鄙。第知逢迎武人。

初以女公子寄督軍某膝下督軍夫人壽令其妻攜鈔萬元親餽之妻念何多則私其八千僅以二千元面致之後一媪以事被逐始洩於人蓋當日侍夫人赴壽筵者

### 政財實教四廳長眷屬之弊

政務廳長者無一定權限若省長事必躬親廳長職僅承宣而已某甲本不諳吏治以外舅某公力得爲某省政務廳長未幾省長由爲督軍兼任行政事皆取決於甲未免叢脞參謀長某乙言於兼省長欲另易員適甲妻自京師來聞耗立請謁督軍夫人餽以厚禮謂奉父命來晉謁叩起居蓋其父與夫人兄同肄業同文館者也既述叙淵源甚晰夫人大喜留之晏飲後數過從竟投爲義女督軍本懼內遂取銷前議乙恐提舊事則致譜與甲結蘭盟



然甲雖得寵握重權人實碌碌妻曰子真不可教矣何任我爲之由是遇要事皆其妻自商於兼省長決定後某第起草人稱爲女廳長不肖官吏竟有納贄女廳之門以謀善委者而有求必應十不一爽衆咸稱其開爽督軍夫人壽甲夫婦所餽珠串鑽鐲精奇華耀費至二萬金夫人大喜欲令督軍辭兼職讓之乾塔以爲酬報云

某丁任政務廳長亦督軍兼省長事多決於參謀副官軍務三長已位若問曹則置一妾公署後每日言入署辦公實至妾所也事遂無跡然丁僅恃月俸而兩地支應又好購金石古玩以是用恆不繼妻始少少疑之星期日某科長來謁已洪醉矣聞丁已出擘然笑曰豈今日亦辦公耶汝曹何於姨太太所尋之言已逕行妻聞拷問諸僕果得底蘊親索之其處而甲已先行妾

自承某紳眷屬。詞氣嚴正。妻無據。問罪歸竟。具呈兼省長。請後此公事。罷遣弁押丁回家參謀。長本笑丁迂謬。竟如早以二弁監之。每日斜時。則傳呼起解。丁亦無如何也。

財政廳有委任釐稅沙田衛田官產諸員之權。故奔走門下者人多。鑽迎眷屬者亦不少。若某廳長妻本貴人女。素驕侈。苦所官地瘠。自留京居。母家而令某某婢爲妾。攜之之官。無何婢遣人來迎其母。已而其弟歸京。師服御鮮華。妻猶不以爲意。後有僕因事被逐。還乃傾情以告夫人。謂妾隨任。僅一年所入已鉅萬。詰所從來。則其弟爲引綫以賄賣稅差也。妻爲所動。竟赴任。所凡差委皆已專決。夫不得示異。同某本因妻得官。又素畏岳家勢。遂俛首從之。如是半載。貪聲四溢。卒免職去。然以有粵援不久。復任京師。要職妻驕恣。

如故。

某財政廳長以其從弟爲科長是固向以包漕糧爲活者於各縣徵收利弊窮源尋委羅貫胸中既任事首議變通漕折辦法果如所議則知事無毫釐盈餘矣衆託人來疏通科長謂開徵在邇能共籌三萬金來者即取銷前議否則立具呈請省長通行衆苦其多磋減至二萬三千元可議始廢而廳長不知也後復以此法勒索各署局爲省長所聞始囑某遣之還鄉

蘇人某戊任邊省實業廳長眷屬留居京師其弟若子皆奢靡頻作狎邪游資不繼則揭債債不能償則以父所轄礦廠林業荒地招搖取資後交一旅人富於資囑出十萬元共立公司墾荒謂荒地領費廉且勿庸繳現是十萬元特以置農具購牛馬招墾土若建圍築屋通溝亦須十萬金則到後可取

之實業廳滿人多。駭竟信其說。付以十萬元。久無音耗。探之人已南下。親訪於邊省。戊本不知。初弗承認。已見所立合同。弟子名俱在列。且皆親筆。不獲已。畫下等荒若干頃。畀之。其實則石田也。

教育廳職掌簡。俸入薄。眷屬宜安分矣。而某廳長妻。本女學生。酷好交際。遇開會演說。則眉飛色舞。既抵任。日西裝乘輿。遍參觀各校。省長聞而薄之。微示諷意。然某懼內。不敢阻也。又畏長官譏。乃以書迎其泰。水至冀可少制其。女比來。則攜子姪。六人皆畢業中學校以上者。囑爲差委。且聲明非科長。校長不可。若尋常職事。所不屑也。某更以爲苦。方無計置頓。而其子已游美歸。頗提倡過激主義。日隨其嫂。或單身出。輒至學校講演。解放改造之說。某禁之。則以個人自由。非父母所得干預。對謂既不受我干預。汝可自出獨立謀。

生不宜復居我所則以未聲明脫離關係當然可承受遺產對某無如何第鬱陶萬狀後從其友諫決然辭職去妻黨與其子燄始大挫焉

道尹眷屬之弊

鄂人某甲著名運動家也耐黎大鈞之子引薦於黃陂然以其語言顛預終不獲大用其姪嘗留學日本所交際多三四等偉人當洪憲崩駕時甲以爲民黨必復興遂事其姪如祖父孰意朝局爲徐段把持偉人殊無勢力乃投於政客某乙之門乙固馮段兩黨所器重者也甲先以妻拜乙母爲母日必過從過從必犒從者其妻雖已雞皮鶴髮而逢迎揣摩之術則不讓其夫乙母偶病甲妻侍疾夜不歸宿爲之按拭乙妻及家人皆嫉之面加嘲笑故作不解者如晷兩日乙母疾痊召其子曰非甲妻吾幾不得生汝當有以酬之

乙就甲問所欲曰。江海關則所願也。乙爲說項。而政府皆知其無能。然重違乙意。則畀以南省一道。尹蓋駐省會。乃出其故智。以事督軍省長。果得憲驩。又甲任成都造幣廠。廠長日以出將軍提攜。日遣其妻入侍將軍。妾諂阿萬端。至爲僕婦所毆。而毫無怒容。說者謂甲服官二十年。而用人行政。從未親出一意見。凡事皆仰顯者鼻息。故雖兩眸子光不及寸。語言文學。僉不甚了。而在民國。乃遍任關監督運使。廠長道尹。蓋妻力也。

某道尹紹興人。老吏也。賴辦帥薦舉。得任某省道尹。妻警留家園。攜兩妾。從以長妾。弟充收發員。次妾不平。然實無兄弟。則認一縫人爲叔。勒某派充科員。二人雖思攪權。而某諳練。不易欺。遂勉安分。某固省齋。謂妾弟叔起田間。不當摹官習。致濫費月俸。祇給什三。其七則己爲儲蓄。備卸職後養身計。而

二人皆少年出身微賤。陡入政界。頗事狎游。費不能供。長妾弟商於其姊。叱曰。若爲本署咽喉。能事者何愁不致重金。我且耐汝供應。今汝乃轉索於我。耶弟告以某精刻狀。妾無如何。鬱鬱而已。無何。夜間。恆現怪異。走石飛沙。俄而飯中有死鼠。某正接屬官。梁上忽墜。女子履內。則貯穢物。衆謂狐仙爲祟。某乃爲位樓上。以奉之。始少安。當其作祟甚日。某恆避於外寢。終夕擾擾。未有宵宇。至是檢點內室。則藏金儲鈔無翼。都飛始疑出諸奸人。而不知實兩妾弟所爲也。

諸君猶記三年前某道署附設女演講所之事乎。所長則道尹之女長公子也。女粗通文學。嘗隨舅氏一游日本。歸卽以女教育家自負。在京師日恆預於諸名媛之列。若梁督辦夫人。梁總長女公子。皆與論交。某之被簡。女與有

力既至任。卽參觀各學校。以地方風氣蔽塞。女界尤甚。則拓地署東。偏立演講所。逢星期六日。自臨演講。已而改爲女界改良社。自爲社長。縣知事妻爲副社長。而民俗錮陋。以爲無益。入社者寥寥。乃立社規。凡充社員者。苟無職業。可爲代謀困苦者。可資以衣食。而土著尙鮮。應者適鄂中。天門。沔陽。逃荒難民。麇集。皆願入社。挈兒攜女。竟來索膳宿。不得已爲供蔬飯。而以人多難安插。不允留宿。衆大譁。擁入道尹分據堂廡。警察來驅。逐則曰。我社員也。爾奈我何。聞某蠲錢千串。始遣之行。而改良隨之歇業矣。

### 知事眷屬之弊

某知事通其僕婦。納爲筵室。妻居內。署妾於二堂旁。建新屋居之。已昕夕在妾所。非令節祀祖不入內室也。妻固懦聽之而已。妾乃舉其義父爲監印表。



弟爲會計官。媒何姓者。日出入官署。爲妾。傳遞消息。交通賄賂。所得資。則貯之裕順乾菜鋪。然地方官署。納賄莫便於詞訟。而承審員劉姓者。剛耿不可干。以私妾義父表弟數。以言誘之。弗爲動。妾乃譖劉於某。某雖信讒。尙未遽發。一日有販私米出境者。爲警察緝獲。送縣。劉判現值米禁。甚嚴。奸商胆敢爲此。宜全數充公。爲賑濟貧民用。而官媒已來告妾。謂販米者非他。卽裕順號東也。願以若干爲壽。乞還其米。妾知劉不可說。則強某翻案。某遂謂全充公太苛。當酌罰什三。則爭不聽。忿而襪被去。某後卒爲妾。能官妾反。謂是蓋其妻。日涕泣詛咒於內署。招致不祥。某信之。竟逐妻還母家。已而次子自美留學歸。獲任財政部僉事。又卑詞迎其妻歸。

江陵戴某任某縣知事。攜二妾從。初至。互爭印。哄於內堂。戴有老友汪姓者。

方爲司會計聞而闖入曰爾二人且莫爭讓我爲管理可乎攜印逕出二妾自後追之莫能及自是怨汪日思報復會汪妻至故蕩婦也戴常吸烟汪所妻亦共榻談笑然實無染二妾聞狀時令婢值之一夕戴果在汪所遂率媼婢直入汪室摔戴鬚幾盡以兩健婢剝汪妻衣裸其體而呼號曰今拏奸已獲衆盍觀乎科長科員僕役等聞聲麇集見狀大譁笑越日汪潛逃未幾戴亦免官

知事某丙妻與警佐某丁妻同學姊妹也相愛若手足不可一日離然丁頗專橫事多不稟承丙丙以妻故胥包容不與計一日拏獲大宗烟土中實干涉某鉅紳丙欲切實追究而丁已自專罰辦釋其人出矣輿論大譁丙忿甚飭追回烟犯候訊丁置不理而道尹亦風聞是事派員來察詢丙遂據實揭

効丁撤任候懲辦。妻謂丙有意陷丁。人面獸心。大肆勃谿。丙怒曰。彼豈汝外夫。何護之緊耶。妻謂丙誣其名譽。赴近邑控於審判廳。請離婚。賴同官調解。始已。後丁從征。歿於湘中。其妻仍依丙爲活。丙近亦擢道尹矣。

浙湖某戊。大族也。任某縣知事。終日酩酊。事皆決於老僕某。僕固久爲清代牧令。畧稿案。頗諳練。公事第一二科科長。皆紹興人。爲僕友。勾結交通。大作威福。而戊妾則僕義女。蓋其家婢也。一日警佐以事與僕。僕批其頰。佐訴於戊。戊呼警卒繫僕。方擾攘間。其妾已奔至廳。事謂誰敢擊僕者。我將與之拚死。戊叱曰。彼何人。爾敢爲干幫。曰。彼我父。而汝岳也。以壻縛岳。有是理乎。聞者皆笑。戊氣極不能出一語。而卒已釋僕去矣。警佐控之道省。戊竟撤任。江南某名士困頓無聊。乞同年生保送。知事考居優等。分某省補用。久之始

委權某縣。綜其計。偕北上。與到省。諸用費。皆取之。其妻則名士教讀某鉅室。時所私通之僕婦也。以某主翁驩聚有多金。而主翁懼內。弗敢納。篋某灑落。遂與爲夫妻。時某正悼亡也。旣之官。妻饒大張。勒某薦其鄉人爲承審員。每讞獄。設座屏後聽之。科長科員。苟失其旨。立撤換。如是踰半年。控案纍纍。賴道尹爲其詩友。得無事。未幾。名士弟至矣。弟固留日學生。以參預革命。官少將。後以嫌疑爲袁氏褫。挈已黃。阪復其官。得挂名陸部。差遣當名士家居時。薪水日用。皆仗弟挪供。旣至。欲取五千元爲運動費。妻不允。一夕。夫婦已寢。弟率馬并三人排闥入。皆擊手鎗。先數某不義。乃以鎗擬婦。卽喝令指藏。脊所懼甚。吐實。遂席卷入囊。然後縛某及婦。以絮實口。星夜出城。去所取蓋萬餘金矣。

某中清候補道入民國。夤緣任某地知事。年幾七十矣。事皆其子主。政子法政學生。婦則女師範生也。時邑中大紳李某長子爲衆議員。次子爲其地中學校校長。聲勢甚盛。甲子乃與紳次子訂交。婦與婦亦結姊妹。自此表裏爲奸。愚民莫不疾首。有小報館以登某富室家事。故撫穢語。圖詐富室。忿極。毆其主筆。一時各埠報紙皆載某邑暴民搗毀報館。辱新聞記者云云。甲子卽囑警拘富室。聲言將重辦報學界。並助之。然富室之祖若父皆端人。凡邑之書院育嬰。恤養疾諸政。皆所創置。鄉黨戴之如父師。卽其人亦勁直好義。特不解維新耳。鄉民聞耗。爭來城請保甲已允釋。而其子不許。婦復納紳次媳。言謂宜罰其重資以辦學。甲竟勒富室輸萬緡。衆聞大譁。知出中學校長指。遂登門訾之。謂汝家本寒士。自光復後。富致鉅萬。不商不農。金從何來。

乞答復。某遂謂衆毀學。招警來捕。治益激。衆怒竟毀其室。復擁入縣公署。尋知事子婦。賴諸紳勸息。方欲興大獄。以南北戰。作其地在戰綫內。衆匆匆避亂事。竟已。

### 釐稅員眷眷之弊

滇中某釐員。其妻固娼也。拜財政廳長。妻爲母。因得委任。妻父與弟皆縮分。卞凡商貨過秤。妻自坐高椅上。監之一日。有販膏烟客過。貨若干。擔方秤。其重輕。竹筍底脫。貨並墜地。則中藏鴉片甚多。妻見驚喜。命巡丁盡收沒之。商不甘。退言於警局。警長來曰。罰辦烟販。權屬警察。乞人贓。并交某。不從。警曰。若此。子必盡數呈報省城。我今日卽須點數。且派警來護同起解。某方與磋商。妻聞出而戟手大罵。警長怒甚。竟令從警入室。搜煙局丁亦抗之。遂成大

闕彼此互揭於長官某呈文內有警官率衆搶局辱及婦女云云官中傳以爲笑然以其與唐繼禹有連竟以罪坐警長焉

稅關監督某乙某總長壻也妻體固不甚弱以嬌貴日必服補劑燕窩遼參視若蔬菜以高麗參磨粉和蜜漬之加黍爲糕客來亦款以是斤費至百餘元一關羨餘所入不足供用之半乙愁欲死妻見狀謂其厭已勸納寵乙承憂貧非有他也妻笑曰是何難言之吾父立移腴地矣然今茲宜有以解君憂遂令僕遍召埠中妓來擇其最麗者令夫納爲妾乙不從強而後可費至七千金製備衣飾又三千金皆妻所爲未幾調任所入較豐而其妻每夕輒召諸女優入唱曲賞賚費月二千元又僱曲師教諸婢歌技師教諸婢舞與擊劍用以倍煩乙懼虧累愁病以死妻涕泣踰月亦死人皆謂爲惡姻緣云

警官眷屬之弊

某廳長督軍之乾壻妻時出入軍中顧某性強硬初不畏其妻有侍弁美秀而文爲某所喜或以爲龍陽也妻頗妬之數勸某驅逐某苦其絮煩叱之曰彼何礙汝事而汝若此再來噪聒吾且以汝配彼矣妻驚經是辱涕泣求死某不理遂哭訴於督軍夫人夫人乞督軍懲之遂傳至軍署加以申斥殊某謂此家事非軍座所宜問語竟拂袖去久之亦無事或謂督軍有陰私事某知之稔故敢挾制又謂某部下多異探能預知黨人舉動以此屢破機關且深悉南軍情形故督軍不敢遽撤二者必有一於此矣

某甲舊爲長隨已侍某公至日本取得一警察卒業文憑歸而廁身警界入民國竟爲某省廳長妻老且醜矣遂多置姬妾第四妾女學生也以家貧其



兄充書記廳中獻妹以蠶進果得拔爲科長女奢浮喜交接入門三月已爲督軍署參謀長之妻道尹夫人之妹妹訂姊妹交中喜其能遂遷其妻後房令女居正室命家人稱太太焉長子妻所出雖幼而黠見父凌母狀積不平乃通妾寵婢妾固十日九游於外子與婢則伺其出時盜取所積甲私入本貯妾所以此盡爲子有子同學某父方爲軍官素賞子慧子因涕泣言父逼辱母命在旦夕舅在京師而無川資往投某曰是不難明日軍座眷屬入都已備專車我眷亦從行爾可奉爾母偕去不責川資也子又曰若此不宜使父知致我阻某亦諾翌日果卷所有並妾珍飾徜徉奉母攜婢隨督軍眷屬之京師比甲見失物已無可追聞是子近隨母居京西富有田產亦異人也某乙以附生畢業警察學堂入民國歷爲各縣警佐爲之運動者則其嫂嫂

權奇過男子。以其夫沈。溺於酒。遂移情乙。後乙以侵吞罰款爲紳民所控。拘繫省獄。賴嫂氏奔走某政客之門。始得釋出。尤異者。娶妻未久。卽爲嫂逼之。大歸。忿死。自是不敢續娶。當其爲某埠警官。有要事。必專函求計於嫂。尤要者。則乞嫂親來判斷。蓋省埠固通火車也。

警佐某丙。父清代廩貢生。善爲刀筆。後復習師範於日本。辛亥冬。以逐去知縣功。自稱民政長。己而取銷。然一縣中必推爲巨擘。丙乃借門蔭。得任警佐。然事皆父主。政丙特尸名耳。父晨興。必蒞茶樓茗飲。請託說事者。皆候於是。磋商畢。歸飯。飯後。至議事會。起坐。則有若干人。承其指揮。出爲偵探。各事俗稱爲老大王。雖歷任知事。蒞官日多。不直老大王。然後竟與水乳。一日至鄉村。爲其戚題主歸路。逢盜死狀甚慘。或曰蓋仇家所爲也。

普通外官眷屬之弊

記存簡任職分發某省差委之鄂人劉姓有妾三人各不相容則分三所住之而劉恆居次妾所蓋漢口倡也長妾爲家婢三妾則購之貧民家到省初供職通志局已而卸差賦閒久日用暫不繼三妾同居者爲某軍官眷屬時通往來頻賴軍官接濟次妾知之告劉曰彼僅同居初非親故而稠密若此有染必矣子豈甘戴綠頭巾耶某忿而勒三妾遷居軍官殊落落然劉鮮至某所軍官仍與通往來久之益貧一日遇軍官於途憫其寒慨然贈百元劉謝曰原惠何以爲酬曰是區區烏足言苟不棄可結答岑劉卽與聯譜未幾奉檄充軍署諮議蓋三妾復還故居而軍官則督軍之妻弟也自是三妾亦恆出入軍署省長知劉能得武人驩遂囑財廳委任某局統捐然劉仍攜次

妾之官。三妾則留之會垣也。

某以省長表姪充任省公署第一科科长兼管譯電處。父則以候補道尹管理官銀號。勢頗煊赫。然父庸俗。除吸煙賭博外。無他能。子則恃才喜事。自負財政專家。奉熊希齡等爲主臬。時助省長變更財政廳。長苦之一日。招其父賭。從容囑戒其子。父謝不敢。衆嗤其懦。同官播爲笑談。新聞紙中且紀之。某不自安。辭職赴京。師省長後亦免官。乃父官銀號虧空數萬。爲財廳揭効押追。適其子方供職內務部。人勸其爲父運動。怫然曰。彼自取也。何預吾事哉。竟置不理。

### 普通軍官眷屬之弊

某護軍使有煙霞癖。然甚畏人。曉知其事者。惟一馬弁一婢。與其妻而已。爲

某妻通賄賂者亦是馬弁蓋幼卽給事某所者其人迂緩背微偃視之若老拙無能而精細譎詐軍需課長又爲其鄉人且製辦服裝購置軍械例提回扣二成報効軍使夫人馬弁爲經手酬以二釐然軍衣莊及洋行軍裝買辦非馬弁引進者貿易必弗能成功又管帶以卞節壽有餽而軍使避嫌不稱觴禮物亦由此弁暗齎進門包至薄者亦二十元以是在任三年夫人積資數十萬馬弁亦十餘萬後嫁婢奩薄始洩其吸烟事於人

皖人某甲幼爲人僮廝已入軍界光復後擢旅長妻則某督辦家婢也甲之貴賴其妻故奉之甚謹且迎妻母同居婢本不知所生事督辦家乳媪爲母媪深穩有識自入甲家百事皆仗其主持衆視之若太夫人固籍皖北戚族多來求位置以屬甲甲不敢違也軍中稱爲奶媽黨然媪不通賄賂士卒騷

擾閭閻。苟爲所聞。必命甲重懲之。以是甲無劣聲。而徧裨及士卒。無人不怨。媼者。幾激成某團之變。甲怨事之漸薄。忿走京師。告之督辦。督辦責甲曰。無媼。汝有今日耶。爲長跼伏罪。乃爲母子如初。

某團長以久領騎兵。富致二十餘萬。而踰五十。猶無嗣。憂之廣置。姬妾一歲。間獲三子。人皆知非其所出也。而某罔覺。喜甚。名其堂曰三喜。未幾。亂事作。所防爲敵軍攻陷。踉蹌攜眷屬逃。資財盡佚。以無輿援。論失陷防地罪。褫職。年餘。住屋亦售。却家用。莫支。第四妾先逃。忿恨欲死。長妾曰。勿庸也。有我姊妹數人。君苟不加干涉者。吃着不盡矣。某喻意。自此門庭若市。又年餘。得資運動。始而某軍署諮議。繼仍爲騎兵團長焉。令其長子。殺某師長爲義兒。某益見重。上官指日專閫矣。

有江湖賣技者。辛亥冬以光復功。任軍官。踰年擢團長。其室則某薙髮鋪主。婦方肆主死時。某猶落魄。婦重其有封候相。遂以身事之。所組光復軍。皆取妻財。其軍中團營連各長。亦振容堂中人也。既貴。妻不忘本業。招舊夥數人。啓肆團部本部官佐。曰兵不得外出。翦髮免利權。外溢外部來者。照價八折。示驩。迎同袍誼。軍政府聞而薄之。然以所交偉人多。且部下半幫匪。不敢遂。撤則擢之爲總司令。某大喜。謂可與陳都督黃留守抗席矣。而所轄實不足一營。復爲北軍所敗。遂畔南。

附議員眷屬之弊

某議長北產也。自入民國。數爲國會領袖。名重國中。女公子尤風流倜儻。且工繪畫。議員中年少輕薄者。恆思與訂交。而女眼高於頂。視諸人爲程不識。

不值一錢。有南人某甲，議長門人也。既畢業大學，嶄然露頭角，頻出入議長家。女公子雖微示許可，而夫人訾其目動言肆，乃狡詐者流，故過從雖久而婚議未申。然甲已由是得爲軍府顯職，女公子凡作畫，某必爲題識，其上珍藏於笥者尤富。其對外人恆謂已中議長，東牀選一日爲夫人所聞，與議長大鬧，賴某總裁解釋始已。

某省議員，高等師範畢業生也。性豪放，喜飲博，坐是匱乏，日用幾不能繼。後以避債游日本，識一女學生於旅邸，未久卽正式結婚。女父爲鹺商，富有資財，女已許字其戚某，嫌夫荏弱，自由離婚，父怒逐之。母畀以萬金，乃薄游東瀛，遂與某偕琴瑟。既歸，出其資爲運動，獲省議員妻偕之。至會垣，賃居頭等旅館，僱馬車二，夫婦分乘之。劇園歌館，日有其蹤跡。某俸入不足，萬端獻詐。



以濟之終弗能供。未二年復離婚。去某期滿。以訛索爲人所薄。不得置頓。退就一學校。教師月俸僅三十圓。某報曾刺以數詩。

皖人某以軍官起家。而包辦政黨。富致千萬者也。以非法選舉充衆議院議長。取二妾。其一吉林女優也。最有寵。而正室則恆出入某督辦之門。亦擅聲勢。故甲既畏妻。復懼妾。其在京師。日分兩寓居之。偶住妾所。妻尋蹤至。既擱某頰。復拔其鬚。幾盡。賴親家鹽政署長某調解。始無事。未幾南下。充議和總代表。厲西人園。妻謂妾不應居正樓。妾則謂所居近僧寮。入夜梵唄聲。作不能安寢。爭莫肯下。遂致動武。某跽謝乃已。

滿蒙官僚眷屬之弊

滿人服官京師。若都統副都統等職。並清苦異常。有副都統某甲。固世族。而

母妻妾弟子女。下及僕婢。蓋近百人。無術以供饗餐。而眷屬素嬌惰。不習一業。客有過其居者。謂妻妾子女皆敝衣蓬首。家婢至有着半袴者。直一卑田院耳。夙與蒙人某乙爲至戚。乙入民國供職。東邊已擢旅長。一日至京師來訪。見狀嘆息。立餽千金。囑其少贖衣飾。踰月乙自熱河還。已嚴冬。再至甲所。則家人破衣單袴如故。唯紛折窗櫺。鬮代薪以取煖。蓋所居固先世遺宅。兼有園林者也。以破敝人無購之者。故得保所有。問千金消耗何速。不能答。叩諸其僕。欷歔對曰。金至日少。贖衣飾。主人率眷屬頻出觀劇。讌晏未久。卽罄所贖。已復質矣。乙知其不可救。太息去。著者聞之。順天王君云。

### 舊官僚之家庭

沃邱仲子

官僚二字。幾成中國之特別名詞。外國非無官廳。然居官者。大率學有專門。

爲國服務階級貴族之習亦既湔除其人又多富於平民思想故其家庭之間與尋常家人雖有豐嗇之殊雅無特殊之迹中國之官僚不學者居多數又習於專制政體之下其家庭亦惟專制是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約舉之一曰專制一曰蒙蔽專制之弊老官僚之家庭十九相似前清時有皖人汪某簪纓世系也治家以嚴整聞於時子弟之對父兄如天神然言笑不敢苟每見則重足屏息以侍汪起甚晏子若弟俟汪盥漱畢則以次往朝行禮屈一膝曰請早安於是奉茗者持湯者敬烟者獻盃者紛然前陳卑躬謹持以爲容無敢後先汪則目迎頷受而已每食汪則獨踞上座諸子環列莫敢呼吸每夜諸子魚貫入汪室復屈一膝行禮曰請晚安則鵠立以侍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日以爲常鄉人僚友咸嘖嘖稱道以汪之治家爲美談戒子弟者

必曰視汪某汪亦以此自豪。謂吾家世無犯法之男。然按之實際。殊不然。長子嗜博。次嗜烟。三子裙屐翩翩。妝束恆如婦人。時時作冶遊。率三子以爲不肖者。則汪之族弟也。汪既治子弟甚嚴。犯規者杖必流血。故其家人轉以峻法相護。持雖踰閑蕩。檢無敢舉發者。蓋犯者既受重創。告者必種怨毒也。無何汪雙目皆失明。子弟稍稍弛其禮。平居既各有嗜好。至是乃漸無忌憚。一日長子某出外博博。負甚鉅。索賭債者詰朝。駢集家人弗爲報。衆憤而譁。汪既盲於目。聽聰特敏。微聞其辭。大怒咆哮。若火始燎。原厲聲呼縛逆子來。操杖貫索如紅樓夢賀政之責寶玉也。長子至跪而受責。呼號自艾。然受杖者實某。轎夫子出賞屬代受刑者。已則僞爲號泣而已。汪猶強睜盲眼作盛怒狀。其左右則掩口而笑。其後三子皆不肖。惡聲四播。汪以恚死。

陽。羨。任。某。前。清。官。僚。也。妻。朱。氏。以。專。制。聞。於。鄉。嘗。曰。做。官。人。家。家。規。不。可。不。立。故。子。媳。三。人。每。日。起。居。朝。謁。如。喬。坐。衙。午。夜。而。睡。猶。往。往。詈。其。無。恥。起。稍。晏。必。誚。其。貪。牀。第。稠。人。廣。衆。中。侃。侃。而。道。不。顧。也。每。晨。三。媳。皆。有。專。職。長。媳。先。進。鹽。湯。以。沸。水。調。食。鹽。嘗。之。而。後。獻。其。事。甚。易。顧。必。雞。鳴。而。起。寧。息。以。待。命。否。則。惡。聲。隨。之。矣。次。媳。進。參。湯。或。牛。乳。起。可。稍。晏。而。烹。調。必。親。不。許。假。手。於。僕。從。三。媳。侍。粥。蔬。菜。餚。饌。皆。須。手。調。役。最。繁。稍。不。適。口。擲。箸。而。起。矣。則。子。若。婦。必。長。跪。請。責。終。日。不。敢。食。以。示。自。懲。更。番。執。役。習。以。爲。常。也。一。日。朱。有。疾。子。婦。日。夕。侍。湯。藥。夜。則。更。代。而。事。次。媳。娠。孕。將。臨。蓐。矣。夜。聞。呼。疾。趨。向。應。誤。躡。戶。限。仆。而。殆。傷。其。脫。息。痛。不。能。與。朱。竟。不。顧。而。詈。受。創。者。既。痛。且。憤。竟。以。難。產。死。後。朱。氏。病。革。自。以。齒。嚙。舌。本。淋。瀉。晝。致。而。後。死。人。謂。其。善。罵。之。報。

云。

官僚家庭之專制略如上所述。其次則爲蒙蔽。蒙蔽之害。率行於僕從。姬妾之間。官僚之家。無不廣蓄奴僕。擁內寵者。若輩之城狐社鼠。雖禹鼎不能鑄也。有達官某。富於資。好骨董。字畫。老僕車某。平日善傳主人意。小忠小信。某倚之如右手。一日某於坊間買得小忽雷。傳奇歸而語門客曰。安所得小忽雷。雷（樂器如琵琶而小馬上樂也）車僕聞之。思有以賺主人者。門客某故稱賞鑿家車僕。則密與之謀。求市骨董家之斲輪老手。依據舊說。鍛鍊揣摩。製成贗鼎。資緣轉輾。以售其欺。某竟爲所賺。以重值購之。僕與市骨董者。朋分焉。主人則大宴客。出其贗鼎。自豪於衆。識者爲之忍俊不禁。而某不知也。又有河南某甲者。亦前清大員。有一妻一妾。妾專寵。尊崇過於其妻。妻住東樓。

家人呼之曰東屋裏太太妾住西院則稱之曰西屋太太妻有一女一子女已嫁子亦成年矣子若女頗不善妾之所爲時爲其母計思有以制妾妾知之則先發制人日夜媒孽子若女之短行浸潤膚受之術某竟爲所惑絕媚家弗與通問禁女毋得歸省並以他事逐其子子竟流離親串家戚屬僚友時時爲之說項某終不納妻以絕女逐子故抑鬱致疾愈託病不敢問事妾遂專家政一日賓客盈庭大張筵席庭中百戲雜陳門以外車如流水詢之鄰人則某妾產一子作湯餅會也下午樂聲忽止家人皇皇奔走粟錄如轉輪互頻顛而語曰糟糟怪而問之則曰東屋太太問妾生子恚憤叫號而死云。

## 紳士之家庭

紳士者所謂縉紳之家也。其人不必身登仕版。其父兄弟或叔伯。苟曾爲達官顯宦者。即可取得紳士之資格。紳士之家。以模仿官僚爲惟一教育。故其家庭習慣。亦與常人不同。浙東有某甲者。其子曾爲巡按使。家故務農。平日稱以老翁者。至是皆稱爲老大人。老大人雖驟貴而行事。仍蹈三家村故步。平日手持長煙袋。遊行市肆間。某夜自戚友家飲酒。沈醉而歸。途遇縣官。老大人當道而立。若攔輿告狀者。縣役呵之。從人遽答曰。是某老大人。在此縣官察其醉。方下車與之周旋。老大人笑以長煙袋桿擊縣官之帽。落地則狂笑而去。官懾其勢。無如何也。由是老大人愈驕。里中無賴知其嗜酒。頻以佳釀博老大人之歡心。而羣以老大人家爲賭窟。家人頗沾其利。官吏弗敢問。而若妻若女。若子姪。遂無日不以博爲生活。勝者各有貢獻。負者否。老大人



人於勝負之數能爲青白眼過其門者時聞呼盧喝雉之聲則相顧而嘻曰此某紳士家也

吳人陳某曾爲某省藩司以事被議滿載而歸則營居室治園亭以爲優游林下之地陳故以幹吏起家豪猾工智計鄉人皆畏之如虎地方官吏亦結納恐後蓋其族兄某猶執樞政也陳雖擁厚貲而貪得彌篤凡利之所在豪奪巧取無微不至有子三人不使其讀書日惟督課珠算及習字嘗曰吾儕縉紳子弟無事咬文嚼字效寒酸兒相也子既成年則以學官話爲唯一之家庭教育延直隸人某甲專教官話子若弟本吳人習於土音既經某甲之教練則鈎輊格磔時以不規則之官話驕其鄉人聞者皆掩耳而過陳某好色而陳妻嗜賭一女甫及笄亦頗有母風終日以樗蒲爲命陳某故畏妻常

以陳季常自名。日惟利其妻之博。妻既與人博。陳則乘間。黜其婢。僕姬妾。家庭之內。蓋不可道也。後其女竟偕直人某甲遁去。不知所終。

### 大商人之家庭

直隸人孫某。工貨殖。庚子之役。近畿商賈十九喪。其業而孫獨善。居奇人棄。我取操縱。乘機數年之間。擁資至百萬。數富商者必推孫爲巨擘。遂以貲捐納道員。交接官廳。以通聲氣。冠蓋往來門前。常有長者車。然孫雖列名紳籍。而仍操故業。不輟。惟家庭之間。僕役輿馬。一仿官中人。向之呼以掌櫃者。北人呼店主人之稱。至是皆以大人稱之矣。孫之妻嗜阿芙蓉。起必日晡。不問家人生產。有妾二人。皆北里產。孫有足疾。每日箕踞胡床。兩妾爲之更番洗足。有漢高祖之風。一子庶出。爲之延師教讀。平生以經商致富。祀財神。

惟謹。每當陰歷朔望，必具衣冠而拜其子。入塾亦命其先拜財神，然後拜孔子。其言曰：科舉已廢以後，非仗錢神之力不能做官也。孫雖致鉅富而居恆頗刻覈，煤米之類皆有專室鎖鑰甚嚴。二妾分司其事，每日一妾啓貯米之室，支配家人之食指爲之料量而取給焉。司煤者亦如之。家人惡其猜刻，呼二妾一曰米蟲，一曰倒煤蛋。聞者絕倒。

中國富商類多不學之人，於社會供求之理、經濟生活之故茫然不解，而操奇居贏，居然致鉅富者有之。不知者羣相艷羨，漫爲命運之說，以證其致富之由。故富商大賈無不習於迷信者，又其平日工心計，較錙銖精出內，故無不習於刻齋者。浙東黃某名廿六，其鄉習慣多以生子之年名其子。黃某生時厥父年廿六，故遂以廿六名。廿六少窮困，及長爲絲綢業工徒，主人善其

勤懇幹練以養女妻之助以資稍稍權子母以販賣起家積年浸至鉅富廿六工貨殖凡所居奇無不利市三倍若有神助平生事關聖甚虔家設神座朝夕膜拜數十年如一日性刻嗇雖有男女僕從卒不甚信任每購物品必親自論值僕人但司取攜而已有子四人既長皆給以田產使之自立門戶四子皆不肖坐食既久漸鬻其房舍廿六知之則轉假他人名義而出資以納其子之產無何子之田產典賣罄盡皆爲廿六所吸收幾不能自存而廿六不之顧子乞貸於門則詈之廿六有妾頗預家事貲財契券之屬妾實司其筭三子乃乞憐於父妾盜其券欲質於人審視券署卽己所鬻產知父實假名以行藉產者乃洩其事於兄弟行羣向父索故業弗與則用武廿六偵知盜券者爲妾則大恚曰予勞碌一生爲供爾輩雞鳴狗盜耶予平生不濫

用一錢。今若此。予知過矣。金錢者。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予擁此多金。何用。乃均其貲。產於妾。若干。已竟遁入雲巢山。爲僧。

留學生之家庭

留學生大率沾染東西洋習俗。故其家庭之間。與普通人不同。以予所見。凡以留學生之資格。結合爲夫婦者。其平居恆不事生產。米鹽瑣屑。更不足擾其懷。來其家庭之弊。有足錄者。林某。江蘇人。少曾留學日本。妻徐氏。亦日本某美術校畢業生。結婚後。賃居津門。日租界。夫婦各任教員。每日晨起。各適所校。夜歸。互爲游戲。或彈棋。（日本游戲之一。以木盤畫界線。舉棋對彈。中者勝。出者負。）或擊球。勝負之爭。有如童騃。而飲食服御之事。一以委之僕役。予取予不計也。夫婦皆嗜博。恆覓戚友。作四君子戲。夜午不歸。又嗜劇。聞

某名角來二人必互相報告預向劇園定座夫婦二人則架金絲克羅克踏革履橐囊而去有女一尙在襁褓寒暖饑飽疾病悉委諸乳哺者夜號寒而晝啼飢蓋熟視無覩也夫婦二人非博卽劇無虛夕登門者十九不相值習以爲常矣一夜夫婦皆博貧哺哺而歸已夜半涼月當空門戶洞然疑有盜同聲呼女僕弗應燭照四壁闌其無人入室偵視則金錢細軟皆不翼而飛幼女啼於床乳哺者亦不見蓋女僕預知主人好夜遊卷逃而去矣夫婦相顧而視譁然自怨乃告警察請捕究久之竟不得踪跡

鄒某者亦留學生妻某氏爲某商人女貌不甚揚而習於舊社會之軌轍舉止殊質陋鄒旣居外國久每歸家視其妻之頑固也輒愀然不樂有離異之意旣而復至日本竟與某校女學生結婚頗稱戀愛但見新人笑不聞舊人

哭也。回國後，逕與某女士僑寓京師，渺不省家人。家有老母及妻女，故居天台遠道，隔音塵，僅知其居京謀事與某女士結婚事，未之聞也。某女士亦不知鄒有故妻，故結褵，雖久，戀愛不少減。既而鄒夤緣得某部主事，又兼某校教習，朋從往來，恆涉足於八大胡同之間。石頭城中，胭脂坡下，往無虛夕。戀一妓，曰薛寓，嚙臂要誓，竟結不解緣。女士微聞之時，相詰責鄒，諱飾甚工，力辨其誣。一夕，女士以多金，陷包車夫，架黑玻璃風鏡，革履手套，皮冠而大衣，經往薛寓，詢鄒某在焉。鄒見女士，顏色慘變，女顧不動，聲色點頭微笑，瞥然而返。鄒亦倉皇歸。女士即提出離婚條件，責之曰：子聞諸天下，眞愛情從無第二分潤者。子既別有所戀，請即離異。鄒百端譬解，女堅不允，竟離婚焉。初有常熟余某者，與女士爲留東時舊相識。鄒來京師，余亦爲某部辦事員，頻

相。過。從。如。通。家。之。好。余。狀。貌。映。麗。偉。然。美。丈。夫。女。士。既。與。鄒。離。異。未。幾。竟。從。余。去。去。之。日。女。士。謂。鄒。曰。余。與。子。夫。婦。之。關。係。業。已。斷。絕。他。日。相。遇。我。呼。子。以。鄒。先。生。子。亦。當。稱。我。以。某。先。生。母。作。兒。女。態。也。鄒。唯。唯。女。既。從。余。時。或。相。遇。二。人。必。互。以。先。生。相。稱。謂。余。蓋。見。其。相。敬。如。賓。云。

### 醫生家庭之弊

某甲以醫起家。富致鉅萬。自命爲葉天士嫡。居恆誇其妻妾。謂醫者意也。無成法。可泥。凡諸疑難症。已皆能以奇方。輕劑起之。春日。內弟某患傷寒。作熱譫語。勢頗沈重。岳家祇此一子。慮有不測。特賃輿專役來迎。甲夫婦比至。見病者狀若發狂。略一診視。曰。此春溫症。熱入心經也。且覓黃牛糞。炕乾爲末。調水飲之。無不愈者。勿揆開方也。衆素服其醫。聞而驚喜。如法投之。病



者。黑。其。臭。味。拒。不。願。服。甲。令。人。捏。有。鼻。灌。之。服。訖。氣。已。奄。奄。越。日。斃。矣。妻。爲。母。家。姊。妹。所。激。出。揪。甲。辮。且。拔。其。鬚。而。數。之。曰。此。卽。爾。之。奇。方。輕。劑。耶。病。死。於。藥。者。此。固。有。之。吾。弟。乃。以。牛。糞。斷。送。性。命。吾。誓。與。爾。拚。死。矣。甲。不。得。已。願。以。千。金。爲。棺。殮。費。事。乃。已。然。以。妻。怒。甚。不。敢。先。歸。迨。五。七。畢。返。則。室。中。空。空。妾。與。婢。已。席。卷。所。有。遁。矣。百。計。探。訪。始。知。姦。拐。非。他。乃。其。弟。子。某。乙。所。爲。方。將。呈。訴。官。署。適。得。一。匿。名。函。略。謂。自。君。懸。壺。草。菅。人。命。不。知。凡。幾。若。某。某。者。藥。不。對。症。其。方。案。尙。存。余。處。卽。如。令。內。弟。外。雖。作。熱。身。實。畏。冷。明。明。傷。寒。而。君。乃。投。以。牛。糞。庸。醫。殺。人。律。有。專。條。若。逼。人。太。甚。則。證。據。當。送。諸。官。府。矣。云。云。知。出。乙。手。遂。忍。痛。弗。究。其。事。

浙人金某時醫也年四十續娶某氏恐妻憎其老則百端吹牛以愚之日常

手。一。鼻。煙。壺。指。告。繼。妻。曰。此。某。年。入。宮。診。御。疾。太。后。所。賜。也。價。值。數。千。金。妻。信。之。一。日。晨。有。人。以。急。病。來。邀。故。擡。身。價。謂。廷。請。者。衆。弗。能。早。蒞。比。至。已。頻。晚。矣。草。草。書。方。及。行。佚。烟。壺。於。案。病。家。固。惡。其。驕。乃。匿。不。以。告。歸。妻。問。烟。壺。何。在。方。覺。曰。以。佚。諸。外。矣。妻。曰。此。御。賜。珍。品。可。聽。其。佚。乎。立。命。輿。夫。往。索。於。病。家。病。家。曰。若。先。生。日。出。診。數。十。戶。何。以。知。烟。壺。必。佚。吾。所。其。尋。諸。他。處。可。對。曰。實。相。告。今。日。出。診。祇。尊。處。也。曰。或。者。昨。前。日。已。佚。矣。對。曰。不。出。診。實。已。旬。日。聞。者。大。噓。傳。爲。笑。柄。求。治。者。裹。足。幾。淪。餓。李。後。突。爲。某。統。帶。延。爲。副。軍。醫。官。氣。燄。如。前。或。謂。其。繼。室。固。少。艾。實。與。統。帶。妾。訂。姊。妹。交。宜。其。有。內。援。也。某。醫。生。性。奇。畜。家。五。口。火。食。日。費。大。錢。二。百。歸。其。妻。包。辦。脈。金。則。納。巨。纏。中。裹。之。腰。際。臨。寢。取。出。點。數。嚴。封。之。堂。中。固。懸。功。同。良。相。額。則。舉。封。投。額。中。其。

上下皆假梯於隣人某甲。甲家有病，診不取費，以代報酬。且聲明：非晚間親來，借勿昇他人家中。則素不置梯，以爲如此計。誠完密矣。而日食不足，子女皆號啼，其妻憂之，恆泣訴於甲。甲曰：是不難，嫂果能取額中資分，我以半我願假梯供用。婦大喜，如法行之。非一日矣。某核計所積已富，託人置產鄉間，議定候交價，卽立契，自登梯取資。探之，殊不得大諾。僱匠取額下中實，空空一忿而殂。妻謂皆是額害人，實不祥物，勿得復懸，遂置堂中。後子長，繼其業，竟剖額爲二，以代方案。至今猶存云。

某醫自稱爲清代大員，出診索費二十番，掛號二番，得掛號費者，則其一妻二妾也。妻八角，妾各六角。初行日以善裝點，吹拍來延者，日三五戶。妻妾月得各百餘圓，以爲取資之易，甚於官場。妻乃縱吸阿芙蓉，次妾日出觀劇游。

謙唯長妾猶知居積無何術忽不行踰年減價至出診五元亦無問津者妻  
癯發困頓死長妾攜所積遁乃鬻次妾於某伶得八百圓適聞辦帥舉復辟  
乃以資製朝衣公服置假辦將行長妾突歸入門卽長跪號泣謂爲人愚今  
知罪自投乞正家法某爲所惑置前事不問攜之偕行抵濟南聞復辟軍失  
敗辦帥逃入荷使館大懊喪探囊所存不足五百圓方欲計進止而妾又攜  
此四百餘番偕僕遁矣今其人尙設藥攤大明湖上

某丙日本千葉醫學卒業士也以妻貌陋置之鄉間已則取一日女賃屋行  
道於某商埠未幾其妻尋至而日女謂其行詐雙妾將與起訴不得已以千  
圓予其妻遂離婚然日女自是不安於室日竊其藥品賤鬻之丙覺微斥其  
非不辭逕去莫可蹤跡而聞醜妻以獲中新華儲蓄券致萬金且猶居母家

利其多。金。洩。賊。好。說。合。破。鏡。重。圓。乃。越。日。日。婦。復。至。謂。吾。爲。若。誣。辱。偶。外。出。避。若。數。日。奈。何。卽。重。娶。訟。之。必。矣。丙。以。婦。去。日。未。呈。報。官。廳。而。婚。約。則。猶。在。婦。手。無。如。何。議。以。二。千。圓。爲。離。婚。費。假。資。於。妻。妻。曰。吾。安。有。多。金。者。曰。卿。不。會。中。巨。采。耶。妻。曰。此。隣。家。女。也。其。告。者。譌。乎。丙。欲。逐。妻。則。戚。好。居。間。者。爭。起。責。讓。欲。逐。日。婦。更。無。可。措。詞。竟。乘。夜。攜。一。革。囊。匆。匆。遁。去。聞。今。方。爲。護。國。軍。某。軍。官。自。稱。民。黨。偉。人。焉。

夥友家庭之弊

某甲爲衣肆夥友。月俸四元。而家有妻。母。子。女。六。七。人。日。食。不。能。供。妻。乃。爲。傭。於。某。巨。室。所。事。者。則。其。長。千。金。也。年。幾。三。十。猶。未。字。人。家。政。舉。操。其。手。甲。妻。固。善。諛。頗。得。主。人。驩。凡。宅。中。製。衣。皆。就。甲。肆。購。辦。肆。規。凡。夥。友。經。手。貿。易。

每百元提用金四五元。甲則與其妻均分之計。夫婦二人歲獲資各百餘元。若此幾十年。巨室女公子死。婦歸積資至三千圓。蓋合之所得工資賞金子。母並權也。而甲則傾所有供家用。囊無一錢。婦金多而驕視姑。與夫蔑如也。甲固懦聽之而已。鄰人羨其富。頻來承奉。以爲傭日。頻侍主。博已亦嗜之。遂與諸鄰博。兩年資盡。夫時已擢司帳。歲入差豐。而婦得資即赴賭博。偶獲博進。則以購美饌。供啖卒。罄其家。夫死再爲人傭。以竊拐收。禁於獄云。

魯人楊某。夙執事報關行。以其能爲大言。某大旅館延之爲司帳。適有老妓某。以門前冷落。楊竟娶之。敷色已衰。以自承私蓄。富楊爲所惑。故納爲室。而母妹等偕之俱來。母與妓且吸烟。所入不足供。楊向假蓄金。莞爾曰。吾金雖多。若以供家用。能及三年乎。今某輪船適闕。買辦運動費約五千金。我願承

其半其半則取之茶房押櫃可也。且行中總買辦爲我舊識代君運動可期必獲。楊聞大喜告之旅館中人衆知輪船役人便帶私土私貨利不資於是帳房侍者等皆辭舊事爭搜資於楊楊則交之於妓所取幾三千金矣。及揭曉則爲粵人某所得衆憤楊詐驅訴之於理判禁三年及出妓金雖罄而已。置雞雌數輩課之應客楊則執事於公司爲招待家計視前綽有餘裕焉。浙人查某藥房夥友也以吸烟所入不能供乃令其弟仿製肆中藥品冒牌行銷議明弟按月納資二十元爲津貼若是數年爲肆主所知逐之出其弟已他賃秘所製藥查不及知偶向索津貼欵獻對曰自兄被逐慮有他變藥早停製日食且不繼津貼安從出哉查無如何癮至病幾死妻固中人姿假售報來往旅館爲一客所匿賃屋隱衢以安之客所居在樓上樓下則其弟

製藥所也。於是弟之詐嫂知之。嫂之姦弟亦知之。相約互容隱。不以告。查踰年。某化粧品公司。延查爲經理。侵漁中飽。月入甚豐。偶識一暗娼。以其善煎烟膏。遂包之爲外室。娼所住屋。卽其妻賣淫弟製藥之廂房也。一日。查至其地。見院內晒藥累累。與己製同。詫而進。窺則其弟方製丸堂中。入與爭樓上。有男婦二人。擲手來觀。男非素識。女則己妻也。意轉茫然而弟妻已奪門遁矣。見者僉謂果報之奇。

蘇人江某。爲夥某書肆。每宵恆竊肆中書數冊。以歸。積至一星期。則以廉價售之。販客妻好佛。每遊方僧。至必齋助之。江誠弗從。一日。值星期五。方飯一少年僧於室。江突歸。見而怒。罵婦殊不遜。乃痛詆之曰。是僧爾姦夫耶。妻大怒。逕奔肆中。以江盜書狀告之。主人肆中屢失書。察考正殷。聞報立遣人隨。



婦。至。其。家。則。江。方。歛。榻。上。吸。烟。環。榻。所。置。皆。肆。中。失。書。也。扭。而。鳴。之。官。訟。結。江。又。控。婦。有。外。遇。請。離。婚。以。無。證。據。竟。斥。不。理。

苦力家庭之弊

人。力。車。夫。苦。力。之。一。也。在。北。者。多。魯。人。在。南。者。多。淮。揚。人。魯。人。皆。隻。身。淮。揚。人。則。半。有。眷。屬。妻。爲。女。傭。或。供。役。工。廠。子。則。提。籃。售。食。物。爲。活。蓋。十。室。而。九。如。此。也。吾。友。唐。君。一。包。車。夫。初。甚。勤。謹。已。忽。怠。慢。逐。之。去。越。數。日。見。其。絨。冠。披。呢。敞。蹀。躩。街。頭。狀。若。富。室。子。衆。皆。詫。之。未。踰。月。又。短。衣。赤。足。叩。唐。所。乞。錄。用。問。何。貧。富。異。態。之。速。垂。涕。對。曰。向。者。吾。妻。所。結。女。友。皆。素。販。條。子。者。因。與。合。夥。我。以。道。路。熟。恆。爲。引。導。藏。避。曩。之。暴。富。以。此。今。妻。事。犯。捉。將。官。裏。判。禁。五。年。我。亦。幾。被。拏。傾。所。有。以。奉。偵。探。乃。得。脫。耳。安。得。不。貧。又。著。者。所。僱。庖。人。

揚產也。其姨妹恆來與談話。衣飾整潔。而所天乃黃包車夫。詢其底裏。蓋亦業拐販者。後乃知車夫妻業此者甚多。未足爲異也。

某甲供役學校。爲打掃夫。月工資二圓。以夫婦勤潔。恆爲學生縫洗衣物。年獲百元。竟得溫飽。然妻利心熾。月必出資購獎券。或鄰人以重利乞貸。必摒擋應之。皆匿不以告甲。一年甲因事爲管理員。所斥自念家已有餘資。卽逐小販。亦可活。奈何長受斥辱。遂辭去。歸索資於妻。瞠目不能應。搜其篋。惟已開未中之彩券數十條。鄰人借券十餘紙而已。大沮喪。然以借券尙可索資。持以追逋。則皆小販逃去久矣。

某乙某名醫之轎班頭也。以服役久。得醫信任。月分帳甚優。妻則工事鬼。爲女巫二人。所入歲至七百元。僅生一女。狀貌奇醜。年十九。無人求婚。而獨喜。

修飾短褲長襪頭油面粉皆摹時粧美人以得母寵諸費應手後與其表弟某丙通丙西樂家也恆向女索資偶却之則數日不至女爲所制求無不應始取於母已而母靳不給則質己衣飾更進而竊諸父母箝中兩年餘乙所蓄罄矣丙絕迹不至女得狂疾妻以爲鬼崇百計禳之無效乙乞主人降診一劑而斃母妻登門詈之乙竟被逐歸察所有不翼都飛遂并投普育堂以終老焉

天寶礦務公司許君嘗爲予言礦廠中一擔水夫年已六十矣衆憫其老勸息役不從後代礦丁私運礦砂出爲稽察所獲廠長研訊自承以擔水出入桶中藏砂甚便爲此凡六年年獲資幾千金而今已矣問金安在曰皆以供吾兒用矣後調查據知其家事者言其人蓋惑於相者謂兒主大貴十六卽

爲娶婦。頻歲罄所入。供用猶虞。不給。今其子實日吸煙。二錢廠長尙不信。翌日故傳其子來。具保比至。則貉裘氈靴類。素封者。始知人言不誣。

### 女醫生家庭之弊

女醫生。舊時罕有。近則有所謂按摩女醫。產科女醫。出焉。皖甯某甲。清代浙江之候補佐雜也。以吸烟罷官。懸壺蘇州。殊無人過問。遷居滬上。同居有日。婦業賣藥者也。甲二女皆與善。日婦固少。少諳按摩術。因以授其長女。甲正憂貧。知女擅技。竟爲散傳。單登招帖。自稱女按摩。大家輕薄者。爭就之。有鄂人詹姓。革命家也。二次失敗。匿跡租界。腰裹甚富。嘗就女治疾。竟與私通。甲利其金多。徯爲不知者。未幾詹以僞造台票案。費重金運動得脫。資雖罄。而女稱其文明。過從更密。後竟贅甲。所反賴女以活。女遂由按摩醫生進而爲

中。西。內。外。並。治。所。製。種。子。丹。尤。奇。效。女。界。多。喜。購。之。月。獲。資。三。百。而。父。嗜。煙。罈。好。博。母。亦。溷。跡。麻。雀。場。中。入。恆。不。敷。出。一。日。女。醫。生。大。怒。與。父。母。析。居。踰。年。所。有。爲。詹。卷。逃。始。仍。歸。父。所。而。以。色。衰。道。亦。弗。行。矣。

產。科。醫。生。某。女。士。人。有。知。其。根。抵。者。謂。乃。大。連。灣。之。土。娼。也。東。醫。某。嘗。止。宿。其。家。因。得。心。傳。遂。之。他。埠。於。報。端。登。廣。告。絕。巨。書。產。科。專。門。某。女。士。至。埠。現。寓。某。處。云。云。室。中。惟。一。妹。年。已。破。瓜。他。則。車。夫。一。或。謂。其。面。首。也。挂。號。人。一。或。謂。其。義。父。也。又。有。一。中。年。偉。男。子。似。軍。界。中。人。恆。出。入。其。家。每。至。皆。妹。爲。招。待。交。誼。居。何。等。人。無。知。之。者。一。日。有。貧。媪。至。操。魯。音。自。承。爲。二。女。母。適。醫。生。方。出。診。其。妹。已。奉。母。登。堂。矣。比。醫。生。還。見。狀。大。叱。謂。何。物。乞。婆。敢。冒。充。貴。母。揮。衆。逐。之。出。媪。殊。不。懼。狂。呼。稱。冤。披。髮。覓。死。衆。勸。始。息。仍。留。女。家。未。幾。竟。

與掛號人爲夫婦。其家羣稱掛號人爲袁老爺。媪爲老太太。老爺稱二女爲小姐。車夫爲張二哥。偉男子爲范大人。范大人又呼車夫爲小張。稱謂離奇。吾友南寧李君與對衡居。聞之甚熟。又謂女醫士兼販私土。故用頗侈。泰其車。夫冬日亦着灰鼠裘云。

### 天主教徒家庭之弊

天主教規甚嚴。而我國教徒有因藉此以避事者。亦有假此以謀生者。故信心未必盡堅。蜀人呂某。其家舊業醬園。爲勢家所欺。凌忿而投教。至某已三世矣。母病日幾。瞽爲一游方道士。治愈。傾信。其說私於內室。祀純陽。不敢使教中人知也。後子娶婦。婦固懈於操作。且好竊食物。常冬日煨龜肉。盈罈。竟爲婦偷啖。幾盡。姑素暴戾。睹而惱甚。痛捶婦。自此昕夕楚辱。婦不能堪。歸訴。

母家母家畏呂勢未敢發也會有戚王某至刀筆吏也聞狀且知呂奉祀純陽因教婦曰汝歸彼若再肆虐汝懷其神象訴於天主堂一日婦復爲姑虐適有神父至其家婦竟引之至祀神所神父以其供奉魔鬼怒甚欲逐之出教賴人解釋始得免

無錫某甲二十年前滬上之斗方名士也老而失業以舊會充教會報編輯因卽入教得執事於學堂嗜酒每醉則毆詈家人子乙卒業法文學校素抱神經病謂其父文名被天下不愧大儒奈何投彼教甲則謂非教且無以謀生坐是父子責善至於乖離乙一日乘父出盡付室中物益質庫製男女僧衣帽二購磬木魚鐺鉢各一陳之堂中衣帽則已與妻服之相對跪宣佛號甲歸見狀操大杖以撻乙逃而婦受杖幾斃更棄衣磬等於河及還入室則

無一長物。問婦。婦不能對。追乙不得。則購燒酒。痛飲。謂醉後將自盡。賴其族弟某迎之。至家。百端解喻。得不死。然弟固不信教。時祀神。分胙。甲亦領福。大嚼。無異平人也。

蘇人江某。世爲信教徒。已既畢業。教會學校。遂爲教堂管理。工程兼司房。租且任中學教員。歲入數千金。其人固揮霍。好飲博。狎游。又娶妻。十年無所出。乃以千金置篋。秘藏於外。家人弗知也。已而妻見其數不歸。宿疑。而偵之。知其已置外室。乃訴於主教。主教雖愛其靈敏。而以所行犯教規。欲令其遣妾。江聞。恐爲人笑。且私計所虧。亦不資。遂逃赴南洋。至今不歸。老母妻妾并子女等。竟無以爲活。

### 耶穌教徒家庭之弊



湘人某。清室輔臣也。及死。妻投耶。穌。教。然其子女。則有信教者。有弗信者。至不一。致。故。祀。祖。仍。設。供。於。堂。信。教。者。不。行。禮。弗。信。者。則。跪。拜。如。儀。焉。有。媪。夫。爲。縫。人。並。陰。狡。老。猾。冒。稱。教。徒。以。逢。迎。夫。人。旨。果。得。信。任。家。政。幾。移。其。手。諸。公。子。嫉。甚。欲。乘。隙。逐。之。媪。知。其。意。忽。引。其。戚。之。某。女。來。司。針。黹。女。明。目。善。瞭。初。至。而。三。公。子。惑。之。久。竟。與。通。更。延。女。父。於。邸。中。稱。曰。畫。師。畫。師。至。迷。信。祀。一。財。神。磁。象。祭。拜。極。慤。夫。人。聞。斥。毀。其。象。畫。師。恐。攜。女。去。三。公。子。鬱。陶。致。疾。竟。廢。食。夫。人。憂。懣。賴。媪。力。復。招。王。來。至。今。潭。潭。相。府。中。夫。人。及。長。公。子。皆。奉。基。督。三。公。子。研。哲。學。持。無。神。論。畫。師。則。祀。財。神。甚。虔。媪。夫。婦。入。邸。則。教。徒。歸。家。則。百。神。皆。奉。狀。至。離。奇。有。館。於。其。家。者。爲。余。言。之。

某甲。初。業。儒。研。公。羊。已。而。棄。去。學。佛。再。進。投。入。福。音。堂。爲。信。教。徒。自。稱。三。變。

先生先生中歲出妻納一妓爲妾而御之甚嚴每出談道則反扃其戶暇且督之習風琴繪畫妾苦煩苛席卷所有逃甲坐是惘惘成心疾然不慣獨宿有姻家贈以一婢遂納之婢孔武有力一言不合輒以老拳相餉甲竟爲所制當耶穌誕日招致賓客弟子暢論聖教博愛之旨四座拱聽婢方厭客多供具莫辦聞其大言出而數之曰若子前日致書某官吏發其陰私欲恫喝取資豈亦可謂之博愛耶又一舊僕子尙欠其工資彼昨狼狽至欺其愚懦餉以閉門羹更可謂之博愛耶至夫婦居室雖人大倫而必求媚藥以勉強周旋似亦非良善信徒所應有事座客皆掩鼻逃去甲自是不敢講學談道

### 回教徒家庭之弊

馬某。天方教徒。任清室官參將。久不得差缺。貧甚。繼妻挈幼子。食於母家。共

居僅一妾及前妻所出長女耳。妾善烹飪，恆以牛羊脯製餅餃，設攤門前售之。妾偶入，則女出司攤。女具姿首輕薄者，爭趨之，日恆贏錢千餘。家用賴不闕。已有某道員子甲者，戀其女，欲娶爲外室。道員旂籍，適總辦營務處，馬慕其勢，以女奉之，弗取身價也。然滿人嗜食豕肉，甲尤喜，血貫腸，至馬所必令供具。馬亦勉應之。未久，果獲委充省防某營管帶。妻聞信歸，一日見有少年華服貂冠，坐女室中，驚問何人。馬告以故。妻忿曰：「子亦三品大員，奈何縱女爲暗倡，方爭攘間，有婢捧豚蹄自廚出，妻奪而傾諸地。」曰：「此豈我回族食品，我當鳴之。」阿捧馬大怒，捧而痛扶之。妻乘間逃歸母家，言於其弟，聞者嗤之。

## 律師之家庭

民國以來，公私法政學校畢業生，強半皆註冊爲律師。都會之市門懸某某

律師標幟者鱗次相比。杭州有童某者，律師也。爲某富紳辯護，一刑事案，以曲爲直，驟得多金，乃營宅第於城北，服御馬傲然顯者。鄉人慕其名，凡涉訟，必造而請示，有臣門如市之概。歲入頗豐，妻某氏，紹興人，蓋童某糟糠之妻也。貌本中人，童恆以老憎之，而以其操家事甚謹，平昔同患難，理無離異。第陰事色物，冀得一粲者，爲簞室，然性殊慳吝，不肯名一錢，久之無愜意者。妻偵知其意，家庭之間，時時勃谿。夫妻竟反目，而童則好述之，願益切。有沈氏者，曾爲紹屬某女學教員，丰韻修潔，而有阿芙蓉癖，爲女校長所知，停止其職務。夫亦屢戒之，沈殊弗悛。家居寂寞，終日橫一榻，夫益憎之，謂沈曰：「衣食吾負責，黑飯之資，須爾自謀，予弗能供也。」言既數，沈負氣歸杭州。母家經年不返，其夫經商滬上，旋納某妓爲妾，沈知之，商於童律師，冀以離婚爲詞。

向其夫索膳養費童既豔沈之色又利其可欺乃聳慮涉訟而時以小忠小信結沈之歡心沈竟爲童所惑通焉童妻知之將與師問罪沈與童逃至上海寓某旅館鸚鵡雙雙久而忘返無何童妻蹤跡而至挾童歸杭州欲訟諸法庭戚友勸阻乃要求月給若干金與童分居童不得已充之於是妻子皆別居而沈自滬上驚飛後竟不知所之

又有汪某者爲前清附生平居好弄刀筆復爲某法政學校之外生限於資格不能作律師惟時與獄吏法警爲伍以賺鄉人之利所謂土律師也邑中有某茶肆者爲律師每日會集之所鄉人之有訟獄者皆於某茶肆爲大本營汪亦朝夕必至以乘機弋利他律師以汪善逢迎亦時分與一杯羹汪妻某氏年事雖長而好粉飾女亦委婉有致汪則時與一二律師至家作葉子

戲妻若女爲之點籌。故律師之嗜博者無不善汪汪。家居無事。恆以現行法律教其妻若女。而時設問題與妻女作辨難。鄉人有涉訟者。汪則延之至家。親教口供。或訴辭。又時命鄉人作原告。而令其妻作被告。各教以假定之訟詞而已。爲問官據案研鞫。以爲實地練習。與汪比屋而居者。時聞汪家作官。府坐衙訊案之聲。輒掩口胡盧而笑。汪妾喜修飾。衣履力摹時樣。又好出遊市場。劇館時有其足迹。一日汪醉歸入於其室。不見其妻。喃喃作罵聲。夜將午。妻始悄然入。雙頰頰然作桃花色。汪詰其何來。妻微哂曰。在某旅館偷漢子耳。汪則大怒。突批其頰。欲與根據法律提起離婚。一室鼎沸。鄰里聞聲而至。爲之排解。有某甲嘲之曰。汪先生不爭你與嫂子離婚時。異日喬坐衙誰爲被告也。聞者粲然。

女學生之家庭

女子求學原爲改進家庭之基。願少年意氣往往挾其學說理想自信甚深而起家庭之釁者有鄭姓女郎曾畢業於初級女師範舉止服飾惟新是務與人言必雜以新名詞時以家庭黑暗爲憾其母佞佛又好神仙女則諷其迷信對於黃冠緇衣之流冷嘲熱諷舌鋒甚厲以故母女漸不相能母每日晨起必誦經女則高唱校歌以亂之圖來米法之聲與南無阿彌之號更唱迭和而母益不善其所爲兄固經商女亦蔑視之家庭之間愈增臭味不同之感母欲爲之擇婿女輒以自由自矢有凌某者於女爲中表親甫自日本歸以事經宿其家女一見大悅謂平居與家人晤談無一可語者惟君談言微中如叩清鐘轉恨相見之晚也凌極口諛之勸其出洋留學女言於母母

不許凌日。但謀先至上海。求學徐圖。國外女更以告母。母又不許。女則轉輾。竟夜翌晨。竟自攜衣飾金貲。不告而去。

### 補回教徒之家庭

當清代回族官至二品者。往往破教。規食豕肉。謂恐蒙上賜吃肉。不得不爾。其實乃遁詞也。某乙以門蔭起家。擢至監司。加布政使銜。自謂職已崇。遂棄教。戒而其母不肯從。恆指摘其夫。且每扶杖親巡庖廚。遇犯戒品。輒拋棄。乙以爲苦。有寵姬密獻奇計。大喜。如法行之一日。進羊腦羹。母所嗜也。而羹底皆金華。火肉。食方半。肉現。問衆此何物。對火肉也。怒召庖人。欲責之。對已逃矣。乙乃進曰。今已破戒。何妨從俗。教規殊迷信不足言也。母怒卒不可解。出而大嘔。竟成反胃。踰月遂死。時人爲之語曰。觀察巧設羊羹計。太君魂斷火。



酸湯。

唐某世業骨董。父歿遺金甚豐。唐乃走京師貿易。多交官吏。習爲侈泰。不三年。遺業盡矣。惟母手存八百元。而有一妹。及笄。猶未嫁也。唐旣南還。詐稱那桐出資本二十萬。置骨董行。延己爲總理。茲來。擗擋家事。并迎母妹北上也。母信之。給以三百元。數日。博資罄謀。再取母財。夫妻密議爲妹所聞。以告母。母追索前款。唐不應。且毆其妹。隣家亦回族聞而來勸。唐謂妹數至隣家。博必有姦。隣大恚。亦用武。各負重傷。唐鳴諸警。隣則訴於清真寺。董事警以鄰人不應擅入人家。鬪毆判罰金若干。董事則以唐不孝。且素不守教。規議宣其罪狀。唐不服。後爲其母訟於法庭焉。

洋奴家庭之弊

洋奴者。滬俗所指之西崽也。此輩自謂託身得地。頗有凌侮同胞之概。可恨孰甚。江寧人某甲者。短肥而白皙。初給事某洋商所。與主人結斷袖緣。出則同車入則共寢。一切財政出納。皆歸掌握。竟自稱帳房。賃華屋以居。眷屬甲父固業醫。積得造孽錢不少。廣置姬妾。後以姦案。幾罹重辟。一嚇而殂。甲任情揮霍。遂罄所有。及是乃迎父妾諸姊妹共居。又有常某者。甲戚也。少而姣好。與甲父妾有染。甲不知也。引與共事。已而悉其姦狀。欲逐之。豈知常亦有寵於洋商矣。幸愛尤出甲上。無可如何。又有馬夫陳某。亦甲所引進。而竟通其妹。自是甲供事洋商。所則常陳踞其宅中。或共吸阿芙蓉。或爲麻雀戲。鄰人咸騰非笑。而甲華衣高車。揚揚自若。似不知有羞恥者。

烟台某乙爲西人司庖廚。以善居積。富致萬金。無子一女。頗慧。幼許字村農。

張姓及富甲妻嫌農貧非耦欲毀婚約而以另許海關役某丙乙以爲然而女則已與鄰人子有嚙臂盟張丙皆非所願也張子有叔某丁精技擊任俠尙義力持約不可毀一日遇乙於門數其無狀乙亦報以惡聲進而扶之乙妻出嗚警拘丁去了侃侃陳事始末警官亦素聞其俠遂釋不究而令其起訴法庭是時乙已納丙聘丙聞丁搆訟亦來責讓女知事急乘夜席卷所有從鄰子遁乙知大恐慌妻曰無傷也自抓面目流血出而呼警謂丁率衆來搶親去矣已阻而被毆負重傷初不知丁是日適至檢察廳也既訟大負繫乙於獄勒其交女終莫可得案亦懸而未結

某戊幼爲美律師某侍僮性穎敏既嫻西語且少少通法律暨訴訟手續頗得律師信任其父故無賴知子得寵於主人遂假借名義以詐取人財如是

有年矣。積資少豐。適律師歸國。乃令其子之日本。習法政。將竣。其返自業。律師而子不願行。復爲某洋行大班。招充侍役。且司家用會計。入資甚富。而父卑。其志恆與爲難。戊乃獻千金。父子遂析居。後父卒。以招搖陷法。戊今已還。甬服商業。頗能溫飽云。

日本人瑣屑苛察。爲其廝役者。薪工外。鮮能餘一錢。獨營口王某。夫妻二人。執役某日。商所皆蒙優待。或謂主人與其婦有染。王亦不辨。未幾。引其妹來。亦供役。是家三人。月入幾二百元。同輩皆羨之。後主者死。王檢篋。儲券則皆贗者。或謂是卽主翁之賜。其人實浪人。以工製僞券。著稱者也。王大沮喪。然其妻妹并嫻日語。遂懸幟爲娼焉。

### 男教員之家庭

教員爲後生之師。表其人。率身受教育之士。雖不必言。皆可坊行。皆可表然。其家庭當較尋常爲良善。而亦有大謬不然者。有貫某者。爲某校修身國文教員。文理尙優。而辯才無礙。貫生而喪父。家本清貧。其母日以手紅所得。撫子長成。以其聰敏。又一生只此孤子。故愛惜備至。竟養成驕恣之習。奉母殊不孝。飲酒嗜博。束修之所得。大半消耗於朋輩。徵逐之中。母老且瘁。衣食恆不支。稍稍呵責。貫則以惡聲相向。有時五體投地。作旋風舞身。觸几案。杯盤軒。礮紛紛墜地。忽然震動。如雷鳴一室。鼎沸興盡而後已。母畏其橫轉。噤聲如寒蟬。而貫則益恣肆。無忌。學生側聞其行。時以微詞相誚。貫則昂頭天外。充耳若弗聞也。旣而戀一土娼。有白首之盟。母旣不能禁。妻益無如之何。未幾。貫納土娼作筵室。蔽屋數椽。旣不能作金屋之貯。則據妻牀。作陽臺。而別

以折足榻。使妻就寢。妻不能堪。訴於姑。於是室人交譎。而土娼某恃其戀愛。時時有挾而求貫。竟逐妻離母。與娼更賃屋而居。貫擔任學校課程。甚繁。而又好博。時或竟夜不歸。娼則監督綦嚴。出入必限。以時逾。時則唾罵詛咒。無所不至。而貫甘之如飴。恆語其所親。以爲愛我者莫若妾也。貫雖與妻別居。而不能忘情。課餘之暇。往往暗作陳倉之渡。某日。妻產一女。爲妾所知。日以惡聲對貫。貫不堪。其擾負氣入校。信宿不返。妾愈恚。親來校問罪。僞告門者。謂家有緊要事。請貫教員速歸。貫信以爲真。草草罷課而出。則妾方盛氣以待。甫出校門。妾哭起。力批其頰。貫故長於口。給至是。竟格格不能吐一辭。校役見貫教員被毆。羣相勸阻。行路之人觀者如堵。牆叩以故。妾則指貫而詈曰。若太無恥。在外有私生兒。余故責之也。衆以貫爲教師。不應敗行如此。有

知其故者。語於衆曰。非私生兒實妻生女耳。聞者皆咨嗟太息而去。貫某既狼狽歸。自是不敢之妻。所久之妻亦蒞校門。效妾之故智。以爲要挾。地妾聞之。復出而對壘某學校之門。常有女子哭泣叫罵之聲。鄰右之人皆指而目之。曰。某教員之家室。又唱雙搖會代出手也。聞者絕倒。

又有鄭某者。湖北人。行八人。以八太爺呼之。光復時。曾充革命黨。久之不得志。遂入某校爲教員。妻某氏。似廣陵產。有妹曰紅。早寡。亦居鄭家。與鄭有私。鄭每月教授之所得。妻取其三。妹得其一。鄭則妙手空空。不能名一錢。其妻常語鄰人曰。男子手中有錢。便作不規則事。余於夫己氏。日必使之括囊無咎。故夫妻之愛情無間也。聞者每以爲笑柄。鄭妻嗜博博。博負輒與八太爺作訛索。以償其失。八太爺則稱貸以供其博。妻出與人博。鄭與其妹紅乘間作

巫峽之游。故妻之嗜博。鄭非惟不之禁。而轉利用之也。鄭在某校。以教習兼監舍。每值宿。必使校役告於家。謂某先生今日值宿。不歸矣。否則妻必來校偵探云。

### 女教員之家庭

自女學既興。女子之爲教員者。實繁有徒。以予所見。女教員之家庭。有可以風者。有可以怨者。並誌之。以資社會之觀感。有高氏者。曾畢業於女子師範。家故書。晉尤耽文藝。姻親馬某。有文名。高則就馬。專修國文。數年後。出爲本省各女學教員。頗負時譽。既而馬求婚於高之父母。以其年齡殊。軒輊婉言却之。而高女頗屬意馬。函牘往還於問業之中。各寓親密之意。高父知之。以爲有情人。宜成眷屬。勿以年齡妨其自由也。由是遂爲夫婦。馬以法政畢業。



資格爲某縣承審員高女于歸後仍執教鞭夫婦甚相得家庭之間雍雍如也惟二人皆有職務每日晨興而出日入而歸瑣瑣家事悉以委諸僕人僕從之不肖者恆竊取衣飾或金錢作奸作僞機械百出馬旣防不勝防乃與高之父母同室而居由是僕從盜竊之弊遂絕旣而產一子方彌月馬以考試法官赴京師長途跋涉抵京卽病馬以偶然感冒無傷大體遂力疾應試試未畢而病更劇竟死於旅館家人不知也久之無耗高頻以書詢馬狀有同鄉某以馬死來告高一痛而絕父母百端營救逾時始甦痛定思痛欲以身徇父母戚里爲之曲喻婉導所以慰藉之者無所不至高乃慨然曰以身徇人此說自知無謂且是呱呱者將何以爲生而今而後予知所處矣於是擗擋爲其夫河喪而外司教授內育孤子束修之所得能出其餘資以博

父。母。之。懽。心。今。有。年。矣。鄰。里。皆。稱。之。曰。賢。哉。此。婦。天。必。克。相。其。後。於。是。知。女。子。宜。求。自。立。也。

又有朱氏者。浙之越郡人。亦爲某女校教員。其家庭之間。有人生所歎爲至不幸者。蓋其夫出外不歸。不通音耗者將十年矣。友人沈君爲予言。朱之夫曰。管某。前清時爲監運司房吏。頗有資財。與朱結褵。後甚相得。生有子女矣。旣而管戀一妓。曰金某。有嚙臂之盟。金自誓必從管。而不願爲妾。管已有妻。則以絕妻。若子爲交換條件。瀝血設誓。以爲信。金母不許。且索身價。殊高。金憲事決。則服阿芙蓉。欲以身殉。志金母無如何。遂任其從管。去管則絕妻。棄子。偕金之滬。上於法界某里賃屋而居。而朱氏之於其夫。不啻秋扇矣。朱則撫其子女。仍事教授。日則蒞校教課。夜則歸理家事。安之若素。從無怨言。管

氏雖居滬上時以措資爲辭間一返鄉里然絕不顧朱氏二次革命起管所居之法界某里適當火線之衝金以其地危險要管他徙遂避居青島自歐戰發生日人襲擊青島管與金遂不知所之朱則猶爲女教員云

農人之家庭

農人之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夫耕於田婦蠶於室其勤勞儉樸非常人所能及也然竟有傾家蕩產者則賭爲之也太湖之濱有某邨者邨人皆務農農之富者曰陳四能出資以貸人如安石青苗錢農人之需資者趨之若鶩陳本無賴縣中役吏多其交游能爲人了解官司事又通青紅幫橫行虎視鄉人皆呼之爲陳四皇帝陳四家設賭場四方無賴齷聚其家本邨農人苟多穫一斗粟輒躍躍思博以皇帝家爲銷金窟有范某者有田數十畝頗可

自給有弟一析爨而居妻何氏略具資首能作時樣裝邨人稱之曰板橋西施以范某門臨板橋也范氏兄弟恆博於陳四皇帝家博負皇帝轉稱貸益之由是負皇帝債日積月累至不可計鄉人重利息子母相生積重難返遂以田盡質皇帝家久之并居室亦貢皇帝而與何氏賃他室以居何怨其貧時復齟齬一日復與農人某甲博范竟大負不能償某甲訟范於皇帝之前皇帝命范償某甲賭資范曰家無長物止有一妻耳皇帝能假予五十金者願更與某甲博博而勝悉償所負可也再北則以妻爲壽皇帝笑而頷之范再博又大負三戰而三北竟鬻其妻予一日至鄉見何氏在某甲家躬操井臼如家人然予詢某農人曰此非范某妻耶農人曰昔爲范氏婦今爲某甲妻矣怪而問之具以告予爲之啞然

直隸有農人王其姓妻亦王氏予見其訴訟之詞款署王王氏爲之粲然以詢某吏吏曰此間農家者流同姓爲婚者甚多不獨王某也王世務農娶王氏有年一女曰荷花六月生也鄉人有田福者與王爲表親恆出入其家王爲人傭佃日出亦出終日不在家又嗜酒夜恆扶醉歸家庭之間不啻逆旅田福遂得乘間通王氏田福有姪曰虎爲里正要結無賴橫行阡陌間鄉人呼之曰五老虎談虎則色變虎與福狼狽爲奸福通王氏而虎則據荷花爲已有王某雖微聞之畏田叔姪不敢發也旣而田福田虎竟挾王氏荷花以遁五蹤跡之不知所之於是日則傭田夜則偵其妻女南邨北郭之間物色殆遍不得端倪久之隣人某甲告王曰叔自某邨來而妻乘車向南去子盍求之五問徑向往則田福與虎及其妻女在焉遂具狀來告縣官官爲之拘

田氏叔姪一鞠而服以妻女歸五而置田於獄此亦農人家庭之變故也

### 新劇家之家庭

有尤某者工新劇曾爲日本留學生具普通學識尤長於日語日文歸國後充繙學館翻譯員兼課某校東文教課之暇以研究戲劇爲務妻某氏貌僅中材而習性頑固故伉儷不甚相得既而納某妓爲簞室妓爲天津產曾習舊劇津門貧家女非技師學戲卽倚門作倡多以二者爲生財之道尤之妾學戲不成棄而爲伎雖非一登舞臺然於唱念做三種學識頗有門徑噪音尙佳皮簧秦腔皆能歌科白關目亦多諳練尤某得之直以牀第而兼票友故相得甚歡以頑固之妻而遇倡優兼資之妾其家庭之間不相容可知故妻妾時聞勃谿尤既不善妻所爲則設計遣妻回里而月給若干金以爲養

瞻之費已與妾同居於順治門外之南半截胡同公事畢則歸廬與妾相唱  
 和有時粉墨化裝與妾演汾河灣武家坡等故劇庭宇之地不啻綠氍毹上  
 也同儕之造訪者每要求一見如君一二至好時或酌酒爲樂酒酣耳熱多  
 求如夫人歌尤則以二弦提琴和之其聲盈盈遶梁三日此尤某家庭之樂  
 也尤每月所入尙豐而飲食衣服自奉甚薄以其餘資購童男數人教之歌  
 劇日夕訓練以此爲唯一之家庭教育且每月必購彩票無算其行篋中五  
 色紙片粲然而重疊者皆落選之廢票也尤嘗語人曰聲色貨利人之大欲  
 賢者俯而就不肖者跂而企其實一也故余每月必購彩票脫竟獲首選者  
 當養成黎園子弟數十人以爲終身之娛其志如此故終歲樂此不疲光復  
 後不知何之或曰已變姓名投身劇界常現身於漢口開封之間云

譚某湘人家故小康父早歿恃母的愛不務正年十五入某校肄業對其母以進校爲辭實則日與輕薄兒遊娼寮戲園中夜以繼日譚狀貌姣好又善修邊幅妓院中人多以小譚呼之蓋親暱之辭有妓曰蘇某武進人父兄皆身列仕版己亦肄業某女校爲輕薄兒所賣遭父兄逐斥流離轉輾遂爲娼以自給與譚有嚙臂盟譚既少不事事治遊之資悉盜諸其母母弗能治時或加以呵責輒數日不歸母由是以氣忿死譚益無忌憚甫喪母竟以千金爲蘇妓脫藉遂爲夫婦出入必雙終日佚游無何遺產蕩盡無以爲生女以其有戲迷之目勸其投身伶界譚以嗓音枯澀弗能歌時新劇頗風行既不需唱念之能又無事跌撲之技稍稍演習便可登場則決意爲新劇家譚固聰穎又善姿首一經訓練竟成角色演沉香床百寶箱新茶花諸劇頗博座



客之歡迎。於是譚遂以新劇著。每登舞台。必虛第二廂。以待其妻。蘇蘇則濃妝豔抹。日蒞廂樓。以觀其夫之劇。曲終。則攜手同歸。時以劇詞及關目授蘇。蘇本女學生。能讀諸新小說。津沽之地。女優極盛。未幾。蘇亦以新劇坤伶之資。與譚同登舞臺。男女合演。北地本不禁制。故夫婦得同時登台。時演富貴圖。萬花船。諸舊劇。劇情穢褻。與他女伶演。輒多顧忌。不敢過涉。淫蕩。譚蘇則以伉儷之身。效優孟之行。謔浪笑罵。無所忌諱。能爲人之所不能。故浮浪子弟。趨之若鶩。而某戲園亦利市三倍。有某甲者。爲某遺老愛子。偶觀蘇演。一樓。麻踏風琴唱。各小曲。爲之色授魂與。思欲得向甘心焉。日蒞園觀。蘇劇眉挑目引。作諸醜態。又百計夤緣。以重利。昭蘇之車夫及跟色者。伶人僕從。司衣飾侍臺面者。俗呼跟色。冀一通款。曲事聞於蘇。蘇與譚密議曰。某家

小。子。太。無。狀。盍。有。以。懲。之。譚。曰。善。偷。得。多。金。者。吾。與。汝。可。作。扶。桑。之。游。乃。噉。車。夫。以。甘。言。誘。某。甲。至。家。師。仙。人。跳。故。智。勒。索。五。千。金。夫。婦。偕。遁。

### 坤伶之家庭

天。津。女。伶。最。盛。貧。家。女。多。使。之。學。戲。以。爲。衣。食。之。源。女。郎。當。八。九。歲。時。其。父。母。輒。延。師。教。授。管。理。甚。嚴。調。教。亦。各。有。習。慣。之。法。律。師。至。授。曲。必。有。夏。楚。習。之。不。專。或。專。而。不。至。則。鞭。撻。隨。之。雖。慈。父。愛。母。弗。敢。恤。也。而。飲。食。寒。暖。之。間。其。父。母。之。所。以。防。範。呵。護。者。惟。恐。不。至。懼。其。噪。音。之。失。也。每。日。雞。初。鳴。卽。叫。起。則。至。空。曠。之。地。引。吭。而。呼。是。爲。叫。噪。寒。暑。風。雨。無。間。也。一。字。之。吞。吐。一。腔。之。鍛。鍊。動。輒。經。旬。而。後。應。絃。合。拍。其。秉。質。遲。鈍。者。必。至。受。撻。算。無。算。撻。之。流血。不。敢。怨。也。一。技。之。成。其。苦。習。有。如。此。者。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至。學。成。而。

登臺打泡則父母稍稍有喜色。

然專制必更甚於曩昔故坤伶之有父母者其家庭之間束縛殊苦當時負盛名獲多金如王克琴者猶受制於家庭故每月劇館之包銀必歸其家主直接收受而服御妝飾之具已亦無所有權纏頭所入涓滴歸公每當登台其母必隨於後曲終則率之歸無敢逗遛者其干涉蓋無微不至也同時有尹桂蘭者與王克琴齊名亦以優而兼伎隸津之同慶部每日演劇則母爲監督劇終則進班（猶上海言堂子）兩處所得盡歸家人稍不如意則惡聲隨之父母皆嗜阿芙蓉終日一燈相對煙驅墨染如居五里霧中皆其女勞勸之所得也。

坤伶之中能脫去家庭專制而爲自由身者如小桃何翠寶等二人皆同資。

盛名同有自由之資格。然其性行有大相逕庭者。小桃之於伶界。羣稱之爲革命家。雖習旦角而脫盡女兒腔之窠臼。凡旦角念白多合口音。若其聲妮妮作女兒態曰女兒腔。雙釘計油罈計之陰鷲狠查頭。關董家山之譎浪科諱唱做念表四者皆膾炙人口。小桃家食指甚繁。衣食住三者皆惟小桃一人是賴。其夫實信天翁。但坐食享用而已。小桃外應聲技。內顧家政困苦。勞動於家人。從無怨言。疾色是亦難能而可貴也。其妹小翠嫁高福安。高以武牛鬻技於津門。其初頗得社會之歡迎。已擁多金。已復娶小菊。處與小翠鼎足而三。同現身舞臺。所入既豐。視小桃之家庭有勞逸甘苦之間矣。

何翠寶初名張翠寶。其假母蓋張姓也。嗣有某顯者欲爲之脫籍。恢復其自。

由母以驟去錢樹堅執不允訟於官官受某顯者指而翠寶又歷數其家庭黑暗假母虐待狀遂判歸養贍資若干金令翠寶獨立乃復本性爲何翠寶既脫家庭之羈絆漸恣肆坤伶之習武生者十不待一二翠寶則專演短衣如獨木關落馬湖連環套銅網陣諸劇聲容並茂咄咄逼人加以明眉皓齒手敏心靈色藝兼擅一時無兩有時演長板坡定軍山等靠把戲英邁之姿媚煞人故名重一時每月得包銀甚豐揮霍亦無度復竟爲淫伶元元紅所賺失身依之未幾元元紅以誘引某達官之妾事發逮捕劇園主人以紅曾受包銀千金未登臺而入獄羣向翠寶索債翠寶遁至魯數年不歸去歲來津應友人之召爲演落馬湖則玉容憔悴一落千丈矣爲之憮然竟日因念翠寶脫猶家庭專制者當不至墮落至是也

## 妓女之家庭

妓女之品類不一。其家庭之狀況亦不一。約言之。可分爲專制與自由二種。其專制與自由之程度。率視其地位之高下。以爲衡。大概蘇揚京津之間。多土產。家人父兄多系親屬。奉天營口鄭州汴京諸地。多流娼。其家人眞贗參半。上海則五方雜處。諸色畢備。專制者極專。制慘無人道。自由者極自由。變化從心。有難言者矣。京津之間。其父母率以女兒花爲衣食之主體。幼時先教之學。唱延師教曲。夏楚惟嚴。黎明叫喚（見上）夜分溫曲。習以爲常。此皆若輩之家庭教育也。有資格者自立門戶。以其女爲班主。而別延數妓以爲之輔。（上海曰夥計。北方曰搭住）收入支出。悉其家長主之。所謂掌班者是。津沽有薛寓者。爲個中世家。家人本有房產。處於河北。而別營香巢於附近。

租界之某里有女數人皆操神女生涯色藝咸備其母日午到班部署一切監督出入料量狎客而陰爲謀主夜午則歸每日所入涓滴歸公對於諸女日必有糾正訓練之詞皆待客之教課也服飾金珠之屬每當夜午悉脫卸拾襲攜交其母收藏不敢留於己室其母則視諸女營業之優劣而爲青白眼營業愈優則所得之自由亦愈優此種妓女家庭雖屬專制尙不離乎軌道也又有某妓者已身能自立門戶出納之事悉由一己擔負其家人不之干涉而每月須納其父母百元或數十元之贍養費按期貢獻營業之贏拙不問也此其所得自由雖較薛寓諸妓爲優而對於家庭之負擔及班中男女僕從房金電燈種種開支每月須四五百金此中甘苦亦惟得失寸心知耳其他則爲家本貧寒以女進他人班頭爲夥其家人父母或向班主先借

數百元以女爲質而出息以償債者皆惟女擔負營業佳者或數月即可清賬對於掌班得不受束縛其父母亦待以優禮每逢舊例年節則回家省其父母從事休息其家人亦以客禮遇之飲食供給備至女亦有延其父母姊妹入戲園飯莊飲食游覽以爲酬酢之地故其家人皆相敬如賓也此種妓女之家庭京津間最多在妓女社會中皆屬中人以上之階級

友人王君嘗爲予言京師有妓曰飛雲者其人雖操醜業而對於家庭則有足多者飛雲本吳中妓聲名藉甚有金某者傾家事之遂爲夫婦有子女各一姑則老矣盲於目不能事金早歲雖富於貲坐食既久又嗜鴉片光復後漸不能支飛雲不能耐糟糠乃託辭至京師遇舊姊妹行相將入某班重理舊業工酬酢善應對數月之間聲名鵲噪雲則自奉菲薄悉以所得存儲



蓄。銀。行。而。料。量。家。人。之。需。用。月。寄。若。干。金。以。資。其。夫。之。事。蓄。子。女。皆。入。某。校。肄。業。且。能。以。餘。力。教。養。其。兄。之。子。女。每。月。必。以。優。美。之。食。物。寄。奉。其。姑。於。夫。之。衣。服。飲。食。亦。皆。有。適。當。之。供。給。常。曰。昔。日。夫。爲。余。傾。資。今。日。予。爲。夫。鬻。身。道。其。所。道。亦。所。以。爲。酬。報。也。其。家。人。每。一。星。期。必。致。書。問。候。夫。能。詞。采。來。書。多。旖。旎。哀。艷。之。辭。飛。雲。亦。能。操。觚。爲。詩。文。報。以。書。輒。多。親。暱。悲。慕。之。句。憶。其。書。中。曾。有。身。無。彩。鳳。翼。飛。不。到。君。前。之。句。亦。委。婉。可。誦。也。飛。雲。好。讀。書。能。誦。唐。宋。人。詩。詞。及。遼。清。諸。名。士。作。嘗。喃喃。背。誦。琵琶。行。長。恨。歌。暨。梅。村。圓。圓。曲。紅。樓。夢。婉。孌。行。有。某。礦。務。督。辦。及。南。皮。張。某。皆。以。師。禮。事。之。年。節。則。書。名。刺。爲。賀。亦。青。樓。中。之。特。色。也。後。以。姑。喪。攜。所。蓄。以。歸。不。復。入。世。予。於。友。人。處。見。雲。手。書。數。十。通。字。跡。皆。端。秀。可。玩。

揚州老妓某。渾名小湯糲。買貧家女三數人。教之歌曲。營神女生涯。治家以嚴酷。聞攘臂一呼。諸女皆面無人色。一夕有某武弁。出巡夜行。至小湯糲居。所聞院中哭聲甚慘。排闥而入。則一女方裸體跪庭中。時方大雪。積雪沒踝。背上斑斑現紫紋。皆鞭撻痕也。小湯糲見某武弁至。倉皇不知所措。鍛鍊其詞。歷數該女罪狀。某弁惡其殘酷。帶女入濟良所。而逐小湯糲出境。有以告予者。予以爲搗兒虐待事。誠有之。然如某弁所言。或言過其實也。或曰滬上等妓女類此者。不知凡幾。果爾。則香粉地獄之說。信不誣矣。

### 賭棍之家庭

杭州有倪某者。其先業墾。嗜賭若命。手工所得。先以供博。博而勝。則家人燻酒肉。負則饕殮不繼。弗恤也。終日呼盧喝雉。陶鎔既久。竟得此中奧竅。浸浸

以博致富於是嗜賭益誠以聖之爲業至勞且賤棄而弗事專事博達官子弟富商大賈之嗜博者皆與之游有一擲百萬之概倪雖不理舊業向以多金故同業中皆仰之則爲人包工凡營巨室者人工材料倪能包辦其事而平其積故需倪者甚衆倪以此所入益衆已營住宅蓄姬妾家人子弟一以博爲專門之學倪則批却導竅恆出其隱秘以喻家人以爲家庭教育故門以內無弗能博者而從倪求學者亦實繁有徒一日倪與人博大負有富商某爲營巨室以數千金資倪包工倪竟傾其資是日脫弗能反敗爲勝者則已產且不能保而某商營屋之資已盡入他人之橐矣其家人知倪大負則以冥鏹數萬焚諸後庭謂以贈博死之鬼而祝其默相者凡賭棍之家皆廣儲冥鏹不獨倪某爲然也倪旣屢戰屢北家人子弟思上下其手以意暗示

倪乃力擲骰子。骰遠案而躍。墮於地。家人急以燭覓骰。而陰易活子。有機關者。博一二局後。漸呈起色。浸至大勝。悉反所負。而贏且倍之。來博者皆懊喪而去。倪以此得保其所有。而償富商營室之資。嗣後每出。必得盧竟成。巨富有日者。告倪謂某月必受虛驚。過此則大富可操。左券至是果驗。故倪之迷信甚深。其家庭諸人亦無不崇拜神權者。每晨必馨香祀天。妻若女則淨手爲倪占金錢課。預以吉凶告倪。奉持惟謹。而每戰多捷。云革新後倪尋卒。有子數人。仍讀父書。以官廳禁博。綦嚴。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有郭某者。厥父爲名醫。遺資甚富。郭幼而嗜博。日與羣兒拋磚擲石。以爲戲。父惡之。鞭撻備至。且禁家人不得藏賭具。骰子骨牌之類。悉付諸一炬。曰。予脫再見此者。惟家人是責。郭既無所藉手。而技癢不可耐。則以紙和漿摺疊。

構。造。成。立。方。體。畫。紅。黑。點。於。其。上。以。口。吹。之。數。點。較。色。以。爲。博。具。體。輕。而。質。薄。轉。逗。無。聲。其。父。不。知。也。

未。幾。父。卒。郭。遂。無。所。顧。忌。終。年。賭。博。夜。以。繼。日。現。金。既。盡。鬻。及。田。宅。不。數。年。賞。產。蕩。然。而。郭。之。賭。興。曾。不。稍。殺。至。盡。典。其。妻。之。耳。環。衣。飾。弗。與。則。使。酒。怒。罵。晝。夜。不。得。安。息。妻。無。如。何。任。其。豪。奪。而。去。去。則。博。博。必。負。喪。所。有。而。後。歸。囊。中。苟。有。一。錢。者。郭。某。誓。不。返。也。無。何。家。竟。不。能。舉。火。妻。則。爲。鄰。家。作。針。黹。縫。紵。以。自。給。一。日。隣。媪。某。需。郭。妻。縫。紵。日。午。不。至。媪。疑。其。有。疾。入。室。視。之。則。擁。敝。衾。而。臥。詢。以。病。耶。曰。否。曰。然。則。胡。日。午。弗。起。妻。頰。惡。而。言。曰。衣。袴。皆。爲。不。肖。夫。乘。間。盜。去。度。已。典。質。作。賭。資。無。衣。無。褐。弗。能。興。也。隣。媪。憐。之。急。取。女。之。衣。袴。衣。之。始。起。爲。媪。操。作。越。數。日。又。僵。臥。如。故。媪。又。顧。之。則。復。蹈。前。轍。也。

媪曰。某大嫂。爾忒長厚。曩已爲其所賺。茲胡弗預防。妻囁曰。媪彼強褊。予袴時固未嘗言賭博也。鄰媪爲之絕倒。更假衣衣之後。其妻依母家以糊口。而郭某至無立錐地。不知所終。

### 工人家庭之弊

我國工民生活程度甚低。終歲勤勤。祇足供衣食而已。大約妻子均有職業。則溫飽一人。作工全家。坐食則饑寒。然亦有以此起家者。特非通商大埠不能耳。魯省某甲。初爲津浦鐵路工人。以勤奮機警。爲洋員所器重。遂躋小工頭。已而躋大工頭。迨兩段工程告竣。家資已數萬矣。少孤。賴母氏教育。甲孝養頗隆。家政皆母主持。當貧日。嘗爲前村某觀月作（卽短工也）觀主道士餐霞。時周濟之。母子均戴其德。旣富。餐霞已歿。弟子法全主觀事。以狎博罄

其產覬覦甲富時往來其家餽遺甲母甚殷母惑之收爲養子初捐千金爲培修神殿繼捐三千金爲贖產甲以曾受其惠且重違母意遂置不論而法全慾壑不能填竟引野道士至謂丁燒鍊能以銅易銀銀易金母復惑之爲置丹爐甲諫不從忿而出游於博山不踰旬得鄉人書謂其家燬矣亟馳歸則母氏已捉將官裏己家及鄰右皆焦土蓋道士已攜資借火遁矣急赴官以重資償鄰人且認罰鍰始贖母出而產已去其什八此近事齊魯間人多能言之

粵歸善王某以木工流寓滬上凡二十年積資千金娶一婦籍紹興杜姓爲女傭於申者也婦雖半老而淫蕩多外遇一日方與舊交鄂人沈甲參歡喜禪黃適攜斧鋸自外歸見而忿極勢將動武婦沈皆伏地請罪沈且願納金

百元爲壽。黃念已工作半年不能獲百元。婦以一覺而致多金。遂轉怒爲喜。自此另賃室設水木作而留婦於家。博夜度資。沈蓋無賴。以投入民黨。僞造鄂錢票。陡獲重資者也。已而黨中有滇人沈乙。自粵東卷公款逃滬。與甲認同族。以秘不敢面人。由甲引居於黃所。亦與婦有染。黃適包得虹口某處工去之日。告婦曰。吾日需三元。任爾取之。誰沈五日。吾歸一繳帳。有闕者斧鋸。從事婦唯唯。一日甲售僞票獲五百元。喜極攜資飲婦。所婦與乙殷勤勸酒。大醉而臥。比醒室中空。空已資。并婦乙皆如黃鶴。方惶懼間。聞捶門聲。啓戶視之。則黃方詭詭。自外來。欲取夜度資於婦者。甲知不妙。乘勢兔脫。黃莫名其妙。入室視之。則所餘祇竹木器數事。人財并空矣。疑必甲所爲。囑人四出偵訪。後聞獲之於漢口甲中。黃四斧幾戕其生云。



軍人束庭之弊

皖人馬善鳴。青幫健者也。以數暗殺民黨。爲某副官長所賞。派充馬弁。一妻頗少艾。或謂爲從蕪湖拐來者。馬旣廁身軍署。恃勢自恣。暗運烟土。販賣人口。蔑所不爲。以事爲人。指控審判廳。咨提赴質。副官長欲庇之。軍法課持不可。遂送廳審實。判決監禁。適馬暗殺民黨柳光亞。獲賞三千元。則託其友某乙代領。且照拂妻子。乙與馬固。刎頸交果。如所託。以二千元存之。某肆以千元畀其妻爲家用。及馬獄中。資斧浹月。而資已罄。叩馬婦支吾。不以實對。訪之。則博資矣。乙嚴詞詰之。婦婉轉嬌啼。曰。資久盡。雖殺吾亦無益。今同處者。唯君與我。男女二人。明日入獄。省視吾夫。吾卽謂君以非禮加吾。且攬資去。彼素暴戾。出獄時。恐不與君共生也。乙本拙實。聞語。瞠目不能對。婦知其已。

餒更逼之曰。若從我。捨。彼。在。獄。盡。擄。所。存。二。千。金。以。行。我。二。人。何。地。不。可。安。居。耶。乙。爲。所。動。果。卷。款。偕。逃。馬。釋。後。今。尙。充。浙。江。警。備。隊。哨。官。

鄂人周某。碩大無朋。衣冠敝陋。自承爲陸軍中將。因革命而貧者也。初。姘一婦。荊州駐防旗籍也。長於周。凡十歲。以富衣飾。賴以供用。數年間。瀕罄矣。又娶一大家婢。爲妾。周家僅一樓。後自居。前居。用黨三人。有李姓者。以業。翻戲時。獲重資。婦舊與通。爲妾所窺。告周。大怒。欲殺李。李殊不懼。曰。姦有何據。爾前假吾三十元。今猶未償。其欲借此敲詐耶。契約在吾手。控爾必矣。周固曾充租界巡捕。知已不能勝。乃易巽詞。且託諸友。解紛。李始移居去。未幾。妾又與鄰家挑膏店主。有染。博資甚豐。周僞爲不知者。婦詬之曰。前日何錚錚。今亦明頂。此緣頭巾矣。語竟。負氣逕去。周知必至李。所盛氣往尋。殊無形跡。李

且。以。老。拳。報。之。衆。復。勸。至。茶。肆。解。和。比。歸。已。半。日。矣。則。室。無。長。物。問。之。居。前。樓。者。對。曰。君。去。後。尊。闖。歸。頃。又。乘。車。出。矣。尋。其。妾。則。方。赴。挑。膏。店。約。知。婦。已。逃。年。餘。妾。所。獲。夜。度。資。儲。蓄。甚。豐。畢。爲。婦。有。妾。亦。忿。而。覓。死。周。百。端。解。諭。不。從。後。以。八。百。元。售。之。膏。店。主。始。得。息。事。而。周。鰥。處。矣。

民國八年十二月廿日出版  
民國八年十二月卅日發行

不 許  
版 權  
毋 忘  
國 恥  
所 有  
翻 印

編 輯 者  
發 行 者  
印 刷 者  
總 發 行 所  
分 售 處

百 弊 叢 書

全 部 六 冊

定 價 四 元

特 價 二 元

王 鈍 根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外埠各大書局

